名望与光荣

上

雅·伊瓦什凯维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名望与光荣

上

易丽君 裴远颖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Jaroslaw Iwaszkiewicz

SLAWA I CHWALA

据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Warszawa, 1965年版本译出。

据"Czytelnik", Warszawa 1978年版本校订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名望与光荣（共三册）

Mingwang Yu Guangr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10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9 3/4 插页16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600

书号 10208·229 定价 10.40 元



作 者 像

主要人物表

亨利·罗伊斯基　波兰庄园主。

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爱韦琳卡，爱乌尼亚)　亨利之妻，女庄园主。

约齐奥·罗伊斯基　爱韦琳娜的长子。

瓦莱雷·罗伊斯基(瓦莱雷克)　爱韦琳娜的次子。

米哈琳娜·森奇科夫斯卡(米哈霞)　爱韦琳娜的妹妹。

亚历山德拉·戈翁贝克太太(奥拉)　米哈琳娜之女。

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弗兰尼奥)　奥拉的丈夫。

安东尼·戈翁贝克(安特克，安托希)　奥拉的长子。

安德热依·戈翁贝克(英德雷克，英德鲁希)　奥拉的次子。

海伦娜·戈翁贝克(海伦卡)　奥拉的女儿。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卡齐奥，卡齐克，卡齐)　约齐奥的家庭教师，后为外交官。

帕乌琳娜·希莱尔太太　工厂主的妻子。

埃德加尔·希莱尔　作曲家，帕乌琳娜之子。

伊丽莎白·希莱尔(爱尔日别塔，爱尔茹尼亚)　女歌唱家，帕乌琳娜之女，埃德加尔之妹。

阿尔图尔·马尔斯基　埃德加尔的学生，朋友。

雅努什·梅申斯基　波兰伯爵。

佐菲亚·阿格涅什卡·兹戈热尔斯卡(佐霞)　破产庄园主的女儿，雅努什的妻子。

玛莉亚·比林斯卡　雅努什的胞姐，公爵夫人，斯彼哈瓦的情妇。

阿罗·比林斯基(阿莱克)　玛莉亚之子。

罗莎·卡塞蒂　玛莉亚的大姑子。

安娜·比林斯卡　公爵夫人，玛莉亚的婆婆。

斯坦尼斯瓦夫·维耶维乌尔斯基　梅申斯基家的老仆。

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杨，雅希，雅希奥)　工人，共产党员。

杨卡·维耶维乌尔斯卡(雅霞)　雅内克的妻子。

雅德维加(雅佳，热尔梅娜)　雅内克的外甥女，养女。

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别夏多希)　梅申斯基家的女管家。

瓦茨瓦夫·舒什凯维奇　安娜公爵夫人家的总管。

波特洛斯(舒什凯维奇太太)　安娜公爵夫人的伴读，后嫁舒什凯维奇。

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阿达希)　舒什凯维奇的外甥。

沃洛佳·塔尔洛　波裔俄国青年，后参加十月革命。

阿丽亚德娜·塔尔洛·尼古拉耶夫娜　沃洛佳的姐姐，雅努什的情人，画家，后浪迹西方。

塞韦伦·兹沃蒂　犹太工厂主。

布罗内克·兹沃蒂　画家，兹沃蒂的儿子。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　波兰工厂主。

胡贝尔特·胡贝(胡布胡贝)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的儿子。

海鲁宾·科韦什科　律师。

哈尼亚·沃尔斯卡(汉娜,汉卡,埃文思太太,戴维斯太太)　希莱尔家看门人的女儿,后为美国贵妇。

尤莉亚·革丹斯卡　波兰贵妇。

维克多·革丹斯基　波兰贵族,革丹斯卡之子。

哈莉娜·韦切尔　波兰女演员。

玛雷霞·塔塔尔斯卡　波兰女演员。

涅沃林·瓦莱里安(瓦利亚)　俄国军官,后流亡法国当歌手。

雷涅维奇·菲力克斯　波兰生物学教授。

雅德维加·雷涅维卓娃　雷涅维奇的妻子。

马雷·舒阿尔　法国物理学教授。

目　　次

第　一　部

邪恶有时也可能赢得名望，
但是光荣永远在正义一边。

加埃塔诺①

你们以为喧嚷就等于历史的雷响
而名望的鼓声就象森林里的号角一样？
你们以为窗外的天空已经发白
就不再有人轻声地把道讲？
——脚在地板上扬起的尘土里，
就不再留有人的余香？

诺尔维德②：《名望》

① 加埃塔诺，意大利神学家。

② 诺尔维德(1821—1863)，波兰著名诗人。

第一章 《幽　情》[1]

一

一九一四年七月初，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在敖德萨希莱尔家的大客厅里。窗扉是掩着的，宽敞的房间显得有些暗，一切都淹没在阴影里；不过，窗缝里仍然透射进来一些眩目的光。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一面说话，一面望着坐在对面沙发椅上的斯彼哈瓦。她看得见他高大瘦削的身影和叉开的脚上粗笨的靴子，但在朦胧中看不清这个年轻人脸上的表情。她讲得很多，很有条理，并极力注视着对方线条分明的、瘦削的脸；而他好象有意把脸朝着地，使她看不到那对被沉重的眼睑盖着的眼睛。

“您完全清楚，”她说着，稍稍停顿了一下，从而使她的话更为动听，“约齐奥在这儿才呆了几天，我不能带他走。我不能把您讲的那些理由统统给希莱尔太太摆出来，虽然她是我最好的朋友。那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还要考虑考虑，但我现在也清楚，您是言过其实了。至于约齐奥的身体，海水浴对他很有好处。他长大了，变得更结实了。去年生病以后，他需要很好地恢复体力。至于影响……我觉得，约齐奥的素质很好，能够抵御一切坏

① 原文是德文，为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1860—1903）的一首歌曲名。

的东西。再说，我认为不让约齐奥去接触各式各样的生活现象也是不可能的……”

斯彼哈瓦微微抬起头来，用惊异的眼光看了爱韦琳娜太太一眼。她莞尔一笑。

“不，不，卡齐米日[1]先生，我仅是想，”她又停了停，“艺术对这些人的生活起什么作用。也许，约齐奥对这一生活领域过分轻视或不关心。埃德加尔是一个非凡的人材，了不起的艺术家……爱尔日别塔今天也要来……”

“伊丽莎白·希莱尔，”[2]斯彼哈瓦带着挖苦的意味说。

“您会发现，她是多么迷人。我相信，你们两人会在同她的接触中得到教益。喏，还有她的歌声……”

斯彼哈瓦喃喃地说了点什么，但罗伊斯卡太太没有注意，她接着说：

“今年我很少有机会同您谈谈约齐奥的性格，谈谈他最近有些什么变化。您对他有什么看法？您同他相处已有三年了……”

斯彼哈瓦还没有决定讲些什么，她却满怀热情和母爱地继续说：

“从十四岁到十七岁，这是一个人的一生中何等重要的年龄！对不对？这是一个人的成熟期。有时候，我觉得约齐奥成了一个陌生人，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大人了。他总是那样稳重、温和、自信。您不认为这是约齐奥最大的优点吗？”

斯彼哈瓦清了清嗓子，他用自己都有些意外的、有些沙哑但

---

① 卡齐米日是斯彼哈瓦的名字。

② 斯彼哈瓦讲这个名字的时候是用德语发音。

很悦耳的男低音说：

“约齐奥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是吗？”罗伊斯卡赶忙接了过去。“是吗？因此，我想，让他在敖德萨住一段时间在精神上不会有什么害处。无论如何，这种世界主义的熏陶不会影响他的性情。”

罗伊斯卡站起身来，表示谈话结束了。她把手伸给斯彼哈瓦，微笑着补充说：

“您过分担心了，卡齐米日先生，您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母亲的眼睛是最亮的。请您相信我！”

卡齐米日吻了吻罗伊斯卡太太香气扑鼻的手，笨拙地弯了弯腰。

“我明天要走了，”罗伊斯卡太太边走边说，“您的心情不好，我派奥拉来安慰您。”

这句话是她无意中说出来的。她看都没有看卡齐米日一眼就走开了，何况屋里很暗，她也不会看见他脸上的红晕。斯彼哈瓦又低下了头，仿佛对自己也要掩盖这红晕。然后，他带着某种不满和烦躁的心情用力推开了另一扇门——刚才罗伊斯卡太太出去的对面的那扇门。

“他们都是一路货，”斯彼哈瓦自言自语地说，“同他们讲话简直是对牛弹琴。”

他走到装有玻璃的阳台上。玻璃窗是开着的。阳台前面是一个不大的园子，园子里长着很多满是灰粉的洋槐，然后是悬崖，悬崖后面是大海。卡齐米日眯着眼睛，因为从树上、沙滩上、园子里、特别是深紫色的海面上有很多光反射过来。长长的绿色的光在海面上闪耀着。

他带着余愠迈步走进花园。他对这次谈话不满意，也对自

已挑起这次谈话不满意。不管怎样，他想尽快去莫林策，完全是为了约齐奥，而罗伊斯卡太太显然以为他是因为别的原因。你看，她临了不是说，"我给你派奥拉来"吗？他决不是为了奥拉，而是考虑到埃德加尔·希莱尔以及整个敖德萨的气氛对约齐奥可能产生的影响。斯彼哈瓦跟这孩子在一起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他很喜欢这个学生；约齐奥的每个想法，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他的思想，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约齐奥同他看一样的书，讲同样的故事，对生活现象具有同样的反应。而现在，在敖德萨，约齐奥的话里突然掺杂着别人的词句，并不时加进一些德国的、法国的插入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可以整个钟头整个钟头地跟埃德加尔谈音乐，谈欧洲旅行，而对斯彼哈瓦的不耐烦或佯装的不耐烦毫不在意。他感到强烈的妒意，他只能自己骗自己说他是为约齐奥好，而不是因为他的学生正在脱离他的影响。由于约齐奥同埃德加尔的接触，他自己的影响正在消失。

他无精打采地拖着一双"加里西亚"[1]的大皮靴沿着土台阶一直走到海边。这时，海滩已空无一人。希莱尔家别墅旁边有一所小房子，是作为更衣室用的。斯彼哈瓦正想脱下衣服跳进水里，然而他看到埃德加尔在离房子不远的小海滩上，那里相当高的海岸遮蔽了阳光。

"噢，卡齐米日先生，"埃德加尔喊道，"您到这儿坐一会儿吧！天够热的。"

斯彼哈瓦一言不发，不大乐意地坐在滚热的沙子上，然后衣服也没有脱就在沙滩上躺下了。

"约齐奥叫我跟您说一声，他到敖德萨取相片去了，回来

---

① 波兰东南部地区名，一七七二至一九一八年被奥地利占领。

吃晚饭。"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好象是和沃洛佳一起去的。"

"沃洛佳?"斯彼哈瓦微微皱了皱眉头。埃德加尔看到他那副样子不禁笑了起来。

"您不喜欢沃洛佳,您认为约齐奥不该同他交往。您在罗伊斯基家中感觉怎样?"

在阳光中,斯彼哈瓦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用草帽盖着眼睛。埃德加尔的问题使他感到意外。

"我觉得,您是从另一个天地里来的。别人对我们这些长住在乌克兰的人不容易习惯,这里还有点十七世纪的气味。恕我冒昧向您提一个问题:您父亲做什么工作?"

"他在铁路上工作。"卡齐米日懒洋洋地说。

"就是嘛,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卡齐米日觉得该说话了。

"当然,在他们中间我有时感到有点不太自然。他们有些事情我根本不能同意。"

"恐怕这不是指约齐奥吧!他说的话都是经过您同意的。"

斯彼哈瓦被这句话很不舒服地刺了一下。

"噢,现在可不是这样,他一切都跟您……"

"您以为这不好吗?"

"不。但我希望约齐奥既不要跟着我,也不要跟着您,他应该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埃德加尔翻了个身,以便把自己已经很热的背对着太阳。

"您不用担心,这个时候会来的。他还是个孩子嘛……您觉得他聪明吗?"

“当然是这样，”斯彼哈瓦说话的劲头来了，“他没有怎么学波兰语，只是在我假期时才教他一点……我觉得他有很大的进步……对，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是呀，”埃德加尔说，“我正要说这个。既然他象您所说的那样聪明……而且我也这样认为……那您就不用担心他同沃洛佳来往了。约齐奥能对付这种影响，也能对付其它一切影响。”埃德加尔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

斯彼哈瓦感到恼怒。埃德加尔竟然把他看得这么透。

“不管怎样，他现在还是处在您的魅力之下。有时，他模仿您讲话的方式，甚至包括您的加里西亚口音，我和他妈妈听了都觉得好笑。”

斯彼哈瓦没有回答。尽管太阳已经明显地偏西了，天气仍然很热，空气都是滚烫的。埃德加尔懒洋洋地点上一支烟。斯彼哈瓦眯着眼睛看着作曲家清癯的、略似萧邦的侧影，和他那奇形怪状的东方式帽子上的斑点。

埃德加尔用肘把身子稍稍支起来一点，凝视着平滑的、绿色的海浪。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让一个人服从您，看到他是如何地依赖您，想必是一件愉快的事。这是权力的最初滋味。您认为美好的东西，他也认为美好……他用您的思想思考，用您的感情感受……但是，当您一旦失去这种权力的时候就会感到难受。”

斯彼哈瓦感到闷热，他提不起劲来。他吃力地站起来，脱掉长裤和衬衫，同时没有好气地问埃德加尔：

“您这是说我和约齐奥吧？”

埃德加尔思路被打断，他愣了一下之后说：

“说您？说约齐奥？不。我说的是一般情况。”

“人与人的关系不象您想象的那样。”斯彼哈瓦又在沙滩上坐下。“您是艺术家……您对生活缺乏‘具体的’概念……”

“真的吗？这就是您对艺术家的看法？”埃德加尔带点嘲讽的意味问。“您在这里可能会对艺术家增加一些了解。如果我妹妹来了……她是一个大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不知道艺术家的影响对约齐奥是否有益。在未来的生活中，他和艺术不会发生什么关系。”

“是这样吗？”埃德加尔带着某种忧伤问道。“约齐奥？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他很可爱，还算聪明，但也很平凡……他将经营他的莫林策，追求女性，如此而已。当然也可能不是如此。人的命运如何是难以预料的，它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一个人的经历同一个国家的历史相似……”

斯彼哈瓦耸了耸肩。

“预测未来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

“我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埃德加尔继续讲自己的想法，“我想的是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所具有的权力。他们用什么方法获得这样的权力？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接受自己的个性？这个我不明白。”

斯彼哈瓦也不明白。他甚至不明白埃德加尔讲的是什么。他感到，在这些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话里，包含着另外的意思，包含着某种东西，它正是作曲家所关切的。这可能是一场争夺约齐奥的斗争。

“我从来没有花任何力气使约齐奥模仿我，”他说，“请您相信，这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听到斯彼哈瓦这样讲，埃德加尔淡然一笑，抖了抖烟灰。

“在我这里是没有任何东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要把这一切从自己心中掏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呀！我没有任何立足点。真是叫人精疲力尽哪！”

斯彼哈瓦诧异地看着埃德加尔。“‘这一切’是指的什么？”他思索着。

埃德加尔好象猜到了斯彼哈瓦在想什么。他的脸上露出一种令人怒气顿消的笑容，就象他惯常那样。

“我的艺术……”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但没有说下去。

“他指的是这个！”斯彼哈瓦想。他带着讥讽意味望着作曲家羞涩的脸。

“艺术在人类历史中不起多大的作用。”他说。

“战争和征服更重要，是吗？”埃德加尔问道，不好意思的表情从他那文雅的面庞上消失了。“看来您想成为一个威严的统治者，卡齐米日先生。”他停顿了一下又加上这么一句。

斯彼哈瓦嘲弄地大笑起来：

“是啊，我，一个从加里西亚来的补习教师——这种人在乌克兰的庄园里一般都不介绍给客人，一个铁路员工的儿子，确切地说①，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

“这就不确实了，斯彼哈瓦先生，”希莱尔生气地说。“他们肯定介绍您的。只是由于您的反感才使您产生这种看法……”

“在罗伊斯基家里可能是这样，不过，在他们的邻居梅申斯基家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他们是伯爵……”

“可怜的伯爵，”埃德加尔笑了。“诚然，他们的鼻子都翘得很高，不过您没有受过雅努什的气吧？”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我还不怎么认识他。”斯彼哈瓦嗫嚅地说。

“您想获得统治别人的权力，那就不要根据您狭隘的经验下结论……您最好读读这个，”他把沙地上的一本红皮小书推给对方。“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经验的总结。但这本书里谈到艺术的地方很多。”

斯彼哈瓦拿起了书。

“《浮士德》！”他有点失望地说。

埃德加尔微微一笑。

“歌德的《浮士德》。”他象是在引用别人的话。

他从斯彼哈瓦手里把书拿过来，浏览着。他纤细的手指轻柔地翻着书页。他停了一下，笑了笑，念道：

> 浮士德：
> 你周流六虚的不息的神哟，
> 我和你，觉得是这么相近！
> 地祇：
> 你相近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
> 不是我！（消逝）①

斯彼哈瓦习惯地低下头，闭上了眼睛。他讥嘲地撇了撇嘴。

“您认为我属于地祇那个时代吗？”

“不，我仅仅是想，我们完全不能相互理解。”埃德加尔有些悲哀地说。

---

① 原文是德文，译文引自郭沫若译《浮士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对，我正是说我们属于不同的时代。"

"对，您已是属于'地球的'时代，土地的时代。"

"至少我在地球上过得很自在，……而且不怎么向往艺术……"卡齐米日狠狠地说。

"您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早了点呢？"埃德加尔嘲笑地说。

斯彼哈瓦默不作声。"'结论下得早了点'？又一个罗伊斯基，"他想。"他算什么作曲家？他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空头艺术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些轻侮和蔑视埃德加尔的思想说出来。埃德加尔只能猜到斯彼哈瓦对他不怀善意，他迟疑了一下，笑了笑。不管怎样，他对这个笨手笨脚的年轻人颇有好感。他想把许多事情向他解释清楚，然而他知道，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我妹妹今天晚上到，"他补充一句，"您是否愿意同我一起去接她？"

斯彼哈瓦想，这未免太过分了。

"谢谢，"他冷淡地说，"我宁愿在家等候爱尔日别塔小姐。"

埃德加尔叹了一口气，又点燃了一支烟。他感到今天不能同这个心绪不佳的教师再说下去了。

二

由于爱尔日别塔即将到来所引起的忙乱，谁也没有注意到约齐奥没有从城里回来吃晚饭。晚饭是临时准备的，比较随便。一切都因著名女歌唱家即将来临而变得具有暂时性质。一辆套着几匹马的马车停在屋子前面等候埃德加尔，他要到车站去接

妹妹。希莱尔太太满脸通红，心情兴奋，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个不停。斯彼哈瓦对这种气氛很看不惯，同这种气氛很不合拍，眼睛一直盯着空盘子。天暗下来了，海逐渐变成灰色，从餐厅窗口可以看到海上的闪光。灯亮了。只有罗伊斯卡太太一个人在说话，同时，她老是不断地望着门。

“你真幸福，帕乌琳卡①，有这样两个不平凡的孩子——两个名人！”

帕乌琳娜太太慢慢地抬起头，眼望着灯。她眯着眼，默不作声。一群苍蝇和灯蛾围着灯飞舞。

“埃德加尔还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种名望，”罗伊斯卡太太说，“您瞧爱尔茹尼亚②！不久前我看了她寄来的那些剪报。多大的名声啊！她最近在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真成功。而我的……”

帕乌琳娜太太心神不定地看了看手表，然后看了看她的儿子。他坐在桌子的末端。

“是不是该动身了，埃德加尔？”

埃德加尔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吻了吻母亲的手。这是告别、温存、同意出发的表示。他那有些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自己也着急，心神不定。现在动身当然太早，离火车到达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呢！

罗伊斯卡太太同自己的朋友闲谈着，以掩饰内心的不安，但并不成功。她看了看斯彼哈瓦。斯彼哈瓦站起来说：

“我到电车站去，也许能碰上约齐奥。”

---

① 帕乌琳娜的爱称。

② 爱尔日别塔的爱称。

罗伊斯卡太太用眼神向他表示感谢，然后继续谈自己的想法：

“我的孩子都很平庸，没有突出的才能。不过我很爱他们，简直爱得发狂，可我有时很羡慕你的孩子，帕乌琳卡，他们是非凡的人，而我可怜的海伦娜……”

“是呀，”希莱尔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有不平凡的孩子也很不轻松啊！”

斯彼哈瓦走出别墅，沿着一条洋槐丛中的小路向电车站走去。希莱尔家的别墅离所谓的“中喷泉”不远。从敖德萨开到这儿的电车很少。天很热，傍晚照样很闷。斯彼哈瓦高兴地想：再过几天他将和奥拉一起步入这温暖而宁静的暮色中。“她还是个孩子，但这么漂亮，这么善良，”他想。他茫然地等了两辆电车，约齐奥没有来。他只好返回别墅。

餐厅里所有的窗户都开着，海浪的低语不时从窗外传进来。桌子摆着装满水果的银盘：李子和西瓜。一副摆好的餐具在等着爱尔日别塔。两位母亲还在桌边等候，但没有交谈。茶炊在墙角吱吱响着，穿白褂子的仆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一切都沉默着，期待着。

斯彼哈瓦坐在大沙发上，抽着烟。他大概打了一阵瞌睡，不知不觉地三个钟头过去了。已经十一点了。

屋子前面响起了嘚嘚嘚嘚的马蹄声。仆人赫雷霍尔科跑到前厅，太太们也随后跟了出来，但卡齐米日留在餐厅里。屋前人来人往，喧闹异常，箱子一个个地搬进来，然后他听见一个陌生女人的笑声，接着大家都走进了餐厅。

爱尔日别塔·希莱尔小姐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她用那双有点外凸的蓝眼睛望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她用低沉、悦耳、

有点嘶哑的声音不停地讲述着旅途情况：火车如何晚点，她如何遇到一个奥地利列车员等等。她咬了一口李子，弄得满嘴都是甜果汁。她擦了擦手和脸，满口称赞水果好吃。她笑吟吟，显得非常高兴。接着，她在摆好的餐具面前坐下，用手摆弄着餐叉，一份接着一份地吃着送上来的菜肴、水果、面包和巧克力。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束暗金色的玫瑰交给妈妈。

"这么远带来，还很好。这些玫瑰还要开花呢！"

"这是什么品种？"罗伊斯卡太太很感兴趣地问。

"大概是什么新品种。"帕乌琳娜太太眯着眼睛，使劲闻了闻花香，一本正经地说。

爱尔日别塔头上戴着一顶棕色的小圆帽。帽子把她的淡色头发差不多全盖上了。帽子下挂着的长长的棕色面纱在脖子后面披着。一条白色的纱巾，象是面纱的延长，绕在脖子上，把她的脸部和上身截然分开，并衬托出她清秀的小脸庞。在阴影里，这个大歌唱家的头象是一个发光的白色球体在闪耀。

斯彼哈瓦惊异地看了她一下。她陌生的脸庞，异样的口音，在发"r"以及波兰语中某些辅音组时的困难，给了他突出的印象。爱尔日别塔讲话时常插入法语，象保持十八世纪习惯的边远地区的贵妇人那样。他对她这种异国情调感到吃惊、厌恶。

埃德加尔则安详而愉快地看着她。他抚摸着她的手，显然，他为她感到高兴和自豪。

"维也纳情况怎样？说说吧……"

爱尔日别塔没有讲自己成功的细节，也没有讲她演出的普契尼[①]的新歌剧，而是滔滔不绝地对埃德加尔讲维也纳歌唱家

---

① 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和音乐家的故事、他们的独特之处以及他们讲过些什么话。对于不知道这些歌唱家和音乐家的人来说，她这番话不那么有意思，然而爱尔日别塔讲得那么动人，使她讲的一切都很有吸引力。过了一会儿，斯彼哈瓦发觉自己也在不声不响地、钦慕地看着她。他感觉到自己的目光大概也象埃德加尔那样激动。

爱尔日别塔吃完晚饭后，大家一道步入客厅，虽然歌唱家旅途劳顿，但谁也没有想去休息。

爱尔日别塔向埃德加尔讲述技巧方面的问题，如耶里查①如何唱歌，唱了些什么歌，以及她在主演施特劳斯②的《沙乐美》时穿了什么服装等等。这番关于音乐的谈话象是在倾吐内心的秘密，埃德加尔极感兴趣地听着她讲。他坐在钢琴旁边，身子略向后仰，两眼盯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妹妹，双手不时地按出几个和音。

帕乌琳娜太太终于克服了胆怯的心情，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把手搭在儿子肩上，眼望着女儿。

爱尔日别塔愉快而自信地笑着，她高兴地看着母亲的眼睛，问：

“唱一支歌吗？”

母亲高兴地微微一笑。

“只要唱一支。”

爱尔日别塔表情严肃起来，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了。她在想什么，好象是在思索她会唱的那些歌。她有点茫然无措地环顾四周和钢琴，从一堆乐谱中抽出一个粉红色的小本子，打开放

---

① 耶里查(1887—)，奥地利女高音歌唱家。

② 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德国作曲家。

在埃德加尔面前。

"《幽情》，"她象打暗号一样对母亲说。

爱尔日别塔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皮鞋尖，然后突然把头一扬，面纱被摔到后面，露出了美丽的雪白的颈项。她的脸闪闪发光，然后光芒消失了，她又低下头，向埃德加尔示意。短短的前奏开始了。

在唱比较平稳的第一乐段时，她没有放开嗓子，她的嘴上浮现出羞涩而愉快的微笑。第一个降E调她唱得非常漂亮，象是大提琴的高音。埃德加尔眼睛离开了乐谱，赞赏而惊奇地望着妹妹。

罗伊斯卡太太和希莱尔太太激动地听着。斯彼哈瓦感觉到这歌声里面还是包含了不少内容。他低下了头。敞开的窗外是炎热的夏夜，它仿佛也在听这一曲《幽情》。

在唱第一乐段的时候，约齐奥和他的同伴悄悄地走进来了，除罗伊斯卡太太外，谁也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在靠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当歌唱到一半，大约是这一段歌词：

……我常是半醒半醉，

巨大的欢乐在我心头激荡……①

斯彼哈瓦的目光离开了地毯，看到两个小伙子坐在门的两边。约齐奥咬着嘴唇；沃洛佳乌黑的大眼睛望着前面，脸颊上挂着泪珠。

当埃德加尔细长的手指轻轻弹出的降E大调轻柔的和音停下来的时候，爱尔日别塔圆润的歌声也戛然而止。整个大厅一

---

① 《幽情》中的一段，原文是德文。

片寂静，谁也没敢吱声。窗外，从敖德萨开回来的电车铃声在叮啷地响着。最后还是歌唱家自己打破沉默，突然大声地对埃德加尔谈起弹钢琴使用踏板的问题。这时大家身上的魔力才被解除了。母亲吻了吻爱尔茹尼亚，但没有提她唱的歌，只是叫她快去睡觉。

“你太累了……”

然而埃德加尔不同意，他还想听妹妹唱歌，同她畅谈音乐。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

罗伊斯卡太太快步走到约齐奥跟前，严厉地责骂他，可他并没有犯什么大错：他说是在离此处不远的沃洛佳家里吃的晚饭。

斯彼哈瓦把他带到楼上他们同住的房间。这座别墅是木结构，有年代了，但很宽敞，是典型的六十年前的建筑，顶楼上朝阳那一边的房间被晒得热不可耐，因此，约齐奥一进屋就站到面临大海的凉台上。大海在这里变成了银白色，好象在喁喁私语。斯彼哈瓦站在约齐奥旁边，眺望着海面。

“你到哪里去了？”他厉声问道，“你没有对母亲说真话。”

约齐奥不高兴地看了老师一眼。

“噢，你知道（他对卡齐米日以‘你’相称），我是第一次同沃洛佳上饭馆吃饭，在‘乔治饭店’。你想象不到，那里有多么热闹。”他满不在乎地说。

“你喝了伏特加？”斯彼哈瓦难过地说。

“伏特加？没有！”约齐奥说，“只喝了葡萄酒。”

“啊，我的天哪！”斯彼哈瓦叹了一口气。

“这糟一些还是好一些？”约齐奥平静地问。

“调皮鬼！我说对了，敖德萨的生活对你的影响太可怕了。

今天我同你母亲谈了这件事。”

“妈妈怎么说？”

“象平常一样——她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完全蒙住了她的眼睛。要是我，早把你带回莫林策去了。”

“幸好你不能把我带回去。你说，”他突然兴奋起来，高兴地提起一个新题目，“你说，爱尔日别塔唱得怎样？好极了，对不对？卡齐奥①，你说，是不是妙极了？”

他抱住斯彼哈瓦的脖子，两人站在一起看着黑夜，看着低语着的海。敖德萨上空一派红光，而这里却是一片黑暗与寂静。无论如何，斯彼哈瓦不能不承认约齐奥说得对：爱尔日别塔唱得真妙极了，歌曲本身也特别好。

“隐蔽的爱情，”约齐奥悄声说，在炎热的空气中这轻轻的声音显得很清晰，“‘隐蔽的爱情’，《幽情》。”

斯彼哈瓦望着敖德萨城上的亮光。一种他熟悉的感觉抓住了他。这种感觉经常袭击他。这是一种仿佛是在梦境中想要漂浮和飞腾的愿望，一种想要冒险和过不平凡生活的愿望。在飞腾时，只有爱尔日别塔的歌伴随着他。

“‘隐蔽的爱情’，《幽情》。”他微笑地重复了一句，他挣脱了约齐奥的手，走到晒热了的房间里面，在床上坐下来。约齐奥还留在凉台上，卡齐米日催他睡，可约齐奥好久都没有理睬他。

三

由瓦莱雷克到车站去接母亲，这已是一种惯例了。这次奥

① 卡齐米日的爱称。

拉想同他一起去，但瓦莱雷克急于见到母亲，听她从敖德萨带来的消息以及旅途见闻，因此，向奥拉隐瞒了出发时间，独个儿到车站去了。从敖德萨开来的火车很晚才能到。天已经黑了，带着睡意的人们在昏暗的灯光中走动。这种车站的情调——铃声、站长和出纳员的说话声等等，对瓦莱雷克来说都是新奇和有趣的。他一早起床便在野地里游荡，这时已经有点困了，他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大衣的下摆跟着来回摆动。由于火车还没有到，他走到车站对面的空地上，那里站着几个犹太马车夫，有几匹马在打响鼻，马夫伊尔科坐在驾车的座位上。

尘土中有一股气味，树木一动也不动，光线暗淡。在望不见的远处，马辔铃在叮当作响。

火车终于到了。火车头有两盏灯，在前头照耀着，车头喷着蒸汽徐徐地开进车站。它带有夏夜温暖的气息，它是从夏夜中开来的，也要在夏夜中离去。母亲戴着一顶系绿帽带的新帽子，瓦莱雷克觉得她很年轻，精神很好，比往常更加漂亮。他赶上去抱住妈妈的脖子，帮她提黄色的大纸盒和皮箱。他们快步走向马车，一路上瓦莱雷克告诉母亲所有重要的事情：果园里已经结杏了，他瞒着奥拉来到车站，今天晚饭吃了鸭子等等。

“天哪，鸭子？”罗伊斯卡太太感到惊奇，“这对身体不好！”

瓦莱雷克笑了起来。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我们吃的是大麦粒①，克拉科夫产的大麦粒！”

他们坐进了马车，在夜幕中行进。离车站越远，他们的眼睛对黑暗就越习惯。天气很暖和，罗伊斯卡太太一面听着瓦莱雷

---

① 波语中大麦粒同鸭子谐音。

克的唠叨，一面不时陷入沉思，"莫非我真的不该把约齐奥留在敖德萨？也许斯彼哈瓦说得对？可怜的孩子！"

她忧心忡忡地看了看瓦莱雷克，诚然，他和约齐奥不一样，但几年之后也将开始进入那个危险时期。每一件事都那么难办！

肤色黝黑、头发蓬乱的瓦莱雷克安静地坐在马车里，总算是停止唠叨了。夜使他产生幻想，他睡着了。母亲慈爱地望着他那安详而端正的脸庞。

"他不象约齐奥。约齐奥的脸每一部分都是另一个模样。如果海伦娜还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真想知道。而这一个，哪里象一个波兰孩子！"

他们到了房子跟前。米哈霞姨妈和仆人们在庭院里迎接他们。米哈霞的脸象往常一样是包着的。

"哎哟，米哈霞，你的牙病又犯了！"

罗伊斯卡摘下新帽子，走进了餐厅。罗伊斯基先生正在看报，冷淡地同妻子握了握手。奥拉满脸通红，吻了吻姨妈。她想马上询问关于敖德萨的情况，但不敢，只是用蓝色的大眼睛望着姨妈，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罗伊斯卡想："奥拉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她高兴地对奥拉笑了笑。

奥拉是米哈霞姨妈的女儿。米哈霞是罗伊斯卡太太的妹妹，当年她作为一个老处女嫁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医生。那医生在奥拉一出世后就出走了。米哈霞不得不投奔到莫林策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奥拉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姑娘，生活经历使她早熟。她惯于逆来顺受，而罗伊斯卡太太比她母亲对她更体贴。

罗伊斯基先生根据英国的农艺学杂志来研究农业，他把英国的一套规矩搬到乌克兰地产上来。第一年养鸡、养鸭，第二年又养马，要不是极为肥沃的黑土和管家特罗茨基尽心操劳，莫林策是很难经得起这些折腾的。今年他又采用了条播法。

奥拉用脚在桌子底下不时踩瓦莱雷克的脚，因为他没有约她一起去车站。然而瓦莱雷克很快又睡着了。很晚的时候，近邻雅努什·梅申斯基来了，他是穿过两家相连的果园和园林走过来的。他把睡着了的瓦莱雷克抱到楼上卧室，替他脱下衣服，把一张便条放在他的床头，然后下楼到罗伊斯卡太太那里，听她讲了半个钟头的有关敖德萨和希莱尔一家的情况。当他刚打算回去的时候，罗伊斯卡太太把他叫住了。

"雅努什，我想最近把奥拉送到敖德萨住几个星期。你能不能送她一趟？路费由我负担……"

雅努什愣住了。这个他可没有料到。他情不自禁的说：

"我爸爸……"

罗伊斯卡太太笑了。

"这由我负责，我去跟你父亲谈。明天一早我就到你家去，步行或坐车去。"

雅努什怀着沉重的心情往家里走。他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穿过莫林策园子里的小槲树林，便是曼库夫卡荒芜的园林。他在暗黑的槲树丛中走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散发着蘑菇味。他想到了海，而他从未见过海，他想象不出海是个什么样子。

父亲没有睡，坐在书房里剪自动钢琴的琴谱。他面前放着一大本乐谱。他用一把锋利的剪刀细心地在蜡布条上剪洞。当儿子进来的时候，他那衰老然而漂亮的头连抬也没有抬。雅努

什在这灯光暗淡的房间里来回走着。过了好一会儿老伯爵才抬起头，眯着漂亮的眼睛，好象是对着空气说：

“这可是好东西，完全是新的，埃德加尔·希莱尔的《降E小调奏鸣曲》。”

“约齐奥·罗伊斯基现在就住在这个希莱尔家里。”

“在敖德萨？”

“嗯……”

“这是西姆马茨克给我送来的。”

梅申斯基先生低头看着乐谱。

雅努什在床上躺下了，但是他没有睡。在夜半时分他听见自动钢琴又响了。老人在奏他剪好的乐谱。埃德加尔奏鸣曲的慢板听起来完满而丰富，但有些低沉和呆板。乐曲中仿佛有一种隐蔽而紧张的生活在颤动。尽管音乐是通过没有生气的自动钢琴奏出来的，但窗外的空气似乎由于音乐而变得骚动起来。风在吹。他望着暗处隐约可见的、摆动着的树枝，心里思忖着自己十八岁的生命：

“活下去，活下去！以另一种方式，更美好、更完满、更深刻地活下去！”

这幢不大的、空荡荡的屋子睡着了，只有老人和他还没有睡，但是他们相互之间是陌生的、冷淡的，他们各自都是孤独的。此外，只有缜密、艰深而饱满的音乐在响。

瓦莱雷克醒得很早，一眼就看见雅努什留下的便条，上面写着：

“一早就来，我们一同去骑马！”

但是瓦莱雷克不想去骑马，他要去钓鱼。这是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似是出人意料地预告着秋天的来临。瓦莱雷克来到

池塘旁边，忽然发现池塘岸边菩提树有几根由于阳光不足而树叶变黄了的枝条。

罗伊斯卡太太一早就到曼库夫卡，向梅申斯基先生说明要雅努什到敖德萨去的原因。老人不仅同意让他的儿子带奥拉去敖德萨并在那里呆三天，而且自愿负担路费。这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十二点钟吃午饭的时候，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并且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吗？为的是让你去敖德萨认识那个名叫爱德华还是埃德加尔·希莱尔的人。你应该把他请到我们这里来。"

雅努什惊奇地看了父亲一眼：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客人来呀！"

"让他来，就这样。"老人说，激动地用餐叉拍打了一下盘子里稠稠的荞麦饭。

快吃完午饭的时候，瓦莱雷克来了，他着急地等雅努什从桌旁站起来。他的脸颊发红，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冲动。喝完咖啡(实际上是一种低劣的代用品)之后，他把雅努什拉到另一个房间，满怀妒意地责问道：

"你到敖德萨去，还对我保密，你算什么朋友，什么朋友？"

他突然双手抱住雅努什的脖子，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带我去吧，带我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走？"

"你为什么没有来骑马呢？"

"我忘了。"瓦莱雷克满不在乎地说。

自动钢琴上响起了萧邦的叙事曲。木头的声音使乐曲有点

变调。雅努什撇了撇嘴。

“我不能带你去。我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爸爸的许可。”

瓦莱雷克突然离开了雅努什的膝盖，停止了哀求。

“原来你是这种朋友！不能带我去！你还不如一只猪！”

瓦莱雷克脸上现出了扭曲难看的、愤怒的表情。突然，他狠狠地打了雅努什一记耳光。

“猪，混蛋！”他大声喊道，飞快地跑出了房间。

由于激动、难过、气愤和对瓦莱雷克的怨恨，雅努什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虽然他已经十八岁了。

四

亲爱的帕乌琳卡：

我让我们的邻居雅努什·梅申斯基陪同，把奥拉送到你那里。我很顺利地说服了他的父亲——一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同意让他的儿子离开三天。雅努什刚从日托米尔①中学毕业，准备到基辅去上大学。他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同淘气包瓦莱雷克很要好。奥拉因为能出去旅行而高兴极了。这可怜的孩子生活很清苦，应该让她有点欢乐。

爱尔日别塔，这个魔法家！我有件事想要求她，但不好意思直接向她提，因此写信给你。奥拉的嗓子很好，音调低沉，象我过世的母亲的嗓子一样。但我不知道她的乐感怎样。爱尔茹尼亚是否愿意试试她的才能并给以指导？很抱歉，我以这类事情浪费你迷人的女儿的宝贵时间，我只是担心奥拉这可怜的孩子的真正天赋会被埋没。她必须考虑自己的未来：一门专长在生活道路上很有用处，它不仅可以使生活顺利，能更好地利用时间，有时甚至要用它来赚钱糊口。我希望，爱尔茹尼亚假期中能够听一听我的奥拉的嗓子。

① 城市名，在乌克兰境内。

我感到我的那位补习教师斯彼哈瓦爱上奥拉了。请你注意这种调情的关系不要超越年轻人逢场作戏的界限——象我们年轻时那样，你记得吗？

我的亨利挺好，只是条播法对小麦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使他很不高兴，尽管今年收成不错，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尽管我们诚实的管家特罗茨基对工作也很满意并感到兴奋。老梅申斯基老是摆弄他的自动钢琴，他极喜爱埃德加尔的奏鸣曲，这是最近有人把它作为出色的新作寄给他的。他想结识埃德加尔，很想请他到家里来。我不想劝说埃德加尔到曼库夫卡去，但是他是否能送约齐奥和奥拉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可以了解了解我们这里简朴的生活条件，认识认识非常喜欢他的曲子的老伯爵。我恳切地请求你同意，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酬谢你对我和我的孩子们的热情款待。

亲爱的朋友，紧握你的手，拥抱你！

你的爱韦琳娜·罗伊斯卡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二日于莫林策

又及：瓦莱雷克很想去你们那里。让他等一等吧，他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这样对他说的时候，他又哭又闹。这个淘气包还说，不应该错过一切可以得到愉快的机会，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五

奥拉和雅努什到敖德萨的第二天，沃洛佳·塔尔洛请他们去喝茶。茶会实际上是沃洛佳的姐姐阿丽亚德娜（年龄比他略大一点）准备的。他们的父亲是波兰血统，在敖德萨警察局中担任要职，他们的母亲是一个将军的女儿，带来了一笔钱作为陪嫁。这笔钱以及由于波兰血统而企图取得伯爵称号的幻想——这在沙皇时代的俄国人中是引以为荣的——给这个家庭带来了

一种不自然的气氛。

这天晚上，阿丽亚德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在梳得高高的头发上扎了个银白色的蝴蝶结，脖子上戴着人造珍珠项链，象业余剧团演出中的公主。但这种俗气的打扮并没有掩盖她的天生丽质。她身上是格鲁吉亚血液，乌黑的、水灵灵的格鲁吉亚式的眼睛，线条起伏的鼻子，俊俏的嘴巴和一口雪白的牙齿。在暗淡的烛光照耀下，她站在这所高大的、满是尘土的别墅的楼梯上迎接客人的时候，显得格外美丽。

到塔尔洛家里来的只有青年：希莱尔兄妹，埃德加尔和爱尔日别塔、约齐奥和他的教师、奥拉、雅努什。从城里还来了一个青年，他叫涅沃林，是一个有名的骑兵团的少尉；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长得有点象约齐奥，也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庞。他是塔尔洛姐弟招待会的"得意节目"，阿丽亚德娜显然以涅沃林为荣。她故意向他提出问题，以显示他的贵族出身、他在利波维特县拥有的财产、他与俄罗斯名门望族的关系以及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阿丽亚德娜爱上了这个军官。她要通过招待会向涅沃林（他的名字是瓦莱里安—瓦利亚）显示塔尔洛一家结交了些多么体面的朋友！拥有全欧声望的爱尔日别塔和确实无疑的伯爵雅努什成了这个聚会的明珠。阿丽亚德娜故意不时地招呼雅努什，为的是叫他一声"伯爵"。而在雅努什看来，这里面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某种温暖、美好的东西——他也笨拙而动人地向她微笑。

聚会开头进行得不怎么好。大家都很年轻，没有经历过大场面，因而都有些拘束。在这种情况下，爱尔日别塔和埃德加尔不得不挑起交谈的全部重担。爱尔日别塔用法语给涅沃林讲她

见过的大世面，埃德加尔一面听着彼得堡歌剧院的实况转播，一面同沃洛佳谈话。

沃洛佳比姐姐高得多，和姐姐一样，看人时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在他略带东方色彩的美中，有某种深藏不露的东西，脸上的微笑在爱说话的对手面前起着抵挡的作用。他倾听着埃德加尔讲话，神情平静，但不时把敏锐的目光投向涅沃林。

涅沃林弓着身子，彬彬有礼地听爱尔茹尼亚讲话，嘴角上挂着一丝一本正经的、不自然的微笑。显然，他实际上是在对阿丽亚德娜和沃洛佳故作姿态。这给谈话和整个聚会带来了一种冷淡的气氛。

"茶"其实是午饭后的点心和晚餐的某种混合物。既有很多普通的食物，也有很多精美的食物，还有大量茶水。后来沃洛佳又从角落里拿出了酒。喝酒后大家放松了许多，谈话也就自然多了。在涅沃林的请求下，阿丽亚德娜答应朗诵几首诗，然而沃洛佳对此明显不满。

傍晚天气又闷热起来，在这摆满家具显得拥挤的房间里热得更加难受。爱尔茹尼亚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奥拉穿着那件"唯一的"连衣裙，她们与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阿丽亚德娜相比显得极为朴素。在五支蜡烛的烛台光下，阿丽亚德娜背对窗帘站着，象一个蜡制的玩偶似的。她用悲吟的声音朗诵着：

啊，红色的帆篷，
在绿色的远方，
黑色的玻璃珠，
在灰暗的披肩上！①

---

① 原文是俄文。是著名俄国诗人阿·勃洛克(1880--1921)的诗。

虽然她的打扮俗气，朗诵生硬，语调也不自然，但是雅努什却在其中感到了与自己家里截然不同的东西。他自己的家庭是一个沉闷乏味的窝，那个脾气古怪的老人，肯定会嘲笑玩偶般的阿丽亚德娜，嘲笑这首诗的内容，嘲笑它晦涩难懂、缺乏音乐性。阿丽亚德娜与他那个天地完全不同，雅努什只要一看见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就觉得透不过气来。而且，雅努什从来没有喝过酒，几杯酒下肚后，便感到全身充满了一种神奇的欢乐：他为全世界、为海、为敖德萨、特别是为他刚刚同埃德加尔结下的友谊感到高兴。埃德加尔坐在爱尔茹尼亚和沃洛佳之间，雅努什不时打断他的谈话，并很直率地对他说：

"呃，埃德加尔，认识象你这样的人，是多么……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埃德加尔朝他挥挥手，象赶苍蝇那样。然而可以看得出来，雅努什的这些话还是使他高兴的。他隔着爱尔茹尼亚对涅沃林说：

"这是我的新朋友，"他指了指雅努什，"年轻的乡村诗人。不过现在他还没有写诗，以后他会写诗的，一定会写的。"

埃德加尔最后几个字的发音不清，雅努什判断酒对他发生了作用。大家都有几分醉意了。这时，阿丽亚德娜又朗诵了勃洛克的几首诗，在这些喝得醉醺醺的人听来，简直象仙乐一般。

斯彼哈瓦胆怯地望着奥拉。她大方而温顺地坐在一旁，似乎一点儿也不懂得处境的复杂。她象平常一样纯真地微笑着，沉默寡言但心情愉快，惊异赞叹但不失自信。他再一次对这个姑娘钦佩不已：不管什么时候总是举止得体，从不使人讨厌，也从不垂头丧气。

"她多么稳重，有这样一个人作伴侣该有多幸福。"斯彼哈瓦想。

约齐奥有些不满和焦躁，他有点看不起这样的聚会。他抽了很多烟，手捧酒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听着别人交谈。

过了一会儿，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争论：关于艺术的价值。争论的双方是涅沃林和埃德加尔。斯彼哈瓦仍然望着奥拉。他看到，她倾听着谈话，但不插嘴，对于双方的论据，她觉得各有各的道理。不过，她显然知道，这种争论没有什么意义。埃德加尔心平气和，涅沃林却粗声粗气。

"我们生活的全部价值，"埃德加尔说，"仅仅是因为它在艺术中得到了反映。超生命的、持久的、真正价值的大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陷入沉思的阿丽亚德娜突然俯身对着蜡烛低声地念道：

> 只有在小小的艺术之舟里，
> 才能够逃脱人世的苦闷。①

当她朴实无华地念这句诗时，好象是另一个阿丽亚德娜。大家对她的坦率投以感激的目光。雅努什感到阿丽亚德娜具有复杂的性格和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于是他更加着迷地望着她。

涅沃林激烈地表示反对：

"谁觉得人世苦闷，就让他躲到'艺术之舟'里去吧！不过，只有那些不善于观察、不愿意行动的人，才会觉得苦闷。'艺术之舟'就是佛学，就是消极无为，就是梦幻……但生命只有一次，

---

① 原文是俄文，勃洛克的诗。

白白睡过去太可惜了。行动，行动，深入生活的本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光荣使命。人的一切……艺术呢？它不过是肥皂泡，玩物，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艺术只是手持导游手册的英国仕女们所需要的东西，是多愁善感的东方风格强加给世界的多余的、异己的东西……”

斯彼哈瓦明白了这个漂亮军官的这番话的意思，但当他从约齐奥的脸色和眼神中看出他赞同涅沃林的意见时，却感到非常惊奇。

“对，对，”罗伊斯基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深入生活的本质，这话讲得很好。”

斯彼哈瓦笑了。

“我觉得，”他慢条斯理地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同一个人的气质有关。”

阿丽亚德娜抬起头来，不再念勃洛克的诗了。烛光照着她的眼睛以及颈项上的珍珠。她象在曙光中苏醒过来的花朵那样闪耀着光辉。雅努什一直盯着她。

阿丽亚德娜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阳台上。雅努什跟在她后面。深灰色的海仍然在明亮的地平线上沉睡。阿丽亚德娜双手按着太阳穴。

“我头痛。”她低声说。

雅努什站在她近旁，眼望着海，说：

“您站在争论的哪一方？”

“既不站在这一方，也不站在那一方。”阿丽亚德娜低声说，转过脸来，从近处望着雅努什。雅努什觉得自己嘴唇上挂着一丝暧昧的苦笑，极力想驱走它。他想从正面看阿丽亚德娜的眼睛。她仿佛是一尊苍白的象牙佛像，站在他面前。

“我觉得，”她突然象刚才念诗那样尖声尖气地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爱情。”

雅努什迅速地弯下身子，吻了一下她的嘴唇。阿丽亚德娜没有退缩。当他抬起头来，看到她嘴唇上也挂着一丝暧昧的苦笑，仿佛是从自己的嘴唇上移过去似的。他再次低下头来，吻了她的手，低声说：

“很抱歉。”

阿丽亚德娜把手掌放在他的额上，然后伸进他那浓密的浅色头发。雅努什领略了一会儿她的温存，接着又想吻她。这次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唇边，向别墅里的人群那边摇了摇头。

“您明天来吧，一个人来。”她说。

他们回到客厅的时候，爱尔茹尼亚正准备唱歌，埃德加尔坐在钢琴旁边。约齐奥和涅沃林躲到一边，似乎以此来表示反对爱尔茹尼亚的歌，反对他们所憎恨的艺术。

六

第二天雅努什没有去塔尔洛家的别墅，但寄去了一封信：

阿丽亚德娜！

我爱您！在我最初看见您的那一瞬间我就感到，我们的命运以一种独特的、不可解释的、不平常的方式连结在一起了。阿丽亚德娜，请您不要为我信中的坦率而生气。我只是想使您马上了解我在思考什么，感觉什么，受到什么震动。您内心存在着某种东西，某种不平凡的东西，这一感觉渗入了我每一个念头。我崇拜您，尊敬您，爱您，因此，我今天没有勇气去看您。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讲的任何一句话，对我来说都将会是一种亵渎，都可能打破和粉碎我昨夜编造的关于您的神

话。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全证实您是一个人，一个女人——然而，您是我的神，睡梦和幻想中的神，我在孩提时就已知道的神！

我知道，您是会来到的，在我那没有母爱的、贫乏、空虚、悲痛的童年，我就想着您。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也一直想着您。

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去世了，我没有得到过她的抚爱。我是在这所空荡荡的庄园里，由一个冷冰冰的英国老太太抚养大的。那时我常觉得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走过，她抚爱地、温柔地看着我，她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我当时以为是母亲的手，现在我才明白，这不过是对您的存在的预感。昨天，您，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扎着银色的蝴蝶结的您，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

今天我不能去看您，而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将回到我那在高大的槲树丛中的家，寂寞而凌乱的家。如果我以后能见到您，我将把一切一切都告诉您，但写出来是不值得的。也许您不愿读完那样长的信，会把这个可笑的小伙子写的东西随手扔掉。

不过请您等一等，我放不下手中的笔，哪怕是通过信纸同您多说一会儿也好。对您讲我自己，讲我灰色的、渺小的、乏味的生活——这是多么甜蜜的享受呀！

在家里我有父亲，他是一个对僵死的机械音乐爱得发狂的人。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埋头剪自动钢琴谱，然后由这种乐器奏出来，同时又为效果不及亲手弹奏来得好而生气。萧邦、贝多芬、希莱尔的作品都在这架自动钢琴上奏过。在漆黑的秋夜，当残存的槲树叶在屋旁簌簌作响的时候，根据大师们的乐曲奏出的死板的琴音往往把我惊醒。在春天，当万象更新，和风拂面的时候，这架僵死的乐器却发出难听的鸣叫。

在日托米尔中学的生活简直是受罪。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如果不是您将要来到的那种模糊的预感，那么我恐怕……啊，阿丽亚德娜，这种预感是我迄今唯一的欢乐。父亲把他残留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

我姐姐——比林斯卡公爵夫人身上了。她是一个美丽的、善于交际的贵妇人，在华沙和彼得堡是第一个。她很少到我们这里来，几乎根本没有来过。但我知道，每当我走进父亲的房间，他总是为进来的不是她而感到遗憾。他偏爱她一个，宠坏了她。他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她作嫁妆，只留下了曼库夫卡——一个不到一千俄亩的荒僻的庄园。

我们的园林、槲树林和莫林策的园林相邻，如果您的弟弟到莫林策来看望约齐奥，您能和他一道来吗？罗伊斯基家是我们的近邻，但我不了解约齐奥，他也不了解我。他有一种我难以理解的幻想，他常取笑我。他是倾向于英雄主义的那一类人，而我对英雄主义根本不能理解。请相信我，我总是想着爱情。比起约齐奥来我更喜欢他的弟弟。这是一个单纯、平凡、善良但有点顽皮的孩子。我象爱弟弟一样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对我来说，我的姐姐是陌生的、疏远的，这也许是因为她太高贵了。我希望您认识认识瓦莱雷克，他还是个孩子，才十四岁。

我明天就要离开敖德萨了。我在这里只住了三天，可是在这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面前仿佛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埃德加尔和您，我想都没想过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埃德加尔是一个奇人，他的知识多么丰富，学问多么渊博，心地多么善良！您和他熟悉吗？我要走了，希望您多同他交谈。每同他谈一次话，都能得到不少东西，都会打开自己的眼界，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愚蠢。

我还要说几句。我不想放下纸和笔——为了您。甚至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我自己。我要对自己讲讲您的眼睛，您的微笑，您的声音。您昨天朗诵的勃洛克的诗是多么美啊！据我看，诗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象您那样的人在朋友聚会的时候朗诵的。在这种时刻——不是在书里——诗就获得了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而不再是贫乏的、毫无生气的思维的游戏了。这时，它首先是爱的工具——这正是诗的使命。

我不能去看您。为了能看您，我不知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我不能。这很奇怪，对不对？在您面前下跪，望着您的眼睛……

够了，够了……应该结束这封信了。让外人把这封信平平常常地送到敖德萨一个普通的别墅里。这一切象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对不对？您是预言家、公主、仙女——阿丽亚德娜小姐！我是多么幸福地回到曼库夫卡啊，因为我看到您，听见您的声音，感到您在身旁。我不敢企求更大的幸福了，我担心，如果我向您伸出双手，您会象粉末一样飞散，会象烟雾一样消失……

再见了，再见了。我不要求更多的东西，您不必奇怪。您的眼睛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我爱您，爱您。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冒昧地请求您：每月给您写一、两封信，可以吗？不把信给任何人看，甚至埃德加尔，甚至涅沃林，好吗？好吗？

愿您记住，在这里，在任何地方，我时刻都在听候您的召唤。一句话——我永不变心，我起誓。

雅努什·梅申斯基伯爵

七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警察局长塔尔洛的马车驶到希莱尔家别墅前。沃洛佳走进别墅，他没有看到约齐奥，约齐奥同埃德加尔进城买胶卷去了。沃洛佳对希莱尔太太说，他父亲想带他们去参加报告会。

"什么报告会？"

"我不知道，"沃洛佳说，"爸爸想让约齐奥去。"

希莱尔太太表示遗憾地大声说，约齐奥进城去了，不能同沃洛佳一起去；其实，她心里暗自感谢命运的安排。和塔尔洛父子一起坐警察局长的马车在城里抛头露面，这太可怕了。尽管

塔尔洛只是警察局长的副手……但波兰人一看到警察的制服就感到厌恶。

站在前厅的雅努什听见沃洛佳的声音，以为“他俩”都来了，于是走进客厅。沃洛佳转身看见雅努什进来，便说：

“哦，伯爵，那么您同我一道去吧？”

希莱尔太太对雅努什使了一个眼色，但他没有懂。

“到哪里去？”

“同爸爸去参加报告会。”

雅努什犹豫不决。

“马车就在门口。”

雅努什有些不好意思，但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觉得坐马车兜风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虽然没有看见阿丽亚德娜，但同她的父亲、哥哥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也是很有意思的，也许他们会谈起她？何况坐的又是她平时进城坐的马车，这对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希莱尔太太不禁耸了耸肩，但这时小伙子们已经走出去了。她朝外边看了一眼：警察局长灰绿色的帽子在洋槐树之间闪动。

塔尔洛先生歪在马车的后座上。他是一个脸色红润、上了岁数的绅士。他的脸过去大概是很好看的，现在由于虚胖而变了模样。两只眼睛下面挂着皱纹纵横的眼圈，令人想起亨利八世① 的样子。他向雅努什伸出了手，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但他对梅申斯基代替罗伊斯基没有什么表示。

橡皮车轮慢慢转动了，车后扬起了一团尘雾。

---

①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

"格隆瓦尔德战役[1]纪念日刚过。我认识的一个军官要作一个关于这个战役的报告。我想，这是关于我们的战役的……你们大概有兴趣听听……"

雅努什打量了一下警察局长的脸。他的相貌确实富有波兰人的特征。雷依[2]在巴宾的时候，维洛波尔斯基[3]年轻的时候，长得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使雅努什感到诧异的，是报告的题目，而不是塔尔洛的话本身。

"格隆瓦尔德战役？"他问。

塔尔洛没有回答，他又回到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刚才是小伙子们上车时把他从这种状态中弄醒的。他懒洋洋地坐在马车里侧，半闭双眼，只有饱嗝间或使他的身体颤动一下。

沃洛佳坐在雅努什对面，漠然地望着车外。雅努什极想在他的脸上找出阿丽亚德娜的特征。他发现沃洛佳望着别处时一点儿也不象姐姐，但只要他的眼睛转向雅努什时，雅努什马上就看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令人难忘的、水灵灵的闪光。在昨夜失眠的漫长时刻，雅努什一直在想着这种闪光。

他们到了参谋总部，先进到一个大厅，厅内挂着谢罗夫[4]的尼古拉二世[5]巨幅画像的复制品。大厅旁边是一个小厅，里面聚集着一群军官和官员。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长制服的炮兵军官走上讲坛演讲，并不时用教鞭指点着讲坛后的地图。

---

① 指一四一六年波兰、立陶宛、罗斯联军在波兰格隆瓦尔德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一次大战役。

② 雷依(1506—1569)，波兰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③ 维洛波尔斯基(1803—1877)，波兰政治活动家。

④ 谢罗夫(1865—1911)，俄国画家。

⑤ 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最后一个沙皇。

演讲一开始就使雅努什感到厌倦，演讲的内容也太专门化了。那个军官开头对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联军的数目到底有多少进行了探讨，然后又对罗斯军队参战问题进行了冗长的论证。很明显，他想强调，是斯拉夫联军在格隆瓦尔德同条顿骑士团作战。然后，他通过幻灯和专门图片指明当时条顿骑士团的位置、波兰军队的位置，指明立陶宛军队是如何退却的，以及侧翼的进攻怎样使维托尔德[1]和雅盖沃[2]取得胜利。

演讲中间雅努什的思想开始开小差。他在想象阿丽亚德娜的模样。他坐在塔尔洛父子稍后的座位上，看得见沃洛佳后脑的轮廓。虽然这一轮廓比阿丽亚德娜脸部的线条要粗犷得多，雅努什仍然因此想起昨天阳台上阿丽亚德娜朝着他的脸。他回想着（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昨晚的每个时刻：进塔尔洛家的大门，在楼梯口看见阿丽亚德娜以及爱尔茹尼亚唱歌时他们目光相遇的情景。爱尔茹尼亚当时唱的是《纺纱姑娘》。雅努什觉得，在这个时刻，没有比唱舒柏特[3]这支歌更合适的事了，它表现的正是无法抗拒又毫无指望的爱情。那天晚上，直到晚会结束，他们再也没有交谈过。

现在，他为自己的信感到难为情，同时又为自己没有应约到阿丽亚德娜那里去而感到骄傲。他没有“玷污”自己的爱情，因为在爱情实际体验之前，他就把它放弃了。现在他有些害怕同塔尔洛小姐见面，他不愿看到她，因为他隐约地预感到，只要一看到她，他那精心设计的放弃爱情的大厦马上就会坍塌。是否

---

① 维托尔德（1350—1430），立陶宛大公。

② 雅盖沃（1348—1434），一三八六年加冕为波兰国王。

③ 舒柏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最好自杀？这怎么行！怎么能在没有了解什么是爱情、世界、人、真理就离开人世呢！

他突然发现，大家都站起来了，礼节性地鼓着掌。炮兵军官鞠了一躬，走下讲坛。报告会结束了。

老塔尔洛同一个将军攀谈了几句，然后和他们一起进城去了。两个小伙子坐了他的马车返回中喷泉。

马车驶过敖德萨街道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有说话。到了市郊，沃洛佳才说：

"伯爵，您喜欢这个报告吗？"

"坦率地讲，"雅努什慢吞吞地说，"我觉得这个报告太专门化了一点……"

"您对历史不感兴趣吗？"

"我喜欢历史，但战略……"

"我不认为这个报告是专讲战略的，它另有涵义……您对这感兴趣吧？"

雅努什想了一下。

"不，"他说，"我不懂。"

"怎么？这个报告的政治性很强，您没有感到吗？"

雅努什有些窘。

"听报告时我在想……别的事情。"他笑着说，"天气太热了……"

沃洛佳脸上露出一丝带有讥讽意味的微笑。

"那您一点儿也没有听出来？"

"没有，没有。"

"您认为会打仗吗？"

"什么？打仗？"雅努什诧讶地问，"要打仗？人对人开枪，相

互屠杀？这种事情在欧洲恐怕不会再发生了，人们已经没有打仗的习惯了。”

“您以为和平是永恒的？”

这时马车停下来了。他们前面的那条横街上有一队士兵走过。他们显然是从海边洗澡回来的。白色的上衣和雪白的帽子闪着炫目的光。一个“歌手”紧随在队伍前列的军官后面，用男高音领唱，整个连队以和谐而优美的合唱应和着。

……女士呀，太太呀，
咚咚地敲响战鼓吧，
我们的连队在齐步前进，
前进，前进……①

雅努什第一次发现敖德萨有很多军队。

“真难以想象。”他说。

“参谋总部的军官在军官俱乐部讲述，而且是详尽地讲述波兰对德国的胜利，您以为这没有什么涵义吗？涵义很深：这意味着未来的战争是我们共同参加的战争。”

“我……和您？”

“对，我和您。更好的说法是，波兰人和俄国人。”

“波兰人和俄国人一起？不，这不可能。”雅努什突然表示不同意，“而且战争……战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的毁灭。”

“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毁灭，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开始……”这时马车已经越过了行进中的队伍，沃洛佳沉思地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开始。”

---

① 原文是俄文。

"'我们'指谁?"雅努什问。

但是沃洛佳没有回答雅努什的问题，他突然转过脸来问道：

"您觉得我姐姐怎么样?"

雅努什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她很可爱。"停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迸出了一句话。

"您这样想吗?"沃洛佳追问道，"我觉得她的脾气有些古怪。不过也许以后会变……"

"会变的，肯定会变的。"雅努什盲目地加以肯定，并以登徒子的口吻补充说，"一切女性都是善变的……"

沃洛佳微微一笑。雅努什觉得，这微笑既表现了他的老练稳重，又包含着某种优越感。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把目光移开了。

"您知道……"沃洛佳突然以倾吐心事的口吻对他说，"如果她不会孤孤单单一个人，我就可以放心了……"

"什么？孤孤单单一个人?"雅努什诧异地问。他感到心头一凉，象平时他听到远处火车汽笛鸣叫时的感觉那样。

沃洛佳把手放在雅努什的手上。

"有许多事您不明白，伯爵，"他的声音里既有嘲弄，也有好感。"您甚至不明白，为了某一目的，我们可能共同斗争。不过，您大概懂得，由于即将到来的事件，我不能继续留在家里……留在这样的家里……这样，阿丽亚德娜就会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对于这个俄国人所讲的一切，雅努什似懂非懂。

"她不跟您一道去吗?"

沃洛佳大笑起来。

"谁？她？阿丽亚德娜？您真有意思，她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吗？"他压低嗓门对着雅努什的耳朵说，以免车夫（他戴着一顶拖着孔雀毛的帽子）听见。

"哦，原来是这样……"雅努什喃喃地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们到了希莱尔家的别墅。沃洛佳再次邀请雅努什到他家去，但雅努什信守自己的誓言，而且，他也有点害怕沃洛佳继续说下去，因为沃洛佳的话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转身对着沃洛佳，看到他炽热的黑眼睛，以及眼睛里表露的请求。对于他的请求，他也感到不安。

"什么时候？"他问。

他自己也不知道问的是什么，是战争的日期，还是沃洛佳出走的日期，抑或是重逢的日期。

沃洛佳在马车里直了直腰，仿佛要在自己与梅申斯基之间建立一道无形的墙似的。

"最近几天。"他冷淡地大声回答说。

雅努什同他告了别。他远远望见涅沃林正穿过街道朝塔尔洛家走去。于是他加快了步伐，径自走进了希莱尔家的门廊，始终没有朝那边再看一眼。

八

雅努什准备搭的那班火车将在傍晚前开出。爱尔茹尼亚要到城里去办事，并要带奥拉和约齐奥去。埃德加尔要去送雅努什，但时间还早。于是大家决定一道坐车到德里巴索夫斯卡雅街"弗兰齐舍克先生"那里去。这是一家小小的糖果点心铺，是

华沙总店的分号，不久前才开张的，但生意非常兴隆。他们要了冰激凌。

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先生是一个眉目清秀、身材矮胖的年轻人，长着一头褐发，一双富有感情的眼睛，一张线条柔和的丰满的面孔。他在柜台后面的收款处旁边站着，当他看见一群衣着讲究的人进店时，高兴得不停地搓着手。奥拉安详、端庄的脸庞大概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埃德加尔几乎所有的敖德萨人都认识——他家很久以来就住在这里，只有父亲一人在糖厂(他是糖厂经理)。他走到弗兰齐舍克先生身边，问他店里的生意可好——生意还不错。埃德加尔还吩咐给雅努什准备一些路上吃的东西。

当大家已经走出店门的时候，店里的伙计给奥拉递上一盒巧克力。惊奇的奥拉朝四下一看，只见弗兰齐舍克先生羞怯地站在收款处旁边，脸红红的，一连向她鞠了好几个躬，活象一个面带微笑、两眼半闭的佛爷。奥拉灵机一动，把盒子交给了爱尔茹尼亚，说这是送给她的：

“名人的光临是弗兰齐舍克先生莫大的荣幸……”

爱尔茹尼亚含笑注视着奥拉。她收起了巧克力之后说：

“你这么年轻就讨人喜欢了……”

“唉呀，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奥拉叹了一口气，弗兰齐舍克先生的好意似乎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烦恼。

姑娘们在斯彼哈瓦和约齐奥(他看来爱上了爱尔茹尼亚)陪同下回家。埃德加尔陪雅努什上火车站。

时间还早，他们在拥挤的站台上来回踱步，在一群群等车的士兵、农民、商人中间穿行往返。这里有卖葵花籽的，有提篮卖西瓜、黄瓜、苹果的。正是在这乱哄哄的人群中，他们之间原有

的拘束顿然消失了。在这肮脏的、蒸汽和烟雾弥漫的站台上，他们进行了一场内容很特别的谈话。

埃德加尔又提起昨天在阿丽亚德娜家里谈到的关于艺术的作用问题，尽管雅努什此刻不仅对作曲家抽象的概念不感兴趣，而且对他的论证感到厌烦。

“对，是这样，”火车发出了第一声鸣叫之后，雅努什突然不耐烦地说，“然而本能起什么作用呢？本能在你那冷冰冰的世界里占有什么位置呢？”

埃德加尔无意撞了一下提苹果篮的老妇人。

“本能，或者说灵感……怎么说呢……它在更深的地方，在‘我’最里面的那一层。我们应当能够取得一致。我觉得，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意识、他对技巧的掌握以及他对自身目标的了解。当我们要创造的东西从我们自身发掘出来的时候，还是无组织的、混乱的，这时艺术本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选择，这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必须加以选择。我们不应当把豌豆、白菜之类的东西统统装在盘子里端出来，而应当对自己的豌豆采取某种态度。我们应当把它做成菜，这就是形式！”

雅努什又不耐烦起来。

“你老是谈艺术！生活呢？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一句话，爱情在这一切中占有什么位置？”

埃德加尔停下脚步，注视着雅努什。在逐渐暗下去的夏空衬托下，埃德加尔俊秀的脸庞显得分外清晰，明亮的眼睛在阴影中闪闪发亮，这使得他有些象德拉克洛瓦[1]画的萧邦。这一形象深深映入了雅努什的眼底和心田，成为这个新朋友给他的最根

---

①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画家。

本的印象。

"爱情！"埃德加尔叹了一口气，"它高于艺术。它是万物的唯一本质，其他一切都只是这一本能的表现。"

雅努什抓住埃德加尔的手，猛然把他拉住了。长长的、发亮的列车在他们身边驶过。

"埃德加尔，你说什么来着？其他一切都只是这一本能的表现？"

这时，阿丽亚德娜、沃洛佳和涅沃林已经来到他们跟前。因为阿丽亚德娜同弟弟手挽手，雅努什才认出了她。前天，他看见她的时候，她穿着白色的衣服，扎着银色的蝴蝶结。以后，他又把她想象为一个超凡出世的人。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个儿不高的女郎，比她弟弟和那个漂亮军官矮得多。她的装束很朴素，穿着灰色的外套，戴着黑色的大帽子。由于这顶大帽子，她显得更加矮小。

阿丽亚德娜和沃洛佳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常常相互打断对方的话。雅努什觉得，这个心爱的姑娘讲的那些极一般的字句，包含着另外一些话——假如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要说的那些话。在她说话的语调里，在她的目光中，雅努什发现了很多东西。她说，他们刚才到城里去玩，在某处吃晚饭，他们坐的电车被一匹死马挡住了去路等等——在他听来，仿佛是说收到了他的信，非常感谢他，将给他回信，希望再见到他……

沃洛佳说，他们商量好了一个计划：带雅努什和埃德加尔去吃饭，玩个通宵，雅努什等下一趟早班车再走。

这一前景确实很吸引人。雅努什想象着这个晚会的情景。这种消遣方式的本身，就使他高兴得难以自制。但他马上想到，他不能这样做。火车票已买好，给曼库夫卡的电报也已发出，而

且他没有钱，真是身无分文。他想象得到，如果没有按时回去，父亲会给他什么脸色。不行，绝对不行。

由于不能参加这次游玩，他伤心透了。他没有好气地对沃洛佳表示感谢：

“很遗憾，我没有这种福分，我得走。”

埃德加尔热情地劝他在敖德萨多留几个钟头。然而雅努什心里充满了绝望的情绪，对埃德加尔也没有好气：

“没有我你们照样会玩得很痛快的。”

大家都表示不同意。然而这正是他最伤心之处：他很清楚，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不会生活，而且呆板、笨拙。没有他，他们四个照样能玩得很高兴。

他上了火车，在拥挤的三等车里，在一个士兵和一个犹太人之间坐下了。赫尔松草原① 和波多莱② 槲树林在窗外掠过。他没有睡觉，而是在想今晚饭店里的情景，想着阿丽亚德娜在同漂亮的军官瓦莱里安愉快地交谈，想着瘦瘦的、满怀激情的沃洛佳即将弃家出走，想着温文尔雅的埃德加尔正在照着菜单订菜。他后悔得几乎要哭出声来，一宿都没有睡着。拂晓时他在波多莱的一个小车站下了车。一辆破旧的老式马车和马在等着他。

象常有的情况那样，其实他完全没有伤心的必要。由于雅努什这个羞怯而呆板的小伙子的离去，使他们四个，首先是阿丽亚德娜失去了兴致。

“我不想去玩了。”她以任性的口吻说。

涅沃林自己到娱乐场所去了。埃德加尔用马车把他们姐弟

---

① 在乌克兰南部第聂伯河口。

② 指乌克兰利沃夫到黑海海滨这一大片丘陵地带。

俩一直送到中喷泉。一路上几乎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在塔尔洛家门口道了别。

埃德加尔朝家里走去。阿丽亚德娜缓慢地爬着陡峭的楼梯。留在下面的沃洛佳看到姐姐疲乏的动作，说：

“我不想把你孤孤单单地交给这个年轻的伯爵，他眼睛里闪着危险的火光。”

阿丽亚德娜转过头来，懒洋洋地摘下帽子，收住了轻轻的呵欠，说：

“危险？对我危险？”

她轻蔑地大笑起来。

九

这天虽然很热，但爱尔茹尼亚和奥拉整个早上都在唱歌。奥拉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悦耳、甜润，乐感也很强。爱尔茹尼亚给她上了几次课以后就开始教她唱难度较大的歌——甚至包括《幽情》在内。这时困难出现了。奥拉的歌声显得干涩、僵硬，完全没有表现力。爱尔茹尼亚给她指出着重点，做滑音示范，都没有效果。甚至比较容易的第一段，奥拉也唱得不好。她唱出的字句象精疲力尽的小鸟，从空中掉下来就失去了生命。

允许我，世界，允许我存在！①

特别是“允许我”② 这几个字（这里有明显的四度音跳跃）奥拉虽然唱得很准，但毫无韵味。尽管爱尔茹尼亚自己把这个四

①② 均为歌词，原文是德文。

度音唱得美妙、柔和、清晰，奥拉跟着她唱出来的却不象样子。

整个炎热的上午她们象鸽子叫那样反复唱着这个四度音。声音响彻整个屋子。“允许我，允许我存在！”① 爱尔茹尼亚唱一句，奥拉跟一句。

斯彼哈瓦心神不定、满腹犹疑，在屋里踱来踱去。

“允许我存在”② 这句歌词，对他来说，象是在为某种尚未产生的生命的存在而呼喊。他希望从这种喊声中以及通过这种喊声能产生某种东西。日常生活的穷极无聊已经使他难以忍受了。

奥拉到敖德萨以后一切都变了：斯彼哈瓦已经没有工夫为约齐奥担心，也不再限制约齐奥到沃洛佳家里去以及同埃德加尔谈话了。再说约齐奥现在也很少外出，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客厅或旁边的房间里用手指摆弄钩针编织的台布或者看侦探小说。特别是爱尔茹尼亚“工作”的时候，拉他上海滩他也不去。爱尔茹尼亚练嗓子并不总是令人感兴趣的，好在她常常抛开复杂的发音练习曲，整个早晨都对着乐谱唱歌，唱舒曼③、舒柏特和勃拉姆斯④ 的歌，并请埃德加尔为她伴奏。斯彼哈瓦还经常在花园的角落里，在篱笆脚下，在黄洋槐的满是灰粉的枝叶后头，看到约齐奥。这并不是幽雅的地方，但极为隐蔽。只要爱尔茹尼亚一开始唱，约齐奥马上就离开他的隐蔽所，神情激动，两眼发亮，缓步朝别墅走去。

为了听爱尔茹尼亚唱歌，这一回约齐奥选中了他和卡齐米日共住的那间房子。他一进门就仰坐在阳台口的藤椅上。他象

---

①② 均为歌词，原文是德文。

③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

④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斯彼哈瓦一样，心情烦乱而焦躁。

当楼下响起了“允许我”、“允许我”的歌声时，斯彼哈瓦想起他最近完全没有关心他的学生。上课仅限于在一起读波兰文学名著，布置约齐奥做作业。但约齐奥总是想方设法躲掉。现在，当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在这敖德萨的海滩上，他们两个都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

“作业做完了吗？”他不满地问。

“没有，”约齐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爱尔茹尼亚唱歌——她正在教奥拉唱一个较复杂的乐句。

“为什么？”斯彼哈瓦追问道。

“没有时间。”

“你整天都干什么了？”

约齐奥胆怯地看了老师一眼，尴尬地笑了笑。

“我听她教歌，你呢？”

卡齐米日皱了皱眉，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加快了步伐。最后，他的怒气平息了。他站在约齐奥身旁，望着阳台外面灰蓝色的海，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开朗的微笑。

“这会有什么结果呢？你想想，约齐奥！”他说。

约齐奥低下头，脸红了。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谁也不会去考虑会有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个我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

“就是嘛！”斯彼哈瓦微笑着走开了。

“一个病人体会不了另一个病人的痛苦。”约齐奥说，“‘允许我，世界，允许我存在’，”他念着楼下正在唱的歌词，“‘不要扰乱我的心灵……’”

“人永远是孤独的，”斯彼哈瓦突然叹了一口气，在床上坐

下。

约齐奥“象年轻的魔王”那样辛酸地笑了。

“你是怎样想的？你以为可以把自己的心思向世上其他人倾吐？每个人都只关心他自己的命运。”

斯彼哈瓦惊讶地望着自己的学生。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凭空想出来的。”约齐奥含糊地说。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刚要开口，沃洛佳冲进来了，神情专注而严肃。

“您得马上离开这里，”他对斯彼哈瓦说，“明天要宣布战争动员了，所有的火车都停开。”

斯彼哈瓦没有听懂。

约齐奥从椅子上跳起来：

“那我们也得走。”

“从沃洛契斯卡走已经来不及了，您应当取道罗马尼亚。”沃洛佳对斯彼哈瓦说。

斯彼哈瓦坐在床上听着，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什么也不明白，只觉得耳朵里轰隆作响。一桩大事件就要发生了。

楼下两个姑娘还在练唱。同沃洛佳带来的消息一比，她们练习四度音的跳跃几乎是一种嘲弄。斯彼哈瓦异常坚决地从床上站起来，匆匆穿上简朴的外套，问沃洛佳：

“火车几点开？”

“到莱尼的火车五点左右开。”

“哦，那还有的是时间。”

他下了楼，敲了敲客厅的门。姑娘们惊异地望着他。

“很抱歉，我有要事。奥拉小姐，您是否能同我讲几句话？”

奥拉迟疑地望着爱尔茄尼亚。

“你去吧，孩子，”歌唱家说，“今天的练习已经结束了。”

斯彼哈瓦选中了洋槐树后的那张椅子，在那里同奥拉谈话。那是约齐奥·罗伊斯基经常坐在这里等待机会的地方。天气很热，斯彼哈瓦激动得直淌汗。他的心里象压着一块石头，他已感到大事件的洪流冲击声抓住了他，激荡着他。蓝眼睛的、身材苗条的奥拉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尽力不使内心的惊异流露出来。斯彼哈瓦坐着，把手指扳得咯咯作响。沉默了很久之后，他才对奥拉说（但眼睛望着别处）：

“奥拉小姐，明天就要宣布战争动员了。我作为奥国臣民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所以现在我要向您告别了。”

奥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急促的动作，表现了她的惊讶、感触和震动。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彼哈瓦。他脸色苍白，低着头，避开她的目光。他象一个乡下人那样，把脸扭向一边，不去看她蓝色的眼睛。

爱尔茄尼亚不知道斯彼哈瓦为什么打断她们上课。她继续在客厅里练嗓子。在燥热的空气中，她按照发音练习曲不停地唱出纯正的音程。斯彼哈瓦抬头一看，奥拉完全象个孩子那样咧着嘴，看起来不象十六岁，而象是十二岁。他激动地抓住她的手说：

“现在战争把我们分开了，您等我吗？”

“我等您。”

虽然心情激动，但奥拉这句话仍然说得清楚、有力，充满着自信。斯彼哈瓦紧握她的手。他发现，这个激动的姑娘正等待

---

① 斯彼哈瓦是波兰加里西亚人，在波兰被瓜分时，加里西亚属奥地利占领区。

着他的亲吻。然而这更加使他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等我们重逢的时候我再吻您。"

"好的。"

奥拉象个孩子，一个听话的小学生那样低声说出这个字，但斯彼哈瓦却象是听到誓言那样为之一震。奥拉笑了，突然以一个阅世甚深的妇女的口吻问：

"您不会抛弃我吗？"

"不会，永远不会。"

"好，"她说，用的已经是另一种语调了，"您收拾行李前我们先到客厅去，我要为您唱一支歌。"

他们打断了爱尔茹尼亚的练习。奥拉请她为自己伴奏《幽情》。爱尔茹尼亚不抱多大希望，但很乐意地坐到了钢琴旁边。第一乐句小奥拉唱得不稳而费力，然而后面那个四度音"允许我"却唱得非常成功，声音饱满，象大提琴那样深沉。坐在钢琴前的爱尔茹尼亚感到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产生、成长，不禁打了个寒颤。她一回头，只见奥拉苍白而安详，她昂着头，眼眶里饱含晶莹的泪水。斯彼哈瓦坐在一角，细瘦的双腿叉开着，双手紧抱着黄瘦的额角。

十

卡齐米日上火车的时候，确切地说，当他拼命挤上火车的时候，他才明白了：一个人在他所经历的事情中并不总是孤独的。敖德萨车站不久前还是那么宁静，充满了诗情画意（斯彼哈瓦想起了雅努什离开敖德萨的情景以及他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现在却面目全非了。一群穿白色夏装的士兵站在车站前的广场

上，旁边是女人们在哭泣着。在宽阔的站台上，一眼望去全是妇女。她们的哭声把出口处的玻璃顶棚都震得嗡嗡作响。女人、孩子、狗、鸟笼、花盆、篮筐组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火车的两侧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在另一列火车上坐着个别征召来的男子——工匠、专家、技术人员和炮手。这列车停在旁边的一条轨道上，车上特别挤。

卡齐米日提着自己那只不算沉的箱子挤向第三个站台——开往莱尼(在罗马尼亚的边界上)的火车就停在那里。车上挤满了拿夹竹桃花篮和花瓶的妇女。天气很热，孩子们在哭闹。有几个比萨拉比亚的犹太女人把双手紧抱在胸前，这不知是因为不安、恐惧，还是因为脖子上用结实的线绳挂着装满宝石、黄金的小口袋。她们已经知道，现在应该存黄金。可是卡齐米日刚才同希莱尔太太结账的时候，宁愿要二十五个纸卢布而没有要五个五卢布的帝国金币。他认为黄金太重了，而且容易压坏口袋。

虽然火车拥挤不堪，所有的通道、走廊似乎都已堵塞，但卡齐米日仍然挤进了蒲尔门式的二等车厢，并在车门口找到一个放箱子的地方。他自己在箱子上坐下了，还腾出了一块地方给一个胖老太婆坐。由于炎热和拥挤，她的脸红得发紫。她用手绢不停地搧着风，下意识地一声高一声低地叨叨着，“天呀，天呀，天呀……”她只是一个人上车，她的两个孙女留在城里不走，孙女们现正在站台上的人群里，想挤过来同祖母谈话。“奶奶，奶奶！”她们喊着，挥动着手。她们近旁是一群表情严肃、阴沉、惊惶的农民。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车厢跟前，不满地望着车厢里的旅客。他们在等候下一趟开往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或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的火车。

突然，人群象大风吹过成熟的麦田那样波动起来。在靠车站大楼那边响起了喊声和武器碰撞声。一队背着背包、握着步枪的士兵朝火车冲来。一个中士挤上了斯彼哈瓦这节车厢，并向他大声喊叫，但声音极不清楚，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之后卡齐米日才明白，他原来是要他们离开车厢，可是车厢里谁也没有动。士兵的喊声越来越大，他额上都渗出了汗珠。他叫喊的时候，露出了满嘴参差不齐的、有病的黄牙。

这时窗口出现了另一个军士。

“算了，弗罗希卡，”他说，“他们已经搞到了另一个车厢。”

果然，一种象蜜蜂刚出巢时的嗡嗡声开始从火车前端传过来。斯彼哈瓦从箱子上站起来，把头探出窗外。刚才叫喊的那个士兵下车到站台上。斯彼哈瓦看见，在相隔几个车厢的地方，士兵们正在把提篮背筐的乘客赶下车来。妇女们的喊声更响了，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乘客们被赶走之后，士兵们便从车门和车窗涌进了车厢。被赶下去的人呼喊着、咒骂着，并企图挤上其他车厢。他们苦苦哀求站在踏板上的人放他们进去，可是那些人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实在挤不进去了。

“你们算什么军人？”一个妇女喊道，她手里牵着两个嚎啕大哭的孩子。“你们算什么军人，赶妇女下车……”

一个士兵听到妇女的责骂大笑起来。他歪戴着军帽，额上露出一绺红发。他对这个妇女摆摆手，说：

“现在要打仗。战争时期军人有优先权，娘儿们靠边站吧！”

那女人的一只手松开了孩子，用拳头对着士兵说：

“仗还没有打起来呢！”

“明天就会打起来的，”士兵笑着，又向那女人摆了摆手。“我们将为你们作战！”因为那女人已经走开了，他朝着她大声喊，

"你不要生我们的气!"

可是那女人没有听见士兵的话。她在人群中消失了。

晚点一个钟头之后,火车终于缓缓地开动了。当汽笛长鸣,车厢随着车头向前移动的时候,站台上的喧嚷声更大了,这声音象是急风吹过老松林的响声。声音就在车厢的两边,这是悲伤、惊惶、绝望的声音的混合物——因为站台上的人本身就是悲伤、惊惶、绝望的。所有的站台都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喘着气,慢慢地向前行驶,过了一阵子才驶到一片较为开阔的地方。这时火车加快了速度。

大概是由于火车开动后的前冲力,车厢内拥挤的人群稍稍松动了一点。象通常那样,每个人总算有了一块地方。哭声慢慢停止了,敖德萨人有名的乐天性格又占了上风。斯彼哈瓦逐渐能够在混混沌沌的人堆里分辨出单个的人。女人中有年龄大一点的,也有年龄小一点的;有吵吵嚷嚷的,也有比较文静的。有几个年轻小伙子,几个吉卜赛人……还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笑声。火车开过了第一个车站,窗外展现出平坦的赫尔松草原,它在烈日的烤晒下看上去象是棕色的。车厢的末端传来了年轻人低低的哼歌声和手风琴声。虽然在人堆里转动身子都很困难,但人们还是打开了用黑绳子捆牢的篮子、白底红条台布打的包裹,拿出了酸黄瓜、熟鸡蛋甚至还有西瓜。红瓤黑子的西瓜似乎给这燥热的空气带来了一丝凉意。一个满头是汗、头上耷拉着一绺头发的胖胖的喀查普①,把一块红红的西瓜递给了卡齐米日和他的邻座。

"一个瓜我吃不了,"他说,"剩下的只好从窗口扔掉。你们

---

① 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吃吧，吃吧。”

斯彼哈瓦感激地看了老人一眼。那老人用掉光了牙齿的嘴刚吃完一片西瓜，现在正拿着另一块，并咬了一口又甜又凉的瓜瓤。邻座老妇人也吃开了，细心地把瓜子吐在手掌上。

“噢，这位老人家把我救了，”她对斯彼哈瓦说，“我都快渴死了。”

她把瓜皮扔出窗外，接着又用手帕扇风。

卡齐米日的箱子很结实。那老妇人坐在上面很舒服，但对卡齐米日来说却不是如此，因为他有两条长腿作梗。吃完西瓜以后他觉得发困，于是把头靠在窗边的板壁上，闭上了眼睛。风时而轻柔时而急骤地吹着他的脸。风是从列车另一头吹过来的，没有灰尘。草原上散发着一股洋艾和蓟草的气味。太阳慢慢西沉了。

卡齐米日想回顾一下这一天的情况，理一理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他做不到这一点。在火车的轰隆声中，只有一些模糊的图景闪入他的脑际。有莫林策的，有敖德萨的。爱尔日别塔的歌声、发音练习曲的音阶；约齐奥、埃德加尔、沃洛佳的声音在耳际萦回，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奥拉的模样，她的形象在他的记忆里也已经模糊了。只有她的蓝眼睛以及微微昂着头看人的样子还牢牢地留在记忆里。

他睡着了，这时上述的回忆和印象便更加紧密地交织成为一块厚厚的地毯，其中还穿插着现实的线索；刚刚吃完的那块红瓤西瓜同勃拉姆斯歌曲中的四度音混在一起。这些梦境混乱的交织，引起他的恐惧。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旁边的老妇人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还轻轻地打着呼噜。车厢里更松了一些，有的乘客坐在地板上，有的躺在上面的行李架上。

现在卡齐米日可以看见整个车厢，甚至可以看到车门口坐着一个鬈头发、黑皮肤的小伙子，他的腿上放着一架手风琴。斯彼哈瓦想起了自己的梦境，他觉得奇怪，在这种时刻，他梦见的竟然尽是个人内心深处的回忆和印象，而身外发生的大事件却丝毫没有进入梦中。梦里尽是音响、水果、女人。然而整个世界都要坍塌了。

他努力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办不到。他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想不出“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字眼多少年来都被搁在弃置不用的故纸堆里了。这个字眼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它象一个绿色的大海浪那样在地平线上掀起，然后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破灭了。海浪打在他身上，把他卷入大海。斯彼哈瓦浑身一震：原来他又在做梦。

坐在车厢另一端的那个小伙子在拉手风琴，声音很轻，但一直没有中断。人们倦了，象傍晚时分的蜂群那样逐渐静下来，只有嗡嗡的低语声还隐约可闻。大家都昏昏欲睡。车厢里没有灯，斯彼哈瓦靠着傍晚的微光看到一个个蜷缩着的疲惫的身体。火车运行得还算正常，离敖德萨越远，人越少，车站的混乱程度也越来越轻。路旁的房子有的在沉睡，有的还闪着黄色的灯光，大概那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吧。铁路附近村落的居民还享受着安宁，正在度过最后一个寂静的夜。斯彼哈瓦望着那一格格的窗户，颇有感触。它们现在好象风暴尚未来临的港湾，人的生命暂时还停靠在这里。

“这是和平的最后时刻，”他想，“以后，这些生命将一道被埋进共同灾难的坟墓。这将是怎样一幅景象呢？”他反复地问自己。

深夜时分火车到达麦林卡站，旁边的轨道上还停着另一列

火车，在微弱的灯光下，斯彼哈瓦突然看到那列火车的侧面写着，“敖德萨—华沙”。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赶上了几个钟头前就已开出的那列华沙火车。那列车上也没有灯，车内同样挤满了正常生活被打乱了的、睡眼惺忪、疲惫不堪的人们。火车旁边，有一些人，主要是男人，象蚂蚁围着一条死虫那样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他们是到车站打热水、买水果的，同时对车厢里的妻子呼喊着什么。很多人讲的是波兰语。

斯彼哈瓦这个车厢里松多了。卡齐米日能够站起来走到窗口旁边伸伸腿。他的邻座醒来了，用手帕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叹气。斯彼哈瓦看见对面的窗口里，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那男孩不顾别的乘客又困又累，不停地大声发问，他讲的是纯粹华沙口音。

“为什么我们停在这里？那列火车开到哪里去？为什么不鸣汽笛？哪一列火车的铃响了？”那孩子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活象小鸟的头那样不停地转动。

斯彼哈瓦正想说什么，那列华沙火车已经开动了。小孩的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斯彼哈瓦不禁吃了一惊。那列火车起动后就开得飞快。斯彼哈瓦只听见开过去的车里有人在喊：

“维耶维乌尔斯卡太太，维耶维乌尔斯卡太太！小孩快掉下去了，快扶住他！”

然后是维耶维乌尔斯卡太太平静的声音：

“没有事。”

那列火车开走了。现在卡齐米日可以看到站台和车站。站台上贴着一张很大的红色征兵告示。人们昂着头，站在告示下读着。车站前面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两个铁路工人晃动着信号灯迅速地从列车旁边走过，同时

热烈地谈论着：

“仗打起来了，打就打吧！”卡齐米日只听见这一句。他退回原处，在箱子上坐下了。这时整个车厢都睡着了，发出了鼾声。

第二章　断　　树

一

一九一七年秋，卡齐奥·斯彼哈瓦得了支气管炎，长期未能康复。他在基辅住了一阵，但是那里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不得不搬到某个小市镇去。他原想在莫林策一带挑个地方，后来听说莫林策没有遭到破坏，而且罗伊斯基家还有人住在那里，便决定直接到他们家里去休养。这已经是第二年的一月份了。他步行到莫林策，从厨房的后门走进府邸。在厨房里他遇到两个在这儿顶替仆役的奥地利战俘。卡齐奥从他们嘴里打听到，只有老罗伊斯基和约齐奥在家，这消息使他很高兴，便三脚两步走进了餐厅。

罗伊斯基父子二人正在吃午后点心。这个大房间里很暗，桌上点着两支蜡烛，又从屋外射进了一缕殷红的落日余晖。他们没有认出斯彼哈瓦。约齐奥从桌旁站起来。斯彼哈瓦吃了一惊：他长大了，成熟了，成了个大人。他穿的是军服，一件土黄色的衬衫紧紧地箍在身上。鼻子底下长出了柔软的暗褐色的小胡子，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大些。

斯彼哈瓦走到亮处，伸出了手。约齐奥终于认出了他，感到很难为情，一言不发地握住斯彼哈瓦的手，轻轻地摇了摇。

"真没想到你会来，"他突然说，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指了指

椅子：

“坐吧！”

他们在暗淡的烛光下，带着无言的微笑相互对视了片刻，愉快地发现了这些年来彼此在外貌上发生的变化。

“你的脸色很不好！出了什么事？”约齐奥问。

卡齐奥注意到，他说话的语气里有一种深沉、果断而自信的调子，而这正是约齐奥从前所缺乏的。此刻他毫不怀疑，坐在自己面前的完全是个新人。他看见约齐奥衬衫领口上系着个黑黄相间的领结，显然他上过前线了。

“你讲讲吧，”他终于开了口，“你的情况我一点儿都不了解。”

约齐奥尴尬地看了看父亲。然而父亲同客人握过手之后，便低头看他那份过期杂志《骑手和养马人》去了，仿佛这是他眼下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真的，”约齐奥说，“我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一言难尽……”

斯彼哈瓦微微一笑，他觉得自己又占了约齐奥的上风。他说：

“就从今天说起吧，这可能最简便了。基辅我再也呆不下去，而眼下我还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我打算在莫林策至少住他几天。

“你高兴住多久就住多久。”约齐奥说，他并没有向父亲征求意见。“问题是，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能在这儿呆多久。全县只剩下两个庄园了：莫林策和曼库夫卡。妈妈、奥拉和米哈霞姨妈都住在斯克维拉，她们明天要来取银器。”

这些人名和地名把卡齐米日一下子带回到了他三年多以前

猝然离去的那个环境。曼库夫卡和米哈霞姨妈！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他重新接触到的这些名称和实物蒙上了一层时代的灰尘，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和离得遥远了而已。就连罗伊斯基先生本人似乎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斯彼哈瓦一时浮想联翩。奇怪的是，他觉得周围的一切事物中，只有约齐奥是唯一具体而确实的存在。他的声音、他的军人风度、他那修剪过的小胡子、他那张虽不很匀称但却非常标致的面孔，以及他对战斗经历的回忆——这一切，对于斯彼哈瓦来说，不啻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在约齐奥身上他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那种自信。

一吃完午后点心，约齐奥就把斯彼哈瓦带到以前瓦莱雷克住的那个房间，并让他在床上躺下。炉子点着了，送来了陈年蜜酒，两个朋友平静地聊着天，仿佛窗外的世界可以由他们来支配。

卡齐米日问起瓦莱雷克的近况。

“他在军队里，在敖德萨。我们好久没有得到他的信息了。”

“这里怎么样？乡下情况如何？”

“目前一切正常。只是园子里的树木被砍掉了。”

“槲树？”

“槲树也砍。所有的树都砍。”

约齐奥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暗淡的光。这不是恐惧，而是某种不祥之兆，预示力量的消失和困乏的来临。卡齐米日为自身考虑感到不安，因为他想尽可能把约齐奥作为自己的依靠。于是他改变话题，讲起了他为什么从国内到乌克兰，打算在这里干什么。约齐奥对这些都置若罔闻，倒是对朋友的私事很感兴趣。然而斯彼哈瓦却是一个劲儿地谈些泛泛的问题。

"你们干嘛蹲在这里?"他突然问,"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他们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莫林策。"

约齐奥耸了耸肩。

"反正还不是一样?"

斯彼哈瓦生气了。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对你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呀! 难道你不想奋斗,不向往新的生活?"

"又来了,还是那一套可笑的议论。不, 我们不要以这种方式谈话,"他似乎驱散了方才的消极情绪和脸上厌倦的神色,"的确,我们早该离开这里了。我们把妇女都送到斯克维拉去了,但是爸爸一时还下不了决心离开莫林策。我们在这里很危险……不过村子里有的人对我们很好,他们会给我们通风报信的。"

"你有把握吗?"

"甚至很有把握。因此我才同意妇女们明天来拿一些东西。"

"哦,你的情况怎么样?"他很有礼貌地问。其实斯彼哈瓦关于自己已经讲了很多。这更说明约齐奥完全是心不在焉。

斯彼哈瓦十分惊讶地望着他,"这小伙子真的变了,"他想,"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厌倦。是不是由于爱尔日别塔·希莱尔的缘故?"他暗自思忖着。

"至于我自己,有什么好老挂在嘴上说的呢? 你了解我家的情形,我对你讲过不止一次。"

"不错,你跟我讲过。"约齐奥说。又陷入了沉思。

斯彼哈瓦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诧情绪。他逼视着愁眉不展、陷入沉思的约齐奥。他那俊秀的脸上原有的光辉似乎从里面熄灭了,他的嘴角唇边挂着一丝心灰意懒的微笑。

“你怎么啦?”斯彼哈瓦不安地问,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心里闷得慌。”约齐奥说,仿佛要用这些话把压在心头的石块搬开。他象一只受伤的野兽,凄然地望着自己昔日的老师。

斯彼哈瓦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叹了口气,微笑着说:

“唷,这可不大好。”

二

第二天,男人们正在吃简单的午餐的时候,妇女们来了。罗伊斯卡太太比以前消瘦、严肃,头发几乎全白了。米哈霞姨妈穿一件粗毛线织的斗篷,奥拉跟在她身后。罗伊斯卡太太一见到卡齐米日便呆呆地站住了,然而他眼里只有奥拉。

奥拉可能长高了一点,但不很明显。她瘦了,那对蔚蓝色的大眼睛配上清癯的面孔,显得越发地大了。斯彼哈瓦注意到,她一看见他脸就刷地一下涨得通红。她向他伸出了冰凉的手。

罗伊斯卡太太和米哈霞姨妈向卡齐米日问了句什么,这时他才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奥拉身上调开,来回答问话。米哈霞姨妈一心想打听当前的政局,问个没完,而且问得非常细。罗伊斯卡太太象对待亲人一样慈祥地望着斯彼哈瓦,看得出来,她对他意外的来临感到高兴,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们一到家就坐下吃饭——他也以同样的热情对待她。饭后,奥拉站起身来。

“我想出去走走,”她说,“看看这儿的一切成了个什么样子……”

老罗伊斯基摆了摆手。

“有什么好看的?”约齐奥说。

“我陪您去。”斯彼哈瓦从坐椅上站起来。

“您最好别让人瞧见。”罗伊斯卡太太提醒道。

“在农庄和园子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奥地利战俘。”约齐奥说。

奥拉和斯彼哈瓦默默无言地一同走到庄园前面。天气不算很冷，积雪也不多。他们穿过园子向农舍走去。院子里空荡荡的。铁匠房和马厩的门都敞开着，麦秸散乱在雪地里。结了冰的水井旁边站着一个身穿蓝灰色军服的士兵。一条羸弱的狗晃来晃去，最后只好勉强在雪地上躺下了。马和牛都看不见，只有猪在空栏里哼哼唧唧地叫着。

奥拉和卡齐米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走进了园林。在这里，在通向曼库夫卡庄园的路上，到处是一片劫后景象。所有的小树都被砍伐殆尽，而且砍断的部位不是紧靠根部，而是在离地面一米左右的位置。新近被砍得参差不齐的树干裸露着黄色的木髓，宛如搬走了雕像的台座。高耸、修长的大树被砍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象被剥掉了衣衫，凄苦地伫立着。砍下来的树冠和断梗残枝绝望地躺在雪地里，象是画在纸上的那样清晰。许多参天大树也被伐倒了，大槲树的树干倒在雪地里，象战场上的盾牌那样闪着光。

奥拉悲戚地望着这破败荒凉的景象。她和卡齐米日几乎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们走过惨遭破坏的那个地段时，奥拉抬头望了自己的同伴一眼。卡齐米日看到，她那双眼睛仍然象在敖德萨海滨时那样蔚蓝，那样忠诚。一种温暖的、幸福的感情充溢着他的全身，他把那些断树残枝，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抛到一边去了。

“您看这里破坏得多么严重。”奥拉说。

“这仅仅是开始，”他答道，“更坏的还在后头呢！”

“从这灭亡之中会不会产生新的生命？”

“通常会的。新的生命常常寓于死亡之中。”

“我们的新生。”奥拉低声说。

卡齐米日不敢去看她。他握着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们站在雪地上，眼睛向前看。那里是莫林策密密的槲树林，林旁一条小路拐向梅申斯基家的庄园。这默默无言的握手比语言表达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斯彼哈瓦再一次发现，奥拉很自信，很了解他的思想，他不必向她讲那些分离的岁月，因为她就在他身旁，象往常一样安详，充满了信念和希望，并且深深地、深深地为他所爱。这时，雅努什从林间夹道走了出来。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还是满脸稚气。他没有戴帽子，那头曾被阿丽亚德娜愉快地用手掌抚弄过的淡黄色头发乱成一团，象是箍在额前的一个光环。他朝他们走了过来。

“令尊好吗？”奥拉问。

“还是老样子，还是老样子。”雅努什回答说，眼睛望着别处。他看到卡齐米日时骤然两眼发亮，笑容可掬。

“斯彼哈瓦先生！”他喊道，“我的天，什么奇迹把您带到这儿来了？”

“如今是奇迹层出不穷的时代，”斯彼哈瓦说，一面愉快地瞅着雅努什可爱的面孔。“不过，请您别这样大声喊我的名字。我现在改名换姓了。”

“而我，您瞧，我躲过了兵役，他们没有来征召我。父亲病得很重，全身瘫痪，没有法子带他走，因此，尽管有中央苏维埃① 动

① 乌克兰中央苏维埃的简称。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于一九一七年三月组织的临时政府，一九一八年四月解散。

斯的废话，我们仍然困守在这里……"

"他还老是喊玛莉霞① 的名字吗?"奥拉问。

"老是喊。我看迟早得派人到比林斯基家去一趟。"

"哎，就是太远了。"

"骑马两天就够了。应该派人去通知她父亲的病况。等恢复邮政大概没有指望了。"

"邮政似乎没有中断吧?"

"我已经发出了两封信，"雅努什说，"都没有下文。"

他们转身向屋子走去，雅努什不得不把父亲的病况向罗伊斯卡太太从头至尾再讲一遍。

"他老是叫我姐姐的名字。"

"玛莉霞?"罗伊斯卡太太赶忙说，"他从未提起过我吗?"

"提起您?"雅努什这一惊实在不小，"为什么?"

"呃，要知道，病人想什么是很难说的。"

"可是，我知道，"雅努什执拗地说，"父亲一贯喜欢比林斯卡……"

罗伊斯卡太太叹了口气。

"雅努什管自己的姐姐叫'比林斯卡'，好象她是个陌路之人。"约齐奥说。

雅努什告辞回家。他穿过一片幽暗得象森林一般的园林走回家去。此刻，孤独、寂静是这座园林的唯一主宰，房子那边也听不见任何一点声音，只是从远处，从园林后面，从大森林的那边传来了斧头砍树的咚咚声。这种单调而有节奏的响声把沉思默想的雅努什一直送到门廊。他独个儿站在门廊上，望着花坛，

① 玛莉亚·比林斯卡的爱称。

望着通红的夕照——短短的一天快要结束了。他站在门廊上的四根古典圆柱的后面，象观看舞台演出那样望着园林和发黄的断树。

“这是历史啊！”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正要去开门时，看到了几个影子象森林里的狼一样在树丛深处奔跑着。接着便看到三匹马匆匆向屋子这边驰来，直到门廊前才停下。骑手们跳下马；一个穿皮靴的高个子年轻人踏着碎石路面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雅努什蓦然间以为自己在做梦：年轻人径直走到门廊，手扶圆柱，喘着粗气。雅努什认出这个人就是姐姐。

“玛莉霞，”他嘴里说，身子没有动。“是你吗？”

那女子艰难地喘着气。她身后站着两个哥萨克仆人。其中一个抱着熟睡的孩子。

“米哈洛夫被烧毁了……”比林斯卡一面说，一面上了一级台阶。

“克萨维里呢？克萨维里怎么样？”雅努什问起他姐夫。

“他被杀了……伊万诺夫斯基和他的孩子们也被杀了……”

“你一个人来的？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半夜里走的。谢蒙和列夫科陪着我，但他们马上就要回去。”她转身对一个哥萨克说，“把孩子给我。”

玛莉霞把孩子交给弟弟。

雅努什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外甥。他茫然地望着孩子熟睡的小脸蛋。孩子呼吸急促，可能是在发烧。

“马呢？”他问。

“马他们骑回去，”玛莉霞说，“马不是我们的，我们的马有的

被枪杀了……有的被烧死了……"

"你们到厨房休息去吧,"雅努什对两个小伙子说。

"不,不,"列夫科说,"我们得赶回去……我们到村子里去过夜……"

玛莉霞望着哥萨克,想要说什么,但他们不吭声。他们彼此无言地看了一会儿。然后玛莉霞从台阶上弯下身来,吻了吻谢蒙和列夫科的额角。

"上帝保佑你们!"她说。

"上帝保佑您!"他们同声回答,跨上喷着白沫的坐骑,急驰而去。雅努什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这一切就已经过去了。

"我们站在门口干嘛,"玛莉霞说,"进屋去吧。"

"哦,走吧,"雅努什说,"我担心抱不住他。"

"我马上就来抱。"

"你知道,爸爸病了,他一直在等你。"雅努什告诉她说,"几个星期以来,他不停地讲你。不过现在他什么也不说了。"

比林斯卡急步走进前厅。这幢古旧、奇特的两层楼房子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气味。前厅左右两边是几间没有生火的空房间。比林斯卡穿过这些房间向父亲的卧室走去。凡是能够搬走的东西——贵重的画、银器、瓷器、梅申斯基的钢琴都搬到斯克维拉去了,书房里只剩下一架毫无生气的自动钢琴和一卷破破烂烂的乐谱。看到这死气沉沉的乐器,比林斯卡对父亲病中的模样就有了思想准备。她停下来看了一眼这无人问津的自动钢琴,仿佛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已经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雅努什把小孩已经交给了别夏多夫斯卡小姐,此刻他站在姐姐身边,两人一同望着自动钢琴。

"他病得很重吗?"公爵夫人问。

"瘫痪了。"

"啊！没有治好的希望了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医生是两星期前来的。"

"头脑还清楚吗?"

"不知道。什么话也不说。不能说。"

"谁照料他?"

"泰克拉。"

"这里还有谁?"

"只有泰克拉和斯坦尼斯瓦夫，还有奥地利战俘。"

这时门开了，斯坦尼斯瓦夫穿一身藏青色的缝着金色钮扣的仆人制服走进来。他站在离门槛不远的地方，低着头——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但梳得十分整齐——问道：

"公爵夫人想喝茶吗?"

"我想吃点东西，昨晚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饭。"

"有什么吃的东西吗，斯坦尼斯瓦夫?"雅努什问。

"没什么东西了，但总可找到一点儿。"

斯坦尼斯瓦夫象演戏一般迈着平稳的步子，安详地出去了。

"我有点怕去看他，"玛莉亚说，"他能认出我吗?"

"当然。他一直在想着你。"

"你怎么知道?"比林斯卡已经走到了门槛旁边，又转过头来问弟弟，"你怎么知道?"

雅努什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觉察的笑意。

"我知道。他一生都想着你，何况是现在！"

玛莉亚耸了耸肩，跨过门槛，走进了病人的房间。

梅申斯基躺在床上。头完全陷在枕头里，只能看到侧面，脸部轮廓紧缩了，使原来宽大的脸盘显得小了，紫红色的面容使他看起来象个可笑的木偶。眼睛半睁半闭，同时艰难地喘着气。

比林斯卡抢上几步走到床前，突然伸出双手握住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的父亲的手。她感到那手是冰凉的。老梅申斯基觉得有人抓住了自己的手，缓缓地动了动手指，这是没有瘫痪的那只手。然后微微睁开眼睛，玛莉亚突然感到父亲清醒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他聚精会神地看着她，宽阔的眉宇间出现了努力思索的皱纹，他的左半边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似乎在微笑。

他好多天没有说话了，这时他的嘴唇忽然吃力地扭动着，含混不清地吐出了一个字：

“玛莉霞。”

比林斯卡跪在床前，大声地哭着。

“爸爸，克萨维里……克萨维里……”她反复地说。

但是老梅申斯基没有听见，或者是没有听。他的脸平静下来，嘴角在下垂。雅努什站在姐姐身后，探究地望着父亲。比林斯卡猛然站起身来。

“小家伙呢？小家伙呢？我要给爸爸看看。”

“泰克拉小姐抱走了。”

“叫她抱过来。”

“叫谁去？”雅努什笑了笑，“卡尔买面粉去了……”

他亲自去了，在备餐间里找到了别夏多夫斯卡：她正在把裹在小家伙身上的头巾、尿布、小枕头——他就是裹在这些东西里面上路的——统统解下来。他觉得去掉这些东西后孩子瘦小多了——他第一次怜爱地看了他一眼。

孩子醒来了，大声地哭起来。雅努什请别夏多夫斯卡把孩子抱到病人卧室他妈妈那里去，他自己却留在门厅里。他已经没有精力去参加家长的祝福仪式了。他走出门廊，看看是不是又有什么人来。

天很快黑下来了。西边还有一线天空呈现出绛红色，但正中的天空已经是铅灰色的了。周围一片寂静，砍树的声音一直不停，很远，很远，但清晰可辨。

又传来一阵马蹄声，雅努什向前迈出一步。刚才陪比林斯卡来过的一个哥萨克在黑暗中出现了，他在门廊前猛然勒住了马，雅努什问：

"有什么事？"

哥萨克在马鞍上躬了躬身子，掏出一件东西给雅努什看。

"这是夫人忘了的。"他说。

雅努什接过东西。原来是个小口袋，相当沉，里面大概是首饰。

雅努什谢了他。哥萨克站了一会儿，然后说：

"不要呆在这里。鬼晓得，鬼晓得会出什么事，这里不能久留。你们还是搬到市镇上去吧。现在谣言很多……在村子里……"

雅努什没有听懂。

"什么？什么？"他问。

"各种说法都有。最好离开这里。"哥萨克说，他见雅努什没有懂，迟疑了片刻，"情况可能很糟，少爷，逃走吧，走了就完事了。"

他勒转马头，抽了一鞭子，接着便隐没在黑暗中了。雅努什朝家里走去。

别夏多夫斯卡告诉他，玛莉霞已经在餐厅里。他于是到餐厅去了。撤走了挂画和烛台之后，这间屋子显得比平常更大。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暗淡的烛光映照着玛莉霞苍白、紧张，然而依旧美丽动人的脸。雅努什把小口袋往她面前一摆。

"谢蒙来过一趟，"他说，"这是他送来的！"

"亲爱的上帝！"玛莉霞低声说，"我多糊涂！"

"你们的家奴训练得真好。"雅努什淡淡一笑。

"你胡说什么？"公爵夫人感到奇怪，"这是因为他有责任感……"

"谢蒙说，我们应当逃走。"

"我也是这样想，"比林斯卡沉吟道。她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可爸爸怎么办？把他放在大车上吗？"

这时厨房那边传来了有力的脚步声。别夏多夫斯卡打开门，卡齐奥·斯彼哈瓦走了进来。

三

雅努什虽然已经见过斯彼哈瓦，可是现在才注意到他在这几年里变得多么厉害。不在于外表的改变，而在于他的举止变得富有活力和自信了。他把客人介绍给姐姐；她向他伸出了手，但没有从桌边站起来。

"这是斯彼哈瓦先生，"雅努什说，"这是胞姊，比林斯卡公爵夫人。"

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滑稽的正式介绍程式，因为他们各自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苍白的烛光把他们的面孔照映得象纸一般地惨白。斯彼哈瓦饶有兴味地望着玛莉霞。

“呃，斯彼哈瓦先生，有什么事？”站在暗处的别夏多夫斯卡问，她对客人的来访感到不安。

“我是来……”斯彼哈瓦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来告诉你们……有人给我们打过招呼……应当离开这里。莫林策那边是天亮以前走……”

“是的吧！”雅努什喊道，“谢蒙说对了。”

“一刻也不可多留了。”

比林斯卡无可奈何地把双手一摊。

“爸爸病得快死了。”

“真的这么严重？”

雅努什感到惊奇。

“是不是病情又恶化了？”

“是的。现在卡尔在照料他。我们把阿罗抱给他看的时候，他喘得非常厉害。看来他的病加重了。”

泰克拉从暗处走了出来。

“他恐怕等不到明天早上……”

斯彼哈瓦盯着蜡烛的光焰，思索着。

“有马吗？”

“一匹也没有。”别夏多夫斯卡长叹一声说。

“我回莫林策去，”他说，“那里也许有大车。让伯爵躺在麦秸上，把他带走。”

“卡尔很可靠。”雅努什说。

“对，最重要的是人。”斯彼哈瓦说，又站了一会儿，没有挪动身子。

“我回莫林策去，”他加上一句，“马上就回来。”

“我同你一起去。”雅努什说。

他们出了门。天已完全黑了，水坑上结了一层薄冰。这条路雅努什非常熟，他们走得很快，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

“令姊是什么时候来的?”斯彼哈瓦问。

“一个钟头之前。”

“怎么来的?”

“骑马来的。还有两个哥萨克，但是他们把马骑走了。”

“同哥萨克一起来的?”

“他们是公爵的仆人。哥萨克走了，其中一个还警告我们，不要在家里多呆。”

“噢。”

“她的丈夫在米哈洛夫被杀害了。”

“什么? 公爵被杀?”

“嗯。我还不清楚是怎么杀的。她没来得及告诉我。”

“他们杀了……”

“她是带着小家伙一起来的。才半岁。”

“难啦。可如今还得继续往前走……”

他们又沉默了。

两人就这样走到了罗伊斯基家的门口。

不久前还是封堵着的大门，现在开了一扇。他们走进了漆黑的门洞。他们看到房子深处有的地方有烛光晃动。餐厅的桌上摆着一个烛台，上面插着一根蜡烛。罗伊斯基先生坐在桌旁，昏暗的烛光照着他半边眼睛，斯彼哈瓦觉得罗伊斯基先生在一筹莫展地望着米哈霞姨妈。米哈霞姨妈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双手交叉着摆在腹部，好象刚吃完一顿丰美的午餐。

雅努什问：

“爱韦琳娜太太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斯彼哈瓦向客厅走去。钢琴上点着一根小蜡烛头，奥拉站在蜡烛旁边，正在把小桌布、银烟灰碟等等装进一个小手提箱。奥地利人阿道尔夫正在把从框架上取下来的堆在墙角的画从客厅搬出去。

“奥拉小姐，”斯彼哈瓦说，“您这是做什么？”

“我们要走了，马上要走了。”奥拉轻轻地说，眼睛没有看他。“我们这就乘马车到斯克维拉去。您也去准备准备吧。”

“步行去是不是好些？”

“我们从小路穿过去。”

“老比林斯基被杀死了。”斯彼哈瓦说，他没有见过比林斯基，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

“哪儿来的消息？”

“公爵夫人来了……骑马来的……”

“他们也走吗？”

“他们不能走。梅申斯基病得很重。”

“您去准备吧，我们要走了。”

“我必须留下，奥拉小姐。”

奥拉这时才瞥了卡齐米日一眼。在烛光下，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您留下？”她问，“留在这里？”

“他们不能单独留下。雅努什、比林斯卡、还有孩子，比林斯卡把孩子带来了。他们不能没有个人照顾。”

奥拉把箱子扔在钢琴盖上，直愣愣地站在斯彼哈瓦面前。他认不得她了，她那双塌陷的眼睛完全淹没在阴影里，此时此刻，他简直看不出她同原来那个姑娘有什么相似之处，他觉得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您为什么老瞧着我，奥拉小姐？”他问。

然而她已转过身去，打开箱盖，心不在焉地反复捯腾箱内那些谁也用不着的东西。这时他觉得这姑娘很可怜。

“奥拉小姐，”他说，“您还是瞧着我吧。这会好一点。”

她莞尔一笑，但没有看他。

“您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同我分手的吗？”

“奥拉小姐，您爱我吗？”斯彼哈瓦急步走到她身旁，抓住了她的手，“您爱我吗？”

奥拉笑了，眼睛仍然望着箱里的东西。如果这时光线充足，就可以看见她面有喜色。钢琴上蜡烛头的光照着她的嘴。她的嘴唇微微上扬，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这时，阿道尔夫拿着的几幅画劈劈啪啪地掉到了地上。把餐厅里的米哈霞姨妈吓了一大跳。

“唉呀，”她喊道，“出了什么事？”

过了片刻，她站在门槛边。奥拉和卡齐米日一直站在原地不动。米哈霞姨妈不满地瞟了他们一眼，似乎一看到这种场面她就牙疼。

“奥拉，我的小箱子收拾好了吗？”她问。

“好了，妈妈。”

“那就给我吧。”老太太说，但谁也没有挪动地方。阿道尔夫重新收拾画卷。

“你把所有的画都从画框上取下来了吗？”米哈霞姨妈问。

罗伊斯卡太太进来了。她同往常一样，面带笑容，举止安详，穿着整齐。

“马已经在厨房的后门口等着呢。”她镇定自若地说。恰恰是这种过分的镇静把她焦急的心情暴露出来了。她讲话特别审慎，一句短短的话里停顿了两次：“您，卡齐米日先生，同我们一

起走吗？”她朝斯彼哈瓦问道。

“很遗憾，我必须留在这里，”斯彼哈瓦回答说，“梅申斯基一家走不了，梅申斯基先生病很重。”

这时，奥拉砰的一声关上了箱子，迈着坚决的步伐，咚咚地穿过客厅，把箱子交给了妈妈。

“悉听尊便，”爱韦琳娜太太对卡齐米日说，同时伸手向他告别，“不过这很危险。”

“无论如何总得有人同他们在一起呀，”斯彼哈瓦说。他在罗伊斯卡太太面前一直有一种既胆怯又钦佩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回想起过去他还很幼稚，又缺乏自信的时光。他默默地向她鞠了一躬。

厨房的过道里，烛光闪烁，人影纷纷向门外走去。斯彼哈瓦走到外面，在黑暗中他听到马銮铃的叮当声和阿道尔夫催促大家出发的声音。他感到雅努什的手按住了他的肩头。

“您留下吗？”雅努什低声问他，声音里含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我为你们担心。”他说。

“那您呢？”

这时奥拉已经上了大车。

“卡齐米日先生！卡齐米日先生！”她喊道。

他站在装满了豌豆秸的大车旁边，感到奥拉整个身子都冲着他。是罗伊斯卡太太镇静的声音在问：

“都齐了吗？”

“都齐了。”罗伊斯基先生的声音回答，在这漆黑的夜里谁也看不见他。

“阿道尔夫看得见吗？”罗伊斯卡太太问。

“看得见，看得见，太太，”阿道尔夫的声音回答说，“我跟猫一样，在黑夜里也看得见。”

在黑暗中卡齐米日向前弯下身子，感到自己的嘴唇触到了奥拉的嘴唇。这时，马猛地一拉，车子开动，刚刚接触的嘴唇分开了。大车在园林的砂砾地上辚辚地响着。卡齐米日向前迈了一步，但什么也看不见。

“奥拉小姐！奥拉小姐！”他的喊声象是低语。

雅努什把手放在他的肩头。

“他们走了，”他说，“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头看了看房子，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已经能够分辨房子的轮廓了。房子屹立着，在夜的黑暗中岿然不动，显得很大，很高，象教堂一样。大门敞开着，门洞里一支被遗忘了的蜡烛头烧完了。

雅努什急着要回家。

“走吧，”他一再说，“我们走吧。”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园林那边仍然传来了斧头砍树的声音：夜里仍然在砍树。

四

他们在门洞里遇到别夏多夫斯卡。她手里举着一个能插三支蜡烛的烛台，照着来人的脸，似乎要从他们脸上看出他们奔波的结果。

“呃，怎么样？他们已经走了吗？”她问。

“已经走了。”雅努什回答。斯彼哈瓦默默地脱了大衣和帽子，挂在鹿角上。

"老爷失去知觉了。"别夏多夫斯卡神情严肃地说。

雅努什转身看她，这时比林斯卡来了。

"他失去知觉了。"她又说了一遍。

楼上的房间里传来了孩子的哭闹声。别夏多夫斯卡把烛台往桌上一放，上楼去了。留下三个人站在前厅里，一筹莫展。

"我们得再等一等，"斯彼哈瓦对玛莉亚说，"我和雅努什到餐厅去守着。您去休息吧，您太累了。"

斯彼哈瓦和雅努什坐在餐厅里。卡齐米日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手枪，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暗淡的烛光照着他们两人的脸。微弱的光映到墙上，又从黑色的肖像画和大挂钟的玻璃上折射了过来。这架钟嘀嘀嗒嗒走得挺响，但不报时。这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听不见其它的声响，这嘀嘀嗒嗒的声音仿佛就是这所房子的脉搏。

雅努什在一刹那间想到过，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夜了，但他马上驱走了这个念头，驱走了死的念头。不过另有一些想法川流不息地经过他疲乏的大脑，杂乱无章，相互间没有什么关联。他望着斯彼哈瓦紧绷绷的脸，望着他闪闪发亮的黑眼睛。

卡齐米日盯着烛光，略微带点睥睨的神态。雅努什羡慕斯彼哈瓦的沉着、果断、自信，羡慕他面前的那支手枪。雅努什对武器一窍不通，不会打枪。瓦莱雷克学会打猎后曾经说过，"二十世纪的人，必须会打枪……"可是雅努什显然不是二十世纪合法的儿子。夜很黑，但窗户显得很高。烛光不是映射在窗玻璃上，而是映射在无边无际的蓝色空间。雅努什心里想，"斯彼哈瓦为什么留下？""他为什么不跟奥拉一起走？"

坐车走……雅努什忆起了从前在森林里漫游的情景：坐在舒适的四轮马车上，坐垫的皮革气味冲进鼻孔，深蓝色的车篷和

马车夫宽阔的红腰带历历在目。车轮压在富有弹性的路上发出轻微的辚辚声，由车簧支着的车身微微摇晃着，幽暗的雷乌哈森林在神秘地摆动……阿丽亚德娜坐在他身边，她和在敖德萨的那个晚上一模一样，穿着洁白的连衣裙，扎着天蓝色的飘带，身上散发出廉价的巴楚莉香水的气味……

他把头伏在桌上，睡着了。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睡了很长时间。蜡烛都快点完了，烛焰很高，但不亮，在烛油中晃晃悠悠地跳动着。不知哪扇门开了，风吹进屋来。楼上房间里小孩在哭叫，不知是醒了还是在做梦。雅努什迷迷糊糊地向周围扫了一眼，发现斯彼哈瓦不见了。这间黑暗的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窗外光线的颜色没有改变，但房间里的一些物件：椅子、两个雕花的酒柜开始从黑影中显露出来，它们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雅努什明白，天已经亮了。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下楼的脚步声，斯彼哈瓦不很灵便地迈着大步子走进了房间。

"您不睡了？"他问雅努什。

雅努什没有回答，只是动了动身子。

斯彼哈瓦没有停步，他绕着桌子踱来踱去，象是在轮船上走路那样，步子跨得很大。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轻轻地吹着口哨，使雅努什心烦意乱。房间里本来就不暖和，现在越来越冷了。梅申斯基觉得从脚脖子一直冷到了脊梁骨。

"您理解当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吗？"他突然问卡齐米日。

卡齐米日站住了，眼望着窗外，背对雅努什，吹了几声口哨之后才回答说：

"您瞧，"他迟疑了一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也许您觉

得不可理解，令姊觉得不可理解。我不认为这意味着灭亡。”

雅努什耸了耸肩。

“但是……”他仅仅说出了这两个字。

“我认为这意味着新生。”斯彼哈瓦吐了一口气，又吹起口哨，“德国人坚持不了多久。”

“但是，我指的不是这个……”雅努什不太客气地说。

“噢，您是指这里的事情？”斯彼哈瓦朝他转过脸来，“这里的事情我不知道，与我无干。”

“您真是，”雅努什不耐烦地说，也站了起来，“与您无干？我们四周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可能出不去了。”

“出不去？为什么？”斯彼哈瓦问。雅努什觉得他问得幼稚，有点愚蠢。“看来，您对大问题有兴趣。”

“当然啦，我希望能理解革命。”雅努什说。

“革命要等事后[1]才能理解。”斯彼哈瓦忽然严肃地说，“没有树木就没有森林。现在几点了？”他用另一种口气补了一句。

雅努什这时才发现钟摆已经不再嘀嗒作响，钟停了。他看了看自己的怀表。

“六点整。”他郑重其事地说。

这时厨房的门被人猛力推开了，接着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卡尔摸着黑，磕磕碰碰地闯进了餐厅。

“他们来了！”他站在房中央，说道。

“你怎么知道？”斯彼哈瓦操着军人的腔调问。

“马特维从村里派了个孩子来报信。应该躲一躲。”

“躲有什么用？”斯彼哈瓦哼了一声。

“斯坦尼斯瓦夫呢？”雅努什问。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跑了。”卡尔得意地说，“他不见了。”

“你到厨房去等着吧。”斯彼哈瓦说。

战俘没有听他的话，倒退到通向走廊的门边，站在暗处。他身边闪出一个人影。比林斯卡进来了。

“出了什么事？”她问。

“他们来了。”雅努什说。

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房间里逐渐亮起来。这时聚集在餐厅里的人听到一阵巨大的声响，洪流般的人群涌了过来。他们从窗口望去，只见围墙外面是一片移动着的棍棒和刺刀尖（“是不是连枷？他妈的！”斯彼哈瓦问）。有几个骑马的，显得比围墙高，都戴着高高的皮帽，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大衣。

比林斯卡一动不动地站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轻声地说：

“我是女人，我去见他们。”

雅努什哆嗦了一下，下意识地说：

“那当然……”

然而他马上明白过来，慢慢从桌边站起身。

“不，眼下我是户主。”

人群的喧嚷声越来越近，他们已经到了屋前。比林斯卡和雅努什同时向门口走去。前厅的窗户虽然对着院落，但窗上却是毛玻璃。雅努什忙打开了没有上锁的正门。首先投入他眼帘的，是一片广阔的天空——它发出冷森森的绿光，照亮了园林里的树木和大门。然后，他才看到站在屋前草坪上和院落里密密麻麻的人群。人们挤在一起，在冬日朦胧的晨光中根本分不清每个人的脸和身体。他们在门廊前面围成一个空心的半圆，中间站着几个骑马、戴皮帽、穿军大衣的人。

比林斯卡和雅努什在门槛前站住了。强烈的户外光线，初

冬的寒冷空气以及密麻麻的人群使他们头晕目眩。一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人们静静地站着，雅努什注意到，那几个戴皮帽子的人正在留神地打量他们俩。

比林斯卡突然向前迈出一步，站在台阶上，庄严地把手举向空中，喊道：

"你们杀死了我的丈夫！"

带头的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不满的低语声象波涛一样席卷了人群。

雅努什明白，这头一炮就没有打好，他想重新开始。他站在比林斯卡身旁，把目光投向后排的人，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来干什么？"

他自己都听不出这是他自己的声音：由于失眠而嘶哑，由于恐惧而颤抖；象鸡啼一样，把嗓门吊得老高的时候戛然而止。人群中谁也没有答话。一个领头的向门廊方向迈出一步，另一个把手伸向后面的口袋。

突然，肩上披着羊皮袄的斯彼哈瓦出现在比林斯卡和雅努什中间，他的目光向人群一扫，然后对那个向前迈出了一步的人说：

"让这两位到镇上去吧。"

那戴皮帽的人轻蔑地瞥了这三个人一眼，问道：

*"老伯爵在哪儿？"*①

"老伯爵快死了。"斯彼哈瓦说。

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

戴皮帽子的正要开口，但那个把手伸进口袋的人制止了他，现在他手里握着一把七发手枪。

---

① 原文是乌克兰文。

"骗人！"①他喊道。

雅努什听见背后的屋子里一阵脚步响。旁门那边乱了一阵，人群向两边闪开。楼上一块窗玻璃打碎了，雅努什看到卡尔和另一个战俘抬着一张"仆人用的"白色铁床从厨房门走出来，床上有一个用被褥和毛皮裹着的东西。斯彼哈瓦指着床说：

"你们看，这不是骗人。"②

卡尔和汉斯后面跟着几个士兵，士兵们顺着人群让出来的一条通道，把卡尔他们俩向草坪那边赶去。人们发现，除了门廊的那道正门外，还有旁门，便象潮水一样涌了进去，但没有大声吵闹和喧嚷。他们进了屋子之后，才传出了吆喝声、玻璃碎裂声和掀倒家具的碰撞声。一分钟后，房前的空地上已经阒无一人。奥地利战俘把老伯爵躺的那张床抬到草坪中央。

"站到这边来。"那个拿手枪的人说。雅努什和姐姐、斯彼哈瓦从台阶上慢慢走下来。比林斯卡扑到病人床前，跪在上了冻的枯草地上。他们旁边站着一个带枪的士兵。雅努什兀立在床头，茫然地抚摸着床上的铁靠背。被褥把病人的鼻子都盖住了，被褥边上露出几绺头发。被子下面传出沉重的喘息声。伯爵大口大口地吸了好几口气，接着更加厉害地喘起来。领头的几个人整了整帽子和佩刀，神态庄重地踏着台阶步入门廊。

别夏多夫斯卡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抱了一抱大衣和皮袄，统统裹在比林斯卡身上。比林斯卡把头埋在父亲的被子上，不停地摇着，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雅努什觉得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朝四下瞍了一眼，一个年轻人向他伸出了手，说：

"您好！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面，我给您带来了一封信。"

①② 原文都是乌克兰文。

雅努什愣住了，甚至忘了伸出自己的手。那年轻人解开军衣，从贴身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装满各种纸条的皮夹。他花了很长时间找信。

他找到了信递给雅努什时，雅努什才认出了他。这是沃洛佳。

“沃洛佳！您瞧！家父快死了，姐姐单身带着一个小孩……”

“孩子已经在我这里。”沃洛佳点了点头说。

“他们杀死了她的丈夫。”

“知道，知道。”沃洛佳说，“呃，把信拿去！”

雅努什一把抓住塔尔洛交给他的一张纸头。

“我不知道能否碰到你，”沃洛佳接着说，“但是阿丽亚德娜还是写了几个字交给我。她说，‘也许你能遇见他哩。’”

“这是阿丽亚德娜给我的信？”雅努什问，他感到自己的脸色发白。

“不是她还有谁？你真有意思，谁会托我给你捎信？”

“真的吗？”雅努什又问了一遍，他的脑子直到这时才转过来，但他没有马上看信，却抓住了沃洛佳的手。他开始对塔尔洛称“你”了，就象他对他那样。

“你给我们派一辆大车到斯克维拉去吧，家父快死了。还有孩子……”

“吸血鬼的狗崽子们！”沃洛佳半开玩笑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我这就去给你们找几匹马……再给你们派一个带枪的士兵，这是最要紧的。但是我也得谨慎……”

他把一个正穿过庭院的青年叫过来，询问他能不能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弄到几匹马。

“在敖德萨再见！”沃洛佳对雅努什说。

“在敖德萨？”雅努什感到奇怪。

“对，在敖德萨。我想你们会到我们家来的吧？”

他们径自穿过庭院，在乱哄哄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他们。他们后面跟着一个穿着破旧军大衣的老兵，他抱着包在襁褓中的阿罗。孩子睡着了。

沃洛佳在大门口站住了。

“你不要误会，”他说，“这不是我们……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你们在这里积怨太深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什么情况都得掌握……”沃洛佳微微一笑，“不过我会给你们派些可靠的人。应当避免过多的牺牲……”

雅努什发觉，站在床旁的比林斯卡、别夏多夫斯卡、斯彼哈瓦和两个奥地利人都在朝一个方向张望。他也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在晴朗冬日灰蒙蒙的晨光里，房顶发黑的木板上有几处冒着淡黄色和淡红色的火焰。房子烧起来了。

他不知所措，跑到床前，象是要叫醒老梅申斯基。他看到父亲僵死的、黄中带红的脸，张着的嘴巴，紧闭着的眼睛。这张面孔呈现出刚死的人特有的那种冷漠，下巴上面盖满了一层灰白的短须。

五

他们把死者的遗体装上大车之后便出发了，首先经过的是一个村庄。两个士兵——一个是方才抱阿罗的，一个是驾车的——负责护送他们。马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

大车朝着斯克维拉方向驶去。在莫林策对面的小山岗上有一座古典式的小教堂，教堂后面是一片小槲树林跟园林相连。这是梅申斯基家族的陵墓。因为区教堂距曼库夫卡有五十多俄里，梅申斯基家族的成员便都葬在这里，长眠在这座白色的圆顶教堂之内。这样，他们即便在死后也是与世隔绝，不与当地居民以及天主教兄弟为伍。

雅努什突然对比林斯卡说：

“把他埋在这里，你看怎样？”

“怎么？这里？小教堂里？”

“埋在小教堂内没有泥瓦工不行。停，停！”他向驾车的士兵喊道。

那个穿破军大衣的老兵不同意停车。于是他们向他解释了要求停车的原因。

“哦，行。”他说，“为什么不行呢？干嘛老拉着个死尸走！不过，到哪儿去搞铁锹呢？”

“我们在小教堂旁边等着，让车马回去拉铁锹来。”

“好，就这么办。”护送人说。

老梅申斯基的尸体从大车上搬了下来，放在小教堂的白墙边。老兵留了下来，那个年轻士兵掉转马头朝园林后面正在燃烧的房子驰去。风从那边刮过来，送来了一股焦味。

老梅申斯基整个身子裹在一条毛毯里，脸上盖着别夏多夫斯卡绿底黑格的旧头巾。大家坐在小教堂的台阶上。卡尔和汉斯选定了下葬的地点，并用干树枝作了标志。斯彼哈瓦掏出最后几支烟招待那个老兵。幸好阿罗还在泰克拉小姐怀里熟睡，至少是没有他的哭声干扰这宁谧的气氛。从曼库夫卡那边传来一阵阵喊叫声，还夹杂着一两声枪响。

"他就安息在妈妈身边，这更好。"比林斯卡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雅努什不以为然地瞟了她一眼，斯彼哈瓦却抓住这个机会向公爵夫人频频点头。

老兵对小教堂颇有兴趣。

"那是什么？"[1] 他问。

他们告诉了他。

"对呀，"他说，"这真是老爷们的怪癖，为什么不能同庄稼汉葬在一起呢？"

"对于死者来说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比林斯卡脱口而出。

"对了，"老兵喃喃地说，"活着的时候住在府宅里，死后也想睡在府宅里。"

"他不会睡在府宅里了。"斯彼哈瓦指着裹在毛毯里的尸体说。

"难道你们不认为，有的人就是应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死得也跟别人不一样……"玛莉亚说。

士兵瞅了她一眼。

"你们既然是另一种人，那末你们走你们的吧。"

比林斯卡耸了耸肩。

"我们倒是想走自己的，"她说，"只是你们不放我们走。"

"你们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完了。"那个一直很和善的老兵突然换了一种严厉的口吻说。

"够了，"[2] 比林斯卡突然对弟弟说，似乎忘了是她自己在同士兵谈话，"不要同他扯下去了。"[3]

---

① 原文是乌克兰文。

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雅努什耸耸肩膀。他们再也没有开口了。一个钟头后，大车拉来了两把铁锹，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带来了一张由政委签署的通行证，是给雅努什和他的家属的。

“沃洛佳忘了，”那个新来的人说，“他太忙了。政委给了他这个……”

“莫林策还没有烧掉吗？”别夏多夫斯卡问。

“泰克拉小姐！”比林斯卡责备地呻吟着说。

“没有，还没有。恐怕不会再烧了……我们要用这类府邸做学校。”

泰克拉小姐还想再问，但比林斯卡不让她开口。

卡尔和汉斯赶快动手挖坑。老兵也帮他们挖。

雅努什这才想起阿丽亚德娜的信还在口袋里。低斜的冬日照着这圆形的小教堂。他从教堂向阳的这一边走到另一边，强劲的西风把他手里的那张方格信纸吹得簌簌响。纸上草草地写了几行铅笔字：

> 我想，到处奔波的沃洛佳会遇上您。因此我写了几个字让他带给您。亲爱的雅努什先生，我们大家在敖德萨等您，您来吧。您可以住在埃德加尔那里——德雷巴索夫斯卡雅街十号。愿您尽可能争取到敖德萨来。再见吧——最明智的一步就是真的再见面。
>
> 阿丽亚德娜

快正午了。阳光和煦，但风却带来寒意。雅努什身子靠着埋葬祖先的小教堂的墙壁，两个手指夹着那张浅蓝色的纸条。这里看不见曼库夫卡上空的浓烟，然而焦味依然扑鼻而来。雅努什手里攥着纸条，思绪起伏，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在想些什么。教堂那边有人在喊他。他去了。

战俘挖了一个不深的墓穴。驾车的那个士兵还在穴底测试、加宽。汉斯和卡尔跑去抬尸体。梅申斯基先生的遗体早已僵硬了，沉得很，抬不动。老兵想帮忙，但没有力气。比林斯卡靠着斯彼哈瓦的肩，站在墓穴旁边掩面而泣。阿罗也醒来了，在泰克拉小姐的怀抱里哭喊着，那哭声象猫的尖叫。

雅努什不得不帮着把父亲抬入墓穴。他走到正在抬尸体的两个奥地利人那里，把双手放在老人的后脑勺下，裹在毛毯里面的老人的头骨很硬，枕骨架很大、很结实。

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感受到的一切：惊恐和畏惧，尊敬和冷冰冰的敌意，一一都重新涌上了心头。他就这样把父亲往墓穴里抬。

"父亲大人！"他想道，"我以前是多么怕他啊……我是不是恨过他呢？对，真的恨过他。现在我可自由了。父亲、曼库夫卡、家，这些都见鬼去吧！"

他想伸开手臂，但那重物——父亲的大理石般的头压住了他的双手。

站在穴底的士兵和他们一起艰难地安放尸体，但尸体很不好放。他们把尸体弯了弯，于是它沉重地掉到墓穴的一边。这时盖在梅申斯基头上的别夏多夫斯卡小姐的头巾也掉下来了，雅努什再一次看见父亲宽阔的蜡黄色的面孔：张着嘴，头发散乱，还沾上了一些穴中的黄沙。他姐姐探身朝墓穴里张望，他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墓穴，双手掩着脸。手上留下了一股气味——不知是死尸的气味，还是焦味，抑或是泰克拉小姐头巾上的气味（这头巾在潮湿的储藏室里放得太久了）。

奥地利人迅速往尸体上铲黄土，一会儿工夫，墙下隆起了一个棕色的坟堆。大家坐上车走了。

在离斯克维拉不远的地方，他们看到一辆大型救护车陷在泥里，几个穿外国制服的军官在车子周围忙得团团转。他们向过路人求援，当他们得知这些人会讲法语时高兴得不得了。大家协力把车子拉出来了。

这辆比利时救护车要开到敖德萨去，因为盟国的军舰停泊在那里。比利时人对公爵夫人说，他们可以把她和孩子带到敖德萨，比林斯卡毫不犹豫地请他们把弟弟和斯彼哈瓦也带去。比利时人同意了。他们倒象是士兵的护送人似的把士兵和大车打发回去了，还把奥地利人介绍到斯克维拉罗伊斯基家去。

斯彼哈瓦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上奥拉的名字，然后匆匆草就以下几个字：

我直接到敖德萨去，我想，我们不久后将在那里见面。

卡齐米日

六

雅努什经过三天旅程之后，在一个深夜到希莱尔家敲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埃德加尔本人。开头他没有认出雅努什，然后显得非常高兴。他在工作室里的酒精炉上热了茶，招待疲惫不堪的雅努什。埃德加尔有个好习惯，从不提任何问题。雅努什对此十分欣赏，因为他现在根本不能讲述自己最近的经历。

“这所房子象座教堂，”埃德加尔说，“一个人也没有。父亲还在彼得堡，妈妈已经睡下了。”

雅努什发觉埃德加尔有意避而不提爱尔日别塔。他也不向埃德加尔提问题，以作为对他的报答。

希莱尔家的住宅大而且空。电厂不供电，当埃德加尔手持蜡烛，慢慢地穿过没有灯的房间的时候，他颀长的身影在墙壁上晃动。工作室里大钢琴的琴盖打开着，乐谱架上放着乐谱。埃德加尔把蜡烛插在烛台上，然后弄茶去了。雅努什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闭上了眼睛，他觉得好象在做梦。

埃德加尔终于发问了。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不，还有姐姐。姐夫被打死了，姐姐带着孩子住在穆什卡太太那里。嗯，还有斯彼哈瓦。”

“卡齐奥？他打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他曾在莫林策罗伊斯基家里。”

“罗伊斯基一家呢？”

“他们还留在斯克维拉。不过他们也会到这里来的。埃德加尔，感谢你写给我的那几封信。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我全靠这些信才得以活下来。”

“我想，还靠点别的什么东西。”

“不，没有别的了。父亲最后身体很坏，但他仍然弹你的奏鸣曲。”

“真的？”

“真的，是用自动钢琴弹的。你知道，那是一个夏夜，天气很热，正酝酿着一阵大雷雨。我睡不着觉，在楼上自己的屋里躺着，吃着李子。父亲在楼下奏你的常步调曲。就这样……”

“那一定不堪入耳。”

“但我当时觉得很好听。”

埃德加尔给他端了一杯茶，茶里没有糖。

“你饿了吗？我这里还有两片面包。”

雅努什啃着干硬的面包，喝着茶。真茶叶现在很难得到，他闻着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的茶水。

“喂，你有什么看法？”雅努什问。

“什么，对什么？”

“对现在发生的种种事件。”

“叫我怎么说呢？革命有它自己的各个阶段。”

“我们呢？”

“我们必须等待。等到底，或者……”

“嗯，你把一切都美学化了，真叫人受不了。”

“刚才你还称赞过我的信。”

“你的信很好，挽救了我。”

“那些信只不过是肯定了我的美学信条而已。我自己也在其中寻求解救。”

“寻求什么解救？生活的解救？”

“寻求这种生活的解救。”

“呃，我想……”雅努什继续说道，“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这个我还不知道。”

“父亲死了，家也烧了。我自由了，自由了！”

“自由了？这是否只是你的感觉？”

“不，埃德加尔，你饶了我吧，我想生活。”

“这只不过是你的感觉而已。”

“你别打破我的幻想吧！呃，阿丽亚德娜怎样？”

雅努什终于说出了这个名字，他自己一直心急如焚地等着这个时刻。他望着埃德加尔，可对方正在昏暗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倒茶。显然，他不愿谈这件事。

第二天中午，阿丽亚德娜来了。

这是一次奇怪的聚会。整个早晨埃德加尔都在谈音乐，并把自己的新歌曲草稿给雅努什看。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希莱尔太太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雅努什大吃一惊，并要他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关于父亲和克萨维里·比林斯基的死统统详细告诉她。她两手抱住头，不住嘴地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使雅努什非常烦躁。他根本不能讲述这些经历，因为他对这些经历想得太多了。他更乐于听埃德加尔的歌，而不是他母亲的悲叹和同情。

上午，这所房子的另一个房客也来了。这是雷涅维奇教授，一个很有名气的植物学家。他是来听埃德加尔的新作——用高加索曲调给莱蒙托夫的诗配的歌曲。雷涅维奇教授很欣赏这些歌，他的谈吐显示出他不仅熟悉现代音乐而且对作曲也颇为精通，他甚至还替希莱尔改正了两处音韵方面的错误。雅努什很不喜欢这些歌，他不习惯那多余的异国情调和乏味的东方色彩。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盘踞在这个城市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前来征用希莱尔家的住房。看门老人，一个姓沃尔斯基的波兰人，干脆关上大门不放他们进屋，并且对他们说，他就是不开门。士兵们摆了摆手走了。希莱尔太太吓得浑身发抖。

"拿破仑，你怎么能这样干呢？"她对老沃尔斯基说。沃尔斯基跟历史上的拿破仑同名。"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看门老人站在房门口微笑着，大家都坐在屋子里。他颠过来倒过去地说：

"我不放他们进来，就那么回事！乡下佬到这屋子里来乱窜什么？"

沃尔斯基的女儿站在他身后，她碰了碰爸爸的胳膊肘说：

“我说过，爸爸，我说过，希莱尔太太会生气的！”

“总有一天他们会开枪打死拿破仑的。”希莱尔太太严肃地说。

“让他们开枪吧，”沃尔斯基说，“我就是不给他们开门！”

希莱尔太太摆了摆手：

“拿破仑，你可以走了。”

沃尔斯基的小女儿走过来吻了吻她的手。小姑娘长得很俏丽。

“你知道吗，雅努什，”看门人父女出去后埃德加尔说，“我在教这个小女孩唱歌，她的嗓子很好。”

“啊，真的吗？”雅努什好奇地望着埃德加尔，漫不经心地说。埃德加尔坐在钢琴旁边，手指抚摸着键盘，悲哀而沉思的目光望着远处。他为什么突如其来地沉思起来？

阿丽亚德娜正好在这时进来了。

埃德加尔在弹自己的歌，雷涅维奇用手支着前额，倾听着。雅努什眼望着街上。从厨房那边，一个小个子女人进来了。她穿件军大衣，蜷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藏青色的法国式圆帽。她脚步很轻，走到门边坐下了，几乎谁也没有察觉她。雅努什最初还不知道这是谁。他三年多没看见她了，在这三年里他的想象创造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在他的记忆中，她永远是穿着洁白的连衫裙，扎着蝴蝶结，朗诵着诗句的那个样子。而此时进来的这位，双颊冻得通红，模样有点粗俗，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沃洛佳回来了吗？”雅努什问她。

“还没有。不过，他捎来了信，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我很想见他，”雅努什说，“我要感谢他。”

“为什么？”阿丽亚德娜问。

“因为他给我带来了您的信。”

“还因为，他找到了您。”

“他是在一种多么奇怪的情形下找到我的啊！”

“他派来的人对我说过。”

“嗯，是的。”

“你听，阿丽亚德娜，”希莱尔现在开腔了，“这是你喜欢的歌，”说着他便用低嗓唱了起来。同时双手弹出了这首华美的、带有鲜明异国情调的曲子。这支曲子把雅努什也吸引住了，他半闭着眼睛，猛然间仿佛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于现时感觉的爱情之乡：风和日丽的南国，纯洁真挚的爱情。他闭上了眼睛——他不愿看这个身穿军大衣、头戴法国式圆帽的姑娘（在父亲死的当天他曾收到她的信），不愿看这个温文尔雅的教授，不愿看惊慌失措的、正在责备拿破仑·沃尔斯基的希莱尔太太。在这华丽的乐曲中，他仿佛从一个光明灿烂的山谷滑到另一个山谷，从一个女人飞向另一个女人，一切都是那么轻而易举！

“我走了，”阿丽亚德娜说，“我同沃洛佳住在一起。”她把地址告诉了雅努什，“您到我们那儿去玩吧……过几天来……”

等待会面的这三天，是他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日子。埃德加尔把自己所有的音乐作品拿给雅努什看，但他觉得，这些作品同当前的环境，同他们的经历多么格格不入；作品无疑很美，但他却感到厌烦甚至恼火。这几天，雅努什根本没有出门，只有比林斯卡来过一趟。

她来的那天正好多弄到一些煤油，晚上，埃德加尔的房间里点了一盏大煤油灯。比林斯卡坐在圆桌旁边，胳膊支在桌面上，

煤油灯照着她明朗的脸和略显得过长的轮廓。她一面眯着眼睛望着煤油灯的光焰，一面漫不经心地听着希莱尔太太唠唠叨叨的抱怨。雅努什感到，姐姐有心事，他有些不安，但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比林斯卡决心留下吃晚饭。这时，卡齐奥·斯彼哈瓦来接她了。从姐姐同卡齐米日谈话的语调中，从他们亲昵的态度上，从他们脉脉含情的眼神里，雅努什第一次觉察到他以前从未注意，也不知道的底蕴。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最近一个时期相处日久，而且共过患难，以后又一同住在穆什卡太太家里，拿聚集在那里的贵族开心。他们象吃佳肴一般津津有味地吃着奶酪拌面条。雅努什有些惊讶地望着自己的姐姐：她不象是个刚刚丧偶，一个刚刚失去一直深深爱着她的父亲的人。

埃德加尔象鬼迷了心窍似的一直讲着音乐。希莱尔太太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生怕放过一个字。雅努什也逐渐被这些抽象的概念吸引住了。他无视周围的一切，专心致志地听着作曲家的话。

埃德加尔讲到《特里吞与伊佐尔德》①，这个歌剧的一个片断，即第二幕中，当爱情二重唱戛然而止的时候，守在一旁的勃朗根的歌声和竖琴声突然响了起来。雅努什没有看过《特里吞与伊佐尔德》，但在他的想象里，这歌声一定象一个清醒的人的声音在这对情意缠绵的恋人头上飘过。勃朗根凝视着星星，她看见这对恋人的爱情上面有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她

---

① 这是瓦格纳根据中世纪的传说写的一部歌剧。内容是：特里吞爱上了他的舅母伊佐尔德（康沃尔王后），被发现后，特里吞被放逐，伊佐尔德受酷刑。后相继死去。

发出了警告，尽管明知他们是不会听她的。

雷涅维奇教授也不必要地插了几句。奇怪的是，他的话虽然措词文雅，无懈可击，但抓不住要领，听起来令人厌烦。

晚饭后，比林斯卡和斯彼哈瓦走了，埃德加尔回过头来弹他为莱蒙托夫的诗谱的曲子。有一次，他放过了几个装饰音——它们令人想起里姆斯基·柯萨科夫①的《安查尔》——从钢琴旁转过身来对雅努什说：

"呃，你的姐姐很有才识。"

雅努什觉得奇怪。对他姐姐来说，这恐怕是最不恰当的一个字眼了。他想起了姐姐波旁家族②的侧面和天蓝色的、有点外凸的眼睛。

"你是这样想的？"他问埃德加尔。

但他耳边马上响起了一段段乐句，这是《安查尔》曲折的旋律。他眼前又展现出了一幅遥远的东方国度的鲜明画面。他记起了爱尔茹尼亚过去唱的一支歌的歌词，"谁听见过这只鸟儿唱歌，谁就会忘掉一切。"真的，谁听到这只鸟儿唱歌，谁就会忘掉一切。

但是有一件事他难以忘怀。他觉得阿丽亚德娜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然，他没有期望阿丽亚德娜仍然是穿着洁白的连衫裙，朗诵勃洛克的诗的那个样子。但是，他没有料到，现在的她与车站那个身穿灰衣服，头戴有飘带的黑帽子的阿丽亚德娜也不一样。现在她的个子显得比以前高，她的法国式圆帽和军

---

①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1844—1908)，俄国作曲家。

② 曾在法国建立波旁王朝的家族。因九世纪来艾马男爵封地在波旁堡而得名。

大衣使人产生了这种印象。不仅如此，她的表情、声音、谈吐都是另一个样子。在曼库夫卡那些个长夜里，父亲在楼下奏着自动钢琴，他自己感到十分孤独的时候，曾反复想象过她的形象，然而那和眼前的阿丽亚德娜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啊！

埃德加尔再一次转过头来说：

"阿丽亚德娜曾说过，你眼睛里有灼灼逼人的火光。让我看看！"

这时雷涅维奇教授开口了：

"噢，雅努什先生的眼睛此刻蒙上了一层梦幻的雾，但没有火光。"

"你刚才想什么来着？"埃德加尔问。

"想你的歌。"雅努什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七

沃洛佳和阿丽亚德娜住的那幢房子是一所大公寓，离车站不远。塔尔洛姐弟俩住在这所公寓的六楼，有两小间住房和一间厨房。雅努什敲门后，一个青年人给他开了门，起初雅努什没有认出他是谁。这是涅沃林，他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官衬衫。雅努什跟他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塔尔洛姐弟俩和瓦莱雷克坐在一张椭圆形的桌旁，喝着伏特加和茶。油呼呼的报纸上还放着香肠、黑面包和猪油。屋子里的人一见到他都欢呼起来。

"来，来，你来得好！"沃洛佳喊道，"瓦莱雷克从乡下带来了香肠、面包，还有敖德萨的伏特加！"

雅努什感到惊讶不迭。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问瓦莱雷克。

瓦莱雷克已经是一个蓄有小胡子的青年人了，他个子高高的，长得很英俊。他含糊地应了一声。

“你现在住在哪里？”雅努什又问。

“有时住在这里。”

阿丽亚德娜坐在一个大铜茶炊后面，背朝着窗口。冬日微弱的阳光从那肮脏的小窗口透射进来，雅努什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他平时话不多，但这时他不仅回答别人的问话，而且自己主动引起话题。阿丽亚德娜穿了一件简朴的藏青色的连衫裙。她站起身到厨房去取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看见她穿的是一双系带的樱黄色长统靴。高高的后跟橐橐地响。他目不转睛地朝她那个方向看，觉得阿丽亚德娜又是另一个样子，和他最近几天所想象的又不相同。

涅沃林象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他们自然少不了谈政治。

沃洛佳走到另一个房间，给雅努什拿来了一只哥本哈根的瓷熊，以前它是摆在雅努什父亲的书桌上的。

“你瞧，”他说，“这是我从曼库夫卡烈火熊熊的房子里替你取出来的。”

“这么说，房子还是烧掉了吗？”

“你还以为没有烧掉？既然烧着了，那就得烧掉……”

“那当然。”雅努什含糊地说了一句。

“你父亲埋在小教堂旁边了？”沃洛佳问。

“不错。你不是知道了吗……”

“哦，是的。”沃洛佳嗫嚅地说，同时请姐姐再给他倒一杯茶。

雅努什有一会儿没有说话，端详着沃洛佳。他发胖了，已经是个面色红润的强壮汉子了，然而他的眼睛仍然象以前一样明

亮，眉毛也象以前那样又浓又黑。

“我不明白那时你到曼库夫卡去干什么？”雅努什对沃洛佳说。

“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沃洛佳躲闪地说。

“怎么不明白？”阿丽亚德娜突然热情洋溢地说，“他到那里去干革命！”

“难道革命就是烧房子吗？”雅努什问。

“也包括烧房子。”沃洛佳严肃地说。

“你知道吗？莫林策没有烧掉！”瓦莱雷克从桌子对面朝雅努什喊道。雅努什看出瓦莱雷克酒喝得太多了。

“不要得意，你不会再回那里去了。”沃洛佳说道，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谁知道呢？谁知道呢？”瓦莱雷克边笑边说。

沃洛佳没有理他。

“在彼得格勒的转折之后，革命已走上了新的轨道……”

“你这样想吗？”雅努什问，他不大懂政治问题。

“无论如何，”沃洛佳肯定地说，“回头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阿丽亚德娜仍然是那样热情洋溢地说。

雅努什狐疑地望着她。涅沃林的眼睛一直盯在她身上。过了一会儿男人们都站起身来。

“我们该走了。”

“要当心哩，沃洛佳，今天中央苏维埃的巡逻队比以往更多了。”

“我没有注意到！”雅努什插嘴说。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瓦莱雷克，你今天在这里过夜吗?”阿丽亚德娜问。

“不，今天不。”瓦莱雷克故意提高了嗓门说，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雅努什捉摸着瓦莱雷克的变化。他不久前见过他，夏天他还常去莫林策。瓦莱雷克的面颊比过去红润，鼻下的小胡子也浓密得多了。

“你上哪儿去?”雅努什问，“为什么不去希莱尔家?”

“到那里去干什么?”瓦莱雷克耸了耸肩，“在那里不懂音乐寸步难行。我连鼓都不会敲，也不会象令尊那样奏自动钢琴。”

等到瓦莱雷克走到衣帽间又返回来的时候，雅努什这才发现他穿了一件中央苏维埃的军队的中尉大衣，戴着一顶蓝色帽沿的帽子。

“你从军了吗?”他问。

“有什么办法呢……不得不如此……”瓦莱雷克嗫嚅地说。

涅沃林对雅努什一直没说过一句话。他只跟阿丽亚德娜和沃洛佳交谈。现在他同雅努什礼节性地握了握手，还碰了碰鞋后跟。男人们都走了，只剩下雅努什和阿丽亚德娜。

“到我的房间去吧?”阿丽亚德娜问。

这间房要亮堂一些，摆设也讲究一些。阿丽亚德娜的床上铺着一条平纹细布床单。床边放着一张很深的沙发。塔尔洛小姐坐在沙发上，脸朝窗口，光线直射在她脸上。雅努什坐在窗下的一张小凳上，无拘无束地望着自己的女朋友。

“这些家具还是从我们以前的住宅里搬来的。这是搬到沃洛佳这里来时剩下的唯一的东西了。爸爸被他们杀了，您知道吗?是革命爆发后不久在大街上枪毙的。我们就在这里住下

了。”当她发现雅努什一声不吭地盯着她看时，便有些神经质地问了一句：

“您为什么老是这样看着我?”

“在您脸上寻找我熟悉的模样儿——在梦境里不止一次地出现的模样儿。”

阿丽亚德娜笑了起来。

“哎，您瞧，现在我们必须从头开始。沃洛佳信仰革命，唔，我也信仰革命。我们现在背着中央苏维埃在偷偷地为革命工作，——他，我，涅沃林……”

“是不是还有瓦莱雷克?”

“他?我不清楚。他是那边的人。不过他是个好小伙子。您知道，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幸福。因为，这是为了未来，为人民，为全世界的人工作呀!您知道，我们期待着布尔什维克的到来，内战的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中央苏维埃全是胡闹，整个乌克兰共和国也是胡闹。这都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布尔什维克一定会来的。沃洛佳说，十二月份或一月份就会来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他们做准备工作。沃洛佳的工作地点是港口区。沃洛佳、涅沃林经常参加各种会议，他们在海员和码头工人中间有同志。他们有武器，还在继续搜集武器。大家都准备参加真正的革命……而上一次革命，沃洛佳说，根本一文不值。临时政府、克伦斯基都垮台了，还有那个立宪会议也被打散了，好得很!现在新的生活，公正的生活就要开始了!”阿丽亚德娜讲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做作，仿佛不是她自己的声音。她的这番话也象是跟在幕后提词人后面说的。最后她说，“您跟我们站在一起，好吗?我想您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您什么都相信。您同我们一起到港口去吧，我一想到您，就直觉地预

感到您会这样做的……"

"您想过我吗?"

"想过。"

"这些年一直在想吗?"

雅努什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从那张矮凳上来到了阿丽亚德娜的跟前，跪在她的旁边，双手放在她的膝盖上的。

"这些年一直在想吗?"他重说了一遍。"您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没有一天，没有一个时辰我不在想您。您也就逐渐变为非现实的、想象的、虚幻的了……我真难以相信，您现在就在我面前。三年前，您是另一副模样儿，您脸上没有现在这种微笑。您现在的模样儿完全变了，不过我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新人。我将和你们一起工作，请您告诉我要干些什么……我希望，为了那些苦难的岁月，为了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再也见不着您，为了这受到压抑的爱情……堪配受到您的奖赏。"

阿丽亚德娜俯身对着他，现在他清晰地看见她近在咫尺的弥漫着疯狂迷雾的眼睛。她的嘴唇象离了水的鱼那样一张一合。她的身子越俯越低，然而他却纹丝不动，只是凝视着她的眼睛。

"那么您爱我?"

她在说"爱"这个字的时候，她的嘴唇象是在一滴一滴地吸吮着甘霖。雅努什内心激动得打了个冷战，反复地说:

"我爱，我爱，我爱，我爱。"

她的躯体似乎是某种意想不到的、超凡的东西，似乎是由某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神妙的物质组成的。他缓缓地、怯生生地抚摸着，每触摸一次都象是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未知的境界。虽然他多少个夜晚都在想象阿丽亚德娜的样子，但是却无法想象

出这般模样来。这不仅超出了他想象的能力，也超出了他感觉的能力。他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觉得周身无力，只好把头埋在他所爱的第一个女人的怀里。阿丽亚德娜不得不逐步采取主动，她捧起他的头，把自己的嘴唇贴到他的嘴唇上。他觉得这一吻是那样地异乎寻常，是那样地出人意料，简直是超出了生命的界限，他整个的身心都飞向了这一吻，宛若飞向深渊。他从未领略过这种滋味，不知占有一个相爱的身体就意味着不能自持；不知爱情的极限也就是生命的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就只会在死亡的深渊中无休止地往下坠落。

八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罗伊斯基一家才来到敖德萨。罗伊斯卡太太、米哈霞姨妈、奥拉和约齐奥都来了。罗伊斯基先生很久之前就离开了斯克维拉到基辅一带办事去了，但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信息，不知他到了那里没有。妇女们穿着羊皮袄，包着大头巾，约齐奥穿着破旧的军大衣，大家一起涌入希莱尔家。好在希莱尔家的房子很宽敞，一下子进来这么些人也显不出什么。餐厅后边是一条长过道，过道里放着一些橱柜，妇女们住在过道两边的几间客房里，约齐奥则睡在雅努什的房间里。

“雅努什这会儿不在家，”希莱尔太太有点伤心地对罗伊斯卡太太说。“现在他很少在我们这里呆，有时甚至在城里过夜……”

罗伊斯卡太太感到奇怪。

“他在这里做什么？”她问。

“不知道。”

"瓦莱雷克呢?"罗伊斯卡太太问。

"也不知道。他不到这里来。"

但罗伊斯卡一家来到的消息一经传出之后，雅努什当天傍晚便来了,不久瓦莱雷克也来了。大家聚集在工作室里,相互通报最近几个星期的经历。罗伊斯卡太太和瓦莱雷克讲得最多，雅努什沉默寡言，奥拉则一声不吭。卡尔也同罗伊斯基一家一起来了。

汉斯带着假身分证从斯克维拉到基辅去了。阿道尔夫下落不明。卡尔给大家端来了茶，希莱尔太太把三年前的陈果脯也搬出来了。

奥拉两颊绯红,虽然没有说话,但警惕地坐在那里，似乎是在捕捉每一句话。雅努什两眼朝天，似乎是表示不愿参加谴责革命的合唱。他们兴致勃勃地议论着北方成立了道博尔·穆希尼茨基[1]的军队。但由于敖德萨到北方的交通已被封锁，现在的传闻很不准确,而且往往走了样。

"如果我们这儿建立了这种军队,我马上就去参加。"约齐奥说,"你呢,雅努什?"

雅努什什么也没有说。罗伊斯卡太太微笑着代他回答:

"雅努什对从军似乎没有兴趣。"

埃德加尔表示支持雅努什。

"我们知识分子不想打仗。"

约齐奥生气了。

"那么,你认为雅努什属于你那一类人?从而免除了他理应

---

① 道博尔·穆希尼茨基(1867—1937),波兰将军,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建立波兰第一军,反对十月革命。

承担的义务？”

埃德加尔惊诧地看了他一眼。

谁也没有提到斯彼哈瓦。直到大家早早去休息的时候，约齐奥和雅努什才谈起他。雅努什有些不太愿意谈卡齐米日，约齐奥不明白是什么缘故。

“你知道，”约齐奥说，“他对奥拉的态度简直不是人。他本应马上回到斯克维拉去，但他只托人带去了一张不象话的便条……”

“什么便条？”

“我也不知道，她不肯说。”

“可是，他偷越封锁线到这里来不是没有目的的呀！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奥拉美丽的眼睛。”

“兴许这也是目的之一。”

“是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他的事情。他在这里做军队工作。”

“你说什么？你是否认为，我也能做这种工作？”约齐奥兴奋起来。天气很冷，但他光着膀子坐在床上。雅努什看看他，暗自十分惊奇，约齐奥有一种健康美。他没有穿衬衣，正好显露出背部壮实肌肉的健美线条。以前他对此熟视无睹，此刻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现在才明白肉体意味着什么。他把自己的肉体同约齐奥一比，妒意象针一样扎着他。阿丽亚德娜肯定会要这个希腊式美男子的肉体，而不会要他木柴片似的后背和瘦骨嶙峋的前胸。现在他每想到肉体，就情不自禁地同阿丽亚德娜的肉体比较，完全不能自持了。

有人敲了敲门。埃德加尔拿着一个旧瓶子走进来。

“喂，小伙子们，”他说，“我在储藏室里翻出了一瓶陈蜜酒。

咱们仨喝掉它吧。”

约齐奥不顾自己光着身子，一下子跳到房中央。

“拿来，拿来。”他从埃德加尔手上抢过瓶子，“我们喝吧。可是，杯子呢？”

杯子也找到了。约齐奥披上埃德加尔暖和的睡衣。三个人坐在一张小桌旁。

一杯酒下肚之后，约齐奥鼓起勇气向埃德加尔询问爱尔茹尼亚的情况。不久前她曾在彼得格勒演出，现在没有消息。

“我弄不懂，目前是这种情况，怎么还能上剧院。我在斯克维拉已经憋不住了。”

“我相信你的话，”埃德加尔说，“敖德萨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举行了两次慈善募捐音乐会。”

“你演奏了什么？”约齐奥问。

“奏鸣曲，确切地说，奏鸣曲中的常步调曲。”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父亲用自动钢琴奏的曲子。”雅努什插嘴说。

“就是嘛！”约齐奥说，“现在还搞什么音乐会，演什么戏……现在在打仗呵！”

这时，从远处，从铁道那边，传来一阵火车汽笛的长鸣。雅努什一听到这声音就不能平静。他第一次在阿丽亚德娜房里的那个晚上，机车汽笛正是这样鸣叫的。当他还是少年，第一次到比林斯基家去的时候，机车汽笛也是这样鸣叫的——夜里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然后再开动，行驶了一两公里之后，就发出了这种独特的、呻吟似的鸣叫。雅努什喜欢这种声音，它一下子便把他带到遥远的童年，带到一种特殊的时刻——那时他无

法形容但能感到自己的整个灵魂，感到它整个儿正在坠向生命的尽头。火车汽笛的长鸣在他内心唤起一种既有新生又有死亡的感觉。

“玛莉亚为什么好久没到这儿来？”埃德加尔问雅努什。

“不知道。”他回答说，“我现在很少看见他们。”

约齐奥注意到“他们”这个字眼。雅努什恍然大悟，埃德加尔拿蜜酒到这儿来，原来是为了谈谈他的姐姐。正是这个脱口而出的“他们”回答了埃德加尔的问题。这个词的意思是：“你甭操心啦，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斯彼哈瓦已经在那里了。”他也是直到此刻才意识到，斯彼哈瓦在他姐姐身边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过去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预计要受到袭击的晚上，他睡着了，可到他醒来的时候，斯彼哈瓦不在房间里。那时他就已经到玛莉亚那里去了。他为埃德加尔感到难过。

“你知道吗，我很看重她的才识，而且她懂音乐。”

雅努什低下眼睛，什么也没有说。熟知比林斯卡的约齐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这样吗？”他吃惊地问埃德加尔。

埃德加尔没明白他的意思。他用诧异的目光默默地望着约齐奥。雅努什倒谈起了姐姐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音乐才能。

“你知道，我没有什么音乐才能。我只喜爱小提琴，总的说来，我喜欢室内乐。埃德加尔，你写个四重奏吧。”

“我也是这样想。”埃德加尔说，“我已写了几段草稿。”

“把它献给玛莉霞，”约齐奥说，“这会跟萧邦的献词一样好听：‘献给①玛莉亚·比林斯卡公爵夫人②’。”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埃德加尔淡然一笑。

"晚安，小伙子们，"他说，"我走了。"

"到哪儿去？埃德加尔，到哪儿去？蜜酒还没有喝完呢。"

"你们喝掉吧。"埃德加尔说，他心事重重地慢步走出了房间。

"呃，"约齐奥对雅努什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

雅努什一声不吭地脱了衣服，在床上躺下，把被子和羊皮袄一直拉到鼻子底下。

"冷得要死，"他说，"熄灯吧。"

他听到约齐奥熄了桌上的灯，喝完了杯里的蜜酒，但约齐奥没有上自己的床，而是走到他这边来了。

"睡过去一点儿，"他说，"我睡在你旁边。"

"去你的！"雅努什不高兴地说，"到你自己的床上去嘛。"

"睡在一起好说话。"约齐奥不肯走开。"在军校里就是这样睡的。"

"好习惯！"

"不，"约齐奥一面说，一面钻进了雅努什的被窝，"这不是什么好习惯。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埃德加尔爱上了我姐姐。"

玛莉霞？他疯了！斯彼哈瓦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斯彼哈瓦大概爱得更厉害。"

"那奥拉呢？"

鬼知道！这同我有什么相干？"

"雅努什，你也爱上了什么人吧？你整天都往哪儿跑？希莱尔太太告诉我们说……"

“我有时出去……我有我自己的朋友……”

“别这么吞吞吐吐了，”约齐奥轻声说，忽然往雅努什身上一靠，几乎是贴着雅努什的耳朵对他说，“你已经有女人吗？告诉我，雅努什，给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呃，你想想看，我还没有过女人……”

“我看得出来，”雅努什嘟哝了一句。“你还象个十四岁的中学生。”

“哎，告诉我，雅努什，这是怎么回事。”

雅努什又听见了出站火车汽笛的鸣声，这声音再度把他推向无底深渊。他沉默了一会儿，约齐奥的手臂抱住了他的胸膛，他也没有理会。

“不可言传，”他象是从遥远的地方旅行回来，感情激动地说。

第二天早晨，有人给希莱尔家送来了四个白面包和一个大蛋糕。当时不用说在整个敖德萨，就是整个南俄这种蛋糕都是很难得的。这份礼物上附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奥拉的名字，里面装了一张名片：“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

希莱尔太太对这份礼物赞不绝口，而卡尔把名片交给奥拉时的神情，就象是交给她一张邀请参加在舍恩布鲁宫①举行的舞会的请柬。

奥拉眼里热泪盈盈，米哈霞姨妈放下捂住脸颊的手绢问：

“戈翁贝克？他是什么人？”

“糖果店的老板，那个胖子。”

当天下午，米哈霞姨妈就认识了他。他拿来了一盒糖果，

---

① 舍恩布鲁宫是维也纳著名宫殿。

(他从哪儿搞来的?)羞羞答答,两颊绯红,但话很多。先是希莱尔太太和罗伊斯卡太太接待他,但他非要见见奥拉小姐不可。那典型的维斯瓦河流域的口音,象是奶油做成的一张大而宽的脸盘,以及堆在这张脸上的微笑,使他显得有点滑稽。他的模样其实不错,还有一双天蓝色的、诚实的眼睛。他搓着手,在椅子上来回扭动身子,每句话里都要夹着好几个"尊敬的太太……"

"尊敬的太太,您是否,尊敬的太太,想要一点巧克力。"他居然还有可可和巧克力。

罗伊斯卡太太高雅地微笑着,尽可能回答这个胖子提出的一连串问题。米哈霞和奥拉进来了,弗兰齐舍克先生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吻了吻奥拉的手,奥拉却企图把手挣脱出去。戈翁贝克一再恳求太太们吩咐他做点什么,罗伊斯卡太太便乘机问他有没有同基辅联系的可能性。

"有,当然有。请问您尊敬的先生的地址?"

罗伊斯卡太太把自己的一个朋友的住址告诉了他。

这时,卡齐米日·斯彼哈瓦进来了。奥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还是跟他握了握手,然后趁大家忙着打招呼的时候抽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斯彼哈瓦想找约齐奥,走到餐厅,餐厅后面就是那条过道。奥拉站在餐厅花盆架的后面,脸冲着窗口。斯彼哈瓦对她说了句什么,她回过头来,他发现她刚哭过。

"奥拉小姐,"他说,"您怎么了?"

奥拉从花盆架后伸出一只手,指着通往客厅的门。

"这是因为您的缘故,我得嫁给那个烤面包的!"

卡齐米日惊恐地望着奥拉,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机械地说:

"您为什么不能嫁给戈翁贝克先生呢?"

奥拉双手捂住脸，又转向窗口。她没有吭声，也没有哭泣。斯彼哈瓦并不同情奥拉，反倒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对她恼火。

“约齐奥在哪儿？”他问。

奥拉指了指通向过道的门。

“在那里，雅努什那里。”她生硬地说。

斯彼哈瓦目不斜视地穿过餐厅，开了门。奥拉期待他会站住，转回来，或是站在过道上。可是他的皮鞋沉重的橐橐声一直响到走廊的尽头，她听见他敲小伙子们的房门，进去了，很久没有出来。

母亲进来了。

“去吧，奥拉。”她说，“戈翁贝克先生要同你告别。”

奥拉不情愿地走到客厅。她迷迷糊糊地把双手伸给弗兰齐舍克先生。他问明天是否可以来。

“好，您明天来吧。”她说，一转身看见妈妈满面春风地站在面前。妈妈连牙疼也忘记了。戈翁贝克先生走了。

米哈霞姨妈突然张开瘦削的双臂抱住奥拉。

“我的天，”她说，“奥拉，你全身都在发抖！”

“客厅里太冷了，”奥拉说，“走吧，妈妈，我们回房去。”

奥拉同妈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天黑都没有出来，连晚饭也没有吃。

九

整个战线都瓦解了。火车站、车厢以至于公路都挤满了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开小差的士兵。然而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几个

团，在不知疲倦的政治委员领导下，还是不断地向南推进。一九一八年一月，这几个团击溃了乌克兰中央苏维埃的支持者，攻占了基辅、敖德萨。当列宁的革命军队控制了敖德萨时，爱尔日别塔·希莱尔决定从彼得格勒动身回家。作出这个决定并非易事，因为路上要冒很大的风险。火车经常晚点，而且非常拥挤。首先必须使自己和车上的旅客看上去差不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爱尔日别塔作为彼得格勒歌剧院的演员，很顺利地领到了通行证。同她一起走的是她多年的学生，现在是秘书兼女仆的海伦卡。她们穿着普通的皮袄，包着羊毛三角头巾，混在一队女兵中上了开往基辅的火车。火车开动之前，巡逻队花了好几个钟头检查证件。任何人没有经过批准都不得离开彼得格勒，因为现在正在搜寻贵族、商人和沙皇的军官。

爱尔茹尼亚坐在一张过去是头等或二等车的软椅上，椅面如今已经破了，毡布和弹簧都露在外面。海伦卡站在她旁边。海伦卡附近的一个暗角里，藏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他身穿黑外套——就是从前小商人或"店伙"们穿的那种腰部带褶的外衣——头戴一顶新得惹人注目的帽子。他略略打量了一下爱尔日别塔，马上就猜到她跟自己一样，也属于彼得堡的"上层社会"，现在不仅要避开这个"上层社会"，而且要离得越远越好。爱尔日别塔从这位旅客等待开车的焦急神情中，一下就猜到他非常想到南方去。快要开车的时候，巡逻队来了。一个士兵上了车，另一个留在站台上，站在玻璃已被打碎的车窗外边。车外的士兵催促车上的士兵说：

"火车就要开了，快结束吧。"

那个士兵完全是例行公事地浏览各人的证件。他请那个戴新帽子的人出示证件。那人用发抖的手交给了他。证件看起来

没有任何问题。卫生人民委员会批准助理医生拉宾诺维奇到基辅探亲。

然而士兵觉得“助理医生”拉宾诺维奇有些不顺眼。

“你是什么人？”① 他问，没有把证件还给他。

“证件上写着，我是助理医生拉宾诺维奇。我一直住在基辅。”

“哪一条街？”

“丰杜克莱夫斯卡雅街。”

“你说谎，”士兵突然大吼一声，“丰杜克莱夫斯卡雅街根本没有助理医生拉宾诺维奇！”

那人迟疑不决地补了一句：

“我以前住在铁雷施琴科夫斯卡雅街。”

这句话说糟了。

“跟我来，”士兵说。

拉宾诺维奇语无伦次地竭力进行辩解。

另一个巡逻队员在站台上催促说：

“瓦夏，快点，汽笛已响过了。”

“快，快！跟我来！”车厢里的士兵喊。

那个身分不明的助理医生绝望地环顾四周，想找根救命草。爱尔日别塔动了怜悯之心，不假思索就微笑着对士兵说：

“您为什么要拉宾诺维奇同志走？他同我一起到基辅去，他是我的朋友。”

“你是什么人？”士兵大声问。

“我是玛丽亚歌剧院的演员爱尔日别塔·希莱尔。”爱尔茹尼亚高傲地说。

---

① 原文是俄文。

“歌唱家？”士兵问。

“瓦夏，瓦夏，快点！”窗外的声音催促道，“火车快开了。”

“对，歌唱家。您没有听说过我吗？”

“真见鬼！”他骂道，摆了摆手，挤到车门口，因为火车真的已缓缓开动了。

助理医生拉宾诺维奇弯下身子，让自己隐蔽在窗外掠过的站台的阴影中，他捏了捏爱尔日别塔的肩膀。

路上一直顺利。他们先后在莫斯科和基辅花了几个小时转车，经过一星期旅途劳顿，终于到达了敖德萨。爱尔日别塔累得几乎要趴下了。又是埃德加尔给她们开的门，看到站在门口的妹妹和陪她的海伦卡。拉宾诺维奇记下了歌唱家的地址，并说过几天要来看望她。

爱尔日别塔没脱皮袄，也没摘头巾，走进餐厅就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由哥哥和吓得目瞪口呆的母亲扶着。她发现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在桌子对面，好奇地瞅着她。

“约齐奥！”爱尔日别塔说，“我几乎认不出你了。妈妈，能不能洗个澡？”

“好，我们想想办法。只有在灶上烧水……没有别的法子。”

“不要让海伦卡去，她也很累了。”

海伦卡已经脱掉了皮袄，解开了头巾，平静地在房间里张罗起来了。

“爱尔日别塔小姐住在哪里？”她问。

“她自己的房间是空着的。约齐奥，你去帮海伦卡搬东西。”

约齐奥提起了爱尔茹尼亚的箱子。为了不显眼，箱子上还包着麻布袋，捆着绳子。他穿过长长的过道，把箱子搬到老希莱

尔夫妇卧室和雅努什住房之间的一个小房间里。爱尔日别塔的房间虽小，但很雅致、舒适。房间的墙壁全蒙上了一层印花布，底子是奶油色的，上面印着棕色和绿色的鸟。书桌上摆着卡鲁索①的大照片。那里还摆着一架练习用的小钢琴。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象是特种香水的气味，又象是将要凋萎的洋槐或含苞欲放的丁香的香味。约齐奥把箱子放在地板上，对正在开橱柜的海伦卡说：

"这是什么香味？"

"这是爱尔日别塔小姐的香水。"海伦卡说，"她一直用这种香水，叫做'巴黎之夜'②。"海伦卡讲法国香水的名称时，发音很纯正，这使约齐奥惊诧不已。床头上方挂着一幅德国学派的画，画的是关于圣伊丽莎白的玫瑰的故事。下面是一幅版画，描绘李斯特③穿着黑长袍指挥圣乐《圣伊丽莎白》演出的情景。

约齐奥回到餐厅时，爱尔日别塔还没有脱掉皮袄和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她正在同希莱尔太太以及包着脸颊的米哈霞姨妈讨论奥拉跟戈翁贝克未来的婚事。

"把一个年轻姑娘嫁给老头子总不是办法。"

"可他还年轻哩！"

"烤面包的总是年纪大的。"

"他是糖果店老板，亲爱的，是糖果店老板。"米哈霞姨妈有些生气地说。

"他们要回华沙，"希莱尔太太眼望着桌上的灯，调解地说，"你想想看，爱尔茹尼亚，米哈霞多有福气啊！"

---

①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歌唱家。

② 原文是法文。

③ 李斯特·弗兰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这又不是米哈霞姨妈出嫁！”爱尔茹尼亚愤愤地说。

埃德加尔坐在妹妹旁边，拉着她的手。他默默地看着妹妹，根本没有听见周围在说些什么。

约齐奥进来了，爱尔茹尼亚记起了他。

“你知道吗，我几乎没有认出你，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你已经是个大男子汉了。你妈妈呢？”

“妈妈进城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们之间的交谈极为平常，但埃德加尔敏感的耳朵听出他们的声音中有一种不寻常的调子。他的目光从爱尔日别塔的脸上移到约齐奥身上。

约齐奥自己也感到，他在“妈妈进城去了，马上就回来”这句话里投入了过多的感情，就是他自己的耳朵也听得出这声音含意万千。就象是绷紧了的大提琴弦的声音。他感到害羞，脸红了。他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双颊。

埃德加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问妹妹说：

“你为什么不脱衣服？”

“索性等我回房里再脱吧！”爱尔茹尼亚说着，站起身来，拖着疲惫的双腿向过道走去。

几天之后，助理医生拉宾诺维奇来了。海伦卡把他带到爱尔茹尼亚的卧室里。约齐奥在自己房间里隔着墙壁听见他们纵声谈笑。他不知为什么因此而感到气恼。瓦莱雷克身着便服坐在约齐奥屋里。至于他住在哪里，在干什么，别人是很难打听到的。兄弟俩根本说不到一起。约齐奥向他询问什么都是单刀直入，简单粗鲁，而瓦莱雷克本性就不爱作直截了当的回答。他说起话来含含糊糊，半吞半吐，听他说好象是在做生意，但究竟卖什么，卖给谁，在哪里卖，都很难探问出来。再说约齐奥也没有

去听弟弟的闲话(瓦莱雷克讲的是斯彼哈瓦诡秘的行踪)，而是专心致志地倾听隔壁的动静。隔壁的谈话时间不长，不久之后他听见脚步声，关门声和三声铃响（这是爱尔茹尼亚在唤海伦卡），然后是有人走向前厅的声音。

“你刚才说斯彼哈瓦什么来着？”他机械地问弟弟。

“他在这里进行某种秘密工作……”瓦莱雷克说，“但我嗅不出来他具体做什么。”

瓦莱雷克站在窗前。约齐奥望着他高大、瘦削但还未成型的身躯。他不喜欢瓦莱雷克眼睛里闪烁不定的光。瓦莱雷克俯下身子，探究地端详着约齐奥，同时，他的左眼似乎有点凹陷，不看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表情。约齐奥讨厌他这种看人的样子。他耸了耸肩膀说：

“那你就不用去嗅了……”

他走进了餐厅。希莱尔太太站在餐厅中央，圆睁的两眼无可奈何地望着爱尔茹尼亚的脸。爱尔茹尼亚很激动，话讲得很快，她象是在向妈妈解释什么事情。

“现在？坐船？通过布了雷的海？”

“只到罗马尼亚。”爱尔茹尼亚说。

“罗马尼亚是德国人占领的。”

“不是整个罗马尼亚。他说，可以到君士坦丁堡。”

母女俩不说话了。约齐奥穿过餐厅走到埃德加尔的房间。埃德加尔正躺在床上看书。

“你瞧，这本书好极了，”他用俄语说了作者的姓名，“是描写西西里的……”

约齐奥默默地坐在床旁的圈椅上。这一次他又没有听埃德加尔讲西西里。方才母女俩的那段对话使他深感不安，虽然他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听着埃德加尔讲话，心不在焉地点着头。这时从埃德加尔房间对面的客厅里传来了歌声。这是爱尔茹尼亚在教看门人的女儿唱歌，她发现她的嗓子很好。

“你真怪，埃德加尔，”约齐奥突然说，“你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

“什么，任何事情？其实我对一切都很关心。”

雅努什来了。同样是寡言少语，独自坐在房间的一角。他表面平静，却心乱如麻。

“军队瓦解了，德国人跟踪追击，”他说，“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达这里。在克里米亚和顿河一带还有白卫军在作战。红军方面在敖德萨的处境越来越糟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埃德加尔又讲开了西西里，接下去又讲佛罗伦萨。客厅里歌声停了，爱尔茹尼亚和哈尼亚在改练音阶。约齐奥心痒难熬，好容易等到天黑。

晚饭后，他去敲爱尔茹尼亚的门，大胆地走进她的卧房。爱尔茹尼亚坐在书桌边，抬起头用蓝色的大眼睛看着他，眼里毫无惊异的神色。

“坐吧，约齐奥，”她说。

约齐奥在书桌旁坐下了。他从来还没有隔得这么近看过爱尔茹尼亚的脸。他望着她讲话时翕动的鼻翼，望着她在强调某一字句时轻轻掀动的嘴唇。爱尔茹尼亚发音非常清晰，他越来越近地向她探过身去，仿佛要捕捉她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虽然，天晓得，他究竟听懂了多少。

过了一会儿，他骤然岔开了她的话，问道：

“今天来的是哪个助理医生？他是什么人？”

爱尔茹尼亚莞尔一笑。

“他不是什么助理医生。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他是个银行家，叫鲁宾斯泰因，你知道吗，就是彼得堡的那个。他想去克里米亚，把钱带给沙皇的母亲。”

“你想跟他一起去？”

爱尔茹尼亚考虑了一下，用探询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

“我猜着了，”他轻声说，“确切地说，我感觉到了。”

他抓住她的手腕，触到她温暖的皮肤和冰凉的金属表带。

“别去，”他说，“你别去。”

爱尔茹尼亚露出了发自肺腑的微笑。

“你以为会出什么事？”她说，“我为什么不去？他最后一站是伦敦，他在那里有存款，他答应资助我到伦敦去，我还没有在皇家剧院演唱过呢！”

约齐奥没有听她说什么，只是把她的手越握越紧，感到她脉搏的跳动，表带也嵌到了肉里。他毫无意义地反复说：

“别去，别去。”

爱尔茹尼亚生气了，她企图挣脱，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啦？”她喊道，“放开！痛！”

她向后一仰，露出了雪白的颈项。

约齐奥没有松开手。他站了起来，俯身对着她，咬紧牙关，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难道你以为我不痛吗？”

他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短促而有劲。爱尔茹尼亚闭上了眼睛。约齐奥离开她，朝房门走了两步，又折回来，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象刚才他离开时那样坐着，身子后仰，纹丝不动，双目紧闭。

"别锁门，"他贴近她的耳朵说，"我夜里到你这里来。"

十

布尔什维克占领敖德萨以后，塔尔洛家里时而空无一人，时而高朋满座。涅沃林和沃洛佳都很忙碌。涅沃林在一个什么办事处工作，沃洛佳开头在市苏维埃，以后在肃反特别委员会工作。阿丽亚德娜的生活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她的穿着是半个军人，戴一顶大皮帽，常去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并在会上演讲或朗诵革命诗歌。现在马雅可夫斯基很受欢迎，她对人群大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一字一顿的诗，象过去用稍稍拖长的声音朗诵勃洛克富于音乐性的诗歌那样。雅努什听过她几次朗诵，觉得更喜欢她朗诵勃洛克的诗。

雅努什现在经常在他们那里。他在塔尔洛家比在希莱尔家的时间多。他只是在希莱尔家过夜，而且去的挺晚。但是，他在车站大街那里难得碰到一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最难遇到的是阿丽亚德娜，因此，他们极少单独相处。她总是在戒严时间快到的时候回来，有时兴高采烈，两颊通红，眉飞色舞地描述她刚参加的会；有时面色阴暗，举止沉静，一句话也不说。沃洛佳总是带着他那不离身的公文包，坐在自己房间的桌旁，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在另一个房间里，阿丽亚德娜、涅沃林和雅努什偶尔交谈几句。她变得多疑，一举一动都似乎在抱怨雅努什对她变了心。

瓦莱雷克穿一身很不象样的便服，经常在敖德萨大街上露面。沃洛佳虽然革命性很强，但还是给他弄了一份假证件，并在码头上给他找了个挂名工作。斯彼哈瓦足不出户，在城里见不

到他。涅沃林常在塔尔洛家坐到很晚——他住在别的地方，但他有夜间通行证。

雅努什心里只有阿丽亚德娜和她的音容笑貌，连最重要的事他也漠不关心。穆什卡公爵夫人——比林斯卡就住在她家里——和她的长子被捕了。玛莉亚请雅努什在沃洛佳面前为公爵夫人说情。这请求使他不胜诧异。

"你管这种事情干什么？"他问。接着他转入另一个话题，"斯彼哈瓦是怎么回事？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不知道。"公爵夫人不乐意地说。

雅努什没有通行证，但常在夜晚以至深夜从塔尔洛家回来碰上巡逻队时，他总是摆出一副可怜而无害的神态说，没有通行证。巡逻队一般不问什么也就放他过去了。而且他的运气很好，很少遇到巡逻队。敖德萨的街道灯光昏暗，阒无一人，每当他深夜走过这些街道回去的时候，他的思想感情是难以形容的。一方面，对他来说，阿丽亚德娜是唯一的存在；另一方面，每当他望着黑魆魆的房子、港口刮来的风吹拂着他的脸庞的时候，每当他听到远处传来低沉的枪响的时候，他也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内疚。他反躬自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比林斯卡曾劝他参加道博尔·穆希尼茨基的军队，但他不愿去。也就是在谈这件事的时候，斯彼哈瓦从他的藏身之处走出来，露了一会儿面，既没有支持玛莉亚的建议，更没有怂恿雅努什到道博尔那里去。

"他在这里也许会有别的事情可做。"他说。

一天晚上，阿丽亚德娜在一个法国军官的陪同下回到了住所。当时访问俄国的军事代表团多得数不清，他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布列斯特和平时期迫近了，法国人如火燎脚后跟，阿丽亚德娜的新相识看来也在琢磨怎样溜开和溜到哪里去。

这法国人叫莫里斯·德拉特尔，谁也不知道阿丽亚德娜是从哪里把他带来的，她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她把他带来的意图又是什么。这一切谁也不清楚。他的外表很吸引人，如果不是瘦得出奇的话，他也可算得上是个美男子。他有一双多情的黑色大眼睛，看来很喜欢女人。

他的言谈举止明显地表现出，他仅仅因为是阿丽亚德娜的朋友才到车站大街来的。沃洛佳和涅沃林对他都敬而远之，而阿丽亚德娜却把他当作一种稀奇的观赏动物那样引以为荣。在雅努什的帮助下，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一些面粉给他烤了点心。那法国人起初是三天来一次，后来就成了每天必到的常客了。他把阿丽亚德娜家藏的果脯全部吃光。雅努什还向希莱尔太太要了她储存的两罐果脯，交给了阿丽亚德娜。他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从她眼里看到一丝感激的表示。

敖德萨变了样子。经过几次战斗，有一段时间它显得荒凉而凌乱，现在电影院、剧院和几家咖啡店都开了门，车站大街的人中，只有沃洛佳清楚，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了多大的劳动。咖啡店一开门便生意兴隆，阿丽亚德娜有时也拉雅努什去喝咖啡，但他不能经常陪她去。上咖啡店很花钱，而雅努什往往身上一文不名。比林斯卡几次问他要不要钱用，他不想花她的钱，而且也不清楚她手头是否宽裕。她有孩子，牛奶很难买到，而且很贵。

雅努什发现，阿丽亚德娜现在很少呆在家里，而且经常在德雷巴索夫斯卡雅街的小咖啡店同莫里斯相会。雅努什千方百计避开这个地方，因为他不想碰到戈翁贝克。他对奥拉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对戈翁贝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在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对斯彼哈瓦，尤其是对自己的姐

姐也很不满，而对可怜的奥拉则寄予无限的同情。戈翁贝克催着尽快结婚，坚持不要等到回国以后，因为那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虽然如此，雅努什还是常常把阿丽亚德娜送到戈翁贝克的咖啡店门口，她在大玻璃窗前同他告别，莫里斯的一头黑发和闪闪发亮的眼睛就在这玻璃后面。在这种情况下，雅努什总是站在街上吻吻她的手，虽然她请求他不要这样做。

有一次阿丽亚德娜把他拉进店内，他勉强走了进去，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阿丽亚德娜同那个法国人交谈，他没有听他们讲什么，但阿丽亚德娜的一句话偶尔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么船到克里米亚要几个钟头？"（她的法语讲得很糟，"克里米亚"一词的发音也不准。）

无意间听到的这句话使他震惊，他不知该怎么办好。这次阿丽亚德娜在咖啡馆里没有坐多久。她要赶去参加一个集会，于是匆匆地同德拉特尔先生告了别。雅努什赶上去送她，但他们刚走出咖啡馆几步，她就向他伸出了手。

"你走吧，让他们老看到我们在一起不好。"她说。

"有人监视你吗？"

"我想不至于；但他们在监视德拉特尔。"

"你要出走吗？"雅努什问，仍然拉着她的手。

"我自己还不知道。"阿丽亚德娜把手抽了出来。

"你为什么要出走？"雅努什问，好象阿丽亚德娜已经回答他肯定要出走似的。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阿丽亚德娜低声说，把头扭到一边，但没有走开。

"那你的工作呢？革命呢？"雅努什问。

她朝雅努什瞟了一眼，随即把目光转向别处。

“我要活着！”她的声音更低。

雅努什大为惊讶。

“活着？这是什么意思？”

阿丽亚德娜笑了。

“活着？怎么跟你解释呢……‘我思故我在’①……这句话恐怕不对，应该说，‘我爱故我在’。”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雅努什说，同时凑近阿丽亚德娜的脸，以便看清她的模样。她形容憔悴，皮肤发黄。

“我也不比你懂得多，唔，以后再说吧。”阿丽亚德娜又望着他，雅努什觉得，她的目光中好象含着怜悯。“眼下你别到我们那里去了，亲爱的，”她突然下了个狠心补了一句：“你等我的信吧。”

雅努什三天没出希莱尔的家门，等着阿丽亚德娜的消息。现在当他从早到晚都呆在这个家里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希莱尔太太面色阴郁，罗伊斯卡太太和米哈霞姨妈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奥拉好象刚哭过，面色苍白、神情悲戚，在屋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唯有约齐奥神采飞扬，仿佛这狭小的住宅容不下他似的。罗伊斯卡太太很担心他出事，不让他进城，因此他不得不整天呆在餐厅里，爱尔日别塔的房间里也时不时传出他的话声和笑声。爱尔日别塔每天都要练唱几次，但往往是练唱完几段之后就停下来，象是一只提早了报春的小鸟。每天中午前后，看门人的女儿哈尼亚就来了，接着从紧闭的房门里便

---

① 原文是拉丁文。“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名言。

传出练习唱谱和音阶的两个响亮声音。这声音宛如《梦游女》①中由长笛伴奏的咏叹调，而爱尔日别塔的声音则象是长笛。二月分的天气灰暗而温和。海没有上冻，南来的微风夹杂着一股碘的气味。每逢雅努什因打扫房间而开窗的时候，这种气味便扑鼻而来。第三天傍晚，爱尔日别塔打开通向过道的房门，唱起歌来。雅努什坐在自己房里的窗前，两眼望着对面屋顶上逐渐暗下去的天空。约齐奥因为天黑而扔开了手里的书，在床上躺下。当爱尔日别塔以甜润的强中音（她这时的声音确有些奇特）唱出了第一个长长的音阶时，约齐奥从床上坐了起来。雅努什的目光从灰暗的天空移向约齐奥，约齐奥用手支着身子，歪着头，象一只猎狗似的倾听歌声，仿佛要从中辨认出什么东西似的。果然，在爱尔日别塔今天演唱的第一个节目——韩德尔②的咏叹调里，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既象是恳求，又象是祈祷，既充满力量，又富于性感。雅努什也静静地听入了神。

“怎么回事？”约齐奥轻轻地说，“她为什么这样唱？”

这时，过道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门开了，埃德加尔在门口站着。这时爱尔日别塔的歌声更响了，宛如拿掉了弱音器的大提琴。约齐奥看了埃德加尔一眼，但立即把目光移开了，身子一动也没动。雅努什觉得周身发冷。

韩德尔的咏叹调在优美的最弱处结束了，钢琴的两个和音也在美妙的装饰乐节中戛然而止。谁也没有动一动。微微颤抖的、轻轻的伴奏声开始了。爱尔日别塔一个接着一个地唱沃尔夫的歌曲。雅努什仿佛看到了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境界，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不存在的境界。除了在歌曲中任何地方都是不可

① 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谱写的歌剧。

② 韩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

能存在的境界。幸福的预感同对某种可怕事件的恐惧突然交织在一起，他心里也产生了约齐奥同样的问题："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这样唱？"他感到恐惧的是，这里出了什么极不寻常的大事，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他的命运是在他身外、在完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被决定了的。他的命运，也许他们三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埃德加尔手扶门框，站在门口，他的脸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苍白。约齐奥低着头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凝神倾听着。雅努什把头往后一仰，合上了眼帘，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有人猛敲厨房的门。谁也没有动，爱尔日别塔仍在继续唱歌。雅努什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在门口与埃德加尔热情地握了握手。他点着了厨房里的蜡烛，这时爱尔日别塔还在唱："……你可以在窗前站到天明，但这白白浪费了你的弹奏和歌声……"他打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细高个海员，黝黑的脸膛，但非常好看。他一言不发地把一张纸条交给雅努什，敬了一个"白卫军式"的礼，然后一转身，象是走下舞台那样踏着台阶去了。

雅努什把纸条凑到灯前（这时从纸里掉出一张印有字的硬卡片），纸上写着：

> 请于明晚九时到旧港第十七号海桥来。在那里你会遇到刚才这个海员。附上填了你的名字的夜间通行证，以防万一。
>
> 阿丽亚德娜

第二天一早，雅努什不顾阿丽亚德娜的禁令到车站大街去了，但一个人也没有碰上。他心神不定地回到家里，看到玛莉亚给他的字条。玛莉亚恳求他到她那里去一趟。一段时间以来，玛莉亚一直避着希莱尔家的人。他不高兴地把字条一扔，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约齐奥到埃德加尔那里去了。吃午饭

时，雅努什发现坐在桌旁的人也都心神不定。埃德加尔默默地望着盘子，爱尔日别塔回答米哈霞姨妈的问话时答非所问，奥拉不安地瞅瞅妈妈又瞅瞅姨妈，罗伊斯卡太太则显然在费尽心机地想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如搜查、天气、邻人被捕等等。

夜慢慢地降临了。雅努什坐在窗前的圈椅上，约齐奥又歪在床上，手里还拿着那本书。雅努什发现海伦卡在反复打量从厨房到爱尔日别塔房间的那段过道。希莱尔太太在女儿的房间里，隔壁的小伙子们听见她们在轻声交谈。二月的夜来得早，朝院子的房间已经黑下来了。

雅努什憋不住，进城去了。约齐奥没有问他为什么这么晚还出去。埃德加尔工作室的灯亮着，他和雷涅维奇在心平气和地讨论教授永恒的话题：冰川时代。

雅努什走到街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路灯还没有亮。他刚刚出门，远处就传来了一阵机关枪响。行人很少。他顺着里舍列夫斯卡雅街朝前走了几分钟，到了直通港口的大台阶。离约定的时间还早得很。港口在沉睡，从海面吹来刺骨的寒风，间或带有一股烟味。一两艘轮船象驯服了的野兽，无精打采地浮在看不见的水面上，冒着浓烟。向下望去，红色和绿色的灯光此起彼伏地闪烁着。一艘轮船的汽笛发出一声凄厉的长鸣，这声音象昨天爱尔日别塔的歌声一样，预告着别离。他现在完全明白了：阿丽亚德娜要出走。

他跨下一级台阶，就在这“石凳”上坐下了，他这样身不动、心不想地一直坐到约定的时间。台阶上来往的人很少。行人的脚步在花岗石台阶上激起了回音。雅努什终于站起身来向港口走去。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第十七号海桥，一路上遇到三起巡逻队，他出示了阿丽亚德娜给他的通行证。他沿着海桥朝桥尾的

小房子走去，这时他忽然闻到海的气味，听到海浪轻轻拍打岩石的声音。他感到有股异常强烈的欲望涌上心头，那是远走高飞或自我毁灭的欲望。他想起了童年，那时他早上醒来的时候，也往往怀有这种欲望。

那个高个子海员从黑暗中出现了，向他行了一个礼。

"请，请到这边来，他们在等着您。"

他走了几步，看见一艘大摩托艇的黑艇身。艇上没有灯光，似乎有几个人影在上面晃动。一个矮小的黑影突然在他身旁站住了，他认出这是阿丽亚德娜。

"同我们一道走吧，"她还没有同他打招呼就突如其来地说，同时伸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同我们一道走吧！"

在黑暗中，雅努什暗自笑了。

"我为什么不走呢？"他想。但他嘴里却说：

"不，阿丽亚德娜，我不能走。"

阿丽亚德娜用另一只手抓住他另一边肩膀，想看清他的眼睛。

"你为什么不能走？"她问。

雅努什没有回答，只是把她的手从肩上拿下来吻了吻。

"你同谁一起走？"

"一切都是德拉特尔安排的，还有一个人……一切都办妥了，他们不会拦阻我们的。"

"那太遗憾了。"雅努什开玩笑地说。

"噢，你知道……"阿丽亚德娜说，"还有瓦利亚……"

"涅沃林？"雅努什大吃一惊，低声问道。

"我们还在等……"阿丽亚德娜悄声说，但马上又打住了。

雅努什听到身后有人快步向他走来。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爱尔日别塔，象她从彼得堡回来时那样，穿着皮袄，包着头巾。鲁宾斯泰因和海伦卡由那个高个子海员领着直接上了摩托艇。爱尔日别塔抬头望着雅努什，她的眼睛在黑地里显得深陷、发黑。

“我知道您会到这儿来的，”爱尔日别塔说，“您是个好人。请您告诉约齐奥……”

“约齐奥知道吗？”

“不，我没有告诉他。只有埃德加尔和妈妈知道。但请您告诉他，我会记住的。”

雅努什感到不耐烦：

“您会记住什么？”

“啊……记住一切。”爱尔日别塔回答。

阿丽亚德娜又走过来了。

“我们要走了。”她说。

发动机嘟嘟地响了起来，并向外排气。在寂静中这声音显得非常响，似乎整个港口以至全敖德萨都要被它吵醒似的。

“鲁宾斯泰因大概花了不少钱。”雅努什对阿丽亚德娜说。

站在他面前的两个女人向他伸出了手。他觉得一切都象在梦中。他弯下身子吻了吻爱尔日别塔的手，她吻了吻他的头，对他说了句什么话，他没有听清，只听到三个字：“约齐奥”。

“好，好，”他说。

阿丽亚德娜用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什么也没有说。他全身都感觉到她瘦小柔弱的身躯。

“阿丽亚德娜，”他说。

“我知道，”他听见自己耳边有个声音说，“我知道，只有你一

个人是爱我的。但我不能……”

海员走过来，敬了个礼。马达象机枪那样啪啪地响了起来。两个女人走开了，海员扶着她们先后上了船。海员也跳上船，收起了跳板。摩托艇猛然钻入黑暗里，很快就消失了。只有刺耳的马达声还在轰鸣，这声音也迅速减弱了，只留下一丝余音。

“多勇敢啊。”雅努什想。

他如醉如痴地伫立了良久，然后沿着海桥和码头往回走。他一面走，一面留神避开巡逻队。幸好没有遇上。

他艰难地爬上倒数第二级台阶时，一个人影挡住了他的去路。

“她走了？”人影问。

他认出了这是沃洛佳。

“她走了。”雅努什说，这时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你了解她吗？”他问沃洛佳。

“他妈的，谁能了解女人的心！”沃洛佳粗鲁地骂道，“你能想象吗，她背叛了我……”

雅努什摇摇头。

“背叛了你？”

“对，背叛了我！背叛了我信仰的一切！”沃洛佳说。

“你有信仰吗？”雅努什问。

“我有信仰！”沃洛佳突然大声喊道。这声音激荡在花岗石台阶上，顺着阶梯径自奔向大海。海面上越走越远的摩托艇的声音完全消失了。

十一

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德国人以席卷一切之势涌入了乌克兰。三月中旬，他们占领了基辅和敖德萨。进入敖德萨的既有德军也有奥军，而进入基辅的则全是由陆军元帅艾施豪恩统领的德军。

德军进城的时候，敖德萨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南俄的这种三月美景是独一无二的。人们都涌上了街头。德军服装整洁，钢盔上绑着枞树枝，在人群前面列队而过。德国人虽然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还是调了一些没有受过损失的部队来占领乌克兰的城市。敖德萨的居民好几个月以来对衣衫褴褛、身上歪七扭八地挂着手榴弹和子弹带的士兵已习以为常，因而对这支德国部队不禁叹为观止。队伍步伐整齐地前进，他们钉了鞋钉的皮靴把石板路面敲得橐橐响，队伍后面是两辆缓缓行驶的汽车。坐在第一辆车里的是同盟国军司令，坐在第二辆车里的是彼得留拉[①]长官。彼得留拉身旁堆满了鲜花，他站在车上，面带笑容，向两边的人群频频致意。人们呼喊着，一把把红花绿叶越过人头，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向汽车飞去，有的落在车里，有的没有投中。司机抬起胳膊象赶苍蝇一样挡开这些花束，同时紧紧地抓着方向盘。

雅努什混在人群中，不胜惊异地望着开进来的军队。无疑，他们带来了某种性质的解放：秩序、法纪、西方的空气。但当他看到这些士兵，看到这一张张即使不算营养很好，但总算洗得很

---

① 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民族主义首领。

干净的面孔的时候，他又按捺不住满腔的仇恨。

人们不久之前还热烈欢迎过粉碎了中央苏维埃军队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又同样为德国兵灰色的军装和彼得留拉的侍从们的花花绿绿的帽子而欢呼。

雅努什对这拥挤的人群感到厌恶，匆匆地从中退了出来。在德雷巴索夫斯卡雅街口遇到了沃洛佳。从外表看，沃洛佳是一个衣着讲究、满腮大胡子的肥胖商人，雅努什好容易才认出了他。沃洛佳快步走到他面前，把自己的新地址给了他。

“来吧，”他说，“每天六点左右我都在家。”

“这条街在哪里？”雅努什问，他对敖德萨不太熟悉。

“离码头不远，在下面……”沃洛佳补充了一句，接着就在人群中消逝了。

希莱尔家里出了一件大新闻。卡尔已经回到自己的军队，现在为他过去得到的工作和照顾前来道谢。原来他不是普通的士兵，那是他被俘时假装的。他来时穿着军官制服，自称是沙菲尔上尉，坐在餐厅桌旁同罗伊斯卡太太谈话，稍带维也纳口音。他说，他终于接到了家里的消息，他们住在维纳尔一内欧施塔特，全家平安，他对罗伊斯基夫妇对他的盛情和善意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还热烈邀请他们以后到奥地利去看他。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罗伊斯卡太太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看得出来，她是在回想对卡尔是否有过不太客气或要求太高的地方。军官装作没有注意这些，转而对雅努什说：

“我很感激您，因为，确切地说，我是在您那里才开始了仆人的生涯……令尊的去世使我很难过。”

“我记得，”雅努什说，想起了那圆形的小教堂和墓上的黄土，“我永远不会忘记您。”

沙菲尔上尉碰了碰脚后跟，走了。罗伊斯卡太太把双手一摊：

"谁能料到会有这种事呢？"

他们跑去把这件事告诉埃德加尔和教授。

埃德加尔在房间里心事重重地踱着方步，爱尔茹尼亚出走以后，他没有得到那艘神秘的摩托艇上乘客的任何消息。如果他们到了克里米亚或君士坦丁堡，那就不能指望在短期内收到他们的信了。战争还在继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它将结束。

罗伊斯卡太太走了之后，雅努什告诉埃德加尔他遇见了沃洛佳。埃德加尔活跃起来。

"去吧，到他那里去，今天马上去。他可能有什么消息。"

然而他当天晚上没有去。黄昏时分，戈翁贝克先生来了，脸色发白，神情慌乱。他对雅努什说想同他单独谈谈，雅努什对此颇为诧异。他把戈翁贝克带到爱尔日别塔的房间，因为其他房间里都有人。戈翁贝克先生没有坐下，他对雅努什说，他认为他是这所房子里唯一的男子汉，当然啰，还有约齐奥，但正是约齐奥……

"出了什么事？"雅努什不安地问。

原来是戈翁贝克先生从他在基辅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一月分，即布尔什维克攻占基辅后不久，罗伊斯基先生在玛丽亚公园被枪决了。

"为什么？什么原因？"雅努什问。

"我也不清楚。他是同他的房东一起被捕的，房东是个白卫军官。有一批人在玛丽亚公园被枪决了。"

"我的天，这怎么告诉他们呢？"雅努什吃惊地说。

他们决定去找埃德加尔商量。雷涅维奇教授也在埃德加尔

那里。谁也不愿意把这悲痛的消息告诉罗伊斯卡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瓦莱雷克一个时候以来一直住在希莱尔的书房里。最后还是埃德加尔承担了这项任务。

“你们看，”他说，“到底谁是真正的男子汉？这种事总是由我来做。”

他从容不迫地到罗伊斯卡太太那里去了。

当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瓦莱雷克告诉约齐奥和雅努什，说参加俄军的波兰人正在建立一支波兰部队，这支部队的司令部设在郊外帕夫沃夫军营里。他还说，明天他就去报名。

雅努什感到奇怪的是，约齐奥对这支波兰队伍并不信任。几天之后，敖德萨听到了关于在文尼察建立了波兰第三军团的消息。这个消息打动了约齐奥。这时瓦莱雷克已经到他的军营去了，一直没有回家。

爱尔茹尼亚走了以后，约齐奥的情绪一直非常消沉。奥地利人来了他也没有上街看看。他在老希莱尔书房里找到一堆侦探小说，于是整天埋头看这些书。父亲去世的消息曾使他痛不欲生，现在他一心想去文尼察。他劝雅努什跟他一起去，雅努什拿不定主意。他不太明白，这么几连骑兵，加上一点炮兵能算什么波兰军队。传到敖德萨的消息是很不准确的。当地的波兰军队他不愿参加，因为他不愿同瓦莱雷克在一起。一个时期以来，他讨厌瓦莱雷克，至于讨厌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四年前瓦莱雷克打他耳光的那件事。当然，那只不过是区区儿戏——两个朋友之间的激烈争吵而已。然而，正是打那时起，他对瓦莱雷克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很喜欢约齐奥，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对约齐奥的感情有多深。这几个月的经常接触，使他对这个高高的英俊的青年有一种完全是肉体上的亲近感。他有点

为约齐奥担心，同时也怕失去跟他的联系，因此倾向于参加第三军，以便能长久地和约齐奥在一起。况且他现在无所事事，阿丽亚德娜出走以后，他老是盘算怎样才能到西方去，参加波兰军队可能是最好的一条途径。

十天以后，他才去沃洛佳那里。在一个院落里，在侧屋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沃洛佳。房子是木结构的，很破旧。院子里很脏，有几株弱小的洋槐。鹅舍里有两只鹅在呱呱叫，这是从农村弄来的宝贝。沃洛佳在小房间里来回走着，酷似一头关在兽笼里的雄狮。由于缺乏运动，他胖多了，大胡子在苍白而虚胖的脸上映出赭红色的光。他全身看起来象有点肿。雅努什在靠窗的地方坐下听他讲话。

俄国革命的形势看起来是绝望的。在东线，在顿河流域，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①]和邓尼金[②]节节胜利，德国人占领了整个南俄，切断了莫斯科同它的粮仓乌克兰的联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发生了饥荒。红军在同白军作战，可是在军队里一片混乱，有时甚至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虽然如此，沃洛佳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转。既然美国已经参战，德国必然会被击败。德国人企图夺取赫尔松和顿涅茨克[③]煤矿，抢走叶卡捷琳娜草原上的粮食，这完全办不到。而且德国的统治仅限于铁路沿线，在没有铁路的地方（在我们南方铁路之少是众所周知的）由农民帮伙统治着，他们既不承认德国人，也不承认莫斯科和邓尼金。德国

---

①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1870—191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叛军的首领之一。沙皇俄国将军。

② 邓尼金(1872—1947)，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叛军的首领之一。沙皇俄国将军。

③ 顿涅茨克是乌克兰著名的煤产地。

人现在代替了过去工厂主和地产主的位置……

沃洛佳在雅努什面前站住了，探询地望了他一眼。

“你想回曼库夫卡吗？”他问。

雅努什摆了摆手。

“回去干嘛？我永远不回去了。一切都结束了。”

沃洛佳又开始来回走着，不时碰到灰色的墙壁和破旧的家具。

“你是这样想吗，伯爵先生？你是这样想吗？”

“不用嘲弄我了，”雅努什平静地说，“房子烧掉了，父亲去世了，过去已经结束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

“噢，那好，”沃洛佳说，“下一步怎么办？愿意跟我们走吗？”

雅努什没有回答。

“你相信革命吗？”沃洛佳在雅努什面前站住了。雅努什仍然沉默不语。

“我相信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他慢条斯理地说，“革命已经改变了的东西是无法变回来的。”

“你曾想变回来吗？”

“没有，”雅努什说，“但我认为你们的革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它现在与我无关。”

沃洛佳坐下来，一时没有说话，雅努什的话似乎堵住了他的嘴。

“你总是说，”过了一会儿以后，他继续说，“你要追求真理。如果你看不见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那你还寻求什么鬼真理？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俄国革命的轨道。”

“波兰……”雅努什说。

“正是波兰，”沃洛佳大声嚷道，雅努什不禁朝窗外瞥了一眼：沃洛佳的声音是否会传到院子里。“正是波兰离不开俄国革命的轨道！”

雅努什等他发作过了之后才心平气和地说：

“我想，波兰现在有自己的任务。如果德国人垮台了……”

“这只是几个月的时间问题。”沃洛佳插嘴说。

“这还要看。如果德国人垮了台，我们面临的极为困难的任务就是把三个占领区① 融为一体。难道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吗？到那时我们再去考虑革命。”

“这完全是布尔乔亚的观念。”

“你刚刚还称我为‘伯爵先生’，我能有什么观念呢？你该懂得，我不可能有别的观念。真理总归是真理，但我不是个革命者。”

“谁不同我们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我以为，如果我们是站在街垒的对面，你讲的自然是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街垒是没有第三方面的。”

“但是我根本不上街垒。我们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任务不同，仅此而已。”

“我猜着了，”沃洛佳说，“你要参加波兰军队，是吗？”

“对，有这个想法。”雅努什毫不犹豫地说，尽管直到目前他还在同这种想法全力搏斗，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作出决定。

“很可惜，”沃洛佳说，“你会是个好同志，尽管有点软弱。你

---

① 经过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波兰领土被分为俄、普、奥三个占领区。

们波兰人对事物的看法总是混乱的，这是你们的浪漫主义给你们留下的精神枷锁。”

“我想，我会涤除这浪漫主义。我承认，有时它对我有很大的支配作用。正是……”

他总算找到了个机会提出他的问题，这是他跑这趟路的唯一目的。

“关于你姐姐有什么消息吗？”

雅努什思路的突然改变显然使沃洛佳一时难以适应，他沉默了片刻。这短短的一瞬对雅努什来说好象过了一个世纪。沃洛佳心不在焉地茫然一顾，终于说：

“哦，对了。我得到一个消息……他们都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在海上遇到了一艘土耳其轮船，这艘船把他们载到了那里。”

“你收到了信吗？”

沃洛佳瞟了雅努什一眼。这一次不是茫然一顾了。相反，他狠狠地扫了他一眼，有点象对敌人那样。

“没有，”他慢悠悠地说，“我只得到一个口信。”

现在雅努什可以站起来走了。但他不忍这样冷淡地同沃洛佳分别。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是阿丽亚德娜的弟弟？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敖德萨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是不是他不愿留下一个坏印象？他们恐怕要很久之后才能见面了。

“你知道，”他说，“你知道，沃洛佳，我永远不会忘记敖德萨的这些日子。倘若我是俄国人，我会同你在一起的。但是……”

这句话说得有些不自然。沃洛佳却理解了。他拥抱了站在门口的雅努什，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雅努什也理解了，他们是友好地分手的。

"首先，我希望你懂得，问题不在于……俄国人……还是波兰人……这是另一码事……"

"将来我也许会懂。"雅努什顺从地说。

沃洛佳伸出了手。

"不知我们今后会怎样，但我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他走出门时说。

在院子里，鹅舍里的白鹅向他呱呱地叫。远处有只小狗在汪汪地吠着。雅努什心里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念头："她在君士坦丁堡！"直到晚上这个消息还在他脑际萦回。

十二

大致与此同时，即三月底，奥拉同戈翁贝克先生举行了婚礼。德国人刚一进城，斯彼哈瓦便无影无踪了。穆什卡公爵夫人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但她的儿子前些时候被枪决了。比林斯卡在穆什卡公爵夫人的帮助下同奥地利占领军的将军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外，她在奥军将领中还有自己的和丈夫的亲戚，即巴登尼克和埃斯特尔哈希家族。她打算靠他们帮忙到维也纳去，再从那里转到克拉科夫[①]或华沙。她在两个京城都有自己的房子和出租公寓。然而，在为此而奋斗的过程中，对她帮助最大的不是那些大人物，而是总参谋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官员卡尔·沙菲尔上尉。玛莉亚准备在四月初离开敖德萨。埃德加尔也想到维也纳去，但遇到了困难。

比林斯卡安慰他，说不久之后可望在华沙再见，但埃德加尔

① 克拉科夫是波兰的古都，故这里提到两个京城。

只是悲哀地笑了笑。有一句话他不愿说出口：到那里会有卡齐米日陪着她。

不管怎样，埃德加尔三月底过得很安闲。太阳照耀着，甚至可以说烤晒着敖德萨一带的草原。他有几次同玛莉亚到海滨中喷泉去。虽然海滨漫步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愉快，但埃德加尔的情绪有了好转，他不那么孤独了。没有得到爱尔日别塔的信息，只知道她在君士坦丁堡。

他送玛莉亚上车站。她和阿罗、别夏多夫斯卡小姐准备坐一节德国的软卧车厢离开敖德萨。几个奥地利士兵向她致敬，把鞋后跟碰得咔哒响。而她，神情高傲而冷漠，修长的脸庞上罩着有黑点子的面纱。她接受这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

埃德加尔低头吻她的手，她也是这么一副神态。她走进了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她隔着窗玻璃向他挥动着一束紫罗兰。这是奥拉结婚以后的事。

奥拉的婚礼当然是非常简单的。证婚人是埃德加尔和雷涅维奇教授。在教堂举行婚礼时除他俩外还有她的妈妈、姨妈和两个表弟参加。瓦莱雷克穿一身崭新的漂亮军服，戴着同盟国带有银鹰的灰绿色钢盔。希莱尔太太和别夏多夫斯卡小姐在家准备简单的早餐，不过弗兰齐舍克先生派店伙送来了一个精美的大蛋糕。德国人来了之后，供应状况稍有改善。德国人在敖德萨的仓库里储存了大量物资，准备运往“自己的祖国”[1]。从这些仓库里总可以搞到一点东西。

这一天奥拉好象是在睡梦中度过的。她看到妈妈和新郎在幸福地对她微笑，她也想对他们报以微笑。她尽量不去想卡齐米日，这一点她很容易地做到了。她把他、把这几年的等待、把

① 原文是德文。

那次出乎意料之外的欢乐的重逢都从自己的生活中一笔勾销了。她现在只记得他到莫林策之后的那次散步。时不时她眼前还浮现出那被踩得满是污泥的草坪，那潮湿的、象一面面白色盾牌一样在草坪中闪闪发亮的断槲树干。

“世上的一切，”她不时想，“都象是那些断树。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一棵断树。”

吃早饭时她得知约齐奥和雅努什两个小伙子明天要到文尼察去。瓦莱雷克极力嘲笑他们，同时夸耀自己的部队。他喝了一点儿酒，给大家讲起了卡利克斯特中尉和戈尔巴尔中士的故事，这两个人是他那部队中大家既害怕又崇拜的人物。这位中士参军前是华沙一个颇为知名的青年演员。约齐奥反唇相讥，回敬瓦莱雷克说，他那支队伍完全是由堕落分子组成的，那些人既不准备打仗，也不准备回国。

“我们无论如何不跟德国人打仗。”瓦莱雷克说，“而布尔什维克离得很远。”

“他们可能会来。”雅努什说。

“上帝保佑！”泰克拉小姐喊道。她吃得满脸通红，一早起来她就忙着做这顿饭了。

早饭后，新婚夫妇到新郎家去了。米哈霞姨妈要过几天才搬去。弗兰齐舍克先生的住宅有三个房间。戈翁贝克先生尽管十分吃力地改称奥拉为“你”，但他每句话都还免不了要加上“尊敬的太太”的称呼。对于奥拉来说，把一个年岁比自己大的胖男人称为“你”，嗓子里怎么也难挤出这个简单的字眼来。

他们在餐厅的桌旁坐下，不知说些什么好。

“你想不想喝茶？”弗兰齐舍克问，“尊敬的太太，我马上就给你泡去。”

“好的，我很想喝。”奥拉说，为的是把他打发开。

弗兰齐舍克先生不慌不忙地到厨房去了。

展现在奥拉面前的是未来无数空虚绝望的日子。这里没有姨妈、妈妈，没有她过惯了的和亲人团聚的生活。弗兰齐舍克完全象个陌路之人。

片刻之后，他给她端来了茶。茶很浓，泡得很到家。这种时候茶在敖德萨是很难搞到的。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他吻了一下她的手，这个简单而亲切的动作使她第一次感到他并不滑稽可笑。他紧靠着她坐下，整个身子都朝着她。这时她从近处看到他端正而肥胖的脸，蔚蓝色的眼睛，白色的睫毛，微红的眼皮。他开口说话了，象是在安慰她：

“我知道，你有难处，因为我不是一个讨人爱的人。我理解你，嗯，真的理解你。我很感激你愿意做我的妻子……”

奥拉一面听着这番笨嘴笨舌的话，一面高兴地注意到，戈翁贝克先生一个“尊敬的太太”也没说，她很满意。

“你瞧，”戈翁贝克先生两眼朝地，接着说，“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往后就象现在这样吧……我是个笨人，要习惯我需要时间，你要多久就多久……什么时候都行……现在就这样吧。”

他询问地看了她一眼。奥拉的脸红了，闭上了眼睛，心砰砰直跳。

“不，你是个诚实的人。”她低声说。

“不，不，”戈翁贝克急忙否认，“我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不好。噢，你不了解我，不过我很爱你。”他悄声说。

窗外传来了枪声，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奥拉没有把枪声当作一回事，但她由此又想到卡齐米日。她回忆起他那高大的、消瘦的、“高贵的”（她以前这样认为）体型和那对黑色的大

眼睛，不由得悲从中来。她忽然想起妈妈不在这里，自己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妈妈，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戈翁贝克先生抱住她。他那宽阔的胸膛宛如一面盾牌，如今这就是她的依靠，就是她那风流云散的梦里的一个坚硬的枕头。她哭了很久。

与此同时，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和米哈琳娜·森奇科夫斯卡[①]两姐妹并排坐在希莱尔家的沙发上。她们平静地低声哭着，她们的哭，可以说几乎是应景性的。爱韦琳娜太太望着窗外，泪珠儿不断地滴下来，搽了粉的脸颊上留下一道道泪痕。米哈霞姨妈用布包扎着下巴颏，愁容满面地用手支着头，身体象是一架坏了弹簧的马车，无声地轻轻颤动着。

"不管怎样，你一生总算是幸福的，"米哈琳娜终于开了口，"你同丈夫一起生活了差不多二十五年……是的，他被杀害了，这是事实，但是他在这种时候被杀，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否则你现在拿他怎么办呢？"

"我的米哈霞，"罗伊斯卡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不错，我是不该说这种话，"米哈霞姨妈还在颤动身子，"但你内心承认我讲得对。是不是？你将回到波兰去，那里我们还有普斯泰翁基那块地产，你一定能把它经营得很好。而他只会给你添麻烦……他又会搞他的试验……条播法等等……"

"你真没有心肝，米哈霞，"爱韦琳娜太太说，"我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你还说这种话！"

"对，我没有心肝。我怎么能有呢？自从森奇科夫斯基抛弃了我之后，我一直是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我的心也就硬了。"

"你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施舍。你在我们这里有一笔钱，普斯泰翁基的佃户也交了一些租……你不该这样讲。"

---

① 即米哈霞。

“不该，当然不该。你对奥拉也很好。”

“海伦卡死后，我就把她看作自己的女儿。”

“不错，不错，”米哈霞姨妈抽泣声更响了一些，“但我仍然觉得是靠施舍过日子。”

“这不是我的过错。”

“你说到哪里去了！爱韦琳娜，当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我没有自己的家。”

“你现在可有了……在奥拉那里。”

“那是戈翁贝克先生的家。不错，他是个老实人，但是……”

“呃，米哈霞，我觉得，你的脾气有些怪。”

“是的，爱韦琳娜，我的脾气是有点怪。一生没有过爱情的女人都是如此。”

“你爱过医生。”

“森奇科夫斯基？我爱过他，但过了两年他就把我甩了，因此我才投奔到你这里。何况那两年中我也没有领略过多少爱。他那时还把情妇带到家里来。”

“这你对我已经说过了。”

“我对你说过不止一次。但你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你瞧，我现在希望奥拉有自己的家。戈翁贝克不会抛弃她，而且也决不会把情妇带到家里来。他是个好人。至于斯彼哈瓦，你知道，我本来就不怎么相信他。”

“你说得对。”

“小伙子们明天要走了。”

“是的，还有这种事凑热闹。瓦莱雷克留在敖德萨，但约齐奥……”

“这算什么波兰军队！同德国人……”

“现在同德国人在一起，以后也可能跟德国人打仗。不能把话说死。”

“我的爱韦琳娜，这我可不欣赏。森奇科夫斯基常说，德国是个强国。”

“唉，算了，别提你那个森奇科夫斯基了。”

爱韦琳娜太太说到以前妹夫的姓的时候有点儿口吃，随后她在房间内大步走来走去。

“你以为，我对一切都满意吗？”她对妹妹说。米哈霞用手帕擦干了眼泪，她不哭了，在沙发上斜靠着身子，那姿势就象受难的基督。

罗伊斯卡太太穿过过道，推门就进了小伙子们的房间。约齐奥正在收拾自己的箱子。他站在箱子旁边，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望着拿在手里的照片。他一见母亲进来，连忙把照片藏到箱子里的床单底下。罗伊斯卡太太皱了皱眉。

“那是爱尔茹尼亚的照片吗？”她问，“哪儿来的？”

约齐奥扫了母亲一眼，立即移开了视线。

“埃德加尔给我的。这件事妈妈知道了？”

“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行为象个小孩子！”

罗伊斯卡太太在雅努什那张靠窗的圈椅上坐了下来。

“妈妈，”约齐奥说，同时向母亲走近了一步。

“唔，只能如此。孩子已经长大了。这可算是你的初次经历吧。”

“妈妈是否认为她会嫁给鲁宾斯泰因？”

“你恐怕比我要清楚。她没有对你应承什么吗？”

“她？没有。我不知道她走。她瞒着我。只有雅努什见到她。”

“雅努什？”

"对。另一个人也是坐那条船走的……"

罗伊斯卡太太脸色阴沉下来，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你们的情况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低声说。

约齐奥走到她身边，亲了亲她，然后在她脚旁边坐下。这时天已经黑了。

"妈妈，你瞧，"他高兴地说，"我就象在莫林策的小客厅那样，坐在妈妈的脚旁边。"

"我们的小客厅已经不存在了。"爱韦琳娜太太叹了口气。

约齐奥惊讶地望着母亲。他从未听见过妈妈叹气。但他想起了父亲的死，于是把脸转了过去。

"你可记得，你给我念显克微支[1]的书吗？那是我得了猩红热之后，你把我抱到小客厅里，并给我读《洪流》，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约齐奥，那可是好时候啊！"

"贝尔特小姐照顾瓦莱雷克，你整天都守着我。"

"当然，我记得。但那种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还会回来的。"约齐奥很自信地说。

"不，我的孩子，别幻想了，不会回来的。"

"怎么？妈妈不相信我们会回莫林策去吗？"

"对，亲爱的，我们不会回去了。肯定不会回去了。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的这一章已经结束了。"

"不，不，"约齐奥抓住妈妈的膝盖喊道，"不，这不可能！你瞧，你给我读显克微支的书的时候，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回到以前那个时代……但现在，你想想，在文尼察、斯特热萨夫卡、雅尔莫林策……都有波兰骑兵，就象在库达克[2]那样。"

---

① 显克微支(1846—1916)，波兰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洪流》是他的名作之一。

② 指1635年波兰人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的要塞。

“可惜雅努什不在这儿，”罗伊斯卡太太说，把手放在儿子头上。“他会把这些事给你讲清楚。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他前不久这样对我说过。我们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不过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应该回华沙去。”

约齐奥耸了耸肩。

“华沙！华沙！现在大家都在讲华沙！但我要留在这里！”

“这块地方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罗伊斯卡太太悲伤地说。

约齐奥没有吭声。

“难道能够把我们这一页历史涂掉吗？我也可以说，历史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顾事实。我为你去文尼察担心。我觉得，舞刀弄剑的没有什么意思。”

“雷涅维奇教授说，这是我国骑士的最优良的传统。”

“雷涅维奇教授自己都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他劝你去参加第三军，而自己却在办去华沙的通行证。十七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光辉灿烂的世纪！”

“一开头就血染大地。”罗伊斯卡太太又叹了一口气。

这次约齐奥没有再去注意母亲叹气。

“妈妈是个和平主义者。”他不耐烦地低声说。

“不，我的孩子，我仅仅是一个女人。”

“你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约齐奥好一阵子没有吭声。罗伊斯卡太太觉得奇怪，俯下身子去看他。她看到他的天蓝色的大眼睛在初降的暮色中闪闪发光，她的手指触摸到他那卷曲的、又硬又密的、充满青春活力

的头发，和他圆圆的头颅。约齐奥突然俯身向前跪在地上，把头埋在妈妈的膝盖上。他哭了。

“今天敖德萨流的眼泪太多了，”爱韦琳娜太太打趣地说，可是她自己也感到哽咽难言。

“现在不能哭，”她想，控制住了自己。

她整个手掌都感到她钟爱的儿子的圆圆的头颅和干燥而蓬乱的头发。她用嘴唇亲了亲他的头，闻到一股奇异的、她所喜爱的气味——不过其中掺有爱尔日别塔的香水气味。

十三

约齐奥和雅努什到达文尼察[①]时，一个穿旧军服的男子在门口接待了他们。门上贴着一张字条：“波兰第三军团报名处。”那个男子把他们领到城市的另一端，南布格河[②]对岸的军营里。他们向炮兵军官基耶利谢克中尉报了到。约齐奥为了能和雅努什在一起而隐瞒了自己的军阶。基耶利谢克中尉把他们分在第二炮队，并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宿舍里已住有二十个左右在俄国各条战线上转战了四年的老兵。其中有些预备役兵，已经有长长的胡子了。这些士兵对两个富家子弟态度冷淡，怀有戒心。而雅努什和约齐奥也不知如何和新伙伴交朋友。向他们敬烟没有起到作用。约齐奥同沙俄军队的士兵打过交道，但那是另一码事。首先，他在那里是属于拥有特权的军官阶层，士兵与军官之间从来就隔着一层；其次，那里主要是俄国人，而他是波兰人；再其次，约齐奥在革命爆发时由于肘部受了轻伤住进了

①② 在乌克兰境内。

胡曼[1]医院。而现在的新伙伴却转战过南北，战争的漩涡和混乱使他们产生了回国回家的强烈愿望。他们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汇集到新建的第三军来的。他们对所有的军官都不信任，因为他们觉得军官们可能别有所图。不管怎样说，士兵们总是认为这样的部队即使不是德国人扶植的，那至少也不是德国人所担心的。他们怕自己被利用来同布尔什维克或农民帮伙作战。这时农民帮伙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铁路沿线各处建立起来。而农民显然也怀疑这支虽然是外国的、然而同乌克兰土地有着某种利害关系的新部队。基耶利谢克中尉对这两个自愿参军的年轻人讲过，农民对士兵军帽上的波兰鹰[2]很注意。这支军队在涅米罗夫[3]建立了骑兵，在文尼察和格涅瓦[4]建立了骑炮兵和步兵。

一个叫戈利奇的中士对这两个年轻人特别"关照"。他是个身材不高、肌肉发达的男子，年纪比约齐奥稍大一点。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在洁白的前额上梳成波浪形的发式。嘴里是两排雪白的大牙齿，明亮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残酷的神情。雅努什和约齐奥一进屋，他的眼睛便盯住了他们。从此以后，他就专门派他俩打扫房间，擦窗子，而且经常派他们站岗，从而引起了士兵们普遍的不平。布雷克，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散多梅希[5]老农民，为年轻人说了几句话，戈利奇便大发雷霆，并把在场的士兵大骂了一通，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是革命党，于是大家马上都静了下来。

---

①③④ 乌克兰地名。

② 波兰国徽的图案是鹰。

⑤ 波兰地名。

这件事倒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处，梅申斯基和罗伊斯基加入了士兵的集体，成了这些有经验的老兵的伙伴。兵营里没有灯，灰蒙蒙的黄昏到来的时候，他们便在铁炉里生上火，大家围着炉子度过整个晚上。从炉盖缝里透出来的红光照着士兵们皱纹密布的脸，照着他们的胡子，照着他们赤裸的上身，他们为抓虱子而脱下了衬衫。戈利奇中士维斯瓦[①]河畔的小同乡，一个身材矮小、语言粗俗的年轻的华沙理发师常说点什么给大家逗乐。但是，炉火旁边不仅没有使人感到和谐一致，而且缺乏相互间的善意。离家四载而且音讯不通，使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战争把人们的好脾气一扫而光了。即使有人在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某种美好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也羞于表露出来。他们以玩世不恭和讽刺挖苦的态度谈论战争中的事件，揶揄军官和士官，对什么都看不惯。理发师古斯泰克对每个人都取笑，他还模仿"理想主义者"基耶利谢克中尉的官架子，以及他向士兵们讲话时的那种思想性很强的抽象语言。当古斯泰克操着中尉的腔调说"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民族的旗帜"，"波兰军队的荣誉"等等字眼时，士兵们迸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在他们看来，这些字眼都是愚蠢而幼稚可笑的。

雅努什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粗犷的生活。在这以前，他即使接触到谋杀、抢劫或恐怖行为，也似乎是置身其外。现在他处在这个非常粗野的恶劣环境中，竟毫无怨言地听命于戈利奇，甚至在自己的屈辱中得到某种愉快。他打扫厕所，收拾房间，洗擦窗户，几乎每天晚上都站岗。约齐奥不管怎样还是为自己争得了较为自主的地位。雅努什佩服约齐奥迅速同古斯泰克交上了

---

① 维斯瓦河是波兰最长的河流，长一千〇六十七公里。

朋友(古斯泰克以逗乐取笑创造屋里的气氛,实际上一切都听他安排),佩服约齐奥赢得了老布雷克的信任。在这方面,雅努什同大伙儿好象还是生疏得很。象在曼库夫卡和希莱尔家里那样,他在这里也同样感到格格不入。

军训基本上没有进行。基耶利谢克中尉不敢贸然带士兵们去操练,因为士兵中不少人甚至可以教他。于是他给自己的部下介绍大炮的机件,讲解运到兵营的四门轻野战炮的发射方法和技术。演习几次之后,小伙子们学会了把大炮运到阵地。连年纪较大、脾气固执的士兵也很乐意听基耶利谢克讲解纯技术的问题。基耶利谢克也常到士兵宿舍里来聊天,正是在这种时候他讲了那些以后受到古斯泰克取笑的话。士兵们漠然地听着他讲,也没有提什么问题打断他。只有一次,一个尖嘴猴腮的普乌图斯[①] 农民在他讲完后,问了一句:

"请中尉先生说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家。"

大伙儿都认为这句话问得不值一哂,因为谁都知道,基耶利谢克是不会回答的。果然,中尉严肃地说:

"亲爱的伙伴们,我以为,在我们回到最亲爱的祖国之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士兵们不满地窃窃私语起来,作为对中尉的回答。

对于雅努什来说,最艰苦的活儿莫过于夜里在马厩里值班了。战马在马厩里闹腾得很欢,绑得不牢靠的绳子松开了,马在马厩里来回走动,有的钻到别的马厩里去,还大声嘶鸣。同雅努什一起值班的士兵往往自个儿钻到干草里睡大觉去了,照料马厩的全部任务就落在雅努什身上。在这种时候,他便觉得马是

---

① 波兰地名。

不听话的愚蠢怪物、是不可控制的邪恶力量。

他们到文尼察大约十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和雅努什一同值班的是一个他还没有注意到的士兵。这是个年轻小伙子：圆圆的脑袋，头发剪得很整齐，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动作极为灵活。他没有躺下睡觉，整晚都帮雅努什干活儿。他挽马笼头的技术比雅努什好，因此马安静得多了，他们也有更多的时间聊天。他们坐在马厩中间灯柱下的小凳子上闲谈。如果有哪一匹拉大炮的战马不老实，踢地面或甩链条碰撞马槽，只要雅努什的伙伴一抬头，用压低的声音朝它吆喝一声，“吁……站住，站住，老兄！”马便安静下来了。

雅努什在谈话中了解到，这个年轻士兵叫弗瓦德克·索班斯基，是从日托米尔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来的。那里的小贵族除了姓氏和世世代代笃信天主教以外，同当地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弗瓦德克没来得及参加俄军，也没有打过仗，由于偶然的原因到了文尼察，自愿报名参加了波兰第三军团。他虽说没有什么经验，却象一个天生的军人。他对军事问题比雅努什熟悉，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识，还会唱很多军歌。这天夜里，他用没有受过训练但非常悦耳的嗓音给雅努什低声唱了几支军歌。有一首歌雅努什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此后几乎伴随了他一辈子。

打仗真是其乐无涯，
当骑兵翻身落马前……

虽然，他觉得这首歌的思想不大好理解，但它的魅力把他吸引住了。马厩里很暖和，充溢着马粪和马尿的气味，弗瓦德克的身上也散发出一种士兵特有的汗味。尽管这些气味很浓，但雅努什并不觉得难以忍受。弗瓦德克一直嚷嚷牙痛，但仍然不住

嘴地讲话。他显然对雅努什也有好感，想把他在军队里一直憋在心里的话统统对雅努什倒出来。他的年龄跟雅努什相仿。

他对雅努什讲起他的家乡斯莫乌夫卡，讲起自己的姐妹阿涅尔恰和约阿霞，他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一种讨人喜欢的稚气。他述说父亲怎样一早就把他喊起来干活儿，他怎样走到那个从三面环抱着斯莫乌夫卡的森林，以及黎明时分森林里的小鸟怎样歌唱。雅努什半醒半睡——他困极了，但他仍然在听弗瓦德克的讲话和他的声音。弗瓦德克的口音听起来很可笑，夹杂着一些地方腔和古音——在一些偏僻的村子里，有一些古音同过去的风俗习惯一起保留下来了。

"你知道吗？"弗瓦德克碰了碰雅努什的腰，"那里现在正是松鸡的发情期。啊，那真好玩。"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先是远处的雄鸡报晓，火车汽笛鸣叫，接着起床号响了。弗瓦德克走出马厩，手按着脸颊。这天早上基耶利谢克给新兵来了一次训练，但弗瓦德克请了假。雅努什傍晚回来的时候，看见弗瓦德克坐在屋角的小床上，脸颊全肿了。他用手扶着脸对雅努什说：

"得想个办法，我受不了啦。"

"喊古斯泰克来，也许他懂一点。"

理发师来了，他叫弗瓦德克坐在炉旁。他借揭开炉盖后冲出来的火光看了看弗瓦德克的口腔。原来坏牙下面已化了脓，发红的牙龈说明牙周膜已经发炎了。古斯泰克摇摇头，把肮脏的手指从弗瓦德克的嘴里抽了出来。

"没有办法，"他说，"只有把这颗牙拔掉。"

雅努什听了一惊。在化脓和发炎时拔牙？他听人说，只有在消炎之后才能拔牙。

“你有什么办法，”古斯泰克说，“那样他得受一个星期的罪，现在拔掉，一转眼就过去了……”

雅努什表示异议：

“是不是要去找牙医？”

“您倒聪明，”古斯泰克笑道，“上哪儿去找牙医呀？要多少钱？怎么样？拔掉吗？”他对索班斯基说。

索班斯基犹豫不决。

“你会拔吗？”

“尽力而为吧。只要有一副好虎头钳就行。谁有点儿酒精吗？”

酒精找到了。理发师在兵营铁匠房里弄到一副不大的虎头钳，然后就开始了。弗瓦德克请雅努什紧紧抱住他的头。

“您一定要使劲抱住。”理发师说。

雅努什按住了弗瓦德克刚理过发的头，他本想调过眼睛不看，但又一想，这是胆怯的表现，便咬着牙看这次手术。古斯泰克在虎头钳上浇了些酒精，还用酒精涂了涂病人红肿的牙龈。士兵们都围在炉旁观看这次手术。一个士兵手执牛油蜡烛，照着弗瓦齐奥[1]的口腔。理发师挽起袖子，拿起虎头钳。雅努什拼命抱住弗瓦德克的圆脑袋。他的下巴顶着弗瓦德克的头，弗瓦德克短而硬的头发刺痛了他的皮肤，一股头屑的气味钻进了他的鼻孔。理发师不很利索地用虎头钳夹住了病牙，钳子在牙床上两次打滑，然后是咔嚓一声响。古斯泰克使劲地摇动老虎钳，把索班斯基的头朝他那边拉，雅努什则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弗瓦德克的头不放。

---

① 弗瓦德克的昵称。

“哎，出来了，”古斯泰克说，虎头钳和牙齿一起拿了出来。脓和血从弗瓦德克嘴里喷出。雅努什没有松开弗瓦德克的头，他的手掌感到那头上刹那间冒出了一层汗珠。弗瓦德克在梅申斯基的手上渐渐蔫了。雅努什两眼直冒金花，好象不是病人而是他自己要晕过去了。

“喂，松开手！松开手！”年轻士兵张开疼痛的、鲜血淋漓的嘴大声喊道。雅努什松了手，后退了几步。弗瓦德克从小凳子上猛地站了起来，但脚下却不稳。

“我眼睛发花，”他说。

索班斯基朝房外走，士兵们笑着给他让出一条路。雅努什随即跟了出来。索班斯基朝厕所走去，雅努什也跟了进去，心想他大概要呕吐。但他只吐出了嘴里的脓和血。雅努什在他身旁站住了。

“呃，怎么样？”他问。

弗瓦德克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转身朝着雅努什，抱住他的脖子，把头埋进他的怀里。雅努什发现弗瓦德克象个孩子似的在哭，这使他十分惊讶。由于抽泣，弗瓦德克的整个身子都在颤动。雅努什抱着他，感到他很瘦弱，骨架也很小。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涌上了他的心头。

“别哭，别哭，”他一面抚摸着弗瓦德克的一头硬发，一面连声说，“你是个战士，要上前线了，还哭……”

弗瓦齐奥抬起头，在这阴暗的、臭气熏天的厕所里，雅努什看到了他的一对真诚的大眼睛。

“你不会告诉别人吧？任何人都不告诉吧？”他含着泪问。

雅努什笑了。

“我当然不告诉别人，我就说你吐了。”

“不然他们会笑话我的。”弗瓦德克说。

雅努什回到房间，和约齐奥并排躺在自己的板床上。夜来了。约齐奥一直躺在床上，雅努什知道，他在思念爱尔日别塔。

“看看你是不是有虱子，”约齐奥忽然悻悻地说，“你刚才抱了那家伙的头。”

“不会的，他很干净。”雅努什有些诧异。

“你怎么会想到去扮演看护妇的角色？”

“我想帮帮他。”

“你帮得好！真是野蛮极了！他会受感染的。”约齐奥耸了耸肩。

“不会的，”雅努什说，同时想起了弗瓦齐奥瘦弱的身躯。

“肯定会，这个乡下佬！”约齐奥恼怒地说。

雅努什没有答话，翻身把背朝着约齐奥。一会儿之后，晚间喝的咖啡端上来了，士兵们一个个喝完都睡觉了。雅努什没有再同约齐奥谈话。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了弗瓦齐奥旁边的空床上。弗瓦齐奥现在感觉良好，牙一点儿也不痛。然而，雅努什并没有睡在这张床上，因为黄昏之前就集合，整个部队要从文尼察迁到格涅瓦[①]去。

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的傍晚，约齐奥同雅努什坐在炮弹车上，准备出发。弗瓦齐奥走过来，有礼貌地问：

“先生们，可以同你们坐在一起吗？”

雅努什马上同意了。炮弹车起动的时候，又有一个士兵上来了，也是个年轻人，他们一路上兴致很高。马车夫驾着马，他们背朝前方坐着。一出文尼察就可以看到头顶上爽朗透明的天

---

① 格涅瓦是乌克兰的一座小城市。

空和点点繁星。天慢慢地黑了，炮弹车走一阵，停一阵，弗瓦齐奥用他悦耳的细嗓子一个接着一个地唱军歌，然后唱自己家乡的爱情小调、婚礼歌以及男女傧相和媒人的歌曲。其中有一首的内容是新娘同家人告别，缠绵悱恻，感人至深，充满了离愁别恨。

再见啦，低低的门槛，
多少次我从你身上跨过，
如今我要离开这里，
有谁将在这里厮磨？
再见吧！再见！

雅努什听着这支歌，想起了爱尔日别塔出走前的那个夜晚，她唱的沃尔夫的意大利歌曲显然也是为了告别的。他吃惊地想到，从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多么长的一段生活之路。那时的生活多么不同，多么遥远啊！他跟着弗瓦齐奥唱了一段哀伤的曲调，然后凑近约齐奥的耳边问：

“你记得不？”

约齐奥仰头望着星星，一句话也没有说。炮弹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行进，不时因驶入软路面而摇晃，马车夫吆喝着。从大炮那边不时传来喊声：“站住，他妈的，你往哪儿赶？”接着是整个行列的声音，“停下！停下！”而弗瓦齐奥正唱着媒人的歌曲。雅努什知道，约齐奥是记得的。

十四

在格涅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士兵们住进了糖厂、官员们

的住宅和农民的茅舍。在文尼察还保留着的一点点纪律性现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天气异常暖和，阳光灿烂，就象夏天一样，虽然树上还是光秃秃的。兵营的生活成了安闲的乡居。小伙子们住在城镇边的一所白色小农舍里：雅努什、约齐奥、弗瓦齐奥以及坐在炮弹车上的第四个人：斯塔希·奇日。他是基辅人，然而他的祖先是从"波兰王国"[①]来的。农舍后面是草地，再过去一点是银白色的南布格河。他们就在河里洗脸，尽管水不深，斯塔希还到那里洗澡、游泳。

伙食不大好，雅努什和约齐奥跑到会计住所的军官餐厅用餐。在格涅瓦集结的军队比较多，因此军官不少。雅努什和约齐奥吃了一顿不错的午餐。他们对别人的睥睨置之不理，也没有谁对他们提出非难。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在门厅里见一个身穿骑炮兵上尉军服的高个子军人向他们走来。这是斯彼哈瓦。

他没有作任何解释，直截了当地说：

"听着，小伙子们，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到军官餐厅里来。你们是普通士兵。"

约齐奥只耸了耸肩膀，雅努什想解释一下。

"你们在大门口等我，"卡齐米日说，"我马上来找你们。我要送你们到宿舍，看看你们住得怎样。"

小伙子们走到太阳底下，站在门口等着。约齐奥用靴尖踢着沙土，地上扬起了一小团尘雾。

"他在这儿干什么？"雅努什问。

---

① 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在原华沙公国的基础上建立波兰王国，包括布格河以西的部分波兰领土。波兰王国归沙皇管辖。

“鬼知道，”约齐奥不高兴地说，“还有他那三颗星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你说过多次……”

一会儿，斯彼哈瓦来了。他们一起朝农舍走去。斯彼哈瓦知道他们在文尼察，一直等他们来，但没有时间去找他们。

“你知道吗？”他对雅努什说，“你姐姐已到华沙去了。”

“已经去了？”雅努什淡然地问。

“对，她是同阿罗和泰克拉小姐一道去的。希莱尔太太病得很重，埃德加尔留在敖德萨，本来他们也要到维也纳去。”

“瓦莱雷克呢？”雅努什问。

“瓦莱雷克在那一边……在敖德萨……”斯彼哈瓦阴郁地说。

他们快走到农舍的时候，一个满身尘土的士兵纵马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高高的额角上沾了一片污泥，脸上堆着一层黑糊糊的尘土，汗珠从脸上直淌下来。马喷着口沫。在他后边相隔几步还有一个骑马的士兵。雅努什认出前面的那个骑手是自己年轻的邻居康拉德·基茨基，便高兴地对他招了招手，但康拉德没有对他微笑，只是象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朝着设在糖厂厂长住所的司令部奔驰而去。

斯彼哈瓦站住了，望着远去的骑兵。

“啊，出了什么事！”他一条眉毛向上一扬。

约齐奥单刀直入地对他说：

“呃，卡齐奥，我们到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我们什么都不懂，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斯彼哈瓦站在小路上。

“看来时间来不及了，以后再说吧。”他说。

他立即转身，朝着那个骑手奔驰的方向走去。没过多久，弗瓦齐奥冲进屋喊道：

“集合了！集合了！”

原来是农民武装在涅米罗夫附近抓了一个刚建立的团队的几个骑兵。农民在骑兵的肉体上刻肩章和镶条，用带刺的铁丝把他们绑在树上，把他们折磨得好苦。涅米罗夫的骑兵很少，于是他们向格涅瓦靠拢，以便同这个正在建立的军团的其余部分汇合。格涅瓦的部队本身也不安全，但必须马上去接应他们。统领全军的上校下令集合，出发。

他们还没有集合好队伍，也还没有备好大炮和套好马，一个美妙的春日黄昏就已经降临了。天气仍象六月里那样暖和，阳光洒落在波多莱平原上，光秃秃的土地在一望无际的碧空下静静地躺着。

雅努什、约齐奥、弗瓦齐奥和斯塔希·奇日四个小伙子再次登上炮弹车。他们象散步一样向前行驶。由大炮、炮弹车、步兵、马车组成的一字长蛇阵沿着南布格河的苏蒂斯基[1]和蒂夫鲁夫[2]之间的道路，朝着佩恰里[3]的方向蜿蜒前进。路很宽，两旁是槲树，每隔一俄里都有三棵如喷泉一样向上猛长的杨树作标志——整个波托茨基[4]辖地都是这样。这一次四个人都唱着军歌，约齐奥摆动双腿，用脚跟敲着炮弹车。基耶利谢克教过他们使用大炮，现在他们总算会装炮弹上膛了。他把他们四个分在一组。

太阳已经在南布格河对岸落山了。但云雀还在歌唱。

---

①②③ 乌克兰地名。

④ 约瑟夫·波托茨基(1680—1752)，波兰大贵族，当过基辅总督。

“瞧！”约齐奥说，“这条路多美呀！”

真的，老槲树的茂密的枝杈上还残留着去年的干树叶，看起来很漂亮。小伙子们没有停车，就在车上吃了鱼罐头和面包，嘴角上留下了罐头的蕃茄汁的咸渍。春风吹着他们的嘴唇，他们脸上发热，残留的罐头汁使嘴角发烧。

“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们文化的影响。”约齐奥说，“这条路……”

雅努什忧郁地笑了笑。

“你忘了我们是到哪里去。”

“怎么？”约齐奥问，“我不懂。”

“这文化显然是蹩脚的，既然它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那你又要什么结果呢？”约齐奥不肯罢休。

“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懂。”

“斯彼哈瓦会给我们说清的。”

“斯彼哈瓦？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是这里的人。要懂得这些，必须在这里生活很久。”

“他们想把我们从这里赶走。”约齐奥阴郁地说。

“已经赶走了。”雅努什耸耸肩，“难道你没有看见，目前这是一次总崩溃？我们作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华沙而已。经过三个世纪的经营，我们又狼狈地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有些事情搞得不好。”

“你是布尔什维克，”约齐奥说，“你同沃洛佳和阿丽亚德娜他们在一起混得太久了。”

雅努什一听到这后一个名字便不说话了。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人们可以直视它，西边的天上现出两朵红霞。“到华沙去，”雅努什想，“也就是到阿丽亚德娜那儿去。到西方去，”他望着太

阳，沉吟道，"到太阳下落的地方去……"

"我的天，"他叹了口气，"你该想想嘛，约齐奥，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叫做布尔什维主义。你只看见鼻子下面的一点点东西。你至少应当学学你母亲。"

"妈妈从来就是个社会主义者。"约齐奥嘟哝了一句。

"是呀，"雅努什说，"怪不得她让农民星期天在莫林策园林里散步。"

"那有什么用?!"约齐奥愤愤地说。"那园林还不是象其他的一样给毁了。"

"这显然是个不怎么好的办法。"雅努什笑了起来，并转身看着身旁的斯塔希。

奇日在专心致志地吹口哨，使劲噘着两片嘴唇。

"您是从基辅来的吗?"雅努什问。

"对，"奇日不吹口哨了，"但我是罗兹① 人。我爸爸只不过是在基辅的华沙保险公司工作。"

雅努什很喜欢奇日。奇日的年龄比其他两个小伙子都小。

"我哥哥是这里的中尉，"奇日主动说，"他同其余的驻军留在格涅瓦。我们想到华沙去。"

听到"华沙"这个词约齐奥又皱起了眉头，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傍晚他们到达蒂夫罗夫，在镇上驻扎下来。雅努什和约齐奥住在一个有钱的犹太人家里，那家给他们腾出了"客厅"，里面有一张硬邦邦的狭长沙发。他们把皮袄铺在地板上睡，但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老犹太人端来了茶，同他们聊了几句天，但尽力不涉及具体问题。他既没有告诉他们任何消

---

① 罗兹是波兰中部的一座省城。

息，也没有向他们提任何问题。他一个劲儿地称他们“少爷”。“少爷”饿了吗？“少爷”是从敖德萨来的吗？……他充其量就问这一类问题。

雅努什和约齐奥躺在皮袄上，思考着。约齐奥先开腔了：

“听我说，我们目前遇到的事情，我还是不懂。”

“我以为，”雅努什说，“最好不要思索这件事。这是徒劳之举。”

“你是否认为我们卷进了一场没有意义的风波。”

“可能是这样。”

“不，这不可能没有意义。”约齐奥说，“你瞧，我知道，我是个傻瓜……”

雅努什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不过敖德萨是再也呆不下去了。总得做点事情。我想，如果我是俄国人，我可能跟沃洛佳一起……”

“你这个布尔什维克。”雅努什笑了起来。

“别抬杠了。是的，我们必须为波兰做点什么事情。”

“因此，明天我们要向乌克兰农民开枪。”

“是呀，是有点儿不对头。”

“这不是我们能弄懂的。”雅努什叹了口气，“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难道一个人只能随波逐流？”约齐奥问。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反抗的话……”

清晨五点起床号响了，小伙子们已经忘掉了他们的疑虑。这是一个美丽的春之晨。蒂夫罗夫教堂乳白色的尖塔高耸在小镇上空。南布格河平静如镜。一个神甫站在自己宅邸半掩的门旁，疑惑地望着在市场上转来转去的军人。基耶利谢克中尉带了两

门大炮和炮弹车离开蒂夫鲁夫 朝格涅瓦相反的方向驶去。炮车折到一条坎坷不平的"波兰"路上，仍走得很轻快。春天灿烂的阳光下，露水在田间闪耀，云雀在忽上忽下地飞翔。弗瓦齐奥不住嘴地唱着：

打仗真是其乐无涯……

他们到了一片平整整的田野，田里舖着一层绿油油的庄稼，基耶利谢克中尉下令架上大炮。前面两公里左右，在长着小树林的平缓的小山丘后面，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村庄前端是几幢白色的农舍。清晨十分寂静，村内的一切都在睡梦之中，至少从远处看来是如此。

中尉把瞄准器对准了村头左面的一幢白色农舍。雅努什的手颤抖着抱起了炮弹，装上了膛。炮身晃动了一下，猛然后坐。炮声震得雅努什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耳朵里象在擂鼓，轰得人无法忍受。炮弹呼啸而去，雅努什看到，白色的农舍震动了一下，屋顶四散而飞，高高的烟火柱立即腾空而起。另一门大炮也开火了。过了一会儿，当雅努什抱起第二颗炮弹时，看到人们象蚂蚁一样沿着山坡逃走。在远处，在田野的紧边上，有一些小黑点在移动着。基耶利谢克中尉命令说：

"榴霰弹，对准逃走的人！"炮手对好了炮，雅努什递上榴霰弹。炮弹射出去了，在山丘和小黑点的上方腾起了一团团黑色烟雾，烟雾里还有红色的闪光。

雅努什发现站在大炮旁边的士兵忽然都露出不安的神色。格罗姆柯中士走到中尉身边说了些什么。中尉拿起望远镜向田野(大炮就架在这里)附近的小树林瞭望。雅努什发现在离大炮有一段距离的田野上，有几处冒起了一小团一小团的尘雾，宛如

从干燥的土地上飞起一群群昆虫。这些尘雾持续的时间很短，转眼间便在明光耀眼的、寂静的晨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约齐奥碰了碰雅努什，指着一团尘雾对他说：

“他们在向我们射击。”

雅努什朝基耶利谢克中尉看了看。他摘下望远镜，脸色苍白，不慌不忙地命令把大炮撤走。小伙子们朝炮弹车跑去。这时，斯塔希·奇日轻轻地喊了一声，用手捂住耳朵。他松开手的时候，满手是鲜血。

“我挂彩了！”他嚷道。

救护车停在大路上，从田野穿过去要近一些。基耶利谢克中尉发现奇日受了伤，流了很多血，便喊道：

“列兵罗伊斯基把伤员送到救护车上去！”

约齐奥扶着斯塔希向救护车走去。与此同时，大炮转了一个大弯回到了大路上。雅努什一直在目送约齐奥穿过田野向救护车走去。他把视线从约齐奥身上移开，发现炮弹车是开着的，弗瓦齐奥一个人在费劲地推那炮弹车上的炮弹槽，但怎么也推不进去。驭手很着急。一个清脆的声音从他们头顶上掠过，象断了的琴弦。

“这是子弹。”雅努什想。

他急忙去帮弗瓦齐奥推，但最后一个炮弹槽还是推不进去。雅努什绝望地看着弗瓦齐奥，见只他把帽子往脑后一推，象小孩碰上难画的图画那样伸了伸舌头，汗流满面地拼命去推炮弹槽。

雅努什拉住了他说：

“不要用牛劲了，蛮干解决不了问题。”

子弹的呼啸声越来越密，绿色麦地里的尘雾距炮弹车也越

来越近了。

大炮走远了，只剩下他们俩。

雅努什从容不迫地把不听话的炮弹槽拉了出来，然后细心而缓慢地把它推进炮弹车。弗瓦齐奥站在他身边喘气。驭手则不停地吆喝。炮弹槽终于推进去了，雅努什检查了一下是否装好，然后关上了车门。驭手立即起动，雅努什和弗瓦齐奥好容易才赶上去，跑着跳上了坐位。

他们很快就到了蒂夫鲁夫。但还没来得及歇下就接到命令渡河到对面那个高地上去。乌克兰人的队伍从四面包围了蒂夫鲁夫。他们在那高地上一直呆到中午，基耶利谢克下令从山上向小镇附近漫无目的地开炮。

昨天西边天空上是花朵般的彩霞，今天变成一堆堆孕育着风暴的乌云了。在乌云的衬托下，榴霰弹闪着红光。空中弥漫着射击扬起的烟雾。

整车炮弹用光之后，他们接到命令向山后转移。约齐奥和斯塔希还没有回来。雅努什和弗瓦齐奥在炮弹车上呆了几乎一整天，他们饿了。弗瓦德克大衣口袋里还有个罐头和一块面包，便同雅努什分享了。一队骑兵从停在大路上的炮弹车旁经过，他们显然是从涅米罗夫来的。打头的三个人中有漂亮的康拉德·基茨基，他那用骑兵帽皮带勒着的下颏不停地打颤。他把没有笑容的苍白面孔对着雅努什，手里举着的红白旗[1]也放低了些。

雅努什想驱散他的绝望情绪，对他喊道：

“别害怕，康拉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基茨基的脸上浮现

---

[1] 波兰国旗为红白二色。

出笑意，露出了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在高地上空乌云的衬托下，他显得象天使一样美。骑兵经过高地，慢慢从炮弹车旁通过，然后迅速朝远方驰去。

“又一个少爷。”骑兵过去之后，弗瓦齐奥说，他指的是基茨基。

雅努什淡淡一笑。

“他象我一样，也是一个少爷。”他说。

“噢，你根本不是少爷，你是个好小伙子。”索班斯基不以为然地说。

“你知道什么！”雅努什含糊地说，对这称赞感到很满意。

“我知道，我知道，”弗瓦齐奥说，“只消看你一眼就知道了。”

十五

约齐奥和斯塔希在傍晚时分回来了。斯塔希头上平平地绑了一层纱布，原来他只是受了一点儿轻伤。他们在蒂夫鲁夫呆了一整天，一方面是等医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市场中央的酒店喝上几杯。

“怎么样，你喜欢打仗吗，雅努什？”约齐奥问，同时抚摸着雅努什的大腿。雅努什转身问斯塔希疼不疼。

这时他们奉命撤退。退回格涅瓦时，天气已经变了。春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潮湿的大地在雨中变得松软了，在一俄里三棵的杨树上，带雨的嫩芽散发出神香的芬芳。后面的枪声在雨声中渐渐沉寂下去，整个世界都似乎溶化在这雨声淅淅的蓝色黄昏里。尽管在下雨，他们身后冒着一派红光，当他们一

步一步地朝格涅瓦走时，火光也越来越高了。

弗瓦齐奥在坐位上转过身来，火光照亮了他的脸。

“蒂夫鲁夫着火了。”他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雅努什眼前又浮现出那幢白色农舍，浮现出农舍突然坍塌、屋顶四处飞散、浓烟冲天而起的情景。

“那些人逃得真快，”斯塔希说，好象知道雅努什在想什么。显然，他也在想同一件事。

清晨，他们才到达格涅瓦。这次驻扎的地点跟上次不同，士兵们都被赶到一间大厂房里，让他们睡在地上。戈利奇中士又派罗伊斯基和梅申斯基去站岗，但这次他们抗命不遵，全连都支持他们。最后派了两个留在格涅瓦没有参加“出征”的士兵站岗。

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这是一个潮湿的春天黎明。低低的云雾几乎触到南布格河畔的灌木林。空气冷峭而芬芳，沙地上新出现了一些水坑，但很快便消失了。全体士兵在工厂的大院子里集合。枪叉架在地上。大家喝了咖啡，等待着。军官们在厂长的住宅里开会。

大家等了一阵子之后，斯彼哈瓦到院子里来了，他得到一个消息，火车站上现在停着一节装弹药的车厢，应当去摸摸情况，有可能的话，就把那里的东西运回来。为此他招募了几个自愿参加这一行动的士兵。虽然这一带正在打仗，但通过格涅瓦的列车仍照样运行。在去车站的路上，雅努什又听到了火车汽笛的长鸣。

雅努什、约齐奥、斯塔希和弗瓦齐奥都自愿报名参加取弹药的行动。要到站台必须穿过两道栅栏间的一条过道。斯塔希毫不迟疑地在拉车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过道中间有个大水坑，

斯塔希想纵马跳了过去。当他们已经上了过道，蓦地响起了一阵机枪声。发射地点很近，似乎就在栅栏后面。斯塔希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在这样狭窄的地方马车是怎样掉过头来的，总之，马拉着车子朝相反的方向奔驰而去。接着又响起了第二阵机枪声，但射手的技术看来极不高明，没有一个人受伤。到车站的通道被农民控制住了。他们回来向斯彼哈瓦作了报告。

斯彼哈瓦摆了摆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已经给文尼察打电话了，奥地利步兵会来增援我们。"他说，"过一会儿就到。"

约齐奥不胜惊讶地问：

"你们向奥地利人求援？"

斯彼哈瓦把双手一摊。

这以后直到中午，他们在一个燕麦袋上坐着。斯塔希换绷带去了，罗伊斯基不知忙什么去了。备好的大炮停放在那里，士兵们松散地站成两排，枪也叉架着。太阳逐渐从云层里钻出来，工厂后面的树林里百鸟齐鸣。在工厂院内高高的杨树上筑巢的白嘴鸦也在喧叫。

雅努什和弗瓦齐奥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阳光和煦，他们解开了大衣和上衣的钮扣。弗瓦齐奥安详地用口哨吹着他心爱的曲调。

"伙伴们不同情他。"雅努什机械地反复说。

他想引起弗瓦齐奥的话头，但不知从何谈起。对于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老抱有一种内疚的感觉，这影响他表达自己的思想。

"弗瓦齐奥，"他终于开口问道，"斯莫乌夫卡现在怎样？"

弗瓦齐奥停住了吹口哨，陷入沉思。他把帽子放在燕麦袋

上，雅努什现在可以看到他刚理过发的小小的脑袋了。弗瓦齐奥眼望远方，没有答话。

“你的牙不疼了吗?”雅努什又问。

“不疼了，我已经忘了。”弗瓦齐奥说，似乎在继续思索，并开始讲起斯莫乌夫卡来了。“复活节快到了，那里一定在准备过节。在田野里……在树林里……”

这时基耶利谢克中尉跑了过来，他把盔帽上的皮带套到下巴上，从车上抓了一支枪。两排士兵立即站直了身子。

“拿起武器!”中尉命令说，“每辆车上留一个人！其余的跟我来！冲啊!”

戈利奇中士发现了约齐奥。

“罗伊斯基，你留在车上!”他喊道。

“弗瓦齐奥!”雅努什喊，“你过来，我想问你一句话。”

弗瓦齐奥不耐烦地摆了一下那只没有拿枪的手。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他对雅努什喊着，跑了。

所有的士兵都跟着中尉向树林跑去，到树林旁边排成散兵线。雅努什的枪托夹在两个麻袋中间，怎么也拔不出来。约齐奥跑到他身边。

“雅努什，我求求你，你留在车上吧，我替你去。树林里有匪帮，要清除他们。让我去吧。”

雅努什犹豫不决。

“怎么样?”

几步之外传来了冲锋的士兵们的喊声:“乌拉!”雅努什耸了耸肩。

“那么你去吧!”他说。

约齐奥向树林冲去。从树林那边传来了枪声，起初是零零

星星，但随着散兵线的深入却越来越密了。战斗的声响逐渐向南布格河方向转移，机关枪响了一阵，很快就停止了。雅努什在车旁走来走去，吆喝着那匹竖起耳朵、惊慌不安的马。后来树林里的声音沉寂了。太阳愈来愈暖和，雅努什由于晚上没有睡好而不停地打哈欠。云雀在杨树上婉啭歌唱。

三刻钟后士兵们回来了，脸色绯红，汗流浃背，上衣敞开，枪随随便便搭在肩上。他们三五成群地大声笑谈着搜索树林的经过。树林里果真有所谓的"匪帮"，他们甚至还有机枪。但是只要一放枪，这些家伙就惊慌失措，逃之夭夭。机枪也被缴获了。

约齐奥也回来了。他显然同戈利奇中士在战斗中结下了友谊。他们跑得满脸通红，帽子推到了脑后，边走边大声说笑。约齐奥走到雅努什身边，喝醉了酒似地没头没脑地讲开了。

"听我说，我看见有个什么东西在槲树中间跑过，我瞄准它，放了一枪……"

雅努什勉强听完了打匪徒的故事。

"你没有看见弗瓦齐奥吗？"他问。

"我看见他在左边跑，就是有机枪的那边。"

"但他还没有回来。"

"马上就会回来的。"约齐奥安慰他说。

"没有任何伤亡。"戈利奇说，一面摘掉帽子，对着一个小镜子整理他那一向梳得很整齐的淡黄色的头发。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同中尉一起回来了。院子里一片喧哗。雅努什感到不安。

"你在哪里见到他，指给我看看。"

"算了吧，我累了。"约齐奥说，躺倒在燕麦堆上。

"不，不，你一定得去！"雅努什抓住他的手，把他拉下车来。

“他可能受了伤。”

“弗瓦齐奥与你有何相干？”约齐奥不耐烦地说。但他还是被说服了，他们一起向树林走去。

“当心点，小伙子们，”戈利奇在他们后面喊道，“那里可能还有人。”

他俩握着枪，警惕地走进了树林。树林里静悄悄的，被枪声惊跑了的鸟儿又飞回来了，似乎是以新的生命力在嘁嘁喳喳地啁啾不已。弗瓦齐奥不在约齐奥先前在散兵线里见到他的地方，而是仰面朝天躺在十几步以外，头向后仰。他的额部有一个不大的红点，头下是一滩鲜血。灰色的眼睛木然地望着已经豁亮了的天空。

他们匆匆把弗瓦齐奥·索班斯基埋在工厂围墙下面。掩埋完毕，一队奥地利步兵开进了工厂的院落。他们满身满脸都是尘土和泥水（看来到处都在下雨），显得疲惫不堪；他们对以欢呼声迎接他们的波兰军队表现出明显的轻蔑。奥地利士兵以立正的姿势站了很久，然后是“稍息”，但没有解散。这时波兰军队列好了队。象平时一样，步兵站在前面，然后是炮兵，最后是兵车和辎重。接着他们向文尼察进发。戈利奇看到约齐奥舒服地躺在装燕麦的大车上，盖上了毯子，于是命令雅努什代替生病的驭手。寒气袭人，芳香阵阵的春夜迅速把他们吞没了。雅努什精疲力竭，勉强在马背上支撑着，前边的驭手回头瞥了他一眼，嚷了句什么，但雅努什没有听懂。他打了一会儿盹，滑到马脖子上，感到面颊被马鬃扎得刺痒，他吓了一跳，生怕掉下马落到车轮底下。

在一次打盹的时候，他看到了弗瓦齐奥。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举着枪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马上告诉你！”并准备朝他开

枪，雅努什大叫一声，惊醒了。夜越来越冷了。

他们在黑暗中走过了文尼察，没有停歇。清晨到达南布格河岸。路沿着河岸蜿蜒向前伸展，越走越窄。经过昨天的一场春雨，草地变成一片葱绿。经过南布格河畔的一个田庄时，雅努什看到樱桃树上油光水滑的嫩芽。刹那间他浑身都感到了春意。

中午时分，队伍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了。他们要一直呆到晚上，并在这里过夜。约齐奥、雅努什和斯塔希·奇日在一家整洁的农舍里占用了一个房间。戈利奇中士这次也来了，他大概嗅到了列兵罗伊斯基身上的钱味，现在对他很好，几乎寸步不离。他们准备吃一顿丰盛的饭，吩咐农妇煮马铃薯，戈利奇中士弄到了很多肉罐头，又搞来了一瓶伏特加酒。看来宴会一定会很热闹。他们邀请来了男主人——一个年纪不大的农民和他的妻子——一个相当标致的年轻农妇。两杯酒一下肚，他们便成了朋友。小个子，长着络腮胡子和一对熠熠闪光的小眼睛的男主人，大口大口地吃着戈利奇在锅里炒过的罐头肉。一杯杯盛在厚玻璃大茶杯里的伏特加喝光了。雅努什只抿了一口这带杂醇油味道的烈性酒。他注意到男主人称他们为"老爷"，把他们的军队叫做"老爷的部队"。他不由想到"对于他们来说，波兰人一直是老爷"这句话。饭桌上大家都避而不谈政治性的话，只是戈利奇中士由于伏特加的作用越来越向女主人靠近。她叫莫特丽奥娜。当酒瓶里还有酒的时候，男主人装作没有看见。

房间里很热。这是由于房子很矮，小窗总是关着，而且炉火很旺，再加上六个人的体温的缘故。戈利奇解下手枪，放在窗台上一盆倒挂金钟的旁边。他解开了上衣和衬衫，露出了健壮的

胸脯。他右手搂着莫特丽奥娜的腰，左手频频举杯。半小时之后，他喝得已经差不多了，农民也喝得烂醉。约齐奥的嘴在淡黄色的小胡子下面咧着眯眯笑，而斯塔希扎着绷带的头在桌面上一次又一次地点着：他睡着了。天黑下来了，莫特丽奥娜从炉后一捆松枝中挑出一根粗的，插在一个特制的铁架子上，点燃着了。松枝的火焰不住地跳动，火光在墙上和人们的脸上闪烁。窗外一片蔚蓝，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戈利奇的左手举起杯中的残酒，右手从莫特丽奥娜的腰部一直伸到她的腋下，嘴里叫喊道：

"现在为我们的军队，老爷的军队干杯，乌拉！"

男主人突然象猫一样跳了起来，抓住窗台上的手枪，扔掉枪套，对准了中士。大家都猛地站起身来。

约齐奥脚下不稳，也许是喝多了酒，也许是因为疲倦。

农民嗄声喊道：

"举起手来！"①

但谁也没有举手。

"要我为你们老爷的军队干杯？我，瓦西里·切博塔里克？你们休想！该死的波兰人，你们完蛋了。放开我老婆，不然我要放枪了。"他对戈利奇喊着，尽管戈利奇已经松开了莫特丽奥娜的腰。

接着是一阵沉寂。雅努什觉得应该出来解围了。

他突然大笑起来。农民瞥了他一眼，颤抖的手握住的手枪对准了他。雅努什向那醉汉走近一步。

"别开这种傻玩笑了，"他说，镇定地夺下了农民手里的枪。

---

① 原文是俄文。

“这种玩笑，主人，已经不是闹着玩的了！拿着你的手枪！”他把枪交给了戈利奇。“您，主人，请坐下。我杯子里还有一点儿伏特加。我们不为波兰军队的健康干杯，而是为波兰人的健康干杯。老朋友！波兰人并不都是老爷。你也清楚，有的波兰人是农民，有的是工人——为波兰人干杯！”

农民在凳子上坐下了，他也大笑起来，笑得很厉害，几乎笑出了眼泪。

“真的，”他反复说，“真的，这是开玩笑……我是在开玩笑……”

他喝干了雅努什剩下的伏特加。大家重新在桌旁坐下。雅努什指着斯塔希对主人说：

“这个是，波兰农民，那个是，”他指了指戈利奇，“波兰华沙的工人。”他接着补充一句，“发电厂的工人。”

农民继续在笑，双手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莫特丽奥娜虽然也喝多了一点，还是把丈夫扶到屋角的床上睡下了，头下放了一个高枕头。戈利奇在桌子下面捏了捏雅努什的手。

“谢谢你。”他说。

雅努什笑道：

“下次该轮到你了！”

雅努什和斯塔希在炉台上躺下了，这里很热，但很干净。戈利奇和约齐奥睡在长凳上。松枝已经熄灭，黑暗中可以听到莫特丽奥娜在她丈夫身边睡下了。雅努什虽然很累，但睡不着，屋里太闷热。斯塔希在睡梦中呻吟着，他那被打穿的耳朵疼得厉害。房间里黑魆魆的，墙壁上的小窗口象是两个蓝色的小方块。雅努什想着瘦弱的弗瓦齐奥昨天还是活蹦乱跳的，今天就被一抔黄土掩埋了。然后又想到在斯莫乌夫卡等着他的姐妹——阿

涅尔恰和约齐亚①。

"她们得久久地盼望他的音信。"他嘟哝道。

斯塔希突然从炉台上坐起来，大声地喊：

"妈妈！"

躺在长凳上的戈利奇笑了，原来他也没有睡着。

"孩子，"雅努什低声说，"我们大家都是孩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继续沿着南布格河进发。中午以后，部队到达了乌拉多夫卡糖厂。天气又非常晴朗，满眼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乌拉多夫卡，甜樱桃树的花已经盛开。紧跟在第三军团骑炮兵后面的一支匈牙利部队，在傍晚前也到了。士兵们集合后，枪支叉架在地上，然后命令解散。士兵们都没有带枪，枪放在哨兵那里看管着。

这天晚上，雅努什和斯塔希在军官们住宿的房子前面站岗。夜里很暖和，凌晨，一弯残月还挂在屋顶之间的樱桃树梢。房后，夜莺彻夜在开着白花的高高的稠李树上歌唱。小伙子们起先在房前走来走去，后来在门槛上坐下。四点钟的时候，灰暗的晨曦透出了微光，樱桃树似乎本身也在发亮。房门悄悄地开了，一个穿皮靴和衬衫的高个子男子走到门廊，两个哨兵猛地站了起来，但他却说：

"坐吧，坐吧，我也陪你们坐一会儿，我想跟你们聊聊。"

这是斯彼哈瓦。

"您不冷吗？"雅努什问。

"不，不冷。谢谢。我睡不着，我知道你在这里……"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夜莺在表演难度最大的花腔。早晨快

---

① 即约阿霞。

来临了。

“唔，怎么样？奥地利人缴了我们的械！”斯彼哈瓦好象是对着空气说。士兵们没有回答。

“啊，”雅努什想，“这是缴械。”

“你们该自寻出路了，”斯彼哈瓦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打了几次仗，这已经够了。”

“这算什么打仗？”斯塔希说。

“怎么不算？你还受了伤！虽说是这种人放的枪……”

他们又沉默了。斯彼哈瓦动了动身子，好象要站起来。

“雅努什，”他说，“你们明天到办公室来，我给你们离队证明和车票。不过，你们到哪里去呢？”

“就是呀，”雅努什说，“到哪里去？”

“敖德萨不必去了。”斯彼哈瓦说，“玛莉亚走了，希莱尔一家也快走了……”

“我到基辅去，”斯塔希插嘴说，“到基辅的车照常开。”

“嗯，那么你们也去基辅？”斯彼哈瓦犹豫地说。“那里离华沙总是近些。”

雅努什想起约齐奥多么不喜欢华沙，不禁微微一笑。

“罗伊斯卡太太也到基辅去了。”斯彼哈瓦说。

斯塔希把一只手放在雅努什手上。

“同我一起去基辅吧。你们可以住在我家里，妈妈一定很高兴。”

“好，只好这样了。”雅努什下了决心，“我们到基辅去。真是离家容易回家难啊。”

十六

斯彼哈瓦走进了沉睡的屋子。他在门厅内站住了，伸了个懒腰。春天凌晨的寒气向他袭来，他不禁打了个寒颤。衬衫沾上了露水，胳膊感到潮乎乎的。他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糖厂经理住所的门厅，象整个沉睡的房子那样普普通通。窗子开着，窗外透进一股寒意和夜的气息。墙上挂着几枝鹿角。桌子下面、衣架上、镜子里都有蓝色的影子闪动着。卡齐米日的脸在镜子里象对着湖面那样模糊地映现出来。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

卡齐米日思索着：一个时候以来，他和雅努什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淡。从什么时候起的？斯彼哈瓦很清楚。不知怎的，玛莉亚的弟弟怎么也激不起他一丁点儿好感。再说他也长得不象姐姐。他不象她那么高，那么苗条，也没有她那样一个清秀的玉雕石刻似的鼻子。只是有时候，譬如现在，在门廊里，他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那眼神才有点儿象比林斯卡。卡齐米日知道，雅努什因为他同奥拉的那一段往事而对他生气，不愿他成为自己的姐夫。虽然他深信，这不是由于阶级偏见作祟，但他仍然不满地对着两个士兵还在那里低声谈话的门廊，咕哝了一句：

“这个少爷，他妈的！”

他难以想象，玛莉亚已经不在敖德萨了。到维也纳去了……卡齐米日熟悉维也纳，一九一四年从俄国回来后在那里上过大学，但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后来就应征入伍了。他参加了军团①。他想象着她在维也纳街道上行走的情景，不禁

① 指毕苏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军事组织。

也回味起自己在敖德萨的感受。在那危险的曼库夫卡，在那座注定要毁灭的府邸的门廊里，他觉得她美貌惊人，不同凡响。而今，在维也纳，她也许就变得一般和平常了。维也纳有的是这类人物。很可能是如此。但她毕竟是玛莉亚，他的玛莉亚，那个楚楚动人的贵妇，当时，她是那样纯朴地把脸伏在他的肩头，对他说：

"但愿您能保护我。"

他责怪自己同她分开。但又一想，她大概是安全的。从维也纳到华沙，她在华沙有房产。有埃斯特尔哈希家族，也许不会有问题。斯彼哈瓦欣喜地反复叨念着这个响亮的姓氏。这个姓氏他过去只是在报纸上读到过，现在由于玛莉亚的缘故而能够结识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活生生的人了。老埃斯特尔哈希据说很可笑，玛莉亚讲过一个关于他的什么笑话，也许是关于奇耶杜希茨基的？

他向前迈出一步，走到窗前，稠李树上的夜莺在婉啭歌唱，声音从旁边的稠李树折回来，听起来宛如二重唱。倘若能同她一起听这歌声该有多好啊！倘若她在伸手可及的近处，倘若他能触摸到她腕上戴的紫晶手镯，该有多好啊！玛莉亚的话很少。她对他讲话时，称他为"您"①。在敖德萨时，卡齐米日偷偷学习法语，因为他的法语不怎么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这种时候他的脸总是涨得通红，低头望着自己的一双大脚，匆匆地轻声问道，"你说什么？"她就用波兰语给他重说一遍。这大概是他同她相处时所感到的最大屈辱了。

他未能同她一道去维也纳，因为在南乌克兰还有任务，其中

---

① 原文是法文。

包括第三军的有关事务。“嗯，这件事已经了结了，”他想，“我必须回华沙汇报。也许她已经到了那里？也许他们会叫我去维也纳？从维也纳到马格德堡[①]还是比较容易的。”

他上楼走进了和另外两个同事合住的房间。这是经理的卧室。在灰蒙蒙的蓝色晨光中，只看见屋子中央挂着一盏破旧的红吊灯，床上方悬着一块有只大狗图案的黑挂毯。军需机关的罗宾逊中尉象个死人似的睡在床上。基耶利谢克睡在墙角的沙发上。斯彼哈瓦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从被子里坐了起来，问道：

“你出去了吗？出了什么事？”

“没有，”斯彼哈瓦平静地说，“同哨兵有点儿事。你没睡吗？”

“我睡不着，我真羡慕罗宾逊。夜莺就在他耳边叫唤。”

经理卧室中唯一的窗户正好对着那棵高大的开白花的稠李树。房间里充溢着馥郁的花香。夜莺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唱了起来，象一个性子倔强的歌唱家在练习花腔。斯彼哈瓦想起了爱尔茹尼亚。他坐在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

基耶利谢克也没有躺下。

“听我说，卡齐奥，”他说，“以后怎么办？我们上当了！你是否认为第三军团已经彻底完了？”

“我想，第三军团的行动应该说已经完结了。不过他们大概不至于叫我们去坐牢。现在我们该溜之大吉了。”

“当初建立这支部队有什么意义？”基耶利谢克问，身子一歪倒到枕头上。

---

① 地名，现在西德境内。一九一八年毕苏茨基被囚禁在这里。

“现在看来意义不大。又是一支‘老爷的军队……’真见鬼，怎么也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不会接受教训。”

“我们不能同德国人搞在一起。”基耶利谢克坚决地说。

“听我说，安托希[1]，”斯彼哈瓦接着说，“从报纸上看，德国人在西线的情况不妙。第二次攻势又在凡尔登失败了。”

“你是否认为他们终归要完蛋？我们是不是为时已晚？”

“大概不至于。形势甚至不算坏。沙皇被推翻了，最高苏维埃承认波兰独立……”

“在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里。”[2]

“这没有关系。另外美国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

“德国宣布：恢复波兰王国……总而言之，大家都想要波兰。”基耶利谢克笑着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

“因为，凡是大家都想要的东西，以后可能都不想要。”

“没有旁的办法，我们只有回华沙去。”

基耶利谢克淡淡一笑。

“回不回华沙倒没什么，主要是回波兰。我们得把乌克兰的帐篷收起来了。”

“对，可惜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收。我还没有问过你，你是哪里人？”

“你知道，有一个城市叫图雷克[3]吧。”

“图雷克？”斯彼哈瓦感到奇怪，“图雷克在哪里？”

---

① 基耶利谢克的爱称。

② 原文是拉丁文。

③ 波兰中部城市名。

“哼，你这个可怜的加里西亚人，”基耶利谢克在沙发上转动了一下身子，“你不知道？图雷克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卡利什① 就在图雷克旁边！”

“啊，原来在那里。你在那里时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干，我一直在那里上学。一九一五年德国人占领图雷克时我离开了。我的双亲还住在那里。我父亲是个匠人，鞋匠。”

“哎，”斯彼哈瓦说，“他手艺好吗？能不能给我做一双军官穿的皮靴？”

“你来吧，他一定会给你做。”基耶利谢克笑起来，重新在沙发上坐了起来。“我们那里的姑娘很漂亮。大家都说，卢布林②和图雷克出美女。”

罗宾逊在床上翻了个身，睁开了一只眼皮发肿的眼睛。

“你们疯了吗？深更半夜聊闲天……”

“天已经大亮了，起床吧，卡米尔③，”基耶利谢克笑着说，“骑兵上尉纳吉马上要来向你要罐头了。”

“见你们的鬼去吧！”罗宾逊骂道，又翻了个身。

卡齐米日站起来，走到窗前。白花满枝的嫩绿稠李树后面，伸展着一片蓝绿色的草地，上方是金灿灿的、纯净的春日晴空。斯彼哈瓦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

“我真舍不得这个地方。”

“我对这块地方觉得有点儿陌生。”基耶利谢克叹息说，“这块地方太大了。我们图雷克那儿的土地也很美。”

---

①② 均为波兰中部城市名。

③ 罗宾逊的名字。

“你说太大了吗？”斯彼哈瓦对中尉说，同时坐到他的沙发上，“你知道，我们是小人物，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小事情，小问题。图雷克那里的土地也是好的。但是还有比土地的等级更重要的东西——要耕好地，首先得有土地所有权。不是吗？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但我们家原来在农村。祖父自己有两莫尔格[1]土地，又租了别人两莫尔格土地。我帮祖父耕地时，他告诉我，耕自己的土地时要轻松些……唉，现在我们租人家的地种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可悲地结束了。我们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了……”

“你耕过地吗？”基耶利谢克沉吟片刻后问道。

“耕过，怎么啦？”

“可我连锥子都不会使。父亲送我上学。我却成了一个小军官。”

“这也是个职业嘛。”

“这恐怕是个很卑贱的职业，不是吗？”

“姑娘喜欢穿军服的……”

“对，但是……”

“你想想看，我们流的血给这里带来了什么？我们的鲜血一流在这广阔的平原上就干涸了。我们流的血很多——但很浅。什么结果也没有，一切都完了。”

安托尼[2]没有完全听懂斯彼哈瓦说的话，不过还是很虔诚地望着他。

他对斯彼哈瓦上尉很敬重，首先是因为他知道，斯彼哈瓦是

---

① 波兰土地面积单位，一莫尔格等于0.55987公顷。

② 即安托希·基耶利谢克。

一个了解很多机密的人。

“呃，卡齐奥，咱们睡吧，”他最后说。

“还睡呀？你瞧……”

他指了指窗户，光辉灿烂的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阳光在稠李树雪白的花朵上闪耀。

“马上就要起床了。”

“是呀，”基耶利谢克伸了伸他强壮的身躯，“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你觉得问心有愧吗？”

“不，还不至如此！我真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象是列兵罗伊斯基提的问题。”

“他没有什么。他的朋友倒是个危险人物，他想得太多了。”

“雅努什？你认为思考是件危险的事吗？”

“不错，肯定是这样。”

“你根本不思考吗？”

“正因为我现在在思考……才感到这很危险。该起床了，要去办理通行证。”

“谁能走就让他走吧，最好让大家到基辅那边去。”斯彼哈瓦说。

“到基辅那边去？为什么？”

“谁知还会发生什么事。喂，咱们走吧……”

斯彼哈瓦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碰了碰鞋后跟，推了推罗宾逊撅起的臀部。他刚把手塞进上衣的袖子里，起床号就响了。这是波兰第三军团士兵们听见的最后一次起床号。

十七

罗伊斯卡太太给约齐奥的信。

亲爱的约齐奥！

你同雅努什走后已经好几个星期了，除了在文尼察写的那张便条外，我再没收到你们的片纸只字。在目前这种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啊！）我为你们担心恐怕是有道理的吧。敖德萨没有什么变化。玛莉亚——那个美妇人同穆什卡公爵夫人到维也纳去了，这你们一定已经知道了。有人说，斯彼哈瓦就在你们那一带，是吗？他们——一个平民和一个贵族——莫非已经分手了？我至少感到高兴的是，这桩公案反而给奥拉带来了幸福。你想象不到，戈翁贝克夫妇那里有多好啊！米哈霞已经搬过去了，她在那里很好。她这个可怜人，我那亲爱的妹妹，她总算等到了幸福！戈翁贝克先生已得到华沙的消息——他在华沙的糖果店还开着，生意好象不错，是他的合伙人瓦夫莱夫斯基在主持。“*名字即标志*”①，只有这一件事不称心，奥拉这个老实孩子现在得姓这么一个不怎么好听的姓。但是我估计如今波兰有很多人姓这种姓。星期五我曾到戈翁贝克家喝茶，奥拉愁眉不展，这恐怕是一时的情绪，或者是因为跟她诚实的丈夫拌嘴了吧。我不相信，这是一对不相称的夫妻。据说现在基辅已成立了监护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帮助侨民返回波兰，因此他们准备回华沙去。敖德萨大概不久后也要成立这种机构，我想，今年夏天我也可以到华沙去，打听一下普斯泰翁基的情况。那个佃户是老实人，恐怕不会欺负我和可怜的米哈霞。

天气好极了，我想你们在新鲜空气里操练一定很愉快。今天我到海滨去过，到布若佐夫斯基家的宅邸那边去了。那房子远看非常漂亮，使我想起我还没有出嫁时到布若佐夫斯基家去的情景。我的爸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爸，约齐奥，你的外公，虽说只是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两地开制革厂的老板，但他是个很有教养、人缘很好的人，到处都欢迎他。布若佐夫斯基一家也不那么高傲。我是在别处认识你父亲的，我记得我们在布若佐夫斯基家的舞会上（那是一次多么美妙的盛会啊）一起跳玛祖尔卡舞，然而又坐在一起吃晚饭。他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把一杯罗马潘趣酒洒到我新做的蓝裙子上，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以后会成为他的妻子。可怜的海伦卡长得非常象她外公。

你想想看，约齐奥，是谁打断了我写这封信：老奥帕纳斯和他的女儿（他女儿那么多，我已记不清是哪一个了，可能是长得漂亮的那个，叫雅韦娜）刚到过我这里，给我带来了几件莫林策留下的东西。你爷爷罗伊斯基穿着宫廷侍从制服的小雕像，我的小海伦娜的画像，我爸爸卡利诺夫斯基（我刚给你描述过他）的画像……这也是一种奇怪的安排，就在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时刻，就在我给你写信谈起我的父亲，谈起他这个可怜人的时刻，这一对农民父女来了，给我送来了他的遗像。*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多么幸福、我可怜的爸爸啊！*①他是否想过，我会在完全不同的状况下又住在敖德萨？他不喜欢这座城市，他总是怀念故乡谢德尔策。他说，谢德尔策是欧洲最美的城市。*真美！*②奥帕纳斯说，房子被洗劫一空，但没有被毁掉，只是园林被砍掉了一些。多可惜呀，我简直不能想象……

你相信你会回到那里去，不过，你回去时就得重整园林了。我是个老怀疑派，看法与你不同。车轮是不会倒转的。不过，也许有可能？奥帕纳斯的女儿——一个多漂亮的姑娘啊——给我带来了几件小化妆用品，其中有一个银盒，这是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从伦敦带来的。你想想看，我们所有的银器和好看的东西只剩下这个小盒子了——珍贵的纪念品！我高兴得有如重新得到了那整所房子。也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原文是英文。

许你说得对，我们不可能丧失这里的一切。你想想看，我们在这里播下了多少文化：宫廷、府邸、绘画、瓷器（你记得我们那个柯莱特花瓶吗？不过你那时没有注意这些事情），难道这一切都是白费吗？斯彼哈瓦说，我们是在沙滩上播种，在别人的土地上种树……我有时想（别生气，我的孩子），他说得对，但另一方面，我对这一切又感到惋惜。奥帕纳斯是个老实人，他流了点眼泪，吻了我的手。他把东西交给我时，对我说，"这是您在莫林策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我们用不着，但可以使您在上了岁数的时候，回忆您曾是这里的女主人。"我在他的小眼睛里看到一种得意的神情。如果我是个心地不良的女人，我可能会想，他是故意带这些小东西到这里来品尝我受辱的滋味的。唉，有什么办法，由于我的好心，我使他高兴了一场。我哭了一会儿（我这个无用的人），我是由于看到海伦卡的画像而哭的。但他一定以为我是为莫林策而哭，说不定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想借德国人的力量重返莫林策，就象基茨基家干的那样。但我决不会借德国人的势力回去。我对奥帕纳斯讲得很明确。我想，他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是瞒着其他农民来的，他为的是想摸摸这里有什么苗头。可怜的雅韦娜（还是卡韦娜？）吻着我的手，悲伤而羞涩。假如我告诉他们明天我要回去，那他们的表情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了。他们已经把土地和家畜都分了，各种各的地，他们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但我想，这一切都长不了……我见过你的朋友埃德加尔，他告诉我一些奇怪的事情。爱尔茹尼亚杳无音信，他也没有得到他妹妹的消息。只有哈尼亚·沃尔斯卡有时使我想起爱尔茹尼亚在这里的日子，她经常到爱尔茹尼亚的钢琴旁练习。我们很喜欢沃尔斯基一家，尽可能帮助他们。但遗憾的是，哈尼亚没有去搞严肃的音乐，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唱吉卜赛人的情歌和流行歌曲。多可惜呀！

希莱尔先生从瓦普尼亚尔卡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他想去华沙，并继续从事制糖工作。但希莱尔太太病了，埃德加尔无精打采，整天在房里转悠，教授心绪不佳，不断诟骂北方的俄罗斯，我有时都为此感

到害怕。他还在预言要出现新的冰川期。他打算带着自己的高论回克拉科夫去。

你瞧，我告诉了你一大堆消息，此地发生的一切我都对你讲了。愿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孩子。吻吻雅努什，望你们善自珍重。有人给你们洗衣服吗？你穿的内裤暖和吗？我知道，你不注意这些，你这个漫不经心的家伙！

妈妈把你拥抱在怀里，热烈地吻你。瓦莱雷克几乎不回家，他一心扑在他的工作上了。

你的妈妈

爱韦琳娜・卡利诺夫斯卡・罗伊斯卡①

1918年4月于敖德萨

这封信没有到达收信人的手里。

十八

假如罗伊斯卡太太看见她的小儿子住的地方和他一心扑在上面的工作的话，她肯定是不会夸耀的。波兰敖德萨步兵团驻扎在城市东北部一个破落不堪的炮兵营地里，占用了这个营地的一部分。其实，这个军营完全在郊外，在一大片平整的草原上。瓦莱雷克乘坐拥挤不堪的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后，还要走半个小时泥泞的小路。这条小路在低矮的木房子(其中有些已经一半陷入了泥淖)之间穿过。沿路房子越来越稀少，最后一栋也没有了——在光秃秃的小山上显现出用乳白色的砖砌成的大兵营。它是战前刚建起来的，当时俄国因为威廉②“不负责任的”好战言论而紧张备战。早前这个兵营以亚历山大・米哈伊沃维奇大

① 爱韦琳娜娘家姓卡利诺夫斯卡，夫家姓罗伊斯卡。

② 指德皇威廉二世。

公的名字命名。现在兵营正面和大门上的大公名字和雄鹰，以至于玻璃窗和一部分窗框都被破坏了。军队离开这里后，兵营被当地居民洗劫一空，只剩下一排排没有玻璃的窗孔，到处是污泥和垃圾。三月底，波兰军队便驻扎在其中最后的一幢房舍里，房子的窗外就是滨海省整洁、平坦的田野和辽阔、无垠的大草原。这里已经建立了两个步兵连，现在又建立了一个骑兵连。

这个行动的发起人是杜尚中尉。他是个象槲树那样壮实的男子，一副宽大而英俊的面孔，头发剪得很短。他声音洪亮，在院子里讲话整个兵营都听得见，喊“立正！”的口令能把窗户上残存的玻璃都震落了下来。杜尚中尉很喜欢瓦莱雷克，罗伊斯基成了他的主要助手，从早到晚跟他一起奔忙。卡利克斯特·杜尚经常由瓦莱雷克陪着，在一个小房间里，坐在桌面用图钉钉着报纸的简陋小桌边办公。常有一些私贩子钻进里面久久不出来。

兵营里面的情形也是一塌糊涂，参加这支部队的都是些品质最恶劣的人，不知是因为敖德萨是一个道德低下的城市呢，还是因为这里专门聚集了一群克米齐茨①式的军官。如果说参加文尼察第三军团的一般都是诚实的人，都是些由于四年的战争而感到疲惫和消沉的想回华沙的小手工业者、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聚集在敖德萨团队的却是一群亡命之徒和冒险家。他们不会因为同德国人打仗或内战而意志消沉。这支人马同其他那些在敖德萨建立、后来途经罗马尼亚有秩序地转移到波兰的军队真有天渊之别。谁也不清楚，这帮梳着哥萨克发式或剃光头的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是从哪里来的。“小伙子们”好酒贪

---

①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名著《洪流》中的主人公，性格鲁莽，爱吵架。

杯，宿娼嫖妓，偷窃成性，动辄以刺刀相见，有的还在靴筒里藏着备用的匕首。杜尚虽然力图实行铁的纪律，也驾驭不了他们。眼下他们尚未碰过德国人，但同彼得留拉长官的士兵以及谢切夫分子①（他们戴的羊皮帽子象丑角尖顶帽似地耷拉着）却经常发生战斗。在兵营医院肮脏的草褥子上经常躺着一些头破血流、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杜尚中尉通常是挥舞双手，破口大骂，然后吩咐备好双轮小马车，叫上瓦莱雷克以及杜尚不顾级别、与之称兄道弟的戈尔巴尔中士，一同驶往敖德萨消遣。同样是豪饮不羁，同样是宿娼嫖妓——不过是在高级旅馆里。

有一次，他同瓦莱雷克一起进城。瓦莱雷克有事找母亲。他现在经常缺钱花，总想挖走罗伊斯卡太太手中最后的一点积蓄，虽然她很不乐意给他。瓦莱雷克上楼去了，卡利克斯特站在门口等他。哈尼亚·沃尔斯卡替父亲扫过了院子，走出大门，想看看在春天美丽的暮色中在街上散步的人们。哈尼亚身穿爱尔茹尼亚出走时送给她的白衬衫，披了一件夹大衣。卡利克斯特一眼就注意到她长得很美。瓦莱雷克从楼上下来后，同哈尼亚用波语交谈了几句，卡利克斯特凑上来插嘴说：

“走吧，走吧，罗伊斯基，别同姑娘们浪费时间了，要不你请小姐上车。”

“哈尼亚，我们坐车去玩玩吧！”瓦莱雷克大声说。

但沃尔斯卡只是闪动了一下眼睛，放声大笑着急步走向大门，并朝杜尚轻蔑地刮了一下鼻子。瓦莱雷克上车后，杜尚还站在原地没动，两眼盯着大门，似乎是在等哈尼亚再走出来。

“这个女人是谁？”他问瓦莱雷克。

---

① 当时乌克兰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

"她叫哈尼亚，看门人的女儿。她是爱尔日别塔·希莱尔的学生，会唱歌。"

"唱得好吗？"

"不知道，我不在行。据说唱得不错。"

此后杜尚进城时，带瓦莱雷克比带戈尔巴尔的次数增多了。他老是问瓦莱雷克是不是有事找母亲，甚至还劝他到家里去看看。有一段时间，罗伊斯卡太太对瓦莱雷克有事没事经常回来看她感到莫名其妙，有一次她对希莱尔太太说：

"你知道，约阿霞①，我觉得，我可能冤枉了瓦莱雷克。"

但过了一阵子，瓦莱雷克又不到德雷巴索夫斯卡雅街的住所来了。简而言之，就是卡利克斯特·杜尚没有带他进城。同样，杜尚也没有带戈尔巴尔。瓦莱雷克回来必须坐电车，如果在晚上还得步行。

骑兵连的建立（杜尚本人是骑兵出身）进展缓慢，因为马匹很缺。一九一七年秋天出现了一个能赚大钱的行业，但要敢于冒险。马贩子们从基辅和敖德萨涌向正在崩溃的前线。那里可以从后勤仓库里得到一切，首先是可以用极便宜的价钱买到军马。有时还可以碰上完全没有主的弃马。唯一难办的是如何把这笔到手的财产弄回去。因为路上要遇到败兵，遇到真正的或自称的什么委员会，森林苏维埃等等，它们虽然没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但对于临时捞点马匹和各种辎重也是感兴趣的。如今这些弄来的马匹都由商人和马贩子收养着，要出重金才能买到，而且有时根本买不到。杜尚到处都跑遍了。在找马的过程中，戈尔巴尔中士对他的帮助很大。此人已忘了自己在参军前是个演

---

① 帕乌琳娜·希莱尔太太的爱称。

员，完全习惯了军队的生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不同的是，他善于激起那些粗野的伙伴们对于戏剧的兴趣，有时还在旁边一幢基本上无人居住的房子大厅里演出，团队“俱乐部”就设在这里。骑兵连队需要很多马，杜尚说眼下就需要八十匹。他在夜总会里常常会遇上一些私贩子，从他们嘴里能打听到一些买马的线索。奥地利占领时期，这类夜总会比比皆是，在那儿不仅可以喝到伏特加甚至香槟，而且可以打听到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在那儿进行着形形色色的、多半是空头的交易：可以买到一车厢糖，一车皮自行车或小麦。当时最大的夜总会要算“卢克斯”咖啡馆了，它通宵开业，有歌唱、舞蹈、魔术表演。杜尚、瓦莱雷克和戈尔巴尔逐渐成了这个地方的常客。但他们大都是各去各的，尤其是杜尚，一个时期以来避开了自己的两个伙伴。瓦莱雷克不知通过什么奇妙的办法搞到了两个领章。

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戈尔巴尔和瓦莱雷克气喘吁吁地跑进“卢克斯”。他们是从兵营里徒步走来的，疲惫不堪。瓦莱雷克抱怨卡利克斯特自己一个人乘车进城，而戈尔巴尔只是眯着一对黑色的小眼睛，脸上露出一丝佛爷式的微笑。咖啡馆里人还不多，有的枝形灯没有开，墙角边的包房里也是暗的。他们占了一张不大的桌子，叫了两杯黑咖啡，戈尔巴尔和瓦莱雷克最近都缺钱花。这时小舞台上的演出刚刚结束，所有的枝形灯都亮了。离他们不远的包房里坐着一群人，桌上摆满了酒瓶。这些人他们都认得，但凑在一起却有点令人奇怪。瓦莱雷克笑着指给戈尔巴尔看。中间坐着粗壮的卡利克斯特，他喝得双目圆睁，满面通红，刚刮过的面颊上冒着汗珠。他的右边坐的是哈尼亚·沃尔斯卡，她穿一件蓝色的衬衫，头戴一顶饰有翎毛的帽子（瓦莱雷克认出是罗伊斯卡太太的），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好象完全变

了一个样子。左边坐着一个年纪不大、脸色苍白的犹太人，他是斯克维拉的马贩子，瓦莱雷克在莫林策就见过他。卡利克斯特也看见了瓦莱雷克和戈尔巴尔，他向他们招了招手，然后站起身来，对哈尼亚说声对不起，便迈着僵直的步子向这边走来。看来他醉得很厉害，但在极力控制自己。

“坐到我们那边去吧，”卡利克斯特说，“但你们不要提任何问题，明白吗？不要问，以后再告诉你们。”

戈尔巴尔和瓦莱雷克移到包房去了，招待在他们面前摆上酒杯，斟了香槟酒。瓦莱雷克对卡利克斯特说：

“我想吃点东西。”

卡利克斯特指着斯克维拉的犹太人说：

“利波维耶茨基先生今天作东。”

“请，请，”利波维耶茨基微微一笑，并向招待点了点头。

“我手边没钱了。”[①] 瓦莱雷克笑着说。马贩子叫招待把菜单拿来。瓦莱雷克对哈尼亚说：

“你今天真漂亮。”

哈尼亚不安地向他瞟了一眼。她不知道这是挖苦还是真心的赞扬。她指着饰有黑鸵鸟翎毛的小圆帽问：

“你认得吗？”

瓦莱雷克耸耸肩。他对这不感兴趣。

“你今天真好看极了，这就够了。”

卡利克斯特瞟了他们一眼，回头对利波维耶茨基说：

“怎么样，利波维耶茨基先生？”他说话带立陶宛口音，“说定了吧，你给我们八十匹坐骑，团队给你两百万克朗[②]或乌克兰

① 原文是俄文。

② 俄国一九一七年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发行的二十卢布及四十卢布的纸币。

币。你要哪个？”

利波维耶茨基望了新来的客人一眼。

“没有关系，他们是帮我管理团队财务的，整个交易他们迟早得知道。”

幸好卡利克斯特事先告诉了他们不要提任何问题。瓦莱雷克和戈尔巴尔只互相看了一眼。此时招待已经把订好的菜端上来了。戈尔巴尔和瓦莱雷克都清楚，团队财务处准备了五十万克朗买马，此外没有更多的基金了。卡利克斯特大概要耍什么手腕。

瓦莱雷克吃惊地看着自己的朋友。粗壮的杜尚象一座大山似的、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俨然是一个马戏团的大力士。圆鼓鼓的蓝色大眼睛没有流露出任何意图，只是中尉的制服领口似乎太紧了，卡着他肥大的脖子，使他呼吸困难，眼珠更加外凸。

“那么就这样了。在这几天，随便您那一天，大卫·阿布拉莫维奇①，把马送到兵营，当天下午您就可以得到现款。”

“定金呢？”利波维耶茨基说，一面朝哈尼亚扫了一眼，似乎不好意思在妇女面前谈生意。

“你要定金，鬼才要你的马！我告诉你，马一入厩，现金就到手。我向你保证。够了吗？”

戈尔巴尔又看了看瓦莱雷克，他正在吃鱼，差一点儿被鱼刺卡住了喉咙。杜尚是日穆齐② 地区农民的儿子，他多次向朋友们谈起过这一点，谈起日穆齐的蜜蜂和湖泊。又有一半灯光熄灭了，舞台上开始了抛灯和耍盘子的杂技表演。卡利克斯特举

---

① 大卫·阿布拉莫维奇即利波维耶茨基，后者是姓氏。

② 日穆齐位于涅曼河下游，现属立陶宛。

起一杯香槟酒：

“怎么样，一言为定？”他问。

“一言为定。”利波维耶茨基显然有些踌躇。

“为您的健康！”杜尚喊了一声，一饮而尽。人们都转过头来看他。然后他坐下了，沉默不语，两眼发直，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地僵坐着，这说明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站起来了。利波维耶茨基在衣帽间再次告了别，门房招呼了一声替杜尚看双轮小马车的小伙子，马车缓缓地驶了过来。这是一个潮湿的春夜。杜尚不容分说地把哈尼亚推到马车上。

“你把哈尼亚送回去，然后回兵营，我同瓦莱雷克步行回去。”他对戈尔巴尔说。

瓦莱雷克诧异地望着朋友。他不想步行这么多路，但卡利克斯特点了点头。

“对，对，这样好一点。”

哈尼亚从戈尔巴尔背后伸过头来对瓦莱雷克小声说：

“来吧，明天来，明天是我第一次演出。”

“演出？你演出？在哪里？”

“在这里，在‘卢克斯’，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我非常紧张。”

“你演什么？”

“我唱歌……就这个！”

“我当然会来！”

“来吧，来吧。哈尼亚希望大厅里朋友越多越好。”卡利克斯特以父亲和保护人的口吻说。在马车的灯光下，瓦莱雷克看见戈尔巴尔鞑靼式的小眼睛似乎在说：

“你们看，事情进展得多么快啊……”

马车走了。

瓦莱雷克和中尉也上路了。开头他们只是大踏步地走，没有说话。他们注意避开春雨在坎坷不平的路上留下的水坑。瓦莱雷克身材较细，但身高同杜尚中尉差不多。中尉又醉又累，边走边睡。他们走到偏僻的街道，差不多到了郊区的时候，才稍稍放慢了脚步。最后的一盏路灯正照着一幢低矮的两层楼房，墙是粉红色的，窗口和阳台都钉上了铁栏杆。卡利克斯特在这幢房子旁边站住了。

"你瞧，"他突然转身对瓦莱雷克说，一手摸着他制服上的钮扣。"要碰碰运气，象抽彩票那样。"

"我不明白。"瓦莱雷克轻声说，心情有点紧张。

"嘘……"卡利克斯特不满地说，"不要问，在这里也不要问。"

"我不说了。"罗伊斯基说。

"问题在于那犹太人是把出租马车留下等他呢，还是让车先回去。"

"什么出租马车？"

卡利克斯特走到前面被黑暗笼罩着的路上。他走得很快，把瓦莱雷克拉下了几步。杜尚说话时，他的声音象是从带有草原气息的黑夜深处传到罗伊斯基的耳朵里。

"那个犹太人后天到兵营来取钱。那天戈尔巴尔在俱乐部演出。因此，第一幢房子里只有你我两个人。如果犹太人让出租马车先回城去，那就好了，我们就好收拾他了。"

瓦莱雷克几大步追上了杜尚，伸手去抓他的手。杜尚没有停下，继续朝前走。瓦莱雷克抓住了他的大衣。

"我问你，"他喊道，"你在想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我什么也不干。”杜尚轻轻地咕哝了一句，“是你！”

“怎么是我？”瓦莱雷克松开了卡利克斯特的衣袖。卡利克斯特跳过一个个的水坑，在浓重的黑暗里疾走。看来他有一双猫眼。

“你，你，”卡利克斯特沉默了片刻之后带点怒气地说，“我不相信戈尔巴尔，他是个演员，会胆怯的。”

“喂，你完全醉了吗？你脑子清醒吗？”

“清醒，清醒……走快点，我告诉你。”

瓦莱雷克觉得仿佛是兵营自动漂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居然这么快就走到了。他们经过岗哨，飞快地走上了台阶。卡利克斯特扭亮了电灯，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凳子上，双手支着桌面，你看我，我看你。

“你想想，”杜尚说，“军队有了马，而我们口袋里也有了五十万。”

“钱归你吗？”

“我同你分。”

“别人会知道的。”

“他孤身一人住在这儿的旅馆里。往水里一扔……万事大吉。”

“你为什么要我？”瓦莱雷克问，觉得脊背发凉。

“那还有谁？我得跟他谈话，要从他背后干。你干得了吗？”

“我干得了。”瓦莱雷克说，浑身发抖，牙齿作对儿厮打。

“别对戈尔巴尔说。”

“如果我不同意呢？”

“这是命令！”卡利克斯特以带醉意的声音喊道。

“命令？”瓦莱雷克把头伏到桌上大笑起来。“命令？你还可

加上一句：为了大众的利益！哈哈哈！哈哈哈！”

卡利克斯特挪开身子，注视着瓦莱雷克在桌面上滚来滚去的脑袋。

“呃，罗伊斯基，”他说，“别发神经了，懂吗？”

“我懂！”瓦莱雷克喊道，猛地从桌旁站起来，抓住卡利克斯特的肩膀使劲地摇。

“喂，听我说，我和你将要获得整个世界！”

“噢，世界并不等于一个犹太人。”卡利克斯特一把推开了瓦莱雷克，后者踉跄地退到墙边。

但瓦莱雷克又回来抱住了卡利克斯特的脖子，吻了吻他的嘴唇。

十九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真是美极了。五月份天气便炎热异常，在城里很难呆得下去。波兰王国侨民都在等待准备遣送他们回国的列车，可是火车一列也没有开出。希莱尔太太盘算过，是否到海滨别墅住上哪怕是几个星期，因为城里天气闷热，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忍受。罗伊斯卡太太和米哈霞姨妈也许会一起去，纵然戈翁贝克先生平时在城里有事，但他和奥拉可以去度周末。这样，等待的时间可以过得快些。希莱尔先生在基辅弄到了德国列车的专用票——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已经到华沙去了。从他寄来的信里，看不出那里的情况怎样。最近几个月埃德加尔情绪非常消沉。爱尔茄尼亚杳如黄鹤，比林斯卡从维也纳的来信也是含糊其词。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是很难忍受的。希莱尔太太劝埃德加尔到中喷泉去看看别墅的情况，看能否在那里

住几个星期。虽说拿破仑·沃尔斯基早已住在那里了，可是他自从哈尼亚在咖啡馆演出之后一直神情恍惚。他自己也说不清应当为此担忧还是高兴——有时这样说，有时又那样说。但不管怎样说，反正他对外部世界已完全失去了反应能力。因此，他关于别墅状况的报告是含混不清的。

埃德加尔请瓦莱雷克从他的中尉那里借一匹马和双轮小马车，送他到别墅去。他们转过一个街角，大海突然展现在面前，埃德加尔感到奇怪，海就在身边，为什么自己还会如此消沉。别墅的情况很好。瓦莱雷克同沃尔斯基老头解下了牝马（现在杜尚中尉用的是另外一匹马），然后把马车推到车房里。埃德加尔进屋看看房间，家具都套好了套子摆在客厅的墙边。埃德加尔打开钢琴，弹了几个音符。这是《幽情》的第一个乐句。他想起了唱这支歌时的爱尔茹尼亚，对音乐的渴望于是油然而生。他看到窗外的大海，平静的淡绿色海面微波荡漾。他按下降E调的高音键，他的手指下发出了令人凄然欲泣的音响。他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突出地感到，一切事物都是稍纵即逝，如果想要做点什么事，那就得赶快，赶快……一旦海浪涌来，一切都会被卷走，葬之深渊。

他抓住窗帘，抚摸着这满是尘土的织物，想起了爱尔日别塔在敖德萨歌剧院的第一次演出，以及他一面在后台倾听《霍夫曼的故事》[1]中的船夫曲（这是一切初识门径的艺术爱好者最喜爱的曲调），一面抚摸着丝绒帷幔时的情景。前不久，他读了纳乌科夫斯卡[2]的《蛇与玫瑰》。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很深。他

---

① 《霍夫曼的故事》是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19—1880）作的歌剧。

② 佐菲亚·纳乌科夫斯卡（1885—1954），波兰著名作家。

记得，对这首船夫曲的描写使他多么激动。纳乌科夫斯卡的诗，对于爱尔茹尼亚的思念，眼前的大海——意外地使他摆脱了长期的消极情绪，如果不是不好意思，他会马上坐到钢琴前作曲的。

有人进来了。是瓦莱雷克。埃德加尔没有回头，只觉得眼睛离不开海面。

“我打扰了舅舅吗？”瓦莱雷克不知何故称埃德加尔为“舅舅”。

“不，不，怎么会打扰呢？我在看海，它今天真美。”

“我们是不是出去走走，舅舅？沃尔斯基马上就动手做早饭，不过要做好得一个钟头。”

“好，我们上海滩吧，我很高兴去散散步。”

他们走下台阶，到了海滩。海滩上阒无一人。埃德加尔非常喜欢在海滩上溜达，一步一步地走，听着海浪拍击崖岸的涛声，看着浪退时在沙地上留下的一片透明的泡沫。

同海久别重逢，使他心情激荡。他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瓦莱雷克象是将军身后的副官，与他相隔两步。他们走过了希莱尔家的海滩，沿着高高的、视野开阔的海岸向前走，海岸上还有潮水冲上来的沙子。海面平静，呈现葡萄绿色；浊浪悄悄腾起，然后象是驯服的野兽那样在海岸上躺下了。太阳照在海浪上，发出繁星似的点点闪光。

埃德加尔沉默了好几个月之后，很想说说话，但是聊不起来，瓦莱雷克总是用一个音节的句子回答他。埃德加尔觉得，瓦莱雷克不愿以清晰的词句表露出他桀骜不驯的灵魂。于是，他只好一个人讲。他想，谈谈旅行的情况也许能吸引瓦莱雷克，便讲起了他到过的其他的海。象往常那样，他又谈开了西西里。这

个题目似乎引起了瓦莱雷克的兴趣，他不时提出问题：

"那里怎么样，舅舅？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埃德加尔停下了脚步，向他畅谈大海，给他讲巴勒莫①旁边的海，讲佩勒格林诺山另一端的蒙德洛海滩……

"什么是佩勒格林诺山？"

埃德加尔给他讲那象张桌子似的佩勒格林诺山脚下的巴勒莫全景，接着又讲起"宠儿"别墅园林中繁花满枝的柑桔树，讲春日傍晚海面上飘来的阵阵幽香。这里的黑海只有碘和水藻的气味，而且海岸上只有没精打采的洋槐。

他还谈到了宇宙、人物、歌曲。埃德加尔越讲越兴奋，有时停下脚步，有时却加快步伐。有一次当他正在快步前进时，脚下绊到一件什么东西——它伏在沙滩上，上面盖着船帆。一个持枪的警察站在旁边。

"走，走，"②他对马上站住了的埃德加尔说。

"这是什么？"③埃德加尔惊奇地问。

警察在这里站了好几个钟头，闷得发慌，因此很乐意向他解释：这是海水冲上来的一具尸体。——他是一个匪帮的成员，不久前这匪帮抢了奥尔洛夫斯克一卡姆斯基银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海面的船上分赃，由于分赃不匀打死了一个伙伴，把他扔进了大海。"他的衣袋里原来装满了石子，因为衣袋胀破了，尸体就漂上来了。"警察说。

"如果衣袋破了，那怎么知道里面原来是石子呢？"埃德加尔笑了起来，并转身看了看瓦莱雷克。但瓦莱雷克没有笑，他站在

① 意大利的海港城市。

②③ 原文都是俄文。

那里，脸色惨白，两眼盯着船帆下的死尸。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埃德加尔打算绕过尸体朝前走。他还准备讲佩斯托[①]，但瓦莱雷克抓住了他的手。

“我们回去吧，舅舅，”他的声音都变了，“沃尔斯基一定已经做好早饭了。”

埃德加尔回转身来。瓦莱雷克神情不安使他惊讶不迭。

“我的天，”他说，“你们年轻人多么不善于控制自己啊！如今各种各样的谋杀案多得很呢。象斯蒂文生[②]《宝岛》里的故事一样。在船上分赃，争夺，把衣袋里装满石子的死尸抛入大海。只是我不曾料到我会以这种方式会见这场戏的主人公……大概他们事先得把石子准备好吧。”

“在这种情况下命运本身会带来解决办法。”瓦莱雷克突然说，“船上的石子肯定是偶然放的。”

埃德加尔惊异地瞥了他一眼。瓦莱雷克，细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迈着庄重而富有弹性的步伐跟在他后面，他一头黑发被风吹得乱蓬蓬；他那张苍白的面孔上略带点亚美尼亚型的线条似乎由于注意力的集中而绷紧了，象是在思索什么问题的答案；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牙齿白得雪亮。在碧绿的大海的衬托下，埃德加尔觉得他非常漂亮。他微微一笑，转过身去。瓦莱雷克此时正在经历一个严峻的时刻。埃德加尔刚才一笑是因为他认定，青年们总有自己的什么隐衷的，对他们应该宽容。瓦莱雷克脸上聚精会神的紧张表情，使埃德加尔觉得他是那么幼稚，那么富

---

① 南意大利的一座古城，原为希腊殖民地，建于公元前七至六世纪。

② 斯蒂文生(1850—1894)，英国小说家。

于孩子气。

瓦莱雷克突然开口讲话了。他吐词相当流利。

“对于生死问题舅舅怎么能这么镇静？舅舅怎么能置身于我们周围发生的那些事件之外？舅舅站在被杀的匪徒的尸体面前怎么能讲繁花满枝的柑桔树？这是舅舅的力量还是舅舅的弱点？”

埃德加尔惊诧地站住了。他朝罗伊斯基望了好一会儿。提了这一连串的问题，瓦莱雷克脸颊上泛起了红晕，显然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他张着嘴，站在埃德加尔身边，望着他。

“你瞧，瓦莱雷克，我不回答你提出的全部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嗯，因为我对西西里有兴趣，对死去的匪徒没有兴趣……”

“如果那不是匪徒呢？”

“如果我不认识他……我就没有兴趣。当然，还有另一面。我对人有兴趣，对人有同情心，这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对一切都想关心，那现在会怎样呢？那我的艺术怎么办呢？艺术对于我是最重要的。”

瓦莱雷克没有答话。他们走进别墅，坐在桌边。埃德加尔发觉瓦莱雷克在嘲弄地看着他。埃德加尔本人也因为对瓦莱雷克讲过那番话而受到良心的责备。他担心，他的回答会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不良影响。他这个人对什么事情都那么认真。

“你知道，哪里在砍树，哪里就有木屑飞。”他说。

瓦莱雷克这时正在喝茶，茶杯遮住了他半个脸。但他的一双眼睛在茶杯后面闪着邪恶的光。在这以后他们就话不投机了。

几个钟头之后他们回到了家。瓦莱雷克在驾车的时候，一直在设法擦掉亮铮铮的马车前部的一个小污点。他用手帕擦，

用指甲刮，但没有能够把污点去掉。瓦莱雷克的举动使埃德加尔心烦，但到了家门口时，他还是很有感情地向瓦莱雷克告别。

“非常感谢你陪我走了一趟，”他说，“出去走走很愉快，是吗？”

“非常愉快。”瓦莱雷克说着策马而去。

二十

雅努什与约齐奥到基辅以后住在斯塔希·奇日的妈妈那里。奇日太太在小弗拉吉米尔街有一所很大的住宅，靠收房租过活。现在房客不多，尽管奇日太太有六个儿子，但小伙子们仍住得很宽敞。六个儿子中有一个不在家，他飘泊到北方，加入了道博尔军团，其余几个都在基辅。他们都有工作，早出晚归，并带回一些食物。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几个和斯塔希长得一模一样。有两个的身材高一点，另外两个身材矮一点，但彼此相象得令人发笑。奇日太太年纪不大，脸色红润，鼻子有点翘，但长得很好看。她管理这个大家庭的方法简单而得体。这种时刻做六个儿子的母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海伦娜太太很有办法，下命令时虽然语气平和，但小伙子们无不听从，而且他们都很能干。雅努什觉得好玩的是，斯塔希过去是一个能独立作战的勇敢士兵，但在家里却又成了一个“孩子”，每次吃完午饭都帮着妈妈把用过的杯盘刀叉送到厨房去。

从第三军团的驻地到基辅的路上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先坐窄轨铁路火车到卡利诺夫卡，在那儿等了一些时候，因为要转从敖德萨到基辅的宽轨铁路火车。他们还到城里去走了走，约齐奥说，这是去找亲戚，因为罗伊斯卡太太的娘家是

在卡利诺夫卡。但什么人也没有找到。他们在路上结识了一个年轻画家，他叫亨利·安托涅夫斯基，他从敖德萨到基辅去。这个年轻人戴黑礼帽，披黑斗篷，头发很长，人很直爽、活跃，毫不做作。他是基辅波兰剧院布景师的助手，他还请小伙子们以后到剧院去看他。毋需再次邀请，约齐奥和雅努什一到基辅就成了剧院的常客。他们并不经常看戏，而是到后台找亨利，陪着看排演，从远处观察雅拉奇或奥斯泰尔瓦等大演员（他们此时正好在基辅）。约齐奥还认识了一个年轻女演员哈莉娜·韦切尔，向她献殷勤。他们常到杜姆斯基广场的糖果店喝咖啡，吃点心。雅努什到那里去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他喜欢在演出时到后台去看工人搬道具，甚至还有几个工人朋友。有一个木匠兼电工助手，发明了用一柄特制的、可以收之入鞘的剑调节舞台照明的办法。他姓马韦克，是华沙人，在后台时喜欢给雅努什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讲他曾参加过格热包夫斯基广场的游行示威等等。约齐奥一出剧院就同哈莉娜走了，雅努什往往是独自在美丽的春夜里步行回去。他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孤独。他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想到象这个木匠这样单纯而善良的人，想自己也这么单纯就好了。他想起弗瓦齐奥·索班斯基，情不自禁哼起了第三军团时的那首歌“打仗真是其乐无涯”。

但雅努什最喜欢在后台同亨利聊天。奇怪的是，当安托涅夫斯基忙着搬布景和调节灯光的时候，他俩还能热烈地谈论艺术。在表现扎波尔斯卡[1]的杜尔斯卡太太的房间和《那一个》中的小酒店的布制布景里，亨利彻底否定现代艺术，骂得唾沫横

---

[1] 扎波尔斯卡(1860—1921)，波兰著名剧作家。杜尔斯卡太太是她的剧作《杜尔斯卡太太的道德》中的主人公。

飞。他还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理论，认为雕塑对绘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他认为拜占庭的绘画和腊万纳[①]的镶嵌艺术才是纯粹的艺术，而雕塑则使绘画走向堕落。对安托涅夫斯基的论点，雅努什有时同意，有时不同意。不管是什么情况，他对亨利在艺术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冲动感到惊讶。埃德加尔谈到自己的音乐时总是很平静，甚至有点冷淡，而这位新结识的画家却把自己全部冲动的感情都发泄到假想的对手身上。

有一次，亨利把雅努什带到剧院阁楼上他的小房间里去看他的画。雅努什对那些画很失望，因为画的全是一条条五光十色的彩带，有的象火焰，有的象领带形状的布条。雅努什管这些"画"叫领带，并且一直这样叫了下去。安托涅夫斯基对这个绰号并不介意，而且自己也开始使用这个名称，把它看作是抽象画的"技术术语"[②]。雅努什在进行了这类谈话之后，回到奇日太太家里的感觉又是多么不同啊。这里，任何与家庭日常生活无关的事都被看作是愚蠢的，毫无意义的。斯塔希·奇日完全不理解雅努什为什么对绘画和戏剧有兴趣。他把时间都花在别的事情上去了，雅努什猜想他又在做离家的准备。雅努什提到有可能回华沙去时，安托涅夫斯基的表情是模棱两可的。

"等一等吧，"有一次他说，"我们在这里大概还有几场戏要唱。"

雅努什开始不安地等候"戏"的开锣。

他没有等多久。一天晚上，他在看《那一个》演出。他走到观众席，想要再欣赏一下扮演卡皮坦的雅拉奇的精彩表演。在

---

① 意大利北部古城名。

② 原文是拉丁文。

第二幕中间，亨利走进观众不多的剧场，坐到雅努什旁边。

"你不知道约齐奥在哪里吗？"他问。

"我想他在后台。"雅努什低声说。

"你看完这幕以后出来吧，我在剧院门口等你。"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非常重要。过两个钟头我就要走。"

"去哪里？"雅努什随口问道。

亨利把一个指头放在嘴边，悄悄走出剧场。

韦切尔小姐扮演一个不幸的年轻姑娘。虽然在吐字方面还有某些缺陷，但演得质朴动人。雅努什想到约齐奥正在后台时，不禁会心地一笑，爱尔日别塔已被置诸脑后了。雅努什联想起阿丽亚德娜，她是否也被置诸脑后了？很可惜，没有。在最初的那一刹那，他觉得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但片刻之后，他又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雅努什还没来得及集中思想看看舞台上的表演，幕布就已经落下来了。他三脚两步走到后台。约齐奥背靠一件木制的道具站着，正在跟哈莉娜说话。他喊了一声约齐奥，两人抓起帽子下楼去了。街上，路灯光和春天暮色中的余光交织在一起。约齐奥还没来得及问雅努什有什么事，他们就看到了安托涅夫斯基。他拉着他们俩沿着梅林戈夫卡大街向前走了一段之后才说：

"你们知道吗，哈莱尔① 率领喀尔巴阡第二旅开到这边来了，准备同俄军汇合。他们现在离这儿已经不远，就在基辅西南面。他们号召波兰士兵和军官参加他们的队伍。你们去吗？"

---

① 哈莱尔（1873—1940），波兰将军，曾任波兰军团第二旅旅长，毕苏茨基的政敌。

约齐奥当即答道：

“我们去。”

“但要快。三个钟头之后在开往沃迪查大森林去的那路电车的终点站集合。除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两个……”

“斯塔希·奇日可以同我们一起去吗？”

“你们得马上到弗拉吉米日斯卡雅街去，穿着不要惹人注目。德国人或马泽平分子[1]可能抓住我们。此外，你们还要做好走远路的准备……以及打仗的准备。”

“我们可以带斯塔希·奇日去吗？”约齐奥又问。

“好吧，你们带他去吧，但责任要你们负。”

雅努什没有吱声，在回住所的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他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哈莱尔想的是什么？要干什么？同德国人打仗？还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老问题：这件事会使他离阿丽亚德娜更近还是更远呢？不，他一刻也没有忘怀这个姑娘，没有忘怀她瘦小的身躯。

听到小伙子们要走的消息后，在所有的人中，奇日太太表现得最为镇定。他们回来时她已经躺下了。她赶快披上一件家常罩衫，为他们准备上路的东西。她毫不犹豫地同意斯塔希走，但要他把必要的东西都带着。

“不过东西也不可带得太多，”她说，“要不以后就成了累赘，到时候还得扔。”

她在面包上涂上猪油，然后用纸包好。

这时，斯塔希跑到他们上面五楼去找一位姑娘。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个姑娘以及她的母亲和奶奶都带来了。老奶奶怀里

---

①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团体之一。

抱着一个画在一块小洋铁片上的圣母像。奇日太太甚至高兴地大笑起来。

“老奶奶把您的全套宝贝都带来了?”她问。

“哎，应该这样，”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他们是要去打仗啊!”

“您说得对，”拿着菜刀的奇日太太突然停了手，“可我好象是送他们去旅行。”

斯塔希的一个弟弟也想去，他们没有同意，因为没有得到亨利的许可。他们走出房门的时候，雅努什发现奇日太太惴惴不安的目光正落在斯塔希的脸上。他想起没有人给自己送行，不过这只是一刹那间的念头。

夜，寂静而深沉。飘浮的乌云不时掩住明月。他们踏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听起来很响。到沃迪查大森林的电车已经不开了，他们不得不一直沿着电车轨道向前走。出城的时候，他们走到暗处，并一个一个地通过有巡逻队的地点。不过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

他们迟到了一会儿。安托涅夫斯基身穿全套军装在电车站上等候。只是他长长的头发和头上的贝雷帽还象个平民。他们得步行四公里到一个村庄，亨利的几个熟人就住在那里，然后从那个村庄坐大车出发，渡过第聂伯河后再一直向北进发。哈莱尔的部队在三月份就在古夏季纳附近通过了兹布鲁奇，也在朝第聂伯河的方向进发。目前德国人任他们自由通过，完全没有阻挡。这个旅正常而不受干扰地通过村庄和城镇，参谋部的军官们忙于接待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波兰士兵和军官。

四个年轻人在深夜时分才到达森林边上的那个小村庄，十分困乏。村庄的南面和西南面都是一马平川。他们穿过村庄，

在离村庄约一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大农舍，雪白的墙壁在夜里也闪闪发亮。浮云把月亮全遮住了，但空中弥漫着铅色的曙光，在所有的物体上洒下了一片磷光似的色彩。天气很凉，他们背包上结了一颗颗露珠。他们走近农舍的时候，雄鸡已经啼过两遍。黑夜就要过去了。

亨利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好象是在这里生长的。一条狗吠了几声，但画家使它安静了下来。他走进了一座小园子，敲了敲窗扉。门很快就开了，门口站着一个穿白衬衫、拿双管猎枪的魁梧男子。

“是我，”亨利说，“我还带来了三个人……这次我自己去。”

“好，”主人说，“你们进屋吧，天黑前睡觉，现在白天不能走。”

“为什么？”

“不用问了。”看林人阴沉地说，一边用手搔脑袋。“噢，进屋吧，外面凉。天已经亮了。”

四个人一走进看林人的屋子就感到火炉的热气，闻到面包酸甜的香味。这里大概刚烤完面包。屋里有一盏暗淡的小煤油灯。

“你们三个上床吧，”亨利说，“你们可以一直睡到中午，我还得跟看林人谈谈。”他拿着灯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伙伴们摸着黑解下了背包，脱掉衣服。雅努什坐在床上，靠从窗口透进来的微光，他看见斯塔希跪在床前做祷告。

“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啊！”雅努什想，“他有母亲和上帝。”他在约齐奥身旁躺下，给斯塔希腾出一小块地方。但他没有睡着。那两个睡意朦胧地谈了几句话，很快就均匀而大声地打开呼噜了。雅努什睁着眼睛望着四周的一片黑暗。忽然，他

看到快要熄灭的火炉那边的门开了，阿丽亚德娜走了进来。她神情悲怆地走到他跟前，把手放在他的额上。他大喊一声——这时他发现自己是睡着了，刚打了个盹。窗外已经亮了，现在真的再也睡不着了。

傍晚时分他们才上路。看林老头儿原来是个健谈的人。他赶着一辆由一匹马拉的小运货马车，载着四个小伙子沿着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道路朝前走；他唠叨个不停，不时用鞭抽打那匹懒洋洋的小灰马。这是森林里的一个美丽的五月的傍晚。蓝色的微光照在下垂的榭树枝上，向上反射，或是远远地折射到松树林那边汇集起来。远处平坦的原野不时隐约地出现。他们一直沿着森林边缘走，路上没有村庄，直到深夜他们才出了森林，走到一块空地上，沿着一条非常宽阔、满是辙印的公路边缘前进。夜间的凉意大概对小灰马起了刺激作用，它跑得轻快多了。看林人还在讲打猎、战争、枪支，但间歇的时间越来越长。雅努什背靠看林人的座位侧躺在车里，斯塔希·奇日和约齐奥躺在他旁边。亨利蜷缩在车后，两腿挂在车外，不时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仿佛在问什么，茫茫的黑暗中显露出他模糊的侧影。虽然大家都睡足了，但这种气氛仍然使人昏昏欲睡。他们偶尔也交谈几句，但接着又是沉默。车子走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摇晃着，看林人不断挥动鞭子。雅努什也顺着亨利的目光眺望星空。他很久没有这样仰望天上的星星了。浩瀚的太空全部展现在草原上方，在路上行进的马车，仿佛正在驶向星际空间。雅努什直接感受到宇宙的无边无涯，不禁有些头晕目眩。

约齐奥也仰望着星空。

“你瞧，”他忽然对亨利说，“这是任何一个画家也画不出来的。”

“也是任何诗人都描绘不出来的。”雅努什加上一句。

亨利的身子向后一仰，他现在已是毫不掩饰地眺望星空了。

“绘画并不在于重现自然，”他突然说，“我希望你们懂得这一点。”

“是的，这我懂。”雅努什似乎不高兴地咕哝了一句。“不过……法国印象派还是力求表现外部世界。”

“这不过是你的感觉罢了，”亨利说，“其实每个画家只是画他自己。每个作家也只是写他自己。”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雅努什连忙反驳，“每个艺术家都在寻求真理。”

“算了吧！”安托涅夫斯基哼了一声。

从某个时刻起，一股股带着寒意的气流挤走了温暖而芳馨的空气。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了，仿佛从远方涌来了一股水的凉意。地平线上——不仅是东方——逐渐在变换颜色，小伙子们的脸也变成灰蒙蒙的了。

“寻求什么样的真理呢？”亨利又捡起了话题。

“真理只有一个，就象星星，就象爱情。”雅努什说，自己对这话也感到意外，他满怀憾意地想，这句话里包含的感情太强烈了。他本不愿这样说的。

他们默默无声地走了一段路。此刻他们正沿着大路往下走，走到一个蓝色的、还很幽暗的谷地，草的气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车子旁边嗖的飞起一只云雀，欢叫着，朝着灰蒙蒙的、晨星寥落的天空冲去。小伙子们把大衣裹得更紧了。

“你瞧，”亨利慢条斯理地说，一面把掉到额上和眼睛上的头发掠了上去，“我相信艺术。”

“不错，”雅努什说，他觉得亨利的话有点幼稚。“可我相信

生活。我们的生活总得给人一点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约齐奥突然开了口。

"道义上的某种教训。"

"对于谁?"亨利不乐地说。

"对于大家,对于我们,对于其他人。你瞧,你相信艺术,想从事绘画……而且是画自己!然而现在却同我们去打仗……这大概不是徒劳无益的吧?"

"但愿如此。"约齐奥含糊地说。

"从这里可以获得画家的灵感。"安托涅夫斯基叹了口气说。

"不错,可你不仅是自己去,而且还组织我们去。这难道也是为了得到画家的灵感吗?"

"应该这样做……"

"可为什么应该这样做?问题正在于此。不过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大车驶进了一个洋溢着草原气息的谷地,这里弥漫着一股凉意和黎明前的雾霭,接着又缓缓上升,沿着这条宽阔的大道,曲折地向谷地另一端驶去。天亮得很快,小山丘已经全部照亮了。他们爬上山顶的时候,看林人忽然勒住马,停下车。他提起鞭子指着前面说:

"呃,他们来了!"

小伙子们立即向前望去。他们刚爬上来的这座小山的另一面要陡峭得多。从他们站脚的地方可以看到洒满夏日晨光的宽阔、平坦而辽远的平原。这个平原眼下还同灰暗的地平线以及晨星寥落的天空连成一体。山下不远处,在横向的路上,有一支部队在前进。从山头上看,这行列宛如一队大蚂蚁。士兵、战马、车辆排得密密麻麻,但看去很清晰。刺刀不时在士兵头上闪

亮。士兵行列的间隙处，有时还可以见到大炮。这支队伍从黑夜里走出来，接着又进入到阴暗的深处。

二十一

车子驶到山下，小伙子们同正在前进的队伍汇合了。从近处看，士兵们的模样儿要好一些。这是一个明亮的清晨，什么东西都沾满了露水。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大约走了一公里左右，才过来一位骑马的军官。

“往哪儿走？往哪儿走？”他老远就喊，“你们往哪儿走？”

“中尉先生，他们是来参军的。”看林人说。

“你们怎么不早一点儿来？”中尉喊道，走近了几步。“现在我们把你们怎么办？”

“我们到最近的一个驻地去。”亨利喊。

中尉耸了耸肩。

“真是魔鬼派你们来的！我们已经慢得象乌龟爬了。”

同中尉谈过话之后，把大车和士兵们隔开的那道无形幕布似乎拉开了。士兵们马上把车上的人团团围住。队伍确实走得很慢，有时还从前面传来喊声，干脆叫队伍停下来。士兵们利用这个机会不停地问他们：“你们打哪里来？”“离基辅有多远？”“看到了德国人吗？”“你们会什么？”等等。

看林人答话最多。亨利也从车上跳下来，摘掉贝雷帽，把头发一掠，用手擦了擦脸，似乎要把夜间的幻想抹去。他的眼睛——刚刚研究过星空的眼睛——变得锐利起来。他望着问话者的脸，也向他们提问题。无论对于新来者还是对于那些士兵，情况都不很明朗。这样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吗？将军会把他们带

到哪里去？士兵们重复着传单以及哈莱尔和日米耶尔斯基① 演说中的词句——当然都是讲打德国人的。但仗已经打了很久了，人们已开始考虑它何时能够结束，何时能够回家。然而，现在不是朝家走，而是朝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当然，应该打德国人，但以后怎么办？

约齐奥把头伸到大车的挡梯外面，同在车旁走着的几个士兵随便聊天。一个是高个子、表情虔诚的大胡子兵，另一个是小个子，动作敏捷，长着一张象月亮一样的圆脸，他叫卢德维希，笑起来象个孩子；第三个面目清秀，体格强壮，长着个罗马人的鼻子，善意地望着这几个"志愿兵"。他们一开口就谈本行。士兵们告诉约齐奥，他们在路上走了几天，他们怎样在拉兰查② 突破奥地利军队的包围，他们的辎重怎样，伙食怎样，队伍里有多少门大炮，哈莱尔和司令部现在在哪里，等等。约齐奥则告诉他们俄国军队的训练情况——然后他们又议论起奥军和俄军装备上的区别和优劣来，评价这两支军队炮兵的实力。说到机关枪问题时，他们已经一直不停嘴地说到了中午。卢德维希，特别是那个眉清目秀的弗兰内克——他是塔尔诺布热格③ 来的农民——都成了约齐奥的好朋友。

队伍走到离卡涅夫④ 几俄里的一个村子里停下了。很清楚，哈莱尔准备渡过第聂伯河，而德国人是否让他们渡河，这是整个行动成败的关键。司令部设在东正教教堂附近的一所小房

---

① 日米耶尔斯基(1890年出生)，波兰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波兰军团服务。一九二七年被排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人民军司令。

② 乌克兰的一座小城镇，一九一八年波兰军团曾在这里同奥地利军队作战。

③ 波兰的一座县城。

④ 乌克兰的一座城市，一九一八年五月波兰军团曾在这里同德军作战。

子里，新兵接待处设在学校里。小伙子们到那里去时遇到了十几个年轻人，有的等着报名，有的已经分配到了具体单位；他们之中有的人握着奥式步枪，枪上插着匕首形状的扁平刺刀。斯塔希·奇日还碰到了他在基辅波兰体育协会足球队的伙伴。

校园里摆了两张木头长椅，报名的人坐在那里等着。有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有从波兰内地来的，有边疆来的。他们不无讥讽地谈论着哈莱尔的"奥地利式的"士兵。看林人同坐他车的小伙子们告了别，上路回家去了。司令部和办公室的下级军官们在发放枪枝、分配单位和登记工作方面做得很不利索，给人一种混乱的印象，因此等候的时间拖得很长。午休的时间尽管那么长，但午饭却连个影子也看不见。正午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大概已经到了下午两点，看林人的小灰马和大车又折回学校。亨利跑上前去，看林人从座位上俯下身子，神秘地低声说：

"我们被包围了。我回不去了。"

"怎么，被包围了？"

"德国人跟上来了，现在他们谁也不放过去。"

与此同时，一个气喘吁吁的中士跑进学校。从办公室里马上奔出几个军士，把"已登记的"志愿人员带走了。那些尚未登记的，站在学校门口不知如何是好。雅努什走进过道，朝办公室里望了一眼，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教堂的神父住宅离学校只有几步远。现在那里就象被捅了的蜂窝那样热闹。通讯员、副官、军官跑进跑出，使得这蓝色房子的矮门显得拥挤不堪。

斯塔希·奇日、他在球队的伙伴——一个外号叫"皮普萨"的大个子后卫、瘦弱的赫罗尼姆·多布任斯基以及雅努什和亨利站在学校前面不知所措。约齐奥跑到司令部那边看热闹

去了。

看林老头儿把马赶到学校后面的小车房去了，回来后对亨利说：

“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夜晚试试看。路我比他们熟悉……”

这时，司令部门口暂时没有人，一个高个子军官快步走了出来，他没有戴帽子，淡黄色的头发，圆圆的头。他看到了约齐奥。

“你是谁？”他问。

“志愿兵罗伊斯基。”他回答的声音太大了点，“过去是俄国军队的中尉。”

“中尉先生，”高个子司令部参谋对他说，“您到村子的那一头去一趟，上尉克尼亚杰维奇在倒数第二个房子里。告诉他马上到这里来。”

“是，”约齐奥行了个礼，来了个向后转，然后急步向前奔去。司令部参谋回屋子去了。

亨利面带微笑望着雅努什。

这时远处传来了零乱的枪响，接着是一阵有规律的炮声，然后又都沉寂了。士兵们纷纷从各农舍里跑了出来，在村子里的主要通道上站成两排。谁也没有记起在学校门口还有几个小伙子。“皮善萨”和奇日东奔西窜，他们在学校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找到了惊惶失措的教堂侍奉和他的妻子，从他们那里弄到一个烤得很好的大黑面包和几块酸黄瓜。小伙子们坐在校园的树下，嚼着这些食物。透过学校那残缺不全的、长着些小灌木的围墙，可以清楚地看到司令部的门。一个人也没有到那里去，约齐奥也没有露面。

一辆汽车嘟嘟地响着，开到了司令部门口。汽车踏板上站着一个哈来尔的军官，他是站在那里指路的。从车上下来了四

个德国军官，头上戴着银光闪闪的新军帽。他们同那个指路的军官匆匆走进了司令部。校园里的小伙子们匍伏在地上，向围墙那边爬去，目光一直不离神父住宅的矮门。看林人也在这里，激动得喘着粗气。

不到二十分钟，德国人从屋子里出来了，他们一言不发地上车走了，这次没有引路的。司令部的参谋跟着出了门，手里拿着佩刀和军帽，在两排灰色的长队伍前跑着。

“立正！”“立正！”随着他们的跑动，队伍里响起了口令声。

队伍一动也不动，刺刀排得象一把梳子。

这时，神父住宅的门口走出一个矮个子军人，黄脸、黑胡子。门很低，但门槛很高，那个佩戴上校肩章的军人跨过门槛时有些吃力。他的腿有点儿瘸，拄着一根一端弯曲的普通手杖。先是他一个人出来，后面跟着那个把约齐奥派走的高个子上尉，还有几个副官。

“这就是哈莱尔。”看林人悄声说。

小个子上校步履维艰地从灰色的队伍面前走过。小伙子们只看见他那略带红色的手杖。他停了下来，开始讲话。

天空一片蔚蓝，云雀在空中欢唱，教堂侍奉的女儿畏畏缩缩地走出来打水。虽然已过了正午，这年特别多的五月金龟子仍在树叶丛中吱吱地叫着，到处乱飞。远方不时传来枪声。哈莱尔沿着村子向前走，一直走到队伍的尽头。与此同时，军官们把近处的士兵带走了。最后牵来了给上校和他的随从准备的马。还有一部分队伍驻扎在较远处，他们骑马到那里去了。这时太阳已经偏西。

雅努什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去找约齐奥。他沿着村子的主要通道向前走去，路两旁是用树枝编的篱笆，图案编得很好看。

白色的农舍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不过偶尔可以看到个别农民或农妇在喂马。大车停在院子里，没有套马，车上装着包袱、面包、燕麦袋。哪里也不见约齐奥。

一直走到村后，他才发现有几个军官站在十字架下，正在用望远镜瞭望。约齐奥也在他们中间。他看到雅努什走过来，便对他招了招手。雅努什朝他走去。

“来！来！”约齐奥对他喊道，“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德国人离这里不远。”

雅努什望了望他们刚才进村的路，但路上什么也没有。太阳照着那条宽阔的大路，单调的田野一直伸展到远方隆起的地平线。由于天气炎热，空气显得雾腾腾的。低矮的、还没有抽穗的黑麦在风中象波浪一样摆动，在一片寂静中发出沙沙的声响。

骤然从远处传来的低沉炮声打破了寂静。还可以听到炮弹的呼啸声，接着又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约齐奥放下望远镜说：

“开始了。”

军官们退走了，约齐奥和雅努什坐在十字架下。雅努什双手抱膝，两眼望着草原。暮色降临了。

炮声有条不紊地响着，形成一种音乐节奏。约齐奥非常激动。这时机关枪也响了。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说，“我好象是第一次打仗。”

“已经交火了吗？”雅努什问。

“这不是交火是什么？”约齐奥耸了耸肩，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这大概是因为……该怎么说呢？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战役。我们自己的战役……”

“怎么是自己的战役？”

“波兰的战役！我们自己承担的战役。”

“这还不都是一码事吗？”

“不过这一切总有自己的目的呀！”

“为了打德国人？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你终于……”

“我们大概要被打垮吧？”

“这一次肯定会被打垮。但这不是最后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难道说战争就是最重要、最符合人性的东西吗？”

“比起亨利的艺术来，它大概是这样。”

“噢，可能是如此。亨利自己也参加战斗，就更说明问题了。哦，他来了。”

亨利从村子里跑了过来，径直跑到十字架下，他对扛机关枪的四个士兵喊道：

“这里！这里！……”

他下令把机枪架在十字架周围的四棵灌木之间。约齐奥怒气冲冲地说：

“这里一点儿也不隐蔽！喂，你疯了吗？人家一眼就看得出这里是机枪巢。你根本不懂。”

“机枪一定要架在这里！”亨利喊道，脸都涨红了，“你明白吗？”

“他们会把我们搞掉的！”约齐奥喊。

“你可以离开这里，没有人命令你呆在这儿。”

“根本就没有人命令我干任何事。”

“那你还在这里乱窜干嘛？”

雅努什发现他们都在高声吼叫，这时他才听到一阵连续不断的炮声。他朝草原上一望，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些小小的人形

列成散兵线跑着、伏下。有的人从地上一跃而起向前奔跑。雅努什已经能够辨出子弹的嗞嗞声了，有几颗子弹正从他头上飞过。一个满面通红的军官跑过来，蓝色的军帽下露出蓬乱的黑发。

“开枪！开枪！”他喊道。

“天呀，简直乱成了一团！”约齐奥对雅努什说。

这时十字架下的机枪响了，雅努什好奇地朝那边看了看，与此同时，约齐奥突然两腿一弯跪了下来，象舞台上的演员那样头朝下，慢慢地栽倒了。雅努什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约齐奥竭力想站起来。

“帮帮我，”他说，“我腰部中弹了。”

亨利也来了，两个人扶起了约齐奥。约齐奥脸色苍白，双唇紧闭。但看不见流血。

“走吧，走吧。”雅努什说。

他们扶着约齐奥向村子走去。约齐奥起初还能走，甚至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

可一会儿就迈不动步子了。他们几乎是架着他走。这样走到了第一家农舍。院子里放着一大堆刚割下来的碧绿的苜蓿。他们把约齐奥扶到那里，其实是抬到那里，因为他的腿已经不能动弹了。他忽然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雅努什抬头一看，他看到，确切地说是觉察到死神之手在朋友的脸上缓缓地移动。先是嘴僵硬了，接着是鼻子削尖了，眼睛还朝前望了一会儿，表现出惊恐的样子，以后就变得跟玻璃一样，不动了。额角逐渐变黄，最后也失去了生机，唯有额上的一绺淡黄色的头发在春风中飘动。约齐奥象根木桩那样倒在碧绿的苜蓿堆上。

第三章 华 沙

一

这年夏天天气虽然特别好，可是很少有人离开华沙外出；而已经离开华沙的人一般时间又都较长。所以阳光普照的街道空荡荡的，行人和车辆都很少。雅努什住在比林斯卡家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过得很不错。跟姐姐见面的机会很多，但跟也是住在布拉茨卡街的老比林斯卡公爵夫人见面的机会则较少。使这里有些家庭气氛的，一个是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她管理全部家务；一个是老斯坦尼斯瓦夫，他从曼库夫卡经过基辅和布列斯特逃到华沙之后，就在比林斯卡家住下了，这样他又回到了战争时期抛别了的老家。布拉茨卡街的这座府邸前面盖了一幢很大的多层公寓，这很实用，它不仅是巧妙地挡住了这座贵族私邸，而且可以获得不少房租收入——虽说当时已经实行了“租房人保护法”。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它为濒于破产的老公爵夫人，为她受过乌克兰悲剧折磨的儿媳，为她逐渐长大的漂亮孙儿阿罗提供了一个藏身之所。戈翁贝克夫妇在恰茨基街有一所宽敞的住宅，罗伊斯卡太太从普斯泰翁基到首都来的时候一般都住在他们家里。这一年夏天她在戈翁贝克家住了很久，还没定什么时候回去。瓦莱雷克也住在戈翁贝克家里，起初他曾想报考大学法律系，可如今却在军队里服役。

雅努什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个青年法学家海鲁宾·科韦什科。他同父母一起住在新城玛丽亚教堂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海鲁宾是戈翁贝克家的老熟人，雅努什就是在奥拉那里遇到他的。海鲁宾的父亲是教堂的管风琴师，因此得到一个公务住所，就在安娜·玛佐维耶茨卡公爵夫人办的养老院的二楼上。这是老式的一排大而低矮的、门对门的直通房间，里面摆着几件老式的家具。海鲁宾的房间在这一排房间的尽头，得穿过整个住宅才能到他那里。他房间里摆满了书籍，褪了色的糊墙纸上用大头针别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剪报。房子的外墙爬满了野葡萄藤，它的枝蔓垂挂在小小的窗户上，因此，光线好象是透过一层绿色的网照射进来的。雅努什在这房间里一呆就是好几个钟头，听海鲁宾的独白。

这位年轻的法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诗人，因为他也写一些讽刺诗。他的名字和他的外表绝不相符①。他又高又瘦，不修边幅，歪鼻子，凹嘴巴，相貌奇丑，但他的才智和幽默却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也正是这一点把雅努什吸引住了。雅努什有时也敢以自己幼稚的看法来顶撞海鲁宾机智的高论。

"奇怪得很，"有一次他对海鲁宾说，"华沙使我感到忐忑不安。"

这是这个美丽的夏天中七月初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

海鲁宾思索了片刻，然后用他锐利的目光扫了这个新朋友一眼。

"老实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他说，"您指的是什么？"

雅努什微微一笑。他现在养成了用微笑来给自己打掩护的

---

① 根据《圣经》，海鲁宾是司知识的天使，很美。

习惯。他觉得这是对付别人刨根问底的好办法。

“您看，”他避开了科韦什科的目光，“我虽然是一个纯粹的波兰人，但对于华沙却缺乏精神准备。我不很理解这个城市，说实在的，也不太喜欢这个城市。一方面，它在各个方面的规模比起我所习惯的规模来都显得太小；另一方面，这里的人很机敏，使我感到自己很蠢很笨。譬如说您，就使我感到胆怯。”

海鲁宾露出一种胜利的微笑。

“您瞧，你们都是这样……你们是从东部来的，这就是原因之所在！”

雅努什把脸转向窗口。过了一会儿，他在这个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起来。

“我觉得，”他略带点忧伤地说，“您这句话恰好证明您对整个问题不甚了了。对不起，”他看到海鲁宾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补充说，“我不想使您生气！但您确实不明白。我刚才说到的规模，指的是我们波兰问题的范围。我感到，华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正确，甚至象您这样的聪明人都持有这种完全错误的看法。您甚至不清楚我们此刻谈论的是什么问题。而我也无法把它说得再具体了……”

海鲁宾耸了耸肩膀。

“您大概不想得罪我吧。”他说。

雅努什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从科韦什科最后一句话里听出他有些气恼。

“海鲁宾先生，”他停下脚步，“您别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您别太认真了。简单地说，我在这里感到陌生。”

“您到华沙已经一年半了，还不习惯吗？”

“还不习惯。这您也看到了。”

“您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雅努什又在房间里走动起来,“我什么也没干。我想了解一下人,了解一下政治……我报考法律系,四项科目都通过了,但您知道……现在的大学……”

“您想做什么?”

“我不敢对您说,因为您又会说这是东方影响。”

海鲁宾大笑起来。

“真的,”他说,“我不理解您……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对您发生兴趣……”

“不胜感谢,”雅努什淡淡一笑,“我说出来时,您可别从椅子上摔下来。我要寻求真正的人。”

海鲁宾说:

“这倒是新鲜玩意儿。你可得花时间去找了。”

过了片刻,他又加上一句:

“您为了什么而这样做呢?”

“我想,这能使我的生活有所附丽。真正的人……您能想象他是什么模样吗?”

海鲁宾又微微一笑。

“恕我冒昧,”他说,“您多大了?”

雅努什既不笑也不气恼地回答说:

“二十四岁。我是在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里长大的。”

“噢,这会得到报应的,”科韦什科嘲弄地说。

“我知道。但我经历过不少事情:父亲的惨死,革命,敖德萨的斗争,波兰军队,卡涅夫的战役……我在基辅见过只穿一条衬裤的哈莱尔,他必须换装,结果套上了我的朋友斯塔希·奇日的一条裤子……这恐怕算得上是经历吧?一句话,生活不是没

有给我苦受。”

“给了您女人吗?”海鲁宾忽然问。

雅努什红了脸,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下决心要坦率地谈下去。

“真的,”他微笑着说,“我接触的女人太少。”

“您瞧,这才是最重要的哩。”

雅努什从这句话音里听出的不是虚假——因为这话是以开玩笑的口气说出来的——而是想避免作出正经的回答。这种情况在同海鲁宾谈话时发生过多次。只要一接触到雅努什认为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时——虽然他表达得很幼稚——海鲁宾总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渊博的学识和老生常谈的话来搪塞,问题的全部严肃性也随之烟消云散,剩下就只有微笑了。这就是他所谓的华沙的东西。说实在的,他到这里来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认为海鲁宾是个很聪明的人,能够回答他一个时期以来冥思苦索的问题。关于女人的玩笑使这个问题转入了另一条轨道。阿丽亚德娜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就象是他在卡涅夫林中小屋里梦见的那样。他早知道,阿丽亚德娜在巴黎,但当时连正常的邮政联络都不通,更不用梦想到巴黎去了。只有参加凡尔赛和会的政府官员或外交官等少数几个幸运儿能到斯帕[1]和巴黎去。半年前,雅努什曾通过姐夫的表妹带去过一封信,因为不知道具体地址,只好写给“白俄委员会”,但至今没有收到回信,因此他想,那封信没有转到阿丽亚德娜手里。

谈话中断了一阵子。海鲁宾面带笑容地望着雅努什。

“您是在回忆吗?”他问,点燃了一支烟。

---

① 比利时休养胜地。

一个衣着寒酸的小伙子戴着一双白色的线手套用托盘端来了咖啡和点心。这时在华沙还很难买到咖啡。但海鲁宾爱讲排场，小仆人的白手套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雅努什笑吟吟地想起比林斯基家，甚至罗伊斯基家的大宴会①，心里想：

"孩子，假如你见到那种场面，你的眼珠子恐怕都要掉出来了。"

当然，"孩子"指的是科韦什科，而不是小仆人。雅努什发现，原来自己瞧不起这位新朋友。既然如此，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评议又有何意义呢？

海鲁宾倒咖啡的时候，向站在门口的仆人瞪了一眼。雅努什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一股怒气，不禁暗自吃惊。但他不愿责怪任何人。

"你滚吧，"科韦什科相当不客气地把小伙子赶走了。

屋子里响起了簧风琴轻悄的声音，海鲁宾的父亲在弹一支什么风琴曲。儿子听到这声音似乎有些不悦。雅努什想起了父亲的自动钢琴。啊，那时他是多么恨那声音呀！真不该恨。

他伸手拿起一块点心，说出了一段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话：

"您瞧，您可能又会把这叫做东方影响。但我是带着一个问题来找您的。我不大想去参军，您认为这会怎么样？"

雅努什看了看主人，马上就感到不该提这个问题。至少海鲁宾的表情似乎是说明他在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见他双唇紧闭，使得他的嘴更为下凹，鼻子拉得更长，锐利的目光望着前面。雅努什明白：这已经不是少年时代的友谊

---

① 原文是法文。

了。在这里不能倾诉自己所思考的一切，确切地说，不能倾诉自己最为关注的一切。他不是约齐奥·罗伊斯基，甚至不是弗瓦齐奥·索班斯基，甚至也不是埃德加尔（"为什么这么久没见到埃德加尔？"他想。）这不是交谈，而是耍手腕。题目、问题、事情都要严加挑选。这是成年人之间的谈话，西方人的谈话。他觉得，对华沙而言他是太单线条了。在沉默的片刻间，在海鲁宾给他倒了第二杯咖啡，再次递给他点心和烟的这一段时间内，雅努什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科韦什科原来也不想去参军，但这个决定只对他本人适用。他认为——无疑是正确的——自己是个例外，要他去当个志愿兵太委屈了，他的幽默、学识、才智太可惜了。但他又认为这个决断非同一般。雅努什领悟到，对于海鲁宾来说，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的命运跟他海鲁宾毫不相干。

"我怎么对您讲呢？"海鲁宾过分起劲地搅动杯子里的糖，"谁也不能代替别人作决定。但我觉得，象您这种情况，人们真的会对您有看法的。现在大家都去参军……"

"大家都去？"雅努什说，一转念又感到自己失言了。

海鲁宾又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当然，不包括贝伦特[①]和米里阿姆[②]……您能想象穿上军服的米里阿姆吗？"

于是他便津津有味地描绘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尽力把头发梳向后脑以盖住秃顶的米里阿姆在军队里生活的情景，他边说边笑，一笑瘪嘴里便露出了过早出现的龋齿。雅努什感到有些

---

① 贝伦特（1873—1941），波兰作家，新浪漫主义流派的代表。

② 米里阿姆，波兰诗人和批评家泽农·普谢斯梅斯基（1861—1944）的笔名。

不自在，想换个话题，眼盯着垂挂下来的野葡萄藤，搜索枯肠，一无所获。他听着簧风琴轻悄的和音，又一次失言了。

“令尊弹得很好听。这是什么曲子？”

海鲁宾皱了皱眉。

“他是搞这一行的……这大概是他即兴之作。”他说这话的口吻是表示：老科韦什科可不是一般的风琴师。雅努什乘机说：

“他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觉得自己该走了，但又不想动。

他知道，海鲁宾对他呆在这里感到厌烦，再说海鲁宾又没有那么好的修养，不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但是，因为他不管怎么说仍是喜欢这个年轻法学家的，喜欢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来，而且深知从此以后不会经常到这里来了。他想多坐一会儿，簧风琴的声音也真的使他听来悦耳。

“我该走了，”他说，“但我不想走。”

他笑自己的坦率，但这次坦率使科韦什科高兴。

“你坐着嘛，”他说，“是不是再来杯咖啡？”

“不，我真的该走了。”雅努什站起身来，向海鲁宾伸出手，“谢谢。”

科韦什科送他穿过了几个房间。在第四个房间的风琴旁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矮小老人。弹琴的时候，他的身子随着旋律扭动着，引起了雅努什的注意。虽然老人从风琴旁站了起来，科韦什科并没有把雅努什向他作介绍。

在门厅里科韦什科顺口向客人问了一句：

“唔，您决定了吗？”

雅努什耸了耸肩。

“以后再说吧！”他说着，走到教堂的院子里。

从维斯瓦河那边吹来一阵新鲜的和风。天快要黑了。雅努什感到，不管怎样，他的决心还是下定了。

二

不知为什么比林斯卡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想要解决一下财产问题。她同雅努什来商谈此事，但雅努什很快就发现姐姐心里早有个谱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对这类事情向来是漠不关心的。

布拉茨卡街府邸的生活规律很严谨。老公爵夫人督促遵守这些规律，她说有秩序的生活有助于保持青春常在。她这话恐怕是有道理的，她自己精神矍铄。她高而庄严的身躯，灵活的黑眼睛，轻捷的动作，都表明她虽年逾古稀，仍旧健康如素。她是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财产和社会关系闻名遐迩，在上世纪末的恋爱故事也远近皆知。她在俄国也颇负盛名，曾当过玛丽亚·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宫中女官。跟大多数波兰豪门显贵一样，她的血管中也流着卡捷琳娜二世的血液，在宫廷中被视为罗曼诺夫家族的旁系。她在西方的关系同样是极为广泛的，她的兄弟娶了西班牙公主阿尔芳西娜，她的长女嫁给了波旁—帕尔姆公爵，她还在法国南部给这对新婚夫妇买了一座城堡。过去的王族被法兰西共和国驱逐以后，他们在西西里定居。老比林斯卡经常到巴勒莫去看望他们。

但是，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老公爵夫人的财富如今已所剩无几。华沙有一幢房子，一所府邸，几块地皮，在英格兰银行有点存款，还有一大批很值钱的俄国证券，不过公爵夫人的全权代理人舒什凯维奇早就把这些证券看作是完全无用的东西。

她的次子同梅申斯卡结婚，在她看来是有损身分，甚至不仅是有损身分，而且比这还要坏得多。

“这是为了爱情的婚姻，”① 每当有人对她提起玛莉亚时，她总是以这种捉摸不定的嘲笑口吻说话。诚然，她很喜爱这个孙子，专门给他请了个英国保姆，她还一再关照，要每天早上给他洗澡，要用凉水涮他的身子。阿罗每次都要大哭大闹一场，整座府邸都听得见他的声音。克利普斯小姐每天早上六点把他叫醒，给他喂一杯浓茶，八点再给他灌一碗粥，这也要引起他哭喊。老公爵夫人九点起床，到跟她的卧室在同一层楼的孙子的房间去看他，然后拿一本厚厚的法文书，坐在自己的小客厅里。她拿的主要是阿歇特或帕约特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玛莉亚一般在床上躺到十二点。一点钟吃早饭。老公爵夫人要求家里的人都到桌旁就餐，如果没有客人，克利普斯小姐和泰克拉小姐也都上桌。身材矮小、白发苍苍、彬彬有礼的舒什凯维奇每星期来这里吃两次早饭。饭后老公爵夫人便同自己的管家关在书房里算账。有时来吃饭的还有公爵夫人的女伴② 波特洛斯（公爵夫人叫她“海伦娜”），一个矮小的、头发灰白的希腊老小姐，总是穿着同一套衣服。

这种早饭使雅努什感到很难受，但姐姐非要他上桌不可。这些日子华沙的供应状况很差，老公爵夫人和玛莉亚的资财有限——但这两个理由都不足以说明，装在带有贵族纹章的瓷器餐具中的食物为何如此菲薄。这里还有第三个原因：老公爵夫人在小处极端吝啬。早餐就是一盘蔬菜汤，一块肉或鱼（刚好桌上每人一块），几个斑斑点点的三级苹果（“这水果他们是在哪里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买的？”雅努什有一次问他邻座的波特洛斯小姐）和一小片国产奶酪。唯有端上餐桌的酒才使人想起自己是置身在什么人家里。酒窖保存完好，斯坦尼斯瓦夫每次从酒柜里拿出两瓶酒，当他在桌旁开瓶的时候，一股高级法国布尔冈红酒的香味便充溢整个房间。只有当老仆凑近他的耳边客气地问他“白的还是红的？”的那一瞬间，才是雅努什吃饭时感到愉快的时候。即使有客人来，菜单也没有任何变化。老公爵夫人显然认为，请谁到她家吃饭就是给谁很大的面子，自然就不用考虑再去设法满足他的胃口了。

老公爵夫人对雅努什倒颇有好感，在饭桌上常跟他聊几句，看起来她喜欢他甚于自己的儿媳。她大概认为他学识比自己丰富——实际上也是如此——每当涉及到什么书籍或者是政治事件，她总要找他聊聊。其实，老太太也可算得是聪明睿智，博览群书，她最痛恨德国成为一个强国。她很关心外交和各种外国代表团的活动，此时由于举行公民投票和西方援助波兰等原因，有各种代表团来到波兰，他们也不得不在她的餐桌上吃斑斑点点的水果和白不呲咧的奶酪片。

有一天，餐厅旁边的客厅正敞门候客，进来一个身材矮小、拄着手杖、身穿将军服的人。雅努什认出他是哈莱尔。当把他介绍给这个老军人的时候，雅努什说，他曾经有幸见过将军。

将军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时，雅努什说，他参加过卡涅夫的战役，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牺牲了。他本想再讲讲基辅和奇日的家，但及时收住了嘴。他看得出，提到卡涅夫就足以使哈莱尔不悦，更何况是他穿了别人的破裤子逃跑的场面呢？还是老公爵夫人出来打了圆场，她用她那宏亮的嗓门说道：

“将军，你打德国打得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了，但我毫不怀疑，以后还会有机会。”

哈莱尔惶惑地笑了笑。

玛莉亚插嘴说：

“啊，我宁愿选择德国人……”接着便是一声长叹。

老公爵夫人耸了耸肩。

“谁知道呢……”①

这时门开了，哈莱尔礼貌周到地向公爵夫人伸出了手。

就在这天将军走后不久，雅努什被叫到楼下姐姐那里去了。他看到老公爵夫人、玛莉亚和舒什凯维奇先生都聚集在姐姐的小客厅里，不禁吃了一惊。

“你或许以为是召开军事会议吧？”老公爵夫人问。

玛莉亚开了腔。她坐在一张很深的沙发上，她那又高又瘦的身躯陷进了沙发里。她好象很艰难地抬起了她那美丽的、有点象鸟形的头。她身体一直瘦弱，从维也纳回来后，就不曾离开过华沙，但这个城市使她难受。她象是很艰难地吐着字句。

“你知道，”她说，“姑母提醒我……”她把婆婆称为姑母。

“根本不是我，”老比林斯卡说，“我想，你自己也会想得到的。”

“姑母提醒我注意你未定的财产状况。我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舒什凯维奇以他惯有的礼貌插嘴说：

“伯爵先生，很对不起，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在做什么事？”

雅努什在椅子上向后一仰。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他问,“什么也没有做。失去曼库夫卡以后我们大概什么也没有了吧?对不对?”他对姐姐说。“银行的证券现在恐怕指望不上了。”

“我从我们在克拉科夫的房子收入中付给他一小笔款项。”玛莉亚向舒什凯维奇解释说。“而信贷行的期票到底怎样总有一天会见分晓……”

“对我这已足够了,”雅努什说,“到华沙后我接受了姐夫的一部分衣服,很合身,”他指了指身上穿的英国哔叽做的浅色服装。

“好,好,”老公爵夫人用低沉的声音插进来说,“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玛莉亚在这里就象在家里一样,甚至可以去掉‘象’字,就是在家里……而你……”

雅努什疑心这事牵涉到安娜公爵夫人的个人利益。难道说波特洛斯说中了,她连这一小块奶酪也“嫌多了”[①]吗?

“在克拉科夫有一幢共有的房子?”舒什凯维奇有礼貌地问,“证券呢?”

“对,”玛莉亚急忙回答说,“证券是死东西。此外在莫科托夫[②]还有两块地皮,在巴黎里昂银行存有几张法国矿山的股票……”

“什么股票?”老公爵夫人感兴趣地问。

“姑母,我记不清了。我记在一个本子上了。爸爸把它存在巴黎,开的是我的户头,实际上是我们共有的。但数目不大。哦,还有基辅市信贷银行的期票……数目相当大,但目前没有任何

---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华沙的一个区。

价值。”

“很可惜，”舒什凯维奇双手一摊。

“还有父亲与纽约保险公司签的保险契约，但是在彼得堡……”

“这以后再看，”舒什凯维奇活跃起来，“这不是没有希望的。”

舒什凯维奇是属于别人有钱他也高兴的那种人。而且他还指望——就象他搓着双手说的那样——用它们进行“周转”。

“一句话，”雅努什总结说，“根据我的理解，我们是什么也没有了。”

玛莉亚朝他转过脸来。她那平素冷冰冰的面孔上现出了某种激动的神情。她脸红了。

“你还记得我到曼库夫卡时哥萨克谢蒙在门廊还给我的那个小包裹吗？”

“在那灾难的时刻？”

“对。那包裹里是妈妈的首饰。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我把那些东西卖掉了。”

“把它卖掉了？现在这个时候？”雅努什把目光从玛莉亚身上转到舒什凯维奇身上。舒什凯维奇垂下眼睛，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象孩子一样微笑着。

“为了换取这些纸币吗？”雅努什说，不管怎么说，姐姐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使他沮丧。

“因此，我不得不赶紧把钱变成某种实物。我已经为索哈切夫[1]附近的一个小农庄付了定金，”玛莉亚说，显露出她从小就

---

[1] 华沙附近的一个城市。

习惯于处理财务，虽然她表面上对此不感兴趣。“我想让这个农庄成为你的产业。明天我们就去签约，要你自己去签字……”

“我根本不想要……是一个小农庄吗？”

“四十公顷地，一所房子，一个果园……”舒什凯维奇说，显然他对这桩交易了解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主意，”安娜公爵夫人插嘴说。“土地不要超过五十公顷。一旦实行土地改革……”

舒什凯维奇坐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红着脸，摊开手说：

“但是，公爵夫人，谁说要土地改革？”

“怎么？”老公爵夫人大声说，同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土地改革法已经通过了。您不知道？我的表弟投了赞成票……”

“从作出决议到实行还远着呢。”舒什凯维奇说，同时闭上了眼睛。

老公爵夫人用手指着儿媳说：

“她那儿，土地改革已经实行了。而且是怎样实行的！”

“上帝保佑，”舒什凯维奇叹道，“公爵夫人，不要讲这种话。这里是波兰！”

“不管波兰不波兰，”老公爵夫人把手在空中一挥，“给雅努什买四十公顷地反正没错儿。”

“呃，怎么样？”玛莉亚问雅努什。

“什么怎么样？”雅努什有些生气地说，“你们自己已经决定了。定金都已付过了……”

“这样将来你就有自己的家了。”玛莉亚温顺地说。

“而且是一个不坏的家。”舒什凯维奇在一旁帮腔。

"这个农庄……叫做什么?"

"科莫鲁夫,"管家回答说。

"买这个农庄,"雅努什继续问道,"要花掉卖首饰的全部款子吗?"

"啊,没有!"姐姐说,她的脸更红了,"我把这笔款子分成了两半……"

"这样才对。"雅努什放心了。

"首饰里包括那些绿宝石。"

"怎么,你把绿宝石卖了?"

"我要它有什么用?我永远不会戴它,你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我也……"玛莉亚有些悲伤地说,重新把身子埋进了沙发里。

老公爵夫人仍然以矫健的步伐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穿着玛丽女王式的浅色长连衣裙,显得十分高大。她一边走,一边用讥嘲而善意的目光打量儿媳。

这时,斯坦尼斯瓦夫走了进来。

"公爵夫人,外交部的斯彼哈瓦先生来了。"

玛莉亚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把他请到大客厅吧。"

然后她懒洋洋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长长的丝巾披在肩上。唯有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她对婆婆说:

"姑母,对不起……"

"这有什么,亲爱的,"① 老公爵夫人耸了耸肩,"而且我们似乎已经谈完了,"她对舒什凯维奇说,"是不是?"

---

① 原文是法文。

矮老头迅速地站起来，搓着双手。

“当然。明天十二点在公证处办手续。”他对雅努什说。

大家都走了。

第二天，雅努什不得不[1]去了那个公证处，而且是作为买主去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但他疑心这场交易是玛莉亚进行另一个计谋的借口，他不愿反对她。实际上，他感到姐姐很可怜。

华沙公证处一直是国内经济情况、至少是货币情况的寒暑表。当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时，交易就越来越多，这幢奇形怪状的建筑物的走廊上也就更热闹。在这个时候，广大公众对国家现状还不了解，甚至还不懂得货币贬值这个名词，但是物价不断上涨，城市费用和火车票价提高使人们对波兰马克[2]失去信心。因此，雅努什要到公证人办公室去，必须从三楼走廊上稠密的人群中挤过去才行。聚集在这儿的有犹太人，农民，以及只有在这不寻常的地方才能遇到的奇奇怪怪的人。在公证人那里，参与这宗交易的人都还没有到。一个衣着整洁的瘦高个子办事员对他说，“伯爵先生”的契据已经准备好了，只需稍等片刻。雅努什回到走廊站在窗前。一家子农民坐在靠窗的一张长凳上（华沙公证处也经办县里的业务），他们显然是为争讼财产而来的。神色恐慌的害眼病的妈妈，两个魁梧健壮的小伙子（其中一个瞎了一只眼），还有两个姑娘，一个是城里人打扮，一个是农村姑娘打扮，戴着头巾。全家都畏葸而腼腆地坐在凳子边儿上，唯有那个独眼小伙子好象满不在乎，大声谈笑。一个穿布夹大衣的——这种衣服在城市很久以来就没人穿了——高个子老头儿

---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当时波兰流通的货币。

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那老农妇向他解释，但声音很轻，他不得不把身子凑过去。这时雅努什才发现这个穿布大衣的人后面还站着个小个子的年轻姑娘，她穿一身粉红色的夏季衣裙，戴一顶宽沿布帽，又短又粗的眉毛黑得象用炭画过似的。她一脸不悦的神色，大概是对她父亲——这多半是她父亲——缠住素不相识的人盘根问底感到不快。把她那对深陷的灰色大眼睛从坐在凳子上的人们那里转向另一边，目光在雅努什的脸上停留了片刻。雅努什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她站在窗前，正对着阳光，这样她那对灰色的眼睛就因为夏日的强光而微微眯缝着，转而去看农民身后那堵墙上引人注目的招贴画了。

这时雅努什看到比林斯卡颀长的身躯从犹太人堆中挤过来，舒什凯维奇紧跟在她身后。比林斯卡朝雅努什晃了晃白手套，老远就向他喊道：

“我们来了……”①

雅努什一阵心烦，觉得姐姐在这种场合讲法语至少也是不合适的。他朝公证人的办公室走了几步。大家都走到了门口。大出雅努什意料之外的是，舒什凯维奇把那个穿灰布夹大衣的先生和那个灰眼睛的姑娘介绍给他。原来他们正是科莫鲁夫迄今的主人：兹戈热尔斯基先生和他的女儿佐菲亚。

他们一进去，办公室里就热闹了起来。比林斯卡站在这个高房间中央，用惊异的目光环顾四周，办事员马上给她搬来了一把藤椅。兹戈热尔斯卡小姐站在那里，茫然地望着在向她解释什么的舒什凯维奇先生。雅努什侧耳去听，原来是代理人在对她做工作，说明卖了科莫鲁夫是很合算的。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知道，”佐菲亚对着敞开的窗子说，“但我觉得很可惜。”

她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雅努什对她不由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他想不买这个农庄了。

但是公证人拿着契据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雪白的手上戴着一枚刻有印章的戒指，穿一套棕色的西装，比那个办事员还要整洁，雅努什注意到他的领带上有一颗漂亮的珍珠，嵌在用金线绣成的鸡爪形框子里。他低头去吻公爵夫人的手，那一头花白的长发一直拖到了衣领。公证人同兹戈热尔斯基父女匆匆握了握手，而对舒什凯维奇先生就象对老朋友一样亲热。他跟众人打过招呼之后，便在办公桌后坐了下来。这时雅努什给兹戈热尔斯卡小姐端了一把椅子。她说了声谢谢，留神地看了他一眼。

公证人提了提裤子，用那只戴着印章戒指的手按住放在面前的契据，锐利的目光朝“双方”、即办公桌右边的兹戈热尔斯基和左边的比林斯卡一扫，庄重地问道：

“可以开始吗？”

雅努什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他看到佐菲亚小姐也不明白。但公证人继续无视他们的存在，开始朗读契据：

“本契据立于首都华沙，时间是(他用铅笔填上日期)。在我，公证人亚历山大·奥尔晓夫斯基面前，跟我相识的波兰公民……”

读到这里，奥尔晓夫斯基吃惊地看到契据上写的姓名，莫名其妙地向舒什凯维奇瞟了一眼。

“对的，对的，”舒什凯维奇赶忙说，“佐菲亚·阿格涅什卡·兹戈热尔斯卡是卖方，雅努什·泰奥多尔·斯坦尼斯瓦夫·梅申斯基是买方……”

"哦，对了，"公证人微微一笑，这才注意到雅努什，并向他做了一个鼓励的手势……"那么，"他说，并继续念道，"佐菲亚·阿格涅什卡·兹戈热尔斯卡小姐，合法居住地点……"他转向佐菲亚问，"在哪里？"

佐菲亚不懂。

"您住在哪里？"舒什凯维奇问。

佐菲亚阖上了眼帘。

"我不知道。"她说。

"我们暂时住在科莫鲁夫，"父亲连忙插嘴说。

"科莫鲁夫卖掉以后，我们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佐菲亚绝望地说。

雅努什惊异地望着她。

"但是……"他开口说。

舒什凯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法官先生，您就写上科莫鲁夫。"

"好极了，"公证人以平静的声调说，"合法居住地址科莫鲁夫，属索哈切夫县，朱库夫村，以及雅努什·泰奥多尔·斯坦尼斯瓦夫·梅申斯基，合法居住地址……"

"华沙布拉茨卡街二十号。"舒什凯维奇告诉他说。

公证人写地址的时候，遗憾地瞥了公爵夫人一眼，似乎是怪她没有积极参与这场交易。玛莉亚无可奈何地微笑着，把小伞柄向前伸了伸。

只有舒什凯维奇，作为一个会办事的人，询问了抵押法第三条、债务、税收等等事项。都没有问题。以后就是付款，佐菲亚小姐"收到此款项之后同时给雅努什·梅申斯基出具收据"，此时舒什凯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捆钞票，同兹戈热尔斯基先生一

起，在旁边的一张小桌上点清了数。公证人奥尔晓夫斯基装做没有看见，转身问玛莉亚道：

“公爵夫人到华沙多久了？”

在这个空档子里，雅努什看了看佐霞[1]。

她戴着宽沿布帽，阴郁、坚毅而淡漠地坐着，眼睛望着窗外，那里，在卡普钦斯卡街上方的蓝天上有几只燕子在飞翔。雅努什突然对她怀有极大的好感，极想同她一起到华沙街头或科莫鲁夫森林去散散步。他只顾盯着佐霞，竟没有注意到公证人已念完了契据，然后递给兹戈热尔斯卡小姐一支钢笔，给她指出在画了十字的地方签字：佐菲亚·阿格涅什卡·兹戈热尔斯卡。

公证人转向雅努什：

“伯爵先生，签在这旁边，把名字写全。”

雅努什没有经验，把泰奥多尔签错了，悄悄笑了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公证人说。

雅努什签完字，又望着佐霞。她站着，仍然是满面愁容，只是两颊泛起了红晕，一直红到了额角和颈根。大家都已起身告别。

“唔，您现在已经是科莫鲁夫的主人了。”佐菲亚说着，向雅努什伸出了手。佐菲亚·兹戈热尔斯卡小姐的低沉而激动的声音打动了雅努什，他真想马上签署一份契据把科莫鲁夫送给她。他使劲地握了握向他伸过来的手，又一次看见了那对灰色的、深陷的、充满了忧郁的眼睛。

“我们走吧，爸爸。”她对父亲说。

舒什凯维奇和雅努什留下来付手续费。兹戈热尔斯基和女

---

[1] 即佐菲亚。

儿已走到了门口，舒什凯维奇还奔到他们面前。

“后天我同雅努什伯爵去科莫鲁夫，”他大声说，“新主人要登基了。”他又转身对比林斯卡说道。

雅努什想，对他们未免太苛刻了。但是粉红色的裙子已在门外消失，一刻也没有停留。

三

戈翁贝克一家在恰茨基街的住宅高大、阴暗，凌乱地摆了些弗兰齐舍克先生买来的家具。奥拉的整理工作首先是处理那些无用的破烂。一部分收起来了，一部分送给了她丈夫住在布拉格区[1]的姐姐，和蔼可亲的科谢可娃太太。这样一来住宅里就宽敞多了。客厅里的榭木边的长沙发搬出去了，搬来了一架在玛佐维耶茨卡街上廉价出售的布吕特奈尔产的大钢琴。米哈霞姨妈在门厅右边有一间小书房，她就在那里接待自己的客人：罗伊斯卡太太，跟她很要好的科谢可娃太太以及在他们楼上住了一大套房子的希曼诺夫斯卡太太(她娘家跟著名钢琴家沃窝夫斯卡是同姓)。弗兰齐舍克先生一大早就到自己的面包房和糖果点心店去了(就在附近圣十字街街口)；一岁半的小安托希同照料他的受过正式训练的保姆罗玛娜小姐住在长走廊末端的一个房间里。奥拉感到很孤单，每天不过是在一些空荡荡的房间里转悠，读读书，给孩子缝缝新衣服，有时也摸摸琴键，看看沃尔夫或迪帕尔克[2]的歌曲谱。最近她学会了迪帕尔克的出色歌曲

① 华沙区名，在维斯瓦河东岸。

② 迪帕尔克(1848—1933)，法国歌曲作曲家。

《旅之诱惑》①，但是除了附近住宅里擦窗玻璃的仆人以外，谁也没有听见她唱过。弗兰齐舍克先生离不开他的面包房，奥拉也不愿意一个人到休养地去休养。准备让罗玛娜小姐带安托希到海滨去。米哈霞太太劝女儿也去，但奥拉只是摆摆手。她正怀着第二胎，反应较大，心情抑郁，既不想动，也不想做什么事。她以平稳的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哼着迪帕尔克的歌：

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姐妹，
请你想想，
远游的欢乐，
爱情的欢乐，
在遥远的地方
同你相似的地方
去爱，去死……②

她在大客厅中央站住了。大客厅墙上挂着几幅粗劣的画，这是弗兰齐舍克不准摘掉的。她反复大声地唱着"在遥远的地方，同你相似的地方，去爱，去死……"她知道，最糟糕的是，既不能爱，也不能和不应死，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地方会同卡齐米日相似。哪有什么地方能和卡齐米日相似呢？他是索卡尔或热舒夫人，对于不熟悉加里西亚地理的奥拉来说，这两个城市是一回事，她分辨不清。恐怕这些城市和波德莱尔③"遥远的地方"毫无相似之处。这些城市里既没有高桅杆的轮船，也听不到要把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歌词，原文为法文。

③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上文中，迪帕尔克的歌即根据波德莱尔的诗谱的曲。

“你的微小的愿望”① 一句轻轻唱出的高亢的降A调，自然也听不到歌曲结尾处平和的C大调了。这些东西只是诗歌里才有，而在索卡尔或热舒夫则只有一个普通的火车站，信号旗、信号灯、小岗亭以及一直通往不远的地平线的纵横交错的轨道。车站旁边有几株矮栗树或是别的什么树。车站楼上有三套一间带厨房的住宅，卡齐米日就在其中的一套中长大。父亲四点钟起床上工，母亲六点钟叫醒儿子：“卡齐克，起来，该念书去了！”卡齐克就起来去念书。爷爷有时从乡下来，带来用白布包着的一个黑面包，两块奶酪和几口袋土豆。卡齐克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没有任何神奇之处。

埃德加尔这段时间住在旅馆里，他知道奥拉家里有一架钢琴之后，便请求允许他来弹琴和作曲。对于过着单调生活的奥拉来说，这是极大的欢乐。她坐在自己宽敞卧室里的灰绒长沙发上，一边为要出生的孩子（她觉得这回该是个女孩）缝制蓝色的小兜肚，一边听着埃德加尔弹琴。有时他即兴地弹很久，有时只弹几个节拍或和音，然后是长久的沉默。奥拉不敢问埃德加尔，他是在作曲还是记下那些和音，因为奥拉不知道那些凌乱的曲谱意味着什么，她只是奇怪怎么能从这一堆混乱的胚胎里长出一个和谐的整体来。

雅努什成为科莫鲁夫主人的那一天，在街上遇到了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正要到奥拉那里去，雅努什便同他一起去了。他们在一扇钉有“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名牌的黑漆大门前按了按电铃。奥拉对他们的到来十分高兴，同时又羞于自己的懒散，她惴惴不安地想，他们对自己这副模样儿会讲些什么呢？她

---

① 原文是法文。

一贯很敬佩埃德加尔，也有点儿怕他，她奇怪象埃德加尔这样的人，居然愿意跟她这样傻头傻脑的人谈话。奥拉以为，对卡齐米日的爱情使自己变傻了，而同戈翁贝克结婚则使自己失去了魅力，她老是这样想，特别是有人来的时候。这使她常畏畏缩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雅努什是他从小就认识的，但是到华沙后她也觉得他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难以理解的、蒙上了一层神秘之雾的人。

当他们三个走进客厅，在笨重的安乐椅上坐下的时候，各自都突然感到自身的孤独。埃德加尔对华沙不习惯；雅努什茫然若失，不知做什么好；奥拉则仍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开头，他们各自谈了谈现在在华沙做什么，然后就无话可说。太阳西斜了，戈翁贝克家阴暗的住宅显得更加昏暗了。

罗伊斯卡太太曾经对雅努什说过，如果在一群人中气氛沉闷，最好的办法就是讲话，这样就能打开僵局，气氛往往会变得轻松起来。雅努什记起了这番话。

“你们知道，”他忽然说道，“我们在华沙都不习惯。我住在我姐姐那里感到很别扭，老太太的贵族派头使我透不过气来。我觉得你们两个感觉也不是太好，特别是在此刻。”

埃德加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走到钢琴前面站住了，打开了迪帕尔克的歌谱。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音乐，”他说，“可现在音乐从哪里来？”

“唉，事情这么多，”奥拉掩饰地说，随手拿起了针线，“我什么也不想。”

“但是我想。”埃德加尔慢吞吞地说，“我在考虑，我必须离开波兰，但现在这样做会被人看成是胆小鬼，因此又不得不留下。

过几天我要到沃维奇① 的阿卡狄亚② 去。也许在那里我能写出曲子。”

“你想逃避吗?”雅努什突然问。

埃德加尔耸耸肩。

“当然，这是逃避，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不过，我是逃避我自己。”

奥拉无缘无故地笑了笑，又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有爱尔茹尼亚的消息吗?”

“有，”埃德加尔淡淡地说，“一个月后她要去美国。”

“她是应邀去的吗?”

“不知道，她没有说，不过大概是这样，因为她信里写的是：‘我要到美国去演唱……’”

“她多幸运啊!”奥拉叹了口气。

“你羡慕她吗?”埃德加尔问，“羡慕她什么?”

“首先是演唱，其次是……”

雅努什岔断了她的话。

“你知道：谁应该羡慕什么，这永远是个未知数。人们一般不了解自己到底拥有什么。到我失去了约齐奥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朋友。”

“可不是吗！罗伊斯卡太太怎么样?”埃德加尔问。

“在华沙，”奥拉说，“就住在我们家里，但现在出去参加什么妇女的会议或集会去了。如今这种会真多……”

“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她身体怎样?”希莱尔说。

---

① 波兰中部城市，在罗兹省。

② 波兰大贵族拉齐维乌的领地，以其风景如画的大公园而闻名全欧。

“挺好。她把约齐奥的死完全藏在心底。她从来不谈这件事，不谈莫林策。她倾心于社会工作，忙得很。”

“瓦莱雷克呢？”

奥拉又拿起了针线。

“怎么说呢？瓦莱雷克不大关心母亲。他长得很英俊，在骑兵十七团，受过伤，现在又走了……”

门铃响了，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冲了进来。他近来大大地发胖了，红通通的脸盘上盖满了晶莹的汗珠。他站在屋子中央，喘了几口气，跟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大声喊道：

“你们想得到吗，他们把我糖果点心店的窗玻璃砸了！”

“耶稣，马利亚！谁砸的？”奥拉问。

“噢，对不起，我的孩子，”戈翁贝克先生忽然醒悟过来，“不要怕，没事。”

“我根本不怕，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娘儿们用棍子、石头砸的。天晓得是什么人嗾使她们干的。她们跑到街上来赶人上前线，一见到糖果店的人多，她们就拿着棍棒打上门来了，我赶忙把门锁上，她们就从窗口威胁顾客，狂呼乱叫，‘出来，上前线！上前线！’客人们从园子里逃跑了，她们就砸玻璃窗，噼里啪啦地一连砸碎了四块，你们想想看，这是多大的损失……”

奥拉站起来。

“坐下吧，弗兰齐舍克，”她平静地说，“不用着急。我叫人给你端咖啡来。”

她按铃叫仆人来，但来的却是罗玛娜小姐。

“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说。

“请你准备四杯咖啡，”奥拉吩咐道，她在单人沙发的扶手上

坐下，两手抱住了弗兰齐舍克。

“别冒火，弗兰尼奥①，”她说，“再装上玻璃，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华沙玻璃难买。”

“总可以找到的，”奥拉心平气和地说，“你瞧，我刚才同埃德加尔、雅努什谈的完全是另一件事。”

“你们现在有什么题目可谈呢？”弗兰齐舍克先生问，似乎带点恐惧。

“谈生活，孤独，艺术……”

“你们疯了。”糖果店老板喊道，他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双手反抄在背后，这样他的肚子显得更大了。

“你听着，我在想，有一种通过淘汰来思索其他一切事物的方法——淘汰法。”奥拉说。

弗兰齐舍克不懂。

“你们真有雅兴！令人羡慕！”

雅努什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

“通过淘汰。”

他同埃德加尔出来的时候，街上几乎完全黑了。华沙上方是一片夏夜透明的晴空。埃德加尔在街上慢慢地走着，一面说着话。他的话从来没有这么多，雅努什觉得有点奇怪，显然，埃德加尔的心里一定积累了很多话题，现在要一吐为快。

“通过淘汰来进行思考，这是一个出色的发明。谁能料到，这个可怜的奥拉会想得出来。我几乎每天都到他们家去作曲，但作不出来，搜索枯肠，一无所获。作曲需要一种气氛，而那里

① 弗兰齐舍克的昵称。

没有这种气氛。奥拉是沉静的，这不用说，钢琴不错，环境也清静，只是墙上那些粗劣的画不行，特别是那幅画在蓝色绸子上的黄合欢花，我只要看它一眼，曲子就写不下去了。正象一首诗里所说的那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星球上，
生活在谜一般的世界
这里有许多东西我们不需要，
但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却又没有……①

"你瞧，有这么一个奥拉该多么好啊……"埃德加尔说。

雅努什凑近埃德加尔，以便听清他说什么，因为街上的嘈杂声和汽车的轰鸣声混成了一片，而埃德加尔的声音又很轻，有点象自言自语。

"我觉得，我作曲也有点象是通过淘汰。这就是说，作曲从我生活中淘汰了其他事情，我对付不了的事情，我简直没法对付的事情……在俄国，在革命时期，我已看到了这一点。我对付不了人们谈论的那些问题，沃洛佳向我提出的问题。你知道，在离开敖德萨之前，我经常同沃洛佳见面。但他没有得到关于阿丽亚德娜的任何消息。"他赶紧补充了一句，好象是看到了雅努什心灵深处的疑问，"一点消息都没有。回过头来谈音乐吧，我恐怕是通过淘汰法选择了它，其它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做也不能做。昨天我一整天都在分析勃拉姆斯根据帕格尼尼②的主旋律所作的变奏曲。你知道，我很久都没有感到这么快活过。只要有勃拉

---

① 俄国诗人伊戈尔·谢韦林(1887—1941)所作，原文是俄文。

②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

姆斯这些变奏曲，天塌下来也不要紧。”

“如果没有人需要它们呢？如果它们自己也垮台了呢？”雅努什问。

埃德加尔没有回答。

这时，在戈翁贝克家的客厅里，小安特克由罗玛娜小姐领着满屋跑。他刚学会走路，两只小腿逗人地向上提，两只小手高举着，整个身子摇摇晃晃。他胖乎乎的，脸蛋儿红红的，很象父亲。奥拉和罗玛娜小姐高兴极了。小家伙在地毯上跑来跑去，一会儿扑到罗玛娜小姐怀里，一会儿扑到妈妈怀里，高兴地哈哈大笑，后来摔倒了，大哭起来。

“总是要这样才会罢休，”弗兰齐舍克说，脸上仍然堆着笑容。

米哈霞姨妈不安地走进来。

“怎么了？怎么了？”

孩子没有哭多久。奥拉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小家伙在她手里挣扎着，用红红的、胖得滚圆的小手指着父亲，认真地喊：

“爸一爸，爸一爸，”这是他刚学会的一句话。

奥拉把他抱得更紧，披头盖脸地吻着他。

“幸好，你至少爱他。”弗兰齐舍克先生说。

四

象已经说好的那样，舒什凯维奇和雅努什在第三天出发去看新买下的农庄。老公爵夫人把自己奇形怪状的、四轮马车式的小汽车借给了他们。它不仅形状希奇，而且引擎象摇铃一样响。不到一小时汽车把他们载到了目的地。他们沿着通向索哈

切夫的公路行驶，在到这座城市之前向右转，上了一条两边都是老栗树的窄路，又行驶了几公里之后便到了这个农庄。路上的景色象萧邦的前奏曲那样哀伤而沉闷。一条穿过栗树林的小路直通农庄，汽车一直驶进了大门才停下。雅努什下了车，向四周张望。

院子很大，三面都是整齐的房子，比起这小小田庄的需要来，这些房子都太大了。院子右边和大门旁边是马厩和牛栏，左边是一个大谷仓连着一个小谷仓。在院子后面的深处，是一幢高房子，咖啡色，窗框和门框是白色的。房子门前是一个小小的、木结构的门廊，门廊上挂着个野猪头。房子后面是果园。

他们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兹戈热尔斯基先生从门廊走出来，他身穿一件布外套，手里拿着一根短柄长鞭。他同来人热情地握了手，雪白的牙齿在花白的胡子下闪耀。

“先生们是想先看看房子还是先到家里去？”他问。

舒什凯维奇望着雅努什。

“到家里去吧，”雅努什说，他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他们穿过院子。院子不很整洁，到处都是麦秸。一个人背着一袋子东西从谷仓走过来。兹戈热尔斯基有些不安。

“你背的是什么，伊格纳茨？”他在门廊里喊道。

“老爷，梅姆卡今天没有去草场。”

“哦，好，好，”兹戈热尔斯基含糊地应了一声，请客人进屋。

他们走进狭长而破旧的门洞。这里墙上只有几个衣架，挂着几个鹿角。上楼的楼梯也在这里。

“上面还有两个房间，”兹戈热尔斯基说。

“一共有多少房间？”舒什凯维奇问。

“楼下三间房，一间厨房。楼上两间，一共五间。”

“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是够用了。”代理人笑着说。

“就是伯爵先生结婚也够用了。”主人说。

雅努什皱了皱眉。

“我就住在这里吗？”他想，“一个人？”

他忽然想到，自己是掉到农庄这个陷井里了。

他们走进左边的一个房间。佐霞小姐在桌旁张罗。她向雅努什伸出手，但没有看他，又立即走到食品橱前，拿出了玻璃杯和酒杯。先生们又走进了下一间房，这里窗户很大，可以看到园子，以及园子后面的田野和相距不远的森林。所有这一切规模都不大。

“园子很小。”舒什凯维奇有点失望地说。

佐霞在餐厅里听到这话，反驳说：

“但是很美。”

雅努什在一张椭圆形的，铺了绒布的桌旁坐了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幸好有舒什凯维奇帮忙。他同兹戈热尔斯基谈到今年看来不错的收成，谈家畜，谈收入。谈谁在农庄干活儿，有多少工人，他们怎么样等等。雅努什想到自己将不得不去关心这些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不禁大吃一惊，佐霞小姐要带他去看看园子，他连忙同意了。他们穿过走廊和里面的一间没使用的小房间，这里有另一个门廊，直通园子里的小径。雅努什仔细地观察途中看到的一切，他知道，只有今天才能真正看到这些东西。以后，科莫鲁夫、房子和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普普通通，失去吸引力和新鲜感。而且他也不能想象，以后自己会住在这里。房子和里面的摆设都很简陋，甚至是粗笨的。他不仅不会布置住宅，甚至不知从何做起。

佐霞领着他走在苹果树中间的一条宽阔的小路上。小路两

旁是普通的夏季花草：草夹竹桃、金盏花，还有白色和粉红色的晚金钟花，宛如摆在架上的小酒壶一般。苹果树都老了，结了不少苹果，但还没有熟。园子中间有一个肮脏的小池，有一半盖上了一层绿色的浮萍。小池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榛树，一株高大的槲树耸立在中间。这一切占地都很小。白色的鸭子在小池内戏水。佐霞站在小池塘边，面对雅努什。

“这就是我们的田庄。”她说，“不大，管理得也不好。”她悲戚地加上了一句。

“这地方很可爱。”雅努什顺口说。

“您对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而我生长在这里。”佐霞又说。

“不很久吧。”雅努什笑道。

她把脸转了过去，继续往前走。

“妈妈在的时候，这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说。

“令堂过世很久了吗？”

“两年。”

他们在一条水沟旁边站住了。沟那边是黑麦地，地里有一条小路通向森林。

“您愿意到森林去走走吗？”佐霞问。

“好。听候您的吩咐……”

她沿着一条小路在前面走。沉甸甸的麦穗扫着她的胸脯，晃动着，然后又打在雅努什身上。碧空无云，四周寂静无声，可惜一道散步的两个年轻人之间是一片沉默。他们不知说什么好。佐霞显然游兴不高，又有点羞羞答答。到森林的路走了一半的时候，她转过身来问雅努什：

“伯爵先生第一次到这一带来吗？”

雅努什哼了一声。

“请您不要称我伯爵，好吗？”

“舒什凯维奇先生总是称您伯爵。”

“我很不高兴他这样称呼，”梅申斯基说，“而且这算什么伯爵！”

“是教皇授予的吗？”佐霞好奇地问。

“当然。不过取得这个头衔的方式很可笑。我的祖父在利奥十三世寿辰的时候，给他送去了两车皮波兰糖厂产的白糖，教皇因此授予他和他的长子以伯爵的封号。我的父亲是次子，因而没有得到这个可怜称号的权利，但人们还是习惯地这样叫他……”

“这一切真可笑，”佐霞笑了起来，脸上的愁云象是消散了。“这些称号！多么愚蠢！”

“我也是这样想。”雅努什对她尖刻的措词表示同意。

他们走进了森林。这里没有那么热。森林的外沿是高大的松树和云杉树——看来象是按园林的方式栽的——但在几十米的深处就是一丛丛茂密的榛树、小白桦树和花楸树。偶尔有一些参天的老槲树和椴树。森林真是美极了。

他们并排走着。佐霞在森林的小路上好象突然显得小了许多，这时雅努什才看出她是多么瘦小，同时又是多么安详而自信。谈话仍不投机。

“这森林大吗？”雅努什问。

“噢，大极了。它向前延伸好几公里，然后同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连成一片。从这里穿过森林西可到索哈切夫；东可到华沙。直到维斯瓦河畔都是森林。如果谁想躲起来，这里是太好了……”

“躲起来？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譬如说，土匪，义勇军……”

“您的想法很浪漫。”雅努什说。

“因为我想，我们是生活在浪漫的时代。”

雅努什长叹一声。

“书上的浪漫时代很有意思。”

“对。”佐霞表示同意。

他们走进了森林的深处。前面的小路上横着一条深沟。沟的两旁栽着些松树，它们象是黑色的冠冕，环绕着这条沟和沟后的一块碧绿的林间空地。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就坐在松树下。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雅努什说，为的是说点什么。佐霞背对着他，手指在他们坐的青苔地上抠着，嘴角上叼着一根青草。雅努什能看到她那洒满了树影和斑驳的阳光的侧面。上边突然刮过一阵风，树枝摇曳，几片橙黄色的椴树叶不知从哪里飘落下来，落到碧绿的松树丛上。雅努什想佐霞大概快要哭了，觉得她挺可怜。他抓住了佐霞的手，问道：

“您怎么了？”

她转过脸来，双眸凝视着他的眼睛。他从近处看到她苍白的脸，一对放大了的瞳孔，黑得象炭画过似的浓眉，低低的、雪白的、长得很漂亮的额头。她逼视着他的眼睛，仿佛是心怀嫉恨，嘴角在不安地抽搐。雅努什朝她弯下身子，抱住她的两肩打算吻她。她从容地挪开身子，仍然狠狠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伯爵先生是不是以为把我同农庄一起买下来了？”

雅努什垂下了手，身子移开了，眼睛望着森林。他感到佐霞还在凝视着他。

“您真坏。”停了一会儿，他说。

佐霞令人难以捉摸地笑了起来。

“对，”她说，“可能是如此……”

他们动身往回走。

“我们这么久没有回去，舒什凯维奇一定很着急。”他们穿过麦地走向园子的树丛时，他说。

“他恐怕已经习惯了您的怪脾气吧？”佐霞问。

“我的脾气怪吗？”雅努什似乎在问自己。

舒什凯维奇真的在苹果树丛中的那条小路上迎他们。

“您怎么啦？”他喊道，“你们到哪里去了？整个田庄兹戈热尔斯基先生都带我看过了。一切都挺好。”

“那太好了。”雅努什咕哝了一句，“我们马上回华沙去吧。”

五

一天，斯彼哈瓦象平常一样到布拉茨卡府邸门前按铃。斯坦尼斯瓦夫出来给他开门时，他要他去通报玛莉亚公爵夫人。斯坦尼斯瓦夫请他在二楼比林斯卡卧室旁边的小客厅里稍候。过了片刻，门开了，但进来的不是玛莉亚而是老公爵夫人安娜。

斯彼哈瓦以前只偶尔见过她一面。现在她穿一身浅色的长连衫裙，头上的白发梳得很讲究，还拄着一根手杖，在他眼里显得非常高大，象是古罗马的供奉。她很客气地对他说：

“玛莉亚马上就来，请您稍等一会儿。如果您不讨厌一个老妇人作伴的话，我们就一起等她吧。”

卡齐米日在外交部呆了一年半，变得有修养多了。他的脚上已没有那双笨重的皮靴，很灵便地向老公爵夫人鞠了一躬以

回答她的那番话。

“您请坐。政治上有什么新闻吗？”

斯彼哈瓦作了个含糊的手势。

“公爵夫人一定知道，格拉布斯基[1] 从斯帕带来了什么。”

老太太耸了耸肩。

“你们把一切都估计错了，”她说，“德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她掏出玳瑁烟盒，拿出一支烟，斯彼哈瓦赶忙递过火去点燃了。

“德国人被打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说。

“打败了？德国人？您不了解他们。我可把他们摸透了。威路希[2] 逃跑了吗？这不值一提！威廉是个没出息的人，他小时候我就熟悉。‘征用法’[3] 通过以后，我就不再接待他了。您知道，我叫仆人告诉他，公爵夫人不见他。可他非但没有把我押送出境，第二天反而给我送来了一束玫瑰花……没出息的家伙！那里还有其他力量在活动，它们没有战败……”

她喘了口气，又接着说道：

“我们本来应该了解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紧邻啊！但我们对于德国人一点儿概念也没有。我对他们略知一二，我的血管中还流着德意志的血……可是其他人……”

斯彼哈瓦没有争辩。他知道同这个穿裙子的龙骑兵是没法争辩的。

---

① 格拉布斯基(1873—1938)，波兰政治家、经济学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曾任波兰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② 威廉的昵称，此处指德皇威廉二世。

③ 指一九〇八年普鲁士议会通过关于征用波兰地主土地的法令。

“唔，您在华沙过得怎么样？”老太太发现他不愿谈政治，便转了话题。“现在住房很困难。”

“是的，”斯彼哈瓦说，“但我总算在斯莫尔娜街弄到了两间房子。”

公爵夫人留神地打量着他，斯彼哈瓦被她看得脸红了。

“两间？”她问，吸了一口烟，“您大概现在不打算结婚吧？”

斯彼哈瓦微笑着，他觉得自己的脸更红了。

“结婚？就我的年龄而言，为时尚早。”

“贵庚多少？”公爵夫人问，用金链挂着的鼻眼镜瞧着他。

“快二十八了……”斯彼哈瓦含糊地说。

“对，”公爵夫人说，“是还太早。您现在别结婚。”

“为什么？公爵夫人？”

“您知道，”公爵夫人没有看斯彼哈瓦，却望着钢琴上摆的一大束石竹。“现在找个好妻室很不容易。而且您得考虑自己的前途……如果您被任命为公使……”

斯彼哈瓦也望着那束石竹。这是他早上派人送来的，附有他的名片。他不知道，公爵夫人是否已经猜到了。

“哦，是的，”他表示同意，“考虑到外交工作的前途，我必须找一门好亲事。”

公爵夫人又吸了一口烟。

“您瞧，什么叫做‘好’，这很难讲，有时看起来好，但只是表面上好。有时美满姻缘也会成为大包袱。”

“哦，我没有想过美满的姻缘。”斯彼哈瓦后退了。

“您瞧，”公爵夫人说着，叹了口气，似乎准备进行一番长篇演说，“您的美满姻缘可能不那么顺当自然。它可能影响您的前程，打乱您的步伐。我这样说，是出于对您的好感。玛莉亚对我

谈起过许多关于您的事，她说过，在她最困难的时刻，您对他多么好，给了她多大的支持，”公爵夫人慈祥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卡齐米日也感到她的亲切是真诚的。“您应当找一个有教养的、健康的年轻姑娘。恕我直言——一个本阶层的姑娘。”

卡齐米日坐不住了。

“您在想，因为我是一个贵妇人，一个拒绝威廉进门的贵妇人，所以才这么讲。不，其实不然。不管我的出身如何，您是在同一个懂得生活，敢于正视现实的女人说话。虽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懂得……我懂得世界在向哪一个方向发展。我也懂得，我们在世界上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我们到处被赶……我们也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她指了指挂在墙上的米哈洛夫的房子的照片说，“当然，您可能觉得我们的封号，布拉茨卡的这所房子还很神气……但是我们清楚，这已是最后的一点残余了。生活在前进，卡齐米日先生……”

卡齐米日低头坐着，他感到自己全身都涨红了。两耳发烧……

“那么，您不相信爱情吗？”他问。

“我？不相信爱情？”公爵夫人大笑起来，“不，我没有这样说。相反，现在当我已经是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考虑是否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您明白吗？[①]——我觉得世界上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就是爱情。真的，我不否认爱情，只是……”

“爱情能够填平一切深渊。”

公爵夫人站起来，习惯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她在插石竹的花瓶旁边站住了，从中拔出一支紫红花，捏在手上小心地玩弄

---

① 原文是英文。

着。卡齐米日觉得她好象变得年轻了。

“我以为，新时代的特点正在于，”卡齐米日见公爵夫人不答话，便接着说，“爱情敢于去碰碰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不相称的婚姻。”

“那当然，当然，”公爵夫人闻了闻那支紫红色的石竹，然后拿着石竹走到卡齐米日面前，又在她刚才坐的那张沙发上坐下了。

“恐怕只有现在才敢于去碰碰它。”

“您瞧，”公爵夫人似乎很费劲地说，两眼一直盯着石竹。“我觉得，您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我指的，不是您进入外交部。”

“这是我上司的命令。”斯彼哈瓦说。

“我知道，我知道，”①公爵夫人说，“他们看中了您。我指的是：您改变了生活方式，您似乎跟自己的亲属脱离了关系。”

“但是，公爵夫人，”斯彼哈瓦不由怒火中烧，“公爵夫人大概知道，我没有中断同家里的联系。正是不久以前，我还给我父亲……”

“我知道。当然，我知道，”公爵夫人显然不愿继续谈下去。“您给父亲在热舒夫附近买了一个田庄，我还知道，谁……借给您的钱。”

斯彼哈瓦喘了口粗气，又低下了头。心在狂跳。

“您瞧，”老太太平淡而冷酷地说，“我正是把这叫做改变生活方式。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这毫无疑问，但你们应该保持自己的本色。把自己打扮成不是自己的样子，这是很危险的。到处都是这种人。”

---

① 原文是英文。

“我跟大家不一样。”斯彼哈瓦低声说，他完全被这番话打垮了。

“但愿如此，”公爵夫人很客气地说，“即使只为我的孙子着想，对于他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我希望我的孙子仅仅是个普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起任何作用。如果我对您说，我非常爱我的孙子，您大概会觉得我这个老利己主义者很可笑。”

“我也很爱他。”卡齐米日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说。

公爵夫人假装没有听见他的表白。

“您瞧，”她用那支石竹轻轻地敲着他的手，“我认为您的生活方式不合适。很遗憾，如果您……在婚姻问题上迈出这错误的一步，我简直就会把这看成是卖身求荣。”

斯彼哈瓦茫然地望着公爵夫人。

“卖身求荣？”

“对，卖身求荣。您会为此而后悔的。哦，好象玛莉亚来了……”

“那该怎么办呢，公爵夫人？”卡齐米日直截了当地问。

“现状不应改变，这对您，对她，还有我的阿罗都有好处。”

“这很难办。”斯彼哈瓦说。

“是这样。”公爵夫人表示同意，“我理解。您抛弃了自己的未婚妻，犯了一个错误。”

斯彼哈瓦又看了公爵夫人安娜一眼。

“这是老罗伊斯卡告诉我的，”她笑了笑说，“她讲了许多您的情况。她对您很欣赏。”

玛莉亚进来了。窈窕的身材，穿一套深色的衣裙，帽子上挂着面纱，插一小束紫罗兰。老公爵夫人站起来。

“午安。”[1] 她对儿媳说，“我尽了一切可能给斯彼哈瓦先生解闷。我想，我们的朋友[2]没有感到厌烦。”她把石竹插进花瓶。“这花多美啊，”她一面说，一面还望着玛莉亚和斯彼哈瓦，他们俩站在屋子中央一言不发。“暂时告别，回头你们到我那里去喝茶吧……”她扶着象牙手杖走出了房间。

卡齐米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玛莉亚急步走到他身旁，两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卡齐，”她说，“你怎么啦？你脸上的表情为什么这样尴尬？”

但卡齐米日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拿下她搭在他肩膀上的带着灰色手套的手，默默无言地吻了一下。

六

在布拉茨卡街的府邸里，一层是高级套间，二层是两位公爵夫人以及阿罗的卧室，三层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旁边是一排小房间。这条走廊一直通到厨房以及厨房外的台阶。雅努什就住在角上的一个小房间内。亨利·安托涅夫斯基现在住在华沙乌雅兹多夫斯卡大街医院里。他经常是傍晚时分来找雅努什。他的手受了伤，但伤口已经愈合，不久后就要重返前线。他一般都是从厨房进来，因为，据他所说，他不喜欢那些给他开大门的“奴才”。厨房里倒是有他的朋友，泰克拉小姐也诚挚地欢迎他：“在家，雅努什在家。您去找他吧，他很孤单。”说这话时她往往要发出一声长叹。亨利朝厨房里的人友好地招招手，然后穿过走廊到雅努什的卧室。他们谈到很晚。到大约十点的时候，

---

①② 原文都是英文。

亨利才站起来。“上帝！我的通行证十点前才有效……”他喊道，立即告别，但这并不意味着谈话结束了。雅努什经常伴送他穿过三十字广场和乡村路，一直把他送到医院。

这天晚上，亨利看见雅努什一面抽着烟，一面整理自己的书桌。这个不大的房间里炎热非常。七月的晚上是很热的。

“听我说，”亨利说，“今天我出院了，还获准了一个星期的休假……”

“休假？现在？据我所知一切假期都取消了。”

“呃，但我很幸运，”亨利说，“而且我总是走运。不，不，”雅努什责备地瞥了他一眼，他急忙分辩说，“假期是完全正当的，只不过，是经我请求才给我的！”

雅努什从桌旁转向他。夏日太阳的余晖把窗玻璃映得通红。

“那么你打算怎样度过这个假期呢？”

“我们去扎科潘内①，你看怎样？”

雅努什举起了双手。

“你这家伙！你都在想些什么？我正好明天就要去报名参军。”

“过一星期再去报名好了。”

“会不会太晚了？”

“过一个星期？不，肯定不晚。”

他在雅努什对面坐下，恳求地望着他。

“同意吗，雅努什？你不去我也不去！”

“你想去扎科潘内？”

---

① 波兰南部山区，旅游、休养胜地。

"很想去！我好久没有去过了。扎科潘内现在人少。我们最多四天就够了。"

"听我说，"雅努什同意了，"我们叫埃德加尔一同去！"

"不，不，我无论如何不同意。我想去爬山。"

"我可从来没有爬过山。"

"那更好。我教你。我们一定要去。火车十一点开。"

"今天就去？"

"当然。今天我连住处都没有。"

"就在我这儿睡吧。"

"不，不，不要浪费时间。你收拾东西吧，我们出发。"

"我钱都没有。口袋里只有五百马克。"

"这大概够了。再说，我这里还有一点，怎么样，雅努什？"

"好吧，你很能鼓动。"

"我曾鼓动你去卡涅夫。你后悔吗？"

"我因约齐奥而感到后悔。"

"不错，这真是……"亨利脸色一沉，但不久又变过来了。

"我去告诉姐姐一声，马上就回来。"雅努什说着走了出去。走廊和楼梯上已经黑了，他摸黑走到二层，没有敲门就推开了姐姐小客厅的门。屋子里只有一盏落地台灯亮着。玛莉亚坐在灯下的一张很深的沙发里，她面前跪着一个男人，头靠在她的膝盖上。漆黑的头发长而散乱，起初雅努什没有认出他是斯彼哈瓦。他们没有发现他，他犹豫了片刻，一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比林斯卡的双手插进卡齐米日的黑发里，平静地说：

"卡齐，不要哭，我亲爱的。①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① 原文是法文。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卡齐米日含着泪说。

雅努什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没有关上门。他上楼后敲了敲泰克拉小姐的房门。她坐在桌旁一盏小台灯下补桌布。她抬起戴着眼镜的眼睛看了看他。这小小的白房间里总是那样静谧，雅努什喜欢晚上到这里坐坐。

"你想要什么，我的孩子？"泰克拉小姐眼睛离开手中的活计问，银针却还在不停地闪耀。雅努什甚至忘了他来这里的目的。只想在这儿稍坐片刻。床边墙的上方挂着一幅小壁毯，是用形形色色的碎布头拼凑而成的，镶上了一道黑天鹅绒的边。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记得这幅壁毯。壁毯上方挂着一幅版画，刻的是祝福的耶稣。版画上头插着一根羽状的棕榈枝。

"不，不要什么，别夏多希，只是我有点发愁。"

"你为什么发愁？在谈恋爱吗？"

"哦，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别夏多希。玛莉霞和卡齐将来会怎样？"

泰克拉小姐沉默了一会儿，钩针在手里动得更快了。然后她说：

"会怎么样？什么事也不会有。你不用发愁，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过去的。"

"你这样想吗？"

"这类事情往往是有来，也有去。"

"不总是这样。"雅努什叹了口气。

"你以后看吧，你以为会怎样？"

"不怎样。只是他们在热恋哩。"

"老公爵夫人也不只热恋过一次，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你记得吗？"

“不，我不记得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玛莉霞也会如此。”

“你知道吗，我觉得她不会嫁给他。”

泰克拉小姐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她？玛莉霞？”她悻悻然地问道，“比林斯卡公爵夫人下嫁斯彼哈瓦？你脑子清醒吗，我的雅努什……”

“就是嘛，她不会嫁给他。”

“她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为什么不？她年轻，漂亮……”

“你知道，我可怜卡齐。”

“我不可怜他。一个乡下佬！猪顶好不要钻到别人的菜园里去。”

雅努什大笑起来，抓住了别夏多夫斯卡的手。

“难道猪能钻到自家的菜园里去吗？呵，别夏多希，这个比喻不恰当。”

别夏多夫斯卡也笑了起来。

“亨利呢？”她问，“刚才我在厨房里见到他来着。”

“哦，我正要说到他，”雅努什有点发窘，“他就坐在我的房间里，他要我跟他一起去扎科潘内。”

“好极了。你去吧，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在这里闷得慌。”

“他要马上就走。一个钟头之后……”

“那又怎么啦？有谁留你？”

“是的，没有人留我。但我没有钱。”

“我给你。”泰克拉小姐站起来，把活计放在一边，走到屋角的柜子跟前，“你要多少？”她边问边打开柜内的钱箱。“两千够了吗？”

“你疯了吗？这是一笔财产啊，我怎么还你？”

“你会还的，你会还的！不是早还，就是晚还。年老时我总能找到你。”

“你太好了。”

雅努什拥抱着泰克拉，吻了吻她干瘪的两颊。他连忙回到自己的房间，亨利还象刚才那种姿势坐在那里。

“我们走吧，”他说，“走吧，泰克卢妮亚[1]给了我钱。世界属于我们……”

“一个星期之内。”亨利说，“唔，快收拾行装吧。”

车站上很挤。不久前建成的候车室里挤满了旅客。人群中大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衣着整洁，行李很讲究。亨利指着那些箱子对雅努什说：

“你看，上等人都开溜了。”

开往扎科潘内的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打破的车窗往里钻。因为天气好，有的人坐到车厢的联结处和车顶上。

“多少年来人类就是这样周游各地，”他们愁眉苦脸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拥挤的车厢的时候，亨利以哲学家的口吻说道。

“可还得这样旅行多少年呢？”雅努什问。

但是他们碰上了好运气。在靠后的一节车厢边上，他们发现了一个高高的制动室，可以从一个小梯子爬上去。他们朝里面一看，制动室是空着的，但门紧闭着。他们顺着机车绕了一圈，从另一面向里看，这边的门是开着的。制动室很窄，勉强能容下他们两人。但靠壁处有一张固定的长凳，亨利马上在长凳上躺下了，雅努什坐在他旁边。从车站射进制动室的灯光是微弱的，但照亮了他们的脸。在夏夜的深蓝色的暗影里，他们的脸

---

[1] 泰克拉的爱称。

上好象涂了一层磷光。从旁边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白色的水汽和黑色的浓烟有时把窗口都遮住了。谁也没有到制动室来打扰他们。他们上车半个钟头之后，汽笛发出一阵长鸣，火车终于艰难地开动了。

雅努什试图把自己听到火车汽笛长鸣时的感觉告诉亨利，但他发现对一个不理解这种感觉的人很难解释清楚。亨利听得不耐烦，雅努什只好摆手作罢。他们于是又谈起了别的事。在蓝色的夜幕中，树木、车站、路灯照耀下的白墙从窗外掠过。忽然，一大片星空展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是平坦的、一望无际的原野。

“你知道，”雅努什说，“我，说实在的，完全不了解波兰。我从来没有到过扎科潘内，甚至没有到过克拉科夫。”

“那有什么，”亨利打着呵欠，“波兰……一个小国，一个小民族……没啥新奇之处……一切都很平常。”

“是这样，”雅努什迟疑了一下说，“但对于我，它是新奇的。我以前只是从书本上知道它。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华沙我是知道的。你说得对，同俄国比，这里的一切都小而窄。我觉得这里很拥挤。”

“你会习惯的，”亨利说，“我在基辅呆了几年之后，对这里的感觉也同以前不一样了。”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雅努什问，“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真可笑。”

“没有什么好吹的。我是罗兹人，说得准确一点，是罗兹郊区的人。你根本不知道，罗兹郊区怎么一眨眼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那里有一条小河，叫做莫什切尼查，还有几个池塘。我父亲在那里有一所磨房。大概现在还在。我从一九一五年以

来，就不知道家里的任何消息……”

“为什么？”

“我去上美术学院的时候，父亲就不要我了。一九一四年我同帕夫利茨基教授一起去修复基辅附近的一所东正教教堂。你瞧……我就在那里留下了……一晃就过了多少年……”

“你在华沙只一个人吧。”

“嗯，有几个同学。我们过去在一起绘画……”

火车发出单调的轰鸣，以不太快的速度朝斯凯尔涅维策的方向前进。雅努什望着窗口，窗外是一条明光耀眼的火蛇。

“这地方不算漂亮，”亨利说，“克拉科夫附近好看一点，但很穷。”

“对，这才是最糟糕的，”雅努什喃喃地说，“真是穷得可怕。”

“有什么办法？你改变不了世界。”

“也许能呢？倘若有强烈的愿望，也许一切都能改变……”

“愿望倒是有，但怎样去实现它？”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实现。我喜欢读诗……”

亨利笑了起来。

“我想你喜欢写诗吧。”

“诗也不能改变世界。”雅努什答非所问地说。

亨利吃吃地笑着。

“瞧你这个大改革家！”

“你不是也想把画画好吗？”

“画画是另一码事。”

“那自然。但我觉得，一切都是建立在某种误会，某种虚假的基础上。”

“怎么，一切？”

“对，一切。整个波兰。”

“嗳，嗳！”亨利制止他说，“话别这样说。”

“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这里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它广阔、高峻、深邃。在这世界上有一小块地方。巨浪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它，它怎么能保持、存在和延续下去呢？除非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真理……”

亨利翻身坐在长凳上，凝视着雅努什，但见他那张面孔苍白、瘦削，面部雕刻般的线条因痛苦而抽搐，厚密的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头上。雅努什此刻并不显得漂亮——因为他从来就不漂亮——却是画像的好模特儿。

“听我说，”亨利说，“我想把你此刻的模样儿画下来。”

“啊，那你就画吧。”

他们沉默了片刻，雅努什又说道：

“我想肯定存在一种我们还不知道的真理。”

“这都是空话，胡说。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不要让它们把我们的头脑搅乱了。一句话，我们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对待生活。总而言之，我生在莫什切尼查河边的磨房里，这就决定了我的一切，这样的出身永远改变不了，即使我成了伦勃朗[①]也改变不了。”

“伦勃朗也是生在磨坊里的。”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亨利带着意想不到的兴趣问。

雅努什大笑起来。

“看来你还是怀有成为伦勃朗的希望。”

---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父亲是磨坊主。

“也许……”

“但你不会成为伦勃朗，你不能象他那样忍受苦难。”

“你能吗？”

“你瞧，”雅努什慢悠悠地说，“苦难只是真理中的一个。但我不能忍受苦难。诚然，我是很痛苦……十二分的痛苦……譬如说，现在为我们的波兰而痛苦。出路在哪里？以前在俄国也是如此。你完全不了解，我是怎样经历俄国革命的。差不多是……一场劫难，嗯，还有背叛……”

“她对你变了心吗？”亨利好心肠地问。

“阿丽亚德娜？没有，她没有背叛我，她背叛了事业，她对之比我更相信的事业。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啊，不，她显然是没有相信。既然她没有相信，也许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为了一个蠢婆娘……”

“请你别这样说。”

“你爱过她还是怎的？”

“我现在还爱她，这正是痛苦之所在。因为我知道，她不值得爱。”

亨利耸了耸肩。

“值得爱！你，雅努什，你真的还很天真。”

“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天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痛苦。孩子也有痛苦，你听见过孩子经常大哭或伤心地抽泣吗？我有一个外甥，现在三岁。如果谁夺走他的玩具，他就哭得很伤心……这时他真的感到很不幸。”

亨利拍了一下雅努什的肩膀。

“呃，怎么啦，老弟，有人把你的玩具夺走了？”

雅努什没有回答。他把脸藏在阴影里，在黑暗的制动室里，

他的脸已经不闪闪发光了。

“空话对于我们，对于波兰一点用处也没有。”亨利说。

“这正是最糟糕的。一个人什么都不了解，什么真正的知识也没有，什么前景也看不到——只是雾茫茫的一片。”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亨利低声说，“躺下吧，铺好毯子。”

“不，我不是悲观主义者。难道说一个有信仰的人会是悲观主义者？”

“你信仰什么，我的雅努什？”

“我信仰人，信仰人类，信仰真理……我信仰一切。只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算了，睡吧。”

亨利在长凳上让出一点地方，雅努什勉强躺下了，把包裹当枕头。

“生活并非一首浪漫的诗。”亨利总结说。

“但生活很吸引人。”雅努什说，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他不久前买下的那座农庄。

七

他们到达扎科潘内的时候，天在下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上哈拉去了。雾很浓，不仅给山峦披上了厚厚的面纱，而且在山下，两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在这乳白色的浓雾中，只是偶尔能看到松树的树干和一丛丛酷似伏兵的小枞树。有时还可听到系在母牛和绵羊脖子上的铃响。这种低沉的铃声时远时近，到处都可听见。雅努什和亨利整天都坐在布斯特雷茨基招待所前面。山下雾中隐隐约约有一堆石头，那是运来准备建塔特拉山

协会招待所的。再远一点就是一片浓雾了。雅努什根本不相信那里有山。

在招待所里和他们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从维尔诺[1]来的患肺病的诗人以及两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一个黄头发，叫鲁齐奥，另一个是黑头发叫彼得鲁希。他们两个整天不是吃黑浆果和酸牛奶，就是掷骰子赌博。由于无聊，雅努什和亨利在傍晚也开始和他们一起玩。亨利常赢，雅努什常输，而两个小伙子则经常无缘无故地嘻嘻笑。吃晚饭时诗人也坐到了他们的桌旁，给他们讲种种真实的和他自已杜撰的山中奇遇。讲得最多的自然是神秘的故图尔尼亚峰，在它陡峭的山坡上不知死了多少年轻人。故图尔尼亚峰完全被白雾遮盖，无法想象它是什么模样儿。两个小伙子听得目瞪口呆。诗人呷着搀有罗姆酒的茶，越讲越生动。雾越来越浓，天也越来越黑，布斯特雷茨基招待所茅舍笼罩在一种只有在深山老林才能体验到的静寂里。雅努什在睡觉之前走出屋子，靠着用罗汉松的枝干搭成的篱笆站了片刻。深山的寂静立即对他起作用了。山下，在堆石头的那个地方，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它是那样的富于音乐性，又好象不是山溪的流水声。刹那间，雅努什感到心境平静，万念俱消。华沙的种种事件，对巴黎的向往，都倏然离他而去，沉入了深渊——人类的全部动乱都成了不可理解的了。“这里是如此静谧，人们为什么会痛苦呢?”他想着，同时感到，这种静谧不是死的沉静。

第二天的天气还是老样儿，虽然气压逐步上升了。这一群旅行者还是决定通过扎夫拉特去游览海眼。天气说不定会好起来，而且老坐在招待所里也不是个办法。他们卷起毛毯，背起背

---

[1] 维尔诺又名维尔纽斯，立陶宛首府。

包。能见度提高了，但雾变成了濛濛细雨，在衣服上、行李上结成了大颗大颗的水珠。他们喝了一杯热牛奶。维尔诺诗人坐在房前的一张长凳上，靠着一张用没有刨过的木板拼成的桌子吹口琴。他吹得不好，有点走调，吹的几个复音听起来象鸟的悲鸣。当雅努什、亨利在鲁齐奥和彼得鲁希的陪伴下沿着小路往山下走的时候，轻微的琴声象是那个肺痨病人微弱呼吸的回响一直跟随在他们身后。

现在他们踏上了一条通向黑池的宽阔、舒适、铺得很好的山路。路的两旁全是挂满水珠的枞树和黑浆果树丛。雅努什不时摘下一枚水汪汪的紫黑浆果，把手指都染黑了。浆果有山水的味道，枞树的气味象松香一样有些苦涩。

他们站在黑池边上，浓雾就挂在离水面只有几米高的空中。依然不见山峦，钢灰色的水面伸展得很远、很远，水里的石头历历可见，宛如深水里光闪闪的青灰色的珍珠。路到这里变得窄了，顺着湖岸延伸。路面微微向上伸展，湖的深处在他们的右边。湖中有一枞树小岛，象是一座坟墓，又象一只抛在水面上的小孩的摇篮。

他们渐渐步入雾中，沿着一个碎石的斜坡往上走，碎石不时撒落在他们脚上。两个年轻人开头吵吵嚷嚷，现在静下来了，还喘着粗气。彼得鲁希朝雅努什转过脸来，问了句什么，雅努什见他满面通红。已经有爬山的扶手了，光滑的峥崖把自己的峰顶隐没在雾中，而它下端闪闪发亮的路面好象没有个尽头。到了应是死湖的高度。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雪，但死湖却看不见。再往高处走时，山路上也是积雪，靠近山峰的扶手和铁链上面结了一层冰，手扶在上面冻得象烫了一样地疼痛。最后一段路使雅努什感到很累，他想快一点到达隘口。小伙子们掉在后面，吃力地

向上攀登。他们中有一个连人带石向下滑了好几米，简直给吓坏了。右边，在老扎夫拉特山崖的一大片雪地上，雾中隐隐约约现出了一尊圣母玛丽亚的雕像，那是从前有一位叫小木匠的神甫树立的。

在隘口的另一边，雾也是一样浓，但是很不平静。从山下刮来一阵旋风，盘旋到隘口的高处又折回向下。从那边刮过来的寒风使他们在隘口没有站多久。雅努什默不作声地望着迅速移动着的雾，亨利喊着掉在后头的小伙子们，他们还在用冻僵了的双手攀着最后几节链条。

彼得鲁希先到隘口，他的脸色都变了。

“我过去不知道山里是这样可怕。”他说。

亨利大笑起来。

“一点儿也不可怕，”他回答说，“叫人非常愉快。”

“也令人愉快，”小伙子喘着气，还平静不下来，“但是很可怕。”

鲁齐奥也到了。他们一起下山向五池谷走去。近处的悬崖峭壁好象是顶到了天。它们那黑沉沉、水淋淋的身躯隐没在云雾中，似乎是伸进了乳白色的苍穹，看不见它们的末端在哪里。

他们走了一个钟头之后，到达五池谷的中心，乳白色的浓雾逐渐变得淡了，悬崖峭壁，嶙峋怪石渐渐显露，远方的景色也依稀可辨——突然，整个雾团迅速升腾，越来越疏淡，变成一条条、一缕缕飘渺的轻纱。一瞬间，山谷周围莽莽苍苍的景色都显露了出来，在阳光的照耀下，真是美不胜收。在山下，灰蒙蒙的池水忽然出人意料地发出了蓝宝石似的闪光。旅行者们正在惊叹之时，又发现自己头顶上出现了一片色彩鲜明的、蔚蓝的晴空，宛如一匹绸缎复盖着黑色的群峰。

他们向希维斯杜夫卡坡① 攀登的时候，左边是五光十色的罗兹托卡谷．沃洛申斜坡上还飘浮着长条形的小片云彩，它们正迅速地向斜上方飞去，然后在愈来愈明朗的空中消失。

“气压计没有骗人。”亨利说。

雅努什没有说话。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罗兹托卡谷的景色使他震动。他没有停下脚步，由于羞于流露内心的激动，他故意不朝那边眺望。山下，小松树看起来就象儿童玩具，暗灰色的山岩，傲然挺立，有的地方闪耀着黄灿灿的火星。下面传来了淙淙的溪流声，水流得越来越急，声音也越来越响。

他们越是接近希维斯杜夫卡坡，草木也越是长得茂盛。黑浆果丛越来越密，山坡上的青草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茁壮了。还可以看到许多高大的雪松和不算太高的花楸树。在一丛丛悬钩子中间不时有一堆堆蓝宝石似的龙胆花在闪耀。

走到一个地方，他们的右边展现出了海眼的景色。一条绿带把坦荡的、暗灰色的湖面分割成两半，三个明古晓维耶茨基峰象三把和谐的长弓从三面俯视着这个湖面，使这个湖显得很低，很悠远，与世隔绝。他们站了一会儿，要仔细看看山下这个象铅盘一样在晴空下闪闪发光的瑰宝。

亨利指着明古晓维耶茨基峰说：

“明天我们上那里去。”

雅努什觉得办不到。能走到那黑魆魆的、锯齿状的山脊上去吗？一个人总能找到路爬上那些高不可攀的山峰的。他生平第一次懂得了爬山心理学，甚至懂得了爬山是证明自己意志力的需要。他庆幸自己听从了亨利的劝告，感到不虚此行，他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亨利。

---

① 希维斯杜夫卡坡是通向高山湖泊海眼的必经之途。

“你瞧，”亨利说，“一个人总要尽力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这里听不见炮声。”

他们动身往山下走，完全隐没在悬钩子、龙胆、拔地麻和越桔丛中。雨又下起来了，每当小路拐弯，海眼显露出来的时候，就被在阳光中闪耀的斜斜的银色雨丝所隔断。后来他们走进了高大的罗汉松林，海眼再也看不到了。雨愈下愈密，太阳的耀眼闪光也消逝了。

第二天，他们早晨六点起床，准备到赫沃佩克区的明古晓维耶茨基隘口去，天空明净得一丝云彩都没有，预示着这将是晴朗而炎热的一天。

鲁齐奥和彼得鲁希睡在床上，他们蓬乱的头发一浅一深，赤裸裸的胳膊垂在床边，活象战场上的尸体。但雅努什马上抛开了自己无意之中产生的这种联想。招待所空荡荡的，根本没有客人，这家弥漫着香荚兰的芬芳的旅店里除了他们，还有一个克拉科夫的名演员。她的浅色高跟鞋摆在她住的房间的门口。他们穿过走廊的时候，亨利默默地把这双鞋指给雅努什看。雅努什只是耸了耸肩。

在装有大玻璃窗的阳台上，他们每人喝了一杯热牛奶。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胖胖的、睡眼惺忪的女招待给他们送早餐来时，指着阳光还没有照射到的、象熟鲑鱼鳞一样暗淡的蓝色山崖说：

“今天天气真好。”

他们兴冲冲地出了门。一股山区的凉气迎面扑来，直到他们沿着湖滨走得身上发热时，凉意才消散。湖面上微波荡漾，水光粼粼。十五分钟后，他们才卷起了袖子，解开了衬衣的领扣。钉了鞋钉的皮鞋碰着石头发出铿锵的响声，在小路潮湿的地方

留下清晰的印痕。他们沿着一条异常难走的小路向黑池进发。石级比一般的要高得多，踏着这样的石级向上爬，小腿和脚踝的肌肉都感到酸疼。他们去黑池的途中，停步看了一会儿，一条喧闹的白色瀑布从山上直泻下来，落到与他们这条路平行的山谷。泡沫四溅的湍流冲击着沿途的巨石，发出轰隆的声响，打破了深山的寂静。在远处，在直插蓝天的明古晓维耶茨基群峰下，在镶了一道灰边的三角形白雪地里，有一只旱獭在尖叫，回声随着它反复不停的叫声在空中激荡，然后便迅速消失在他们身后的什么地方了。有一只鸟——似乎是鹞鹰嗖的一声腾空而起，直飞到扎巴拉尔卡峰巅之上，然后似乎是挂在那蓝宝石色的天空中，一动也不动。他们继续踏着石级艰难地向上攀登。

雅努什和亨利走路都不喜欢讲话，因此他们一直是默默无言地前进。雅努什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嗓子眼里象是堵着什么东西，但他仍然步伐平稳地向前走，虽然脚上穿的是钉了铁钉的沉重的皮鞋。

到了山上，在黑池的冰碛层上，他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了。他们的背后竖着一个低矮的、砍削得很粗糙的黑十字架。冰碛层长满了矮松。黑池仍然在黑暗中沉睡，这里比下面的海眼那里要暗得多，海眼依稀可辨，象是孔雀羽毛上的一个蓝宝石色的斑点。黑池周围锯齿状的群峰环抱着这个小盆地：蛙峰、雷希峰、其后是角锥形的维索茨卡山……这里的阴影是刚刚过去的黑夜的残迹，夜还没来得及把它的黑衫从山上全部收走。

纯净的空气涤去了他们的疲劳。他们走进了十字架右边的矮松林里，急速地向上爬，想尽快登上山崖。从而也就开始了他们这次旅游中最愉快的时刻。他们跳过那些扁平的、有的地方长着黄色苔藓的灰色大石板，绕过崖缝里长出碧绿的野草

的山崖的突出部。唯一的一片洁白的云彩，出现在明古晓维耶茨基峰的上方，几乎伸手可及，然后向北匆匆飘浮而去，只见它不停地翻转，象是用脚在走动。雅努什望着这朵洁白无瑕的云彩，不禁念出了密庆斯基[1]的诗：

> 白云，饱含着山的奶汁，
>
> 在我的上空，飞进了蓝色的海洋……

亨利看了看白云，又看了看雅努什，照旧沉默地坚持向前走。鞋钉碰在山崖上，有时迸发出小小的火花。

路面一个劲儿地上升。左边是平静的、小小的黑池，象一面儿童用的镜子。湖面上光点闪烁，这是太阳光线折射在暗黑色的水面上照出的鳞波。他们终于走到了爬山扶手处，亨利说，这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两座山崖之间是一个越到下面越大的裂隙，深约数十米，直达黑池的水面。在这里只须抓住右边山崖上的扶手，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到另一块山崖上。满是沙石的陡峭的斜坡，象是一条节日长裙的拽地长后襟。雅努什跨过这个深渊，有点头晕目眩。亨利走在前面，跨过后吹起了口哨，这似乎是一支欢乐的旅行曲调。雅努什听出他是在吹门德尔松[2]的婚礼进行曲。

现在他们周围尽是石头。他们穿过一片松脆的崖石之后，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块不大的台地。左边，突出部的下面是黑池；右边，是一条笔直向上的、长长的小路。它穿过松软的、满是小碎石的斜坡，一直通向隘口。隘口上方伫立着一块崖石，俨如一

---

① 密庆斯基(1873—1919)，波兰诗人、剧作家。

②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个倾听风声的人像。

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了旱獭的叫声。右边，在小路旁边的千米深渊里是海眼。现在湖面上有一只船，象是水上的浮标。他们过夜的那家招待所，从这里望去显得非常之小，在灿烂的晨曦的照耀下，屋顶在闪闪发光，所有的玻璃窗象眼睛一眨一眨地闪动。

他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雅努什竭力不去看右边的深渊。碎石在他脚下滑动，轻轻地蹦了起来，越滚越快，最终坠下了深渊。只剩下最后的一段路了，再穿过几块崖石就到了隘口。

他们站住了，望着隘口的另一边。在撒旦峰和维索茨卡山黑魆魆的支脉之间，有一个深邃的谷地，谷地里就是明光耀眼的兴奇湖，远远望去，它显得很浅。湖并不是最美的，最美的是下面那个阳光灿烂的黄色大平原，它象大海一般波涛起伏，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边。那里已经是斯洛伐克了。

当他们站在这阴暗、凉爽、空气清新的隘口，背朝海眼周围暗黑的树林，望着这明灿灿的平原的时候，雅努什觉得好象看到了一片福地。那块明晃晃的平原似乎到处都流着晶莹的玉液琼浆，光明、幸福而遥远。平原上偶尔有些黑点和小方块，飘动着白色的雾霭，宛如被风吹动的麻雀肚皮上的绒毛。

他们坐在山脊上，背着风，脸朝着南面的太阳。他们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那边。

“你想想看，”雅努什说，“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坐上火车，几个钟头就离这里很远很远了。”

“这有什么意思呢？”亨利咕哝了一句。但从他的话里，可以感到他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他同样也想下去，让火车把他们带

到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你瞧，”雅努什接着又说，“那儿是南方，那儿有酒，有美丽的城市，那儿有我们的祖国：布拉格、维也纳、罗马……巴黎……为什么我们不到南方去呢？”

“别做梦了，”亨利说，竭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有理智，“别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吧。那儿不是我们的祖国，那儿的阳光和美酒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祖国在背后，在北方。”

“为什么我们不能下去呢？”雅努什伸出手来画了一个大弧形。

“因为我们是波兰人。你瞧，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亨利凄凉地笑着说，“我们马上就要回去。枪在等你，大炮在等着我。你却觉得你的祖国是在欧洲，罗马……狗屁！什么罗马！就不是！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啊，巴黎！巴黎！”雅努什说。

“你画一个巴黎吧……”

雅努什仰面躺在地上，他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纯净、透明、幽邃的蓝天。两旁是峥嵘兀立的灰色山崖，一只白粉蝶竟飞到这里来了。它在风中扑闪着翅膀，在悬崖之巅，天幕之下翩翩飞舞。雅努什阖上了眼睛，他看到了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城市，一个矮小妇人的身影在宽阔的马路上，踏着灰色的柏油路面行走。

八

埃德加尔住在公园尽头的一所小房子里。除他以外，这里还住着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个园丁。每天早晚两餐由园丁给他做，午餐每天都是从涅波鲁夫送来。宽敞而低矮的房间里铺

着旧地毯，摆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很宽的床。除了一张大桌子和几张椅子之外，没有别的家具。倘若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丧失了创作灵感，倘若不是他每逢作不出曲子时都感到有一种可怕的、令人痛楚的内心空虚在折磨着自己的话，他在这里是会生活得很好的。他带来了很多书，但他拿起哪一本也看不下去。在离开华沙之前，外交部(通过斯彼哈瓦)给他转来了一封爱尔茄尼亚的信，内容暧昧。她接到的聘约不少。这年秋天，她要到纽约演唱《阿依达》、《蝴蝶夫人》、《后宫的劫持》，此外，还要在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举行几次演唱会。这已很不错了。一个英国作曲家——埃德加尔对这个人的姓氏很陌生，一看就忘了——为她写了一支有乐队伴奏的歌，她就准备以这支曲子在交响音乐会上演出。她在信里说，这是一支非常优美动听的歌曲。

"优美、动听，"埃德加尔默默地把这两个词儿重复了一遍，"我可以想象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曲子。"

但是，最使他感到不安的是爱尔茄尼亚只字不谈她个人的私事。她没有说她住得怎样，经常同谁在一起。她只提了一句她将同帕威尔·柯汉斯基夫妇一起从南安普敦去纽约。这太简略了。关于鲁宾斯泰因，她根本没有提起。这个银行家怎样了？他是被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留在了君士坦丁堡？沙皇皇太后玛丽亚·特奥多罗夫娜已经到哥本哈根老家去了。鲁宾斯泰因是否陪爱尔茄尼亚到美国？埃德加尔觉得，她既然只字不提鲁宾斯泰因，其中必有什么隐衷。是不是这个银行家在爱尔茄尼亚的生活中起着什么更重要的作用呢？

这些日子天气非常好，埃德加尔写不出曲子就整天在公园里散步。在这个季节里，阿卡狄亚公园真是景色如画，美不胜

收。树木好象是到了成熟的时刻，枝繁叶茂，婀娜多姿；精力充沛的古树傲然挺立在天穹之下，庄重华美，享受着生活的欢乐；狄安娜女神庙前的池塘里，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池水一半被碧绿的浮萍掩盖着，另一半则是幽深得发黑。埃德加尔喜欢坐在池塘边的台阶上，正是这种时刻他经常想到妹妹。他甚至听到了妹妹的歌声，歌曲的最初几个音符唱得虽然从容不迫，但还没有达到甜润的程度。然而那歌声愈来愈激越，愈来愈深沉、缠绵。她从维也纳回到敖德萨的那一天唱的是什么歌来着？哦，那是勃拉姆斯的《幽情》，正是那不同凡响的四度音，那向上的跳跃，听起来是那样的柔和。后来奥拉在炎热的夏天一直在练习这首深刻而富有智慧的歌。“这位勃拉姆斯定是个极端聪明的人！”他想。从奥拉转而想到她的情敌，玛莉亚。埃德加尔不清楚，自己对这个女人究竟怀有一种什么感情。对于他的音乐她是非常热心的，有一次，她甚至请了一个相识的小提琴手在她家里整个晚上都拉希莱尔的作品。她听过埃德加尔亲自给她弹奏的钢琴奏鸣曲。他曾给她看过自己写的一首钢琴协奏曲的草稿。他还写了几首练习曲准备题献给她。然而在这一切之中，埃德加尔总觉得有点空虚和做作。不久前，他约玛莉亚到瓦津基公园吃茶点。她戴一顶黑色的小圆帽，帽上插着一束紫罗兰，一块短短的面纱稍稍挡住了她那对蓝眼睛的明亮的光辉。她穿一套黑色的衣服，更显出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她同他面对面坐在一张白漆小桌的旁边，摘下手套，露出修长、洁白的手指，一个手指上还戴着一枚镶有钻石和大红宝石的戒指。她凝视着他，眼神里似乎要向他问什么。他漠然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们谈论音乐，同时竭力回避能使他们回忆起敖德萨的一切。在敖德萨时，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显得过于随便了些，尽管当时

他们也并没有谈过什么实质性的话。到华沙后，比林斯卡住进了老公爵夫人的家，住进了这座府第，她重新获得了自信。自然，他们不曾谈起过卡齐米日，尽管埃德加尔一直在想着他。玛莉亚一个劲儿地称赞埃德加尔的音乐，但她所讲的，完全不在点子上，她把他的艺术看成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低级文学作品。这使埃德加尔十分恼火，但是他没有勇气反驳她。他觉得她是如此美，但不知怎地又是如此不可企及。他宁愿预先提醒自己，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以这种留有余地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样做更适合他目前的心绪，而且也更有利于他的创作。可是，他怎么向她说明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呢？怎样才能使她理解这种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久久萦绕不去的声音，这种抽象的、除了音乐成分之外不包括别的成分的声音呢？在创作冲动的那一刹那，充满内心的那种声音即使对敏感的人也难讲清楚，何况是对这个一切都只看表面，浮光掠影的女人呢？

他就这样坐在阿卡狄亚公园池塘边上，心里想着玛莉亚是那样地遥远而不可企及。这意思不是说他们之间不可能产生爱情的联系，而是指他不能深入地了解她，不能以自己的感受去打动她。玛莉亚永远是他上次在华沙看到的那个样子——坐在一架钢琴的旁边，钢琴上摆着一个插了一大束石竹的花瓶，或者是再早一点在瓦津基公园看到的样子——一条短短的面纱遮住了她那永远不显得“过分含情脉脉”的眼睛。

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呆在阿卡狄亚公园使他沮丧，这不是一种能够激起创作欲望的幽居独处。然而他不知怎样做才好。双亲在弗沃茨瓦维克糖厂日夜操劳，爱尔日别塔消失在模糊的、雾一样的远方。他经常想念她——但他觉得这个“经常”还是不太经常。他在公园周围信步而行，对这座美丽别致的大

公园以及它的矫揉造作的建筑物有点厌烦，他宁愿到田野去走走。他最喜欢公园边上的那条不显眼的洋槐林荫道，他在一张简陋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旁边就是田野。时值八月上旬，地里有些地方还残留着一些麦秸堆，但大部分都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并耕过了一遍。在这里，夏日的风光已变成秋天的景色了。埃德加尔有时在这张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看着农夫耕地。

“这才是真正的劳动，”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而我呢？就象水面上的那只蜻蜓。”

公园另一端的后面，有一片碧绿的牧场，牧场上有一个深深的小池塘，总有些蓝色的、轻盈敏捷的蜻蜓在水面上飞舞。埃德加尔每看到这些小东西，总不免要发出一声浩叹。

“我，”他思忖道，“对我主观上来说是如此重要的东西是否具有什么客观的价值，对这一点我也没有把握。因为在这世界上我真正关心的只是我的音乐，而别人对我的音乐，并不**真正**关心，这就是我感到孤独的原因。”

沃维奇教堂的管风琴师雅日纳老人听说有个“音乐家”住在阿卡狄亚，一天下午他便去登门拜访。园丁有个三岁的小女孩，叫达努霞。她经常来找埃德加尔。这是一个文静、老实的孩子，常坐在墙角玩埃德加尔用旧报纸剪成的娃娃，或是从发黄的园艺杂志上剪下来的花果，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埃德加尔还记得，从前他们住在工厂，而后住在敖德萨的时候，母亲常常收到一些很漂亮的德国或俄国的园艺杂志，上面画有形形色色的花卉，画上的花比实际上的花还要好看得多。他把花涂上彩色，剪下来，贴在硬板纸上，做成小屏风，送给爱尔茹尼亚的洋娃娃。有一次他还用这种花给父亲做了个灯罩，但父亲吩咐把它扔到阁楼上去了。他为此感到很伤心。现在他在园丁的屋子里找到了一大堆

这类的杂志。他既没有颜料，也没有彩色铅笔，因此没法给剪下来的花上色，只有从封面或封底上剪下来的才是彩色的。达努霞高兴极了，她把这些花排成一个小圆圈，说这就是她的小花园。但花园里要有人住，因此埃德加尔又用旧报纸给她剪了许多简单的小娃娃，有的是单个的，有的象连体双胞胎，有的几个或十几个手拉着手。小孩玩起这些来非常快乐。她总是要求妈妈让她到埃德加尔房间去玩，作为对她安静听话的奖赏。

在夏日的烤晒下走得精疲力尽，大汗淋漓的雅日纳老人，敲了敲"音乐家"的房门。一个尖细的童音庄重地回答说："请进。"音乐家穿一身漂亮的浅色衣服坐在桌旁，用报纸剪着小人，他身旁站着一个小女孩，两手亲昵地扶着他的膝盖。小姑娘穿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小鼻子向前翘着，一条细细的小辫朝后翘着。

"我可以同音乐家先生说几句话吗？"管风琴师问。

埃德加尔只是微微一笑。

"我是沃维奇教堂的管风琴师，"那人说，擦了擦胡子上的汗珠，"我是来同您认识认识。"

埃德加尔伸出了手。

"对不起，我不能站起来，"他说。"达努霞要我坐着，我就不能站起来，除非她改变主意。要不她会大叫大嚷的……是不是，达努霞？"

达努霞不安地朝生人瞥了一眼，然后她以完全信任的目光看着埃德加尔，平静地说：

"您剪吧……"

埃德加尔请老人坐在桌子对面，仔细地剪完了那个娃娃。

"您在沃维奇当管风琴师很久了吗？"

“噢，整整一个朝代了。”管风琴师叹了口气说，“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弹管风琴，我小时候就学会了弹琴，现在我又要有接班人了。”

“您的儿子？”埃德加尔问，同时把剪好的娃娃交给了达努霞。

小家伙接过娃娃，仔细地看起来，似乎这按一个模子剪出来的娃娃和别的有什么不同。她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这是埃德加尔教的），便往屋角的方向跑去，头上的小辫一颠一颠的，好玩极了。她坐在地上，把新娃娃同以前的娃娃作比较。

管风琴师笑了。

“不，先生，是我的孙子！”他说，“我的孙子有天份，我想请您考考他。您是有学问的人，在城里受过教育，您看得出来，也许值得把他送到音乐学院去……”

埃德加尔很同情这个老人，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厌烦；听蹩脚的音乐简直是活受罪。但他还是勉强地说：

“那很好……”

“什么时候，音乐家先生？”老头子显然有些窘。“我提议星期四到我家吃午饭。这里的琴他不熟悉，可能会感到害怕。请您不要拒绝。我请神父借给我马车。我们派马车来接您……音乐家先生！”

“好，”埃德加尔笑了起来。“只有一个条件，不要喊我音乐家先生，好吗？”

“那我怎么称呼呢？”老人的脸红了。

“就叫我埃德加尔先生吧。”

“我怎么敢呢？”

“那就叫我希莱尔先生吧。”

“喏，怎么样，希莱尔先生？”管风琴师问。

“好极了，星期四派车来吧……几点？”

“十二点。”

就这样，埃德加尔于星期四中午坐着神父非常舒适的马车走过了阿卡狄亚和沃维奇之间的原野。细心的雅日纳先生还给他带来了一件挡灰的风衣，这很起作用，因为那天烈日炎炎，车轮下扬起一片白色的尘土，停在空中久久不散。天空是灰蓝色的，仿佛是由于炎热而褪了色。空气里洋溢着羽扇豆的气味：在刚割过庄稼的田地和已耕过的田地旁边，有一片开遍黄花的地段。马车一直驶到沃维奇老市场附近的一所低矮的、带有木柱的木房子前面。雅日纳走出来，向埃德加尔鞠躬相迎，然后把他带到一间宽敞、低矮、开着对面窗的房间里。房间里有一股蘑菇和潮湿的气味。墙上挂着圣像和一个大黑十字架。摆好餐具的饭桌放在窗子旁边，房中央则放着一架旧的、棕黄色的大钢琴。琴盖是打开着的，露出了一排龇牙裂嘴的红白色琴槌。在键盘上方，埃德加尔看到精致地镶了一圈常春藤叶的招牌：“克拉尔和萨依德尔”。

管风琴师的妻子也出来了。她是个瘦小的老太婆，系一条黑底白点的围裙，看起来不很和蔼。他们请埃德加尔坐在桌旁一张樱木软椅里。管风琴师往酒杯里斟酒。

“最爱喝酒的是，”他说，“药房老板和管风琴师。”

埃德加尔尝了尝山楂酒，觉得很好喝。

“您的孙子呢？”埃德加尔问。

“他马上，马上就来。”

桌上摆好了五个人的餐具。管风琴师的妻子悄悄地走出去，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大个子，黑头发的姑娘。她的头发从前额往

上梳，在头顶上盘成一个大圆发髻。

“这是我最小的女儿，”琴师说。

那姑娘大大方方地直视埃德加尔，向他伸出了手，用低沉的嗓音说：

“海伦娜·雅日尼亚卡。欢迎您。”

过了一会儿，琴师太太带来了一个十四岁模样的少年。他羞答答地靠着奶奶。他很瘦弱，个子相当高。埃德加尔一眼就看出他的一侧肩胛骨向外突出，形成明显的驼背。前额高而窄，上面盖着浅色的头发，天蓝色的大眼睛水汪汪的。

“上去跟这位先生握握手吧，雷肖。”琴师说。

“这个野孩子。”海伦娜轻蔑地对埃德加尔说。

雷肖向埃德加尔伸出了长长的瘦骨嶙峋的大手。埃德加尔觉得他的手凉冰冰的。

“喏，请吧，”琴师说，同时自己坐到了埃德加尔的右边。“吃完饭开音乐会。”

“这算个什么音乐会！”海伦娜耸了耸肩，同时在埃德加尔的对面坐下了。雷肖坐在她旁边，摆弄着手上的餐叉，时不时用他那对朦胧的眼睛朝作曲家偷偷地瞥一眼。雅日尼娜太太端着热气腾腾的汤钵走了进来，把它放在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

“虾汤。”雷肖突然大声说。

“你喜欢喝虾汤吗？”埃德加尔微笑着问。

“雷肖，上汤吧。”奶奶说。

雷肖起身在每人面前摆好一盘汤。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右肩胛骨上的驼峰和他那象长臂猿一样的手。海伦娜小姐给每人斟了一杯伏特加酒，不等别人就把自己的一杯喝光了。老雅日纳瞪了她一眼，一边把面包和黄油递给了埃德加尔。

汤的味道十分鲜美。埃德加尔一面喝着汤，一面同管风琴师谈话，眼睛却一直盯着对面的海伦娜和雷肖。这个脸颊红润、头发乌黑油亮、丰满、娇媚、仪态万方的姑娘和这个瘦长脸蛋的羸弱少年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雷肖很快就喝完了自己的汤，眼睛盯着空盘子，奶奶没有给他上第二盘汤，却一个劲儿地往埃德加尔的盘子里添汤，说是没有什么旁的东西待客，然而后面的菜却接着来了。汤喝完后端上了一只用土豆填馅、配有奶油凉拌菜的鸭子。然后是浇了甜樱桃酱的饼干，又松软又香甜。埃德加尔在主人殷勤的劝说下，每样东西都吃了很多。

“您平常一定是另一种饮食吧。”海伦娜望着埃德加尔说，她的语气里既含有惊讶又带点令人不快的嘲弄。

“我很久没吃过这么丰美的午餐了。”希莱尔回答。

“你开我这个老琴师的玩笑吧，”雅日纳说，但看得出来，客人的话使他很高兴。

“波兰菜永远是最好吃的。”埃德加尔说。

“您到过很多地方吧？”海伦娜问，她那低沉的嗓音好象是邀请他去旅行。

埃德加尔留心地看了她一眼。

“对，”他说，“但对我来说还太少了。我非常喜欢旅行。”

琴师太太收拾干净桌子，然后在每人面前摆上一杯黑咖啡。

“喏，雷肖，现在开始吧，”雅日纳先生说，“弹个钢琴曲子给希莱尔先生听听。”

雷肖满脸通红，小声恳求道：

“我想弹管风琴。”

“等会吧，等会再弹管风琴。现在先弹钢琴。”

雷肖走到钢琴跟前，毅然翻开乐谱架上的乐谱。用力地弹

起了杜赛克①的一支小奏鸣曲——意大利塔兰台拉舞曲。他弹错了，停下来，再重新开始。他的弹奏还很幼稚，弹强音时过分用力，断奏也太显著。埃德加尔觉得不是滋味。雷肖弹完了小奏鸣曲，象只挨了打的狗一样望着埃德加尔。

"这架钢琴也实在够呛，"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琴师说，"太旧了，音也不准。"

"是呀，这样的琴弹出来的东西很难讲。"埃德加尔说。

"我认为，"海伦娜小姐以甜润而坚定的声音说，"雷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天份。"

"你知道什么！"妈妈哼了一声。

"难道说，缝衣服的人就肯定不懂音乐吗？"海伦娜小姐摆出一副拌嘴的架式，"我从小就听你们弹琴了。您认为怎么样？"她转身问埃德加尔。

"很难说，"希莱尔有些不好意思。"以后我再跟您父亲说。"

雷肖又弹了一首采尔尼②的练习曲。指法娴熟，仅此而已。埃德加尔一面抽着烟，喝着咖啡，一面听着雅日纳先生滔滔不绝地向他讲沃维奇的神甫们的轶事，同时，尽力避开小驼背的目光。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大家都起身到教堂去。琴师带着埃德加尔在教堂转了一圈，给他看了主教的墓，圣坛和圣像，这些一切并不十分有意思。最后他们在长椅上坐下，雷肖到放管风琴的大敞廊去了。教堂里笼罩着一片夏日的寂静，埃德加尔陷入了沉思。起初，他甚至没有注意到管风琴低沉的声音。雷肖从容而自然地即兴弹奏着，人们不一定注意到这段音乐。它简

① 杜赛克(1760—1812)，捷克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② 采尔尼(1791—1857)，奥地利钢琴教育家，作品以钢琴练习曲为主。

直就是夏日的回声，宛如高耸的窗户外面大枫叶的沙沙声，宛如在教堂钟楼上筑巢的燕子的呢喃，宛如夏风吹在刻有花纹的钟上发出的微响。管风琴的声音越来越圆润、开阔，这时埃德加尔才注意到雷肖弹得很好。

"他是在即兴弹奏吗？"他把头凑近雅日纳问。

"对，他弹得不错吧？"老人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

海伦娜懒洋洋地坐在他们前两排的椅子上。埃德加尔没有看到她的脸，从她的背影看，他觉得她似乎是气鼓鼓的，满面怒容。

管风琴以全部音域奏出了几个长长的和音，然后静下来了。只有人声①、短笛②和几个音量不大的乐管还在响。这时，琴声中倏然加进了优雅、温婉的歌声，有人以异常甜润、令人惊叹、音量不大的男高音在大敞廊上唱道：

景慕主吧，我的灵魂……③

歌声十分清新、和谐、自然，埃德加尔起初都不相信这是驼背雷肖唱的。是爷爷欣悦的微笑告诉了他唱歌的确实是雷肖。

他真是惊讶万分。转身问老人道：

"他已经变嗓子了吗？"

"是的，已经两年了。"

"他现在还不该唱。"

"可他很喜欢唱。"

雷肖唱了两段晚祷圣歌，然后停下来了。管风琴也奏出简

① 原文是拉丁文。

②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③ 这是天主教圣歌中的一句，原文是拉丁文。

单的华彩，逐步下降到较低的音域，最后静了下来，结束了。雷肖停了手。

“美极了。”埃德加尔说。

他们在教堂的门廊里迎着了雷肖。雷肖顺着教堂的楼梯仿佛是从高山之巅走了下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砖红色的红晕，额上冒着汗珠。他站在通往上敞廊的门边，双手反剪在背后，一双光彩熠熠的眼睛盯着埃德加尔。埃德加尔默默无言地吻了吻他的额角。

教堂外面天色明朗，微风习习。旧市场的广场上行人熙来攘往。埃德加尔把音乐学院几位教授的地址给了雅日纳老人，他们可能会关照这个小音乐家。马车已停在琴师的家门口了，埃德加尔马上告别，坐车走了。八月的田野十分空旷，太阳已经偏西。路旁的大树微微地晃动着，起风了，虽然不大，但足以摇动树叶。埃德加尔的耳畔又响起了雷肖唱的圣歌。教堂的一幕使他充满了无声的欢乐。他打算一到家就作曲。他还想道：

“我们的人生伴侣是多么奇异、多么忠诚、多么不可企及，又是多么美啊，这就是音乐！”

几天之后他在公园里遇到了海伦娜小姐。她是给阿卡狄亚公园一个工作人员的妻子送连衫裙来试穿的。从此以后她经常到这里来，人们常见他们俩在公园的林荫道上散步，有时坐在洋槐树荫下的长椅上凝视着初耕的田野。

九

在八九月之交霪雨连绵的日子里，雅努什和他的连队正朝着沃姆扎，然后朝着东普鲁士边界的方向急行军。雨下了五天

五夜一直没有停，他们仍然以每天四十公里的速度迅速行进。人们困乏了，辎重隔在后边，连一口热饭也吃不上。因为炊事班还拉在后面，而且柴火也缺。雨水顺着领口往里灌，变成冰凉的细流在身上淌过。大衣、军服、皮靴和裹腿由于泡了水而象石头一样沉重。士兵们疲惫不堪，步履踉跄，火气极大，恨不得用牙齿把同伴们撕碎，但他们缺少气力，只要一停下来宿营，他们便象死人一样倒在麦秸、土地甚至泥沼里呼呼大睡。这种痛苦似乎是没有尽头，虽然有时也听到枪声，但看起来完全是徒劳无益之举，令人不可思议。雅努什那个排里有几个合得来的人：威尔海姆，一个令人喜爱的西里西亚人；埃齐奥，华沙啤酒商的儿子，是个喜欢轻歌剧并且懂行的人；约齐奥，华沙歌剧院的演员；还有兹贝舍克，一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医生的儿子。这一伙人富于幽默感，会办事，他们从不曾挨饿，会用极为优雅的方式从农村妇女那里骗来食物，或者极为灵巧地从他们经过的果园旁摘下苹果。但现在连他们也垂头丧气，才智横溢的埃齐奥，朝气蓬勃的兹贝舍克，顽强而善良的威尔海姆都在冷雨凄风中凉下来了。约齐奥破口大骂，也不试嗓子了，而以前他即使在弹雨中的战壕里也不停止试嗓子的。

在山里呆了一个星期使雅努什差不多能适应这样的急行军，在华沙要塞的几天操练倒没有学到多少军事知识。雅努什在第三军团时受到的一套战斗训练在这里已经足够了。他们连队的小阿辽沙在第一次打仗的时候放了一枪，然后他按着扳机，奇怪为什么子弹不出来，原来他不知道需要把子弹推上膛。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前进，听到起床号也还是勉强爬起来了。整个上午的情绪也不算坏，但到了中午肚子饿了，并排前进的四个朋友才感到懊丧不迭。

埃德克[①]望着天空，一再说天要放晴了，但从低垂的白云中掉下来的雨丝反驳了他的预言。

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五天的下午四点钟，他们到达了库尔普森林边上的一个大村庄，指挥部命令在这里宿营，士兵们都喜出望外。因为他们不用一直走到黄昏，黑灯瞎火地去敲不相识的农民的门，看主人不悦的脸色，而是在大白天就停下来，可以准备舒适的床铺，同房主人认识认识，吃上一顿象样点的饭。愉快减轻了疲劳。他们这一伙士兵分到了森林紧边上的一所漂亮的农舍。农舍的主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还有点学问，绘有红鸟的彩色泥盘旁边的书架上摆着几本书。但是士兵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农民把书从架子上取了下来扔进一只箱子里，还盖上了一件皮袄。埃齐奥和兹贝舍克对女主人诉苦说五天没有吃东西了，求来了鸡蛋、牛奶，并得到允许杀一只鸡。格热希，另一个到这里来住宿的士兵，其实早已问也不问就把鸡给杀了，跑到农舍后面三下五除二地拔了毛。雅努什和埃齐奥跑到粮仓前的麦秸堆那里准备抱一些麦秸铺床，但一直很谨慎的农民却叫喊着跑了出来，不许他们抱麦秸。士兵们不让步，他却叫他们先进屋里去吃晚饭，他自己会给他们送去干草和麦秸。士兵们勉强听从了男主人的话，只有雅努什独自留在门旁。农民果然打开了仓库的大门，抱出一堆干草和麦秸，用绳子捆好后，动手往屋子里搬。雅努什坐在仓库的门槛上，轻轻地吹着口哨。农民怀疑地望着他，但雅努什困得打起瞌睡来，什么也没有做。看到雅努什一动也不动，农民这才放了心。伙伴们在屋前门廊里喊雅努什先去吃炒鸡蛋，兹贝舍克说，母鸡要等到“第二道晚餐”时才能炖熟。

---

① 即埃齐奥，埃齐奥是爱称。

雅努什觉得炒鸡蛋非常好吃，吃完后就想在干草上躺下。大家都非常疲乏，谁也没有精力嬉笑取闹。士兵们都躺下了。因为没有什么紧急情况，这天晚上可以脱衣服睡觉。当雅努什翻身对着门洞的时候，看见男主人站在门槛上，古怪地望着他，那目光又象是在考察他，又象是有什么事要求他。

雅努什感到不安，拖着两条疲乏的腿艰难地挪到门旁。农民二话没说，使劲地抓住他的胳膊（雅努什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把他拉到了门廊里。

"老总，您不会告诉别人吧？"他几乎是贴着雅努什的耳朵问。

外面已经黑了，同埃德克的预言相反，连绵不断的雨丝使九月初的暮色更浓了。水点从没有修排水管的门廊屋檐上啪哒啪哒地往下掉。在这一片嘈杂声中，雅努什几乎听不清主人的耳语。

"少爷，"农民突然令人惊异地改口说，"这里有个人，他想见见您。"

"一个人，什么人？"雅努什大声问。

"嘘！"农民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同时把雅努什推到了院子里。雨打在他的衬衫和敞着的胸脯上。"您别吭声，否则要……送命的。那个人说，他认识您，说您是个伯爵，他想见见您。"

"哪里？什么？怎么？"惊呆了的雅努什放低了嗓门问。

这一带有神秘意味的耳语似乎使他们达成了谅解，农民现在比较相信雅努什了，他为这耳语感到欣慰。

"您过来呀，您过来呀。"他把雅努什往仓库的方向拉，迅速把门开了一道缝，把雅努什推了进去，自己也跟了进来，随手关

上了门。仓库里很黑。雅努什感到主人无言地抓住他的手往里拽。

“我完了。”雅努什想。

农民把他拽到屋角，那里摆着一台簸谷的风车。雅努什感觉到(也许是听到了人的呼吸声)有人靠在风车上。农民问：

“你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雅努什感到有另一只柔软而冰凉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有人把他的手拉到跟前，在黑暗中放在自己的胸口。雅努什触到了皮袄，皮袄下有件金属的东西。

“谁？”他问。

一个平静的声音回答说：

“是我，沃洛佳。”

雅努什沉默了片刻，心都跳到喉咙口了。农民突然说：

“你们在这里吧，我到仓库前看着。”

他悄悄走到门口，大门轻轻吱了一声。雅努什依然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最终他还是开口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黑暗中的声音缓慢地、带点嘲讽的语气说：

“我等着你们开走。”

雅努什这时清醒了过来，他在黑暗中摸到了风车后的那个人，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脸。他感觉到对方的脸很久没有刮了。他象盲人一样靠触觉认出了对方的面目。

“沃洛佳，”他低声说，“沃洛佳，这不可能。他们会杀死你的。”

“别担心，不会杀死我的，这里是自己人。”黑暗中传出了平静的、压低了的声音，“只要你不出卖我。”

“别瞎说了，”雅努什笑了起来，“但你太冒险了。你不害怕吗？”

“我非留下不可。我的小腿受了点伤，伤口愈合以前动不了。这个农民把我藏得很严实。你们明天就走，是吗？”

雅努什没有回答。这时他想起来了，他是在同敌人谈话。

沃洛佳明白了，他换了一种语气说：

“我先是藏在那个麦秸垛里。我看见你坐在谷仓的门槛上，很累。我觉得你很可怜。”

“不错，我们真的累极了。五天来我们一直是从早走到晚。”

然后他又想起自己讲的可能不太合适，便突然打住了。

“你的同伴会发现你不在屋里，他们会来找你的，你该回去了。”

“是呀，”雅努什接着说，“不过他们很累，倒下就睡着，他们不会找我的。”

“我喊你来非常冒险，”沃洛佳说，“但我想知道……你有没有阿丽亚德娜的消息？”

雅努什打了个哆嗦。

“我收到过她一封信。”他很艰难地说。

“很久以前吗？”

“很久了，一年前。”

“信从哪里寄来的？”

“从巴黎寄来的。她说她在那里生活得还可以。”

“你不记得她的地址吗？”

“不记得。”

“啊，糟糕！如果你给她写信……你肯定会给她写信……”

“我现在正在打仗。我也不知道。”

“战争快结束了。”

“是呀，我希望如此。”

“那么……如果你给她写信，你就告诉她你看见过我……”

“说我看见过你，这不合乎实际。”

沃洛佳笑了。

“那么，你就说同我谈过话。”

沃洛佳这短短的笑声马上把他带回到了以往的那些年代，他眼前又浮现出了车站大街的那个小房间。

“沃洛佳。”他叫了一声，同时对当前的处境仍然感到奇怪。

“你告诉她，一切都很好。我现在住在莫斯科。对她说，希望她回来。”

“好。”

“对她说，希望她回来。”沃洛佳又强调了一遍。“留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她在巴黎干什么？”

“好象是绘图……她给时装店设计连衣裙。”

沃洛佳哼了一声。

“设计连衣裙，哼！真是乱弹琴！”

雅努什不作声。

“喏，你该走了。”沃洛佳又迟疑地说。雅努什感到，沃洛佳还想跟他聊聊，再说，他也不着急，他肯定同伙们等不到母鸡炖熟就都睡熟了。

“你可以想象，当我看见你坐在谷仓门槛上的那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我一点点，一点点地把麦秸拨开，偷偷张望……是你坐在门槛上！你还吹口哨，吹的是《欧根·奥涅金》中的华尔兹。好象是故意的一样。我差一点儿没有喊起来……”

“心跳得很历害吧。”雅努什在黑暗中微微一笑。

“那还消说。你可以想象。”

“肯定是。”

“啊，相逢，”沃洛佳说，似乎对自己的话有些诧异，“我们很幸运有机会相逢。还记得在你家的那一幕吗？”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雅努什悄声说。

“你想报仇吗？”

“不，但是我不会忘记。”

“既然我们在这里相逢，以后也可能相逢。在共同的道路上相逢，对吗？”

“可能吧。”

“你记得在你去参加波兰军队之前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吗？那是什么军队？”

“那个军队？不过是个插曲。”

“这个呢？”

“你知道，我们最好不谈这件事。”

“你还写诗吗？”沃洛佳忽然大声问。

“诗？你怎么知道我写诗，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阿丽亚德娜告诉过我。”

“喏，你知道，她我也没有告诉过。诗，我真的还在写。”

“你真是个罗曼蒂克！”

“我们以前就曾说过了。只能如此。”

“亨利伯爵。①”

---

① 波兰浪漫主义诗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1812—1859）所著《非神曲》中的主人公。

“你读过《非神曲》?”

“以前读过。你知道,一种很小的廉价版本,你记得吗?”

“我记得……在敖德萨,在街上……是这样……”

“亨利伯爵。你还盯着那个曼库夫卡。你们是要回曼库夫卡吗?”

“别讨嫌了,我对你说过,不是。”

“你可能不……但其他人……”

“别说了,沃洛佳。”

“好,好。我基本上理解你。虽然我们……虽然你……是干涉军!”

雅努什嘘了一声。然后说:

“再见。”

他感觉到沃洛佳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怎么?你穿的是衬衫,冷吧,你要冻坏的。”

“谢谢你的关心。”雅努什冷冷地说。

“你应当感到惭愧。”沃洛佳轻声地说。

雅努什抓住了他的手。

“不,沃洛佳。我真的很高兴。你知道,我很爱你,你是……阿丽亚德娜的弟弟啊。”

“你还没有忘掉她吗?”

“没有。我忘不了她。”

“罗曼蒂克!”

“你不喜欢吗?”

“不,也喜欢。为什么不?”

沃洛佳突然把雅努什往自己身边拉,拉到磨盘后面的那个角落里。

"你听我说，听我说，"他悄声说道，"你记住，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理想。如果我们不再见面……你要记住。你要想想，我是在为什么而战斗。"

雅努什领悟到藏在黑暗中的朋友的启示，也看到把他们最终分开的理由和原因。

"我是干涉军，不错。"他轻声说。

沃洛佳在黑暗中急忙说：

"雅努什，你要明白，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而战斗。你曾经差不多明白了……我们也想要波兰，一个更好的，而不是伯爵们的波兰……你们在那里都成了伯爵，你一定有些财产吧……曼库夫卡也在向你微笑，你愿回去吗？愿回去吗？"

雅努什避开了这段急速的耳语。

"我大概不会回去了。"他说。

"不要把自己装扮得比实际上更好。你为什么参加这支军队？"

"我不愿意参加……"

沃洛佳轻声地笑起来。

"你不愿参加，但参加了……"

"有些事情比人本身更有力量……"

"当然，如果那些事情是正义的话。你为何站在非正义的一边呢？"

"我觉得正义是在我们这边……"

"你考虑考虑，雅努什，考虑考虑，你不要随波逐流。你记得车站大街吗？阿丽亚德娜……"

"记得……阿丽亚德娜……她逃跑了……逃跑了……"

沃洛佳骂了句粗话。

“这给你，”他在黑暗里说，“拿着。

雅努什感觉到沃洛佳递给他一个本子，还是一本书。他收下了。

“把它藏在胸口，”洛沃佳说，“别让任何人看见。读读它吧……”

雅努什笑了起来。

“你甚至在这里也进行宣传。”他说。

“我不是宣传，”沃洛佳严肃地轻声说，“我爱…·我爱你……爱世界……我希望……”

他沉默了片刻。

“你也许会到巴黎去，”过了一会儿他说，似乎是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替我吻吻阿丽亚德娜。”

站在谷仓前面的农民不耐烦了。他在门口踱来踱去，脚步声清晰可闻。最后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现在该走了，”雅努什说，离开了沃洛佳。他在黑暗中向前迈出了一步，沃洛佳立即变得虚无飘渺了，好象他跟本就不在这里似的。雅努什蹑手蹑脚地走出大门，农民马上责备他说：

“你们干吗谈了这么久？您想找死吗？我可不准备替您掉脑壳……”

雅努什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在雨丝中迅速跑过仓库到门廊间的一段空地，冻得浑身打颤。房间的泥土地上用干草铺了地铺，大家果然在草铺上睡着了。只有兹贝舍克在雅努什进来时抬起头发蓬松的头，问道：

“雅努什，出了什么事？你在哪儿呆了这么久？”

雅努什耸耸肩，在兹贝舍克身边躺下。

“他妈的，闹肚子了。”他骂道。

他故意使用了这个粗俗的字眼(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好象是要通过这一骂把在谷仓里说的一切摔到一边，以便和打呼噜的同伴们打成一片。但是，骂也不起作用，他很久没有睡着，这次黑暗中的相逢对他的震动太大了。

过了片刻才感到他手里还紧握着沃洛佳给他的书。他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在小册子上扫了一下，在这一闪而过的电光里，他只看清了两个字：

“列宁”

十

华沙波兰剧院里，正在演出罗斯特沃罗夫斯基①的剧《怜悯》。奥拉和弗兰齐舍克坐在剧场前排座位上。弗兰齐舍克觉得坐在这儿闷得慌。开头，当女乞丐出现在帷幕前面的时候，他还觉得蛮好玩，但是，随着剧中象征主义的情节逐步展开，他越来越频繁地在坐椅上扭来扭去，打哈欠，不时还斜眼看看妻子。奥拉很不高兴，他们很少上剧院，这次好不容易才把弗兰齐舍克劝动，现在她感到他一定在埋怨她浪费时间。她自己也不很懂这个剧，但演员们的演技，由理查德·博莱斯瓦夫斯基和布罗尼舒夫娜扮演的主角，给了她很深的印象。

“别那么扭来扭去的。”她轻声对弗兰齐舍克说。

“这个戏太没意思了。”他嘟哝了一句。邻座的观众听见这句话，朝说话的人不满地瞥了一眼。奥拉的脸涨得通红，深深地叹了口气。弗兰齐舍克先生耸了耸肩，奥拉痛苦地皱着眉继续

① 罗斯特沃罗夫斯基(1877—1938)，波兰戏剧家、诗人。

看戏。

第一幕结束了，顶棚上的大枝形吊灯一下亮了，把黄灰两色的漂亮剧场照得通明，奥拉脸上也有了悦色。

“走吧，我们出去转转。”她对丈夫说。

她虽然已有九个月的身孕，仍很灵便地站了起来，从两排座位之间穿了过去。他们来到走廊，然后上楼到休息厅。奥拉想到小卖部喝杯苏打水。当时既没有糕点，也没有巧克力，在圆形的支架上只有一种叫做“巴勒莫”的糖果——糖渍水果。奥拉吃了几块。

“家里有那么多糖果，你从来不吃。”弗兰齐舍克嘟哝着，神情厌倦地付了钱，四下巡视。有几次他向熟人弯弯腰，这都是在糖果店认识的，是戈翁贝克先生的老主顾。奥拉慢悠悠地喝着苏打水，小气泡碰到她的鼻翼上和舌尖上破碎了，奥拉很喜欢这些气泡。

“你心情不好，”她对丈夫说，“你不愿放愉快点吗?”

可怜的弗兰齐舍克先生又耸了耸肩。他们往回走，在下楼梯的时候，看到埃德加尔站在装饰柱形栏杆的大理石花瓶旁边。埃德加尔独自一人，微笑着，似乎在同自己谈话。奥拉看见他很高兴，好象是看见早已死去的世界里的人似的。这很奇怪——在埃德加尔到沃维奇去之前，差不多每天都到她那里弹琴，而现在她好象是多年不见一般。她微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您在想什么?”她问，“您怎么与世隔绝了呢?”

埃德加尔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然后又严肃起来。

“我在对自己说话。”他说，“我想起了什么，一个乐思。”

弗兰齐舍克先生默默无言地同埃德加尔握了握手，然后说：

“我到下面去抽支烟。”

奥拉忽然特别温情地对他微微一笑。

"好，亲爱的，我们到座位上见。"随之便同埃德加尔讨论起罗斯特沃罗夫斯基的这个剧来。埃德加尔不喜欢这个戏，但奥拉不明白他不喜欢的原因。埃德加尔为戈尔巴尔没有演这个戏而感到遗憾，他还在军队里服役。

"您可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希莱尔在谈话中间忽然问，"我今天收到了爱尔日别塔的信，从美国寄来的……"

"真的吗？"奥拉高兴地说。

"信带来了好消息，"埃德加尔继续说，"她在美国很受欢迎，他们延长了合同……此外……此外，她很怀念……"

"她想回到我们这儿来吗？"

"不……她想要我到美国去。"

"您在犹豫吗？"

"可不是吗？我不知怎么办好。单枪匹马到美国去，很难下这个决心。"

"您害怕吗？"

"您知道，我总是难于挪动地方，也难于作出决断……但我很想见到她，听她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她演的《后宫的劫持》最受欢迎。"

"可以想象，"奥拉叹了口气，"她唱得太好了。"

埃德加尔拉着她的手说：

"您也还能够……您也登台演唱吧。"

奥拉一阵惊诧，马上平静了下来，挪开了身子。

"我？哪里的话。你看看我的状况。这已是第二个孩子了。您知道……丈夫，孩子……"她又勉强地笑了笑。

"您知道吗？爱尔日别塔老是对我说，'那个小姑娘以后要

继承我的位子，你不知道，她有多聪明啊！'"

"真的？"奥拉吃惊地问，"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只是把唱歌当作一种娱乐……有时……"

说到这里她坦率地看了埃德加尔一眼。

"有时我想……幻想最好是别去提了。"

奥拉吃惊地发现，埃德加尔脸红了。她背朝楼梯，因此不知道谁上来了。她从埃德加尔的窘态中猜到，是一个熟人，一个不该出现的人来了。她的耳朵发烧，回头瞟了一眼。

玛莉亚·比林斯卡和斯彼哈瓦正踏着楼梯上来。奥拉马上转身朝着希莱尔，空洞然而起劲地谈着这次演出。

那两位走过去时弯了弯腰，奥拉漫不经心地答了礼。比林斯卡披着一条极为华丽的白狐皮，穿一件长长的黑连衫裙。他们穿过休息厅走到一个包厢跟前，身着白围裙的小收票员有礼貌地对他们鞠了一躬，给他们开了门。目光一直追随比林斯卡的奥拉话说了半句便住了口；卡齐米日随手关上了包厢的门，她只看见包厢门上的漂亮的花体字号码。

埃德加尔提议说：

"我们下去吧，奥拉太太？马上就要开演了。"

"请您扶我一下，"奥拉说，"我觉得有点儿不大舒服。"

埃德加尔扶她慢慢走下楼梯。奥拉似乎直到此刻才感觉到自己身怀六甲，行动不便，迈着沉重的步子懒洋洋地朝前走。在楼梯口她转身对埃德加尔说：

"玛莉霞很美，是吗？

"她的狐皮也很美。"埃德加尔不假思索地说。

奥拉看了他一眼。

"您看重这种东西吗？"她不安地问。

“不，我是说这狐皮和她的脸很相称。”

“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很象样的贵妇人。”

“对！”埃德加尔表示深信地说。

第二幕时，弗兰齐舍克先生打了个小盹，奥拉这次没有生气，只觉得他怪可怜的。因此，在第二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提议回家，他连忙表示同意。她从位子上走出去时，向卡齐米日和玛莉霞的包厢扫了一眼，只看见一团雪白的狐皮和斯彼哈瓦弯着腰的侧影，他仿佛是在对她说什么。他的大鼻子和富于性感的下巴在暗色门帘的衬托下，显得特别轮廓分明，象是从纸上剪下来的一样。瞬间的一瞥便把这幅画面尽收眼底，她很快就跟着丈夫走了。他们走出剧院时，她把手插到弗兰齐舍克先生的腋下。

“到我们的恰茨基街不远，”她说，“我们走回去吧。”

这是一个明朗而冷丝丝的初秋之夜。利耶夫斯基街上家家窗口都亮着灯光，有人砰的一声关上了玻璃门。圣十字教堂黑魆魆地高耸着，庄严肃穆。他们走过了此刻已阒无一人的克拉科夫近郊街。奥拉比弗兰齐舍克先生矮得多，她抬头望着他那张肥胖的大脸的漂亮侧影，凸出的蓝眼睛和他那颗姿势很怪的脑袋——它略向后仰，好象鸟儿在巢里睡觉时的那种样子。弗兰齐舍克先生步子迈得不大，就象在家里穿毡鞋踱步那样在柏油路上走得沙沙响。这一点以及弗兰齐舍克先生的整个姿势都使奥拉感到有点腻烦，与此同时她仍然觉得自己的丈夫可怜。

她仰起头对他说：

“我是不是对你很不好？”

戈翁贝克没有改变自己的步伐，也没有看她一眼，只是淡淡

地回答说：

“对我不好？哪里的话，奥拉，你很好。”

他们无言地走过了特劳古特街，拐到了恰茨基街上。奥拉艰难地爬上了二楼，按了铃，米哈霞姨妈给他们开了门，她头上裹着卷发纸和包发帽。

“你们知道吗，”她说，“科兹沃夫斯基从普斯泰翁基来找爱韦琳娜，现在可以回到那里去了。”

“破坏得厉害吗？”戈翁贝克边问边脱外衣。

“不厉害，牲畜减少了一半，家具都被人搬走了，但此外一切都好。爱韦琳娜想明天就走。”

“真可惜，”奥拉说，“我们跟爱娃[①]姨妈在一起多好呀！她睡了吗？”

“没有，没有睡，”罗伊斯卡太太的声音回答，她走到门厅来了。

“好极了，”奥拉喊道，“我们在一起喝茶吧。”

餐厅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奥拉心绪很好，但最高兴的还是罗伊斯卡太太。奥拉告诉她，他们在剧院里碰到了斯彼哈瓦。罗伊斯卡太太叹了口气。

“我的上帝，这小伙子打的是什么算盘。他干吗要跟玛莉霞搞在一起呢？”

“是呀，”米哈霞姨妈点点头说，“他的父母该在为他多么着急呀！”

戈翁贝克先生不喜欢谈这个题目，这时他笑了起来，说：

“妈妈，你怎么知道呢？说不定斯彼哈瓦的父母为此感到很

① 爱韦琳娜·罗伊基卡的爱称。

荣幸哩。”

奥拉的脸又红了。

“我没有瓦莱雷克的消息，”罗伊斯卡太太说，“他行踪不定，在前线。”

“喏，这眼看就要结束了。”戈翁贝克松了口气说。

弗兰齐舍克先生同奥拉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这才又提起奥拉刚才在街上向他谈到的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认为你对我不好？”他问奥拉，同时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奥拉站在镜子前梳头。

“我不知道，有时我觉得你对我不满。”

“不满？哪里的话！是你对我不满吧，我这么蠢，在剧院睡觉，我什么也不懂，我不会同人交谈，象你妈妈说的那样。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我知道，你有点瞧不起我。”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不好。”

“你瞧，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在知道你不爱我的情况下同你结婚。还有我的出身。以前妈妈每天从巴尔托杰耶送牛奶到华沙来卖，当她把我交给糖果店老板时，以为这就是高攀了……而你……”

“我？”

“你是贵族小姐。”

奥拉大笑起来：

“穿破靴子的贵族小姐……”

“我不该在知道你不爱我的情况下同你结婚。

“这话对。”奥拉叹了口气。

“此刻你不好，这对，”弗兰齐舍克先生平静而善良地说，“但总的来说，你不是这样。你记得我们婚后的那次谈话吗？”

“可不是，那时我也不好。我不该仅仅是因为斯彼哈瓦抛弃了我，找了玛莉霞而嫁你。我骗了你，而你没有骗我。”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爱你。还有……”

奥拉转身对着镜子。

“喏，你还爱我吗？”她问。

“当然。”戈翁贝克耸耸肩。

奥拉走到他身边，抱住他的头。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说。

“但是一个蠢人。”弗兰齐舍克叹了口气。

“非常好……”

奥拉在他身边坐下，双手抱住他的后背，把脸埋在他宽阔的胸膛上。戈翁贝克发现她在哭。

“奥拉，我的孩子，”他说，“你别哭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对，”奥拉呜咽着说，“我对你很不好。”

三个钟头以后，弗兰齐舍克先生去敲岳母的门。

“妈妈，”他说，“请妈妈把女仆叫醒，让她马上去找鲁绍夫斯卡太太来。奥拉已开始第一次阵痛。我去打电话找扎博罗夫斯基先生，要他马上就来。这次太早了一些。”

米哈霞姨妈赶忙起床。她跑到厨房叫醒了女仆，让她到希里斯卡街去请助产婆来，“请阿格尼霞坐马车来吧，”她说，“因为要快。”她来到卧室时，奥拉正坐在床上，一绺绺被汗水沾湿的头发在头上翘着，粉红色的被子一直盖到下巴底下，好象在发抖。弗兰齐舍克先生不在房里，他给大夫打电话去了。

“亲爱的上帝，”森奇科夫斯卡说，“还不到时候嘛，这是否只是你的感觉？”

“妈妈，肯定不是。我已有两次疼得很厉害。何况也可能我把日子算错了。”

“医生说要到十一月才生吧。”

“医生总是弄错。”

弗兰齐舍克进来了。

“大夫说，到第四次痛时给他打电话。”

“‘第四次痛’是什么意思?”奥拉问。

“呃，你真是不学无术，”米哈霞姨妈说，“不是什么第四次痛，而是剧痛。你在电话里听错了。”

“也可能是剧痛，”弗兰齐舍克叹口气说，“我不懂这些。”

“听我说，弗兰齐舍克，”米哈霞姨妈说，“要把房间准备一下，先把床搬开。奥拉最好在你床上生。”

他们动手搬家具，奥拉仍然在发神经性冷颤，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两眼不高兴地注视着母亲和丈夫做准备工作。他们把弗兰齐舍克的床推到房中央，家具和小桌椅挪到墙边，米哈霞太太把这些东西都用床单盖好。他们先在床上铺上漆布，然后米哈霞姨妈在上面再铺上干净的亚麻布床单，并换了被套，放上了一个扁平的低枕头。

“头下要枕得低一些。”

他们把奥拉挪到产床上。阵痛没有再出现。

弗兰齐舍克和米哈霞太太坐在沙发上悄声谈着话。奥拉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偶尔呻吟一两声。米哈霞太太佯作没有听见，但弗兰齐舍克先生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妻子身边。

“没事，”她说，“没事，马上就会过去的。”

三刻钟以后助产婆鲁绍夫斯卡来了。她烫着卷发，穿着干

净的白大褂，举止大方，并以平静而纯厚的嗓音一下子控制了奥拉、弗兰齐舍克先生和房间里的一切。

“您在这里无用武之地，这是我们娘儿们的事。”她对弗兰齐舍克说，“您到哪个客厅或书房里睡觉去吧。这里只要妇女。有开水吗？”她问米哈琳娜太太。

“我马上就烧。”母亲回答说。

“喏，就是呀，你们把这事忘了。”产婆得意地说。

弗兰齐舍克先生慌乱而恭顺地抱起了枕头和毯子走出了房间。

“如果需要医生，我会告诉您的。”鲁绍夫斯卡说，“那时您再打电话。为什么要请医生来呢？”她耸耸肩，“这仅仅是因为你们要他来的。”

“医生来总好一点。”米哈琳娜太太说，她已从厨房回来了。

戈翁贝克先生已经走到了门口，奥拉喊住了他：

“弗兰尼奥！”

他吃惊地转过身来。妻子打手势叫他过去，他便走到她身边。

奥拉从被子里伸出裸露的胳膊，抱住了他的脖子。

“别生我的气，弗兰尼奥，”她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

弗兰齐舍克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亲爱的，”他说。

“你以为怎样，是不是一个女儿？”

“我想又是个儿子。”

“你希望是儿子吗？”

“我希望是儿子。”

“我想要个女儿。”

这时阵痛又来了，她抓住床头的铁栏杆，把头扭到了另一边。

“你去吧，去吧。”她费劲地说。

弗兰齐舍克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在书房的矮沙发上躺下了。起先他睡不着，侧耳细听卧室里的动静，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鲁绍夫斯卡使劲摇他的肩膀，喊他起来。

“您去给医生打个电话，快！”

“出了什么事？遇到了麻烦吗？”

“没有，没有。不过得找医生来。”

弗兰齐舍克忙到门厅，用睡意朦胧的声音对着话筒报了电话号码。这时从卧室里传出了妻子的大声喊叫。他等了好久，医生才被叫醒接电话。医生答应马上就来。弗兰齐舍克回到书房，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因为没有点灯，时常踢着家具。医生来得很快，一刻钟后门铃就响了。戈翁贝克给他开了门。医生从容地脱了大衣，挂到衣架上。

“怎么啦？有什么大事？”他快活地问。

弗兰齐舍克把他带到餐厅，那里有一扇门通向卧室。门里边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想洗洗手，主人把他带到盥洗室。他们听到有人在厨房里大声谈话。弗兰齐舍克走过去一看，只见罗玛娜小姐、楼上希曼诺夫斯卡太太的厨娘和女仆在那里吵吵嚷嚷，又说又笑。她们一见他就不吭声了。

“安托希睡了吗？”戈翁贝克问罗玛娜小姐。

“他睡了，象一个小天使似的。”保姆故作温情地说。

希曼诺夫斯卡太太的女仆走到他跟前。

“我家太太请求一生下什么来就告诉她……”

“不是什么，而是小孩。”戈翁贝克严肃地说，关上了厨房的

门。

医生洗完手就赶快到卧室去了。弗兰齐舍克还是不能进去。他留在餐厅，站在门旁静听。奥拉的呻吟声停止了，只听见某些器械和器皿的碰撞声。他象狗一样，把头一会儿歪到右边，一会儿歪到左边，但从声音里他听不出什么名堂。

他绕着餐桌来回地走。虽然奥拉已从这里搬走了许多家具，但对他来说，地方仍然太小，不是碰到碗柜上就是碰到椅子上。

他突然站住了。门后传来一阵阵越来越响的呻吟，接着变成了呼喊，简直就不象奥拉的声音。喊声过后，只听见屋内一阵骚动。戈翁贝克觉得两腿不听使唤，不由自主地倒在门边的椅子上了。这时，门后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小声音，轻轻的，半象尖叫，半象啼哭，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弗兰齐舍克把一个指头塞进嘴里，使劲地咬着。

奥拉卧室的门忽然开了，医生站在门口，用他刚才同弗兰齐舍克见面时的那个腔调对他说：

“嗯，怎么样？您添了个儿子。”

戈翁贝克猛地站起来，想进去看妻子，但医生拦住了他。

“不，不，现在还不行。过一会儿我放您进去。”

戈翁贝克退了回来，不知所措。他突然跑到门厅，抓起电话，报了姐姐的电话号码。等了不多一会儿。

“听我说，”他对着话筒喊道，“听我说，阿利霞[①]，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了。”

“啊，上帝，”科谢可娃太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你不是想要

① 科谢可娃太太的名字的爱称。

个女儿吗……"

"女儿算什么，是儿子，第二个儿子。你做他的教母吧，请求你，我们给他取名叫安德热依吧。"

"安德热依？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叫安德热依吧！告诉你……我这次比上次激动得多。我不知怎么对你说好。奥拉今天非常可爱，我们上剧院去了……刚刚回来……"

"好一个'刚刚回来'，已经五点了。"科谢可娃带点责备的口吻说。

"五点？啊，可不是，你听……我把你吵醒了，可你知道，我是多么幸福……"

他挂上了话筒。罗伊斯卡太太、米哈霞姨妈、罗玛娜小姐、希曼诺夫斯卡太太的女仆都站在餐厅里。

助产婆打开了房门，对他点点头。他进去了。奥拉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含着微笑，被子一直盖到下巴。她没有说话，他吻了吻她的额角。

在屋角的椅子上放着一个用被单和毛毯裹着的东西，包裹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象是在打呼噜，又象在吸气。弗兰齐舍克走了过去，看见一张通红的小脸蛋，皱眉皱眼的，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象猫一样呜呜地叫着。他朝小脸蛋俯下了身子。

"怎么，小儿子，"他满怀温情地说，"你不喜欢这个世界吗？你对一切都不满意，是吗？"

一颗泪珠从戈翁贝克的眼睛里掉下来，落在灰色的毯子上，变成小小的暗黑色的斑点。

十一

骤看起来，布拉茨卡街府邸的日子不过是一日三餐，过得平稳而安静。老少二位公爵夫人都不招惹麻烦，静悄悄地活着，波特洛斯小姐也很随和。但是除了这股平静的水流外，同时还另有一股湍急的、更引人注目的水流。这就是仆人们的生活：泰克拉小姐、厨娘、侍女多尔恰、看门人米哈乌和男仆斯坦尼斯瓦夫的生活。高大、宽敞、空荡荡的高级套间里的生活平静无波，而在那些窄小的房间、阁楼、穿堂里的生活却是充满了风浪。斯坦尼斯瓦夫住在楼梯下的一间斗室里。这个小房间前面通大门厅，后面有一扇小窗对着院子。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床上铺了一条旧毯子；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面小镜子，斯坦尼斯瓦夫每天对着它刮脸。还有一张椅子，此外别无他物。再多的东西既放不下，斯坦尼斯瓦夫也不需要。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进出不大方便。斯坦尼斯瓦夫的儿子雅内克不得不先上楼，然后通过厨房再从主楼梯下来溜进父亲的斗室里，这样才不至于让人碰见。诚然，主楼梯上差不多总没有人，很难碰上谁，但是这条路总不免有些风险。豪华的桃花心木楼梯上，铺了红地毯，用闪闪发亮的铜棍卡着。雅内克的父亲经常用抹布和去污粉擦洗楼梯，有时吐口唾沫来湿润去污粉。晚上，楼梯上点着一盏昏暗的灯，在微弱的灯光下，门帘和从柱形栏杆上垂挂下来的大壁毯都显得有点奇形怪状。壁毯上织的是罗得① 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的变

① 《圣经》故事：耶和华因所多玛城的居民罪孽深重，派了两个天使去毁灭该城。天使在所多玛受到该城居民罗得的厚待，便救了他和他的妻子。但他的妻子违反天使的吩咐，在离城时看了该城一眼，结果变成了一根盐柱。

成了盐柱的妻子，远景是燃烧着的所多玛的火光，近景是一棵槲树以及树下一头困在灌木丛中的绵羊。雅内克对这幅挂毯总是赞叹不已，每逢他知道楼梯上肯定没有人的时候，总要在罗得像前站一会儿。斯坦尼斯瓦夫从客人的谈话中了解到这幅挂毯的价值，知道这是法国出产的。他于是也这样对儿子卖弄说："这是在巴黎附近的什么地方出产的，价钱贵得吓人，何苦要挂这玩意儿呢？不过是为了沾更多的灰罢了。"雅内克对父亲对于这块美丽壁毯采取的这种态度感到气愤。比林斯基家华丽的府第不仅使他羡慕而且使他神往。雅内克跟父亲不大合拍：战时，父亲在乌克兰，也正是小伙子长大成人的时候。老斯坦尼斯瓦夫回来的时候，儿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信念。雅内克跟母亲和弟妹们住在弗罗纳街，他时常在晚上到父亲这里来，这与其说是出于对父亲的感情，还不如说是为了替母亲到父亲这里来要几个钱，进一步说，则是为了走过这个令人神往的楼梯到父亲的斗室去。雅内克这时已年满十八岁，一年前就已在工厂里当锅炉工，他把父亲的教训当作耳边风，却喜欢呆在厨房里，跟泰克拉小姐，跟多尔恰，跟厨娘——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妇女聊天。

在比林斯卡和斯彼哈瓦去看《怜悯》这出戏的那个晚上，雅内克在厨房里碰上了一场真正的宴饮。妇女们围着炉子一面炸甜点心，一面闲聊。这里还有一个枪骑兵，他曾是这年春天牺牲的斯坦尼斯瓦夫·拉齐维乌① 公爵的副官。枪骑兵个子不高，但很英俊。雅内克猜想，枪骑兵是假装爱上了多尔恰，而多尔恰就在他身边跳来跳去，其他妇女对他也投以青睐。只要他一到

---

① 拉齐维乌（1734—1790），立陶宛贵族，曾任维尔诺总督。

厨房，大家就都活跃起来。雅内克不喜欢这种气氛，实际上他是在嫉妒这个枪骑兵的仪表以及他同妇女们打交道的本领。

“爸爸在吗？”他问厨娘。厨娘正握着一把长木叉从一个盛满猪油的大锅里捞出吱吱作响的薄麻花，并摆放在一个盘子里。泰克拉小姐在往上面撒糖。

“他呆在楼梯下面呢。”厨娘说，不屑一顾地瞥了雅内克一眼。她的这种不满是对父亲而不是对儿子的。

“您别到他那儿去，雅内克先生，”多尔恰喊道，“您就呆在这儿！卢德维克先生带来了伏特加酒。”

“我不喝伏特加。”雅内克阴郁地说，但还是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啊，对了，我知道，”枪骑兵笑道，“在你们意志区①伏特加多得从阴沟里往外冒。”

雅内克耸耸肩。

“我在那里既没有看见伏特加，也没有看见阴沟。”他说。

泰克拉小姐在他面前摆了一盘刚炸好的薄麻花。

“怎么啦，你们这里举行宴会还是怎么的？”雅内克没有道谢就问。

“卢德维克先生一来，我们这里就有宴会。”多尔恰说。卢德维克把伏特加酒倒进刚洗好的水晶玻璃酒杯里。

厨娘喝了口酒，用手擦了擦嘴，吃了一片面包。薄麻花她没有吃，她对自己做的食物有一种特殊的憎恶。

“没有人在家吗？”雅内克问。

“那个年轻的看戏去了，”多尔恰喊叫道，“年老的到修女院

① 华沙市区名。

吃晚饭去了。”

“猫走鼠闹。”卢德维克说。

雅内克还是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几个薄麻花，然后站起身来。

“我去找爸爸。”他说。

他沿着楼梯下去，知道屋里没有人，因此放慢了脚步。他又在壁毯前停下了，罗得和他两个女儿的形象又一次吸引住了他。他今天可以仔仔细细看看了。一个女儿穿的是灰色衣服，另一个穿的是粉红色的衣服。后来他去敲父亲的门。

老斯坦尼斯瓦夫端坐在小椅子上，手里高高地捧着一本厚书，在灯下读着。唯一的一盏灯挂在天花板下。他的眼睛从钢架眼镜后面望了儿子一眼，然后又继续看自己的书。他看的是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雅内克走到父亲身旁，吻了吻他的脸颊。然后在床沿上坐下，床被他压得吱吱响。

斯坦尼斯瓦夫不乐意地阖上了书。

“呃，有什么事？”他说，“妈妈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有些累。”

“孩子们上学了吗？”

“上学了。”

“吃了饭吗？”

“吃了。”

沉默了片刻。

“我想同爸爸谈一件事。”雅内克停了一会儿说，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出口。

“说吧，什么事？”

“他们想让我到西里西亚去。”

“到西里西亚去？到索斯诺维耶茨去吗？”

“还要远。”

“他们想？谁想？”

“党里的人，他们派棒小伙子到那里去。”

“为什么？”

“爸爸一点儿都不知道？那里要举行公民投票①。”

“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我知道，老公爵夫人对我说过。就象在马祖尔②举行的那样。不是吗？那里搞了两次……两次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他妈的！”

“他们正想要使第三次能有一个好结果……据说德国人在那里打我们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鬼把戏……”

“他们告诉了你什么时候去吗？”

“没有。”

老人摘下眼镜放在小桌上，然后整个身子转向儿子。他的眼睛里冒着怒火。

“为这种事你何必来找我？你好象还肯听爸爸的话！我不在这里的这些年你完全离开我了。——可现在你却假惺惺地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什么主意也不给你出。一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职业、党、等等，等等……你如果要结婚，也别来问我。大家都知道，是你妈妈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的。”

---

① 指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举行的决定西里西亚地区命运的投票，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阴谋手段，结果，整个下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大部分落入德国手中。

② 决定马祖尔地区命运的公民投票，是在波兰与苏维埃俄国作战时进行的。结果，马祖尔地区落入德国手中。

雅内克的脸阴沉了下来。

“妈妈为了养活我们象牛马一样干活，而你却在伯爵府里找口清闲饭吃，多消停！爸爸想要我也成为别人的奴仆，但我有我的主意。我是不会去给伯爵们端夜壶的。”

老人怒火中烧，但极力忍住了没有发作。

“我不用端夜壶，如果你听了我的话，你早就有了一个头等的差事。你看起来比一些伯爵还神气呢。这样一条汉子……”

“就是呀，”雅内克咕哝道，“对公爵夫人正合适。”

斯坦尼斯瓦夫满脸通红，捏紧了拳头。

“住嘴！”他低声说。

雅内克没有吭声，手上玩着帽子，两眼盯着墙。老人从桌上拿起一块麂皮，仔细地擦着眼镜。这样过了一会儿。

“噢，那么，爸爸，”雅内克语气温和地说，“我去吗？”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你以为我真的懂得这些事吗？”

“爸爸见过那么多世面，连这个都不懂。”雅内克带着一丝轻蔑说。

“你以为，我懂得多少？到处的尘土都是一样的，巴勒莫的也好，罗马的也好，米哈沃夫的也好，就是这里——布拉茨卡街的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见过的世面就是尘土、府第，给爵爷们开门、斟酒。到处都是一样。而你却说这是清闲饭……”

“喏，那也不至于繁重吧。”雅内克的语气里带有明显的嘲弄意味。

“轻闲，累得你腰都直不起来。”斯坦尼斯瓦夫说着，戴上了眼镜，他照照灯光看眼镜是不是擦干净了。

又沉默了片刻。

“好，那我走了，”雅内克终于说，“我很可能报名去西里西

亚。"

"随你。"父亲摆了摆手。

这时门铃响了。

"大概是老的回来了,"斯坦尼斯瓦夫说,"看戏的还没有这么早。"

他忙站起来,背后什么响了一下,他整了整藏青色燕尾服的后襟,然后去开大门。小房间的门没有关,雅内克正在犹豫,是留在屋里呢,还是趁父亲打开大门之前溜出去。他正决定溜走的时候,斯坦尼斯瓦夫已经在门厅替安娜公爵夫人脱大衣。公爵夫人发现了雅内克。

"哦,这是你的儿子,斯坦尼斯瓦夫,"她说,"来,让我看看,小伙子。"

雅内克走到公爵夫人身旁,吻了她的手。公爵夫人抚摸着他的头发。

"挺漂亮的一个小伙子,"她对斯坦尼斯瓦夫说,"他在做什么工作?"

"在利尔波普的工厂做工。"男仆不乐意地说。

"噢,真是,这么一个漂亮小伙子,太可惜了。"公爵夫人微微一笑,踏上了楼梯。

雅内克红着脸站着,眼望着地板。公爵夫人上楼时,他的目光也随了过去。他想起了罗得那个变成了盐柱的妻子。

斯坦尼斯瓦夫走到楼梯跟前。

"公爵夫人,"他说,"他们想派他到西里西亚去。你看行吗?"

公爵夫人站住了,执着手杖,然后看了看雅内克,似乎有点惊奇。

“到西里西亚去?”她问,“哼,有意思。”

“去反对德国人。”

“对,很好,”公爵夫人说,神情似乎有点尴尬,“让他去吧。德国人是强者,是坏蛋(公爵夫人同所谓‘平民’① 谈话时爱用这种字眼),把他们整得越厉害越好。”

雅内克鼓起勇气问:

“对谁越好?”

公爵夫人望着他眯眯笑。看来她对小伙子英俊的外貌十分欣赏。

“越好,”她慢吞吞地说,“对我们,对波兰人越好。”

然后她又补了一句:

“但要注意,别让人给打死,那太可惜了,你父亲也要难过的。”

她转向斯坦尼斯瓦夫,问道:

“*顺便问一句*,② 斯坦尼斯瓦夫,你在我这里这么些年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维耶维乌尔斯基。”他说,“公爵夫人。”

“啊,对了。那你太可惜了,维耶维乌尔斯基,”她用手向雅内克点了一下,“你的父亲会很难过的。”

然后她很快地走上二楼,消失在门帘后面。

雅内克愤怒地把帽子在楼梯扶手上猛敲了一下,没有同父亲告别就到楼上去了。他经过一片欢腾的厨房时,对大家喊道:“再见!”然后跑下厨房的楼梯,到了黑暗的街道上。

---

① 原文是英文。

② 原文是法文。

十二

枪骑兵二四六团（当时的团队编号用的都是大得出奇的数字）的两个骑兵连在天黑前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了乌茨克[①]，第二天早晨才在这个已成为废墟的城市迎接师司令部。有的房子余火未熄，市场上，一幢犹太人的大房子还在熊熊燃烧，大概是不久前才着火的。司令部驻扎在主要街道，其实是唯一的一条街上的旅馆里。罗伊斯基中尉（他住在教堂旁边教会的房子里）从传令兵那里接到命令，要他马上到司令部去。他完全弄不清为什么要他去。他从容地走着，佩刀在身后摆动，皮靴橐橐作响。路上他遇到了戈尔巴尔，因为戈尔巴尔也分配到同一团队里，所以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经常见面。瓦莱雷克对他微笑，并友好地朝他摆了摆手，但戈尔巴尔只是对他勉强笑了笑，而且马上带着不高兴的表情把头扭向另一边。罗伊斯基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到了旅馆，马上让他进了餐厅，米尔斯基中校就在这里办公。房间里除了中校以外没有别人。窗外，有几个通讯兵正在安装电话线。在用作中校办公桌的一张大桌子上已经摆上了几部电话。罗伊斯基报了到。米尔斯基中校是个身材修长、长着浅黄色头发的男子，他的近视的眼睛离开了正在阅读的文件，锐利的目光朝罗伊斯基审视了片刻，然后又继续读起文件来，瓦莱雷克直愣愣地站在桌前，不知如何是好。中校终于拿开了文件，用手理了理，看着站在面前的年轻人。瓦莱雷克长得很漂亮，颀长

---

① 城市名，在乌克兰境内。

的身材，黝黑的皮肤，浓密的黑发搭在晒得乌黑锃亮的额头上，鼻子是阿尔明尼亚型的，嘴巴柔软而富于肉感。中校怀着某种好奇心望着他。

“罗伊斯基，”他终于开了口，“我在哪里见过这个姓氏来着？”

“我哥哥是在卡涅夫牺牲的。”瓦莱雷克说。他知道，米尔斯基中校当时在哈莱尔的司令部里。

“哦，他是令兄。我在他牺牲之前不久还见过他。他是基辅去的志愿兵吧？”

“是的，中校先生，”瓦莱雷克恭顺地回答说，他很佩服中校的记忆力。

“喏，如果令兄知道这件事会怎么说？”

瓦莱雷克没有回答，中校会问他什么，他心中完全没有数。

“怎么，您不回答，中尉先生？”米尔斯基的声音提高了一点。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中校先生。”

“什么事？审判的事，中尉先生，我必须把您交给临时法庭审判。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瓦莱雷克一动也没有动。

“为什么，中校先生？”他问。

“为什么？您同您的连队或连队的一部分人在占领这座城市之后胡作非为。看来，克米齐茨仍然是您心目中理想的波兰士兵。但是时代变了……”

中校冷冷地、安详地直视着瓦莱雷克。年轻的中尉也同样安详地承受了这种目光，只是额上冒出了汗珠，沿着太阳穴往下流。这沉默的片刻对于瓦莱雷克似乎有一百年那么长。中校突

然用拳头猛敲了一下桌子，空荡荡的大厅里犹如响起了一声霹雳。他吼叫道：

“您好大胆！”

中校控制住了自己，目光离开了罗伊斯基。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用手指敲着桌面。

“中校先生，”瓦莱雷克熬过了漫长的沉默，结结巴巴地开了口，“杀了几个犹太人……”

“你怎么不知羞？”中校已经平静了下来，“您玷辱了波兰的军服。而且是在这种时刻。现在我们正是要让这里的老百姓看看我们是什么人。”

“他们必须害怕我们才行。”瓦莱雷克心情平稳些了。

“呃，您是个傻瓜，就是这么回事。您懂什么？您怎么能够……是您的部下烧了市场上的房子吧？”

“是。”

“为什么？”

“报告中校先生，那些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您怎么知道？”

“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中校无言地注视着瓦莱雷克，然后耸了耸肩。

“你们开了个好头……”他用意含糊地说。

瓦莱雷克感到自己已占了上风。

“我们结尾时会干得更好。”他补充道。

“喏，喏，喏！”米尔斯基打了个手势制止他往下讲。“您不要以为，可以同我开玩笑。这是第一次吗？”

瓦莱雷克迟疑了一下。

“不是第一次。”他突然说。

“至少还算坦白。您一贯这样吗?”

“中校先生,难道您不清楚我们军队的状况吗?”

“清楚,清楚,”他沉吟道,“是您不了解情况。”

“我不懂高深的政治,”瓦莱雷克现在已经很轻松,“犹太人就是犹太人,都拉去宰了,就那么回事。”

“中尉先生,”米尔斯基中校退让地说,“如果您不能懂得更多的话,至少要懂得,目前我们不能毁灭他们。”

“我懂,”罗伊斯基已是微笑着说,“为了国外。”

“不是为了国外,”中校叹了口气,“老实说,是为了国界。这犹太人,是一股大势力。您不知道吗?”

“我不多盘算,中校先生,只要我一看见犹太人,我的手就痒痒。他们总是同我们的敌人站在一边。”

“他们做得对,”中校又提高了嗓门,“他们做得对,如果您对他们乱砍乱杀,他们当然同不乱砍乱杀的人站在一起,这个您不懂吗?”

“我不懂,中校先生,”瓦莱雷克耍赖地说。

米尔斯基摆了摆手。

“看在令兄的面子上,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他说,“如果您再这样胡来的话,就叫您受审判,吃枪子。这个您该懂吧!去吧!”

瓦莱雷克转身朝门口走去。快走到门槛的时候,中校喊住了他:

“罗伊斯基中尉!”

“有!”

“罗伊斯基中尉,”米尔斯基重复了一遍,“有便时请转告令堂,就说,我知道令兄埋在哪里,说不定以后她想要他的遗骸。”

“是!”瓦莱雷克说,他戴上了军帽,行了个礼,走到街上。这

时他才想起自己刚才同戈尔巴尔照面，以及对方迟疑的目光。他猜想，一定是戈尔巴尔告诉中校的。

“他妈的，”他骂道，“我一定要跟他算账。”

一整天他都在寻找戈尔巴尔。傍晚在市场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他。但是由于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喝了几杯酒，酒使他的怒火和复仇的愿望烟消云散了。戈尔巴尔坐在当地医生住宅的一个房间里，正在把一枚有鹰图案的银纽扣缝到军服上。瓦莱雷克喝得晕晕乎乎的，他一把抱住了戈尔巴尔的肩膀。

“你这个狗东西，”他象母亲一样有些讷讷地说，“我该用子弹敲碎你的脑壳，宰了你。就是宰了你，也不过象捻死一只臭虫……”

“小心点，我手上有针呢。”演员不乐地用手推开了他。

“可是我不会杀死你的，贱骨头，因为我爱你，戈尔巴尔，象爱琴斯托霍瓦[①]的圣母那样爱你。”

这时，他把鲜红的嘴唇贴到戈尔巴尔的脸颊上，使劲地亲了一下，那声音整个屋子都听得见。

戈尔巴尔有点怕瓦莱雷克。昨天晚上他闯了一场大祸，即使考虑到这是前线，也显得太过分了。戈尔巴尔想，瓦莱雷克威胁说要杀他，是会做得出来的。

“感谢上帝，伏特加酒改变了他的脾气。”他思忖道。

“喏，我不会杀你的，不会杀你的。”瓦莱雷克反复说道，“你是个狗崽子，你象狗一样，象狗一样在司令部里吠了我一通……我知道，你认识米尔斯基。你们是朋友，这就是说，一对王八蛋，司令部的中校和一个小演员，他妈的……”

---

① 波兰地名，在卡托维茨省，是波兰的朝圣地。

"喂，"戈尔巴尔扯断了线，"不管你有没有喝醉，你说话要当心点儿。我也可以叫人归天。我的手也不是长着装门面的！"

他把一个晒得黝黑，长满了汗毛的大拳头伸到瓦莱雷克的鼻子底下。

这使瓦莱雷克一下子心软了。

"喏，别生气，别生气。我知道，你是波兰最大的艺术家。只是，你不到舞台上去表演，却在各个战线上胡混些什么。你还撒谎，撒弥天大谎。你在中校面前诬告我，他妈的狗东西。司令部的那个……他知道这是前线吗？"

戈尔巴尔转动着他那对象猎犬一样的小眼睛，注视着罗伊斯基说：

"哼，你不仅在前线这样。"

说完后他站起来，抖了抖军服，披在身上。瓦莱雷克似乎没有听见演员的话。他又一把抱住了演员，把他拉到门外。

"斯泰凡，"① 他说，"我们去喝杯酒讲和吧。我完全原谅你。我不原谅你就不是罗伊斯基，你懂吗？"

"你滚吧，狗东西！"戈尔巴尔把他推到一边，"你醉得象猪一样。你母亲倒是个规矩的妇女。"

"你知道我妈妈什么？"瓦莱雷克稍稍控制了一下自己，他眨眨眼睛，咂了咂嘴唇，直了直身子，"你别管我妈妈，我也不碰你妈妈。"

"那就够你瞧的，"戈尔巴尔说着，穿上了军大衣，"你要是敢碰我的妈妈！她是塔尔诺夫附近的一个诚实的教师，关于她你一无所知。"

---

① 戈尔巴尔的名字。

瓦莱雷克终究明白过来了。看得出来，他是用了极大的力量来控制头脑里晕晕乎乎的一团雾。他顿了顿脚——这就是说，他想试试能否把两脚并在一起。但他还是带着醉汉的温情说道：

“喏，走吧，戈尔巴尔，去喝一杯。”

戈尔巴尔对着墙上挂的小镜子戴好了帽子。

“你不是看到我要出去吗?”他说。

“那么，我们去吧。”

他们踏上楼梯。瓦莱雷克打了个趔趄，一把抓住了戈尔巴尔的胳膊。在外面，在市场上弥漫着一股焦味和另一种难闻的气味。烧毁了的房子在黑暗中发亮，有时还吐着火舌。

“这气味真他妈的难闻。”戈尔巴尔说。

市场上异常热闹。士兵和军官转来转去，凑在一起聊天。在门口他们遇到了一个相识的骑兵上尉。他把手举得高高地跟他们打招呼。

“喂，你们知道了吗？知道吗？停战了！明天全团在市场集合！八点！”

“乌拉！”瓦莱雷克突然大叫起来。

“轻点，你这个软蛋。”戈尔巴尔不顾他的军阶，拉了拉他的衣袖。

那个相识的骑兵上尉招了招手，又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戈尔巴尔和瓦莱雷克继续沿着被秋雾沾湿了的人行道朝前走。

“有什么可高兴的呢，白痴，”戈尔巴尔喃喃地说，“现在要复员了，你将成为一个老百姓。你将干什么呢?”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酒店，这里的人比较少。他们在柜台后

面的一个暗角落里找到了一张小桌子。戈尔巴尔尽力使别人看不到这个喝醉了的军官。新鲜空气对瓦莱雷克起了好作用，他看来清醒多了。何况酒店里坐着不少军官和士兵，也使他不得不放规矩些。他们坐下了。

“呃，你复员后干什么呢?”戈尔巴尔又问。

瓦莱雷克清醒地朝他瞟了一眼。

“我要去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要去上大学。学法律。我要过正常的生活。你以为我会一辈子杀犹太人吗！我才二十岁。未来在向我招手，对不对?”

戈尔巴尔要了伏特加、啤酒，还有香肠和黑面包。他们各自喝了一杯酒。

“你最好别喝了，”戈尔巴尔说，“你喝得够多的了。”

“今天恐怕大家都要喝得烂醉，”瓦莱雷克反驳道，“停战了！”

“你说得对。但最好别喝了，否则你又要杀我。”

“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瓦莱雷克又用刚才那种腔调说话，“除了你，我还有谁呢?”

“够了，够了，”戈尔巴尔停止了吃东西，“你又来这一套娘娘腔！真叫人难以忍受。我怎么是——你的朋友？我们在敖德萨就已经相识了。”他话外有音地说。

“对，在敖德萨。”瓦莱雷克抢着说，“青年时代的回忆……”

“别那么多愁善感吧！你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瓦莱雷克有一会儿没有说话，想把饱嗝压下去。

“我有，我有……”他重复说，“你还记得哈尼亚·沃尔斯卡吗？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能不记得这样的女人吗！”

“你知道她现在怎样？”

“不，不知道。”

“有一次我碰到了卡利克斯特。呃，我告诉你……她在君士坦丁堡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一个医生还是什么的。上次停战之后她马上就嫁给了他。她现在住在美国。不久前她给卡利克斯特写了封信。她的丈夫很老，但是很有钱……”

“喏，喏，喏，”戈尔巴尔习惯地重复着，“好家伙！你看见卡利克斯特了！”

“见过一面，”瓦莱雷克脸色一沉，“他现在在北方战线。我是在华沙见到他的。”

“你们回忆了你们干的那事吗？”

戈尔巴尔半开玩笑地说出了这句话，马上就后悔了。瓦莱雷克的脸突然象死人一样灰白，身子软瘫下来，双手无力地放在桌上。他又咬紧了嘴唇，这次不是由于打嗝的缘故了。过了一会儿他才看了看戈尔巴尔，他那对黑色的大眼睛显出冷冰冰的、凝滞的目光，好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听我说，斯泰凡，”瓦莱雷克说，“你别拿这个开玩笑了。我明白，你是知道的，但你不会把我怎么样。我还知道，你也不能怎么样。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戈尔巴尔含糊地回答了句什么。

“你知道，斯泰凡，”瓦莱雷克接着说道，现在他完全清醒了。“我至死也忘不了这件事，我那时是十八岁。这才过去两年，但我觉得不知过了多久。你可知道，一个十八岁的人杀人意味着什么？”

戈尔巴尔感到一阵透心凉。他默不作声地喝了第三杯伏特加。从罗伊斯基推开自己的酒杯的动作，他才看出他喝得有多

醉。可他说话很清醒，只是他这段独白显得太长了些。

“你懂吗，戈尔巴尔？我暗算了别人，是在他跟卡利克斯特谈话的时候从后面给了他一枪的。你明白吗？然后把他运到海边。你明白吗？是用卡利克斯特的马车运的，就是带哈尼亚兜风的那辆漂亮的马车。你记得吗？就是用的那一辆马车，你记得吗？”

“当然，我记得。”戈尔巴尔耸了耸肩，对自己引起的这番多余的倾吐感到厌烦。

“你瞧，”瓦莱雷克说，他的嘴唇有些不听使唤，“我现在喝醉了，完全醉了，你知道，因此我才对你说。以后我再也不对你说了，明白吗？我不说，即使你想……即使你问我，我也要否认。我会说，这不是真的；我不说，我不说。”他固执地重复道。“我告诉你，我怎么也不说。今天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战争就要结束，和平即将到来，但我明白，这件事我是忘不了的。”

瓦莱雷克突然用双手捂住脸。戈尔巴尔发现，他的手很大很美，完全是贵族式的，手指修长，皮肤细嫩。他很难想象这双手会沾上血污。但他清楚地记得，他发现过洗去的血迹，过道里放着湿抹布。他知道，不会是别人，只有瓦莱雷克才会去擦那些血迹。他洞察一切，并且懊恼自己不该表露知道真相。他也明白罗伊斯基心里有数，但最好是不去点破，保守这秘密——也许将来会有用处呢。他狠狠地瞥了瓦莱雷克一眼，幸好对方没有发现他那对半睁半眯的小圆眼睛在看自己。瓦莱雷克一直把脸埋在手掌里。

“听我说，狗崽子，”戈尔巴尔说，“别再发神经病了，人家在看我们。把爪子从你那副嘴脸上拿下来吧。”

瓦莱雷克放下了手，望着戈尔巴尔。他仍然醉眼朦胧，但和

刚才不一样，眼珠骨碌碌乱转。

“假如我不是一个演员，我就会对你说：别演戏了。昨天你打死犹太人了吧？是不是？”

瓦莱雷克轻蔑地撇了撇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说，“自那次以后就不算什么了。”

“你还想再干那种事吗？”戈尔巴尔问。

瓦莱雷克抓住了他的胳膊。

“斯泰凡，”他轻声说道，“那种事真可怕，明白吗，真可怕。那次是为了钱，但我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见到。卡利克斯特把所有的都卷走了。那时真是胆战心惊，但有时我还有点留恋那种状态——一阵透心凉的冷战，把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儿，全身冷冰冰的……”

瓦莱雷克浑身猛一哆嗦。

戈尔巴尔觉得很不是滋味。

“放冷静点，”他尖刻地说，“放冷静点，你象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瓦莱雷克淡淡一笑。

“我才二十岁。”他痛苦地说。

“你会长成一条好汉的。”戈尔巴尔轻蔑地说。

“我已经是了。”

“别演戏了，我跟你再说一遍。你复员后去上大学，你会忘记这些的。”

“不，斯泰凡，这种事情是忘不了的。”

这时屋子中央一个骑兵上尉站了起来，象在战场上那样对士兵们大声说道：

“先生们！今天停战了！我们将回家去，当老百姓，或者留

在军队里服务。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重建新的、自由的祖国。波兰万岁！”

大家都站了起来，干了杯。瓦莱雷克把酒杯放回桌子的时候手在发抖。周围的人都在喊：“波兰万岁！波兰军队万岁！”

瓦莱雷克对戈尔巴尔说：

“我们走吧，我已经够了。”

他们迅速地挤出人群，走到街上。天已经完全黑了，雾落在大衣和人行道上变成一滴滴的小水珠。接着下起了霏霏秋雨。瓦莱雷克挽着戈尔巴尔的胳膊，迅速向市场走去。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他们脚步的回音清晰可闻。士兵们都回驻地去了。

他们走到医生住宅门前站住了。瓦莱雷克伸手向戈尔巴尔告别。

“你瞧，斯泰凡，”他说，“我有点儿害怕复员。我已经不习惯那种生活了。”

“你甚至过去也没有习惯过。”

“可不是。但现在得去当老百姓了。那个骑兵上尉是怎么说的？要去建设新波兰？对不对？嗯，我们将要建设……”

他摇摇晃晃地朝教堂那边走了。走了几步之后，步子逐渐稳了；马刺发出铿锵的响声，佩刀碰在路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直到他在浓重的秋雾中消失，戈尔巴尔已经看不到他的时候，那声音还清晰可闻。戈尔巴尔站着纹丝不动，一直目送着他远去。

“你能建设个什么波兰，这个混蛋！”他终于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转身回自己的住所去了。

第四章 飘 流

注意细节的读者请注意：作者知道，实用美术展览是在一九二五年举行的，《利吕利》是一九二六年演出的，而帕德雷夫斯基[1]的音乐会则是在一九三二年举行的。为了结构上的需要，这里把这几件事都放在一个时间里了。

一

自雅努什从军队回来到他去巴黎旅行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平淡的岁月。他离开了法律系之后，去投考高等商业学校，录取后在那里求学并最终取得硕士学位。但是学校、同学、教授对他都没有什么帮助。他仍然住在布拉茨卡街那座府第的楼上。那幢房子如今已没什么人住了。老公爵夫人到了巴勒莫，住在女儿那里，斯彼哈瓦本是多年来的常客，甚至偷偷地在这里过夜，但自从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馆参赞之后，只是逢到难得有的假期才到这里来。诚然，这座府第里也有了新的生命。阿罗已经满

① 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曾出任波兰总理兼外交部长。

八岁了，是一个被妈妈惯坏了的瘦弱孩子。但是他很聪慧，雅努什很喜欢同他谈话，教他看书，有时还带他去看戏，看电影。雅努什跟姐姐之间总是客客气气，缺乏诚挚的手足之情。通过舒什凯维奇的帮助，雅努什把自己的农庄租给了别人。自从他作为新买主去看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至于佐霞·兹戈热尔斯卡和她的父亲后来怎么样了，他既不了解，对此也完全没有兴趣。时光不知不觉地悄悄流逝了，他已年近三十，得了风湿病，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只是现在每年必须到布斯科温泉[①]去疗养，他已习惯了每年在矿泉浴和泥浴中渡过夏天。那时出国还很困难，直到一九二四年格拉布斯基进行了货币改革，从而使波兰货币进入国际市场之后，才有了出国的可能。比林斯卡准备去巴黎，但是护照和金钱方面的重重困难，使雅努什对出国望而却步。

在这段时间里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以后他在每天的日记当中也写一些诗，诗的草稿以及对于晚间在他脑际萦回的各种事件的速写。他同自己的少年时代出奇地相似，他的诗跟在曼库夫卡写的诗也差不多，粗糙、幼稚，甚至不象诗的样子——而且他始终一贯地爱着阿丽亚德娜。

他收到过她两、三封信。她沿着自己的阶梯升得很快。起初是为低级的时装店画连衫裙的图案，后来，她信上说，巴黎娱乐场约她画室内布景和设计舞台服装，从而她名利双收（“一种巴黎式的名气，”她说），钱也就有了。她住在莫差特街附近的奥特伊。雅努什疑心她是跟涅沃林住在一起，但她来信一直没有说清。

---

① 布斯科温泉在波兰基埃尔策省。

若是凭自己的惰性，雅努什是下不了决心出国的，后来还是比林斯卡要去巴黎，催他也走。对于她，对于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公爵夫人来说，弄到护照，甚至是公务护照以至于外交护照，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一九二六年二月，雅努什动身了；六个月前他已得到了硕士学位，但还没有具体的工作。比林斯卡一星期前就走了，因此他是一个人走的。他给亨利·安托涅夫斯基拍了个电报。亨利同几个克拉科夫画家到巴黎已有一段时间了。雅努什在巴黎北站一下车就跟亨利拥抱在一起了。给他拿行李的搬运工问他旅途可好，雅努什回答说，旅途非常愉快，搬运工显得很高兴。

他们到了圣米歇尔大道的“苏伊士”旅馆，亨利和其他几个画家就住在那里。房间已经预订好了。他盥洗完毕之后，亨利就领他到大学生食堂吃早饭；这顿饭差劲透了，不过是一道冷盘：一块鱼，一块肉以及一丁点儿绿色的水芹，算是“凉拌菜”，这水芹吃在嘴里就象是在乡间散步时嚼的三叶草的那种滋味。还有一块用印有黑字的纸包着的白奶酪和一个苹果，这使他腻味地回想起了安娜公爵夫人的苹果。亨利已经成了一个老练的巴黎人，他对侍者讲“*照老规矩*”① 就象在本国那样轻松。他们喝完了一瓶白葡萄酒。

饭后雅努什想小睡片刻，他在火车上有两个晚上没睡觉了。睡前他问亨利知不知道阿丽亚德娜的电话号码。他果然知道。阿丽亚德娜对波兰的画家们有点儿兴趣。电话是奥特伊四六一四八。雅努什上楼到了自己的房间，踌躇了片刻，不知是先睡觉

---

① 原文是法文。

还是先打电话好。他望着象只小动物似的蹲在床边的电话机，出了一会儿神，终于拿起了话筒。这一来折磨人的事就开始了。他先接通了旅馆总机，要求接奥特伊四六一四八。女电话员说，给你接奥特伊，他等了很久才接通了奥特伊的总机，他报了号码，女电话员问了两遍是什么号码，最后总算听懂了，并教训他说，讲话要清楚些。当她终于给他接通了那个号码时，他已烦躁得几乎都想撂下话筒了。电话里只听到刺耳的嗡嗡声，很久没有人接。最后终于听到象是从遥远的太空中传来的一个嘶哑的声音：哈啰！

雅努什的心象是出了故障的发动机那样狂蹦乱跳，他问：

“我能请阿丽亚德娜·塔尔洛小姐谈话吗？”①

“我就是，”声音似乎近了一些，但很生疏。

“我是雅努什……雅努什·梅申斯基……”他迟疑地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了一遍。

“对不起，我听不清，谁？”那声音又象是从远方传来。

“雅努什……雅努什·梅申斯基……”

“对不起，我听不懂……对不起，您的名字？”

“雅努什，雅努什·梅申斯基，从华沙来的。”

“哦……”声音有点故作惊讶，“是您吗？”“我很高兴听见您的声音，”阿丽亚德娜继续用英语说。雅努什怀疑她是否听出是他。

“我是从华沙来的，”他着重地说，“我想见到您，亲爱的朋友。”

对方在迟疑。雅努什感到，阿丽亚德娜现在才听出跟她讲

① 自此以下这段对话原文都是法文，有的地方夹杂着英文。

话的到底是谁。她犹豫了片刻之后，继续用英语讲，看来是她不愿承认刚才自己弄错了人，面子上不好看。

"是你，雅努什？"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的上帝！当然，我们可以见面。您的电话来得太好了。您是什么时候到巴黎的？"说了几句之后她又换成了法语。

"我刚到，"雅努什有点伤心地说，"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您呢？"

"等等，等等……"声音有些犹豫，一点儿也不象阿丽亚德娜的。"让我看看我的记事本。从明天算起一星期后我吃早饭时有空……您来吧！"她说。

雅努什不耐烦了。

"什么？从明天算起一星期之后？早一点您没有空吗？"

"很遗憾。我很忙。如果您愿意来，后天傍晚六点左右，我这里有一个酒会。您愿意来吗？不过人很多。"

雅努什对"酒会"、"晚会"这些词都没有概念，这对于他都是新鲜事儿。他感到很不耐烦。

"我不愿意在有很多人的场合下见到您……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

"悉听尊便，悉听尊便，"声音冷淡而遥远，"从明天算起一个星期之后。"她改用俄语说道。

"我的上帝！"雅努什想，她已把俄语忘了，"从明天起一星期后的几点？"

"十二点左右。"

"只有您一个人吗？"

"基本上只有一个人。那时候我们再约另外的时间，好吗？"

"好，我来。再见，亲爱的。"

“再见。”

雅努什撂下话筒，“不值得跑这一趟。”他想。

于是就开始了奇怪的、相互矛盾的一周：一方面，美丽的巴黎使他眼花缭乱，不仅同亨利散步时看到的卢浮宫和科尔纳瓦莱博物馆，还有那些豪华的街道、迷人的远景、蓝灰色的塞纳河、树木和人群都使他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则是竭力克制自己，力图忘掉难耐的期待。他耐心地等待了八年，而这最后八天他觉得忍受不了啦。

他觉得，丰富多彩和光耀夺目的巴黎并非他所要看的，在这世界首都的感受也是多余的，似乎是附带的，因为他来巴黎的目的仅仅是会见阿丽亚德娜。他问亨利，她现在是个什么模样儿，但亨利说不清楚，何况他以前并不认识阿丽亚德娜。他无从知道，自从她在敖德萨港那个漆黑的冬夜登上那艘捕鱼艇以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安托涅夫斯基尽力逗雅努什高兴。他带雅努什看了巴黎的虽不算风景如画但却是最富有大都会特征的那一部分：中央市场、植物园、里昂车站和圣马丁水道，这些都是不见经传甚至没有引起过画家们注意的地方。他们在便宜的饭馆里就餐。雅努什老是想，倘若不是这期待的痛苦，这几乎是撕心裂肝的思念和不安的折磨，那该有多么好啊。对于阿丽亚德娜的怀念使他不能正常地观察世界。当他跟亨利一起站在蒙马特山上著名的大教堂跟前的时候，他暗自想道，倘若不是阿丽亚德娜，不是那顿等待着他的可怕的“早餐”，那该有多好啊。

经过了漫长的八个昼夜之后，那顿早餐终于来了。亨利也受到了邀请，她在前一天晚上给亨利打了个电话，因此他们俩便一同前往。那地方很远，是在奥特伊桥那边一幢宏伟的“现代

派”公寓里。当时法国的现代派同维也纳的颓废派颇为相似。他们从这座庞然大物的许多大门中的一个走进去，乘坐象鹦鹉笼那样小的电梯上了五楼。一个典型的俄国女仆给他们开了门，请他们进去。屋子里已经站着几个人在热烈地交谈。一个矮小瘦削的女人盘腿坐在一张绗过的白色大沙发床上，见他们进来便动作笨拙地站起身。她的发式象是一个青年男子，从左边分缝，发蜡闪亮。她身穿一件宽大的家常大花连衣裙，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玛瑙烟盒。她对雅努什还是用英语讲话。

“我很高兴。”她说着，向他伸出了手，对安托涅夫斯基却象是对同行那样打了个招呼。

雅努什象看一种没有见过的昆虫那样望着阿丽亚德娜。她显然也感到了他的目光，因而显得更加做作，她不自然地笑着给客人们作介绍。来客是清一色的男性。在这些人中，雅努什只认得一个身材高大、红头发的波兰画家，他不仅是一个画家，而且很幸运地是科希腾斯坦公爵夫人的儿子，因此，在一切聚会上都颇受欢迎。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俄国作曲家戈鲁霍夫，一个长着鞑靼人的脸、身材高大、面善心慈的人；一个年轻的美国作家格林·威；还有一个罗兹的大贵族维克多·革丹斯基，他有一副亚述人的漂亮的侧影，举止做作；最后是巴黎年轻的乐队指挥德索，他讲话喋喋不休，像马戏团丑角那样善于表演。雅努什在给他指定的椅子上坐下，阿丽亚德娜也重新坐在那张大沙发床上，这张沙发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显得更大了。梅申斯基眼望窗外，可以远远望见塞纳河，以至于埃菲尔铁塔的梯子和特罗卡德罗的暗黑色的双塔。大家不停嘴地谈着话，但他听来听去不知所云，感到很伤心。人们还在等让·西梭——这顿早餐的主角，以及一个叫比比的青年画家。谈话的中心是关于一次在爱丽舍

田园大街剧院举行的不是由德索而是由别人指挥的音乐会。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言不由衷。

正在同红头发画家喁喁而谈的阿丽亚德娜终于发现雅努什一句话也不说，两眼望着窗外，便转向他说道：

“哎，伯爵先生，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您刚到巴黎……您在这里感觉怎样？”

雅努什心想，在社交场合，最不该做的莫过于大声讲出众所周知的事了，于是他断定，阿丽亚德娜并没有真正“跻身于”上流社会。

“在哪里的感觉？在巴黎还是在您这里？”

阿丽亚德娜大笑起来。这样回答问题简直是一种藐视。刚才她为了谨慎起见在提问的时候是故意含糊其辞的。这时正好西梭来了，他还很年轻，一头浓密柔软的黑发，脸色黝黑，两颊浮上淡淡的红晕，嘴唇由于施了一层薄薄的唇膏而显得鲜红。他有一双美丽而饱含忧伤的大眼睛，似乎在否定他自己所说的一切。西梭挨着阿丽亚德娜坐在白沙发床上，现在谁也别想插上嘴了。诗人光讲他自己，说得很多，很广，很逗人。雅努什听他喋喋不休地讲，眼睛却望着坐在对面安乐椅上的令人愉快的美国人格林。他的法兰绒裤子一直拖到满是尘土的鞋面，拖到耷拉下来成了一个花圆圈的袜子上。他面带微笑，同时也显出迟疑、羞怯，有时甚至是惊叹的神情。他脸部的轮廓有些象约齐奥·罗伊斯基；鼻子下面也有一撮金色的小胡子，只是脸稍长一点。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大家围坐在桌旁的时候，雅努什望着这些人的面孔，觉得他们都是些讨人喜欢的人，有价值的人，是一群杰出的创作家，每个人肯定都能对他讲许多有趣的事情，但是社交习俗迫使他们不得不讲那些不可思议的“套

话”，他们废话连篇，想方设法逗笑，直到闲扯些街谈巷议，象下山的雪橇那样飞速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戈鲁霍夫说，世界上最有天才的作曲家要算马斯内[1]；比比，那个最后来的留着大胡子（雅努什觉得他的大胡子极难看）的画家说，莫奈[2]的画不能看，因为太庸俗了，而马蒂斯[3]不会运用颜色；西梭则认为世界上最好看的场景要算市场上模拟人像都被打翻的小靶场了；红头发的画家只是冷笑，偶尔也插上一两句话。亨利·安托涅夫斯基不吭声，而那个美国作家却天真地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一再问“为什么？”[4]要求他们论证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想法只不过是他们刚才灵机一动编造出来的而已。

阿丽亚德娜坐在桌子的末端，她象一只小山雀那样，把梳得油光可鉴的小脑袋一会儿转向这个，一会儿又转向那个讲话的人。她的餐具旁边摆着一台高高的、奇形怪状的、漆成红黄两色的电话机。电话铃声不时地响起来，阿丽亚德娜有时客气有时不很客气地同对方通话。饭菜的质量很差，也不丰盛，但装饭菜的盘子却是精致的中国瓷器。他们老是谈论这一年将在残废人广场举行的实用美术展览。但雅努什对这些事毫不了解，因此他觉得非常无聊。德索和大胡子比比谈到有一个女歌唱家自己出钱组织了一次歌剧会演，尽情地嘲笑这次演出的节目和为这个女歌唱家写歌剧和舞剧的作者，虽说其中包括象斯特拉温斯

---

① 马斯内(1842—1912)，法国作曲家。

② 莫奈(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

③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版画家。

④ 原文是法文。

基[1]、拉威尔[2]和希曼诺夫斯基[3]这样知名的人物。这些谈话中的讥笑嘲弄和飞短流长使雅努什气恼。高个子红头发画家(公爵夫人的儿子)也没有说话，不时朝他投以注视的目光。阿丽亚德娜总是插上一两句挖苦话，在这顿饭快结束时，她不仅接电话，而且自己也往各处打电话。

雅努什从谈话中了解到，巴黎娱乐场正在准备演出《圣·安东尼的诱惑》，布景和服装由阿丽亚德娜设计。他奇怪：这个剧里需要什么服装呢？圣·安东尼只需穿普通教士的长袍——当然，还有光着身子的女人。但阿丽亚德娜和她的客人却就这个剧的服装谈个没完没了。

他们又回到那个放着绗过的白色大沙发床的房间喝咖啡。雅努什同维克多·革丹斯基交谈开了，他觉得革丹斯基虽也矫揉造作，但比起别人来要讨人喜欢得多。

"您在这里感到生疏吧？"维克多问，"您对巴黎还没有习惯？"

"巴黎就是这个样子吗？"雅努什以问作答，"我觉得，巴黎还有另一种样子。"

"还有许多种样子，"革丹斯基望着窗外，沉吟着，"但不知哪一种是最真实的巴黎。"

"恐怕不是这种，"雅努什望着阿丽亚德娜悻悻地说，这时她正带着那台不离身的电话机走进房来，并在那张沙发床上盘腿坐下了。她象鸟一样歪着脑袋听西梭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那只拿香烟的手朝前伸着——或者歪到另一边，听德索的唠叨，他的笑声越来越大，并且满不在乎地驳斥诗人的论点。

---

① 斯特拉温斯基(1882—1971)，俄国作曲家。

② 拉威尔(1875—1936)，法国作曲家。

③ 希曼诺夫斯基(1882—1937)，波兰作曲家。

“我喜欢各种样子的巴黎。”革丹斯基说。

“您不认为总有一天需要进行选择？”雅努什过分认真地望着革丹斯基说。

然后他同革丹斯基约好一星期后见面，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悄悄溜出了房间。

二

阿丽亚德娜显然感到有些不安，第二天她马上往雅努什的旅馆里打了个电话。疲乏而沮丧的雅努什在通话时对她没有好气。他感到，这刺痛了她。她说，她将到革丹斯基那里去跟他见面。雅努什挂上电话，好象是放下了什么杀人的武器。他刚才还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平静，觉得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可这时他感到，有什么事使他昔日的女友不安。他们毕竟经历了八年的别离和甚至是足足十二年的风云变幻呀！他现在还能期望她些什么呢？

比林斯卡住在旺多姆广场的利茨旅馆里，他尽量避免同她见面，但这天他答应了到她那里吃早饭，因此必须去。他在圣米歇尔街车站上了地下列车，这里地下铁道从塞纳河下穿过，他想到河水就在头顶上流，总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在下一站沙特莱下了车，换乘另一路开往迈洛码头的列车。这时车上不很拥挤，但他坐的那个车厢人却不少。列车尖叫两声后隆隆地开动，自动开关的车门同时砰地一声关上了。他听到身后有人在用波兰语交谈。

“我们一直坐到终点站。”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一直到赛马场？”一个女人的声音问。

雅努什微微一笑，斜眼向周围扫了一下。他身后站着一个晒得黝黑的愉快的年轻人，年轻人身旁是个壮实的姑娘，她穿的是浅灰色的服装，戴一顶红色的宽檐帽，都不怎么合身。年轻人留神地注视着雅努什，使他只好把脸背了过去。一个个车站迅速地过去了。雅努什正准备在协和广场下车，便发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对不起，”站在旁边的那个青年问，“您是梅申斯基先生吗？”

“是，”雅努什说，“您是哪一位？”

“您不记得我吗？我是雅内克，比林斯卡老公爵夫人家的斯坦尼斯瓦夫的儿子。”

雅努什模糊地记起了常常经过厨房到住在楼梯下的老仆那里去的那个男孩。

“您怎么在这儿？”他问。

“我？我住在这儿……这是我的妻子。”

雅努什向她伸出了手。

“这是梅申斯基伯爵，”雅内克对妻子说，“少公爵夫人的胞弟。她知道，”他转身对雅努什说道，“我什么都对她说。”

列车放慢了速度，可以看到站台上“协和广场站”的字样。

“您住在哪里？”雅努什问，他忽然对这个对妻子“什么都说”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

“在圣保罗区。到我们那里去坐坐吧，请您记下地址。”

雅内克说了街名和门牌号码。“我记住了，”雅努什说，“我一定去。”他加上一句。

“您知道，老公爵夫人病得很重，是家父写信告诉我的。”年轻人补充了一句。雅努什没有时间再问，列车已经开动了，他从

门口跳了出去，受到了售票员的责备。他急忙走出车站，沿着里沃利街向旺多姆广场走去。

姐姐那里有些乱哄哄的。她也得到了婆母生病的消息。她想到巴勒莫去。斯彼哈瓦在她房间的地毯上大步踱着，劝她不要走。雅努什觉出在他到来之前，他俩是吵架了。斯彼哈瓦解释说，根本不了解病人的情况就作这次又累又费钱的旅行是毫无意义的。最后雅努什说服了姐姐先给跟公爵夫人在一起的波特洛斯小姐拍个电报，把情况搞清楚。

他们在利茨旅馆楼下匆匆吃完早饭之后，比林斯卡告诉雅努什，要带他到大使馆去吃午后便餐。雅努什嘴一撇不大乐意，但他知道大使馆非去不可，与其一个人去不如同姐姐一起去。他们一同出门的时候，斯彼哈瓦对比林斯卡说：

"你知道，关于那件事我们以后再谈。你不去巴勒莫了吧？"

在雅努什面前，他们不拘束，互以名字相称，然而在社交场合，他们仍然以"先生"、"夫人"相称，但经常搞错。这就引起了许多趣谈。雅努什奇怪斯彼哈瓦竟能忍受这种暧昧不明的处境。

东京路大使馆的便餐是令人厌烦的。大使夫人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旁边，得先走过去跟她握手问好，然后找个空位子在素不相识的人中间坐下，说些言不及义的套话，东拉西扯直到碰上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雅努什本性不适应这一类社交应酬。女主人让比林斯卡坐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在杜多维尔公爵夫人(她是拉齐维乌家的女儿)和另一个穿戴更加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之间。雅努什被安排坐在两个少女旁边；其中一个很爱说话。这位小姐一上来就问他在哪一个球场打网球，是否到布朗森林的湖泊里划船。雅努什心不在焉地回答，同时用目光扫了

一下桌子周围的人。一个穿着灰外套和白色硬背心，胸前扣着一个大绿宝石的、模样滑稽的老头，在对一个戴着插有翎毛的黑色大宽檐帽的贵妇人解释什么。这位夫人美艳绝伦，雅努什觉得她有些面熟。她的面孔不象别人的那样木然无神，而是闪耀着热情和智慧。

"您在看那位先生吗？"他的邻座问他。"他很滑稽，是不是？他是博尼·德·卡斯泰拉纳，一个有名的挥金如土的浪荡子，不仅把自己的钱财耗尽，而且把他美国妻子——顾德家的小姐的数百万财产也都挥霍殆尽。现在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当乞丐的艺术》①。"

"我不是看他，"雅努什回答说，"我是在看坐在他旁边的女士。她是谁？"

"那是埃文思太太，美国人。在酒吧间演唱，艺名是汉娜·沃尔斯卡。"

"沃尔斯卡？"雅努什问，"她是波兰人吗？"

"似乎是……波兰人或是俄国人……"

雅努什愕然地瞧着那位戴黑帽子的太太，"哦，不错，她就是哈尼亚·沃尔斯卡，"他想道，"这九年中她变化多大啊！"他盯着她看个不已，仿佛要从她脸上看出她在过去这段时间里的经历。"她怎么了！我的上帝！"他怜惜地想道，似乎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一个丰姿绰约，俏丽动人的成年女子，而是那个一直偷偷跑到希莱尔家里向爱尔茹尼亚学唱歌的小哈尼亚。他没听邻座的问话，因而有几次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她也就转而同坐在左边的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人攀谈去了。

---

① 原文是法文。

玛莉亚·比林斯卡坐在两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中间显然很不耐烦。她朝雅努什频频使眼色催促他跟别人交谈，而她自己则以单音节回答邻座的问话。最后她站了起来。

“您去听帕德雷夫斯基的音乐会吗？”大使夫人问她。

比林斯卡的神情象是第一次听到帕德雷夫斯基这个名字。

“那自然① ……”

戴黑帽子的贵妇也站起身来。

“再见，埃文思太太。”② 女主人冷淡地说。

“再见，夫人，”汉娜·沃尔斯卡用波兰语对大使夫人说。这声“再见”意味深长，含有厌烦、轻蔑、优越感的成分，但也带有一丝怜悯。雅努什这时已经站到了她身后，埃文思太太后退一步，正好撞在他身上，她回首环顾，忽然淳朴地微微一笑。

“雅努什先生，您在这里！您来的真巧！希莱尔一家现在景况如何？”

雅努什默默无言亲昵地吻了吻这位美国百万富豪和酒吧间歌唱家的手。大使夫人面带愠色地看着他。

“我不知道令弟认识埃文思太太，”她同比林斯卡告别时说，“音乐会上见。”

雅努什把埃文思太太介绍给姐姐。

“我送你们回去，”汉娜太太说，“您住在哪儿？”

“我回利茨旅馆。”比林斯卡说。

“我送一程，我住在吕贝克路。您呢？”她问雅努什。

“有什么好地方呢，”雅努什微微一笑，“在圣米歇尔大街那边。”

---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原文是英文。

“好，我们走吧。”

他们在大使馆的台阶上碰到了斯彼哈瓦，比林斯卡停留了片刻。

“我们把您姐姐送回去，”埃文思太太利用这个时间对雅努什说，“然后我们找个地方吃午饭。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

“好极了，”雅努什忙说，他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们走出大使馆的时候，天正在黑下来。夕阳西下，光芒四射，映得满天奇霞异彩，把楼房的高层照得通红。雅努什上车的时候，仿佛看见阿丽亚德娜正往大使馆的门廊里走，玻璃廊檐的金黄色的影子在她身上洒下了一道温暖的光。他来不及细看那是否真的是她。

哈尼亚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牌小汽车把他带到一家豪华的餐厅，当他们并肩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局面真叫他开心。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自己是坐在敖德萨家里看门人的女儿身边。在昔日的哈尼亚和如今的埃文思太太之间竟连蛛丝马迹的联系也找不到。他干脆就是跟一个陌生的美艳妇人坐在饭店的一张餐桌旁，而且就是这个妇人在向他倾诉自己的心曲，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

故事也许能代替那点蛛丝马迹的联系。但是言词取代不了事实本身。虽说哈尼亚对他讲得很多，但那种敖德萨回忆却是越来越淡薄了。他当时真的没有注意那个贫寒的姑娘。只是在后来，在居留敖德萨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从文尼察到基辅路过敖德萨并在那里小住数日的时候，他才发现，哈尼亚的穿着比以前好了，还听罗伊斯卡太太说起过，她在一个什么咖啡馆里唱歌。关于瓦莱雷克爱上了她的事也略有所闻。但是，在思想上

把那个粗鲁的小伙子和这个丰采照人的美国百万富豪联系在一起，只能令人哑然失笑。

“您在看我的绿宝石吗？”埃文思太太问。

“对，这些宝石真美。”

哈尼亚的耳朵上戴的是极为华丽的扁圆形的绿宝石。

“我从来没有见过雕琢成这样的绿宝石。”他说，同时想起了姐姐的那些珠宝首饰，她把它们变卖了，买了科莫鲁夫……也许还买了别的什么？

“我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绿宝石收藏。”埃文思太太似乎是无意地说，“我的癖好最近引起了这种宝石价格上涨。我太不谨慎了，”她微笑着说，“我都是亲自去买，而没有托别人代办。”

“您丈夫是干什么的？”雅努什问。

“我最新的一个丈夫，”哈尼亚笑了笑说，“埃文思，是个工厂主。您知道，埃文思收割机、脱粒机，您听说过吗？我们在匹兹堡的工厂生产……”

“您嫁过好几个丈夫吗？”

“埃文思是第三个。您知道吗？我跟卡利克斯特·杜尚从敖德萨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跟美国大使馆的医生史密斯大夫结了婚，史密斯大夫是一个品德高尚的老人，两年后他就去世了，给我留下一大笔遗产。这只是开始……”她对雅努什媚人地莞尔一笑，仿佛在说，命运的力量超过了她的力量。“我又在美国舞台上演出，很受欢迎……我们喝一杯好吗？”

雅努什感觉到香槟的作用，他也笑了，他自己觉得，笑得很不得体。

“当然。”他说。

“两年之后……”

“这是八年中第二个两年……”

“不过还得刨去在君士坦丁堡的时间。”

“后来呢？”

“两年后，我同我们剧院的经理科克伦结了婚。我们到欧洲去蜜月旅行，在轮船上我认识了埃文思……”

“于是又一次，对吗？”

“埃文思直接到瑞士去了，他妻子在那里……他是去办离婚手续的。”

“您呢？”

“我有什么办法？我成为埃文思夫人已经三年了。”

“您在巴黎做什么事呢？”

“我在这里买了一个剧院……我想演唱。”

“我的天哪！您记得爱尔茹尼亚吗？……”

“哦，您知道，她的嗓子坏了……自从她嫁给那个可怕的鲁宾斯泰因以后，嗓子就坏了……不久前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听过她演唱。”

雅努什聚精会神地听着，顺便朝自己的邻座瞧了一眼，她温顺地紧闭双唇。

“这里面有文章。”他想。

“既然她在‘大都会’演出……”

“这都是靠鲁宾斯泰因的钱。您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她说这最后一句话时，声音里有一种不安或缺乏自信的调子。雅努什觉察到了。

“您是这样看吗？”他问。

哈尼亚没有回答。她呷了一点杯中的酒。雅努什觉得，她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嘴角唇边流露出来的辛酸。这个举动引起了

雅努什的兴趣。她猝然抬起头，询问地望着他。

“到我那里去吧，”她说，“我唱给您听听。”

他们没有吃完饭，就付了钱走了。乘车到吕贝克路，沃尔斯卡从一个闪闪发亮的鱼鳞状的钱袋里掏出一把小银钥匙打开了这所阴暗的房屋的沉重的大门。房子里漆黑一片，所有的房间都是空荡荡的，阒无一人。哈尼亚开了门厅里的电灯，他们把大衣放在椅子上，然后登上了弯弯曲曲的大理石楼梯，顺手扭开了沿路的灯。黑暗消失了，但空虚依旧。在二楼，他们走过了几个客厅，客厅里挂着电灯和蒙着凡尔纱的油画，摆着笨重的家具。在最后一个房间里，白色的壁灯照着地板上淡绿色的地毯。细木家具上蒙着印有白花的绿粗呢，乌亮的钢琴上摆了一个毛玻璃的圆花瓶，里面插着一大束紫色的郁金香。

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出来了一个瘦小、黑头发的中年妇女。她长着一个鹰钩鼻，乌鸦毛般的头发凌乱不整。她手里抱着一只毛蓬蓬的雪白的狗，埃文思太太给雅努什介绍说：

“这是我的女秘书，西贝尔斯泰因小姐，”她说。

那只狗叫了几声，声音嘶哑。

埃文思太太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点亮了墙壁上的水晶灯。

“您在这里等我一会儿。这儿有雪利酒。”她神态不安地说，“我去换换衣服，马上就来。请把《托斯卡》准备好，”她用英语对女秘书说，然后在绿色的门帘后消失了。

西贝尔斯泰因小姐把狗放下，它没精打采地站了一会儿，跟在女主人身后到走廊上去了，房间里能听到狗的脚爪踩在镶木地板上的声音。

女秘书在书架上找出一本厚厚的乐谱，打开了琴盖，把乐谱放在架上。

“她完全疯了，”[1] 女秘书信赖地对雅努什说，“她当个酒吧间歌唱家很吃香，可她想演歌剧。这是她完全不能胜任的，无论她花多少钱也不能在真正的舞台上演出。因此她买下了一个剧院……但这完全无济于事，您以后看吧！”

雅努什困难地喝了一口甜酒，对西贝尔斯泰因小姐的话他没有表态，他不能跟她去议论自己所不熟悉的人和事。

埃文思太太很快就回来了。她穿了一件袖子很长的、宽大的白薄绸长衣，系着一根腰带——似乎是由一长串圆形的大绿宝石编成的。脖子上也挂着同样的绿宝石项链。她用手一掠，散开了梳得很整齐的卷发，同时也改变了额上的发式。雅努什觉得她美极了。她关掉了几盏灯，象麦克佩斯夫人[2] 那样从墙边走过。雅努什坐在一张很深的沙发里。

“我给您唱第二幕。”她说。

哈尼亚倚在钢琴旁边，西贝尔斯泰因小姐弹了几个和音，琴音很低，但很悦耳。哈尼亚唱起了托斯卡祈祷的那一段。

雅努什一下就觉察出她的嗓音细小。虽然房间不大，但她的声音听起来一点儿也不洪亮。有时微弱的琴声却盖住了她的歌声。无需很强的音乐感也会很快发现，她唱得完全不合拍，可怜的西贝尔斯泰因小姐不得不经常去追赶歌手，因为她突然少唱了几拍，有时又不得不等她赶上来。伴奏人不时抬起她那对黑色的大眼睛，含意万千地看看雅努什。这太叫人心寒了。

雅努什坐在大沙发里，感到自己身后是冷冰冰、空荡荡的大住宅，眼前站着一个身穿节日长衣的美貌妇人，从紧张的喉咙里挤出细小的声音。埃文思太太的颈项上鼓起了青筋，嘴唇戏剧

① 原文是英文。

② 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

性地翕动着，眼睛眯缝着，散在额上的美发随着她唱出的每一个音符急剧地抖动。雅努什的心由于怜悯而紧缩了。

埃文思太太举起两手，准备唱一个长音，然而，她的意图没有成功，声音半途而止。她闭上双眼站在那里。西贝尔斯泰因小姐无可奈何地垂下了鹰爪般的小手，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的神情望着雅努什。她一定是憎恨自己的雇主。

哈尼亚定了定神，向雅努什转过身来。雅努什从沙发上站起来，含混不清地讲了几句恭维话。

"再唱一曲《萨巴女王》。"沃尔斯卡说。

雅努什不得不又听了三、四段：毫无疑问，埃文思太太没法在任何严肃的歌剧里扮演角色。她吩咐西贝尔斯泰因小姐去给他们准备点小吃，却利用这个机会问雅努什能否安排她在里沃夫① 的歌剧院演出。雅努什只好说他在里沃夫一个熟人也没有。

"还有一件事，"埃文思太太说，这时他们已坐到了摆着食品的小桌旁，"您知道，我跟在波兰的全家失去了联系。我知道，父亲从敖德萨回到了华沙，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您回国后能不能帮我找到父亲，并把我的地址告诉他？"

"当然可以，"雅努什说，"但不知怎样去寻找他。"

"总会有个管理看门人的什么部门吧，"埃文思太太有点踌躇地说。

雅努什微微一笑。

"自从他们上次罢工以后，就称为'住房管理员'，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会。您认为，令尊还没有改变职业吗？"

哈尼亚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

① 乌克兰城市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属波兰。

“我想，大概没有……”她低声说。

雅努什回到“苏伊士”旅馆时已经很晚了，他心里暗自好笑。至少有一样东西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好嗓子。

三

雅努什好容易才在圣保罗区找到了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的住宅。雅内克把他住的那条街叫科斯特尔，而实际上它的名称是卡斯特。雅努什是凭卡斯特街和圣安东尼街交叉处的一所犹太教堂才认出来的。离圣保罗教堂其实还相当远，不过这一带都具有相同的特点。雅努什不禁想起了罗兹的某些街道：挂着犹太招牌的小食品店，画着老槲树或挂着∞字形的小甜面包的小饭店，跟在格鲁耶茨和格罗齐斯克[1]市场上见到的十分相象。在街上听到的不是犹太语就是波兰语，后来还是一个戴假发和缀有金线小球的包发帽的犹太老太婆给他指明了卡斯特街。维耶维乌尔斯基的住宅很古怪，进门前要先上两级木台阶，门铃发出嗡嗡的响声，而屋子里很暗，并且有一股啤酒和鲱鱼的气味。这里从前肯定也是一爿小店。雅努什觉得，他仿佛是在波兰。

雅内克站在第一个房间里，一看到雅努什马上跳起来喊道：

“杨卡，杨卡，快来。我说了，伯爵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雅努什向他伸出了手，雅内克用双手热烈地握住了。

“我来有一个条件，您不要再叫我伯爵。我不是什么伯爵……”

---

① 格鲁耶茨和格罗齐斯克都是波兰小镇。

“哎，先生！你们每个人不是公爵就是伯爵，”雅内克摇了摇手，“您不让叫，我就不叫，请，请。”

他把雅努什带进里面的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铺了网状台布的方桌，上面放着用紫红色和绿色羽毛扎成的花束。他用长围裙掸了掸椅子，说：

“您请坐，我妻子马上就来。我太高兴了，等一会我告诉您一件事。”

他跑出去了。雅努什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墙上画着黄蓝两色图案，家具很少，墙边摆着个音箱，箱上放着个金丝雀笼，墙上挂着约瑟夫① 公爵以及科希秋什科② 在集市广场宣誓的石印画，旁边还挂着一幅刻得很好的版画，是穿着登基礼服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③ 的肖像。雅内克又跑了回来，用盘子端着一瓶酒、面包和奶酪。杨卡从另一个门走进来，身穿一件粉红色的绸衬衫，满面通红。他们坐到桌旁，用酒和奶酪招待雅努什。

“这面包就象波兰面包一样，”维耶维乌尔斯基说，“是犹太教堂附近的一个犹太女人烤的。”

雅努什一下子感到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坐在桌旁，满怀好感地望着雅内克；在这里他才意识到，他在巴黎一直是多么格格不入。他发现自己一次也没有想华沙，想家，其实在他思想深处的一切活动都是朝着那个方向的。家！他没有家，他不能

---

① 波尼亚托夫斯基·约瑟夫(1763—1813)，拿破仑军队的元帅，曾参加科希秋什科起义。

② 科希秋什科（1746—1817），一七九四年抗俄起义的领导人，波兰民族英雄。

③ 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1677—1766)，波兰国王。

把布拉茨卡街别人的住宅当成自己的家，也不能把从来没有呆过的农庄叫做自己的家。他对维耶维乌尔斯基问道：

"您最近有您父亲的消息吗？"

维耶维乌尔斯基说没有。最后的一封就是提到公爵夫人生病的信。

"公爵夫人现在身体怎么样？"雅内克问。

"谢谢，很好。我姐姐得到了消息，波特洛斯小姐发来了一个电报。公爵夫人感觉好多了，这几天就要回华沙。公爵夫人既然打算长途跋涉，从西西里到华沙，可见她的身体不错了。"

"西西里很远吗？"维耶维乌尔斯卡问。

"相当远，距离罗马还有一天一夜的火车。"

"唉呀，她干吗要到那里去呢？年纪这样大了。"

"她的女儿嫁到那里去了，"雅内克满有把握地解释说，"嫁给了一个可能当法国国王的人，如果法国人没有赶走国王的话。"

雅努什没有去纠正维耶维乌尔斯基的错误，是嫁给王位继承人，还是嫁给他的兄弟，或者是侄儿，反正都是一样。他们对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兴趣。然而兴趣还是有的。维耶维乌尔斯卡埋怨说，法国人没有国王，他们应该有一个的，如果有的话，情况也许会好一点，物价也不会涨得这么厉害。

"您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雅内克先生？"酒过两巡之后梅申斯基问。

"从哪里？从矿上！起义①之后，我们留在西里西亚，那里

① 西里西亚当时被德国占领，波兰人民举行三次反对德国占领的起义：一九一九年十月和一九二〇年八月两次起义都未能成功，一九二一年五月第三次起义以圣安娜山的英勇战斗而载入史册。

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答应给我们参加起义的人一座金山，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破裤子和干不完的工作。以后我到了法国的诺尔，在矿山干了两年，在那儿娶了老婆，日子还过得去。只是在法国人手下工作也不好，受剥削罢了。我们的人走到哪里都不顺利，"他寓意深长地补了一句。"我攒了点儿钱，来到巴黎，我妻子的姑母在这里开了一爿小店，我们就住在她这里。但后来姑母去世了，我把店面取消了。工人要店有什么用？"

"您如今在哪里工作？"

"他在作坊里，"杨卡替丈夫回答说，接着她站了起来，走到外间，因为有人从街上进来了。杨卡讲波兰语的时候，带着很重的玛祖尔口音，而且使用的都是农民的词汇，现在传来了她一口流利的法语。

"怎么，你们没有孩子吗？"雅努什问。

维耶维乌尔斯基脸色阴沉下来。

"有过一个，"他说，"一个女孩。但出生一周后就死在医院里了。我们矿上有医院，可那算什么医院！他们让小家伙受了凉，身上长满了脓泡，脓泡一破，脓流得到处都是。她受了三天的罪，象猫一样尖叫。以后就死了。此后就没有……"

"您不想念波兰吗？"雅努什问，喝干了第三杯酒。

"我干吗想它呢？"雅内克痛心地说，"祖国不想我，不要我，我也不要祖国。"

"跟法国人还可以过吗？"

"当然。跟每个人都可以过。只是这里的人很浅薄，伯爵先生，手总是插在口袋里，象在那里养了一条蛇似的；饭菜也糟透了。每天，请原谅我这样说，他们端起饭碗时，神态都是庄重极了，象是过圣诞节似的。可饭碗里装的却是屎巴结……"

雅努什微微一笑。

“喏，杨卡是个好主妇，等会儿您就会看到！她总有办法弄点波兰菜。可这里……真没有什么吃头。凉拌菜和奶酪，奶酪和凉拌菜。”

杨卡端着一盘猪排进来了。肉是白色的，很好吃，雅努什吃得津津有味。两杯酒一下肚，维耶维乌尔斯基的话越来越多了。雅努什记忆中的雅内克是个胆小的年轻小伙子，同俊秀的枪骑兵卢德维克竞相追求阿罗的保姆，结果卢德维克胜利了。而今他已是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了。

“华沙的情况怎么样？”雅内克问，“您姐姐呢？还没有结婚吗？”

雅努什很尴尬。其实，仆人们对什么都很清楚。

“没有，没有结婚。”他谨慎地说。

维耶维乌尔斯基明白，不该再问下去了。

“斯彼哈瓦先生呢？”他还是问了一句。

“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雅努什说。不知为什么他不想告诉维耶维乌尔斯基斯彼哈瓦现在就在巴黎。

但是维耶维乌尔斯基知道。

“我碰到过他，碰到过。”他说。

两人沉默了片刻。

“啊，这个外交部……”雅内克忽然恶狠狠地说，“这个外—交—部！他们是匪徒，哼，是匪徒！您知道，他们对我们干了什么事吗？”

“对谁？对您？”

“不！不是对我，而是对起义者。您知道，他们给我们搞了个什么停火协定吗？”

“什么停火协定？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您知道什么！这同您一点儿也不相干，”这位过去的矿工拍了一下桌子，“您明白吗？起义一开始，我们就往前冲，嗨，不顾一切地冲。还是在去索斯诺维耶茨参加决定边界的公民投票之前，他们就把我招了去，教我学会开枪，教我去打德国人。公民投票一结束，他们就命令我们作好准备。但是过了一个多月……”

“外交部怎么样？”雅努什着急地问。

维耶维乌尔斯基越说越激动，脸红脖子粗，脸上大汗淋漓，眼睛闪闪发光。他们每人都已喝了四杯酒，酒力促进了对往事的回忆。穿粉红绸衬衫，戴蓝色串珠项链的杨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活象个木偶，她呆呆地望着丈夫，象是在凝视一张圣像。

“别激动，雅希奥①，”她时不时提醒丈夫说。

但雅希奥照样很激动。

“时间拖得很长，因为他们在吵架。米耶尔任斯基②主张这样，柯尔凡蒂③主张那样，谁都想趁机捞一把，但都是以我们西里西亚人的血为代价……”

“您并不是西里西亚人呀，雅内克先生，”客人笑着说。

“不是西里西亚人？亲爱的！自然，我不是，但我是波兰人。西里西亚人的血，也就是我们的血。您知道西里西亚出了什么

---

① 雅内克的爱称。

② 米耶尔任斯基·马切依（1869—1944），波兰大波兰地区和西里西亚地区政治活动家，第三次西里西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③ 柯尔凡蒂·沃（1878—1939），波兰西里西亚地区政治活动家，西里西亚第二次和第三次起义的领导者。西里西亚波德分界线称柯尔凡蒂线。

事？德国人屠杀我们，象宰鹅一样宰我们，而我们则束手待毙，枪也收起来了。英国人偏袒德国鬼子，到处搜寻我们的枪支弹药。对英国人要比对德国人更警惕……"

"您说什么？"雅努什吃惊地问。

维耶维乌尔斯基抬起身，站在桌旁，用手在桌子上画着什么，象是画的西里西亚地图。

"我们，先生，在五月二日就干开了。他们要阻止我们是不可能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能把整个西里西亚抓在自己手里，德国人就会一溜烟地逃跑！法国人讨好我们，暗地里向我们提议签订停火协定，把柯尔凡蒂线以东的西里西亚土地都划给我们，而他们将把德国鬼子稳住。您以为怎样？柯尔凡蒂就这个所谓的停战协定向外交部发了一个秘密文件，而他们却向报界宣布了。在世界上闹起一场轩然大波。劳埃德·乔治[1]一个人就闹得满城风雨，据说我们坚持这个停火协定，而德国人却冲我们来了！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您瞧，外交部那些饭桶给我们捅了多大的漏子！谁一提到他们，我就恨得咬牙切齿。假如不是他们，整个西里西亚都是我们的了。"

"这一切您是怎么知道的，维耶维乌尔斯基先生？"雅努什问。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时不是在那里吗？什么我没有亲眼看见？难道我没有在雷布尼克[2]开枪射击他妈的那些面团捏的意大利人吗？那些家伙一溜烟地跑掉了，他们暗地里是同德国

---

① 劳埃德·乔治(1863—1945)，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间任英国首相。这里指在西里西亚问题上，英国偏袒德国。

② 雷布尼克是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个小城。

人勾结在一起的……”

维耶维乌尔斯基突然一顿，沉思着，望着雅努什。

“喏，伯爵先生，”他说，“您是有学问的人，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危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们？英国，法国，意大利那时都是德国的对头，然而我们一起义，就孤立无援，完全是孤单单的……”

他又停了下来，又望着雅努什。然后一屁股在桌旁坐下，同时用拳头使劲擂了一下桌子，以至桌上花瓶里插的一束红绿羽毛都跳出来了。他大声呼喊道：

“为什么波兰总是孤单的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帮助它呢？因为在这里统治的那些布尔乔亚，把我们波兰当个屁！对不起，我说了粗话……”

雅努什转过身来。

“是这样，”他说，“谁也不关心我们波兰。”

“不仅不关心，而且谁都想在一杯水中淹死我们这个该死的祖国。”

“嘘，雅希奥，别太激动了，”维耶维乌尔斯卡太太生气地插嘴说。

“哦，您说说，圣安娜山下是怎么回事？”她丈夫问，比刚才平静得多了。

在怒气和酒力的影响下，他突然站了起来，面红耳赤，一手抓起花瓶，又重重地放回原处，说：

“那，那里是一座山，这里是个山谷，很深的山谷，是一条山沟，先生，我们从这条山沟出发，天气晴朗，天空、太阳……西里西亚人唱起了他们那里的山歌：‘海尔姆山啊，皮亚斯特① 大地

① 皮亚斯特是波兰王朝的名字，这里意指波兰大地。

永恒的哨兵……'而德国人却在狂跑，我们占领了整个山头和修道院以及修建在山头的小祈祷所。我们高呼：'打德国人！打德国人……' 后来呢？命令我们撤退。我们为之战斗过的那个山头，以后再也没有收回了……圣安娜山，圣安娜山！"

雅努什头晕目眩，醉意朦胧，他为自己没能跟雅希奥一起到圣安娜山而感到惋惜，并说出了这个想法。

"您到那儿能干什么呢？象您这样的人都是捡现成的……"雅希奥直率地说，"打仗是我们工人的事情。"

他的妻子对他这种直言不讳吃了一惊。

"你说什么呀！在先生面前这样说话吗？"

"嘿，他是自家人，"维耶维乌尔斯基感情深厚地说，同时拍了一下雅努什的肩膀，"对他什么都可以说。"

雅努什虽然有点醉，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维耶维乌尔斯基又倒了一杯酒。这时一个小姑娘果敢地走了进来，她大约八岁左右，梳着两条浅黄色的发辫。

"我来了。"她昂着头说道。

"这是我姐姐的孩子，"维耶维乌尔斯基说。"过来向这位先生问好。"

小姑娘伸出了手，行了个漂亮的屈膝礼。

"你叫什么名字？"雅努什问。

"热尔梅娜。"小姑娘答道。

"嗨，你说什么？"维耶维乌尔斯基喊道，"你叫雅佳，还乱说什么。她自己想了个'热尔梅娜'的名字。她上的还是波兰学校呢……"

"上波兰学校？"

"对，上波兰学校。有一位太太，是个画师，在这里办了一所

私人学校。她照顾我们的孩子，出钱给他们……她叫什么名字？雅霞①，你记得吗？"

"她姓塔尔洛，"热尔梅娜代她姨妈回答，"我知道，因为她时常到我们学校来。"

"哦，"雅希奥说，"塔尔洛，对，阿丽亚德娜·塔尔洛……"

雅努什乍听到这个名字无动于衷，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

"塔尔洛？阿丽亚德娜？画师？"

"是呀。"维耶维乌尔斯基说，把雅佳抱在膝上。

"吃点什么吗？我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雅霞的姐姐去世了……"

雅努什象钉子钉住了一样坐在椅子上不动。

"阿丽亚德娜·塔尔洛？她照顾波兰小孩？这是怎么回事？"

"她是个画师，是画连衣裙的图案的，"维耶维乌尔斯卡说，"看样子她挣钱很多。"

雅努什清醒过来了，起身告辞。但维耶维乌尔斯基夫妇留住了他，又是劝他吃，又是劝他喝，他几乎要胀死了，一回到旅馆就象死人一样倒在床上。

四

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给雅努什·梅申斯基的信：

亲爱的雅努什：

你走了其实没有多久，但是我们这里的人都感到缺少了你，说真的，大家都盼你回来。只有在你离开之后，我才明白，你住在我们这里

① 杨卡的爱称。

的最近几年里，我对你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这些年来，你大大地变了。在曼库夫卡时，你还是个小少爷，而现在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你对谁笑笑，谁就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你是我们的，我们都爱你，大家都这样说，甚至斯坦尼斯瓦夫也这样说，他还讲，你跟从前大不一样了。我很高兴，大家都喜欢你，只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成家，我觉得不满足。你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多可惜呀！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老公爵夫人好象病得很厉害，但波特洛斯来信说，她们不久就要回来。她既然生病，还回来干什么？倒不如死在国外还好些。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事，但这样也好，我可以把家里整理得象个样子。我叫来了木工和装璜工，因为餐厅里的家具都散架了。我还叫人在少公爵夫人的房间和你的房间，亲爱的雅努什先生，挂上窗帘。在你的房间，我叫他们不要挂蝶式的，而是挂普通的，因为蝶式的对一个单身汉的房间是不适合的。罗伊斯卡太太不久前到过这里，那是一个中午，但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她很遗憾。奥拉太太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孩，米哈霞太太非常满意，因为终于有了个女孩。可罗伊斯卡太太说，安德热依长得最好看。他是一个可爱、漂亮而且聪明的孩子，他们说他自己学会了看书，明年就要上学了。瓦莱雷克·罗伊斯基据说要同一个伯爵小姐结婚，她人品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想，他是不会使她得到什么幸福的。他不呆在普斯泰翁基，经常在谢德尔策，在酒店里胡混，但有人告诉斯坦尼斯瓦夫说，他可能要当部长，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不过，似乎他经常是在围着一个什么部长转悠。希莱尔先生听说也要结婚，这个消息不大可靠，只是由于他经常去沃维奇而引起的。现在他到国外去了，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碰上你。有人告诉斯坦尼斯瓦夫说，什么地方要上演他的歌剧。我还是老样子，只是老了些。如果没有阿罗这可爱的孩子，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活下去了，但我觉得，我必须为他活着，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公爵的孩子，但无人照料，你姐姐很少想到他，老公爵夫人不善于教育孩子，而且老在国外。阿罗可能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了，人们都斜眼看他，仿佛他妨碍了谁似的。我知道，

你爱阿罗，但又有什么用？你也不是一个会教育孩子的人。但是，这个孩子如果在家里能得到什么温暖的话，那只有你能给他，因为你，真的就象贝尔沙德的基尔赫奈尔牧师所说的那样，是这个家庭的荣耀。我抚养过你，用玛祖尔卡甜饼喂过你，如今我老了，我为此感到自豪。今年我只给阿罗做了几次这种饼。诺萨热夫斯卡姑母送来的奶酪，他非常爱吃，因为这奶酪确实做得很好。斯坦尼斯瓦夫的儿子在巴黎，你能否找到他？好久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你打听一下吧，也许有人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等你。阿罗老是问，你是否来了信，我只好告诉他，没有。这孩子非常想念你，他很孤单。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他经常说，"雅努什舅舅我爱，奶奶我只是喜欢。"至于妈妈，他根本不提。回来吧，雅努什，马上回来吧，没有你，我们在华沙感到寂寞，房子也好象是失去了屋顶。吻你并祝福你。

你的老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于华沙

这封信是邮差在雅努什去维耶维乌尔斯基家的第二天，当他还躺在床上的时候交给他的。敲门声坚定有力，他听得出来这是巴黎的邮差。邮差递给他一个小信封，地址写得歪歪扭扭，上面还有用有色铅笔勾划的记号，这是因为泰克拉小姐没有写明巴黎邮区号，故而经过了一番周折。他拉开了褪色的窗帘，一口气读完了信。信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雅努什懒洋洋地把它放在一边。昨天埃德加尔给雅努什打了一个电话，约定今天在卢浮宫见面。因此，这封信带来的只是过时的消息和这位老小姐倾吐的感伤。时间已经不早了，雅努什下了床，洗了脸，迅速穿好衣服，沿着塞纳河畔的林荫道向卢浮宫走去。五颜六色的拖船拉着装煤的驳船在河上航行，穿过桥下的时候打斜了船上的烟囱。小贩摊上出售破旧的书刊和套色版画。当时老地图很时

兴，货摊遮阳伞上红红绿绿地挂满了这类地图。雅努什发现一张很小的《西里西亚全图》①，在奥波莱②附近仔细地标出了圣安娜山，他想到雅内克，花了四个法郎买下了这张小地图。他看了看表，时间尚早，于是放慢了脚步。他停了下来，心不在焉地望着河水。太阳照射在鱼鳞波上，闪闪烁烁。从塞纳河上吹来阵阵微风和潮气。

他无意间想起了泰克拉小姐信中的话：大家都说你跟从前大不一样了。这就是说，他自认为平生最空虚的这五年，也还具有某种意义，并非毫无痕迹地流逝了，因为在人们的眼中，他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成了为人所爱的"家庭的荣耀"。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真的有了什么变化？他想看一看自己在五年或八年前，即他刚从敖德萨回来时的样子，但没有成功，他看到了自己的遭遇，自己接触过的人，进行过的谈话以及经历过的事件——虽然为数不多。然而他看到的总是现在这样的或过去那样的自己，一个没有变化的雅努什·梅申斯基，一个在这宏大而不可理解的世界里茫然失措的人。但自己毕竟是变了。怎样才能觉察自己的变化呢？大概是觉察不了。

塞纳河上乌黑的煤船象报晓的雄鸡那样发出刺耳的长鸣，雅努什打了个寒颤。他回想起敖德萨火车头的汽笛声。既然是有没有变化都不清楚，当然就不可能掌握这些变化，那就只有考虑考虑自己感情上的变化了。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从前他怕见人，总是躲着人，也不认识什么人。那令人难忘的第一次敖德萨之行，同埃德加尔接触，同阿丽亚德娜相识，对他说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阿丽亚

① 原文是拉丁文。

② 波兰地名，在西里西亚。

德娜！当时他不懂得怎样才能同人们相处，甚至不懂怎样才能理解别人，怎样才能容忍象斯彼哈瓦和泰克拉小姐这样生活道路迥然不同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存在。但是他现在明白了，他爱这些人，至少是关心这些人。然而斯彼哈瓦这个人他怎么也爱不起来。“爱”这个词对斯彼哈瓦不适用。他从来没有听见玛莉亚说过她爱斯彼哈瓦，不论是对卡齐米日本人还是跟别人谈起卡齐米日的时候，都没有说过。对于其他人，“爱”这个词都适用，只是他觉得自己过去是消极被动地去爱，现在他想积极主动地去爱。

昨天同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的谈话触动了过去没有触动过的心弦。他觉得自己对雅内克所关心的一切都怀有感情。他试图说服自己，对这样的事需要的不是感情，而是理解和洞察力，但是，这个道理没有说服他自己，没有改变他性格中主要的特征——感情用事，因此他往往茫然失措，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要的就是理智的引导。圣安娜山！他摸了摸口袋中的地图，他为什么对这个过去一无所知的地方突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好感？为什么会为自己没有参加西里西亚的起义而感到惋惜？这是不是感情用事？当然理智也许能向他指出这些为他所疏忽的问题，然而到那时世界在他眼里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了。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埃德加尔……

煤船低斜下船头从桥下穿过，船后灰蒙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层浪花。雅努什沉思着站了很久，以致过了约会的时间，他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很晚了，他摆了摆手，没关系，埃德加尔会等他的。

“从这一点看，这封信是重要的。”他向卢浮宫青灰色的宫墙走去的时候出声地自言自语说。

五

他们约好在胜利女神像下见面。雅努什走上台阶的时候一眼就看到站在像下的埃德加尔瘦长而有点佝偻的身影。音乐家的目光没有离开奔跑姿势的女神像上扬起的衣裙的褶纹，但跟雅努什握手问好之后，马上就讲起了他给泰克拉小姐打过电话以及华沙的一些琐事。他最近到戈翁贝克家喝茶，招待他的是从糖果店剔除出来的点心，又干又酸。戈翁贝克的小女儿已经受洗，埃德加尔是她的教父，给她取名叫海伦娜。两个朋友仍然站在雕像下交谈，当时，胜利女神像放置的位置与现在不同，放得平一些，也低一些。即使如此，每逢雅努什踯躅于像下的时候，都给他以强烈的印象。雅努什到这里已经来过多次了。

“我们这样傻站着，”梅申斯基终于说道，“好象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似的。”

埃德加尔孩子气地笑了笑。

“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只想看看这个胜利女神，对其他什么都没有兴趣。”

雅努什也向他报之以微笑。

“你对绘画感到厌烦吗？”

“怎么对你说呢？是这样！有点……厌烦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但是，你瞧，我对艺术有点够了……”

这时亨利向他们走了过来，他时常整个上午都在卢浮宫度过。

“对艺术够了？”雅努什诧异地问，“你不是说过，只有艺术才能使人类得救吗？”

埃德加尔无可奈何地抬起眼睛看了看他。

“此刻我有这种感觉，你知道，这个胜利女神只是因为它具有的古典魅力吸引着我……而我们大家注定是要遭亚历山大主义之灾[1]的……”

亨利虽然和埃德加尔素不相识，这时却火冒三丈地反问道：

“那么，您认为我们的艺术是没落的？”

“不，不能在这里站下去了，”雅努什说，“我们到阿波隆回廊去吧，那里没有画，但有沙发。”

他们就坐在钻石柜附近，这引起了穿着象个丧礼经办人的看守的不安。他留神地观察这几个大声谈笑的外国人。《西里西亚全图》从雅努什的衣袋里掉了出来，亨利拾了起来。

“这是什么？”他问。

“这是一张西里西亚的小地图，”梅申斯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啊，你看！”他用手指指着说：“这里是圣安娜山。”

埃德加尔也凑过来看地图。

“圣安娜山是什么？”他问。

“是西里西亚的一个地方。”雅努什说。

他突然觉得，对朋友无论如何也讲不出自己此刻对这张小地图所怀的感情。他昨天去拜访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的事也讲不出来，因为埃德加尔是不会明白的。

“你瞧，”他对亨利说，“他是注定要遭亚历山大主义之灾的。”

埃德加尔大笑起来。

“你别缠住我不放了，雅努什，”他说，“我以为，一切没落的

---

① 在埃及亚历山大地区发展的古希腊后期的文化，意指衰落的古希腊文化。

时代都是彼此相同的。冲不出模仿和陈腐的形式……我创造不出新的形式，只能在那些旧形式中兜圈子：要不就是奏鸣曲，要不就是交响诗……仅此而已。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东西。冲不破这层文化的硬壳……这是令人绝望的。”

亨利岔开了他的话。

“你可知道，”他对雅努什说，“我同谁约好在这里见面？海鲁宾·科韦什科到巴黎来了。”

“你说什么？”雅努什心不在焉地问。

“哎，你对此有何高见？”埃德加尔突然严肃地问。

“这都是老调子了。”雅努什说。

“你知道，维克多·革丹斯基给我们一笔钱在塞纳河上办船上画展。几天之内就可以准备就绪。”亨利又插嘴说，他似乎是故意不让雅努什去听埃德加尔的那些使他气恼的见解。这一点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

“那里还有什么？”希莱尔问。

“一家普通的餐馆，象所有船上的一样。”亨利说，“这是如今的时髦哩。画将在好几只船上展出。”

“画展什么时候开幕？”

“五月五日。”

“哦，我们那时还可见面。”埃德加尔说。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亨利站了起来，他同科韦什科约好在另一个大厅见面，准备把他带到这里来。

雅努什和埃德加尔留下了。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讲这种话。恐怕不是艺术使你这样悲观吧？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那你怎么能生活和创作呢？”

“我觉得，我的艺术家的本能比我的思想更有力量……”埃

德加尔慢条斯理地说。

“你知道，我觉得，”雅努什说，仿佛从肩上卸掉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这样是不行的。”

“那应该怎样呢？”埃德加尔问。

“什么怎样？很平常，得要有点儿热情，我想……得有一点儿对人的热情……”

他忽然想起了，雅内克昨天是怎样对他讲述圣安娜山战役，“西里西亚人”是怎样唱他们的山歌的；想起整个西里西亚起义乱成一团的情况，想起外交部对他们那个停火协议搞了什么鬼——他想到自己正是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不禁哑然失笑。雅内克经历的那一切，对埃德加尔无论如何也讲不清；同样，如果他把这个大作曲家想的和讲的说给雅内克听，雅内克也是无法理解的。雅内克真的一点儿也理解不了，他一定会骂人，而雅霞那时就会说：“别激动！”雅努什轻轻地笑出了声。

“你为什么笑？”埃德加尔问。

“你瞧，我不觉得我‘注定要遭亚历山大主义之灾’。我身上有一种足以能够自救的东西……”

“譬如说？”希莱尔带着嘲讽的口吻问。

“对人的信念。”

埃德加尔忍耐不住了。

“对人的信念？”他问，“这是何意？”

“喏，我对你讲不清楚。”雅努什说。

他对自己很生气，怎能这样幼稚地同埃德加尔谈话呢？但埃德加尔总是使他胆怯，在埃德加尔面前，他总是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话也很简短。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埃德加尔追问一句。

"唉，问题就在于此，"雅努什嗫嚅地说，"在我这里还没有表现。"

"你又怎么能叫我看到和理解呢？"埃德加尔责备地说，"既然你自己都没有表现出来。"

"它一定会表现出来！"雅努什喊道。

"别说胡话了！"埃德加尔笑道，"我已知道怎样看你。我很了解你。"

"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有可能。你自己不了解自己。但我了解你。"

这时亨利和海鲁宾来了。他们彼此打了个招呼。雅努什尽力表现得热情。

"你明天去革丹斯基那儿吗？"他问亨利。

"不去。你呢？"

"我要到那里去会阿丽亚德娜。"

"哦！"

"哪一个革丹斯基？"海鲁宾问。他显然洞察一切，"是那个天主教徒？"

雅努什根本不知道维克多·革丹斯基是不是天主教徒。

"就是他。"亨利代他回答。

"阿丽亚德娜？塔尔洛小姐？"科韦什科又问，"是不是要进修道院的那一位？"

这一回雅努什由衷地笑了起来。

"不，肯定不是那个。"他说。

他们一同走出卢浮宫，一同在圣路易岛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早饭。

六

维克多·革丹斯基在马拉街的住宅是雅努什生平见过的布置得最漂亮的住宅之一。可是显得不自然，矫揉造作，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书桌上摆着大蜡烛。丹麦式的农民柜子两端是绿色的、上面画着韦丘乌科夫斯基①的威风凛凛的骠骑兵站在郁金香盛开的原野上。餐厅里摆的是一张狭长的槲木桌子，高高的、有点儿象哥特式的椅子，窗户上挂着黑窗帘，老是点着灯。在约好的那一天，雅努什在七点钟准时来吃饭，阿丽亚德娜迟到了。因此，雅努什有机会跟自己的新相识聊聊天。他们谈话的内容自然是阿丽亚德娜。

雅努什十分惊异地得知，阿丽亚德娜取得了波兰国籍（她的姓氏给了她很大的方便），甚至还在巴黎波侨中做一些"慈善"事业。雅努什想起来了，也许"热尔梅娜"上的那所初级小学真的就是由"他的"阿丽亚德娜主管的。革丹斯基一九一四年以后就不曾去过华沙，他问雅努什现在波兰的封号到底怎么样了。

"封号都取消了。"雅努什毫不迟疑地回答。

"恐怕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封号反而用得滥了？"革丹斯基问，"譬如说，您用封号吗？"

"从来不用。"雅努什又毫不迟疑地回答。

"譬如说，您家里的仆人是怎样称呼您的？"

雅努什涨红了脸。

"唔，说实在的，"他说，"这没有任何意义。"

---

① 莱昂·韦丘乌科夫斯基（1852—1936），波兰画家，版画家，肖像画家。

革丹斯基用一根长琥珀烟嘴抽着卷烟，假装没有看见雅努什的窘态。

“您瞧，”他说，“我多次劝阿丽亚德娜使用伯爵小姐的封号，这样在巴黎日子就好过得多了。作为塔尔洛小姐她也确实有这个权利。”

“有没有权利还值得怀疑，”雅努什笑着说，他已恢复了常态，“但没有谁不准她这样做。”

“波兰大使大概也不会反对！”主人开玩笑地说。

阿丽亚德娜来了，她穿一套黑色便装，宽沿帽上插着花，又显得非常年轻。脸上也看不出疲倦的痕迹。她显得很活跃，同雅努什热烈地握手。

阿丽亚德娜同维克多谈了一会儿，谈的是几个雅努什不认识的人。他对巴黎的这种习气已经习以为常，要是在他从前的那个圈子里，这种习气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既然是在这里，就得适应这里的环境，耐着性子去听别人议论那些自己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的长处和缺点，并且象井里的小狗那样感到烦闷。此刻他老是听到夏克和莱伊萨这样的名字，但不知是何许人物。阿丽亚德娜在详细描述她昨天去看望这些人的情景。

“您瞧，”她说，“夏克对我的计划一点儿意见都没有。相反，他说，他将尽力帮助我，他可以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熟人……还有……”

这时一个高个子红脸膛的仆人走进来报告饭菜已经摆好了。他们步入餐厅。

维克多和阿丽亚德娜坐到桌旁，好象这才看到雅努什，记起了他的存在。维克多说，他的厨娘是华沙来的，这样他就可以在

家里吃波兰菜。于是他们谈了一阵波兰菜，这是一个恰当的话题，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丽亚德娜在桌旁坐下的时候摘下了帽子，抿了抿头发，雅努什不无感伤地发现她的额角上方有几根银丝。在短外套里面的衬衣上别了一小束假花，跟帽子上的一模一样。她脱下手套时，他看见她那双十指如葱的雪白的手和大拇指下手套压挤过的痕迹。他不由想到，从前她的手没有这么好看。她笑着回忆在敖德萨家里吃的饭菜。而雅努什却回想起了阿丽亚德娜戴着假珍珠项链朗诵勃洛克诗的那个晚上。

“瓦利亚·涅沃林怎么样了？”他出人意料地问。

维克多惊恐地朝他瞟了一眼，阿丽亚德娜放下汤匙，平静地说：

“他在巴黎，在一家酒馆里做事。”

从同席人的表情看，雅努什明白，对于敖德萨的这位熟人他不会听到更多的情况了。阿丽亚德娜转过脸去跟维克多说话，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夏克答应给我，”阿丽亚德娜说，“一本圣托马斯自己作过注释的书。”她提到夏克这个名字时，音发得特别重。

但维克多没有接这个话茬。他提醒雅努什注意韦丘乌科夫斯基的骠骑兵。

“您知道，”他说，“韦丘乌科夫斯基的作品很少有这种题材。”

阿丽亚德娜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那一大幅彩粉画，雅努什发现她的目光中有一种厌倦的神情。他偶然想起，自己至今即使在信中也还没有把同沃洛佳见面的事告诉阿丽亚德娜。但此时此刻他又不能对她讲。他很难把面前这个剪短头发、巴黎装束、打扮得很标致的瘦小妇女同住在敖德萨车站大街五层楼上

的那个阿丽亚德娜联系起来。他也无法清晰地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从曼库夫卡到那个地方的当天晚上的情景。

“埃德加尔问你好。”他对阿丽亚德娜说，她疑惑地扬起眉毛，他又补充了一句：

“埃德加尔·希莱尔。”

他随之想到，一定是阿丽亚德娜在巴黎的熟人太多，以至分不清谁姓甚名谁了。他心里又感到一阵烦躁。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人。阿丽亚德娜终于想起来了。

“他如今在写什么？”她问。

“他写了一个独幕歌剧，是属于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那种性质的，讲的是关于大卫王的故事。”

“关于大卫王的故事？什么奇特的题材！”

“嗯，您知道，”雅努什对维克多说，“这同画茶壶和苹果一样，如果不是出自名家高手，就没有什么大意思。”

“所以我总是画人物肖像，”维克多急忙说，“即便画得不怎么好，但仍能留下人物性格的特征。”

雅努什根本不知道革丹斯基画画，现在他才理解革丹斯基为什么对波兰的艺术家有兴趣，才弄清了客厅里挂在极为精致的象牙十字架旁边的那幅画得很蹩脚的半裸体少年的来历。

“话是这么说，但阿齐奥（即母亲出身名门望族的那个画家）还画苹果和水壶，也很不错嘛。”阿丽亚德娜说，声音里带有挑战的意味。

雅努什没有听清她的话。他们俩的谈话内容对他来说很陌生，使他感到厌烦。但是听着她的声音，多少还能悟出一点昔日的阿丽亚德娜的味道。

海鸥在喊：你们是谁的？

我们回答：谁的都不是！①

雅努什突然念了出来。阿丽亚德娜用愠怒的目光瞥了他一眼，但在这眼神的深处却隐藏着某种不安。三个人好一阵子都没有说话。

“然而我觉得，亨利是这些年轻画家中最有才能的。”维克多说，他完全是为了填补谈话的空隙，沉默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因为他最能模仿印象派吗？”阿丽亚德娜问，“印象派一离开法国的环境就不能存在，就象鱼离开了水一样。把印象主义移植到波兰没有任何意义。”

这番话显然使维克多很气恼。他对年轻画家们的友谊，要求他不仅同意他们的理论，而且还要保护他们的理论。他开始认真地为他们辩解。这时，仆人端来了甜食。

“你瞧，”维克多对阿丽亚德娜说，“我的厨娘把这道甜食叫做‘波兰水果什锦’②，但我在波兰时从来没有吃过。”

“这是什么？”阿丽亚德娜疑惑不解地问端到她鼻子跟前的盘子里堆放着微微冒着热气的东西。她不愿首先去拿。

“拿吧，拿吧，快，不然要倒下了。”维克多说。

仆人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然而却流露出一点轻蔑的表情。他注视着阿丽亚德娜怎样把叉子和汤匙插进那一堆东西侧面的奶油里。象是受伤的小鹿在流血那样，从那堆东西的侧面流出了冰水、奶油和一块块五颜六色的水果。

① 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888—1966）的诗。原文是俄文。

② 原文是法文。

“真希奇呀！”阿丽亚德娜说，连忙盛了一满盘这种什锦甜食。这时，又有一个银罐子端到她手边，这是仆人另一只手上拿着的。

“这是什么？”阿丽亚德娜问。

“这是杏汁，”革丹斯基解释说，“据说这是必要的佐料。请……尝尝！”

维克多最后一个去盛，他只舀了一勺这种波兰甜食，在盘子里拨来拨去。他不爱吃甜东西。

“再说莱伊萨和夏克吧，”革丹斯基说，“我觉得他们搞错了，他们不象我这样了解你……您知道吗，”他对雅努什说，“阿丽亚德娜想进修道院。”

“我已有所闻，”雅努什说，“但不相信。”

他的声音里有一股冷冰冰的味道，阿丽亚德娜留神地望了他一眼。雅努什觉得，她到这时才发现，这就是九年前的雅努什。

“我认为，”维克多继续说，“遵守基督教规的生活同从事艺术工作还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下子就要进修道院去。同耶稣在一起的生活并不排斥世俗的工作，连马利丹①也常这样说。”

这时雅努什才明白过来，他们亲昵地称呼的名字夏克和莱伊萨就是指马利丹夫妇，他们可能是故意强调自己跟这样杰出的天主教活动家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他对此并不重视。

“譬如说，我，”维克多不住嘴地说，“每年夏天总要到鲁尔

---

① 马利丹（1882—1973），法国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德[①]去两三个月。那里病人很多，把病人抬到山洞里人力不够，我就去帮助照顾他们。我想，我在鲁尔德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完全可以抵偿我的世俗生活，也足以赎我的全部罪恶……”

“赎回全部罪恶？”阿丽亚德娜突然问，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微笑。

“你真坏。”革丹斯基尖声喊道，然后大笑起来。

这时仆人再次端上了已经冷却了的甜食，阿丽亚德娜又吕了一盘，雅努什也是如此。

“你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她对维克多说，一面吃甜食，津津有味地舐着嘴唇，“世俗生活同遵守基督教规的生活是不相容的，或是选择前者，或是选择后者。很久以来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

“在敖德萨就考虑过吗？”雅努什问。

“你想想看，甚至在敖德萨我就考虑过。虽然那时我想的是东正教的修道院，它可能比天主教的更富于诗意……”

“*暮鼓晨钟，诵经声悲悲切切……*”[②] 雅努什念开了戈罗杰茨基[③]的修道院诗。

“你怎么什么都记得？”阿丽亚德娜有点不满地说。

“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怎么什么都记得。”雅努什忽然严肃地说，但马上又添了一句，“那么你认为，修道院是富有诗意的吗？”

“贝尔蒙神父，”维克多说，“认为，诗和宗教是一体的。你知不知道……”

“贝尔蒙神父错了，”雅努什打断了他的话，“修道院里并没

---

① 法国南部的小城，在比利牛斯山下。

② 原文是俄文。

③ 戈罗杰茨基　谢尔盖伊(1884—1967)，俄罗斯诗人。

有诗意，至少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有诗意。我的叔父曾是，应该说，现在仍然是巴西利教派[①]的修士。”

“巴西利教派是另一回事。”维克多说。

“你知道什么！”阿丽亚德娜喊道。

他们从桌旁站了起来。仆人打开了通往客厅的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维克多的母亲老革丹斯卡夫人坐在象牙十字架下的杏黄色长沙发上，正在用一个精致灵巧的银器煮咖啡。

革丹斯卡夫人曾经是有名的美人，如今已是一个矮小、瘦削的老太太，眼睛里带着惊恐的神情，头发是染过的，举止酷似十四岁的少女。尽管如此，雅努什还是喜欢她，他对老太太，对自己朋友的母亲总是怀有好感。

革丹斯卡太太跟客人打过招呼之后对儿子说：

“亲爱的，那个桑德罗来过，”她指了指挂在十字架旁边的那个裸体少年的画像说，“他想见你，我告诉他你有客人。他过一会儿来，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对阿丽亚德娜说，“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他跟维克多就象两兄弟一样。维克多，对不对？”老太太的眼睛瞪得很大，象是一只吞食苍蝇的鸟。“桑德罗在画室里给他当帮手。”

维克多无言地望着窗户。

“您常住在巴黎吗？”雅努什问。

革丹斯卡夫人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喊道：

“啊，开了，开了！咖啡开了！”

“要把它转过来！”维克多喊。

雅努什无言地抓住银器的耳朵，把它转了过来，灭了银器下

---

① 希腊正教的一派，创始人是巴西利（约330—379）。

面的火。

“我历来缺乏决断，”革丹斯卡夫人说，叹了口气，“它一开我就害怕，必须有人来帮我。”

雅努什微微一笑。

“因此，您不能给自己煮咖啡。”

“对，一煮就要出漏子。”

她斟好了咖啡，大家坐在一张矮矮的小桌旁喝着。阿丽亚德娜脸色阴沉，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一句话也没有说。

“您问我是不是早就住在巴黎？”革丹斯卡夫人想起了雅努什的问题。“不是，我住在罗兹，每年到维克多这里来住五、六个月。在罗兹我还有个儿子，几个孙儿孙女，有一个家。我的大儿子开工厂……我们在华沙还有一幢房子……”

“你们住在华沙吗？”

“有时住这里，有时住那里，对孩子们的健康来说，住在华沙好些。维克多我是在华沙带大的，他经常生病。”

雅努什不大相信地望了望维克多肌肉发达而匀称的身材，望了望他那挺直而有力的后颈和他那亚述式的头。在略带红色的彩绘玻璃窗上映出了他头部雕塑般的侧影。

“罗兹儿童的流行病不断，”革丹斯卡夫人说，无可奈何地摊开一双小手，手上戴的钻石闪烁着光芒。“小孩在那里象苍蝇一样地死去……我不能让维克多生活在那个城市里……”

“这样你就把我同罗兹分开了，”维克多说，“我已经不能住在那里了。您知道吗？”他对雅努什说，“在罗兹，每三个月画上就要积一指厚的黑灰，而且擦都擦不掉。”

“那人们的肺怎么受得了！”雅努什说，突然咳嗽起来。

尤莉亚·革丹斯卡太太蓦然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您咳嗽，伯爵先生？我这就给您一种治咳嗽的特效药。两剂就可止咳。这是兰德斯贝格大夫的配方……他是个很棒的医生！伯爵先生，您认识他吗？他才是个高明的医生哩！”

革丹斯卡太太迅速拉开了文艺复兴式书桌的一个小抽屉，拿出装满各种药物的盒子，她一件一件地查看。

“您的心脏不大好吧？”她对雅努什说，“我这里有兰道大夫开的好药。他也是个好医生！不过他是专治另一种病的……”

“哎呀，妈妈，”维克多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不耐烦，“雅努什身体好得很……”

“对，我不过是咳了一声。”雅努什解释说。

但是没有用，他必须马上服下一包止咳药。革丹斯卡太太按铃叫来了仆人，她管他叫“我的瓦伦迪”，吩咐他端一杯水来。最后她把一小盒药粉塞进雅努什的口袋里。

“您会感谢我的，”她说，“以后您看吧。但您一定要吃啊……”

阿丽亚德娜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站起来，看了看表说，她有要紧事得跟兰温见面，他们要研究秋季时装。

维克多也站了起来。

“你知道吗，”他说，“你缺少爱的美德。”

阿丽亚德娜用一种惊奇、诧异的目光望着他。

“你呢？”她问。

“我从不感到烦闷。”维克多答道。

“因为你自我欣赏，”阿丽亚德娜说，然后转身对雅努什说：“我后天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同你谈谈。”

雅努什黯然一笑。

“随你便吧，”他轻声说“有必要吗？”

维克多有点惊讶地看着他们，他好象现在才发现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什么关系。但他马上克制住了自己，吻了吻阿丽亚德娜的手。

“再见，夫人。”① 阿丽亚德娜对尤莉亚太太说。

“再见，伯爵小姐。”② 革丹斯卡老太太说，过分亲切地握着她的手。

维克多把阿丽亚德娜送到前厅，然后回到十字架下。

“您听说过吗，伯爵先生？”革丹斯卡太太对雅努什说，“这个疯女人想上修道院。”

“妈妈，”维克多说，“你说什么？”

“嗯，所有的把戏我都理解，”革丹斯卡太太说，“可是要上修道院，嗨！”

“真的，”雅努什说，“您是否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维克多打了个呵欠。

“您别以为她的日子过得轻松，一切都那么不自然③……”

“您不认为去修道院也是‘不自然’吗？”

“哦，她简直是个疯子！”革丹斯卡耸耸肩，“我可不愿意我的维克多跟她结婚，虽说她似乎是个伯爵小姐。”

“她这种伯爵小姐，”雅努什说，“跟我这伯爵差不多。她的父亲过去是敖德萨的警察局长！”

“这更糟，”④ 革丹斯卡咕哝了一句，“她想在这里摆布一切⑤……”

“影响一切。”⑥ 维克多纠正她。

“那个涅沃林离开了她，”革丹斯卡太太挖苦道，“她就要上

---

①②③④⑤⑥ 原文都是法文。

修道院了。她别的不会，只有去修道院……伯爵小姐。”

“啊，是呀，”雅努什说，突然领悟到自己忽略了阿丽亚德娜的最紧要的问题，“涅沃林怎么样了？”

“他结了婚，”维克多说，“跟一个很年轻的俄国姑娘，如今在圣昂诺尔郊区的一个俄国茶馆的合唱团里演唱。”

“噢，是这样，”雅努什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呀，我多么愚蠢！”

雅努什起身向革丹斯基母子告别。尤莉亚太太还要请他陪她去参加一个募捐音乐会，他托辞没有时间而谢绝了。

“这太可惜了，”她说，“不过我们在帕德雷夫斯基的音乐会上会见面的，对不对？”

“对，我要去的。我姐姐从大使馆搞到了票。”

“我们两个月前就订好票了，”革丹斯卡太太说，“是维克多的朋友，那个桑德罗订的，他能干得很。”

雅努什走到外面，到处都洒满了温暖的、美好的阳光。

“上帝！”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多么蠢，对于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有自己的经历，而我仿佛一点儿也没有变！我想都不该去想她！”

但是整整这一天和第二天他都在想她，直到接到她的电话。

七

帕德雷夫斯基的音乐会在哈尼亚·沃尔斯卡买下的那个剧院的大厅里举行。这场音乐会的收入将用于慈善事业，因此大使夫人竭力争取这个剧场能够免费，然而她没有成功。这个美

国百万富翁——实际上是她的财产管理人，完全照一般的标准收费：租金很高。虽然票价很昂贵，但整个大厅座无虚席。共和国总统和夫人、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都要出席。音乐会定于下午三时开始。这是个晴朗的四月天，皇后林荫道的栗树，开着一串串烛台形状的光彩夺目的花朵，直挺挺地伫立着，剧院楼梯上同样笔挺地站着身穿闪闪发光的胸甲、头戴插有马鬃的头盔的威风凛凛的国民近卫军。总统准时到了，大使和大使夫人在楼下前厅迎接他，然后领他上楼。大使陪着总统夫人，总统按照旧式礼节挽着用蓬松的黑翎毛装饰衣服的大使夫人的手。大使夫人转身对后面总统的卫士说：

“请告诉王后陛下稍等片刻，我们马上就下来。”①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斯彼哈瓦看见大使夫妇陪总统夫妇进了特等包厢，顿时为女王感到不安。他当大使馆参赞的经验告诉他，这里可能出漏子。象任何一个真正的外交官那样，他最怕出这种漏子。他三脚两步奔向了正面楼梯，楼梯陡得象希腊神庙的阶梯一样。

卡齐米日的不安完全是有道理的。一个身材矮小、柔弱纤细然而仪态威严的女子踏着正面楼梯的高梯级走了上来。在下边门厅熙熙攘攘的人群的衬托下，她显得有些孤单。宽敞的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除王后以外，别人一概都不准上来。站在楼梯两边的近卫军认出了王后，自动想起了应该怎样做（卫队长跑去照顾自己的上司去了），不等有人下命令就参差不齐地举起佩剑，立正，碰撞马刺和皮靴后跟向王后致敬。斯彼哈瓦走上前去，深深鞠了一躬。王后向他伸出了手。斯彼哈瓦讲了几句道

① 原文是法文。

歉的话，说大使夫妇陪总统到包厢去了。但是，这话恐怕不讲更好。王后对他那套辞令置若罔闻，仪态万方地登楼而去，她回头对卡齐米日说道：

"您可知道，帕德雷夫斯基的每一场音乐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象自己要上台那样心情紧张。将要领略的音乐美感使我十分激动。特别是他演奏萧邦作品的时候。"

"是的，陛下，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斯彼哈瓦说，他跟在王后身后上楼梯，与之相隔一步。

"倘若爸爸看到这个场面该多好啊。"他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波兰驻布鲁塞尔公使等候在楼梯上面。斯彼哈瓦把照顾王后的任务托付给了他。公使瞟了斯彼哈瓦一眼，好象对王后照顾不周要归咎斯彼哈瓦，至少是没有看到正是他斯彼哈瓦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局面。

斯彼哈瓦匆匆回到自己的座位，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在软椅上刚一坐下，便看到埃德加尔·希莱尔就坐在自己前面几排。埃德加尔虽没有跟任何人交谈，但他的头微向左偏，坐的姿势文雅而优美，这使斯彼哈瓦不由想起了敖德萨以及他们在海滩上的那次谈话。从那时以后，他内心深处对作曲家就怀有一种反感。此刻他发现自己也是怀着不自觉的厌恶在看着希莱尔的背影。

那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其间又经历了多少纷繁的事务，然而斯彼哈瓦仍然感到自己那时表现得很蠢，在同埃德加尔谈话时就象一个从乡下来的年轻人，完全不会处理跟罗伊斯卡太太谈话之后所爆发的冲突。丢人现眼，就那么回事。他总感到这根刺一直刺在心头。约齐奥已经去世了，他自己也不再是一个从

乡下来的年轻人，刚才他还在一个友好国家的王后面前挽救了大使馆的面子。但是，由于自己的笨拙而对希莱尔产生的恨意依然存在。曾几何时，他指责埃德加尔是世界主义者，而现在他几乎成了个民族的作曲家……

剧院里从上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象是来了一阵骤雨。观众都站起来了，帕德雷夫斯基登上了由于照明不足而显得昏暗的舞台。他看上去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穿一件老式的常礼服，显得身材更矮小了。剪裁得有点滑稽的衬衫领口上，扎着一个很大的白领结，把喉结露在外面。稀疏的灰白头发中偶尔有一两绺又红又硬的头发，有点刺眼。他昔日那张雄狮般的面孔如今变成了一张温驯的狗脸。厚重的眼睑斜斜地垂挂在眼睛上，使他的脸部带有东方人的特点。

帕德雷夫斯基坐下了，大家也都坐下。他先弹了几个和声使听众安静下来。他向大厅内扫了一眼，显然，他看到了坐在包厢里的总统、总统夫人、比利时王后，以及大使夫人的黑翎毛。斯彼哈瓦也朝包厢那边看了一眼，他发现波兰驻布鲁塞尔公使站在这些尊贵客人后面，东张西望。

“真要命！”他想，“他们忘了给他安排座位了！”

在官方包厢的一边，坐着哈尼亚·沃尔斯卡和她的女秘书兼伴奏，她旁边是一个穿浅色服装的美国人，一个年轻小伙子，象是个作家或诗人。沃尔斯卡戴一顶白色的大宽沿帽，虽然是下午，胸前还佩戴着很多绿宝石。在对面同沃尔斯卡对称的地方，坐着比林斯卡和多莉·拉齐维沃娃及其兄弟。斯彼哈瓦一眼就注意到黝黑的多莉跟白皙、安详、有着非波兰美的玛莉亚是多么不同。在帕德雷夫斯基正式弹奏前的一瞬间，卡齐米日心中感到一阵巨大的爱同时又是莫大的屈辱的刺痛。

“你那位夫人，”老斯彼哈瓦在给儿子的信中总是这样称她。

帕德雷夫斯基首先弹了升C调夜曲。埃德加尔竭力想对大师的音乐采取最尊重的态度，他竭力对这位年长的同行怀着敬意，但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想法：这个伟大钢琴家的演奏方法他实在难以接受。他无意中发现，演奏者的右手在一霎间放到了左边的琴键上，表现方式也是根据对萧邦音乐的旧浪漫主义的理解，钢琴家没有发掘出萧邦音乐中蕴藏着的力量和朝气，而且在某些细节上擅自作了改变。

埃德加尔对于萧邦音乐的态度很特别。他在童年时代听了很多萧邦的曲子，最后都听得腻烦了。他完全是吸取别的源泉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如果说他也继承了波兰音乐传统的话，那他更多的是接受了莫纽什科①新鲜而轻快的曲调。但是，只要一听见伟大的弗里德里克②的几个乐段，他不是作为一个行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马上便产生由衷的钦佩，便贪婪地谛听起来。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帕德雷夫斯基的演奏使他生气。他愿意听到萧邦音乐的原貌。

当帕德雷夫斯基演奏练习曲时，希莱尔不得不惊叹老钢琴家娴熟的技巧。然后是降B小调奏鸣曲。希莱尔觉得，帕德雷夫斯基把这部伟大的交响诗平凡化了，对它作了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解释。此外，钢琴家在结束慢板后还加上了萧邦作品中没有的调子，这也使他气恼。

然而音乐使希莱尔浮想联翩，逐渐地，他离开了音乐厅，离开了演奏的作品而沉浸在联想之中。当然，这也是一种听音乐

---

① 莫纽什科·斯坦尼斯瓦夫(1819—1872)，波兰作曲家。

② 萧邦的名字。

的方式，因为如果没有音乐，埃德加尔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浮想，至少它们的格调色彩会大不相同。

此刻他正在思索自己为什么这样孤独。为什么自己的音乐这么不被看重？难道他的音乐真的没有价值？驼背雷肖、老梅申斯基先生非常看重他的作品。雷肖对他的音乐简直是顶礼膜拜。他在去世前的几个星期，听了阿尔图尔·马尔斯基弹奏埃德加尔的奏鸣曲时，哭了。但是，他哭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病，感到将不久于人世，这时即使是听了最糟的音乐，他也会哭的。海伦娜以她那带有挖苦意味的低沉的嗓音说，“他想死，因为他以为死后可以成为天使，不会再有驼背了！……”但是，“他”是不愿死的，所以哭了。

“音乐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他想，“雷肖在沃维奇教堂即兴弹奏时我很受感动，而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在国王和总统面前演奏时我却觉得厌烦。”

“那老琴师哭得多么伤心，”埃德加尔继续想道，“象通常一样，我不得不呆在他身边给他送终。他是不是有先天性结核病？”但是，他马上驱走了这个想法：他非常不喜欢去考虑各种病，尤其是结核病。

革丹斯卡老太太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很明显，她是在朝他这边看。虽说他跟她在华沙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她却意味深长地对他眨眨眼睛，又朝台上噘噘嘴巴。埃德加尔甚至觉得她轻轻咂了一下嘴，至少她的嘴唇是作了个吃甜食——无花果或枣子的那种动作。从这一刹那起，他就再也没有认真听音乐会了。

雅努什也不能集中精神听音乐。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女士同他坐在一起，使他感到有点儿手足无措。他觉得，到这

里来的人都不是为了听音乐，恐怕只有比利时女王是例外，她从乐曲一开始便沉醉在音乐之中，大使夫人时不时找她搭讪，她却象赶苍蝇一样把她的话驱赶开去。大家到这里来，各自抱有不同的、跟音乐几乎毫不相干的目的。雅努什自己也只是为了能远远地看见阿丽亚德娜。他在这群表情拘谨的观众中久久没有发现她。大约一刻钟之后，他才看见她同让·西梭以及另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坐在不远的一个包厢里。他尽力不去看她，然而他的眼睛还是不时往她那边瞟。她表面上专心致志地坐在那里，但雅努什看得出来，她是在想旁的事情。这是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她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空间，眼里浮现出一种一贯使他感到痛心的神不守舍的雾。

斯彼哈瓦心里翻腾的完全是另一种感情。作为大使馆的官员，由于遇到种种麻烦事而精神恍惚，现在他又在担心别出什么意料不到的纰漏，他的一双眼睛一会儿看看官方的包厢，一会儿看看玛莉亚，她不愿在公开场合同他一起露面。当帕德雷夫斯基弹出了第一批和声，他觉得，他灵魂中的一切痛苦都被抛却了，一切渣滓都沉到了最底层。他忽然觉得自己和萧邦的音乐，连同玛莉亚一起在纯净透明的空气中飘浮。随着音乐旋律的升起，随着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沉浸在音乐之中，他觉察出自己一生中充满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他想了一阵子玛莉亚，仿佛她已经把自己抛弃，仿佛他们的爱情已经成了回忆。他们的爱情确实已经成了回忆，剩下的只不过是那种生活的习惯和困窘的局面而已。可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奥拉。

帕德雷夫斯基演奏完节目时，斯彼哈瓦惋惜地想起，他不能等听众要求再来一次，必须先出去。音乐会结束之后要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他得处处留神，让一切有条不紊。大家都知道，

帕德雷夫斯基在听众要求再来一次时总是拖延很久，然后才坐下来，一口气再弹七、八段，等于进行第二次演出。听众屏息了片刻之后，爆发出一阵喊叫声和掌声，这时，斯彼哈瓦已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他走到大厅的门口时，遇到了埃德加尔，他也是想早一点溜走。他们俩都把时间计算错了。帕德雷夫斯基又坐到钢琴旁边。他们不得不站在门口。

斯彼哈瓦惊奇地发现，此刻自己对埃德加尔没有半点不满情绪。他自己身上一切都变了(这莫非是音乐的影响?)，在这位昔日的老相识面前也不再感到自卑。此时此刻想起敖德萨海滨的谈话甚至感到高兴。大厅里响起了降B小调谐谑曲。

“您要走吗?”斯彼哈瓦和善地问。

埃德加尔只是会意地点点头。

这时门开了，有人要进来，检票员连忙低声阻止他，斯彼哈瓦和埃德加尔乘这个机会溜到前厅。

“您不喜欢帕德雷夫斯基吗?”斯彼哈瓦问，声音里含有关心的意味。

“钢琴曲我都不喜欢，”希莱尔不正面作答，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我耳朵里听着钢琴，却不由想到了洋琴。”他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仿佛是请求原谅自己的粗俗。

对作曲家的一股怜悯之情涌上了斯彼哈瓦的心头，他满怀同情地跟埃德加尔握手告别。

“过一会儿我们还要见面的。”他亲切地对作曲家说。

在剧院前斯彼哈瓦的汽车旁边站着个年轻人，他在跟司机谈话。两人谈得很投机。那个年轻人对卡齐米日鞠了一躬。

“参赞先生，”司机说，“这是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他找您。”

“什么事?”斯彼哈瓦不耐烦地对那个年轻人说,他撇开了对音乐会的感想和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他没有情绪解决任何“问题”。

“先生,”维耶维乌尔斯基走近斯彼哈瓦说,“安娜公爵夫人去世了,父亲来了电报,要我告诉您。”

“是吗?”斯彼哈瓦吃了一惊,在汽车门口站住了。

“是的,她死在意大利……他们没有通知少公爵夫人,是故意的,还是怎么?”

斯彼哈瓦更为惊异。

“你父亲写了什么?”

“没写什么,只是一个电报,在这里,”维耶维乌尔斯基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公爵夫人在巴勒莫逝世,即告斯彼哈瓦先生,父。’就这些。”

斯彼哈瓦正忙着别的事,一下子没有估量到这件事的份量。

“走吧,马上要下雨了。”他说。

司机表示怀疑。

“为什么?”

“您怎能不知道,就要下雨了!您看看天上吧。您从来没有到过乡下吗?马上要下雨了,错不了。”

斯彼哈瓦转身对维耶维乌尔斯基说:

“好,好,谢谢您通知我,请向您父亲转达我的谢意。”他漫不经心地向雅内克伸出手去,同时对司机说,“我们去大使馆,雅内克说的这件事,千万别对比林斯卡夫人讲。”

八

但是在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大家都知道了公爵夫人的死讯。《费加罗报》下午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因为安娜公爵夫人同波旁王族有亲戚关系，法国社交界对这一消息普遍感到兴趣。大使夫人亲自将此事告诉了比林斯卡，同时请求她别离开招待会，帮助她陪女王。

玛莉亚是在空荡荡的大客厅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大使夫人跑到门边，因为身穿浅色服装的女王陛下的身影在那儿闪了一下，然后她把这位尊贵的客人领到屋角的一张大沙发上，她认为这地方应是主宾的位置，就象在波兹南农村她家的做法那样。接着，她又不大有把握地赶忙把一个刚到巴黎的大个子波兰作家介绍给女王。比林斯卡站在大厅中央，用目光寻找斯彼哈瓦。他站在通门厅的另一道门旁，正在同一个白发碧眼、表情严肃的老人谈话。此人是保罗·瓦莱里①。比林斯卡想马上找卡齐米日谈谈，但是他扬起眉毛向她示意，眼下他不能抛开这个大诗人。他们之间的谈话似乎一下子结束不了。特别是在场的人很少，斯彼哈瓦没法把客人转给别人。比林斯卡缓缓转过身来，同埃文思太太正好打了个照面。

哈尼亚向她伸出手，问她弟弟在哪里。

“我不清楚他到哪里去了，”她答道，“从音乐会出来的时候跟他走散了。”

“您喜欢帕德雷夫斯基吗？”

---

① 保罗·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

“哦，自然很喜欢。”比林斯卡漠然地说，她望着哈尼亚的绿宝石，心里想道：“我以前的比这漂亮多了。”

埃德加尔走了过来。玛莉亚利用这个机会甩开了埃文思太太。埃德加尔望着比林斯卡的眼睛。

“我们得谈谈帕德雷夫斯基吗？”他慢吞吞地问。

“我对这烦透了，”比林斯卡叹了口气，“您知道，此刻我根本不想谈音乐。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希莱尔问。

“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可能引出好的结果。”

“对于您是好消息，对于我不一定是好消息。”

玛莉亚笑了，她很少笑。

“很遗憾，”她说，“可我从来没有好消息告诉您。”

“我常常想起敖德萨。”埃德加尔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也一样，”比林斯卡又叹了一口气，“虽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斯彼哈瓦终于走过来了。虽然他俩是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玛莉亚仍然把自己的手放在卡齐米日的手掌上。

“你知道，妈妈去世了，”她用很尖细的低声说，“他们没有通知我，这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个消息埃德加尔后退了几步，斯彼哈瓦倒很镇静。

“你回到旅馆就会收到电报的。”他说，但说话的语气却显示出他没有把握。斯坦尼斯瓦夫给儿子发的电报不是偶然的。可他根本没有告诉玛莉亚，他是从别的来源而不是从这份吃香的报纸的讣告栏里得知这条消息的。

大使夫人急急忙忙跑过来，拉住了比林斯卡。

“我的玛莉霞，看在上帝份上，到女王那里去吧。谁也不愿

同她交谈五分钟以上。”

比林斯卡走到屋角的大沙发那里，一个脸色苍白、满面含笑的小个子女人坐在沙发上。斯彼哈瓦跟在玛莉亚后边走了过去。女王向玛莉亚询问她婆母逝世的事，斯彼哈瓦无言地望着女王。玛莉亚的回答好象有些勉强，女王惊奇地看了看她。玛莉亚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很不得体，不由得惊慌失措。伊丽莎白女王苍白、瘦削的面孔使斯彼哈瓦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不过他母亲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这一天里，他已经是第二次想起自己的家庭，母亲、有怪癖的父亲、许久未曾见面的妹妹，以及用比林斯卡的绿宝石给父母购置的“田庄”。当他回到现实里来时，女王正在谈论音乐会。斯彼哈瓦被自己的精神状态吓了一跳，要知道，这是有可能引起令人不快的误会的。

帕德雷夫斯基这时才走进客厅。女王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上前去迎接他。他们在门边站住不走了，帕德雷夫斯基吻了她的手，女王十分热情地对他说了几句话。斯彼哈瓦趁这个乱劲儿从侧门把玛莉亚带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客厅里。比林斯卡马上扔掉了那副漠然的假面，斯彼哈瓦发现她确实很兴奋。

“你想想，妈妈去世了，”她说，“我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①

斯彼哈瓦不愿去想这句话的含义，他迟疑地微笑着，拉着玛莉亚的手以示安慰。

“应该通知泰克拉和阿罗，”她又说，“阿罗很喜欢祖母。”

“华沙已经知道了。”斯彼哈瓦低声劝慰说。

“你怎么知道？”比林斯卡问。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知道。”斯彼哈瓦简短地回答。

玛莉亚突然把一双雪白的手按在卡齐米日的肩头上。她个子很高，身材几乎同斯彼哈瓦一般，她用明亮的、甚至有些冷峻的目光望着他，说道：

“我嫁给你，我嫁给你！”①

这句充满了激情的话永远留在了卡齐米日的耳中。从听到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说老太婆死了的那一刻起，他一直在等着这句话。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斯坦尼斯瓦夫才给自己的儿子发了电报？这里一定有他的目的。

他们回到了客厅。现在客人多起来了。女王让帕德雷夫斯基也坐在她那角落里，热情地跟他交谈。钢琴家的身影全被大使夫人的黑翎毛遮住了。聚集在客厅中央的一群人忽然向两边分开，山民乐队和山民舞蹈演员来了，他们是到巴黎来参加装饰美术展览会的。男山民的白裤子和女山民的五彩缤纷的头巾在金碧辉煌的客厅的衬托下，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山民们踏着闪光的镶木地板就象踏在克鲁普夫基的山地一样，神态自若，充满了自信，同时对周围的人有些蔑视。走在最前面的领队女山民，穿着金光闪闪的老式裙子，多褶而硬挺，象是钟式裙。一个穿便服的小伙子跟随在她身边。山民们不加考虑就站到了客厅中央，奏起了《勇士的乐曲》。一个波兰贵族模样的人，脸色红润，穿白色护腿套，朝乐队喊了声什么，接着便跟领队的女山民聊了起来。此时，埃文思太太也从另一边走上前来找她攀谈。山民周围的人越聚越多，谈话声盖过了山民小提琴微弱的声音。

在小客厅里，保罗·瓦莱里拉住了雅努什，求他帮个忙。这位老诗人腋下夹着他女儿的一本皮面签名册，想请帕德雷夫斯

① 原文是法文。

基在上面签名。雅努什答应帮忙，去找了帕德雷夫斯基，但这位大师拒绝了，因为他在音乐会后从不马上提笔。

雅努什满脸不高兴地离开了钢琴家，也挤到了山民们中间。那个同山民一起进来，并跟山民混在一起的年轻人追上了他。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得挺英俊，人也热情，只是有点过分自信，他象个老朋友那样扑向雅努什。

"我永远不能原谅你们这件事，"他同雅努什握手后马上说，"怎么能把我们就那样抛开呢？"

雅努什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不起，"他说，"我是在哪里有幸结识您？"

"噢，您忘了吗？在海眼。我和我的朋友彼得鲁希在一起。你们把我们抛在客栈里，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哦，您是鲁齐奥，"雅努什想起来了，"真有意思……"

"您知道，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过扎科潘内。我在那里定居下来了……我们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彼得鲁希去年中学刚刚毕业，就在扎科潘内故图尔尼亚峰摔死了。这次我是同山民一起来的。他们演奏得不错吧？"他加问了一句。

"很好，很好，"雅努什完全是应付地说，"我们等一会儿再见吧。您在巴黎还要呆很久吗？"他问道，不等对方回答他就转身到小客厅去了。

"我的上帝，"他自嘲地想道，"我已学会巴黎这一套了……这小伙子是想告诉我点什么的……"

他在小客厅里见到了埃德加尔。埃德加尔独自呆在一边，没有参加别人热烈的交谈，他坐在客厅与餐厅之间的通道上抽烟，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雅努什告诉他保罗·瓦莱里刚才的那件事，"这个老小丑！"他最后说。

“你错了，”埃德加尔说，“艺术家应该知道自重。”

“你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雅努什说着把自己的椅子挪近埃德加尔的沙发，“你喜欢山民的音乐吗？”

“此刻我什么也不喜欢。我回忆起我听过的一次真正的音乐，你知道是在哪里吗？在沃维奇。那是当地的管风琴师的驼背孙子在教堂里的即兴演奏，和他唱的晚祷圣歌。那才是真正的音乐，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过音乐了……当然，我也接触过好‘东西’，好演奏家，但只有那一次才听到真正的音乐。巴赫[1]肯定是有这样的水平……”

“那小家伙后来怎样了？”

“那个小驼背吗？他会怎么样？死了。驼背雷肖死了，象约齐奥以及海伦娜·罗伊斯卡那样，死了，海伦娜跟我同年……”

“也象弗瓦齐奥·索班斯基一样。”雅努什不知何故想起了那个小士兵。

一群盛装的妇女，和胡子刮得很干净的男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仆人打开了通向餐厅的门，从那里传来了餐具的撞击声和开酒瓶的声音。哈尼亚·埃文思从他们旁边经过，衣裙窸窣，环珮叮当，她刚把鲁齐奥从山民那里拉出来，正领他到摆着小吃的地方去。

“这种宴会真是没意思透了。”雅努什说。

“不，为什么？”埃德加尔和颜悦色地问，“我很喜欢这类闹剧。我正是在这种时候最能痛切地感到一个搞创作的人的孤独。我想，一个临产的妇女大概也是这样形单影只，孤立无援，一切都得靠自己。”

---

①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

"一个垂死的人也是这样。"雅努什补充说。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谁也不能分担我的痛苦，"埃德加尔继续说自己的，"因此我感到可怕的孤单。此刻我正在想一件事……我觉得，如果我能回到以前的年代，回到敖德萨……回到爱尔茹尼亚身边，我可能会感到轻松一些。你知道，我常常想起约齐奥……这个环境太可怖了。你不认为，巴黎是个可怕的城市吗？"

雅努什含意暧昧地微微一笑，抓住埃德加尔的一只手。大使夫人从他们身旁走过，说：

"你们为什么不去吃点东西？"

埃德加尔凝视着她，仿佛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我们就去，"他说，"谢谢。"接着他又对雅努什说，"我知道，你一点儿也帮不了我的忙。在人群中我是孤身一个，就象弗里德里希二世① 的母亲那样当众分娩。你根本不能想象，我的感觉多么糟糕。钢琴真是可怕的东西。雷肖的钢琴也弹不好。他弹了杜赛克的一首简单的奏鸣曲，我听后都不知说什么好。钢琴就象原始的洋琴一样，使人心烦。而音乐并不是基于使人'心烦'的，你记得吗，这是密茨凯维支② 对萧邦说的。"

"你从来不写钢琴曲吗？"雅努什问。"奏鸣曲呢？"

"当然，我写。但是现在有一首歌使我冲动，我非常想把它写下来。这是一首表现人在创作中孤立无援的歌。只是我没有歌词……"

---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时曾伙同俄国和奥地利瓜分波兰。

② 亚当·密茨凯维支（1798—1855），波兰诗人，革命家。

又有一大群人从他们身旁经过，艰难地挤过这狭窄的通道。埃德加尔和雅努什都没有觉察到自己挡住了别人的去路。埃德加尔身子歪向一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是在透过拥挤的人群凝思默想着自己的歌曲。过了一会儿，他对雅努什说：

“你知道，我已写完了一首四重奏。是D小调。”

雅努什听到这个消息一言不发。

远处，似乎有个“沙龙”乐队在演奏。鲁齐奥又来到雅努什身旁。

“听了山民音乐之后，”他喊道，“怎么能再听这种美国的脏东西！您不知道，我那些扎科潘内人在哪里吗？”

没人理睬的山民孤零零地站在客厅中央。谁对他们都没有兴趣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就象一群受惊的小鸟。雅努什和斯彼哈瓦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处在被人遗忘，怅然若失的窘境里。斯彼哈瓦由侧门把他们带到摆小吃的餐室，并吩咐给他们倒酒。

一个年轻英俊的山民对斯彼哈瓦说：

“您还记着我们，愿上帝保佑您。”

斯彼哈瓦突然一转身面对着他，似乎想问他些什么，或是想跟他作一番兄弟式的长谈，但这时比林斯卡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

“听我说，”她说，“我必须到巴勒莫去一趟。”

“去干什么？”他问，一边还在看着那些离去的山民。

“我一定得去。我担心遗嘱会有什么问题，我得为阿罗着想。”

“我同你一起去。这种事你不懂。”

“卡齐，上帝呀！你以什么身份去呢？”

斯彼哈瓦不耐烦地瞥了她一眼。

“随便什么身份都行。即使是作为你的未婚夫也可以。反正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当然，这个时候对我不合适。华沙传来了种种怪消息。谁知斯克任斯基[1]能不能保得住，但是我不能放你一个人走……”

“你想想，我的大姑子卡塞蒂伯爵夫人会怎么看呢?”玛莉亚突然用法语说。

“她注意的是怎样同波特洛斯一起攫取你婆婆留下的遗产。你不要神经过敏，亲爱的。”

“你的态度，”比林斯卡低声说，“似乎你已经是我的丈夫了。”

斯彼哈瓦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玛莉亚。

“我们走吧，”他终于开口说，“我去打听一下该怎么走。”

“走吧，卡齐，”比林斯卡温顺地说，“你送我回旅馆吧。”

他们匆匆走下楼梯。斯彼哈瓦拿了礼帽，走到大使馆门口。外面天已经黑了，东京路上浓密的栗树挡住了光线，因此显得更暗。在灰暗的林荫路之间流过的塞纳河泛着傍晚的银光。虽没有下雨，但天上乌云密布。

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在人行道上奔跑。突然，她在比林斯卡跟前摔了一跤。她放声大哭，躺在地上起不来。斯彼哈瓦弯下身子扶起了她，替她掸掸身上的尘土。他一个劲儿地哄她，但孩子不知是摔伤了还是吓坏了，仍然不停地哭着。斯彼哈瓦摸

---

[1] 斯克任斯基(1882—1931)，波兰外交家、政治家，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任波兰外交部长，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任波兰总理兼外交部长。

摸她娇小的身体，知道这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体质是多么弱，她的肌肉由于哭泣而抽搐着。卡齐米日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把小女孩抱了起来，搂在怀里，心上感觉到小孩的心脏象小鸟在笼里挣扎那样跳动。忽然，他喉咙里一阵发紧，心头笼罩着难以名状的怜悯之情。他竭力温柔地对小女孩说：

“别哭了，哦，哦，别哭了！”①

这时，他抬头一望，只见比林斯卡木然地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满脸不高兴的神色。她的两眼望着塞纳河，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她那对明亮的眼睛投向了自己，此刻那目光显得比平时更冷峭，更陌生。

九

帕德雷夫斯基音乐会后的第二天，阿丽亚德娜如约给雅努什打了电话。雅努什在当天和第二天都不能跟她见面，因为他姐姐要到巴勒莫去，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忙乱搅得人晕头转向。斯彼哈瓦陪玛莉亚一同前往。他们乘飞机到那不勒斯，然后从那里坐船去巴勒莫。他们走后雅努什才同塔尔洛小姐约会。一天下午，他们在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旁边的装饰美术展览会上见面了。那天天气极好，只是人太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大桥两头，就象老桥两翼那样，小商店鳞次栉比，人们摩肩接踵。天气闷热，小贩们单调地叫卖，“请买真正的‘爱斯基摩人’冰糕！”②空气很闷，但阿丽亚德娜兴致极高，说话很主动。他们表面上完全是漫无目的地在这个集市上来回转悠。阿丽亚德娜象着了迷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似的绕着一幢房子转，这幢房子的楼下摆着穿连衫裙的模特儿，楼上写着卖俄国茶的英国茶馆的字样。他们谈论的无非是展览会上哪个馆最漂亮，哪里的冰淇淋最好吃，哪里的民间工艺品最鲜艳。雅努什对阿丽亚德娜谈起山民，因为她从来没有到过波兰，并对她讲起了山民在大使馆的表现。他们信步走进了此刻阒无一人的瑞典馆。这里展出的是一些古铜色的、烟灰色的玻璃和水晶制品，看上去就象睡美人那样漂亮。最后阿丽亚德娜决心走进时装商店，并把雅努什拉上了楼。茶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很少，后来雅努什才知道，这是因为这里收费高得惊人。他们向女招待要了一杯中国茶。阿丽亚德娜看了看表，已经四点多了，雅努什有点奇怪，她怎么刚刚见面就急着看时间。阿丽亚德娜猜到了他的心思。

"我看表，"她说，"因为五点钟将有合唱表演。"

"哦，"雅努什应了一声，然后是一阵沉默。

这时雅努什想起，他至今还没有把自己跟沃洛佳见面的事告诉阿丽亚德娜。这个地点不很适当，气氛也不合适，但他知道，尽管这是他俩第一次单独相处，但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因此，他还是提起了那件事。

他一提到沃洛佳的名字，阿丽亚德娜就浑身一震。然后一直凝视着前方，仿佛在那里看到了弟弟的面庞。雅努什同塔尔洛见面已过去六年了，许多细节在脑中已经淡漠，但为了使阿丽亚德娜有更深的印象，把他自己此刻所想到的都当作沃洛佳的话讲了。而且他自己几乎相信这真是阿丽亚德娜的弟弟在漆黑的谷仓里对他讲的。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当时他没有看见沃洛佳的模样儿。他们抽烟的时候，他只看见了他的眼睛，那对非常象阿丽亚德娜的、明亮的、黑色的大眼睛。此刻他注视

着自己昔日的女友，只见她阴郁地坐着，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眼睛却瞟着饭店的一角。这时一个俄国合唱队登上了小舞台。

他们人不多，总共才六、七个，还有两位妇女。雅努什发现，阿丽亚德娜在冷冷地注视着一个年轻女子，她身材小巧、浅色头发、鼻子有点翘，面色娇艳而美丽，但很平庸。受阿丽亚德娜的影响，雅努什对这群人也感到兴趣，他发现在那些穿肥大的裤子、宽大的衬衫，腰间束根绳子的男人中，有一个人很象瓦莱里安·涅沃林。

那就是他，但变多了。如果说，时间虽然剥夺了阿丽亚德娜的俊美，却把她变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妇女；虽然磨灭了她的鲜艳和山区羚羊般的粗犷的美，却给她增添了一种外表的轩昂和内心的光彩的话，那么它对涅沃林则完全是无情的。可以假定，时间要把昔日那个仪表堂堂的前俄国军官损害成这个样子，肯定是靠大量的酒精作为摧残的工具。涅沃林现在象是一个澡堂子的老年侍者，精神颓唐，萎靡不振。他那肥胖得象一团发面的身躯上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脸上两道深刻的皱纹在鼻翼下面划过。当涅沃林张嘴要唱歌的那一刻，雅努什厌恶地移开了目光。他跟整个合唱队都在高声叫喊，反复唱着一个调子。这是支婚礼歌曲，有点象斯特拉温斯基的《婚礼》，但很庸俗。再说在这个小小的茶馆里演唱也完全不是地方。

阿丽亚德娜从梅申斯基面前扭过脸去，愤怒地紧闭着嘴唇。

“人们把我们当猴耍了。”她说。

“你是波兰人啊。”雅努什带着讥讽的微笑回答说。

他再一次讲起同沃洛佳谈话的情况。他说，沃洛佳向她问好，还讲过她随时可以回到他那里去。现在他可以肯定，沃洛佳

是这么说的。他平静地、聚精会神地讲着，眼睛没有看阿丽亚德娜，但声音很大，为的是使她在吵闹的合唱声中能够听清。

阿丽亚德娜突然用手在桌上一拍。

“别讲了，”她的嗓门没有提高，“别讲了，不要给我讲这些了。难道你不明白，过去的事是不能挽回的吗？”

这时合唱停了。那个小巧玲珑的金发女郎在独唱一支什么歌。一支农村新娘子唱的歌，歌声忧郁，充满了哀伤和不安。那女郎的嗓子很好，音不高，但圆润而富有感情，极为柔和动听。阿丽亚德娜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

“你懂吗？”她忽然悄声说，“生活中最糟糕的是，过去是不能挽回的。”

雅努什其实到巴黎的第一天就懂得了这一点。

“这是季娜，瓦莱里安的妻子。”阿丽亚德娜补了一句。“我们走吧，马上走。”

他们付完茶钱之前，季娜已经唱完了。合唱又叫喊起来，声音很大，但不整齐。他们走出茶馆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两边玫瑰色的晚霞和第一批点亮的电灯的绿光交映在一起。他俩默默无言地在拥挤的人群中沿着塞纳河慢慢地走着，这里还是展览会的范围。然后他们走出大门，到了协和广场。他们穿过广场后到河岸林荫树下漫步，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令人惊奇的是，河岸一带如此空旷，似乎巴黎全部活着的人都到展览会去了。这是一个凉爽的傍晚，蓝色的暮霭弥漫在桥上，各种东西的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转过身子，看见埃菲尔铁塔上用电灯组成的“雪铁龙”的广告。他俩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

雅努什沉默了片刻，似乎是为了积聚力量，而后他抓住阿丽亚德娜的手，在这一触之中他终于回想起了过去的时光。他昔

日的情人手上的皮肤还同过去一样，天鹅绒般地柔软和冰凉。他接触时仿佛还感觉到了皮肤的颜色——象牙色。雅努什记得姐姐有过一条连衣裙，前面部分都是用象牙色的天鹅绒做的。这是对童年，同时也是对昔日的爱情的回忆。

"听我说，"雅努什说，"一个人不能逃避自己本身。逃避生活并不意味着逃避得了自己。你不要去修道院，别发傻了……"

阿丽亚德娜转过身来，把脸埋在雅努什的肩上，伤心地抽泣了几声。雅努什抚摸着她的头，但她马上就平静下来了。远处协和广场上的小汽车宛如五月金龟子在繁花满枝的栗树上蠕动。

"你瞧，"阿丽亚德娜说，"一切都得解决，一笔勾销……得同自己和自己的本性斗争……一个人既然有这条命，总得把它安排一下……最好是往塞纳河里一跳，一了百了。"

她说着往塞纳河那边一指。

"那可是最傻了。死会来的，它自己会来。"雅努什说，"你不认为这是歇斯底里发作吗？"

"好，"阿丽亚德娜说，"就算是歇斯底里吧。这就是我的心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筹莫展。"

"但是进修道院就能解决问题吗？"

"上帝……"阿丽亚德娜低声说。

"你那个上帝，"雅努什谨慎地说，"我觉得也大可怀疑，他怎么突然闯进了你的生活呢？"

"他的来临总是出乎意料的。"

"可能是如此。但你有足够的力量从今以后永远听命于上帝，献身于上帝的事业吗？要知道，你仅仅是因为固执才选择了

上帝，可上帝并非固执反抗，而是爱。”

“我是这样想。”

“你懂什么是爱吗？”

“不，我不懂。这正是最可怕的。”

“我也不懂。我也不知什么是爱。但是我想爱……爱人……这很难。譬如说，爱斯彼哈瓦就很难……我总是给自己举这种具体例子。斯彼哈瓦我不能爱。”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但是只要有一个例外，整个理论便化为乌有。不，我不是基督徒，因而我不信你们的基督教——‘波兰水果什锦’。”他想到了革丹斯基家里的甜食。

“你完全不了解我。”阿丽亚德娜说，同时把身子从他旁边稍稍挪开了一点儿。

“对，有可能。但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我明白，生活即行动，我却不属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那种人。我是注定要灭亡的，可你瞧，我并没有逃到修道院去。”

“这还很难说。很难说什么是修道院，说不定你的华沙就是个修道院。”

“不，还不是。”雅努什腼腆地说。

“你瞧，你自己也没有把握。你还劝我回去参加俄国革命吗？”

“是的，我劝你回去。”

“你也会回去的吗？”

“你知道，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如果我不是我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事需要去做……”

“小雅努什，你太不聪明了，”阿丽亚德娜笑了起来，“你可是什么也不做呀。”

"正是这样。我想，也许将来我会有所作为，还能有点用处。尽管波兰人就象篱笆上的一条狗，脚下站立不稳，但又不知道会掉到哪一边去。"

"你知道，过两星期我就要离开这里了。"阿丽亚德娜突然说。

"谁知道呢，也许我走得更快。我姐姐到巴勒莫去了。"

"人们在一别几年之后往往还会重逢，但重逢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好是不再相逢。"

"唉，阿丽亚德娜，可我……"

雅努什没有讲完。塞纳河上一条小汽船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长鸣，因为有一只小木船靠近了它的船头。

"唔，再见吧，我们还会再见的。"阿丽亚德娜站起身来。"星期天革丹斯基要在他的船上举行个招待会。再见！"

她向雅努什伸出了手，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已飘然而去。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表，沿着河岸慢慢向圣保罗区走去。

十

时间已经很晚，维耶维乌尔斯基家的大门已经关了，但窗户上还透着亮光。他们大概还没有睡吧。雅努什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敲了敲楼下的一扇玻璃窗。身穿一件单衬衫的雅希奥打开窗子，探出头来，见到雅努什他吃了一惊。

"哦，是您呀，"他说，"请进，请进，亲爱的。我马上给您开门。"

紧闭着的商店大门上有一扇小门，雅希奥打开了小门，把雅

努什让到里面。维耶维乌尔斯基的妻子已经躺下了，他自己在看书。他带着羞涩的微笑望着客人，雅努什在桌旁坐下的时候，瞥见了书的封面：《塔杜什先生》。

雅努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到维耶维乌尔斯基这里来。最近这几天里他压根儿没有想起过雅内克，在阿丽亚德娜匆匆而去，把他抛在塞纳河畔栗树下的长椅上时，也没有想到他。是本能把他引到了这条小街僻巷，就象受伤的野兽逃回洞穴里。他想要看看住所、人和家庭，寻找生活的伴侣。他感到很孤独，象听到火车头汽笛长鸣时一样感到孤独，不同的是，那时只是短短的、稍纵即逝的感觉，而此时此刻却是孤独地从梦中醒来的感觉，就象在童年时那样，一种没有止境的孤独感，仿佛一阵剧痛那样突然地袭来；他机械地说着话，做着某种动作，而心灵深处则是无边无际的孤独。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想着他。有一点他十分清楚，他不能把这种感觉告诉维耶维乌尔斯基。雅努什望着敞胸露怀地坐在对面的雅内克，见他也在好奇地望着自己。雅努什感到必须说点什么才好。“热尔梅娜”坐在边上的一张小桌旁，在一盏小台灯下做数学作业。雅努什进来时她坐着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反应。雅努什看了看她，注意到她的嘴唇微微翕动，正在全神贯注地认真默算，她是想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多么用功。他望着她那张被灯光照亮的、聚精会神的小脸蛋儿，心想这小姑娘是多么安详。

“伯爵先生是在为公爵夫人的去世而悲痛吗？”维耶维乌尔斯基问，他是这样解释雅努什的神态的。

梅申斯基微微一笑。

“哦，不，”他坦率地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不熟悉公爵夫人。”

“我告诉您，”雅希奥接着说，“这里有名堂，他们想抢您外甥小阿罗的财产。我父亲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哦，不，”雅努什换了一种口气说，“谁能做出这种事呢？那里没有什么人，而公爵夫人剩下的东西也有限得很……”

“不管是多还是少，光宝石一项就值钱得很。家父老是说，只要公爵夫人两眼一闭，波特洛斯就要偷了……”

雅努什想起斯坦尼斯瓦夫和波特洛斯小姐是冤家对头，而且斯坦尼斯瓦夫同所有的人都不大合得来。

“您说什么，雅希奥！”他喊了起来，“您说到哪里去了！”

屋子里沉静了片刻，雅努什终于说话了：

“很对不起，我不打招呼就来了。晚上来也不是时候，但我心里确实很难过。您是理解的，雅希奥，我这么孤单。”

他用探询的目光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位青年工人。

“您该结婚，就这么回事！”维耶维乌尔斯基笑着说，“娶个婆娘是活受罪，但没有婆娘更受罪。是不是？”

“谁知道！女人不要我……您看，我本想跟塔尔洛小姐结婚，就是在你们这里办初级小学的那位……可她要进修道院，因为她的未婚夫把她抛弃了。你瞧，事情就是这样阴错阳差。”

维耶维乌尔斯基惊诧得睁大了眼睛。而雅努什却暗自好笑：他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所有那些拐弯抹角、半吞半吐的话，那些电话往来，那些会面、交谈、哭泣，一切一切，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事情就是这样，其余的不过是胡思乱想罢了。

“您怎么能对付那样一个女人？”雅希奥说，“您从她那儿不会得到任何愉快。别人说，她有过好几个未婚夫了。她是一匹秃毛瘦马，什么用处也没有……”

雅努什还想笑笑，但越来越笑不出来了。维耶维乌尔斯基看在眼里，但装得懵然不觉，仍好心地劝慰道：

“亲爱的，我们给您找一个合意的姑娘……您会请我参加婚礼吗？”

维耶维乌尔斯基猛然一惊，他太唐突了，对“老公爵夫人”的亲戚怎能这样不拘形迹！他得表示出充分的尊敬。

“喏，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他补充说，“伯爵的婚礼怎会请普通老百姓呢？”

“我的婚礼不会是伯爵的婚礼。”

“即便是这样吧，您的婚礼是一种样子，我的婚礼又是另一种样子。我们彼此走不到一起去。”

这时，“热尔梅娜”看了雅努什一眼，眼光中表现出了那么多的女性柔情，他不禁为之一愣。投向他的目光是孩子气的，强烈而耐人寻味。他没有回避这目光。雅佳把眼珠往上一转，把手上的黄铅笔放到嘴边。雅努什为这目光所震撼，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如果我要请您呢？”他问，“如果我要请您参加我的婚礼呢？如果我要请您当我的傧相，做我的朋友呢？”

雅希奥脸上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说这些有什么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们各有各的天地。不管伯爵先生邀请多少农民，多少仆役参加您的婚礼，您也不会到我们的天地里来，同样，您也不能把我们拉到您的天地里去。”

雅努什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这样想吗？人跟人不是兄弟吗？”

“人跟人是仇敌，您知道吗？”雅希奥这次几乎是严酷地说，

"如果是穷人，呃，还……是另一码事，如果是富人，那就根本不是什么兄弟。伯爵先生是我什么兄弟？伯爵就是伯爵，仅此而已！富人是衣冠禽兽，即使他有同情心，也是老爷式的，那种同情有时令人作呕。我不是说您，您是位好老爷，在华沙大家都尊敬您，没得说的。但您是贵族老爷，我是个做工的。我们之间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

他把两肘支在桌上，身子向前倾，差不多是怀着敌意说：

"不错，我邀请了您，您光临了，您在我这里吃了，喝了。但别忙，您还不曾在自己家里用酒和面包招待过我，您也不会这样做。您说要请我参加婚礼，这有可能，但您不会在星期天请我到家里喝茶。因为您同我无话可说。您是有学问的人，而我是个大老粗。就是这样！"

他从桌旁站了起来，身材高大，体格匀称。光线没有照到他上半身，他的脸看不清楚，而雅努什也没有去看。他的身子往前倾，眼睛盯着红蓝格子的台布。

"我们之间没有别的，只有鸿沟，象圣安娜山下那种万丈深渊。可能比我们跟德国人之间的深渊还要深……"

雅努什抬起头来。

"您说什么，杨①！"他低声说。

雅希奥住了嘴，手还举着。

"是呀，我说得太多了，说了些傻话。我们也许会走到一起……有时候。"

雅努什耸了耸肩膀。

"在其他问题上，我也愿同你们在一起。"

雅希奥在桌旁坐下，脸上又重新露出了亲切的表情。

① 雅内克的大名。

“这是不可能的，伯爵先生。何必去说它呢。也许将来，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们会填平这道鸿沟，收复圣安娜山。呃，还有整个……然而现在，您愿意什么时候来就来吧。我见到波兰人，谈谈波兰的事情总是高兴的。我离开波兰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您一定得回去，雅内克。”雅努什十分温和地说。

他竭力说得平静些，既不要抬高嗓门也不要说得太清晰，生怕自己会哭。他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可怜，他实在太不幸了。维耶维乌尔斯基显然是发现了梅申斯基脸上的表情，更加凝神地望着他。小雅佳突然大声哭了，一头倒在面前摊开的书上。

“哎哟，哎哟，”她哭着，“我不会做作业。”

维耶维乌尔斯基走到她跟前，想法安慰她。这时隔壁房里传出醒来了的雅霞的声音：

“怎么回事？小家伙为什么哭？”

“没事，没事。”维耶维乌尔斯基朝妻子那边说，手不停地抚摸小女孩的头。

雅佳果然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她把头从书上抬起来，瞟了雅努什一眼，仿佛是想看看她给了他什么印象。维耶维乌尔斯基给她念了遍题目（他念法文有些困难），小女孩专注地听着。他一念完，她便说：

“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做。”接着迅速在练习本上写起来。维耶维乌尔斯基回到桌旁，手里拿着一张小传单。

“您瞧，这是给我送来的，”他指着传单说，“在农业礼堂有个演出。票可以买到，但很远……您愿同我一起去吗？好不好？演出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请您后天早上到我这儿来，我们一道去

取票。”

雅努什向传单扫了一眼，上面一行大字写的是：《利吕利》，话剧，罗曼·罗兰[1] 著。接下去是小字写的说明。

“这是工人的演出，他们自己演的，亲爱的。”维耶维乌尔斯基说，“真想去看看。”

雅努什说后天他一定来。

“这要坐车到利拉，在利拉码头的那边。路很远，但我们还是去，好吗？”雅希奥温和地补充道，似乎是为了宽慰梅申斯基。

雅努什站起来，告了别，雅内克领着他穿过低矮的门，走到已经断了人迹的街上。在拐角上的犹太教堂那里，他遇到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东倒西歪地在路中间走着，一边还在大声地唱“*打仗真是其乐无涯……*”雅努什回想起在波多莱同索班斯基坐在炮车上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情景，心中泛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

十一

比林斯卡和斯彼哈瓦乘飞机到达那不勒斯，然后坐上了那不勒斯——巴勒莫的轮船，当晚，船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启航了。斯彼哈瓦几乎整夜未睡，汹涌澎湃的海浪，又热又闷的空气，使他不能合眼。他打开舷窗，海水在舷窗下面拍打着，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北面的地平线上，金字塔形的斯特朗博拉火山隐约可见。火山内部烈火熊熊，把一座“金字塔”从下边燃烧得通红，就象舞台上演员的脸被脚灯照亮那样。清晨天气凉爽

---

[1]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

一点，可他们已经快到巴勒莫了。港湾风平浪静，但是灰蒙蒙的。初升的太阳照耀下的城市，如半圆形剧场层层递高，然后呈扇形散开。海港的右边，彼利格里诺山、山顶扁平得象个桌面的圣劳莎琳山沐浴在一片蔚蓝色的晨曦里。

斯彼哈瓦用小汽车把玛莉亚送到自由大街卡塞蒂伯爵的府第。她象消失在帷幕后面一样隐没在沙灰色的高墙里。一个黑黝黝的、睡眼惺忪的少年，帮公爵夫人拿行李，同时好奇地瞟着那位呆在汽车里不下来、安闲地靠在后座背上打瞌睡的先生。尽管西西里的旅游旺季在四月份已经结束，但斯彼哈瓦在任何一家接待外宾的大旅馆里都找不到一个房间。他不得不住在招待“内宾”的阴暗的大客店里，这是一所在翁贝尔托大街附近的高层楼房。看来，同轮船一起到达的还有一列火车，在旅店登记处前面排长队的都是些批发商，一般商人和商品推销员，意大利的三等旅馆就是这些人的麇集之所。门房迅速记下旅客的姓名，交给他们房间的钥匙，有的旅客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并同他们友好地打招呼。轮到斯彼哈瓦的时候，他对写在一张大纸上的外交护照看了半天，然后不声不响地交还给斯彼哈瓦，还带着轻蔑的神情瞥了斯彼哈瓦一眼，似乎在说，“还是个外交官呢，住这种旅馆！”

卡齐米日到了五楼的一个小房间，窗户朝着昏暗的院子。按照此地的习惯，百叶窗是关着的。他脱了衣服，在一张又窄又硬的床上躺下。这回他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熟。

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旅馆的招待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信封是硬布纹纸的，上面还烫印了波旁王朝的百合花徽。玛莉亚写道：

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有要事相商！上午找您找遍了巴勒

莫旅馆。我大姑子的汽车在旅馆门口等候。①

玛莉亚

可是等他穿好衣服，刮完脸又过了许多时间。他看了看表，三点了，错过了吃饭的时间，他感到饥肠辘辘。

小汽车把他载到一座沙灰色的大宅邸前面，这里是周围遍种棕榈树的自由大街。府邸前面的花园里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然而府邸所有的绿色百叶窗都关闭着，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印象。斯彼哈瓦按了门铃，一个穿着考究，衣服纽扣上也带有波旁王朝百合花徽的仆人给他开了门。一走进门厅，便有一股霉闷的气味向他袭来，这在意大利的宅邸里，即便是人丁兴旺之家也大都如此。因为窗户都关着，阳光照不进来，大理石地板，大理石楼梯，都显得冷森森的。楼道两边挂着已经发黑的巨幅图画，由于年代久远，都分不清画上的人物是裸体还是穿有衣服。

仆人领他穿过一长排的直通房间和许多客厅，这些房间里家具很少，也没有铺什么地毯，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客厅里，这个在屋角的小房间是安娜公爵夫人的专用客厅，里面陈设着令人惬意的家具。地上铺着白熊皮，墙上挂着比林斯基家族中的儿童画像。斯彼哈瓦怀着某种愉快的心情看到墙角的小写字台上放着阿罗的一张大照片，镶着桃花心木的像框上饰有金色的公爵冠冕。仆人请他稍候。

一张彩色大理石桌子中央摆了一只大花瓶，花瓶里插有鲜红的玫瑰。一缕阳光从一扇半开半掩的百叶窗射进来，正好照在花上。花香浓郁，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深色玫瑰特有的

① 原文是法文。

馨香。

玛莉亚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她穿一件洁白的细麻布晚服，情绪很激动，神经质地握了握卡齐米日的手。他们在两张小软椅上坐下来，尽量离玫瑰花远些，因为花香太浓烈了。

比林斯卡匆匆对斯彼哈瓦讲了安娜公爵夫人去世的前后经过，说得漫无条理。

“这里是有点什么名堂……听我说，卡齐。有点什么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故意不告诉我，或者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此刻谁在巴勒莫？”斯彼哈瓦问，“什么人在这里？”

“有卡塞蒂伯爵夫人，她的两个儿子，还有波特洛斯小姐。伯爵到比利时去了。”

“公爵夫人的遗体呢？”

“公爵夫人的遗体已经涂过防腐香料，停在卡普勤僧侣的地下墓地里。在国内安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为什么他们不把死讯通知你呢？”

“就是呀，为什么？完全不可理解。特别是婆婆临终前非常想见到我，这是罗莎的大儿子斯坦尼斯瓦夫告诉我的。”

“她病了很久吗？”

“很久。她的身体是逐渐坏下去的……但谁也没有对我提过她身体不好。相反，波特洛斯小姐告诉我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这里面是有什么名堂。你跟罗莎谈过吗？”

“还没有详谈。我睡了一觉。”

“我还没有吃饭，恐怕只好进一趟城了。”

“我叫博莱斯瓦夫去弄点吃的。他是罗莎的老仆。”玛莉亚

说着便按了铃。

他们走进餐厅。这是个宽敞而阴暗的房间，灰色大理石地面。因为屋子里太黑，玛莉亚开了电灯。老态龙钟的博莱斯瓦夫懒洋洋、哼哼唧唧地送来了面包、奶酪、酒、高级水果，后来还端来了茶。玛莉亚和卡齐米日不着边际地闲聊着。老仆站在房中央听他们谈话，脸上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波兰话多么好听。”他解释说。

当老仆消逝在备餐间的红木门后时，玛莉亚叹了口气告诉他说：

“最重要的是婆婆的全部首饰都不见了，波特洛斯小姐说这些首饰是找不到了。罗莎说，婆婆没有把它们带在身边，可我记得她是带来了。”

“全部首饰吗？”卡齐米日问，“东西多不多？”

“你糊涂了，亲爱的，”[1]比林斯卡愤愤地说，“这是婆婆最大的一笔财产，也是她剩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

“除此之外没有旁的东西了吗？”参赞问，一边笨拙地剥着桔子。

“还有什么？没有多少了。在华沙有一幢房子，莫科托夫有一块地皮，在拉瓦[2]还是姆希却努夫[3]有一处地产。据说在伦敦还有些资产，但大部分财产在乌克兰。”

“有遗嘱吗？”

“不清楚。”

“这很重要啊。至于阿罗……”

---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波兰地名。

③ 波兰中部的一个小县城，在华沙省。

这时那个给斯彼哈瓦开门的大个子仆人来了，他报告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想见比林斯卡公爵夫人，说着递给玛莉亚一张名片。她看了看，没有说话，递给了斯彼哈瓦，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他一看：瓦茨瓦夫·舒什凯维奇。

"就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玛莉亚说。

顷刻之间，这个身材矮小，脸庞丰满红润的人物便出现在卡塞蒂伯爵夫人府第的餐厅里，他脸上的神情仿佛是刚刚从路尔丝[1]或者是塞玛德尼[2]回到家里似的。他吻了吻比林斯卡的手，理了理胡子，同斯彼哈瓦冷淡地握过手后，便在桌旁坐了下来。

"您好，夫人，"他对比林斯卡说，"我以为，我到这儿来还会有些用处。"

他踌躇满志地坐在桌旁。

"公爵夫人是什么时候到的？"他问比林斯卡，"公爵夫人需要什么吗？"

"她现在需要的是帮她出主意。"斯彼哈瓦说。

"能跟伯爵夫人见面吗？"舒什凯维奇问。

"等一等，"玛莉亚转身对博莱斯瓦夫说，"劳您去请罗莎夫人来。"

一个全身丧服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身材修长，长着一副长方形的面孔、肉头鼻子，一对有点外凸的蓝色的大眼睛询问地望着在座的人。她一时搞不清楚坐在这里的两个男子是何许人物。

"罗莎，"比林斯卡说，"这是舒什凯维奇先生，妈妈的全权代

---

① 当时华沙的一家有名的高级糖果店。

② 当时华沙有名的咖啡馆。

表，刚从华沙来的。”

“真的吗？”卡塞蒂伯爵夫人问，“您大概把妈妈的遗嘱带来了吧？”

罗莎说话时，音节和重音都咬得不准，因此，她虽然讲的是波兰语，但听起来却象是讲外语。

“我没有带安娜公爵夫人的遗嘱来，但我知道遗嘱在什么地方。公爵夫人在离开华沙之前把它交给赫特林格尔公证人保存。我知道遗嘱的内容。”舒什凯维奇补充说，他那对小眼睛意味深长地而又有点悲哀地望着玛莉亚。但比林斯卡没有露出不安的神色。

“噢，有一种失物找到了。”她说。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没有找到吗？”舒什凯维奇的声音里带有一点关切的意思，同时用手理着白胡子。

这时，波特洛斯小姐进来了。只有她一个人穿丧服不单纯是一种形式。她满面愁容，因为朋友的去世而不能自已。丧服更突出了她的悲痛。

“很遗憾，”打过招呼之后玛莉亚对舒什凯维奇说，“妈妈的首饰找不到了。您是不是认为妈妈把首饰留在华沙了？”

“我见她来后打开箱子拿出来过，”波特洛斯小姐说，“她把所有的首饰都带在身边了。”她补充了一句。

罗莎局促不安。

“如果她带来了，那就应该在这里，”她强调说，“这里是不会丢的。”

舒什凯维奇留心地环顾了一下桌旁坐着的人，然后闭上眼睛，仿佛在思索什么，最后他从容地低声说：

“这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玛莉亚和罗莎同时发问，卡齐米日也盯着代理人。

“公爵夫人把首饰留在华沙保险柜里，她带来的，象往常一样，只是复制品。”

坐在安乐椅上的罗莎往后一缩，象平生第一次见到舒什凯维奇似地瞧着他。

“您能肯定吗？”她问。

“那当然，伯爵夫人。”舒什凯维奇彬彬有礼地回答。

“两串宝石项链，还有珍珠、耳环？那两只蓝宝石手镯？全都是复制品？”罗莎联珠炮般地发问，“是怎么复制的？”

“公爵夫人的这些首饰都是假的，真的她一直放在华沙保险柜里。复制品是巴黎的卡蒂埃做的——还是布舍龙？那是一九一二年。您说对不对，小姐？”他突然睁开小眼睛盯着波特洛斯小姐。

“是，是这样，”① 老小姐阴沉地回答说，“是卡蒂埃做的。”

“就是嘛，因此这损失不算什么，不值一提，更不用去麻烦警察。”

午饭后斯彼哈瓦回到旅店。巴勒莫的傍晚浓香四溢。人群都离开了街道。街道一片蔚蓝，空荡荡的。

舒什凯维奇先生却在卡塞蒂夫人的府上住下了。他正要躺下睡觉，有人敲他的门。波特洛斯小姐进来了，手上捧着一个缎子包的盒子。她在圈椅上坐下，一声不吭地把那大盒子交给了舒什凯维奇。

“都在这里吗？”老人平静地问。

---

① 原文是法文。

“都在这里。是罗莎拿走的。请您不要告诉比林斯卡，您就说是在伯爵的保险柜里找到的。”

“您瞧，我早就知道会找到的。”

他用挂在首饰盒上的钥匙打开了盒子，揭开了各式各样细软的山羊皮和天鹅绒的套子，把首饰一件一件摆在桌上，在灯下发出耀眼的光。

“好极了，”他一面看，一面说，“两串宝石项链，一副冠状头饰，两副珍珠项链，粉红珍珠，两只蓝宝石手镯，十二克拉的宝石耳环，六只戒指，”他象念清单似地数点着，“一枚钻石胸针。全在这里了。还有一枚红宝石胸针呢？”

“罗莎留下了……作个纪念。那原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吗？”波特洛斯凝视着老人问。

舒什凯维奇先生没有避开她的目光，好象是沉思了片刻。

“当然，”他说，“这没有任何价值。罗莎夫人可以留下那件复制品作个纪念。”他迅速地收起首饰，套上套子，放进了首饰盒。

“您一件也不给我留下吗？”波特洛斯小姐平静地问。

舒什凯维奇惊奇地望着她。

“留下？这都是小玩意儿，不值钱。”

“我是想要一件公爵夫人的东西作个纪念。”

“比林斯卡夫人一定会给您的。她留下的衣物有好几柜子呢。”

波特洛斯小姐沉重地发出一声长叹，站起身来。

“我在老夫人身边累了半辈子……”她喊道，又突然止住了。

“您一直在盘算怎样才能拿到她的首饰吗？”

"一直？不，但是……"老姑娘说话的口气平静得多了。

"就是嘛。您交给了我，这很好。"

"您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为什么。您总是在关心别人的财产。"

"您大概也是如此。"

"您总是希望，别人有……"

"而您总是希望您自己有。"

舒什凯维奇打开了一个首饰套，里面是两枚镶了钻石的白金耳环。钻石在灯光下闪烁着。

"这是多年以前的工艺。"他望着首饰说。

"您想想……一辈子……"

"是的。然而我意想不到地跑来了。"舒什凯维奇笑道。"不好受，是不是？"他推心置腹地问道。

"您知道……您是了解那老太婆的。"

舒什凯维奇把那小首饰套拿在手上掂了掂，好象是要掂掂钻石的分量。然后匆忙把耳环递给了老小姐。

"您拿着吧，"他说，"既然您是那么看重它。"①

"我马上给玛莉亚公爵夫人送去。"他加上这么一句，拿起首饰盒出去了。波特洛斯小姐捧着紫红色的小首饰套出神。

玛莉亚对舒什凯维奇闯进房来吃了一惊。她已经躺下了。他把首饰盒交给了她。

"首饰都找到了，"他没作任何解释说。"只少了两件小东西，不值什么钱。请您好好保管它。因为这一次安娜公爵夫人随身带的是真的，而把复制品留在华沙的保险柜里了。她原打算在

---

① 原文是法文。

巴黎卖掉。”

玛莉亚愕然无语。

“是这样，没错。”舒什凯维奇说。

他们又谈了一阵子首饰的事。然后老头子起身告别。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至于遗嘱，”他淡然地说，“公爵夫人，您是阿罗和他的财产的法定保护人，如果您嫁人，那就由卡塞蒂伯爵夫人照管。”

十二

雅努什同埃德加尔约好在苏弗洛街口先贤祠旁边的小咖啡店里见面。音乐家许久没有来，雅努什抽着烟，望着街心花园周围操各种语言的形形色色的人群。这是美国人大批到巴黎旅行的最初年代，从百万富翁到穷大学生各种人物都有。此刻在一群群黑头发的法国青年中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高个子黄头发的人，他们穿着浅色宽腿裤子，花花绿绿的绒线衫，耷拉着袜子，走路慢悠悠地，东张西望。雅努什在他们之中发现了他在阿丽亚德娜那里认识的格林·威，从那次以后他有几次听到过此人的名字，哈尼亚·沃尔斯卡讲起过一些他的奇事。

雅努什因为埃德加尔迟到而感到高兴。他喜欢这样坐在人行道上的小桌旁，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面前经过。对面是卢森堡花园的栅栏，栅栏后面可以看见栗树生机勃勃的嫩叶和第一批含苞欲放的蓓蕾以及白杨和法国梧桐的娇嫩幼芽——轻盈、柔弱，宛如大画家勾画出来的。

绿色的汽车都汇集到梅迪西斯十字街口，并向四面八方散去。巴黎街道上逐渐绝迹的有轨电车还从这里开向奥尔良码头，

车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乘客。

街头咖啡馆的小桌旁也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主要是住在拉丁区的年轻人，他们穿着较差，有的打扮得奇形怪状。高得象旗杆、黑得象煤炭的黑人，动作迟缓的印度人，表情严肃的安南人，头发剪得很短、梳成分头、不戴帽子的红发女郎——这些奇怪的异邦人都向塞纳河畔的小公园走去。长着深色或浅色头发的男孩子，象在森林里玩耍那样大叫大嚷。孩子中间偶尔可以看到一个画家，戴大宽沿帽，一条奇形怪状的蓝色带子系在下巴上；或看到一个拄拐杖、浓妆艳抹、戴插花宽沿帽的女人，象沿着嫩藤向上爬似地向花园的方向蹒跚而去——不知她是个年迈的女画家呢，还是个人老珠黄的窑姐儿。

每逢这种时刻，雅努什总是怀念波兰，想念那静寂的田野和华沙安谧的清晨，盘算着游子归期。他对这个世界感到格格不入，也许他对整个世界都感到陌生。他渴望跟这群人，跟人们建立起某种联系，渴望能够扎下根，然而他不知怎样去做。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地感到自己脱离现实和一无用处。从他身旁消逝的，不仅是圣米歇尔街心花园色彩纷陈的人群，而且是整个生活。

埃德加尔意外地来了。他站着凝视了一会儿沉思的雅努什。终于他捅了一下朋友的肩膀使他醒了过来。雅努什莞尔一笑。

“我该回波兰去了，”他说，用这句话代替了打招呼，“我在这儿无所事事。”

埃德加尔在他身旁坐下，两人沉默了一阵。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吗？”希莱尔问，“今晚在哈尼亚·埃文思那里演奏我的四重奏。你来吧……”

“在哈尼亚那儿？他们能演奏好吗？”雅努什问。

“当然。有几个评论家和音乐家来听。看来还得宣扬宣扬。但我不会这一套……我喜欢恋爱，但不喜欢养儿育女。[1] 我不会这一套……”

“我觉得，”雅努什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迟早是会被人注意的，只是得有点儿耐心。”

“我得自己挣钱，”埃德加尔带着哀伤的微笑低声说，“不能总是指望爱尔茄尼亚的钱，而我父母……”

雅努什笑了起来。

“多巧呀，你我都是靠姐妹的钱过日子。”

“以后她们将靠我们的作品为生。以后，这就是说，我们死后。告诉我，你现在还写诗吗？”

雅努什涨红了脸。

“过去写过，在爱着阿丽亚德娜的时候。”

“如今你已不爱了吗？”

“如今我已不写诗了。”

“你认为进修道院是怎么回事？”埃德加尔过了好一阵子才问，同时省略了阿丽亚德娜的名字。

“愚蠢，歇斯底里和虚荣心的混合物。”雅努什悻悻地说。

“我对这一切感到莫名其妙。”埃德加尔坦率地承认。

“你没有接触过这种人。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怎能这样生活呢？”

他忽然不着边际地念道：

---

[1] 原文是法文。

海鸥在喊：你们是谁的？

我们回答：谁的都不是！[1]

有一会儿，他们默默地望着过路的人群。一个卖花的小姑娘，拎着一满篮打了蔫儿的蓝色长春花，挤进了一群举止粗鲁的大学生当中。雅努什想起了莫林策的园林，那里的草地上开遍了长春花。那个小圆顶教堂旁边的墓地上也满是长春花和常青藤。

"你早先读过普鲁斯[2]的《玩偶》吧？"他问埃德加尔。

"很久以前读过，还是我母亲叫我读的。我已经淡忘了。"

"你记得沃库尔斯基[3]在巴黎的那一节吗？"

"我只记得盖斯特[4]和'飞行机器'的事。"埃德加尔带着嘲讽意味说。

"就是呀，"雅努什兴奋起来，"我想说的正是盖斯特。这本实证主义小说中盖斯特这个象征性人物——而且是在巴黎，一直使我感到可笑。因此我忽然想到：这座城市的精神[5]——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恐怕不会有人去探究飞行机器的问题了吧？"

"我想，今天我们会在哈尼亚那里见到一位'盖斯特'，马雷·舒阿尔教授……"

"是分裂原子的那个人吗？"

---

① 原文是俄文。

② 普鲁斯(1845—1912)，波兰作家，《玩偶》是他的代表作。

③ 《玩偶》中的主人公。

④ 《玩偶》中发明飞行器的人，盖斯特在法文里的意思是"精神"。

⑤ 原文是法文。

“不，原子早就被分裂了。他是给原子拍照……”

“这方面你懂一点吗？”

“不多。以前我一直以为，”埃德加尔说，“原子是想象的产物，一种辅助性的假设。既然它可以分裂而且可以照像，那就是说，它真的存在……”

“真是难以想象……不，我想的是另一码事。我想知道，这个城市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样子！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外表，一种非本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精神，”埃德加尔慢条斯理地说，“对于欧洲有决定性意义。假如没有巴黎，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巴黎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欧洲是那么重要吗？我对此颇为怀疑……”雅努什在发表这个偏离正统的见解时太激动了一点，“我担心欧洲有点儿问题。”

“它肯定是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可以向你担保……”

雅努什有点不好意思。

“你把我当成一个不学无术之徒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我想表达的只不过是……我怀疑欧洲文化的持久性……”

“它可能不持久，但是，如果它崩溃了，我们的一切也都要崩溃，包括我们的四重奏，我们的诗，我们的绘画……”

“连同修道院也……”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况。我刚才跟你提到诗，我是想问问，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歌词？”

“我？问这干什么？你是想给那首描写孤独的歌填词？”

“是这一类的东西。这种内容直接讲出来有点儿太难为情

了。反正是这样一个意思：搞创作的人象产妇一样孤立无援……”

“你能设想歌词中有‘产妇’这种字眼吗？特别是在你的歌里？”

“为什么要特别是在我的歌里呢？任何一首歌里都不要这种字眼……但我正是要把这个意思以某种方式说出来……你替我写一首这样的歌词吧……我请求你……”

“你在大使馆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恐怕写不出来。”

“这不需要多少字。只要有点儿隐喻就行……你知道怎么写，一些若断若续的句子……”

“这太难了。”雅努什似乎有些发愁地说。他痴痴地望着作曲家。

埃德加尔歪着脑袋，注视着人行道上来往的人群，仿佛是在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是声音很单调，不过是一种没有音乐感的杂音。一条怀孕的老母狗向他们的桌子走过来，眼中含着乞怜的神情望着他们。那对眼睛象是瓷制的，跟制成了标本的狗眼睛一模一样。它望着，没有什么动作，但很富有表情。

“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雅努什对母狗说。

“它兴许也和人一样，”埃德加尔微笑着说，“抚摸抚摸它就满足了。”

但母狗没有因为抚摸而感到满足。它悲戚地站在桌旁，他们起身走开的时候，它仍然站在那里不动，那对象瓷制的眼睛鼓了出来，一直追随着他们，还微微地摇着脱了毛的黄尾巴。

哈尼亚·埃文思那里晚上来的人不多，但都是“知名”人士。雅努什在这种场合象往常一样感到不自在和孤单，埃德加尔则谈笑风生，跟女主人眉来眼去，这使雅努什感到惊异。他穿着燕

尾服显得很精神。雅努什衬衣胸口的别针不时地往下掉，他不得不经常提一提，从而在纽扣眼的周围出现了一点污渍。这使他的心情更加局促不安。

就在客人都已到齐，四重奏就要开始的时候（首先演奏海顿[①]的四重奏），进来了一位身穿线条特别圆的燕尾服、系着一条白色大领带的客人。雅努什惊奇地发现他就是涅沃林。涅沃林一时没有注意到他，因此没有跟他打招呼。音乐家们调好了乐器，立即开始了演奏。

在演奏海顿的乐曲时，雅努什感到有点无聊，于是环视在座的人。大家坐在大客厅里，不是埃文思太太给雅努什唱《托斯卡》咏叹调的那个客厅。这里充其量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几个相貌超群的女子。象往常一样头上系着棕色的高髻缠发带的安娜·德·诺阿依；老彭莱维；身穿蓝色天鹅绒连衫裙的维也纳犹太老妇帕夫洛娃一克莱曼梭，还有其他几位女士。大家的脸上都显露出以礼貌克制着的无聊。音乐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发现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矮个子，一个长着一头粗硬头发的干瘦男人，似乎只有他在欣赏海顿音乐。小提琴欢快的节奏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他清癯的面颊和戴着眼镜的乌黑大眼睛里都引起了反应。埃德加尔刚才告诉过他，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家马雷·舒阿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候选人。就是埃德加尔说的给分裂的原子拍照的那个人。海顿欢乐的乐曲显然使他感到愉快。

希莱尔的四重奏一开始，雅努什就觉得不同凡响。大家听着，表情一下变得严肃而紧张。“倘若他们是鸟的话，”雅努什心想，“一定会象鸥鹗那样竖起羽毛。”于是出现了一种敌意

①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的气氛，并马上影响到演奏者。他们对成功没有把握，演奏得很不起劲。

雅努什对这部不属于任何范畴的四不象的作品也感到奇怪。它所表现的境界是雅努什此刻不可企及的，而乐师们缺乏信心的演奏，更使它听起来有些刺耳。雅努什不好意思地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望了望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抽着香烟，安详地、纹丝不动地坐在头排，修剪过的胡子下面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四重奏的第一部分极为复杂，多种音乐构成了交响乐，而不象四重奏。埃德加尔的作品给了雅努什一种意想不到的印象，以致第二、第三部分他都没有听进去……却兴味盎然地注视着舒阿尔的反应。希莱尔的四重奏使科学家心醉神迷，他用手捂住眼睛，专注地听着，当演奏到有玛祖尔卡节奏的那一段时，他不禁用脚轻轻地打起了拍子。

演奏结束，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雅努什朝埃德加尔走了过去。直到走到朋友跟前的那一霎间，他才领悟到，对这部作品不习惯是由于它的不平凡。这个四重奏是一部崭新的出人意料的杰作。

"埃德加尔，"他把手搭在朋友的肩上说，"你何苦要同意在这里演奏呢？这不是太糟了吗？我们又何苦要到这里来呢？这儿只有我们两个是人啊！"

"还有舒阿尔。"埃德加尔微笑着说。

"其他的只不过是橱窗里的人体模型罢了。"

这时埃文思太太向他们走了过来，对希莱尔讲了一大堆没头没脑的恭维话。雅努什于是转身向涅沃林走去。涅沃林诧异地望着他，似乎有些惊慌失措，他抱歉似地向雅努什伸出手．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瓦利亚，”雅努什低声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在展览会茶馆里见过你，还听了你唱歌。”

“你看见我的妻子吗？”涅沃林问，他的声音有些暗哑。

“我看见了，也听见了，”雅努什说，“她的嗓音象天使一样……”

埃文思太太请大家吃便饭。人很少，因此只要把椅子一挪，就都坐到了“按波兰方式”① 摆好的桌旁。

这样，雅努什就跟涅沃林坐到了一起，但他们话不投机。喝了几杯香槟酒之后，涅沃林才克服了自己先前的局促不安，很随便地用叉子一次又一次地往自己的盘子里弄菜。他饿了。

雅努什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机械地给涅沃林斟了一杯酒。涅沃林同他碰杯之后，话匣子忽然打开了。他的话令人难以忍受。自怨自艾，玩世不恭，使雅努什听了觉得喉咙里好象堵了什么东西。他听着，没有打断对方的话，只是不时地把酒杯端到唇边，呷上一口酒。

“你见到了阿丽亚德娜，”涅沃林说，“我知道，我在茶馆里看见了你们，你和她在一起，我知道……她一定说了我很多坏话，对不对？她恨我。一个人欺负过谁，过后就会恨谁，历来如此。你不这样想吗？她欺负过我……你以为是我抛弃了她吗？他妈的……是她赶我走的，你懂吗，她把我赶了……我是有点不三不四，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雅努什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四重奏的第一乐章，不由往桌子对面一望，只见希莱尔正同埃文思太太谈话。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明亮的眼睛完全可以挽救他，使他不再去想那双黑色

---

① 原文是法文。

的、吉卜赛人的眼睛。他想停止跟涅沃林的谈话，但没有成功。喝醉了的瓦莱里安讲个没完。

“你以为我能这样活下去吗？对，有了妻子，那算什么妻子，她唱，唱，”他不停地说，“唱得很好，只要再教教她，就可以去演歌剧。但是用什么教她呢？我没有钱，但要……那怎么办？我有了妻室，不错，妻室。可她，那个该死的东西，象影子一样跟着我，我们合唱队到哪里演出，她就跟到哪里……我们到哪里，她也到哪里，不论是晚上，还是下午……总是用她那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象要把我吃掉。不知道她是爱我还是恨我，也可能是瞧不起我……”

瓦莱里安突然把酒杯啪的一声放在桌上，埃文思太太转过脸来看了看酒杯是不是碎了，接着又跟埃德加尔交谈起来。雅努什感到又累又恼，便对涅沃林说：

“我不能听你说下去了，音乐给我的刺激太强烈了。”

涅沃林粗鲁地骂了起来：

“他妈的！音乐给你刺激，生活难道不给你刺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我一清二楚！”

雅努什已起身向埃文思太太那边走去，然而又停住脚，回过头来对涅沃林说：

“你知道，我见到了沃洛佳，他要我向你问好。”

涅沃林张开嘴，端着酒杯的手一动也不动。眼睛里闪烁着不知是恐惧还是仇恨的光。然后他又把酒杯啪的一声放下。这次薄薄的玻璃酒杯没有经受住震动，碎了，香槟酒顺着绣花桌布流淌。雅努什乘这一阵混乱离开了涅沃林，走到希莱尔身边。埃文思太太在忙着擦桌布上的香槟酒。“只有从这个举动上才看得出她是哈尼亚·沃尔斯卡。”雅努什想。

"我们走吧，"他对埃德加尔说，"你何苦要让他们在这里演奏你的四重奏呢？"

"等一等，"埃德加尔微笑着说，"我答应过哈尼亚，陪她到一个地方去。"

雅努什凝视着作曲家。

"哦，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我自个儿走了。我对雅内克说过一早就到他那里去。十二点之前我得躺下。"

他没有向任何人告辞就转身走到前厅，找到自己的帽子，呼的一声关上了门，然后走下了楼梯。

到了街上他才感到头晕目眩，这是由于酒的威力和气愤。

十三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雅内克家里去了。雅内克早已在等候他，于是他们马上动身，到了地下铁道。地铁里很闷，弥漫在空气中的松节油冲鼻的气味使人呼吸都感到困难，乘车的人又多。梅申斯基和雅内克上了一列不算十分拥挤的车厢。这列车厢里坐的人很有特色。在一个角落里有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在读一份体育杂志；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位神甫在用小刀裁开一本叫《抗俄》[①] 的书。雅努什还看到有个小男孩呆在角落里捧着一册小学课本，在背一首什么诗。他厌倦地重复着诗里的词句，不时朝书上瞄一眼，然后又背诵起来。雅努什侧耳倾听，原来那男孩是在幼稚而机械地背诵拉辛[②] 的诗：

---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十七世纪悲剧创作中的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我避开他，但他老是不离我身旁：
在漆黑的深夜，可怕的时光。
我妈妈伊莎贝尔来了，
她象在去世时那样，穿着节日的盛装……①

雅努什轻声笑了。雅内克不知他笑的原因，也对他报之一笑。梅申斯基觉得自己对这个工人的好感骤然增强了。

“您为什么笑？”他问。

“亲爱的，”维耶维乌尔斯基说，“我看到您就打心眼里高兴……”

“真的吗？”雅努什感激维耶维乌尔斯基直截了当的回答。

拥挤的人群把他们分开了，车厢里水泄不通，可他们的情绪都很好。这样他们一直坐到利拉码头，跟大家一起下了车。维耶维乌尔斯基看了看写在纸片上的地址。

“在教堂那边，”他说，“路一定很远。”

这里是工人区，但与左拉②小说中描写的大不相同。雅努什在凡尔赛码头和克利尼亚库尔见过那种工人区，灰蒙蒙的，污秽不堪，到处是脸色苍白的人群在攒动。可这里的情况不同，房子不大，彼此之间间隔一定的距离，空地上还有一些花草，这在那些工人区里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根据维耶维乌尔斯基的地址，找到了在一所不大的白房子底层的一套住宅。一个身穿深色连衣裙和白罩衫的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接待了他们。姑娘长得很迷人。

---

① 拉辛作品《阿塔莉亚》中的一段，原文是法文。

②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

“我是特意留在家里卖那场演出的票的。这是个好戏……”

“来买的人恐怕不多吧，”雅努什问，“为了一张戏票来一趟可是够远的了。”

“噢，票差不多已经卖完了。都是自己人买的。您知道，大家都感兴趣：罗曼·罗兰！”

她提到这个名字时的调子就象神父宣扬圣徒的名字时一样。

“您瞧，我是个外国人，”他说，“我想知道，罗曼·罗兰在你们这里是不是很受欢迎？”

“受欢迎？”姑娘佯作惊讶地说，“我们热爱罗曼·罗兰，至少法国工人是这样。”

“为什么？”梅申斯基追问道，他对自己的纠缠不休也感到吃惊。

“哦，因为他反对资本家……反对战争。战争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姑娘坚定地喊道。

“如果工人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呢？”雅努什又问了一句，同时偷偷地瞥了维耶维乌尔斯基一眼。

“战争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

雅努什付了钱，心里暗自诧异票价这么贵。工人怎么花得起钱买这么贵的戏票呢？第二天看演出的时候，他的惊奇更是达到了极点。雅内克坐在他旁边不停地问这问那，使他感到很难为情。其实也不足为怪，因为罗曼·罗兰戏剧中艰涩的象征手法连雅努什理解起来也很困难，何况演出时又加上了一层“创新”的色彩。一部分演员只象是在银幕上投下的一些影子；一部分是以木偶来代替的；一部分则是“真的”在观众面前演出。观众自然是不懂的，但反应各不相同。在这个现代化的华丽的剧场

里，楼下前几排和包厢里坐满了有钱出高价买票的人，这是一批赶时髦的巴黎人，象上大歌剧院那样炫耀闪光的钻石和华贵的毛皮的贵妇。在各层楼座和楼下后排才是那些从郊区来的人，和出售戏票的安德蕾小姐相类似的人。雅努什认为自己买的票太贵了，因为他和维耶维乌尔斯基坐在剧场的正中央，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跟自己的“亲戚们”坐到了一起。雅霞·维耶维乌尔斯卡挺喜欢这个戏，因为她觉得很逗：木偶会说人话，在点缀着用银纸镶成的断残圆柱的大银幕上会出现侃侃而谈的人影。但维耶维乌尔斯基本人却非常生气。

“亲爱的，”在演出过程中他对雅努什愤懑地说，声音相当大，“亲爱的，他们演的是什么呀，这象什么样子？”

雅努什朝其他工人和他们的女人偷偷瞟了一眼，只见他们都在专注地看着舞台，但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却是惊异和失望。他们是为自己热爱的作家罗曼·罗兰乘兴而来的。他们以为，在那高高的上层，毕竟有一个人在用手中的笔为他们而战斗，他们相信罗曼·罗兰在战斗。可是现在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片空虚。《利吕利》原来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他们除了自己起来战斗，别无他法。然而他们自己又不会写。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一次又一次地抓住雅努什的膝盖，无可奈何地反复说：

“呃，什么？呃，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这么演？不怪吗？您看得懂吗？”

雅努什明白了，一切都是误会，这个剧本，它的演出，还有那位著名的共产党导演的所作所为，统统都是个误会。那导演大概是指望能打动那些赶时髦的绅士、贵妇们。剧场象墓地般的寂静。雅努什勉强看懂了那些表现得极其幼稚而又晦涩的象征手法，紧咬住嘴唇，为作家，为演员，也为对这类东西不得不信以

为真的工人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演出拖得很长，剧场里闷热难当。幕间休息的时候几乎谁也没有动。雅努什发现，维耶维乌尔斯卡在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打了一会儿瞌睡。可雅内克却平静不下来，到演出结束他一直是怒气冲天，咒骂演出，咒骂法国人，破口大骂这场演出的组织者。

“亲爱的，您给我们买票的钱本可以请女朋友吃一顿晚餐，而且能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

雅努什笑了起来。

“雅内克，我在巴黎没有女朋友。”

维耶维乌尔斯基也笑了。

“在这地方这种货不难得到。”

观众对他们发出了嘘声。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贵妇人们在闭幕前就纷纷离座了。坐在剧场后面的工人们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冒犯。他们于是对那些坐在前排的俗物尽情挖苦讽刺。包厢里的椅子也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戏好不容易收场了，雅努什同他的朋友们走到前厅。这是个十分燥热的五月之夜。维耶维乌尔斯卡稚气地望着丈夫和雅努什的脸，想猜出他们对演出的想法。维耶维乌尔斯基的脸上豁亮了一下，马上又阴沉了下来。

楼梯上站着一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哭了，她的丈夫尴尬地扶着她。

“*多么令人失望，多么令人失望呀。*”① 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含着泪反复说。

---

① 原文是法文。

三个波兰人默默无言地在街上走了一阵子。已经是后半夜了。他们朝地下铁道走去。

十四

次日是雅努什在巴黎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正好是举行船上游艺会的日子。雅努什因为等姐姐的消息而晚到了一会儿。游艺会原定十点钟开始，但雅努什十点半到达的时候，来的人还寥寥无几。革丹斯基喝了点酒，兴致勃勃，风度翩翩。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在两个画家的中间，举着双手在大声讲什么。船上每个小舱间都有不同的照明，都按照华沙美术学院的风格用彩纸和麦杆装饰了起来。对这种装饰雅努什觉得恶心。

"波兰人总能搞到麦杆。巴黎哪儿有麦杆呢？可他们搞到了。"

他跟革丹斯基握了握手，因为革丹斯基自认为是主人。革丹斯基用法语对雅努什说：

"呃，令姊好象成了一大宗遗产的继承人？"

"我的外甥是安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雅努什因为维克多的问题出乎意料，回答得不大得体。维克多并不以此为满足。

"总共有多少？譬如说，值多少美元？"

雅努什束手无策地微笑着。那个贵族出身的画家用手捂住了革丹斯基的嘴。

"你永远是个银行家，"他说，"别再提傻问题了……"

雅努什溜进了下一个舱间。这一排船舱被称之为通向地狱之路，每一间里都画有不同的"诱惑"。他正好碰上了裸体的诱

惑。墙上画的是搂抱在一起的亚马孙族女战士和巨人们光彩照人的肉体。在卖小吃的柜台后面，雅努什还看到两个浑身一丝不挂的年轻人。一个在革丹斯基家的肖像画上见过，另一个也恍惚有点面熟。他们各自递给雅努什一大杯香槟酒，他把两杯都喝了。接着便跟两个小伙子聊开了天。其中一个是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贝尔纳·莱瓦尔，大家都管他叫贝贝·莱瓦尔。他已有几分醉意，同雅努什谈话的调子极为随便。格林·威也来到了柜台旁边，他穿一件后襟很长的时髦新燕尾服，风度潇洒。见到这个美国人，雅努什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他把这种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对方。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雅努什才发觉香槟酒已经涌到头上来了，应该吃点什么东西。于是他们一道走到下一个船舱。这一间表现的是饕餮的诱惑。在一些又宽又长的柜台上摆着堆积如山的黄油、面包、香肠、火腿(似乎是革丹斯卡太太专门从罗兹运来的)、水果、螯虾、牡蛎，一篮篮绿色的扁桃、红色的樱桃成堆地放在地上。这里的人比较多。一个大胡子画家手里拿着一只龙虾，一面掰着它的腿，一面贪婪地吮吸着。公爵夫人的红头发儿子坐在一张小桌旁同戈鲁霍夫谈哲学。但是阿丽亚德娜不在这里。雅努什和格林·威吃了一点儿沙拉，几只龙虾，挤了一杯柠檬汁喝了，然后走到下一个舱间——豪饮的诱惑。他们在这里喝了两杯冰凉的白葡萄酒和两杯香槟混合酒。格林不愿经过其他的诱惑到“地狱”去，因而把雅努什领到了甲板上。擦得很干净的地板被半明半暗的普通纸灯笼照得明光锃亮。音乐悠扬，但谁也没有跳舞，因为大家还没有到甲板上来。

他俩站在灯笼下面，望着酣睡着的塞纳河从他们脚下静静地淌过。河岸上悄然无声，行人绝迹，只从展览会那边有灯光和

喧闹声透过来。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旁边闪闪发光的大喷泉欢快地喷射着。空中不时掠过一团团五彩缤纷的焰火。

美国作家兴致很高，喋喋不休地谈着。雅努什觉得他的声音和塞纳河的低语声融成了一体。他俩面对面地坐着，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雅努什望着挂在格林·威头顶上的长方形大灯笼。一群大雁在朦胧的、淡绿色的天际飞过。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啊，”美国作家说，“每个人在这里都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对不对？对不对？”格林·威要求对他的每一个论点都表示赞同，虽然，假如美国人这时说天空是绿色的，雅努什也是会赞同的。“为什么？他们是怎么使得这个城市如此壮丽的呢？呃，譬如说这个晚会吧，您能想象得出比这更不平凡的东西吗？对不对？唉，法国真是个奇迹般的国家。”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上了一句。

“它是奇迹般的，”雅努什表示赞同，“那么纽约呢？”

“纽约就是纽约，它完全是另一回事。”格林·威说，似乎忽然清醒了过来。他睁大了眼睛，滑稽地眨了眨。

雅努什下意识地望着塞纳河，河水幽暗，出奇地平静。沿岸树丛里闪烁着低矮的煤气路灯。哈尼亚·埃文思向他们走了过来。她穿一件简朴的浅色连衫裙，肩上披一条银鼠皮披肩。雅努什弄不清她是怎样把格林·威打发走了，于是只留下他们两个人。他们站在水边，望着暗绿色的河流。

“怎么样？”埃文思太太用波兰语问。“您不觉得愁闷吗？”

“愁闷，”雅努什说着朝哈尼亚转过身来。披着白披肩的她，显得更加窈窕。他没有来得及看她的眼睛，他是多想看一眼啊：她那两只眼睛清澈、明亮，左眼里闪耀着几点金色的光芒，宛如琥珀的碎屑那样。她一把搂住了他，他只能吻她，什么也看不

见。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桔花的香味。

“象巴勒莫的大街一样，”哈尼亚用她那低沉的嗓音说，“巴勒莫”这个词的音发得很低很低。雅努什没有到过巴勒莫，只晓得姐姐到那里继承遗产去了。雅努什对什么都不了解，只觉得事情的变化不合自己的心愿，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心愿是什么。他对哈尼亚讲了《利吕利》的演出，说那简直是糟糕透了，哈尼亚笑了起来。

“他们给工人选了个好剧本，而且，从根本上讲，那个罗曼·罗兰就……”

“但你一点儿也不了解罗曼·罗兰，”雅努什说，“你并没有读过他的书，你没有时间读。”

“我自然没有读过，但我知道。”

“你是怎么搞的？怎么什么都知道？”雅努什忽然问，这次他看到了她的眼睛，眼里的金色的光芒还在原处。

哈尼亚惊异地看着他，把一个手指放在唇边。

“你太不象话了。”她说。

“什么？不是大家都知道你的出身吗？”

“谁也不知道。我是波兰来的，这就够了。波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吉卜赛人的国度，就是狗熊、鱼子、雪，还有天知道什么东西的国度。从波兰来的，这已经够糟了，别人也就无需再问什么了。波兰公主和波兰看门人的女儿都是一样的货色，都在起码的水准之下。”

“你可得当心呀！”

“现在不要紧了。有了几百万财产之后，我已经成了了不起的人了。再说我也不打算回美国去……”

这时阿丽亚德娜来了。她愤愤地板着脸，十分坦率，毫不做

作。

“你们想想看，”她用俄语说，“维克多这个人把涅沃林也请来了。叫我怎么办？我恐怕只有回去了。对不对，埃文思夫人？真不象话！”

“确实不象话，阿丽亚德娜·尼古拉耶夫娜，”埃文思太太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您大概真的该溜走了。”

阿丽亚德娜突然笑了起来。

“你们见过地狱了吗？”她问，“这是我的设计。没有看见？走吧，我领你们去看看。”

他们走下楼梯，穿过一个小走廊，到了一个阿丽亚德娜称之为地狱的小房间，这里是诱惑和罪恶走廊的终点。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赤身露体的贝贝·莱瓦尔。雅努什注意到，他那涂了白铅粉的身子看起来真象大理石的一样。这间“地狱”惨淡而凄凉，屋里的光线散乱而微弱，灰色的墙上有的地方画着老鼠和大蜘蛛。此外屋子里便一无所有。

雅努什的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香槟酒、葡萄酒、鸡尾酒今天使他很快就迷糊了。“地狱”里的惨淡气氛使他更加昏昏然，东西莫辨，老鼠和蜘蛛好象是在攒动。他靠在贝贝·莱瓦尔的肩头上，触到贝贝冷冰冰的大理石似的二头肌。这小伙子回头惊诧地瞥了他一眼。

阿丽亚德娜忽然把雅努什往里面拉，拉到放在船头上的一只简单的黑柜子旁边。

“这是地狱的秘密。”阿丽亚德娜的声音里含有一种恐惧，这使雅努什的酒醒了一半。

“这是地狱的秘密。”她喊道，猛地一下打开了柜子的门，柜内暗淡的灯光照着头戴荆冠的耶稣大理石像，面带甜蜜的微笑，

象霍尔曼·亨特① 画的那样。雅努什一时间感到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看见哈尼亚·埃文思用手捂着脸，赤身露体的贝贝也后退了一步。

“上帝呀，上帝！”阿丽亚德娜喊道，“连地狱里都有上帝。这就是地狱的秘密呀！”她突然哐啷一声把柜门关上了，“别对任何人讲，”她出人意料地用十分平静的声音说，“这只给你们看，不给其他任何人看。”

“您总是那么滑稽，阿丽亚德娜·尼古拉耶夫娜。”埃文思太太慢悠悠地说。小莱瓦尔转身走了。地狱里有两个龙头，扭开一个流啤酒，另一个流波兰伏特加酒。阿丽亚德娜笑着指给他们看了。雅努什想起了雅希奥·维耶维乌尔斯基，喝了一大杯伏特加酒为他祝福。后来他们便回到了甲板上。

这时甲板上已聚集了不少人，在灯笼下翩翩起舞。雅努什找格林·威，但没有找到，他只得回到肉体的诱惑那里去看看威在不在，那里革丹斯基的一个朋友在给客人们斟酒。贝贝也不见了。雅努什回到甲板上，在船上转了一圈，无意之间闯到了船尾摆着的许多躺椅当中。天色很暗，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在这里吐了一阵。他在躺椅上睡了一会儿。

他醒来时看了看表，已经快一点了。从船舱里传出醉汉们一阵阵喧哗，时不时夹杂着绝望的吼叫，雅努什听出这里面有维克多的声音。甲板上，音乐声很轻，他回头一看，只有几对舞伴象蝴蝶一样在闪光的灰色甲板上轻盈地舞着。他想听清船舱里传出来的声音，突然发现躺椅上不止他一个人。在哈尼亚·埃文思太太家里演奏埃德加尔的四重奏时认识的那个学者就坐在他旁边。“他叫什么来着？真糟糕！”雅努什思索道。

---

① 霍尔曼·亨特(1817—1910)，英国画家，以画宗教画闻名。

马雷·舒阿尔发现雅努什没有睡着，忽然探过头来，亲切地问：

“您喜欢音乐吗？”

雅努什觉得自己清醒过来了，略略镇定了一下说：

“是的，很喜欢，我在希莱尔的四重奏演奏会上见过您。”

“是呀，”舒阿尔说，“因此我才觉得您是喜欢音乐的……”

“家父对音乐简直是崇拜。”雅努什忽然说道，而且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接着讲了下去，“家父经常弹自动钢琴，自己剪自动钢琴的琴谱。他已不在世了，死了，当时家破人亡，我们没有时间照常情安葬他……我们没有把他安葬在家族小教堂里的坟冢内——您知道吗？那种圆形的、帝国式的教堂，而是埋在教堂附近黄色的、黄色的沙土里……天呀！我醉了！”他没头没脑地又加上了一句。

“对，”马雷·舒阿尔吐了口气说，“我一开始就觉得您喜欢音乐。您一定喜欢音乐……酒嘛，我也完全醉了……”

“您分裂原子吗？”

“更糟，”舒阿尔叹了口气说，“是给分裂开的原子拍照！”

“这些东西我一窍不通。”雅努什说，好象是为了避免舒阿尔深讲。

“可以使您自慰的是，我也不懂。”

谈话中止了片刻。

“我也喜欢音乐。不是*喜欢*①，是*热爱*②。”舒阿尔说，“我爱令表兄的行板。希莱尔是您的表兄吧？好象埃文思太太是这样

①② 原文都是英文。

说的。"

"不，他不是我的表兄。他只是我的同乡。"

"反正是一样。他的四重奏中的那章行板简直象是仙乐。"

"原子音乐。"雅努什说。

"您可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

"人类的处境会因此而好些吗？"

"或者好些，或者差些……也可能不会有变化……再说，反正都一样。那竖笛音，还有那旋律，那是什么调子来着？"

"那是我们的民间曲调……"

雅努什哼起来：

> 他突然出现在心上人身边
> 优美的一躬鞠得不浅……
> …………
> 啊，亲爱的人儿，
> 你比从前更妩媚、娇艳，
> 在小路上亭亭玉立在我面前……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马雷·舒阿尔说，"这仿佛一个人在炎热的正午心灵突然振奋起来，又仿佛一个人就要死去，同时他心胸中的世界却在不停地扩展。而这一切又都发生在恍惚朦胧之中。这太妙了……"

雅努什没有听这个喝醉了的法国人在讲什么。他的思绪迅速沉浸在对这支歌的回忆里，他反复唱道：

> 马我家有，

房子我家也有，

妈妈也不反对我的挑选，

啊，亲爱的人儿，

你比从前更妩媚、娇艳，

在小路上亭亭玉立在我面前……

这时一大群人从船舱里涌出来，冲到了甲板的中央。阿丽亚德娜在前面跑，维克多在后面使劲叫喊什么。他们是在追赶贝贝·莱瓦尔。莱瓦尔逃开了，坐在把甲板和暗绿色的塞纳河隔开的栏杆上。大家都在高声叫喊。雅努什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猛地站起来，忽然发现涅沃林就站在旁边。涅沃林抓住了他的手。

“坐下，”他说，“这里要出事。”①

“不行，不行！”阿丽亚德娜喊，“这种丑事，这种下流事②竟然发生在你这里，发生在维克多·革丹斯基的家里！我不允许，我不允许！”

雅努什想走开，但感到涅沃林象铁一般地坚硬的手抓住了自己。

“她完全醉了！”③

维克多也在尖叫：

“连地狱里都有耶稣，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贝贝，贝贝！”众人都在喊。

小莱瓦尔站起来，双脚站在栏杆上，身子向两边晃来晃去。

---

① 原文是俄文。

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阿丽亚德娜向人群那边喊：

“你瞧，都是你干的好事！这太可恶了，怎么能这样！你把我灌醉了，而你自己，而你自己……”

“阿丽亚德娜，阿丽亚德娜，相信我！”维克多喊道，忽然跪了下来。他抓住了阿丽亚德娜的手，但那两只手象两只鸽子向上一翀，脱开了他。

涅沃林拉着雅努什向出口处走，可雅努什还在往那边看。赤身露体的、醉醺醺的贝贝在灰暗的河水和黑暗的天空衬托下看起来活象一尊雕像。附近粉红色的灯笼在他那涂了铅粉的雪白躯体上撒下一层粉红的光。小贝贝站在一块小横木上左摇右晃，人们都冲他喊叫，指手划脚，但谁也没有去救他。

突然埃文思太太从人群中出来，健步向站在栏杆上的小伙子走去，想把他拉到甲板上来。贝贝使劲推开了她，喊道：

“这一群猪猡！”

接着他便跌入了水中。随着啪的一声溅水声，岸上警哨声也响了。涅沃林和雅努什急忙跨过跳板，下了台阶，到了大街上。他们俩站在树下直喘气。警察冲到了船上，警哨声越来越密了。

“呃，”涅沃林说，“现在我们睡觉去吧，不要担心他们。维克多和埃文思太太都有的是钱，不会有什么事的。再见吧，梅申斯基！①”他最后用俄语很热情地加上了一句。

雅努什目不斜视地径自走了。

① 原文是俄文。

十五

五月十一日傍晚，雅努什一回到华沙就到布拉茨卡街去了。姐姐还没有回来，在归国途中她滞留在维也纳，等候安娜公爵夫人的灵柩，灵柩是通过慢运回国的。泰克拉小姐见到雅努什很高兴，阿罗却很胆怯，回答雅努什的每一个问题时，脸都涨得绯红。雅努什觉得华沙灰暗、阴郁，虽说街上已有了第一批出租汽车，仍然缺乏生气。尽管如此，他回国后的心情是愉快的。老天爷象往常一样，一天开始的时候总是送来寒冷，早晨往往是凉飕飕的，到正午时便云开雾散，天气晴朗。雅努什到华沙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到瓦津基公园去了，然后又到“财主”咖啡馆去喝茶。这里有一种难以捉摸但无可怀疑的气氛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军人也没有，只有维尼亚瓦[①]在园子里匆匆喝了两杯黑咖啡，碰了碰马刺，同时向坐在咖啡馆空荡荡的前厅里的几位女士行了个含意万千的军礼，便出去了。正午时分，远处响起了第一阵枪声。坐在桌旁的人们象狗听到打猎的喧声时那样竖起了耳朵。雅努什走到街上，看见玛佐夫舍街的一些商店正在拉百叶窗，关店门。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推上古董店的铁护窗，嘴里哼着《马赛曲》。这一切都使雅努什吃惊。但他想得多的是自己回国的事，脑子里装的还是巴黎的观感，因此对看到的一切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布拉茨卡街离家不远的地方，他遇上了海鲁宾·科韦什科。

“您象只蝴蝶，”他对雅努什说，“一会儿飞到巴黎，一会儿飞到华沙。您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

---

① 维尼亚瓦（1881—1942），波兰将军，毕苏茨基的亲信。

"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回来了。我也可以向您提同样的问题。"

"巴黎太使人烦闷了。"海鲁宾作了个厌恶的表情说，"你可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毕苏茨基[①]正在向华沙扑来。从苏莱尤夫卡……"

"您开玩笑吧？"雅努什说，"维托斯[②]不是已经当总理了吗？"

"内阁更迭就跟演木偶戏一样，我们要的是铁腕政府。"

"可毕苏茨基是社会党啊。"

"对。波兰社会党就要掌权了，如果忠于沃依切霍夫斯基[③]的军队不能取胜的话。看来它是不能取胜的，政变定会成功。什么沃依切霍夫斯基、维托斯、斯克任斯基我们都够了。波兰人就是喜欢变化。"

雅努什继续朝前走，他听到从维斯瓦河那边传来的枪声更加清晰了。突然，各由四匹马拉的两门大炮从布拉茨卡街轰隆通过，大炮后面跟着一大批闲人，士兵们又是挥手又是举枪，都不能把他们赶走。

"我们打仗去，打仗去……"一群男孩子从一个大门洞里出

---

① 毕苏茨基（1867—1935），波兰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担任波兰国家元首，波兰军队总指挥；一九二三年退出政治生活，一九二六年发动五月政变，在波兰推行军事独裁制度。

② 维托斯（1874—1945），波兰农民运动右派活动家，一九二〇年担任波兰政府总理，一九二六年毕苏茨基五月政变时被推翻。

③ 沃依切霍夫斯基（1869—1953），波兰社会党缔造者之一，后同波兰农民运动右派结合。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任波兰第二任总统，一九二六年五月政变后被赶下台。

来，四人一排在人行道上列队前进。机枪声现在更近了。这时，人行道上的人越聚越多，在枪声紧密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骚动，但没有人逃跑，相反，人群越来越稠密，形成了一支游行或示威的队伍。

雅努什望着在街上推进的大炮，回想起自己的炮兵生活，回想起小个子索班斯基在颠簸的炮弹车上唱的那支歌：

打仗真是其乐无涯……

"我那时真疯了，"他想，"打仗！"

他一走进布拉茨卡街府邸，便看到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打开的箱子。玛莉亚从楼梯上下来，脸色苍白，一把抓住了弟弟的手。

"出了什么事？"她喊道，"卡齐一下火车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把自己的行李都留在我这里……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你应当说，我们这里出了什么事？"雅努什说，"没有什么，政变①……"

"什么政变②？"玛莉亚绝望地问。

"哼，我也不知道。毕苏茨基……"

"这意味着是社会主义者执政？"

雅努什看见玛莉亚身后站着沙弗兰佐娃姑妈，这个女人是懂政治的。

沙弗兰佐娃低声说：

"毕苏茨基早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

"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玛莉亚惊奇地问。

"我得走了，"沙弗兰佐娃毅然说，走下了楼梯。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泰克拉小姐挽留她。

“公爵夫人别走，现在正在打枪呢。”

“我怕打枪？这些华沙人打起仗来有多好看呀！您见过这些人吗？大炮都撵不走他们的。”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炮响，是一门小口径炮，大概是从维斯瓦河那边传来的。然后是一声低沉的爆炸声。

“内战，这太可怕了！”玛莉亚喊。

“晚饭我给你们吃什么呢？”别夏多夫斯卡小姐发起愁来。

“我们午饭还没有吃呢，泰克拉小姐，可您已经在愁晚饭了！”雅努什不耐烦地说，说罢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整个下午他都是在郁郁不乐中度过的。他听见楼下门厅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比林斯卡家里来人络绎不绝。他晚上到客厅去的时候，只见到一个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龙骑兵军官。玛莉亚的言词和神态显示出她在整个下午听了许多意外的消息，她对此次事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枪声仍然在同样的距离之外响着。雅努什走进客厅的时候，斯坦尼斯瓦夫在门旁对他说：

“奥尔霍维奇好象是被杀了。”

“谁？那个编辑吗？”雅努什问。

“我不清楚，但看门人说，奥尔霍维奇被杀了。”

那个漂亮军官正在热切地对玛莉亚讲解什么。

“请您相信，明天毕苏茨基就要进黑牢了。我们宣过誓，我们将履行自己的誓言。红色瘟疫吃不掉我们，六年前我们击退过它，这次也要击退它。”

“安德热依先生，”玛莉亚平静地说，“您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您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在沃依切霍夫斯基那边。”

安德热依中尉站起来。他的头几乎顶到了天花板。

“我们是军人。我们既然宣了誓，就要履行誓言！毕苏茨基还要回到中央监狱里去。他会旧地重游的。”

玛莉亚向军官伸出了手。他深深地弯下了腰，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又挺直了身躯——高大、威武、服饰华丽、仪容俊美。他走出客厅，全然不理会走进来的雅努什。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

“我这就到贝尔维德尔宫去。”

“小心点，安德热依先生。”玛莉亚在他身后喊道。

一夜平静地过去了，枪声仍在远处。看门人说，铁路上发生了罢工，公爵夫人幸好到了，否则可能“卡”在路上，这时从机场那边也传来了战斗的声音。电没有停，自来水也没有断。但市内交通已经断绝。虽然战斗仍在进行，但是闲汉、工人和小职员们仍然在街上游荡。有产阶层则守着自己的家。

泰克拉小姐一早就叫醒了雅努什。

“下楼去吧，”她说，“毕苏茨基的军队开进花园来了。看来他们想穿过我们这里打到布拉茨卡街去。最好别呆在楼上。”

“在楼下少吃子弹吗？”雅努什问。

“我也不知道。玛莉亚夫人请您下去。”

雅努什到了下面门厅里，看到姐姐和波特洛斯小姐。她们谈得很热烈，但一见到他便住了口。看到这个希腊女人，雅努什心里很奇怪，但没有表露出来。不久泰克拉小姐也牵着阿罗来了。阿罗的两只耳朵烧得通红，神色不安地瞧着舅舅。

“他们马上就走，”泰克拉小姐阴郁地说，“他们说不用害怕。有一个到厨房里去了，很年轻，大概只有十六岁。他说毕苏茨基一定会胜利。”

比林斯卡没有回答。

片刻之后果然传来了喊声。士兵们高呼“万岁”从府邸后面、房屋的高墙之间的花园里冲出来。同时响起了零落的枪声。突然，枪声大作，府邸前面的院子里可以听到急促的马蹄声。站在门厅里的人面面相觑。一排子弹划过空间，有几颗打进了房子，把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泥灰都打落了。阿罗拉着雅努什的手大哭起来。

泰克拉小姐一直在朝外看，这时突然回过头来喊道：

“卧倒，快卧倒！他们要朝窗口射击了！”说着把身子贴在墙上。

雅努什拉着阿罗躲到桌子底下，他紧紧地抱着外甥，掌心下感到了阿罗心脏的跳动。他们紧贴在地板上。他们头顶上响过了一阵枪声，然后是零星的枪响。窗上的玻璃震碎了，墙上的泥灰也啪哒啪哒地往下掉。过了一会儿，一切都沉寂了，钉了铁钉的皮靴声经过大门朝布拉茨卡街方向远去。雅努什站起来的时候，看见波特洛斯小姐坐在沙发上，满身都是白灰，口中念念有词地说：

“为什么朝我们开枪？为什么？[①] 我们犯着他们什么啦？”

阿罗轻轻地啜泣着。雅努什把他放在长沙发上，机械地抚摸着他瘦削的手。院子里传来了隐约的哭声。斯坦尼斯瓦夫走了进来。

“您去看看吧，”他对泰克拉说，“那个看门女人的孩子被枪弹打中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泰克拉小姐匆匆走了出去，斯坦尼斯瓦夫跟在后面。在一

---

① 原文是法文。

片静寂中，枪声沿着布拉茨卡街向着三十字广场的方向远去。玛莉亚坐在桌旁，双手撑着太阳穴。她突然抬起眼睛看着门口，同时那双眼睛一下子变得明亮了，斯彼哈瓦就站在门边。

“噢，”他愉快地说，“华沙的这一部分已经是我们的了。军队正朝军校的方向挺进。沃依切霍夫斯基分子还在那里顽抗。他们忠于自己的誓言！”他讥讽地加上了一句。

玛莉亚迅速站了起来，走到斯彼哈瓦身边。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她说，“你一下车就投入了斗争的漩涡。”

这时，别夏多夫斯卡跑进府邸，说：看门女人的儿子尤雷克被打死了。子弹打中了他的前胸，他倒下就没气了。波特洛斯小姐很激动，又想问她那句“为什么”①，但是斯彼哈瓦耸耸肩说：

“我们对此有什么办法？哪里砍树，哪里就有木屑飞溅。”

舒什凯维奇先生也来了。他已经知道波特洛斯小姐来了，但他同其他人一样，没有问她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来的。他摸摸小胡子，吻了吻她的手，说：

“我很高兴。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雅努什很疲乏，上楼去了。他吩咐把午饭送到他的房间去。到了晚上，泰克拉小姐才带了针线活到他那里去。雅努什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枪声已经止息了，泰克拉小姐告诉他，街上已经有了行人。

“巴黎醒来了。”②雅努什说。

窗外灰蒙蒙的，墙边的两棵老杨树被风吹得弯下了腰，从天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上的云彩可以看出，天气很冷。

斯坦尼斯瓦夫也上楼来了。他恭顺地站在门口，向雅努什打听儿子的情况。

“他给我来过信，”老人说，“伯爵先生去过他那里几次。您不觉得浪费了您的宝贵时间吗？在巴黎？”

雅努什笑了起来。

“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说，“您那个雅内克。他妻子也很讨人喜欢，又文静又漂亮……说话也挺风趣。他想回波兰来。”

这时，远处又传来了几声枪响。斯坦尼斯瓦夫指着窗口说：

“回来干什么？回到这样的波兰来？”

泰克拉小姐正做着活计，全身猝然一震。

“斯坦尼斯瓦夫，您不难为情吗？”她说。

“谁知道呢？”雅努什说，“假如好人都回来，波兰也可能变得好些呢。”

“可能。”斯坦尼斯瓦夫勉强赞同说，“可是那个看门女人的尤雷克已经不能复活了。为什么要打死他？”

泰克拉小姐把雅努什的一只红袜子放在膝盖上，望着面前昏黄的电灯上的灯罩，叹了一口气。

“是呀，”她低声说，“为什么要打死尤雷克？难道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必须流血牺牲吗？”

雅努什摆了摆手。

“你们想看到世界上每件事的意义，唉，其实没有太多意义……”

“伯爵先生，”斯坦尼斯瓦夫说，“我们再活上几年吧，兴许能看到这意义。当然，不是在毕苏茨基先生打败沃依切霍夫斯基先

生这件事里看到什么意义。”

泰克拉小姐又拿起了针线活，迅速地穿针引线，房间里静默了片刻。枪声又响起来了，但这一次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从维斯瓦河那边传来的。泰克拉小姐头也不抬地说：

“意义是有的，但意义与上帝同在。谁信仰上帝，谁就觉得一切事情都是有意义的。这个尤雷克……”

泰克拉小姐最后一句话欲言又止，雅努什也没有问她想说尤雷克些什么。斯坦尼斯瓦夫疑惑地摇摇头，走到桌子旁边，灯在他脸上投下了一丝亮光。雅努什诧异地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激动。

“您不要去议论死者吧。”他说。

“大家都清楚，他象斯坦尼斯瓦夫一样是个不信上帝的人。”泰克拉小姐嘟哝道。但她马上改变了话题：“你们知道吗？波特洛斯小姐要结婚了。”

第二天天气一下变好了，阳光明媚，碧空万里。战斗完全停止了，人们大胆地涌上街头。人行道上象蚂蚁窝那样挤得水泄不通。马路中央偶尔有小汽车和擦得很干净的轻便马车驶过。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雅努什在正午时分上了街。商店里人很多，大家都在购买这几天巷战时家里短缺的东西。花店里也尽是人，摆满了绚丽多采的五月的鲜花。街头叫卖的是一大束一大束的丁香花。

雅努什想起今天是五月十五——圣佐菲亚日①。他看到一辆马车上坐着他偶然认识的佐菲亚·J太太，她身旁堆满了一包

---

① 每年五月十五日名叫佐菲亚的妇女的命名日。

包采购的东西，手上拿着一束郁金香。佐菲亚太太的丈夫是毕苏茨基的亲信。这个年轻俊俏的妇人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十字街头张贴着巨幅标语和什杰潘·奥尔霍维奇的讣告。

雅努什发现，布拉茨卡街府邸的看门人也给自己可怜的尤雷克印了讣告。

雅努什望着三十字广场上的玻璃橱窗，橱窗里摆的是华沙最上乘的、装饰得非常漂亮的花篮和花束。雅努什不安地想道：

“我没有一个应该送花的佐菲亚！没有，似乎没有……甚至肯定没有。”

第五章　农庄和果园

一

一九三〇年是波兰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年头，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已把普斯泰翁基农庄经营得井井有条。自俄国回来后的十二年里，她把自己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己这份地产上。她刚来的时候，农庄由于多年出租而破败不堪，谷仓、畜栏空空如也，畜力不足，农具残缺不全。而今天她不仅使米哈霞能得到小小的一份地租，而且还清了信贷商行的债务，修建了一个有铁皮屋顶的谷仓，给套车的马和耕地的马的马厩翻盖了一个新屋顶，也翻修和扩建了猪圈，因为农庄的发展就靠养猪。猪和果实累累的果园（这果园是以前建立的，现在只需要加以补种），是她收入的主要来源。早年间，普斯泰翁基还是扎莫伊斯基家族①的财产的时候，这里养了一批赛马，所以屋后有个跑马场，爱韦琳娜太太也用它种上了优良品种的樱桃树，现在已能收获大量樱桃，华沙开来的大卡车把一大筐一大筐包装整齐的熟樱桃运走。

罗伊斯卡太太虽然年事已高，但适应生活的能力并未消失，工作热忱也毫未减退，只是没有过去那样兴高采烈。米哈霞姨

---

① 扎莫伊斯基家族是波兰有名的大贵族。

妈不大喜欢姐姐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这个爱韦琳娜变得多么平庸，多讲究实际呀①。”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可惜的是，米哈霞姨妈如今的朋友，譬如说科谢可娃太太根本不懂“多讲究实际”这句法语。而对于丢了乌克兰感到痛心疾首的不是丧失了丈夫、儿子和家庭的罗伊斯卡太太，反而是在华沙找到了一个安乐窝的米哈霞姨妈。罗伊斯卡太太的活动仿佛是悬空的，没有任何目的。她偿清了农庄的债务，跟管理当局和办事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认真谈判，跟来买水果的贩子们一连几个钟头地讨价还价，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为了瓦莱雷克。谢德尔策的那个老莫泰尔总是挤眉弄眼地说，“这是太太？这不是太太，而是个犹太娘们，跟我斤斤计较……”这句话里既有轻蔑又有惊叹，不知是哪种成分多一些。罗伊斯卡太太对于自己应该做什么是毫不犹疑的。跟犹太人讨价还价，给果园工人菲薄的工钱，都不妨碍她心安理得地睡觉。她认为把农庄管好就是完成某种使命。她毫无顾忌地象传统的管家那样监督工人劳动，而且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今天，六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看到她正在监督工人们包装水果，准备外运。

包装房就在以前的跑马场中央，十二个女园丁、女见习工和女工正在把熟透、乌亮的樱桃平平整整地装筐。年轻漂亮的司机们一面看着她们干活儿，一面拿姑娘们开玩笑。工作十分紧张，因为樱桃必须在晚上运到华沙，以便明天一早投放市场。罗伊斯卡太太戴一顶白色的宽沿帽，手上戴着露出手指的半截手套，站在一旁督促她们加紧干。她坚持亲自照料地里和果

---

① 原文是法文。

园里的一切活儿，声称她对这一切都是很懂行的。她的这种自信是把农庄管理得很出色的重要秘密之一。瓦莱雷克每次骑马回来后就到果园里去(他最近一个时期经常这样做)，在树丛中漫无目的地溜达，舞动马鞭打在皮靴筒上啪啪作响。他有时鞭打树枝，使红樱桃象下雨一般地纷纷坠落，他弯下腰去拾起一两颗，连皮带核地吃了。爱韦琳娜太太正在看包装桌上堆积如山的果实，侧目看见他的这种行为，心里很感不安。

瓦莱雷克已经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他的东方型的美已经消失，脸部的轮廓和身上的线条也已变圆。即使如此，他仍然十分英俊。每当他在六月晴朗的傍晚，穿着白布衫在珊瑚般的树丛中散步的时候，那些包装女工的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跟着他滴溜转。

罗伊斯卡太太叹了一口气。瓦莱雷克跟妻子分居两年了。据她所知，他们甚至已经离了婚（天呀，他花的钱是哪儿搞到的?）因为大家都说，她以前的儿媳妇(娘家姓克拉辛斯卡，普斯泰翁基的邻居)就要嫁给一个军人。儿子的婚姻很不幸，但罗伊斯卡对他们夫妇间的龃龉也摸不清底细。年轻夫妇住在华沙，婚后不久突然分开了。有一天别人告诉她，新娘子回娘家去了，几个星期之后瓦莱雷克回到普斯泰翁基，告诉她说，他跟妻子决裂了。她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罗伊斯卡太太有个模糊的感觉：瓦莱雷克旧情刚断，新欢又已开始。很明显，他爱在女园丁中转悠，但罗伊斯卡太太不能确定女园丁中哪一个姑娘是他的目标。他一走进包装房或暖房，所有的姑娘都象少女一样羞得面红耳赤。

“一群笨鹅，”罗伊斯卡太太自言自语地说。

她跟这个儿子之间的关系不理想，一想起约齐奥便长吁短

叹。她把长子的遗骸从卡涅夫运到普斯泰翁基，安放在园林里。普斯泰翁基的前主人到过意大利，看来他是仿照那里西比尔[1]神庙的形式，在园林一角，庄园后面的假山上用砖石砌了一座圆柱小亭。罗伊斯卡太太把儿子的灵柩安葬在这个亭子里。这个亭子因而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它比庄园的房子要高得多，也华丽得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普斯泰翁基的房子大约是十八世纪末在旧屋基上重建起来的临时性宅邸。这座木结构的建筑物小巧玲珑，十分典雅。周围的园林跟森林相通。在古槲、白杨这些参天大树和假山上的那座庙宇的衬托之下，这所房子显得特别小。但是重建它的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赋予它一种清新的魅力；它是如此使人倾倒，以致普斯泰翁基的前主人在周围村子里修建的华丽府邸跟它相比都黯然失色。罗伊斯卡太太在这里很孤单。虽说夏天米哈霞姨妈带她的外孙们来，但一到冬天她就只有形影相吊了。

她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转向一个年轻姑娘，前不久才到普斯泰翁基来干活的女园丁。克莉玛深深地低着头把乌黑的大樱桃平平整整地装进一个高筐里，绒毛般细软的头发耷拉下来，盖住了她红扑扑的脸颊。克莉玛是个“乡绅”的女儿，父亲在谢德尔策附近有一个六莫尔格[2]土地的田庄。她不久前在普沃茨克园艺学校毕业，毕业后，由一个同学推荐直接到了普斯泰翁基。她身材不高，体态也不匀称，但年轻的脸蛋红润而俊俏，使她仍然具有一定的魅力。然而罗伊斯卡太太还是自问为什么瓦莱雷克老是盯着她。

“难道是她吗？”她想。

---

① 西比尔是罗马神话中的女先知。

② 莫尔格，面积单位，约等于五六〇〇平方米。

她想起了克莉玛的父亲带她来普斯泰翁基的情景。他是个瘦高个子的老农，长着浓密的花白胡子。

"我总是对她讲，"老农对罗伊斯卡太太说，"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但这丫头不往心里去……"

这"丫头"一点儿也不胆怯，她直视罗伊斯卡太太的眼睛，说：

"父亲讲的，我一点儿也不懂。我只知道，我得工作，我也愿意工作。果园是我顶喜欢的东西了。"

"这孩子挺守规矩，"老人不理睬女儿的果断态度，"她不是个轻浮的姑娘。倘若她出什么事，那过错要归咎于太太……"

罗伊斯卡太太大笑起来。

"西塔尔斯基先生，"她说，"如果我这里的工人的过错都要归咎于我，那我头发都要愁白了。"

"是的，太太，"老西塔尔斯基拍着胸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不会忘记，我女儿出身好，我不会随随便便把她嫁出去的。"

"我现在不想出嫁，"克莉玛喊了起来，比她父亲的声音还要大，"没有男人我活得更好！"

罗伊斯卡太太想，这姑娘讲到不要男人时声音太大了些，但对老西塔尔斯基先生的唠叨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她一次又一次地端详低头装樱桃的姑娘。姑娘眼睛近视，因此头埋得很低，但动作灵巧，那些乌黑的大樱桃川流不息地从她手上经过，果汁把她半个巴掌都染成了青色。

当瓦莱雷克的身影出现在远处的树丛间的时候，克莉玛的动作加快了，她倒动水果的手动得更欢，虽然她的近视眼看不清那个年轻人在朝哪个方向去。看来是因为她心脏跳动加速，使她

的动作也加快了。

这时，一个女仆从屋子里出来说，少奶奶来了。

爱韦琳娜太太猛然从坐椅上站起来，神经质地拉了拉手上黑色的半截手套。起初她还没有闹明白指的是谁，过了一会儿，她才想到是克莉斯蒂娜来了。

她匆匆穿过树丛向屋子走去。在一棵樱桃树下她遇到了瓦莱雷克，她觉得自己的眼神一定很特别，因为瓦莱雷克诧异地望着她。

"你呆在园子里吧，"她说着从他身边走过，"克莉斯蒂娜来了。"

"没有什么可糟心的。"瓦莱雷克说，同时他那两片丰满的嘴唇把果核吐了出来，他的嘴唇由于沾上了红樱桃汁而显得更红了。

房子前面停着一辆高弹簧座、大轮的马车，这辆考究的车子由两匹白马拉着。马车前座上坐着一个身穿简朴的藏青色仆役制服的马车夫，车内坐着克莉斯蒂娜·罗伊斯卡。这是一个身段丰满的美丽的妇人，披一件灰色的绸斗篷，一根灰色的绸带从帽子下边系在下巴上。她坐在马车里，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惆怅还是生气，象是在出神。罗伊斯卡太太三脚两步走到了她身边。

"克莉斯蒂娜！"她喊道，"你为什么不下车？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姨妈是不是欢迎我。"

她们之间有一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所以克莉斯蒂娜·克拉辛斯卡称罗伊斯卡太太为"姨妈"。现在正好不用改变称呼。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的孩子，"罗伊斯卡太太说，"快下车吧！"她加上一句。

她们走进了低矮但宽敞的客厅，里面摆的是上世纪中叶的红木家具。据说萧邦在这里的一张安乐椅上坐过，但家具看起来比那个时代要晚得多。

罗伊斯卡太太拉着克莉斯蒂娜的手，让她在长沙发上坐下，询问她双亲的身体可好。

“亲爱的姨妈，”克莉斯蒂娜说，“我想开门见山地说一句，关于离婚……”

“离婚？”罗伊斯卡太太表示惊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瓦莱雷克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料想也是如此，”克莉斯蒂娜说，“他什么也不会说……”

“你们已经离了吗？”罗伊斯卡太太问。

“局部的离婚办了。”克莉斯蒂娜勉强地低声说。

“‘局部的’是什么意思？离婚还有局部的吗？”

“瓦莱雷克改信了东正教，因此按东正教的方式离了婚。”克莉斯蒂娜坦率地说。罗伊斯卡太太觉得，这个年轻女人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点欢快的火花，因为她把一个关于儿子的意料不到的消息告诉了母亲。

“瓦莱雷克改信了东正教？”

“我想结婚，但我不能按天主教的方式举行婚礼。”克莉斯蒂娜继续说道，言谈之间似乎有些心烦，“姨妈一定要帮我把婚离掉，解除婚约。也许玛莉亚·比林斯卡能够帮个忙！”她看到罗伊斯卡太太注视着桌上铺的挑花台布的花纹，一言不发，于是又加上了一句。

“她在梵蒂冈好象有熟人。”

爱韦琳娜太太象是惊醒过来了。她急躁地拉开台布，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离婚？”

克莉斯蒂娜有点惶恐地望着婆婆，好象是骤然看见了一只蜘蛛似的。她想说什么，但是张开的嘴巴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然后她才下了决心，咬了咬嘴唇说：

“姨妈，您一定了解他吧？”

“母亲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儿子。”爱韦琳娜连忙回答说。

“眼下在这个谢德尔策……这已经够了！”克拉辛斯卡叹了口气。

“在谢德尔策怎么啦？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罗伊斯卡有点绝望地喊道。

但是克莉斯蒂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姨妈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一定知道，他有一种怪癖，不，这不是排犹主义，对排犹主义还可以忍受……而他有点儿，请原谅，姨妈，有点儿不正常。他老是说，军队的生活毁掉了他……但不是每个军人都……您知道，他……”

罗伊斯卡做了个手势打断了她的话，克莉斯蒂娜没有讲完，她低下了头。打褶的灰色绸带没有从帽子上取下来，挡住了她秀丽的面庞。她脸上露出一种厌恶的神情。

“在谢德尔策怎么啦？”

“不，这个，没有什么……有一个排犹组织，一个什么‘协会’……哎，我说过，这还可以忍受……但是他的习性！”

“别说了，克莉斯蒂娜。”罗伊斯卡太太艰难地说。

“是姨妈问起的……”克莉斯蒂娜把脸更缩进了打褶的绸带里，低声地说。

“今天我就给华沙的玛莉亚·比林斯卡挂个电话。”罗伊斯

卡太太说，结束了这场谈话。

这时门洞里传来了响亮的脚步声，克莉玛呀的一声推开门，出现在门槛旁。披下来的黑发稍稍盖住了她的眼睛，她用左手背掠开了头发，右手拎着一大筐樱桃。

“有什么事，孩子？”爱韦琳娜太太问。

“这是午点吃的樱桃，”克莉玛抑制着胆怯，大声地说，“瓦莱雷克先生吩咐拿来的。”

“放到食橱里去吧，”罗伊斯卡太太转而严厉地说，“把它交给仆人。再说，我不能在客厅里收下你的樱桃呀！”

“噢，对不起，”克莉玛退了出去，步履声仍然很重，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向房子里边走去。

克莉斯蒂娜不明白这些话后面隐藏的意义，她用询问的目光望着罗伊斯卡太太。但罗伊斯卡一句话也没有讲，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她已经叫他瓦莱雷克了。”

然后她转向克莉斯蒂娜，说她肯定会同比林斯卡谈离婚的问题，这件事大概很快可以得到解决。

二

世上难逢象爱韦琳娜和“米哈霞姨妈”这样千差万别的两姐妹，而两姐妹的命运如此不同更是罕见。米哈霞姨妈从小就得不到父亲的宠爱，甚至父亲的遗嘱对她都有点歧视。长大后她嫁给了一个浪荡医生，婚后不久便被丈夫遗弃，身无分文，还拖着一个幼女。她只好下决心投奔到富足的莫林策，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几乎过了一辈子，但到老年两姐妹的地位竟齐

平了，对于普斯泰翁基田庄两人都各有一半权利。“米哈霞姨妈”的生活前景改善了，跟罗伊斯卡太太枯燥乏味的生活不同，她已幸福地当上了外祖母。每年夏天，当她带着“自己的”外孙儿女以及箱笼杂物、瓶瓶罐罐到“自己的”普斯泰翁基的时候，正是她最为得意的时刻。她在疲乏的罗伊斯卡太太面前对孩子们大施抚爱——一贯沉静、柔顺的她在这些事情上却表现得很不会体贴人。罗伊斯卡太太失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早前失去了长女海伦娜，她是得猩红热死的；后来又失去了约齐奥。而她膝下唯一的儿子瓦莱雷克又是个不成器的家伙。

“挺标致的一个小伙子，”米哈霞姨妈常常说，“但一点用都没有。”

“恐怕正是因为太标致了，”戈翁贝克先生回答说，不安地望着坐在餐桌对面自己的两个男孩。他们俩已经预示了将来也会出落得“太标致”。长子叫安特克，长得甚至有点儿象瓦莱雷克；次子叫安德热依，今年十岁，象他表舅那样黝黑的皮肤，东方型的脸庞，但一点儿也不象罗伊斯基。他具有一种娴静、安详的美，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更为这种美增添了光彩。埃德加尔在奥拉那里经常看到他，把他比作一潭幽暗深邃的水。弗兰齐舍克先生和米哈霞姨妈都不懂得这个比喻。安德热依有一张俊秀的瓜子脸，他坐在桌旁的时候，头微微向左歪，用他那对极为温柔、明亮、水汪汪的大眼睛张望着。他小时候很爱哭。他很喜欢自己的小妹妹海伦娜——为了纪念罗伊斯卡太太的女儿而给她取了这个名字。“他跟幽暗深邃的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弗兰齐舍克先生望着象坐在教堂的读经台旁那样温顺地坐在桌旁的儿子，心里想道。

米哈霞姨妈在疲乏的罗伊斯卡太太眼前检阅自己的外孙儿

女。海伦卡长得最难看，但她才四岁，还会变得漂亮起来的。罗伊斯卡太太则给妹妹拿来了账单，告诉她普斯泰翁基已经偿清了债务，并想把庄园的收入夸耀一番，但米哈霞姨妈对此不感兴趣，只要一说到账目，她的神经痛就要发作。

"告诉我，我的爱韦琳卡，"她说，"你是怎样经营的呢？目前时世这样艰难，连弗兰齐舍克都在抱怨。他不得不辞退一部分工人。"

"你知道，这大概仅仅是因为我认真。"罗伊斯卡笑道，又带点口吃地说，"我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喜欢果园，这就是原因！总算是没有白费劲。"

罗伊斯卡太太不仅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也喜欢督促别人加紧工作。她坐在白色的遮阳伞下，戴着黑色的半截手套，靠着一张小折叠桌，一边读《红与黑》，一边督促女工们给草莓锄草。她知道，这里谁也代替不了她，女工们不听女园丁们的指挥，即使象克莉玛那样又推又骂也无济于事。女工们仅仅对她怀有敬畏之心。罗伊斯卡太太认为，人们分为农工和地主是天经地义的事。她知道，她甚至无须吆喝一声，往那里一坐就能督促别人干活儿。

"你呀，爱韦琳卡，"米哈霞姨妈说，"你还完全是生活在十九世纪呢！"

米哈霞姨妈自认为是"进步女性"，就是说，她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挂了毕苏茨基的像，以及关于劳动竞赛的标语。弗兰齐舍克先生为此对岳母颇多责怪，但当他每两个星期来看一次孩子的时候，对米哈霞姨妈总是满怀感激。男孩们在暑假当然总是要消瘦一些，但海伦娜气色很好。

弗兰齐舍克先生的到来对于安德热依以及他本人都象是

过节一样。安托希，自然还有海伦娜对戈翁贝克先生带来的点心和蛋糕最感兴趣。罗伊斯卡太太和弗兰齐舍克先生自己在打开点心盒的时候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孩子们都挤上前来，问这蛋糕是不是苏珊娜做的。苏珊娜是戈翁贝克先生面包房里最能干的女工之一。对于安德热依来说，弗兰齐舍克先生到来的本身比糖果要重要得多。当弗兰齐舍克先生来后坐在门廊里一面擦着满是汗水的脸，一面对聚精会神的米哈霞姨妈和心不在焉的罗伊斯卡太太讲着华沙的各种新闻的时候，安托希在屋前奔跑，海伦娜在拨弄沙土，而安德热依则紧挨着父亲坐着，挽着他的手臂，目不转睛地望着戈翁贝克先生的小嘴巴——他在发复杂的辅音时口型显得极其精巧。如果戈翁贝克先生坐晚班火车来，谈话就在晚饭后进行，这时安德热依往往是靠着父亲的肩膀睡着了。父亲轻声唤醒他，扶着他沿着陡峭的楼梯登上孩子们睡觉的木阁楼。安德热依有时还装成十分困倦的样子，好让父亲替他脱下衣服，把他放到对他说来已经是又窄又短的小孩床上。这是罗伊斯基家甚至是卡利诺夫斯基家的床。

"妈妈明早叫他洗个脚吧。"戈翁贝克温和地对陪着他送安德热依睡觉的米哈霞姨妈说。这时安德热依那颗小脑袋已装满对父亲的依恋和对白天跟哥哥一起玩耍的回忆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有时，象在画片上那样，在昏沉沉的睡梦里，他还看到了红种人、梅花鹿、糕点，还有亲爱的父亲的红润的、象明月一样的圆脸。

如果弗兰齐舍克先生坐早一班的火车来，那安德热依还有时间听完华沙的消息，但他多半不懂，因为讲的是危机和失业。然后是大家一起吃晚饭。但安德热依觉得父亲吃饭时很拘束，因此他也不很愉快。

对于弗兰齐舍克先生来说，每到普斯泰翁基一次就是受一次折磨。如果他是开汽车去，往往就顺路去看看母亲，他在离玛佐夫舍的奥斯特鲁夫不远的地方给母亲买了一块地和一所农舍。他虽然不以自己的出身为耻，但还是决定彻底离开故土巴尔托杰耶，让母亲远远地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尽管戈翁贝克老太太现在住的地方同她离开的那个地方一样，是一块遍布森林的低洼地带，是一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偏僻角落，但每次见面，母亲都要对他唠叨抱怨一阵子。这位老太婆抱怨得最多的是，"这里没有皮利查河。"其实巴尔托杰耶离河足有十公里，可能还要远一些，而且戈翁贝克老太太从来也没有到那边去过，但她却认为她的新居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皮利查河。弗兰齐舍克宽和地微笑着听她抱怨，同时等着妈妈的外甥女，年轻漂亮的阿涅尔恰给他端来盼望已久的奶油拌奶渣，这是他每次到普斯泰翁基的路上都要吃一份的。阿涅尔恰跟老太太一起过日子并不轻松，但她把这个不大的农庄却因此管理得井井有条，房子也象别人家过"三一节"那样打扫得干干净净。弗兰齐舍克先生吃着摆在红桌布上的奶酪和黑面包，一边听着更使他心情焦躁的唠叨话。妈妈责备他很少把妻子和孩子带来。关于这一点他有什么好说的呢？奥拉每到戈翁贝克老太太家的时候，在婆婆面前都拘束得几乎要哭出来了。阿涅尔恰显然不喜欢奥拉，虽然乡下礼节周到，她依然使奥拉觉察到她的不满。安特克和安德热依尽管急着要到他们的地上天堂——普斯泰翁基去，却也高兴到祖母家去走一遭。只是海伦娜的任性使她的祖母和双亲都很尴尬。她吵嚷椅子太硬，面包太黑，奶油太酸了。泪水涌上了奥拉的眼眶，戈翁贝克老太太说：

"你们把海伦娜惯成个伯爵小姐了，当然这也不奇怪。"

这是老人对过路客人讲的唯一的一句责备性的话。除此之外，她对儿子和儿媳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她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催促阿涅尔恰干活，用孩子们非常爱喝的淡淡的甜茶招待他们。一句话，她是完全按照古老的农民礼节做的。她喜欢奥拉，奥拉的爱幻想的性格，对孩子们的温柔以及在魁梧、肥胖的弗兰齐舍克身上激起的爱都使她叹服。

从这个森林旁低洼草场上的农舍一下子到普斯泰翁基的"府邸"去，对于戈翁贝克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虽然那"府邸"也不过是一所大的木房子而已。尽管岳母对他很亲切，罗伊斯卡太太对他也彬彬有礼，弗兰齐舍克先生还是觉得他在这里至多是一个勉强能被容忍的人。在敖德萨他求婚的时候，对奥拉和米哈霞太太来说可算是高攀，但眼下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这桩亲事对卡利诺夫斯卡姐妹来说就成为有失面子的了。面包房！如果仅是一个悄悄地给戈翁贝克赚大钱的小面包房还将就，但那是座落在华沙主要街道上的最有名的面包房和糖果糕点店啊！在店里柜台后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弗兰齐舍克先生圆圆的笑脸。弗兰齐舍克先生由于他的肥胖、谦和、笑容可掬和美味的糕点而成为华沙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以他的形象为蓝本的木偶几乎在每个木偶剧团里演出。这在华沙甚至是件叫人高兴的事，但在乡村，在庄园里，在漂亮的园林和名目繁多的鲜花丛中，这对他便成了一种累赘。"跟他能谈些什么呢？"罗伊斯卡太太请他入座吃饭的时候总是这样想。有时罗伊斯卡太太家来了外客，在他们谈起越冬油菜、谢德尔策的赛马和帕尔切夫的骑术比赛的时候，他的沉默跟他的插话一样使人难堪，因为他的插话不仅说明他对那些事物一窍不通，而且内心深处还藐视它们。

午后便餐比较好受一些。照普斯泰翁基的老规矩，下午把餐桌摆在树下，如果下雨就摆在门廊里。餐桌又窄又长，因为来吃便餐的还有"果园姑娘"即女园丁。其他几顿饭他们都是在田庄大院子里的一间厢房里吃的。弗兰齐舍克觉得园丁里面有几个姑娘很象自己面包房的女工，于是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安德热依却不喜欢午后便餐，因为每次吃饭都来得晚的瓦莱雷克也来吃便餐。安德热依打心眼里讨厌瓦莱雷克，特别是父亲也在座的时候。小罗伊斯基总是明目张胆地拿胖面包师开心，而弗兰齐舍克既不会辩解也不反唇相讥，只是红着脸笑笑，岔开话题。

克莉斯蒂娜是星期五到爱韦琳娜太太这儿来的。弗兰齐舍克先生星期六来了，来得很早(是坐店里的小载重汽车来的，汽车的门上用金字写着"法国制造"的字样)。吃便餐的时候，所有的人：老姐妹俩，孩子们，弗兰齐舍克先生，瓦莱雷克，从华沙来的年轻见习工和六个女园丁都在树下围桌而坐。瓦莱雷克一开始就拿弗兰齐舍克先生的汽车开玩笑。

"多好的一辆小轿车呀，亲爱的弗兰齐舍克先生，是您买的吗？是什么新牌子？"

"哪里是什么新牌子？这是普通的法国汽车。"

"'法国牌'吧，是不是？"瓦莱雷克笑道。

安德热依非常喜欢店里的这辆车，瓦莱雷克的讥笑刺痛了他的心，何况他又见到父亲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他想作出反应，但谁也没有注意他。他还看见克莉玛小姐也面红耳赤，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皱在一起。克莉玛小姐时常给安德热依讲农作物栽培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很喜欢她。

"这是戈翁贝克家族的族车，"瓦莱雷克嘲弄地说，"车上的

族徽是个挂糖衣的大面包。"

弗兰齐舍克先生勉强笑了笑。罗伊斯卡太太转过身来想对儿子说什么，但安德热依已经开了腔。

"瓦莱雷克表舅，"他大声喊道，"瓦莱雷克表舅，我用牛奶为表舅的健康干杯！"

"好极了，"瓦莱雷克说，"可惜不是用酒！"

"表舅知道用牛奶是为什么人的健康干杯吗？为傻瓜的健康！"

最后一句话安德热依是用神经质的高嗓门喊出来的。

"哎，安德热耶克[1]！"外婆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呵斥道。

瓦莱雷克的脸涨得通红。他终于忍不住了，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罗伊斯卡太太骇然望着他。

"可恶的小混蛋！"瓦莱雷克喊道，转身到灌木丛中找他的皮鞭，便餐前他把皮鞭顺手扔在那里。

"瓦莱雷克，不要动！"爱韦琳娜太太喊道。

满面通红的瓦莱雷克已经举起了鞭子。弗兰齐舍克先生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时克莉玛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跑到瓦莱雷克身旁，从他手上夺下了皮鞭。

"您坐下吧。"她安详地说，拿着鞭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瓦莱雷克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骂了句粗话，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好一阵谁也没有吭声。安德热依突然大哭起来，向屋子里跑去。

戈翁贝克先生平静地注视着瓦莱雷克。

"我为我儿子的失礼向您道歉。"他说。

---

① 安德热依的爱称。

瓦莱雷克嘴里咕哝了几个字。

罗伊斯卡太太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件事上了。她怀着恐惧的心情望着克莉玛。

“唉，既然她已经能从他手上夺走鞭子……”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说，这事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但她很快也就产生了一种得过且过的想法。

“哎，也许这样更好。”

晚上她果然为瓦莱雷克跟克莉斯蒂娜离婚的事给玛莉亚·比林斯卡打了电话。

三

星期天来的客人很多。安德热耶克同他父亲一样避开人多的地方。安特克跟他们相反，一直在门廊前面转来转去，跟大人一起打网球和槌球，表演自己的射箭技巧。安德热依很羡慕哥哥，但自己又克服不了天生的胆怯，尽管他槌球打得比哥哥好，射箭技巧也比他高。就在客人都聚集在门廊前的时候，安德热依同父亲一起到远处散步去了。

他们先在园中漫步，后来到森林里去了。天气晴朗而不炎热，太阳已经偏西。安德热依喜欢同父亲一起散步，在一个暑假里这样的机会有一、两次，最多三次。他们沿着老槲树林里人们踏出的羊肠小路向前走。黄鹂的啁啾声时远时近。

“爸爸，你生我的气吗？”安德热依忽然问。

“为什么？”弗兰齐舍克先生说，他已经忘了昨天下午便餐上的那件事。

“我太傻了，跟瓦莱雷克表舅顶嘴。”

“呃，你真的是傻，但我不生你的气。”

“你不应该这样快就忘掉我做的错事。”安德热依异常严肃地说。

“这不是什么错事，”弗兰齐舍克先生说，“这是傻事。你干嘛要惹瓦莱雷克表舅呢？”

“不是我惹他，而是他惹你。他讥笑我们的汽车……”

“这有什么关系，让他讥笑好了。”

父子俩默默无语地走了一段路，安德热依没有松开父亲的手，反而握得更紧了。

“爸爸！”他终于又开了口。

“什么事？”

“我很不好。”

“为什么？”

“我很厌恶瓦莱雷克表舅。”

“厌恶他？这只是你一时的感觉吧。”

“我厌恶他！啊，我知道！他在谢德尔策市场上溜达，就是用那条皮鞭抽打犹太人。他还想用鞭子抽我，但克莉玛小姐没让他抽。克莉玛小姐做得很高尚……”

他重重地说出“高尚”这个词，戈翁贝克笑了。

“关于皮鞭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过了一会儿父亲问道，“这大概不是真的吧？”

“真的！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也闹不清楚瓦莱雷克表舅在那里搞什么名堂……有那么个协会，专门殴打犹太人的……”

“你弄错了，安德热耶克，不要再提那些你不了解或者不明白的事情。”

“罗索维耶茨基先生说的。他就是在姨婆这里见习的那个人。我也不全懂。”

“你是因此而恨你表舅的吗？”弗兰齐舍克先生问，同时在小路上站住了。

“不，”安德热依说，他的眼睛忽然睁得异常大。“恨他还不能说，但我不喜欢他。我厌恶……这比恨还差一点吧？”

弗兰齐舍克感觉到了儿子的手在他手掌里颤抖。他清楚，这次谈话对儿子非常重要，即使单从谈话内容的“成熟”这一点看也是如此。但他苦于自己讲不清道理，他跟安德热依一样难受。

他们又在静默中走了一段路。安德热依似乎有点踌躇。

“爸爸，”他说，“他们不应取笑你。”

“取笑我？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谁也没有取笑我。”

“你没有发现，但他们确实是取笑你。为什么？”

弗兰齐舍克先生的汗冒得越来越多了。

“呃，安德热耶克，你尽提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不要再说了。瞧，多好看的一只蝴蝶飞走了……”

“一只大彩蝶。”安德热依慢慢悠悠地低声说。

戈翁贝克先生又看了他一眼。他看见安德热依的眼睛眯着，目光一直追随飞去的蝴蝶，接着，他突然把手从父亲的手里挣出来，高兴地喊了一声，追蝴蝶去了。他又成了一个普通的顽皮孩子了。

这一次，客人们在罗伊斯基家没有呆多久，很快便纷纷告辞了。瓦莱雷克特别令人生厌，他放开大嗓门，唾沫横飞地讲个没完，大骂毕苏茨基和上校们的政府，傲慢无理地讲到他在谢德尔策建立的协会。罗伊斯卡太太郁郁不欢。客人们都走了，她和

克具有明显的犹太人的特征……”

瓦莱雷克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用双手捂住脸。

“妈妈别说了，”他反复地说，“妈妈别说了。”

“你知道，亲爱的，你也许明白吧，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要求你注意分寸……”

“可我过去一点儿也不知道。”

“原谅我，这是我的疏忽。我早该告诉你的，我以为你会从仆役、同学那里听到的，象你听到许多旁的事那样，其实那些事你倒是知道得太多太早了。怪我没有抓紧，现在你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大家都知道吗？”瓦莱雷克嗄声问。

“大概都知道。波兰人对这类事情是不会忘记的……我爸爸是个德高望重的人。他做生意当然要赚钱，但从来是童叟无欺……”

“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瓦莱雷克说。

“娘家姓卡利诺夫斯基。”母亲微笑着说，“但不是当统帅的卡利诺夫斯基。”

“你们是什么时候买下普斯泰翁基的？”

“我父亲那时想给我在故乡附近买一块地产。在乌克兰，犹太人是不准买土地的。”

瓦莱雷克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别吭声了！”他简单而生硬地说。

罗伊斯卡太太愕然地瞥了他一眼。

瓦莱雷克朝母亲走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他脸色大变。他满面通红，象昨天寻皮鞭要打安德热依时那样。太阳穴和秀美的脖梗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象是要爆裂。他一步步地慢慢向

“那有什么了不起？”瓦莱雷克说，但他有些惴惴不安，朝母亲逼近了两步。

“他们知道我父亲的血统。”罗伊斯卡太太平静地说，直视着瓦莱雷克的眼睛。她觉得自己还有力量。

“我们的外祖父姓卡利诺夫斯基。这是个辉煌的姓氏，黑特曼① 的姓氏。”

“这是不错，但也有姓卡利诺夫斯基的犹太人。”

“妈妈别开玩笑了吧，”瓦莱雷克说，又走动了起来。

“我不是开玩笑，”罗伊斯卡太太异常镇静地说，“我父亲是犹太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请你不要当着本地人的面胡说一通，否则别人会指你的脊梁骨的……”

瓦莱雷克走到客厅的一角站住了，他手扶着萧邦坐过的那张安乐椅的靠背。光线已经照不到那个地方，爱韦琳娜太太看不清他的脸。只听到从那角落里传来一种压抑的声音：

“妈妈在说些什么？请妈妈别说了。”

“谢德尔策的人都记得，大家都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是本地教堂唱诗班领唱的儿子，是个制革工人……是从波多莱的卡利诺夫卡来的……他跟一个叫索科沃夫斯基的医生的女儿从谢德尔策私奔到敖德萨。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人们不会忘记。我父亲以后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附近开设了制革厂。我们姐妹两个都象母亲，虽然长相不一样，但都没有犹太人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你们这一代身上出现了……约齐奥完全没有，他象祖父罗伊斯基，但是你和海伦娜有……再看看奥拉的孩子。安特

① 在十六及十七世纪时，波兰军队的统帅称为黑特曼，这里是泛指贵族的姓氏。

儿子单独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被客人们踩脏了的客厅里还残留着他们抽烟的烟雾。这时，她又体验到多年来她跟小儿子在一起时总是伴随着她的那种感情——他的思想和心灵无可挽回地离她愈来愈远了。她总觉得，瓦莱雷克象水一样从她指缝里漏下去了。最后她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开了口。

“你知道，”她说，“从你的长相上看，你也不该宣传排犹口号。”

“我的长相？为什么？”他问道，继续在客厅里踱步，显然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看看你外公，我父亲的像片吧，”她指了指挂在客厅墙壁显著地位上的老罗伊斯基像下方的一张照片，这是敖德萨的那个奥帕纳斯过去给她送来的（我可怜的父亲……①）。“你跟他象极了。你的脸是犹太型的。”

瓦莱雷克大笑起来。

“妈妈真想得出来。我奶奶娘家姓雅克斯玛尼茨卡，因此我们有阿尔明尼亚或鞑靼人的血统。我的脸是东方型的……格鲁吉亚型的。”

“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在不知内情的地方，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瓦莱雷克走到母亲对面，在客厅的另一头，猛地站住了。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内情？”

“我正想提醒你一句，你那种讲法在这里，在谢德尔策听起来挺可笑。在乌克兰，没有人知道，你可以信口开河，但这里的人是知道的。这里有人记得我的父亲……”

---

① 原文是法文。

她逼近，双手颤抖着，抽搐地举到领口两边，向她伸过来。她站起身。

"瓦莱雷克，"她说，"你怎么啦？"

他突然走到她身旁，一举手把她推回到安乐椅上。他那张变了形的脸俯向她，圆睁的双眼死盯着她，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说：

"假如妈妈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假如妈妈再对我提起它，我就要杀人，你懂吗，妈妈，象宰狗一样……"

罗伊斯卡太太镇定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发疯了！"她说，"其实大家都已知道了。"

但瓦莱雷克没有听她的话。双手摸到了领口，用力一扯，撕破了衬衣。

"我要杀人，我要亲手杀人。"他转着圈地说。

罗伊斯卡太太退到椅子后面，突然大声喊道：

"滚开，你这个不肖的东西！……滚！"

瓦莱雷克站住了，象中了枪弹一样刷地转过身子，急步走了出去，他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还可以听到他从窗下砂砾地上走过的脚步声，然后那声音在园林里的林荫路上消失了。

四

森林后边的佩特雷博雷教堂是普斯泰翁基的教区教堂，离庄园约三公里远。上教堂的时候大家不是骑马就是坐轻便马车或大车，而戈翁贝克家的两个男孩则是穿过森林跑过去的。他们每天都去，而且是一大早就去。当地的教士罗马瓦神甫教他们当做弥撒时的助手。做早弥撒的时候总是期待他们来。因此他

们每天一早就跑去上教堂，有时是分头去，如果有什么事（譬如说，在池塘里捕虾或跟牧童们一起在院子里赶鸽）使哪一个在家里耽搁了的话。安德热依非常喜爱清晨的这场跑步。园林、森林都很宁静，象是在向他微笑。草上闪光的露水打湿了他骨瘦如柴的光脚穿着的便鞋。他这双瘦得出奇的脚以后在教堂里从短小的助祭法衣下滑稽地露了出来。这件法衣的下摆还镶了教堂看门人的妻子用钩针钩的花边。只有安特克笑话他，安德热依对自己的脚是肥是瘦倒满不在乎。教堂里的一个钟头完全是在孩提的虔诚中度过的。简陋的小教堂里的神秘的寂静使他心醉神迷。有时还来几个别的男孩：教堂看门人的外甥奥莱克；当地女裁缝的弟弟阿卢尼奥，以及大个子斯泰凡——他对祈祷仪式、弥撒、领圣餐等等宗教仪式都很懂行。斯泰凡脸上有个疤，戈翁贝克家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安特克对他的行为十分钦慕。安特克和这些孩子们在教堂周围嬉戏耍闹，甚至在法衣圣器室里也不守规矩。安德热依虽然崇拜哥哥，赞同他的所作所为，但对他在法衣圣器室的行为也觉得不妥。从此他对哥哥的盲目尊敬开始消失，尽管对哥哥的骨肉之爱还很深，对他的崇拜却减退了不少。安特克特别喜欢同斯泰凡一起淘气。斯泰凡同他经常在教堂周围追逐，一把抓住他，拧他的皮肉，卡他的脖子，安特克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大叫大嚷，破口大骂。有一次，他也把斯泰凡整得死去活来。他们有时在圣坛前还继续打闹。安特克摇奉献铃的时候，斯泰凡便想方设法使他出错；在神甫正要从圣坛上转过身来之前，斯泰凡给安特克做个鬼脸，这样神甫抬起双手的时候就只看见安特克笑歪了的脸以及大个子助手一本正经的神情。安德热依总学不会摇铃，别人也不要他摇。他只是递递祈祷书。当大家都在寂静地做弥撒、蹩脚的管风琴师也停止了弹

奏的时候，他常常去倾听窗外燕子的呢喃，以致忘了自己该做的事。直到斯泰凡使劲地去拽他脑后的头发，他才想起是该把祈祷书从“新约”翻到“使徒传”的时候了。

在这个时期安德热依开始知道些家里的事情了。这大概是由于他特别敏感。而安特克对不涉及自己的事就根本不去思索，甚至视而不见，尽管这些事明明存在，甚至发展到了很激烈、大有一触即发的程度。安德热依洞察到：妈妈不喜欢这个家，对爱韦琳娜姨妈也不十分信任，在妈妈同几乎是把她抚养成人的她的姨妈的关系中有一条深刻的裂痕。妈妈有时也去看望她姨妈，但整个夏天至多也不过是一次，而且从来不跟爸爸一起去。就连爸爸的姐姐，科谢可娃姑妈到罗伊斯卡太太家去的次数也比妈妈多。安德热依很爱自己的教母，科谢可娃姑妈，每逢她来他都很高兴。科谢可娃姑妈给“小鬼”（她是这样叫安德热依的）的礼物总是很奇特的，尽是他意想不到的东西，因而更使他喜爱。譬如说，她会从一个大提包里掏出椰子肉，或者一盒极为复杂的益智玩具，或是一副两岁小孩玩的积木（安德热伊心里非常喜欢这些积木），有时她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娃娃，黑人或中国人。安德热依不好意思玩娃娃，安特克也拼命戏弄他，并吓唬他说要去告诉斯泰凡，于是娃娃马上就转归海伦娜所有。但是安德热依很长时间仍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每天早上都要问妹妹：

“你把我的中国人放在哪儿了？”

科谢可娃姑妈虽说在布拉格区只有一所小住宅，但她开了一爿家具店，她是个朴实的女人，在普斯泰翁基一点儿也不拘束，在整个农庄里随便走来走去。她去看了下人住的房子，然后对罗伊斯卡太太说：

“您怎么能让那些人住在如此肮脏的地方？”

罗伊斯卡太太耸耸肩。

"我有什么办法？下人的屋子是每月都粉刷的……"

孩子们都管罗伊斯卡太太叫姨婆。姨婆是从来不到下房去的，她只是把管家科兹沃夫斯基或见习工罗索维耶茨基叫来，说：

"科谢可娃太太说，下人的房子非常脏……"

对此科兹沃夫斯基先生和罗索维耶茨基先生总是回答：

"科谢可娃太太真爱管闲事！"

妈妈在普斯泰翁基总是显得局促。她穿得比在华沙讲究，还戴首饰。孩子们非常不喜欢她这个样子，都说"妈妈打扮起来了"，他们觉得妈妈这样不如在家里好看，也不如在家里可亲。安德热依根本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普斯泰翁基是另一种样子，心想妈妈在这里一定感到不快。有时他还想，妈妈也许压根儿就不愉快。在他独自到佩特雷博雷去的路上，或在园林里无目的地闲逛的时候，心里老是琢磨这个问题。他在园林里漫步的时候，往往要拔一些野悬钩子枝条，或是采集一些鲜花，偷偷送到那个圆形庙里约齐奥的墓碑上。他越是不喜欢瓦莱雷克表舅，越是对人们谈到约齐奥表舅的一切都深感兴趣。约齐奥表舅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比妈妈大一点儿，妈妈谈起他的时候，总带着微笑，罗伊斯卡太太很少提起他，但一提起他，她的眼睛里也射出光辉。在客厅的一个五斗橱上，放着一张用天蓝色绒布镶边的照片，这就是身穿军服的约齐奥表舅。他那张圆圆的、不太匀称的宽脸上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安德热依总要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有一次，画家亨利·安托涅夫斯基先生来给罗伊斯卡太太画像。吃晚饭的时候，女主人不在座，他讲了卡涅夫战役和约齐奥的牺牲情景。安德热依听得目

瞪口呆，米哈霞姨妈说：

"感谢上帝，可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座的人都宽慰地吐了一口气，说卡涅夫战役不会再重演了，年轻人能够上学，工作，恋爱，而不用再拿枪打人了。

于是安德热依只要一采集了野花，就编成一个漂亮的花环，安放在西比尔圆形庙中央红大理石的墓碑上，那墓碑上面写着：约瑟夫·罗伊斯基（1898—1918）。他到庙里去总是尽量不让人看见，因而他拿着花去谒表舅的墓也就具有一种神秘感。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道通向庙宇的精巧的小门（要打开这扇门必须先按门中央的一朵铁葵花），匆匆把花放在墓碑上，转身就走了出去。在这里来不及祈祷，他一般便在佩特雷博雷教堂为表舅的灵魂祈祷，同时也为妈妈、爸爸、姥姥祈祷。教堂里的寂静，窗外的燕语，教堂周围槲树和椴树的沙沙声，都促使他思念那些开创了他安德热依·戈翁贝克的生活世界的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

五

雅努什的财务仍由舒什凯维奇先生管理，而舒什凯维奇又逐渐把某些买卖和次要的事务交给自己的外甥亚当·温茨基（或者象他的名片上印的：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去处理。普热比亚-温茨基是高等农业学校的学生，二十几岁，放荡不羁。他是格罗德诺① 人，瓦茨瓦夫·舒什凯维奇先生也是那里的人，在年轻时代他跟艾丽查 奥若什科娃② 家里还有过交往；亚当

① 立陶宛城市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属波兰。

② 艾丽查·奥若什科娃（1841—1910），波兰十九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

的母亲不久前搬到比亚威斯托克，开了一家裁缝店。亚当的姐夫戈尔德曼是一个富有的建筑师，因此他得以结识华沙的一些富翁，逐步代替舅父管理有钱有势的人的证券和财产。

雅努什的全部财产除了科莫鲁夫之外，还有一些有价证券，即城乡信贷商行的期票共约四十万兹罗提以及基辅商行的期票。虽然从里加和约① 以后一直在进行谈判，但国家银行既不接受基辅的期票，也没有把票面金额退回。华沙期票有六分或六分五的年利。每个季度舒什凯维奇都带雅努什到商业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去一次。同熟人在这里相遇就象在妓院邂逅一样感到难为情。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拿出装满蓝色和粉红色证券的铁盒子，用大剪刀剪息票。纸很硬，他们还把好几张证券叠在一起剪，所以剪起来很费劲。每次剪完息票之后，舒什凯维奇总是抱怨双手累得酸疼。此外，舒什凯维奇先生还要浏览中彩证券的长串通告。如果雅努什的哪一张证券中了彩，他可就乐坏了，马上用中彩的那笔奖金买新的证券，有时也买利尔波普、雅布乌科夫斯基兄弟的或诺尔布林的股票，但这种情况很少。他们把息票交给出纳处，几个钟头之后雅努什的衣袋里就揣着一笔不小的数目走出银行。这笔钱足够他用到下次再来光顾这银行地下室的时候，因为他花费很少，何况从科莫鲁夫也能得到收入。

但是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息票的收入就开始靠不住了。使舒什凯维奇先生大为发愁的是，息票先是要提前数天，以后又要提前几个月交验，最后是利率降低。这自然是以议会通过的法令为依据，但舒什凯维奇先生怎么也接受不了。

过去雅努什和舒什凯维奇先生从银行取了钱出来，总要到

① 指苏维埃俄国和波兰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在里加签订的和约。

路尔丝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并在那里同舒什凯维奇太太——从前的波特洛斯小姐会面。她每次都喝一杯巧克力茶，吃两块点心：一块是上面嵌有核桃仁的蛋糕；一块是上面撒了焦糖，里面包着黄色奶油的圆蛋糕。钱自然是由雅努什付。

利率降低以后，舒什凯维奇太太很客气地不来吃巧克力了，尽管雅努什对她丈夫提过好几次。

舒什凯维奇先生干了一辈子的证券买卖，以及替别人和自己把钱存入银行的活计，现在证券持有人的收入被单方面地大大降低，他思想上怎么也接受不了。

"这象什么话，亲爱的伯爵，"他对雅努什说，"一个什么财政部长一下子砍掉了人家多年来稳定的收入。证券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按'八分'或'七分半'付息，怎么能只付三分或四分呢？这简直是抢劫，是革命！"

雅努什微微一笑。

"抢劫大概不至于，但革命倒是真的！"

舒什凯维奇先生捋捋自己的白胡子，一会儿抱怨这，一会儿咒骂那，但压根儿没触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尽管危机对雅努什的收入，还有对他自己的收入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雅努什竭力把谈话引到个人问题上去，因为他知道，对这个老人什么也说不清楚，何况他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瓦茨瓦夫先生，新婚愉快吧？"他说，开玩笑地摸了摸这位交易所老行家浆硬的袖口。

"谢天谢地，我很满意。您根本想不到波特洛斯小姐是个多节俭的人。现在我们两个人花的钱比过去我一个人的开销还要少。我以前那个老伴伊格纳佐娃显然骗了我不少钱！"

波特洛斯与舒什凯维奇这对新婚夫妇果真是在节约上下功

夫。虽然战争把他们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积蓄都搞光了，但他们从未停止过新的努力。波特洛斯小姐在比林斯卡家和其他大贵族家当家庭女教师时积了一笔可观的钱，她用这笔钱在比亚瓦·柴凯夫城[①]买了一幢房子；她还有过奥尔洛夫斯克-卡姆斯基银行和莫佐奇糖厂的股票，但革命把这一切都毁之殆尽。她从寄以厚望的安娜公爵夫人的遗产中只得到一副"钻石小耳环"，还郑重其事地把它寄存在华沙储蓄银行的保险库里。舒什凯维奇先生当年想的也很有道理：战争刚开始时，他把所有的证券、股票和值钱的东西都变成黄金，然后把这些黄金、卢布和美元带出华沙，因为他对首都不放心，一九一四年秋天华沙受到威胁，第二年即落入德国人手中。他把这些东西带到了莫斯科，存入里昂信贷银行的分行——他的盘算应该说是正确的，却不料革命政府连外国银行的资本也没收了。舒什凯维奇回到华沙之后，马上就着手重新攒钱。没有钱他是活不下去的。他象一只蜜蜂，当它的一部分蜜被取走之后，马上又开始采集新蜜。现在，当他为自己、为梅申斯基、为比林斯卡又收集了一批证券的时候，危机使他猝不及防，惶恐万分。国家采取的措施把他的私人收入削减了差不多一半！太不象话了。

舒什凯维奇太太以更富于哲理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反复无常，许多豪门大户，如比林斯基们，勃兰尼茨基们，拉齐维乌们不也都土崩瓦解了吗？她在比亚瓦·柴凯夫的房子不会比整个亚历山大城[②]还要大吧！当然在家里日子得节俭些，于是便取消了午饭后的黑咖啡，瓦茨瓦夫先生每天早上只能喝一杯放糖

---

① 在乌克兰。

② 指亚历山大市，在埃及，十六世纪土耳其占领下一度衰落。

的茶，第二杯茶就不能再放糖了。

他们住在弗斯普尔纳街，两间带厨房的一套房子，厨房是朝庭院的。厨房里挂着一个金丝雀笼，舒什凯维奇太太嫌它太贵，一天她到三十字广场的鸟店里把金丝雀卖掉了。但她对于自己的那只哈叭狗卡罗却下不了这个决心。这只狗是大约二十年前老比林斯基先生送给她的。卡罗又肥又笨，能吃能喝，身上臭气难闻，晚上鼾声大作，但昔日的波特洛斯小姐舍不得扔掉它。

“你瞧，”① 她对丈夫说，“我还是一个老罗曼蒂克！”②

舒什凯维奇先生从这句话里猜到，他妻子跟老比林斯基之间有过某种浪漫的关系。但是，要追究那种遥远的、对谁都没有意义的事，现在既不是时候，也没有那个兴致。夫妻二人整日价平静而有节奏地奔忙于窗明几净的家庭和交易所以及银行地下室之间。

只有偶尔来访的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才给弗斯普尔纳街上的这套住宅带来一些生气。他来得很少，但一来就坐很久，毕恭毕敬地听着舒什凯维奇先生的高谈阔论。舅父向他吐露了老公爵夫人安娜·比林斯卡的财产状况或米科瓦依·波托茨基③的巴黎的继承人得了什么股票（如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等等。这个年轻人听到股票、交易和投标这些词儿，眼睛都发亮了。罗特席尔德④和捷列什琴科家族⑤巨大财富的开创人的业绩使他敬佩得五体投地。他很晚才告辞出来，出门之前，舅父往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③ 波托茨基家族是波兰著名的豪门贵族。米科瓦依·波托茨基曾任波兰军队统帅，镇压过十七世纪下半叶在乌克兰发生的农民起义。

④ 罗特席尔德（1748—1812），著名的犹太银行家。

⑤ 捷列什琴科是俄国著名大富翁。

往瞒着舅母塞给他几个兹罗提，然后他长久地踯躅在华沙灯火辉煌的街道上，脑子里想入非非。从舅父那里继承来的节俭的美德，同想模仿波托茨基家族的古齐奥①或雅罗斯瓦夫②的欲望在他心里搏斗着。有时他还下小酒馆跟高等农业学校的同学聚会。他逐渐学会了从舅父那里讨几个酒钱，同时也学会了跟那些地主家庭出身的、衣冠楚楚的民族主义学生会会员们厮混。那些人根本不把他那个姓氏"普热比亚"放在眼里。

舒什凯维奇先生发现，四年前梅申斯基从巴黎回来之后，在科莫鲁夫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经常整月整月地不在华沙和布拉茨卡街的府邸露面。舒什凯维奇想把雅努什对农村幽居生活的依恋变为有所作为的开端。首先，科莫鲁夫不再租给别人种了。一九三〇年秋天，舒什凯维奇同雅努什商量好了后，决定出售一部分贬值的证券，用这笔钱买一辆载重汽车，在科莫鲁夫建一座玻璃暖房和一个温床，扩大果园，种植甜樱桃和普通樱桃，以增加农庄的收入。雅努什决定在科莫鲁夫长住，把剩下的钱整修一下房子。玛莉亚·比林斯卡在同兄弟分手的时候动了感情，把自己的一辆旧轿车送给了他。

亚当·温茨基对科莫鲁夫的事务越来越关心，虽然他住在华沙，但经常到农庄来看看。科莫鲁夫离华沙约四十五公里，到首都只要一个钟头。一九三一年早春时候，雅努什终于在科莫鲁夫定居。眼下他觉得这里的生活即便不能说是幸福的，至少也可以说是安稳的了。

---

① 古齐奥即古斯塔夫·波托茨基，米科瓦依的后裔。

② 雅罗斯瓦夫·波托茨基，米科瓦依的后裔。

六

春天与孤寂对雅努什起了镇静作用，甚至可以说麻醉作用。他睡得很早，在漫长的白昼还没有结束时就睡下了，清晨醒来时精神爽快。他读完昨天的报纸后，就走到庭院。在谷仓后面的南边现在是一大片樱桃林，一棵棵幼树用绳子捆在木竿儿上，构成一个象英国方格毛毯那样的方格图案。果园前面是白色铁桁架支起的新暖房，它一侧朝南，温床就在入口处。这里是新来的大胡子园丁菲比赫先生的王国。

菲比赫先生从一月份起就在这里工作，因此，在暖房旁边的苗圃很平整，暖房后面不远，有两个土堆：一堆是肥土，另一堆是肥料，象火山一样冒着烟。

三月份的一个清晨，高高的白云在天空迅疾地飘浮，白云之间的天空看起来也象北方的海洋一样白茫茫的。雅努什心情舒畅地走进了果园。两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在给幼树喷水。暖房前面，米耶特克·科齐克在砍干树枝，用它来为暖房生火。当雅努什走进玻璃房的时候，一股泥土和植物的热气异常强烈地迎面扑来。墙跟前的一排绿油油的西红柿秧已经长得很高了。菲比赫先生坐在温床旁边，把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秋海棠幼苗从一个木箱移植到另一个木箱里去。菲比赫先生打算把鲜花和早茬蔬菜作为科莫鲁夫园艺业的基础。在温床的台子下面的细沙里，可以看到大丽花的大根茎，已长出了淡绿色的嫩芽。米耶特克的妹妹，俊俏的海尔恰正在台子下忙着，把大丽花的嫩芽剪下来，栽在花盆里，再把花盆端进暖房。暖房里大桌子上已经摆满了供观赏用的朱蕉、秋海棠和蜀葵。

菲比赫先生一见雅努什就停下了工作，手里拿着一根头上削尖的木棒，笑着对他说道：

“您看吧，秋天我们该有多美的鲜花！”

他放下木棒，给雅努什看放在一张小纸头上的美人蕉的种子。这是一些油黑发亮的小圆点，长着象尾巴一样的毛茸茸桔黄色的嫩芽。

“这是我们养的花中最奇特的花，”园丁说，“它长得象鸟头。”

雅努什无言地望着那些奇怪的种子。

“您知道，这种花行市很好。”

“噢，”梅申斯基不大相信地含糊地应了一声。科齐克的妹妹从台子下望了他一眼。她还在那里给大丽花修芽。

这时米耶特克走进来说，有位太太要见雅努什。雅努什大为诧异，科莫鲁夫差不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会有什么人来拜访呢？他吩咐请那位太太进来，自己走进暖房，那里现在没有人。

一个瘦小的女人走了过来，雅努什开头竟认不出她是谁来。来人向他伸出手，悲戚地、很不好意思地微笑着。

“您不认识我了吗？这也不奇怪，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甚至不止十年。我是兹戈热尔斯卡。”

雅努什觉得很尴尬。

“啊！是您！”他说，“我当然记得。您父亲怎样？”

“家父已经去世了，”佐霞·兹戈热尔斯卡说，从她的语调听起来仿佛父亲的死是几个钟头之前刚刚发生的事。后来她又补上了一句，“是六年前去世的。”

两人沉默了片刻。

“这暖房好漂亮呀，”佐霞向周围扫了一眼，突然开口说，“盖

了许久吗?”

“刚盖不久,为秋天用的。”雅努什回答说,然后不再吭声,等着客人说话。

但佐霞靠在摆满观赏植物的桌子上,默默无言地用手抚弄着银灰色的秋海棠的光怪陆离的叶子。这种局面使雅努什气恼,在他买下科莫鲁夫的那个时候,佐霞就使他气恼。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他相当冷淡地问。

佐霞凄楚地瞥了他一眼,她的目光就象今天的天空一样明澈晶亮。

“各种令人烦恼的事。”

“啊,”雅努什说,“什么令人烦恼的事?”

“您恐怕猜得着吧?您把我们坑苦了。”

“我?”梅申斯基猛地把手放在胸口上,他感到自己心脏跳动加快了。

“可不是!您用马克从我们手里买走了科莫鲁夫。几个月后,这些马克就一钱不值了。您一定很清楚吧?”

“科莫鲁夫可不是我买的,”雅努什脱口而出。

“您说什么呀,伯爵先生,”佐霞严峻地说,她的眼里闪耀着冷峻的光。“科莫鲁夫不是您买的?谁签的公证书?”

雅努什明白自己说了傻话。

“那当然。不,我不是说……”

“您用马克买了我们的科莫鲁夫,几个月后,我父亲用那笔钱只买了两个金戒指,仅此而已。”

她悻悻地看着他,表情严峻。雅努什满面羞惭。

“佐霞小姐,”他说,“您还没有出嫁?”

“没有。”她回答。

“佐霞小姐，”他接着说，“这既没有我的过错，也没有什么阴谋……”

佐霞使劲地晃了晃脑袋。

“这里热得很，”她说，“还有一股气味。”

西红柿的嫩秧确实在散发出一种辛辣刺鼻的酸味，弥漫在潮湿而闷热的空气里。

“是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这里是没有您的过错，但我也不愿饿死。我没有工作……”

“您会做什么工作？”

“我会做什么工作？我会管理科莫鲁夫……不过现在我可能不会管理暖房和汽车……这原是我唯一会做的。我来是为了请求您接受我当您农庄的管家。”

她迟疑地看着他，脸红了。她的手机械地掰掉了放在观赏植物台上的文竹的嫩芽。他平静地把花盆推到一边。

“别把它弄坏了。”

他的这个动作把她征服了。两手下垂着，此刻她望着他，已经不象是个要求补偿，而是一个有求于人的人了。

“请您想想，我到您这里来时的处境……这里的一切同十年前一模一样，只是多出了一个暖房……先生，希望您能理解……我单身一人，没有职业，而且也找不到职业，每到一个地方，人家都说，现在是危机时期，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了……我注意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家父什么也没有教会我，而您又象是不花一个大子儿就把科莫鲁夫从我们手里夺走了……”

雅努什哼了一声。

“就是这样，您得承认事实。”

雅努什怒火中烧。

“好，我承认，”他说，“我是故意欺负您，我拐走了您的科莫鲁夫，我把您弄穷了。您想怎么办？”

“我想得到补偿。”

“我无法在科莫鲁夫给您一个职位。”雅努什继续冷冰冰地说，“但是，如果我知道哪里要用人，我会通知您的。您的地址呢？”

“我住在克拉科夫。”

“您是特意到这里来的？”

“是的，用我最后的几个钱。”佐霞垂下眼皮轻声说。

“太妙了，”雅努什挖苦地说，“最后的几个钱为这发了疯的念头耗掉了！哪一条街？”

“住在萨尔瓦托尔区。冈蒂纳街二号。”

她眼里噙着热泪，雅努什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您回克拉科夫去吧。车票多少钱一张？”

“十四个兹罗提七十五个格罗什。”

佐霞说到这个数字时，声音在打颤。

“这是一百兹罗提，”雅努什交给她一张钞票。“您先回克拉科夫，有消息我就通知您。”

佐霞收下了钱，突然背过脸去，靠着秋海棠哭了起来。

“您别激动，”雅努什无动于衷地说，但他握住了这个年轻妇女的手。他觉得对她讲些没好气的话是一种愉快。“没有什么可哭的。”

“我知道没有什么可哭的。”佐霞忍住了眼泪说，但她的脸仍然背着雅努什，“我已经被弄得精疲力尽了。”

“我将竭力为您想办法，”雅努什说，声调柔和多了。

“那我走了。”佐霞低声说，心烦意乱地从旧手提包里掏出一

块手帕擦眼泪。

“您是步行到这里来的吗？”雅努什问。

“是的。从索哈切夫走来的。”

“我叫人送您去。”

“不用了。”

雅努什不高兴地后退一步。

“我去吩咐人备马。”

“谢谢。我还是走着去好。”

她向他伸出手，他吻了吻。

“再见。”

“我送您走。”

“不，不用了。暖房里真热。西红柿什么时候可以收？”

“菲比赫先生说五月初。”

“噢，那时可以卖好价钱。”

“到时候再看吧。这还是头一年，试种的一年……尽管菲比赫先生种蔬菜水果很有经验。”

佐霞穿过暖房走到外面，这时她似乎才想起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她彬彬有礼地向雅努什点了点那戴着黑帽子的头，迅速地走过院落，上了通向索哈切夫的大路。雅努什想打开车库，但钥匙在家里。他回屋去了一趟，并叫来了司机费利克斯。汽车开动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在离科莫鲁夫约一公里处才追上了佐霞。路上很湿，佐霞的鞋袜都沾满了污泥。他几乎是把她硬拉上汽车的，但在路上她活跃起来了。他们谈论着天气。

汽车穿过这个小镇，一直开到火车站。到华沙的火车快来了。雅努什再次跟佐霞告了别，又向她要了地址，并记在笔记本上。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非但没有因为跟这个古怪的姑娘

周旋浪费了时间而抱怨，反而情绪高涨。到暖房里帮菲比赫先生干活的时候，轻轻吹起了口哨。

“园艺能使人精神愉快，”菲比赫先生的话象是个警句。“不过您别忘了给那些嫩苗的花盆底上垫些好土。”

七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玛莉亚·比林斯卡同卡齐米日·斯彼哈瓦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变化。同以前一样，斯彼哈瓦（他已调回部里工作）假装是住在斯莫尔纳街；同以前一样，他对这种局面感到不方便、不体面、不好。同以前一样，还得在仆人面前，也就是在自己面前装成另一种样子。对正式的妻子可以变心，但是对象比林斯卡这样的假妻子怎么能变心呢？要知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爱情”呀。然而，多年以来把他们连在一起的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

阿罗才十三岁，要等他成年最起码还得八年！只有到阿罗满了二十一岁，他们才能考虑结婚。他们两个对此都很清楚，只是从来没有说破罢了。这种局面对卡齐米日来说，是个沉重的包袱。此外还有物质上的麻烦。在巴黎的时候，他得到的驻外机构的工资和补贴足够他使用。但在国内他只有一份微薄的薪金，而这复杂的生活方式却使他颇费花销。他从巴黎回到华沙的时候已经属于高级官员之列，这时高级官员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是危机的年代，国家经济情况也很困难，他的同事们却都在拼命弄钱，挥金如土。他们纷纷购买别墅和破产地主的田庄还不算，更主要的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打牌赌博，一掷千金。斯彼哈瓦从来就习惯于过节俭的生活，自己花

钱不多。他父亲已经从火车站搬进了位于霍罗登卡附近的小农庄，经常来信要钱。对这些信自然可以置之不理。他在巴黎时甚至还攒了几个钱，象当时流行的那样，他也把这些钱买了名厂的股票，不过这些股票的价值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没有动用这些股票，尽管他已开始负债了。温茨基替他从犹太人那里借钱，这些钱也可能是舒什凯维奇自己的，他把钱借给外甥放高利贷。卡齐米日学会了打牌，输掉了不少钱。他从不玩巴卡拉和扑克，只同高级人士安安静静地玩桥牌，这使他花费特别多：每输一点得付五个美元。有时他一次输得太多，当场付不出钱来，到第二天才给人送去，这使他非常难堪。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干脆不去打牌。这样，打牌就逐渐成了他每日的需要。玛莉亚不知道他这项癖好，或者说，这项习惯，因为斯彼哈瓦没有什么癖好，或者说，他极力表现出没有什么癖好。他每天晚上到福克萨尔街俱乐部[1]，经常打通宵。他赢了的时候，便欣赏自己对于输家的某种优越感，喜欢观察他们着急和越来越焦躁的神情。他自己输了的时候，从来不发急，而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冷漠。雅努什从他们共同的熟人和阿达希[2]·温茨基那里知道卡齐米日赌牌。他有一次还试着跟卡齐米日谈谈。但对方只是冷淡地开个玩笑把话题岔开了。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淡的一个原因。斯彼哈瓦告诉雅努什他经常在“阿德利亚”遇到阿达希。

“他哪里来这么多钱挥霍？”卡齐米日问。

雅努什以为这是对他提到打牌一事的报复，只是一笑置之。布拉茨卡街那边的关系越来越难处了，如果不是为了阿罗和别

---

① 指当时波兰外交部的俱乐部。

② 亚当的小称。

夏多夫斯卡小姐，他根本就不想到那里去。他知道，阿罗是玛莉亚和卡齐米日结婚的主要障碍，他想对阿罗的教育加以关照。然而玛莉亚并没有把自己的怨尤加在儿子身上，她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母亲。斯彼哈瓦一如既往对小家伙极为冷淡，而且越来越冷淡。阿罗的全部财产由母亲和老舒什凯维奇精心保管，他成年之后将成为一个极富有的人。

到一九三一年，斯彼哈瓦的财产状况已经捉襟见肘了。春天他接到家里关于他小妹妹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写信的是他的大妹妹，家里唯一的一个给他写信的人，信里闪烁其词，于是他决定利用复活节的假期回家看看。十年前给父母买下了那个田庄以后，他就没有回过这个家了。这个田庄离老斯彼哈瓦当过扳道员的火车站太近，大家都没有忘掉他是个工人，因此没有人对他脱帽致敬，喊他"老爷"。这使老人非常烦恼。

老斯彼哈瓦已经年近古稀。他看到卡齐米日的小汽车驶到门前非常高兴，蹒跚地（象是有些瘸）穿过一个大房间出来迎接儿子。这个大房间是一家人的起居室，狗在这里跑来跑去，地板上摆着玩具和炊具——孩子们把筛子和捣土豆的钵子都搬来当了玩具。厨房就在这屋的隔壁，厨房的门从来不关，厨娘、妇女们以及这家里众多的婴儿的喧闹声都从敞开的门传进大房间。除了熬猪油的烟雾和味道外，房间里还充溢着刚洗过的床单的气味。这些床单就挂在厨房里的绳子上。

老斯彼哈瓦比儿子矮得多，小个子，圆圆的脑袋上盖满了苍苍白发。他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膀，几乎是踮起脚尖去亲他那刮得光光的脸颊。一边说道：

"呃，卡齐克，让我瞧瞧，你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已经是个华沙人了！没说的！"

他退后一步，仔细端详起自己的“华沙人”来。

卡齐米日看见父亲满头白发心里不由一动，同时又记起了父亲过去抽在他身上的鞭子和腰带。

“妈妈呢？”他问，“她身体好吗？”

“好，好。她到地窖里去了。你知道，复活节快到了，儿子又要回家，我们那些娘儿们都不知道该烤什么，炖什么好。我想这整个屋子装点心都装不下。”

卡齐米日没有脱下大衣就在房中央坐下了，两眼注视着父亲。而父亲却象只麻雀似的从房间这头跳到那一头。卡齐米日面带微笑，没有开口。

“呃，华沙情况怎么样？”父亲问，“那个毕苏茨基，他想干什么？他能对付得了你们那些捣乱分子吗？什么？还会有什么事？会打仗吗？”

“乡下总以为过两天就要打仗，”斯彼哈瓦微笑着说，“其实打仗不那么容易。”

“你在部里工作什么都知道，是不是？小兄弟，嗯？”

母亲走了进来，头发也全白了。她身材矮小，满脸皱纹，全身缩得象一只干瘪的蚕，只有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还在闪光：她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有些人干脆说他是吉卜赛人。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这儿把所有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叫吉卜赛人。

母亲畏畏缩缩地走到儿子身边。他俯身去吻她的手时，她亲了亲他的头。她那畏葸的样子刺痛了卡齐米日的心。“妈妈怕我。”他想。母亲散乱的白发上裹着一条黑丝头巾。

“哎，让我也来欢迎儿子，”她说，“儿子有好久没有跨进这低门槛了。”

她的声音象天鹅绒般地柔软（“莫非外祖父果真是吉卜赛人？”卡齐米日想），但蕴藏着执着和坚强的力量。

“不，妈妈完全不是畏葸，”卡齐米日惊奇地望着母亲，她那神态如同拉文那①壁画中的人物。他发现，父亲在房中央站住了，迟疑不安地望着妻子。

卡齐米日想打破这种不自然的气氛。

“妈妈，”他说，“妈妈这样对待我？对我这样客客气气？”

“那怎么办？你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对待你。”母亲说，声调没有变化。她望着卡齐米日，眼睛里仍然闪烁着嘲弄的火花。老斯彼哈瓦出来打圆场：

“你在说些什么呀，弗拉尼亚，别说了！别说了！妹妹们呢？松卡，萨比娜，你们不来欢迎哥哥？”

“我们在这儿，”一个年轻的声音在厨房里说，“我们身上脏，还穿着围裙，不好出来。”

卡齐米日大步流星地走进厨房。两个妹妹都站在灶台跟前：一个是高大、健壮的松卡，她很美，那副面庞象是大理石雕塑的；一个是年纪更小的萨比娜，她更为婀娜、活泼，但缺少松卡的那种古典美。她们的年龄比卡齐米日小得多。在他和妹妹之间本来还有三个兄弟，但都夭折了，其中一个长到了十二岁，是卡齐米日童年的伙伴。弟弟的死，是他少年时期记得最清楚的事情之一。他同妹妹们亲热地打过招呼，松卡脸上的表情平静而冷漠。萨比娜则显得很高兴。

“卡齐米日，你饿了吧？”她问。

“可不，我想吃点什么，真想吃点什么。有什么可吃的吗？”

---

① 意大利文化古城。

“够你吃一顿正餐！”松卡的嗓音比母亲的还要低，象大提琴的声音那样柔和。“不过都是素的，因为今天是濯足节。”

“有鱼吗？”卡齐奥问，向锅里望了一眼。

“没有。这里没有鱼。”萨比娜说，“有奶酪馅薄饼，奶油，白菜饺子，红菜汤。坐到桌旁吃吧。”

他们走进了那个大房间。

“你们收拾一下这个屋子吧，”老斯彼哈瓦说，“满地都是玩具。斯塔希和尤雷克扔在这儿，就没有人管了……”

“孩子们呢？”卡齐米日问，但谁也没有回答。家人彼此犹疑地交换了个眼色，接着便谈起饭食来。

“卡齐米日先生一定对我们的饭食不习惯了。”母亲说，显然是想刺刺儿子。

“妈妈干吗这么说呢？”卡齐奥连忙说。

但是，家里看来没有人高兴回答卡齐奥的问话。卡齐米日从妹妹手里接过了盘子，盘里放着浇了黄油和奶油的薄饼。他拿起了以前熟悉的黑柄刀叉，一声不吭地吃起来。松卡到厨房去了，父亲朝儿子俯过身来，眼睛示意地看了看女儿，机密地说：

“现在什么也别问，等会儿我都告诉你。我们正希望你能回来。”

“萨比娜好象要出嫁？”卡齐米日还是忍不住问了。这句话显然问的不是时候，萨比娜满脸通红，母亲瞟了她一眼，慢声慢气地说：

“出嫁不出嫁，还不一定。”

“一切都要在节日期间定下来，”老头子连忙加上一句。“这个节一定要过得很棒！同我们的华沙来的卡齐米日先生在一起……”

他大笑起来，突然俯下身来在儿子的肘上亲了一下。

这个节日对于卡齐米日来说的确很特别。节前还要去看望祖父母。祖父母住在另一所小房子里，里面有面包房、下房和厨房。有一条狭长阴暗的过道把这所小房子和正屋连接起来。过道的末端通向门厅，门是敞着的，从那里飘来一股发面的酸味。右边就是祖父母的小房间。窗户上拉上了窗帘，祖父坐在一张旧安乐椅上抽烟斗，祖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收拾。祖父已是老态龙钟，不过他一眼就认出了卡齐米日，然后他转着圈地说着同一句话：

"嗬，嗬，卡齐克，你记得我们在索沃夫尤夫卡森林旁边一起耕地吗？你记得我们在一起耕地吗？"

卡齐米日回答说：

"记得，爷爷。"

老人又问：

"你记得我们在索沃夫尤夫卡一起耕地吗？"

祖母不耐烦了。

"住嘴吧，老头子，你自个儿都不知道问的是什么。让我来瞧瞧我的卡齐奥。"

她在桌旁坐下，用手支着下巴，温情地望着孙子。她这样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你做祷告吗？"

"做的，奶奶。"斯彼哈瓦说，他顺嘴撒了个谎。

"每天都做吗？"老太太再一次严肃地问。

"每天，奶奶。"

"呶，要记住啊！"老太太用指头点了点他。

他看了看墙上，看到床上方和附近的墙上挂了各式各样的

圣像：拉蒂克的圣母像、博霍罗德的圣母像、瓦格夫尼基的圣徒家族像、一幅极为精致的圣徒米哈依版画以及集市上出售的那种复印油画。很久以前，还在索沃夫尤夫卡的时候，他就熟悉这些总是挂在祖父母房里墙上的画了。房间里还有一个带布谷鸟的座钟。

"布谷鸟还鸣叫吗？"他问。

祖母没有听清。

"什么？"她问，"什么？"

"那只布谷鸟还鸣叫吗？"他重问一遍。

"不叫了，"祖母伤心地摇摇头，"不叫了，什么地方坏了。"

回家的第三天，即复活节前的星期六，他收到玛莉亚·比林斯卡的一封信。两页信纸上稀稀落落地写着几行贵族体的字：

"……我很羡慕您在亲人之间度过的日子，我觉得他们都是朴实而明理的人……"①

直到节日的第二天，卡齐米日已经喝惯了各种各样的带酒精的果汁饮料，饱餐了带辣根的奶猪肉，品尝了四十多种节日点心，吃足了带有扁桃和蔷薇花瓣果子酱的煎奶渣饼，这才开始触及到招他回家的那些家务事。那天母亲带着两个妹妹上教堂去了。父亲很机敏地，由远及近地向他提一些问题。父子二人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桌上铺着青、红两色条纹的台布。父亲一早起来就喝开了樱桃酒，并给儿子斟了一杯又一杯。卡齐米日的海量是有名的，可以不停地喝，在军队里这样喝过多次，五月政变之后也再一次证实过他的酒量惊人。因此，他现在比父亲要清

---

① 原文是法文。

醒得多。他完全明白，父亲想要说的是什么。事情说来也很简单：年老的双亲需要钱。田庄本来就经营得不怎么好，而现在农产品价格又猛跌，他们欠下了财政局一大笔钱，不得已时要拍卖奶牛。其次是要给松卡办理离婚手续，给她一笔钱，使她能独立生活。她的丈夫是邻近农庄的一个酿酒人，对她十分凶狠，把她的孩子也夺走了。

“他怎么能把孩子夺走呢？”卡齐米日问。

“唉，就是夺走了嘛，他说，过错在松卡这方面。他大概是听说了什么，不过他自已也弄不清楚……”

“松卡怎么啦？”

“她有个朋友，是萨诺克附近的一个佃户，你懂吗？夏天她在他那里住过。因此她男人很生气，把孩子带走了。我也弄不清，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松卡在他那里住过吗？”

“对，住过，那一位也是结了婚的。哼，有什么办法？那人的老婆叫唤要打死松卡。我什么也不知道……喝吧，卡齐克，这樱桃酒在地窖里放了八年，专门等你的。”

“现在怎么办？”

“谁知道？松卡整天哭哭啼啼的，说孩子被夺走了，到萨诺克的那个人那里去又不行……你母亲，你知道，象所有的母亲那样，只会顺着她。祖母抱怨她不知羞耻，亵渎神明，还说她给你丢了面子，说她给在华沙的你添麻烦。”

“松卡在萨诺克行为放荡，会给我在华沙添什么麻烦？”

“你认为她行为放荡吗？”

“既然她上他那里去，并在那里住下。”

“但是，我告诉你，他是结了婚的。他是和老婆在一起，有老

婆看着他哩。”

“我完全搞糊涂了。”卡齐米日耸了耸肩。

“我也不大明白。”老头子摇了摇他那圆圆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头。

“萨比娜呢？”

“她的对象不怎么样，是小镇上的土地测量员。你母亲说，不把女儿嫁给他，但我觉得已经太迟了。”

“怎么‘太迟了’？”卡齐米日的身子向后一仰，又喝了一大瓷杯樱桃酒。

“嗯，就是必须把女儿嫁给他。但这个土地测量员要嫁妆，因为他要钱修缮他在镇上的房子。他说，如果没有嫁妆他就不娶她。又是一件丑事。奶奶说……”

“这关奶奶什么事？”

“奶奶什么都知道。我们家里算她最有头脑。这你也知道。妈妈有了什么念头，你就是用大炮也轰不掉。”

“嗯，我知道。怎么办呢？”

“要花钱。如果没有钱，那就他妈的把整个巴拉努夫卡田庄卖了！然后他妈的搬到小镇上去住。我们不会经营这个田庄……你有钱吗？”老头子直截了当地问。

“我？我哪里来的钱？”卡齐米日说，“我的薪资微薄，在巴黎存了一点儿钱，但微不足道。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你瞧，即使逼得人跳河，没有钱——也没有命。”

“我从哪里去给您弄钱啊？”斯彼哈瓦说着从桌旁站了起来。“我为你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他站住了，透过窗户望着窗外三月的风光。在黑糊糊的路上远远驶来一辆轻便马车——妇女们从教堂回来了。马儿艰难

地从泥泞中拔出蹄子一步一步地走着。

老头子朝他走过来，在他面前站住了。他比儿子低一个头，用手抚摸着儿子上衣的领口。

“卡齐克，”他说，“那位夫人呢？”

“什么夫人？”

“孩子，虾在哪里过冬，大家都知道。那位夫人，你的那位。你过去说过，是她把巴拉努夫卡给了我们。要她救救……”

卡齐米日哼了一声：

“爸爸在想些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想。”老头儿说，没有离开卡齐米日一步，“既然开了头，就得继续下去。你从她那里拿了一次，就得拿第二次……”

卡齐米日背过父亲，走到屋角，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下了。老人在屋里踱着方步。

“你讲讲怎么办？”他说，“我们就这样完蛋吗？你那位小姐还是伯爵夫人躺在金元上就安逸吗？她一个大子儿都不肯给我们？我们从他妈的哪儿去弄钱呢？你过去想要我们做个象样的人，现在你难道忍心叫我们去讨饭吗？你愿意这样吗？我可以回到车站上去，当仓库管理员或扳道员，那里需要懂行的人，我虽然老了，但还会干。只是这块地产太可惜了，这么些工夫都白白糟蹋了。孩子！你想想……”

这时妇女们已经到家了。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头巾，高高兴兴地直接从门厅走进大房间里。两个妹妹都是俊俏的姑娘。卡齐米日心里拿她们跟比林斯卡相比。

“玛莉亚永远不能到这里来。”他几乎大声说了出来。

母亲好象是听到了他隐蔽的想法。她一面解下缀有长流苏

的粗毛头巾，一面望着儿子，她那对黑色的大眼睛已经不带嘲弄的意味，而是闪烁着温柔的光。她朝着坐在桌旁的儿子走过去，俯下身子匆匆地亲了亲他的头发。他红着脸，对着母亲。母亲微笑了，她那干瘦、严肃的长脸上难得展露出笑容，但只要一笑，就显得很美。

“怎么啦，妈妈？”卡齐米日问。

“没什么，孩子，”她答道，“你走得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已经赶不上你了，我的小鹰！”

八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给比林斯卡公爵夫人的信：

亲爱的公爵夫人！

非常感激你最近给我的信，接到它我高兴极了；我想，你们节日一定过得很好，很平安吧，阿罗不会感到寂寞，沙弗兰佐娃姑母那里的复活节菜肴也一定无愧于这个家庭的传统。正如你所说的，我离家多年之后同家人团聚感到很愉快。我的祖母是很虔诚的，每天都催我去上教堂，祖父则整天价回忆我们以前在地里共同劳动的情况。父亲常讲各种故事轶闻，只要几杯陈樱桃酒下肚，他就唱开了各种古老的歌曲。可惜埃德加尔不在这里，这是一些莫纽什科以前的小乡绅的歌曲，听起来很有意思。只是妹妹们给我惹了些麻烦。大妹妹的丈夫把她遗弃了，父母为此很烦恼，尤其是她丈夫把孩子都带走了，这样双亲就没有他们所喜爱的孙儿们在膝下承欢了。小妹妹看中了小镇上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但这小伙子很穷，他们修理不起自己的住宅，因而婚期不得不拖延下去，母亲为此很发愁。我很想略尽绵薄帮他们一把。倘若你肯费心叫阿达希·温茨基到你那里去一趟，并告诉他，把我存在他那里的股票卖了，把钱给我寄来，那就太好了。我有一点儿法国股

票以及一些钦斯托霍瓦公司的股票，数量不多，但这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点积蓄了。因此，我不愿去找舒什凯维奇先生，他在要求别人节俭方面是很严厉的。这事我宁可让阿达希去办，他知道股票在哪里，跟他自己的东西一样清楚。我很信任这小伙子，我很奇怪你为什么对他处处提防。我很抱歉，为这些事来麻烦你，但这只需你打个电话就行了，甚至躺在床上就能办妥，阿达希的电话——电话簿上有他姐姐戈尔德曼诺娃的电话号码。他住在波登街他姐姐的家里。

华沙的天气怎样？这里春天姗姗来迟，你难以想象，到处是一片可怕的泥泞，到最近的车站都几乎不可能。这倒有点象米哈沃夫和波多莱的路。我的妹妹都很美，而且充满活力。昨天小妹妹的未婚夫来了，是个很可爱且看来很聪明的小伙子，他们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幸福，使人看着他们就感到难过。你对索科尔尼茨基①的任命有何看法？在他经历了芬兰的冒险之后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大出意外，但他有强大的后盾，虽说他不是共济会②成员。说不定是的呢？我已经给弄糊涂了……我想，不管怎么说，扎莱斯基③还是有力量的。你接到从巴黎或巴勒莫来的信吗？我很想早一点知道你夏天的打算，你是否准备去维希？我要据此确定我度假的时间。

我们全家：父母、祖父母、妹妹们都要我代他们向你致敬，热情地问候您，公爵夫人。他们都很清楚您给他们的好处。拥抱阿罗，并向泰克拉小姐以及舒什凯维奇先生致意。

你的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

三月三十一日于巴拉努夫卡

---

① 索科尔尼茨基(1880—1967)，波兰政治家、历史学家，波兰社会党党员。此处指一九三一年谣传他可能出任波兰外交部长的事。

② 共济会成立于十八世纪，口号是博爱和慈善。至十九、二十世纪转向保守。

③ 扎莱斯基(1883年出生)，波兰政治家，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任波兰外交部长。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任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长。

亚当·温茨基给斯彼哈瓦的电报：

公爵夫人吩咐从她本人在里沃夫军团街十五号土地银行的存款中拨一万兹罗提给您。昨日已去电通知。悉后盼覆。

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

九

对于奥拉来说，丈夫不在华沙的那些日子是真正的节日。复活节时海伦卡得了风疹，实属小病。米哈霞姨妈高高兴兴地带着外孙们到普斯泰翁基去了，奥拉决定同生病的女儿留在华沙。弗兰齐舍克先生当然也要去看看儿子，乡下过节没有戈翁贝克先生怎么能行！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有以嘲弄的目光瞧着那辆带有“法国造”字样的汽车，恰恰相反，大家倒是兴奋地期待着魔术般的汽车开门，好奇地数着从车内搬出的一包包东西。酥蛋糕、圆锥形的大甜面包、松脆可口的玛祖尔卡饼、挂糖衣的小羊、印有“上帝保佑”字样的薄饼以及用糖或巧克力裹的蛋，这些美味不仅小孩喜欢，普斯泰翁基的大人们也喜欢。罗伊斯卡太太实在是打心眼里感谢弗兰齐舍克先生，当她在饭桌边坐下的时候，第一次没有为“我跟他谈什么呢？”这个老问题烦恼。她谈着美味的蛋糕和玛祖尔卡饼，谈到苏珊娜的非凡的本领，说在她面前，华沙所有的糕点师都相形见绌。

天气很坏，离复活节又还有几天，弗兰齐舍克先生觉得不必着急走。他想在家里多陪陪妻子，而且在这一年中最繁忙的几天里他也应该在店里照料一下。在复活节前的一周，他姐姐科谢可娃太太也来帮忙，在这关键性的时刻没有她诚心诚意的帮助是无法撑持的，而店老板在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复活节

前的星期五，弗兰齐舍克先生还在华沙。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真正的春天的下午。戈翁贝克先生虽然非常疲倦，五点钟还要开汽车到普斯泰翁基去，但他还是要陪妻子到教堂参加这一年一度的仪式。他们沿着闪耀着蓝光的克拉科夫近郊大街走去。当奥拉撑开春季用的色彩鲜艳的小阳伞时，看到玛莉亚·比林斯卡和她的姑妈沙弗兰佐娃。她们显然也是到教堂去，大概从博莱斯瓦夫·普鲁斯时代起，人们就有到教堂的墓穴参加圣餐礼的习惯。阿罗也陪着妈妈去了，他已满十四岁，比安托希大，奥拉温情地看了他一眼。阿罗使她想起了老梅申斯基先生，他多么象他的外公啊。奥拉小时候很喜欢老梅申斯基先生，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她一点儿也不怕他。她经常穿过园林到曼库夫卡去，坐在窗台上听他弹自动钢琴，那时候她觉得音乐是多么美妙啊！现在她看见阿罗，对他微微一笑。他那长长的、眉清目秀的面庞，使她想起了曼库夫卡的夏天，那幢房子的气息，甚至老梅申斯基的某句话。雅努什那么惧怕父亲，而她在他面前却很大胆。比林斯卡只是在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高傲而冷淡地对她点了点头。此时，戈翁贝克先生的脑子里想着卡齐米日，比奥拉想得还要具体，他涨红着脸，在奥拉印有罂粟花的色彩鲜艳的小阳伞下，在蓝光闪耀的人行道上走着，他的步子却越来越慢了。

“你太胖了，”奥拉不留情面地说，“连路都走不动。你应当设法减点肥。”

弗兰齐舍克先生加快了步伐，同时侧向阳伞那边说：

“别老说我胖了，不说大家也知道我是个大胖子。”

五点左右戈翁贝克先生开着汽车向玛佐夫舍的奥斯特鲁夫方向，然后向普斯泰翁基驶去。海伦卡热度不高，奥拉轻松地坐

在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手里拿一本书。这是海鲁宾·科韦什科的诗集，但她并没有读。这本书虽说刚出版不久，她差不多已能倒背如流。作为律师、记者的海鲁宾是个空虚的人，但他的诗却意外地简明而富于人情味。奥拉觉得很奇怪。在埃德加尔到美国去之前，她曾建议作曲家把这些诗谱成歌曲。海鲁宾的有一首诗情绪强烈，有如一幅银黑色调的水彩画，奥拉希望能私下里唱唱，象唱那曲难忘的《幽情》，象唱迪帕尔克那样地唱它。但埃德加尔说，这些诗感情强烈，本身已构成一个整体，因此不需要音乐来配。"音乐对于好诗是多余的，"他说。显然他也认为这是好诗。当她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尽情享受独处的欢乐，手里摆弄着早已熟记的诗集的时候，罗玛娜小姐走进来说，科韦什科先生来了。奥拉不满地皱了皱鼻子。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登门拜访？"

但她不得不接见他。她痛心地感到这个人是那样生疏。他象往常一样匆匆而来，一来就说个不停，但他看到戈翁贝克太太手里拿着自己的诗集时，就住口了。

"您在看我的诗吗？"过了一会儿他问。"值得一读吗？"

"非常值得，"奥拉说，"我很喜欢，我甚至不用读它，因为我已经背下来了。"

海鲁宾吻了吻她的手。

"真不敢当。"他说。

奥拉忽然动了恻隐之心。这个人的模样儿也真可怜，他的诗跟他的外表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照。他的诗充满热情，写的都是某种深沉的爱。"这种爱，"奥拉想，"大概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华沙谁也不知道他爱上了什么人，如果他确实爱上了谁，那大家势必会知道。很难想象有哪个女人会对这种热烈的爱情作出

积极的反应，谁会爱上这样一个其丑无比，甚至令人厌恶的男人呢？”

奥拉琢磨着这句诗：“爱情只能寓于生活之中，但生活中没有爱……”

“难道您真的认为没有爱情？”她问诗人，于是他暂时停止了讲述华沙的街谈巷议。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他也不象奥拉那样熟记自己的诗。这些诗是他从前写的，他认为不错，就拿去付印了……他脑子里想的是另外的事。

“您为什么问呢？”他问。

“我在背您的诗：‘爱情只能寓于生活之中，但生活中没有爱……’果真是没有爱情吗？”

海鲁宾的脑子很快就转过来了。

“您瞧，”他说，“我认为，遗憾的，事实正是如此。人们想象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把爱理想化，夸大某件事或某个人……实际上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什么伟大的爱情呀，悲剧呀，感受呀……一切一切都是完全虚幻的东西，实际存在的只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事：夫妇、面包、孩子、金钱，如此等等……别无其他。为什么我们要去想象存在爱情呢？”

“因为我们有时感觉到它，”奥拉说，这时她眼前又浮现出玛莉亚的形象，就象今天在克拉科夫近郊大街，在春天的阳光里所看到的那副模样儿，嘴边露出的那一丝笑意，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睛，以及清瘦的、正在蹿个儿的、使她想起老梅申斯基的阿罗——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卡齐米日罢了。

“谁？何处？何时感觉到它？”海鲁宾噗哧一笑，“我一辈子

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爱情!"

奥拉走到钢琴旁边,琴盖是开着的,她信手弹出了勃拉姆斯一首歌曲开头一段的几个音,但马上想起外婆的老规矩,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不能弹琴。于是她转向科韦什科。

"这是您没有遇到,海鲁宾先生,"她说,"但是别的人可能遇到。"这时有人敲门,科谢可娃太太走了进来,她满脸通红,神色不安,匆匆跟奥拉和海鲁宾打了个招呼。

"你知道,亲爱的,"她说,"我现在焦头烂额,真不知如何是好!弗兰尼奥以为一切正常,到普斯泰翁基去了。可他刚走,一个挂糖衣的女工的孩子就病了,人家订的货不能如期交……取货人就要来了,五点钟有大批订货到期,但货还没有。苏珊娜打电话来说,她不舒服,胳膊上长了个疮,疼得厉害……她说,货要到七点才能备好,有一部分要推到明天早上,因为现在只有四个挂糖衣的女工,那是很费事的活……"

奥拉也着起急来。

"哎呀,"她说,"这可怎么办?弗兰尼奥一定要发愁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海鲁宾笑道,"让顾客们七点或明晨来取货好了……"

"苏珊娜讲,"科谢可娃接着说,"她尽管胳膊上长了疮,还得干一个通宵。生病归生病,总得让大家过节吃上玛祖尔卡饼。"

"不是大家。"科韦什科插嘴说。

"差不多是大家。"科谢可娃对他也不客气。

"您知道,"奥拉说,她机械地关上了琴盖,"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商号很有信誉,而信誉正是靠按时交货树起来的……"

"哎,不是单单靠这个。"

"大都靠这个。当然还靠货的质量,这是最要紧的。现在出

这种漏了，商号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弗兰尼奥知道了要发愁的。”

“过了节他才会知道。”

“我们是不是去帮帮苏珊娜。”科谢可娃出了个主意。

奥拉迟疑地望着海鲁宾，手里一直摆弄着他那本诗集。

“我们一起去吧，”科韦什科说，“我还没有见过怎样做点心呢。”

“我们叫一辆出租汽车……”

街上是一片节日景象。华沙逐渐笼罩在一种灰蓝色的春雾中，傍晚和夜间将是暖和的。所有的商店都灯火通明，挤满了顾客。桥上行人熙来攘往，灯光很亮；桥下暗绿色的河水缓缓地流着。维斯瓦河在远处颜色也淡一些，象每年春天那样，河水很满，沙滩都淹没了……

面包房在格罗霍夫街的一所不大的房子里，离华盛顿圆形广场很远。他们走进第一个房间的时候，苏珊娜惊慌失措地从屋里迎出来。

“经理太太亲自来？这真的不必要。”她忙扣上破旧的白罩衫上的扣子，理了理蓬乱的头发。

“亲爱的苏珊娜太太，”奥拉说，“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亲爱的太太，你们能帮上什么忙！”苏珊娜双手叉腰，不大客气地回答说。

站在长长的、不大干净的木桌旁的姑娘们和挂糖衣的女工们都吃吃地笑了起来。

“这里需要的是行家。”

科谢可娃生气了。

“苏珊娜太太，您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小姑娘就

在这里给三层大馅饼撒葡萄干和陈皮了。您可别在我跟前炫耀！”

奥拉可拿不出这样的论据来反驳苏珊娜，她只是犹疑地望着科韦什科。科韦什科高兴地笑着。

“您的手怎样了？”为了改变话题，奥拉问苏珊娜。

“您看！”苏珊娜说着就把胳膊露了出来，一个红肿的大疮就长在手腕上一点的地方，中间肿出一块白色的脓头。

“这个疮长得跟点心一样！”她加上一句。

“您不把它包起来吗？”奥拉胆怯地问。

“穿了头以后再包，”苏珊娜一本正经地说。

海鲁宾神经质地笑着。

挂糖衣的女工站在两张狭长的大桌子旁边干活。几个小姑娘用大盘子从隔壁热气腾腾的房间里搬送刚刚烤好的薄面饼，还有几个送来了大陶瓷罐，罐里装的是和好的糖汁，同时还带来了瓷擀杖或是瓷杵等东西。有的糖汁是热的，呈绿色或粉红色，另一些糖汁是凉的，是用植物油和的。站在桌头的姑娘用长刀先把薄面饼敏捷地切开，下一排的姑娘忙涂上果酱或放上凉糖汁，再下一排的姑娘按照严格的规程把料一层层撒好：最下一层是松脆的烤薄面饼，上面是果酱，再上一层是松糕、咖啡粉和一层核桃仁或面包屑，都要暗色的。做好的分层糕再交给名副其实的挂糖衣的女工。她们必须极为迅速地在玛祖尔卡饼上浇一层白的、粉红的或绿色的糖汁，要涂得敏捷、准确，使其外表光洁平滑。她们还不时地把手中的长刀在水里涮一下，象弹琴一样精确地在玛祖尔卡饼上迅速抹着。然后是装饰女工，她们有的以飞快而单一的动作把干果撒在点心上，有的则用长剪刀剪下用糖煎过的绿茴香，把它嵌在糖渍樱桃、杏和陈皮中间。

“没有想到这么复杂。”海鲁宾看了一会儿说。

长桌末端是从事最后一道工序的女工，她们拿着水枪似的洋铁器具在玛祖尔卡饼上刻出螺旋式的花纹或在中间刻上蚌壳式的图案。

“您对付得了吗？”科谢可娃认真地问苏珊娜。

“您瞧，总是有办法的。我刚才已把五点钟的订货全部送到总店里去了。现在该给弗斯普尔纳和若利布日的分店送去。我已找到一个从巴黎来的女工代替两个生病的挂糖衣女工。她在巴黎的波兰糖果店工作过，一个人顶得了两个人。”

“是哪一个？”奥拉问，但她自己立即认出来了。她站在右边桌子的中间，她的伙伴从一个不干净的瓦罐里倒出粉红色的热糖汁，她则以迅速而准确的动作把糖汁抹在点心上。这姑娘顶多有十五岁，瘦高个儿，长得很丑。她的头部侧影象一只猛禽，黏在一起的头发从头巾下露出来披在瘦削脸庞的两侧。头巾下天鹅绒般的大眼睛向四周张望，最后她的目光毫不畏缩地落到了走过来的奥拉身上。

“在我们巴黎工作可不象你们这儿，”她有些傲气地说，同时把抹好的玛祖尔卡饼送给嵌茴香幼芽的女工。

奥拉笑了笑说：

“那好，你可以教我们的女工干活。”

海鲁宾向桌子走了过来，他注意地望着这个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这个小姑娘。

“热尔梅娜，”她大声回答，同时又涂好了一个玛祖尔卡饼。

在桌旁工作的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这姑娘又傻又犟。”苏珊娜斩钉截铁地说，“她根本不叫热尔梅娜，而是叫雅佳……”

雅佳，就是雅佳，

这是多好听的名字……

桌子顶头有一个悦耳的声音哼起歌来。“热尔梅娜”只是皱了皱眉头。

“你从法国回来多久了？”奥拉问。

“哦，差不多两个月了。”雅佳用低嗄的声音回答说，显然她是故意用粗人的声音①讲话，“姨父不知怎么搞的，想起要回到这里来……”

“她没有父母，”苏珊娜说，“姨父抚养她。他是布拉格区一个工厂的工长。”

“你在巴黎过得好些吗？”海鲁宾向“热尔梅娜”迈进一步，又问。

她阴郁地瞟了他一眼，没有吭声。然后又耸了耸肩。她忙着涂抹玛祖尔卡饼，同时不断地吐舌头。

“当然，这还用问，”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

“你姨父叫什么名字？”海鲁宾又问。

“您知道……”她突然说，黑色大眼睛生气而轻蔑地望着他，目光逼人，“您知道。您为什么要问呢？我在巴黎见过您……我给大使馆送过点心……”

“这傻丫头，”海鲁宾对奥拉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姨父叫什么呢？我在巴黎不可能注意到她呀。”

“还有，我姨公是一个仆人，”“热尔梅娜”的声音更低了，“比林斯卡公爵夫人家的仆人，知道吧？他叫维耶维乌尔斯基。”

---

① 原文是法文。

“哦，我似乎听说过，”科韦什科有点着恼地说，“你姨父是雅努什先生的朋友吧？对不对？”

小姑娘耸耸肩。

这时她的伙伴听得出了神，把糖汁直接浇在玛祖尔卡饼上。

“注意点！你浇到哪里去了，他妈的！”雅佳喊叫起来，用剪刀背打了一下自己的伙伴，“你干的什么？朋友就是朋友嘛！”她朝海鲁宾那边加上一句。

科韦什科挽起奥拉的胳膊。

“呃，我们还是走吧，”他说，“我们在这里碍事，还使苏珊娜太太不高兴。这个玛祖尔卡饼是做不好的。”

他一转身，目不旁顾地转身把奥拉带了出去。苏珊娜太太和科谢可娃太太跟在他们后面。

“这是一个很能干的姑娘，”她对着老板的姐姐的耳朵说，“非常能干。只是嘴太厉害。幸好她在你们面前还没有太放肆。”

十

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真的在几个月前从巴黎回来了，在塔尔古维克街“雷管”猎枪弹药厂工作。他在维尔诺大街他父亲的一个亲戚那里找到了住房。他们三个：他、雅霞和“热尔梅娜”住在一间屋里，厨房同这所住宅的其他房客共用，而房客又很不少。“热尔梅娜”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指责姨父母轻率决定举家回国，每晚都要闹一场，但雅霞是支持丈夫的，她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因为她很高兴回波兰。当然，她宁愿住在农村，在故乡和前辈们在一起，但跟雅内克一起住在华沙也行。只是这

个雅佳真闹得叫人头疼。

这姑娘又灵巧又能干，什么活儿一学就会，但什么工作也一做就扔。她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久呆过，在巴黎是这样，在华沙也是这样。

雅内克的生活条件不算太差，尽管他挣钱很少。他的工作不错，和同事相处得也很好。“雷管”是华沙带点家长制的工厂，虽说刚开办不久，厂房还是新的。但它是个分号，总号是胡贝和兹沃蒂合开的老商行“骑手和猎人”。这个商行开在新世界大街扎莫伊斯基宫一层的大屋子里。在华沙商界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这个商号叫做‘骑手和猎人’呢？因为胡贝打猎，而兹沃蒂则骑在他身上。”

工厂设在塔尔古维克区，在崭新的车间里制造雷管、信管以及猎枪子弹。除两个大车间以外，现在又在建一个高达六十米的生产散弹用的高塔，散弹是以从高处往下倒铅水的方法制造的。雅内克起初是被雇来修塔的，这项工作既困难又特别：在混凝土上砌砖。老胡贝象每个猎人那样，对聪明灵巧的人独具慧眼，很快就把他调到生产车间，开头是裁纸版，以后是当镟工，切削做雷管的金属。

老胡贝喜欢维耶维乌尔斯基，并且信任他。但是兹沃蒂——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犹太人，有着一副黝黑的脸庞和一只上下歪斜的眼睛——在一切方面，包括选用人的方面都反对胡贝。

“他看中了维耶维乌尔斯基什么？”兹沃蒂耸耸肩，对管理整个雷管车间的工长博布科维奇说，“他是从哪里把他挖出来的？”

兹沃蒂比胡贝更高明。虽然胡贝不时能在工人中发现有本事的人，在打猎时能发现聪明的农民，并让他去当森林管理员的助手。但兹沃蒂知道厂里每个人的姓名，尽管他对别人的评价

总是苛刻的，并且一有机会就克扣人家的工资，然而他大致上能看出每个人的真正价值，以及谁适合做什么工作。他对人没有先入之见，但是对于被老胡贝看中的人则是例外。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这时大约五十来岁，个子不高，仪表堂堂，从外貌到举止，以至喜欢女人方面都酷似斯坦尼斯瓦夫国王①。胡贝出身的那个华沙古老的市民家庭，十八世纪经营钟表业，其家族是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波兰之前从奥地利或瑞士的小城镇格拉兹或圣加仑搬来的。据说是从奥地利搬来的，但当时在华沙市民中，认为瑞士来的要光彩些，因此许多纯粹的德国家庭也说他们的先人是从瑞士搬来的。老胡贝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他家在博尔曼大工厂的股票早已丧失殆尽，因而胡贝也完全以波兰贵族的"面貌"②出现。他在卡利什③地区有一块很大的地产。他引以为荣的是，威森霍夫④在小说《黑貂与姑娘》中描写过他。就象华沙谚语所说的那样，他喜欢"在别人家里打猎"。他的妻子抛弃了他，同战后胡佛基金会派到波兰的一个美国人跑了，只留下了一个儿子，与安德热依·戈翁贝克同龄，他们也是同学。小胡贝用的当然是猎人守护神圣胡贝尔特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同他的姓连在一起就不免古怪。在学校里都管小胡贝尔特叫"胡布胡贝"。这个绰号他永远也甩不掉了。

"骑手和猎人"是一爿在华沙已不多见的老店，店面很神气，但又脏又暗。墙上挂着大鹿角和梅花鹿角、已经发黑的银色的野

---

① 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波兰最后的一个国王。

② 原文是拉丁文。

③ 卡利什在波兰西部。

④ 威森霍夫(1860—1932)，波兰小说家。

猪牙、大雷鸟和黑琴鸟的标本，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只雪兔，玻璃柜里只有一只北极枭，毛多而雪白，极象一只安卡拉猫。安德热依有时到这里找胡贝。如果说安特克很喜欢这个铺子的话，那么安德热依则有点怕它，他更喜欢的是斯坦尼斯瓦夫先生开汽车带他到布拉格那边的工厂去。那里有光线充足的明亮的大车间，工作台上有很多工人忙着干活，——他还分不出来谁是什么工；在小一些的车间里，疏疏地放着几个圆柱形的神秘的玻璃罩，里面是制造子弹的精密机器。安德热依只有跟胡贝先生一起才能进去，在工厂里他就象在教堂里那样：脱下帽子，默不作声看着玻璃罩里慢慢转动着的机器，看着机器不时向旁边的筐里吐出制成的子弹。这些神秘的机器是刚从汉堡运来的，由两个健壮而沉默寡言的德国人照料着。斯坦尼斯瓦夫先生虽然是用第三人称对他们讲话，并且用一根满是瘢节的棍子指挥他们干活，但心里还是有些怕他们。这两个德国人完全不懂波兰话，胡贝先生的棍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胡贝先生对机器的运转一窍不通，而且厂里没有一个人懂，这两个德国熟练工人是谁也管不了的。

厂房建在一个大院子里，这个大院子是玩要的好地方。胡贝尔特经常在这里跑，叫人放博布科维奇工长养的鸽子；他一见鸽子在鸽笼上方飞来飞去就哈哈大笑。安特克跟着他玩，跟着他笑，但安德热依一到那在布拉格的沼泽地上拔地而起的高塔旁便站住了。胡贝先生对这高塔很恼火：

“这个兹沃蒂怎么想到在这里建一个高塔，把建塔的水泥和砖头都用于打地基了。塔尔古维克这块地完全是一个泥潭！”

“他要把我们的整个生意都毁了！”胡贝先生同孩子们上汽车时说。

在路上他对司机说：

“星期六我们到纳达申湖上去打野鸭，彼得，你别对旁人说，不然又有人要凑进来了……”

彼得是个身材短小的矮子，眼睛明亮，胡子是亚麻色的，他笑道：

“董事长先生忍不住，到时候还是要带人去的。”

“也可能带谁去，”胡贝打趣地说，“一个人打猎没有意思。”

“一个人最好了，”彼得简洁地说，“董事长先生是否记得我们那次打了一百二十只？”

彼得讲话总是用“我们”，好象他也参加了打猎似的。

“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去呢？”胡布胡贝问。

“等你学会了打枪再说。”

胡贝尔特没有学会打枪，结果没有去打猎。每见到父亲打猎带回来的可爱的飞禽走兽，他总觉得于心不忍，而彼得还把这些东西挂在他家正对院子的阳台上。

孩子们还看到了更糟心的场面。胡贝先生到工厂去总是避开跟兹沃蒂见面。他们在办公室里一般说合作得不错，尽管兹沃蒂说，他是在工作，而斯坦尼斯瓦夫先生则只是给熟人打电话，约打猎的时间。但是一到了工厂，他们两人便冰炭不相容。老胡贝虽然不关心工人，但还想象一个家长那样对待他们。在庄园的时候，雇工们还吻他的手；老胡贝尽管不要求工人也这样对待他，但他在车间走过的时候总是有意把手伸在人家容易够到的地方，似乎希望有人来吻一吻。当工人并不象对神甫那样对待他时，他就觉得大失所望；过节的时候，胡贝想在厂里安放圣诞树或搞一次复活节会餐，但兹沃蒂不同意。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常说，兹沃蒂是要把职工的血汗榨干，工钱虽说不得不

给，但总要一分一厘地克扣他们。

有一次，胡贝先生带孩子们到工厂去的时候遇到了兹沃蒂先生。兹沃蒂站在院子中央，斥责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

“维耶维乌尔斯基你别往小车间里跑了，反正你是不懂。老施密特抱怨你老是在那里转悠，观察他的手怎样动……你没有必要去看德国人的手……”

雅希奥在院子的一角劈木柴。胡贝一步蹿到自己的合股人身边。

“兹沃蒂先生，”他说，“也许有这个必要呢！”

“就是嘛！”兹沃蒂的脸涨得跟甜菜一样红。他站在院子中央，车间的门前，怒气冲冲地挥动双手，“就是嘛！伯爵先生什么事情都委托维耶维乌尔斯基去办！”

胡贝面色煞白。孩子们不安地望着他。

“您搞错了，”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是伯爵，跟维耶维乌尔斯基也没有什么关系。您疯了，德国人迟早是要滚蛋的，以后机器怎么办？”

“德国人不能滚，”兹沃蒂叫得更凶了，“否则这些乡下佬会把我的机器弄坏，把整个生产搞糟的。只要……机器被混蛋们毁了，我们就得赔钱。我们整个合股公司已经在比利时人的口袋里了……你可知道，他们能够把我们整个工厂一下子从鼻子底下拿走。”

“工厂不是我的，全部厂房是根据您自己的主意建的。对于我来说，有个商店就够了。”

“对。但是您没有想想，如果商店被鬼搞走了，工厂被比利时人搞走了，您自个儿将给大家付钱……”

“我明白。”胡贝也提高了嗓门。“我知道，您搞了什么名堂，

兹沃蒂先生，你没有什么可吓唬我的。”

“您怂恿他们，而要我来负责。”

“您不用负责，兹沃蒂先生，除非是蹲监狱。”

站在一旁的维耶维乌尔斯基、博布科维奇、彼得和其他几个人都噗哧地笑了。斯坦尼斯瓦夫先生直到现在才注意到孩子们惊奇地睁大眼睛时而望着他，时而望着兹沃蒂先生。

“呃，孩子们，呆看什么？你们走吧！”他说，“维耶维乌尔斯基，你带他们上工地去吧！”

雅希奥缓缓地丢开了斧子，一言不发地朝着高塔走去。孩子们跟在他身后。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还没有走到高塔建筑工地，胡贝先生已经赶到他们身边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维耶维乌尔斯基，”他说，“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怎么样，维耶维乌尔斯基，你已经弄懂一点了吗？”

“有什么弄不懂的，没有学不会的手艺，我已经会了……”

“那个兹沃蒂还说什么波兰工人要弄坏机器……”

“兹沃蒂先生是个傻瓜。是傻瓜又不是傻瓜。他是用这个吓唬您。还用比利时人吓唬您，其实比利时资本并不象他认为的那样雄厚……”

胡贝诧异地望着维耶维乌尔斯基，但后来又觉得他了解比利时资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便说：

“不是这个问题。你不懂，维耶维乌尔斯基，我们是合股公司，我以整个财产对公司的债务作保……”

“他不吗？”

“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没有任何财产！”

“可以去找一找嘛。”维耶维乌尔斯基说。

但胡贝这时已经没有听他的了。

“瞧，维耶维乌尔斯基，那个人是怎样搬砖的，他只搬了他应搬的一半。”胡贝用满是瘢节的棍子指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搬砖的小伙子，“维耶维乌尔斯基，他想干什么……”

“他不是在搬砖吗？他想什么，我可不知道。”

“维耶维乌尔斯基，你催催他吧。”

“我难道是您家的管家吗？”

胡贝无奈地望了雅希奥一眼，然后背转身子。孩子们在石灰堆旁边玩耍。

“孩子们！彼得！”他转而对司机说，“他们要掉到石灰堆里去的。”

“董事长何苦把他们带来呀？到该回去的时候了……”

斯坦尼斯瓦夫先生一边招呼孩子们，一边缓缓朝出口走去。他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无意之中听到彼得跟维耶维乌尔斯基的一段对话。

“我觉得那个犹太人还好一点，”维耶维乌尔斯基说，“他剥你的皮，但你至少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这一位真叫人难办……如果他用棍子在我鼻尖下晃一下，我就要揍他一顿……”

“呵……”彼得说，“他就是这么难以捉摸的……”

胡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在议论他。他没跟兹沃蒂和工长告辞，就带着维耶维乌尔斯基走了。他认为，叫工人到他家里修理什么东西，那是给这个工人面子。他把这看成是一种奖赏。

“维耶维乌尔斯基，你知道，”他说，“我家盥洗室里的水池又漏水了。你跟我到家里替我修修吧。”

雅希奥一言不发地戴上帽子。他们一起走了。

“我们顺路到店里去一趟。”胡贝先生说。

胡贝尔特笑了，他非常喜欢到店里去。

“你有小孩吗，维耶维乌尔斯基？”车子走到桥中间的时候，胡贝先生问。

“董事长先生已经问过了，”彼得咕噜了一句，“他没有小孩。”

“难道我非要记住谁有几个小孩不可吗？”胡贝先生生气地说。孩子们偷偷地笑了。

“那干吗要问呢？”彼得不满地嘟哝道，雅希奥不作声。

车子开到了“骑手和猎人”商店前面。孩子们吵吵嚷嚷地下了车。胡贝下车后，对一个正从他身旁经过的女人鞠了一躬，那女人身材颀长，披一件棕色的毛皮披肩，相貌标致。她那鲜红的大嘴巴十分动人地嫣然一笑。

胡贝尔特抓住父亲的手，他们一起走进昏暗的商店，店里只看得见雪兔和北极枭的轮廓。

“爸爸，”胡贝尔特突然问，“那位小姐是谁？你对谁鞠躬来着？”

“噢，是她。”胡贝说，同时忙着回答店里老店员们的问候，一边还用满是瘢节的棍子指着货架，用标准的华沙口音问，“那些打猎用的号角都已卖完了吗？”然后他转身对儿子补充了一句，“她是个演员，叫玛雷霞·塔塔尔斯卡……”

“哦，”胡布胡贝说，朝窗外撒满春天阳光的人行道看了一眼，仿佛还想看一眼那个从此处经过的女演员的身影。

十一

埃德加尔·希莱尔给奥拉·戈翁贝克太太的信：

亲爱的奥拉太太：

给您写信是极为愉快的事，甚至使我感到欢乐。但我必须坦率地说，推动我提笔的，还有一种愿望，给一个在华沙的人写信的愿望。请您想想看，我忽然觉得，我竟没有一个可写信的人，在华沙我连一个可写信的人都没有。双亲永远是呆在那个糖厂里，爱尔茹尼亚现在和我在一起，雷肖不在世了，阿尔图尔·马尔斯基在罗兹——您知道，我最亲近的人就只这些，实在是屈指可数。我最伤心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同雅努什之间不再能相互理解，在他身上似乎产生了某种陌生的东西。我觉得，他身为宫中侍从官梅申斯基的儿子，这一点对他不是没有影响的，在他身上一个衰败贵族之家的酸气仍在继续增长，尽管雅努什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是这酸气对他的生活无疑是在起着毒化作用。我以为，雅努什的生活就是不间断的内心的搏斗，我感到痛心的是，他在这场搏斗中拒绝朋友们的帮助。至于我，奥拉太太，您是很清楚的，虽然我是个文弱书生，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不能去使枪弄棒，但是，对于形形色色的精神上的较量，例如：同过去的阴魂，同自己的幻觉、激情和陋习作斗争，我还能略尽绵薄。有一样东西我不能与之斗争，因为我克服不了它，那就是我自己的渺小。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这样渺小，这样没有意思，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从根本上说，我很同情雅努什，他恐怕已有三十四、五岁了，但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青年，一个没毕业的学生①，一个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了解自己的境况的人。他说，他在期待某些事件，可以解决他将怎样生活

---

① 原文是法文。

的问题。我觉得这只是一种遁辞，因为任何事件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奥拉太太？不管怎样，您总是那样温柔，那样理解生活。您将来怎样对自己的孩子们谈自己的生活呢？对此我很有兴趣，您不能告诉我吗？

唉，有什么办法！既然我在美国，就得谈谈美国，尽管确实没有什么好写的。您知道，我是热爱欧洲的。我在这里不很自在，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不善于突出自己，不善于奋力挤向前排。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凭借，您知道，美国人对我的商品并不怎么……爱尔日别塔则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佩服她，确切地说，我佩服她的丈夫鲁宾斯泰因。他真会办事。爱尔茹尼亚的嗓子已经不象十五年前了，它已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彩，没有那种渐强的本事，没有那种圆满甜润的感觉，尤其是在唱高音的时候，有时还象谷蛾一样吃掉几个音。当然，她现在还唱得很好，但她受到的欢迎，简直令人难以招架。倘若您在“普拉查”旅馆(我没有住在那里，因为太贵了)的套间里看到她，您一定会笑破肚皮的。完全象轻歌剧里演的那样：在一个角落里，画家在为她画像，在另一个角落里，秘书在数钱，在中间的沙发上，坐着两个手捧玫瑰花的大学生——她的崇拜者。门外还站着一个白俄，高加索的公爵，他是由于行为不检点而被赶出门外的。她现在只唱受听众欢迎的歌曲，不象在敖德萨那样，您记得吗？那时她唱的是：《幽情》①、《纺车上的甘泪卿》②、《月夜》③。每当我想起敖德萨的时候，总象是听到了《月夜》伴奏中的二度音。她说，听众是最好的鉴定人。她大概是对的。自然是这样，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现在不唱我写的歌了。我在这里已经写了四首歌，是给您喜欢的诗人海鲁宾·科韦什科的诗谱曲。我以前觉得，他们的诗味好象太浓了一些，但是我选用了合适的音调，少用伴奏的乐器，再配上一些奇异的低音，似乎还很不错哩。

我老是担心我的作品会象德彪西④的某些作品那样，给安上类似

---

①②③ 原文都是德文。

④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巴黎香水商标那样的标题。在这里作的几首歌，却不得不采用原诗的标题，因此四首歌都有些象巴黎理发店的广告。第一首歌叫《山鲁佐德》①（我准备让这一组歌叫这个名称）；第二首叫《丁香花开》，我记得乌必干公司有一种香水也叫这个名字。以下两首的标题要好一点：《期待》和《深夜闻笛》，虽然也有点俗气。我很希望您能听到《期待》的伴奏，切分音用拨弹调，这是模仿吉他的声音，但跟拉威尔的不一样。在《深夜闻笛》中也有这样一处，我真想让您听听。这首歌，跟它的标题正好相反，歌中根本没有长笛！啊，如果是爱尔茹尼亚唱这首歌，她的歌声就会代替长笛的。她说，这对她来说太难了，她说得也对。

复活节快到了，我知道你们那里会是什么样子。这里跟平时一样，不象过节的样子；来往的行人可能少些，人们都到乡下去了。鲁宾斯泰因夫妇要到海滨去，我可能不去了。我收到了阿尔图尔·马尔斯基的一封亲切的信，他还记得我。他在罗兹很寂寞，听音乐的机会很少。而这里则太多了，分给波兰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城镇也绰绰有余。我真想叫马尔斯基听听拉赫玛尼诺夫②演奏自己作品的音乐会，我昨天正好听过。真是妙极了，可它又是多么的空虚呀！只有您明白，我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傲，所以我也只对您一个人说：多么空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写出的东西能超过别人，他们写作是为了……自己。干吗要为自己而写作呢？我不写，这些音符照样在我自己心里。

亲爱的奥拉太太，请您给我写封回信，寄到这寂寞的第四十二号街吧，我热切地期待着。吻您的手。

忠诚的

埃德加尔·希莱尔

一九三一年四月于纽约

又及：玛莉亚·比林斯卡近况如何？

---

① 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宰相之女，讲故事者。

②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奥拉·戈翁贝克太太给埃德加尔·希莱尔的信：

亲爱的埃德加尔先生：

我刚刚收到您从美国寄来的信，非常高兴。我独自跟海伦娜留在家里，她得了风疹，还有罗玛娜小姐帮着照料她。弗兰尼奥带男孩子们（他还带了工厂主斯坦尼斯瓦夫先生的儿子小胡贝）跟妈妈一起到普斯泰翁基罗伊斯卡姨妈家里去了。我能以海伦卡的病为借口不去，甚至暗自得意呢。幽居独处对我很合适，我可以有一些空闲的时候来考虑种种问题。这时正好您的信来了。它来得很适时，因为我正好有时间可以马上给您回信。我想，您写信是为了得到回信，对不对？您在信中谈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答复，您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一点儿哲学头脑也没有。我只想说一点，您不应该那样谈您自己的作品，仿佛它们只是某种玩物或无足轻重的东西似的。我知道，您其实是另有看法的，但是，即便是开玩笑，也不应该这样藐视自己的作品呀！您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您的歌曲，我们在这里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它们问世。如果爱尔茹尼亚太太讲，这些歌对她来说太难了，可能是真的是如此，也可能只是她的一种感觉。唱您写的歌，对她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了，通过她，最广泛的听众都会理解它们的。但这需要时间，亲爱的埃德加尔先生，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你问及我的孩子们，海伦娜虽然还小，但很要费心照料和教育。我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时间，如果您自己也有孩子，您就会知道，这种劳动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有时我不禁想，我是在给自己养育敌人。最使人悲哀的是，孩子们是如此陌生——可他们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呀！我丈夫不理会这些问题，孩子们看来更爱他，因为他们在他那里既看不到我的这种忧虑，也遇不到我向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因此，孩子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尤其是安德热依和海伦娜。安特克是一个温和、稳重、勇敢的孩子，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他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同学，自己的书籍。他经常在他那小作坊里做一些漂亮的飞机模型，整天同

他的司令部的那些副官们（看门人的儿子，对面鞋匠的儿子等等）在院子里放模型玩。海伦卡尚幼，安德热依给我添的麻烦最多，但我想他也想得最多。他很安静，寡言少语，经常沉思默想，表情阴郁，很少讲话。但您知道，他是个多么漂亮的孩子！他老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虽然我们夫妇俩都不笃信宗教，但安德热依却很虔诚，这可能是受了罗玛娜小姐的影响，她是圣方济会的会员。这个儿子对我丈夫的感情很深，但从不对他吐露心事。我不止一次地向弗兰齐舍克问起是怎么回事，他却笑我说，“这么小小年纪会有什么心事？”但我记得我的童年，记得我十岁时的寂寞，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同时，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强行闯入这个灵魂，他就在这里，在你身边发展成长，好象一棵丁香在房间里生长那样，而我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把我这个小家伙的微微一笑，当作最好的礼物来接受。母亲的悲哀往往不是由于不幸，而是由于幸福。您一定能理解我，因为您信里提到我的小孩的问题。您给海鲁宾的诗谱了曲，我很高兴。他正好昨天来我这里，碰上我正在读他的诗。我们在一起谈论您，埃德加尔先生，他对您是非常忠诚的。他是个可怜人，在他的遭遇、他的微笑和他那紧挨着养老院的糟透了的住宅里，都蕴藏着某种神秘的东西。他的诗都很好，但总象是没有斟满的酒杯。我是非常讨厌人家不斟满酒杯的。我在手头的那本诗集里找到了《山鲁佐德》。您正好挑中了它，我很高兴。其它的诗我没有找到，很可能是在那本不在手头的旧诗集里。

绿荫如盖的小巷里的瞎奴，
奏出的长笛是这般清悠……

我现在就可以想象，这在您的歌里该有多么好听。雅努什不在华沙，他在科莫鲁夫定居了，很少到我们这里来。他在那里栽培了一些稀有植物！他好象准备出国。您谈到他的那些话我觉得不全对。不

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自然，雅努什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是手足无措的，然而，您在他身上难道没有感到那种最可贵的东西吗？难道没有感到他隐藏在淡漠的外表、茫然失神的眼睛、近视眼镜以及笨拙的动作后面的那种非凡的内心的激情？我很看重雅努什的一个特点：渴求真理，希望认识真理。他以后也许能够找到真理，有志者事竟成嘛！过去大家都很怕他的父亲，但我跟他相处得很好。我以为，老梅申斯基也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但是荒废掉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爱过他。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爱雅努什。这正是您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短处和缺点产生的原因。至于他的姐姐，我昨天正好在圣餐礼上遇到她。《华沙信使报》说，她是去或是准备去募捐的，象过去那美好的时代那样。关于她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昨天我跟丈夫在路上遇到她的时候，弗兰尼奥的脸涨得通红，有点象个店伙计那样向她鞠躬，有什么办法呢？她总是使弗兰尼奥这可怜人折服。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会儿，因为有人喊我上楼。您知道，楼上住的是希曼诺夫斯卡太太（娘家姓沃沃夫斯卡），就象那个女钢琴家①的姓一样，你一定记得，不过她的名字叫卢德维卡。这位老太太已经九十二岁了，昨夜从床上掉下来后就起不来，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一夜，今天发烧了，大概要得肺炎。您知道，这么大年纪得肺炎意味着什么。她完全是孤身一人，两个女儿都不在华沙，而且从来没有照顾过她。您瞧，这就是孩子！现在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老年人的孤独。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漫长的黑夜，漫长的白天，都在无所事事，寂寞无聊中度过，在生命的路程上等待着尽头的到来。不，这简直是太残酷了！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年轻人即使孤独，即使这孤独是令人发腻的、令人六神无主的孤独，但总是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玛莉霞，她看起来总是很美，总是很高傲，她相当冷淡地扫了

---

① 指希曼诺夫斯卡·玛丽亚（1790—1831），波兰女钢琴家；亚当·密茨凯维支的岳母。

我一眼，大概这次也没有看见我，就象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我那样。我以前怎样？我以前是个傻姑娘，我现在可能仍然很傻，但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多少懂得一点儿生活。埃德加尔先生，一个女人做了母亲之后能懂得不少东西，从而使她发生根本变化。现在，当我们遇到玛莉亚·比林斯卡时，我的丈夫比我要紧张得多，因此躬鞠得太低了。我上面作了另一种解释，那是一种刻薄的说法，是不应该的。可我总是不必要地挖苦我丈夫。

嗯，埃德加尔先生，该结束这次谈话了。这次谈话对于我肯定比对于您更为愉快。再见。我想，在巴黎音乐节之后，大约在六月份你就能回到华沙。钢琴在等着您。衷心地问候您。

您诚挚的

亚历山德拉·戈翁贝科娃

一九三一年复活节前星期六，晨，于华沙

又及：《山鲁佐德》果真那么难吗？

十二

老胡贝在街上向之行鞠躬礼的那位"小姐"名叫玛雷霞·塔塔尔斯卡，是华沙名噪一时的"猫与祝福"剧院的演员。剧院院长哈莉娜·韦切尔过去是基辅剧院的演员，她把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剧院改造成一个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的组织。但这并不是说，韦切尔小姐的创新精神对玛雷霞·塔塔尔斯卡以及她的朋友巴霞·布德娜这类人物的心灵和思想有何裨益。

玛雷霞当天晚上还同老胡贝见了面，为的是从他那里索要几个钱。

"哎，斯塔谢克①，别太抠门了，给一点儿吧——我们要在耶

① 斯坦尼斯瓦夫的爱称。

稣受难日上酒馆去喝一次酒。你也知道，现在演员协会正在开代表大会，同事们要来。”

“我们那时候妇女不上酒馆喝酒。”

“别啰嗦了，给一点吧。”

“那时候她们即使去喝酒，自己也不付钱。”

“现在也不付。但是万一要付钱，拿不出钱来面子上可不好看。”

“你知道，如果兹沃蒂知道你花了我多少钱，他又要拿比利时人吓唬我了。”

“什么比利时人？”

“你知道，到那时我就得拿起讨饭袋子！”

“哦，钱够你一辈子花的。”

胡贝带着责备的神色瞅了这个不好办的情妇一眼，终于打开了钱包。韦切尔小姐想在剧院里实行另一套规矩，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剧院总是剧院，对于胡贝来说，只是个寻欢作乐的地方。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能使他愉快的东西才有价值。韦切尔小姐多年来，还是在基辅约齐奥·罗伊斯基在追求她的那时候，就爱上了剧院里的一个老美工人员马利克，一个习性古怪的好人，整年都穿着凉鞋，从来不刮胡子。他那彩色的宽围巾在下颏下围成一个奇形怪状的结，他望着哈莉娜的时候，眼睛里既有钦慕，也有反感。

“喜剧演员！”他总是这样半是爱怜半是轻蔑地喊她。

到西蒙饭店去喝酒的有：韦切尔小姐、马利克、如今已是维斯瓦河畔剧院最重要的男演员的戈尔巴尔、玛雷霞和巴霞以及她们的两个在戏校的同学（如今是波兹南剧院的青年演员。他们为了取得“锻炼机会”还常到外省演戏）。韦切尔小姐的面纱一

直垂到鼻子底下，喝酒时用左手撩开面纱。布满了提花圆孔的面纱，掩住了她那张憔悴的脸，透过圆孔只能看到一双甜蜜的栗色大眼睛。马利克同她碰了碰杯，吃着鲱鱼，同时大口啃着涂了厚厚一层黄油和撒上了碎葱头的面包，嚼得吧嗒吧嗒响。

米耶泰克和兹贝舍克这两个小伙子轻声地跟昔日的女同学谈着他们在波兹南扮演的角色、所得到的薪金和居住条件。他们说，那里他妈的什么都贵，而且没有"大鱼"，也就是没有艺术的庇护人。为尊重老演员起见，他们把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能跟韦切尔小姐、戈尔巴尔和马利克同桌用餐，本身就是多么大的荣誉啊！马利克不久前为《塞维勒的理发师》设计的布景使大家赞不绝口。

"嗯，小伙子们，"哈莉娜用浑厚低沉的嗓音对他们说，"咱们喝一杯吧？"

他们一起举杯共饮。

"你知道，不管怎样，"这位鼎鼎大名的女演员忽然说，似乎在继续她跟马利克之间的没完没了的谈话。"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演易卜生[①]的戏。我想常演娜拉、雷贝卡、赫达·加布莱尔，演《社会支柱》[②]……"

"《社会支柱》？"戈尔巴尔问，"这个剧里没有什么角色可演呀。"

马利克瞅了他一眼，叉着一块鲱鱼的餐叉在空中停住不动了。

---

①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娜拉、雷贝卡、赫达·加布莱尔都是易卜生戏剧中的人物。

② 《社会支柱》是易卜生的剧作。

“但是有艺术！”他大声吼道，整个大厅都听见了他的吼声。

马利克只要三杯酒下肚就爱耍酒疯，就会由一个性情温和不苟言笑的人变成个吵吵嚷嚷的莽汉。

这时，瓦莱雷克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巴霞一见到他脸就红了，韦切尔小姐从面纱的网眼中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鼻前的面纱也因为女院长愤怒的喘气而抖动了。但是瓦莱雷克对这些都视而不见，挨个儿同大家握过手，向两个不相识的青年演员作了自我介绍，在桌旁坐下，然后斥责侍者，因为他没有上前迎他。两个小伙子不高兴地打量着他，玛雷霞和巴霞则盯着盘子。只有戈尔巴尔镇定自若，挥了挥手，胳膊肘支着桌面，望着这个不速之客，同时眯着那双锐利的黑眼睛。

“你来了，瓦莱雷克！”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老兄，好久不见了，你胖得象头猪。”

瓦莱雷克微微一笑，露出了长长的、洁白的牙齿，但他的脸立刻恢复了平静。

“瞧你用的什么词儿，”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士呢。”

然而戈尔巴尔显然是很有几分醉意了，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瓦莱雷克，说：

“你到这里来有何贵干呀？我们每次相逢从来就没有好事。”

两个年轻的女演员不安地望着戈尔巴尔，她们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活象四只蝴蝶。侍者端来了菜肴，并在桌上又放了一公升伏特加酒。马利克询问地看了韦切尔小姐一眼。

哈莉娜的一只手捂住瓶颈。

“是不是太多了点？”她用自己低沉的嗓音问戈尔巴尔。

“关我什么事?”他答道,“让他们喝吧,尽情地喝吧。我已经够了。”

瓦莱雷克看到客人们阴郁的表情很高兴。

“朋友们,”他说,“你们见到我象是见到了瘟病一样,甚至小姐们见到我也不高兴了。”

只有巴霞摇头否认。

“怎么,您要请客?”马利克认真地说。

瓦莱雷克大笑起来。

“那当然,”他说。

戈尔巴尔厌恶地望着他那胖得轮廓都模糊了的脸庞。这张脸曾经是很英俊的。

“怎么? 你又进行了什么新的摧残?”

韦切尔小姐又用左手掀起面纱, 右手端起一大杯伏特加酒灌进了喉咙,同时她圆睁一双凤眼惊骇地望着戈尔巴尔。

“不,这次不是摧残, 而是欢乐。”瓦莱雷克带着嘲弄的口吻说,“我要结婚了。”

巴霞又红了脸, 询问地望着瓦莱雷克。坐在她旁边的罗伊斯基把她的手按在桌上。

“别惊奇,巴霞,我要结婚,但不是跟你。”

知道瓦莱雷克跟巴霞的关系的人都紧闭着嘴, 张开了惊骇的眼睛。

玛雷霞·塔塔尔斯卡轻轻地喊了一声:

“瓦莱雷!”

“嗯, 我们喝酒吧。”瓦莱雷克补充了一句,又举起了杯子。只有不知内情的米耶泰克和兹贝舍克跟他碰了杯, 他们以为终于找到一条盼望已久的大鱼了。

“呃，你们别忙着喝，”戈尔巴尔说。“他叫你们喝酒，可他不出钱。”

“我请客，当然是我请客。”瓦莱雷高声喊道，又向侍者点了点头。

巴霞低下了头，泪珠顺着她的两颊滚滚地流。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你为什么不呆在乡下的家里？”戈尔巴尔问。

“哼，家里！来了一窝孩子！我受不了。”

“什么孩子？”玛雷霞问。

“鬼知道。我表姐的儿子。我也分不清他们谁是谁。我宁愿不蹲在家里。”

“整个节日你都在这里过吗？”

“不，星期天我要去谢德尔策，到我的……未婚妻那里去。”

戈尔巴尔把手放在桌上。

“听我说，醉鬼，”他说，“别乱弹琴。什么未婚妻？”

“未婚妻就是未婚妻嘛，我要结婚了。”

“你不是已经结过婚吗？”

“结过，老兄，结过。但时间很短。现在我象鸟一样自由。”

“令堂同意你离婚？”

瓦莱雷克的脸刷地一下白了，愤怒地望着戈尔巴尔。

“你是圣宗教审判所吗？干吗这样质问我？你想干什么？”他突然又愤愤地加上一句。

韦切尔小姐举起双手去掠开面纱：

“你们搞什么鬼，先生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不让我们吃饭了？”

她那严厉的语气镇住了瓦莱雷克。他转身对两个年轻

人问：

“你们是从波兹南来的？”

这时，马利克吻了吻韦切尔小姐的手。

“你总是讲你该讲的话，亲爱的。”他说。

巴霞此刻也略略平静了些，眼泪汪汪地朝塔塔尔斯卡嫣然一笑。坐在她另一边的玛雷霞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她，这个动作被瓦莱雷克注意到了。

“你想安慰安慰她，是吗？”他说，从他的话音里听得出来，他喝得太多了，对自己说的话可以不负责任。“你不用安慰她，会有人替我和你去安慰她的……你瞧，这个年轻人，”说着用手一指兹贝舍克，“这个金发小伙子一直在贪馋地盯着她哩，”兹贝舍克耸了耸肩膀。“不是他，就是别的人也会来安慰她的，而我则要呆在我的克莉玛身边过幸福的日子。我未来的妻子叫克莱门蒂娜，不叫约阿霞，不叫玛雷霞，不叫尤莉霞，不叫巴霞，而是叫克莱门蒂娜。克莱门蒂娜！您明白吗，大人？就象札格沃巴①先生说的一样。”

“怎么又出了个札格沃巴？”戈尔巴尔生气地问。

“我的妻子是一个普通女子。我的第一个妻子是伯爵小姐，第二个妻子是‘农家姑娘’。”

“先生，别谈您的这个妻子那个妻子了，”韦切尔小姐埋怨说，“这与我们毫不相干。”

“跟戈尔巴尔相干，”瓦莱雷克说，他已经完全醉了，“跟戈尔巴尔相干。因为戈尔巴尔是我的朋友。”

---

①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中的人物。

“哼，象狗吃草那样枯干！”戈尔巴尔喊道。

“别同他搅了，他已经醉了，”马利克悻悻地说，接着转身对哈莉娜说，“哎，请他们放我们回去吧……”

这时胡贝先生走到桌旁，对韦切尔小姐鞠了一躬，身子探过桌面凑向塔塔尔斯卡说：

“我的汽车就在门口，我们到维兰努夫① 去吃饭。”

两个年轻女演员立刻站了起来。

“好，我们去维兰努夫。”

“把这些年轻人也带走吧，”胡贝先生说，“车里有位子。”

这一伙人迅速同韦切尔小姐和马利克告了别，匆匆离开了桌旁。瓦莱雷克一时没有醒悟过来，便同年长的留在桌旁了。

“巴霞！”他大吼了一声。

“轻点！”戈尔巴尔冷峭地说，“你坐在这里就要老实点，不然就滚蛋！”

瓦莱雷克有一瞬间被这种声调吓住了。哈莉娜撩起黑色的面纱瞥了他一眼。

“他怕你，戈尔巴尔。”她说。

“他敢不怕我，”戈尔巴尔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

喝得烂醉的瓦莱雷克成了一滩泥。他坐到戈尔巴尔身边，双手抱住他的脖子，低声地对他耳语说：

“你知道，我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完了。我已经不存在了，妻子抛弃了我……我要跟一个普通农家姑娘结婚，跟一个女工结婚……她在我妈的果园里工作，他妈的，怀上了孩子了……她父亲挥着拳头对我说，‘你娶她吧，大人，她出身

① 维兰努夫，华沙附近的名胜，曾是波兰国王的行宫和皇家花园。

于“贵族”。'他妈的，什么贵族……她要给我生个……我妈也……唉，我怎么办？告诉我，戈尔巴尔。”

戈尔巴尔一把推开了他。

“见鬼去吧，”他说，“我能告诉你什么？”

瓦莱雷克大声打了个嗝。

“到厕所去吧，也许能吐出来。”

瓦莱雷克果然沉重地站了起来。向饭店里边走去。蓝色的烟雾遮掩了灯光。戈尔巴尔目送他走去。

“挺漂亮的一个小伙子，”他说，“变化真大啊。”

韦切尔小姐这次把面纱完全撩了上去，搭在帽子上面，瞪着一对栗色大眼睛望着远去的瓦莱雷克。

“漂亮？我可不这样认为，”她把嘴一撇。

“哎，你不懂，”马利克摆了摆手，“他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只是酒喝多了。酗酒使他的脸浮肿了。”

“你在哪里认识他的？”哈莉娜问。

“还是在军队里的时候。”戈尔巴尔不高兴地回答说。

“你干吗要同他混在一起？”韦切尔小姐话里带刺地问。

戈尔巴尔耸了耸肩。

“第一，我没有同他混在一起，是他自己到我……到我们这里来的。第二……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喜欢他！”

韦切尔小姐惊讶地望着戈尔巴尔。她不知道，他的话是当真还是挖苦。画家又摆了摆手：

“这个混蛋，醉鬼，把我们这顿酒完全搅乱了！”

十三

雅努什居住在科莫鲁夫的原因很难解释。最初他自己把这看成是暂时的流亡，然而，尽管岁月在无声无息地流逝，他的心境却一如既往。不错，他不仅对舒什凯维奇、阿达希和园丁，而且对自己都佯装对农庄和果园很感兴趣。他常去参观园艺展览，常常夸耀菲比赫先生培养的西红柿新品种。

打从他自巴黎归来和经历了五月政变之后，他感到内心是一片不可克制的空虚。他的记忆里有两个阿丽亚德娜：敖德萨的那一个，和巴黎的那一个。对两个阿丽亚德娜的回忆都象对精彩演出或非凡的音乐会的回忆那样虚无缥缈，似有实无。他收到过她一两封短信，是从巴黎还是从罗马寄来的？连这一点他都记不清楚了。爱情，或者说是爱情的幻觉完全消失了。但只能说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因为心灵的深处仍然存在着过去的反响。如果说他白天没有思念阿丽亚德娜，那么在夜里，她却常常出现在梦中。在梦里她总是一个模样儿：站在高高的楼梯上——或是敖德萨塔尔洛家的楼梯，或是爱丽舍田园大街剧院的楼梯，抑或是曼库夫卡的楼梯——阿丽亚德娜总是一个模样儿，同样穿着那件闪闪发光的连衫裙，脖子上戴着一串假珍珠项链，总是那样恳求地望着他，默默无言地向他伸出双手，但他却怎么也上不去那楼梯。

白天，他想的是哈尼亚·沃尔斯卡——埃文思太太。不是想她的“美国”特点，不是想她的打扮、首饰，也不是想她可悲的嗓子，而是想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她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真诚。他们两个都感到极端的孤独，因而彼此流露出极端的真诚。哈

尼亚是具体的，在回忆中也不会象雾一样缥缈 相反，她成了一个真实的感受，使他很想看到她。他尽量不去想佐霞·兹戈热尔斯卡，每当他偶尔记起她的名字，或是回忆起她那瘦削的、因哭泣而痉挛的面孔时，他就感到一阵心如刀剜的疼痛，并在内心深处以一种不太好的办法——厌烦或玩世不恭，来把这种回忆驱走。

跟姐姐和阿罗之间的关系是他关切和思索的题目。不论是白天或是夜晚（因为他有失眠症）只要一得空就想起这件事来。倘若不是斯彼哈瓦，这种关系也许要好处得多。雅努什总是惊骇地看着自己这位"非法"的姐夫的冒险行为，在他面前越来越觉得恐慌。不知何故卡齐米日高高的身材和他那越来越瘦得可怕的体格使他忐忑不安。阿达希常把自己听到的华沙的街谈巷议统统向他报告，虽然雅努什对这些事兴味索然。别人对斯彼哈瓦的议论他也一字不漏地向雅努什转述一遍。当时，有一个高级将领神秘地失踪了，全城为之哗然，阿达希在向雅努什报告这个消息时，把这个很可能是被人谋杀而失踪的将军的名字同斯彼哈瓦的名字连在一起，雅努什象赶苍蝇一样想把这些话驱走。在这个事件里，他还听到了瓦莱雷克的名字……雅努什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事情，他有三个月没有到华沙去了。但是坏消息却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耳中。他睡得比平时更少了，只要他一睡着，便梦见阿丽亚德娜站在高高的楼梯上，他就象听到远处火车头的汽笛声那样突然惊醒过来。

泰克拉小姐那边来的消息使他摆脱了这种沮丧状态。在布拉茨卡街那座府第里，十四岁的阿罗同卡齐米日·斯彼哈瓦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对于这个逐渐长大的男孩来说，家庭环境变得愈来愈难以忍受。阿罗听人说（很可能是听亚当·普热比

亚-温茨基说），母亲把为数可观的一笔钱给了斯彼哈瓦，这笔钱是从他的财产里出的，因为母亲本人一无所有。阿罗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既没有对斯彼哈瓦说，也没有对母亲说。母亲如果知道阿罗已经在关注自己的财产问题，准会大吃一惊，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个“小阿罗”。阿罗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有一次，斯彼哈瓦在吃午饭时对他提了点意见，阿罗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反应。他对斯彼哈瓦说，“这不是叔叔的家，不必在这里指手划脚！这种议论叔叔可以在自己家里……在巴拉努夫卡发去。”比林斯卡和斯彼哈瓦都没有想到阿罗竟洞悉内情，因此都象突然听到餐厅的板凳说话那样感到意外。经这一闹，他们便决定把阿罗送到英国去。别夏多夫斯卡小姐不同意，因而把雅努什叫来，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打消这个可悲的决定。

雅努什来到华沙，但是他的劝说一点儿效果也没有。卡齐米日对他态度很冷，姐姐也不愿跟他说话。雅努什向埃德加尔征求意见，出乎他的意料，埃德加尔赞成阿罗去英国的计划。

“你知道吗，朋友，”希莱尔对雅努什说，“我觉得，对于这个一天天大起来的孩子来讲，离开家……一个这样的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停了一下补充说。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阿罗在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之后，到科莫鲁夫跟舅父告别。阿罗在跟雅努什谈话时完全象个大人了。虽说他既没有丰富的学识，更没有任何艺术爱好和兴趣，但在他的一举一动中，在他坐在桌旁的那种姿势里，在他同梅申斯基谈话的声调中，有一种雅努什所不理解的特殊的尊严和特殊的风度。雅努什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到布拉茨卡街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这孩子长大了，成熟了，变了。雅努什问自己，是不是痛苦

使阿罗过于早熟？他责备自己竟然对世上最亲的人的命运这样漠不关心。他终究得出了结论，阿罗已经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他是在等自己成年之后再进行报复。他也知道，为什么要到英国去。玛莉亚的冷静传给儿子了。

阿罗走了，雅努什又是单身一人呆在科莫鲁夫。他每天起得很晚，但睡得很少，老是在令人烦恼的事务中昏昏沉沉地度过白天。直到晚上，他才一个人读读书或考虑考虑问题，不过他的思考不严密也不充分。现在他已经不写诗了，但是每晚他都感到心神不定，似乎想翻开那个厚本子，在空白的纸上一气呵成地写下新的字句，写诗！

春天里，他意外地收到一封信。哈尼亚·沃尔斯卡来信说，四月中旬她将要到海德尔堡，想在那里同他见面。同时她还寄来了有效期为两个月的华沙—柏林—海德尔堡的往返火车票。雅努什起初很反感，但转而又想，这大概是美国的习惯，不必为此大动肝火。斯彼哈瓦休假回来之后，他马上办好了护照，于四月底动身到海德尔堡去了。哈尼亚在信里含糊地提了一句马雷·舒阿尔的讲学，但雅努什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雅努什想到就要见到哈尼亚，心情不觉为之一爽。她现在已不叫埃文思太太，两年前她嫁给了戴维斯先生。不过她这次去海德尔堡是独自一人。尽管雅努什已经习惯于幽居独处，也有足够的时间思索问题，但这次春日的旅行仍使他浮想联翩。他乘早班火车经克热什到达柏林，一路上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单调的波兰风光虽然披上了春日的盛装，但收入眼底的仍然只是平淡无奇的景色，于是他思索开了至今没有很好想过的一切问题。一个加法算式里如果数字只是一长串零，计算起来是不困难的。他身上就有许多那种圆圈的数字，使他周身穿透得象筛子一样。

十分平静地通过了边界。到傍晚时分已离柏林不远了，但那些思绪仍在他脑际萦回。多少年来他一事无成，对于这一点，他一直没认真考虑过；现在他扎扎实实地抓起科莫鲁夫来了，在菲比赫先生的指导下，他甚至在暖房和果园里干一些体力活。打从在巴黎的那个时候起，他就在混日子，混过一天又一天，象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那样。这种休眠的生活方式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办法。

经过柏林的时候，他甚至不曾注意到这个城市的丑陋。他在西里西亚车站下车，乘出租汽车到安哈尔特火车站，然后坐上向南边去的列车。他有卧铺，倒下就睡，睡得很熟。清晨便到了海德尔堡。

这座奇异的城市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其实，他看到的只不过是内卡河谷中一小片房屋周围的小山丘。在他看来街名本身就富于浪漫的意味。哈尼亚住在位于城市的高处的施洛斯旅馆。

从她房间的窗口向外望去，向路德维希港和曼海姆方向延伸的整个内卡河谷迷人的景色尽收眼底，在落日余晖的衬托之下，宛如一幅结构完美的图画。哈尼亚接见他的时候，正坐在面对这一美景的沙发上。这里就象在飞机上一样，可以看到红色城堡的断壁颓垣、下方的桥梁、苍翠的群山、从密林中穿过的湍急的河流。

“你知道吗，”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这里，在这窗前，我就想，只有你一个人会欣赏这里的景色，这富有浪漫色彩的起伏山峦。只有你一人能为这里的风光增添一点东西，所以我马上给你写了一封信。我知道，你会来的。”

他坐在她身边，从窗口朝西南方向望去。从河谷传来了这

个德国最温暖的城市的南方气息，雅努什想起了科莫鲁夫暖房里的空气。

哈尼亚说：

"这里谁也不看重风景，对马雷来说，自然界里就只有原子，对于马雷的朋友，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那个小个子大学生来说，一切都象读过多少遍的一本书那样司空见惯。你瞧，我还在不断地读书，我觉得，浪漫主义作家对爱情理解得最深。海德尔堡最适于恋爱……"

雅努什带有些诧异地望着哈尼亚。他觉得，现在她同在巴黎时迥然不同，更不用说在敖德萨的时候了。这个奇迹般的城市的气氛对她发生了作用。她象德国教授谈论哲学那样谈论爱情，但是她的哲理性的谈话同她的生活方式、同美国的箱笼、同陪她到处旅行的西班牙侍女是太不协调了。

但是，他仍然对这种魅力俯首贴耳，对她的话俯首贴耳。在巴黎时，他感到最舒心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叫做爱情；他很容易地接受了哈尼亚的温存，但并不眷恋她，也没有用任何字眼来形容自己的感情。在这里，她的话很多，而且谈的都是爱情。雅努什很轻易地依顺了她的高谈阔论，就象在巴黎依顺了她的沉默寡言一样。哈尼亚常拉他到海德尔堡周围栗树林中无穷无尽的小路上散步，沿着沟壑、峡谷'在灰色的树干之间穿行，朝着莫尔肯库尔和观望塔的方向走去，一直登上高峰，途中时不时露出一片迷人景色：碧绿的水，蜿蜒曲折的河，古堡的红墙，内卡河彼岸教授们住的小洋楼。在一次散步的时候，他问她：

"你的戴维斯怎么样？"

她没有回答。显然，她的美国丈夫不适合这座浪漫城市的

情调。

马雷·舒阿尔果然在这里讲学。他偶尔来看看他们，跟他们一起散步。哈尼亚和雅努什有时也乘小火车下去，到内卡河对岸找舒阿尔，他住在一幢建造在高峻河岸上的富丽堂皇的教授别墅里。他们带着舒阿尔一起到一条叫做“哲人之路”的小径上漫步，在这条小路的周围风景如画，有古堡的残垣断壁，有栗树林和山毛榉林，在黄昏时分他们都罩上了一层雾霭。同他们一起散步的经常还有那个小个子学生，舒阿尔的朋友，霍斯特·施内福赫特，他讲一口令人发笑的德国式法语。这座城市是德国哲学的天地，对最普通的现象都要进行玄奥的探讨，并形而上学地加以解释，但不知何故要把马雷·舒阿尔请来讲学，他的课具有法国式的极端精密性，涉及物理学的最新成就，量子理论、光的二重性理论以及原子构造理论。这里还有一批老教授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讲哲学，研究宗教学，或者共同探讨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立，舒阿尔常常嘲笑他们，他们却不得不来倾听他严密的推断，研究他在海德尔堡大学大礼堂的黑板上用粉笔给他们写下的公式。霍斯特说，舒阿尔的到来是海德尔堡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哈尼亚一言不发地听舒阿尔谈话，只是偶尔提一两个问题，这些问题说明，她在这方面决不是一窍不通的。雅努什后来听舒阿尔说，哈尼亚用她一个丈夫的钱在财政上支持他，使他得以对原子构造进行研究，两年前他在阿斯尼埃尔创办的一个研究室就是在她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她对原子的分裂、对舒阿尔继续进行的卢瑟福[①]和玻尔[②]的研究工作

---

① 卢瑟福(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生于新西兰。

② 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

特别感兴趣。

沿着"哲人之路"散步使人心旷神怡。周围的森林和山峰，比起这座小城的低矮的房屋和烟囱来，要丰富多彩、鲜艳明亮、壮丽宏伟得多。只是仿佛与河平行的古堡的红色废墟、以及以雕像作装饰的巴洛克式的桥梁与森林的色彩不同，构成了一块块别致的点缀。山下，升起了一层春日黄昏的薄雾。舒阿尔讲着物质的本质。

"最令人惊异和恐惧的是，宇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虚。假如原子能扩大为一个直径十米的圆球，那么原子核和电子的半径则只有十分之一毫米。假如这是一个氢原子，那么它们就象两个十分之一毫米的小尘粒在相距五米处转动。其余部分空无一物，世界真是惊人地空虚……"

哈尼亚象望着天神一样望着舒阿尔。她虔诚地面对着他，倾听着他的科学论证。虽然这些论证是抽象的，她却总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命运上来。当她听到学者讲到世界是惊人的空虚时，便连连点头，随之叹了一口气，并跟着说了一句：

"是呀！世界是惊人的空虚！"

说这话时，她的目光搜寻着雅努什。

舒阿尔还谈到了科学的现状；谈到德国教授们对他的论证的反应，谈到知识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他引用比埃尔·居里[1]的一句话说，现在已经掌握的物质的秘密一旦落入坏人之手，世界便要遭殃了。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那时，世界将由学者们来统治——那便是地球上的黄金时代。哈尼亚在尽情欣赏内卡河的风光，欣赏阳光闪耀的

---

① 比埃尔·居里(1859—1906)，法国物理学家。

奥登贝格森林和山丘。施内福赫特则不时停下脚步，眺望春日斜阳照耀下的城市，山丘上翠绿的草木、鲜花盛开的果树，嘴里吟哦着他所热爱的诗人的诗句：

> 亲爱的，但愿你重新记起十月，
> 记起我们的漫游，记起我们幸福的
> 迷醉，
> 当我们穿过闪光的朱红色树丛的
> 时候。①

对此哈尼亚发表评论说，现在不是“十月”而是“四月”，树丛里没有朱砂红，而是一片碧绿。

有一次，雅努什、马雷和哈尼亚三人上山到莫尔肯库尔参加大学生合唱音乐会。音乐会是在一家饭店的大厅里举行的，许多海德尔堡大学的学生坐在长桌旁喝啤酒，或用当地葡萄园酿的柔和而醇美的葡萄酒。合唱队在一个简易舞台上演唱。

最主要的节目是勃拉姆斯的圆舞曲，包括两个男声合唱和两部钢琴曲。这部作品雅努什早在曼库夫卡和敖德萨时就已经熟悉，埃德加尔当时喜欢弹它。一九一四年时，勃拉姆斯是希莱尔最喜爱的作曲家之一。大学生合唱队把这个圆舞曲表演得很出色，年轻的指挥也很成功。三个异邦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沉醉于沁人心脾的音乐之中，这音乐里充满了朦胧的诗意、暧昧的感情、怀念、喜悦、爱恋、动荡不定的激情。第一个圆舞曲一开始就把他们迷住了，那在大调和小调之间飘忽不定的音调，那跳跃式下降的六度音（同时男高音中由于超凡的欢乐而喑哑下来后低

---

① 这是德国诗人乔治·斯特凡(1868—1933)的诗，原文是德文。

音也马上跟着来了一个下降六度音)，然后一切汇合成一个细腻动听的和谐整体，并且溶化在由两个金发大学生弹奏的两架钢琴的轻柔的琴音之中。雅努什想起了一幅德国浪漫主义的名画：两个朋友穿过森林朝着一轮东升的皓月走去，月亮出奇的大，透过森林的树枝映照着他们。在这海德尔堡，他理解了并感受到了这幅画的含义，这幅画渗入了他的心灵，使他终于理解了它的魅力。生活中只有少数艺术品拥有这样的力量，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那位少年侍卫在什么地方?”在华尔兹快结束的时候，马雷·舒阿尔问，“他为什么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他坐在那边，舞台前面，和同学们在一起。”

“真的，”哈尼亚喊道，“他脸上的表情多奇怪啊!”

舞台前面一张式样别致的桌子旁坐着几个“普鲁西娅”①学生会的成员，他们都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具有诗人气质的施内福赫特就在他们中间。他和同学们相互碰着绿色的酒杯，喝莱茵葡萄酒，假装没有看见每天在“哲人之路”散步的同伴。当他终于遇到戴维斯太太的目光时，只是微微朝她点了点头，生怕别的学生发现。

“他怎么啦?可怜的霍斯特!”她说。

当他们从莫尔肯库尔出来，在温暖的暮色中踏着幽暗的小径回旅馆的时候(雅努什现在对这里的每一棵树都很熟悉)，梅申斯基突然发现有人把手伸到他的臂膀下，同时耳边响起了霍斯特的声音：

“请多多包涵!因为如果同学们看见我跟外国人，特别是波

---

① 普鲁西娅是作为普鲁士象征的一个妇女形象。

兰人讲话，那就不好了。今天是我们的晚会，几乎是弥撒……我没有别的办法。明天伊克斯吕尔男爵夫人请我们……还要演奏勃拉姆斯的曲子。”

于是第二天晚上他们到男爵夫人家里吃晚饭。这位夫人在斯彼拉山下和莱茵河畔有许多高级的老葡萄园。这天早上他们还去了那一带，到了斯彼拉教堂的大墙和高塔之下。教堂的地下室里埋着德国的历代皇帝，霍斯特领着他们参观，而且十分激动地向他们解释这些墓上的碑文。哈尼亚不大明白，霍斯特在讲到亨利四世的墓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并说有人从他的棺木中取出大衣的碎片拿到教堂陈列室展览时，为什么会那么激昂慷慨。晚上又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吃晚饭的时候，男爵夫人在每道菜之后，都要上一瓶莱茵葡萄酒，一次比一次的陈，一次比一次的醇美。吃甜食的时候，又斟上了一种酒，使整个房间都弥漫了酒香，这是一种槲木酒桶和菩提花的混合香味，浓郁得令人沉醉。雅努什喝完最后一杯酒，把酒杯从自己的盘子旁边挪开的时候，舒阿尔生气地说：

“喝吧，以后您恐怕难得喝上这样好的酒了……”

晚饭后，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在艾丽查维特格勒[①]当过诺伊豪斯[②]家的学生的舍尔廷教授，跟他的朋友宗教史学者乌德一起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两首小提琴奏鸣曲。男爵夫人的大客厅有一道门通向凉台和花园，花园与残破的古堡的院落相连，从客厅里可以看到一片山毛榉树林，常春藤和古堡的废墟，此刻这一派景色已经融化在春日黄昏的薄雾中了。客厅里突然响起了乐曲

① 俄国地名。

② 诺伊豪斯(1888—1964)，俄罗斯钢琴家、教育家。

声，这是一首无拘无束、变幻不定、也许比昨天的圆舞曲更简易的乐曲，同时又是一首极富有才智、极为雍容大度的乐曲。听众们坐在光线暗淡的客厅里的沙发上倾听着。

霍斯特和雅努什一起走出了屋子。天已经黑了。雅努什住在山下“金鸡”旅馆，哈尼亚坐着她那辆还不曾用过的漂亮小轿车回到山上的旅馆。马雷和教授们还留在那里。

霍斯特挽起雅努什的手。

“马雷留下了，”他说，“教授们会从他那里挤出所有的秘密的。”

雅努什笑了。

“马雷其实没有任何秘密，你们那些教授虽然不研究原子，倒是很神秘的。”

霍斯特没有吭声。过后他又吟诵起了乔治的诗。海德尔堡的街道上刚下过一场春雨。他们沿着长长的大学路向火车站走去。街上行人寥落。小城市里人们都睡得很早。

雅努什问：

“你喜欢法国人吗？”

霍斯特又不吭声。过了一阵子之后，才听到他压抑着嗓门说：

“我恨。”

“你们既然恨，那要这些音乐、诗歌干什么？要这座美丽的城市干什么？”

“我们恨！这不错，但在我们的仇恨里包含着博爱。”

“是吗？你能肯定是这样吗？”

“如果将来我们面对面地相遇呢？”

“这是什么意思？”

“成为仇敌。”

“哎，亲爱的，生活是善于作弄人的。那怎么办？我会开枪的。那时你大概也不会朗诵诗吧？”

“不，我会朗诵诗，也会开枪。”

雅努什吃吃地笑着。

“你太不象话了，施内福赫特……”

“你太善良了，”霍斯特喃喃地说。

次日夜里，哈尼亚和雅努什坐在窗前，就是那扇朝南的、正对着内卡河谷、路德维希港和曼海姆的窗子。奥登贝格的那一边，乌云四合，不时有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一场春天的暴风雨快要来了。他们两人合坐在一张大沙发上，彼此依偎着。她对他情意绵绵，他对她温情脉脉。哈尼亚把他搂在怀里，他感到自己的手掌下面是她那迷人的、富有弹性的身躯。哈尼亚喋喋不休地讲着爱情，他默不作声地抚弄着她的头发。然后他站了起来。

“你知道，”他说，“我更喜欢你在巴黎时一句话也不说。诚然，那里没有这样的景色，没有栗树林，没有少年侍卫霍斯特，没有马雷·舒阿尔，也没有舒松神经的勃拉姆斯的音乐。但你要明白，我宁可要我的暖房的那种气氛，因为我可以从那里出来，那里有新鲜的空气、肥料的气味，有谷物，有见了燕子飞过就吠叫的狗弗雷莱克，有菲比赫先生（他总是说，‘园艺能使人心胸开朗’）。你瞧，我要回到那里去了，到柏林的车是十二点十二分开。”

哈尼亚不安地动了动。

“你不留下吗？”

“我留下干什么？你有你的埃文思，或戴维斯，或马雷……”

“哦，不，不是那么回事。”

“谁知道呢？可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到过克拉科夫吗？”

“克拉科夫？没有，从来没有去过。”

“你瞧！我要从这儿直接到克拉科夫去。我想把海德尔堡和……克拉科夫这两个城市比较一下。”

“为什么？”

“不知道。象你这么容易受怪念头支配的人，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我有这么个怪念头。我高兴这么做。相信我，我这样做是对的。”

“你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结婚？”

“当第五任？哦，不……这有必要吗？”

“我有一大笔财产！”

雅努什淡然一笑。

“不管怎样，你还是想当波兰的伯爵夫人。这算什么？也算是值得称赞的爱国心。但是我不行。”

“你想想，你拒绝了什么？”

“你知道，这算不了什么。你很可爱——这就是一切！可你想登台演唱……我呢？”

“你怎样？”

“我？没有什么。我想爱。”

他吻着她的嘴唇，她想，他说的这“爱”指的是她，但雅努什站了起来，点亮了灯，收拾自己的零星物品。

“我真的要走了，”他说，“火车真的十二点十二分开，还有半个钟头。”

十四

雅努什经常到克拉科夫来，他在这里有亲戚，也很喜欢这个城市。如果是夏天来，他只带一个小箱子，就不叫马车，直接从火车站穿过街心花园走到格兰德旅馆。他跟格兰德旅馆的老板沾点亲戚，门房总是很高兴地接待他。他最喜欢走经过街心花园的这段路，一走到利比奇街，便闻到一股盛开的玫瑰花的芳香，穿过浓荫蔽日的栗树，弗洛里安城门，或者走皮亚尔教堂后面的林荫小径，一直走到斯瓦夫科夫斯卡的十字街头。在克拉科夫呼吸的第一口空气总是使人心境特别愉快。街心花园的鲜花同对当年往事的回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幼小的孩提时代，他同父亲到过这里，住在"玫瑰旅馆"，看过《科希秋什科在拉茨瓦维策》① 一剧的演出。他还陪同父亲到过布拉茨卡街和绵羊街几次；父亲还看望了当时在克拉科夫的几位音乐家。走过街心花园这条路，有点象回到曼库夫卡。

现在回到现实中来了，回到重要、具体而可以理解的日常事务中来了。刚从巴黎回来时有这种感觉，现在从海德尔堡回来，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觉得在海德尔堡的一段生活象是幻觉，象是一张没有支点的蜘蛛网，一阵风便能把它吹得无影无踪。克拉科夫沉闷的空气，谷地的水雾，简直象蒸笼里一样的气温，可以把这座遍布五光十色的教堂的城市化为神奇的仙境或梦幻，然而他在这里却感到脚踏实地，接触到了真正实在的东西。

---

① 科希秋什科是波兰一七九四年起义的领导人，拉茨瓦维策是波兰地名，一七九四年科希秋什科在此击败俄军。

他象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刻总有许多感触。

格兰德旅馆的门房，和蔼的塔德乌什先生亲热地接待了他，象以前一样，把楼上那间他常住的房间的钥匙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改建过的或后来添建的房间，低矮而狭长，紧靠楼梯，窗子对着阴暗的小院落。屋内挂着一幅版画，画的是一个弄潮的姑娘。当他脱下衣服，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时候，才深沉地想到，他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埃文思或戴维斯太太（管她叫什么！）那样的人，或者象自称为世界主义的畜牲、维克多·革丹斯基那样的人。但是这种沉思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非常容易。

他安然地睡着了，好象是作出了一个决断。睡梦中，他看到了辽阔而明澈的湖水，霍斯特·施内福赫特在指挥乐队，还有那记不全的诗句。

他醒得很晚，醒来后一下想不起自己到这里来干什么。等他刮完脸，穿戴整齐，在下面的咖啡馆吃了早饭，茫然地望着斯瓦夫科夫斯卡大街上的行人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仍然决定步行到萨尔瓦托尔去。路很远，又很单调，但早晨的时光是迷人的，温暖而芬芳。

他经过一个男校的大楼时，看见一班学生在校园里打排球，还有几个在一旁推铅球：一个样子象田径运动员的、穿运动衫的小伙子铅球推得很远，但姿势很滑稽，一只脚不停地颤抖。雅努什正看着他们运动的时候，有三个少年夹着书从校门出来。

"哦，"他心里想，"这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不参加体育运动。"

他跟上了这三个学生，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听他们谈话。他离他们很近，他们的模样儿看得很清楚。走在中间的是一个

个子高、身材匀称的少年，雅努什只看见他一对赤红的小耳朵，他显然对正在进行的争论很重视。从这少年的衣着上看，他出身于外省的贵族之家。他的两个同学穿着克拉科夫式的漂亮时装，短裤和花衬衫。右边的那一个动作灵活，很明显是个知识丰富的人，他说：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说说看，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呀！中国人那里、马来人那里、黑人那里也会发生奇迹？”

雅努什暗自好笑。中国人那里发生什么奇迹他怎么会知道？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年轻人的轻信，相信书本、报刊和旅行者的叙述。

左边是一个黑头发的漂亮少年，有着意大利型的美，从外表看他更象一个画家而不象一个哲学家，他说：

“一切都证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基础，怎么说呢，一种发生奇迹的共同基础。”

“对，不过你们认为什么是奇迹呢？”中间的那个无力地辩驳说。他显然深信自己的论点，但找不到有力的语言来为之辩护。

那个黑头发的漂亮少年笑了起来。

“嗯，假如我上电影院，刚好在那里遇到佐霞，我就认为这是奇迹。”

“佐霞？”雅努什想。

“你瞎说，埃雷克，”右边那个有学问的说，“我根本不认为这是奇迹。”

“当然是。”

“然而你们怎么看……”中间的那个说，“你们怎么看呢？如果不承认灵魂不死，人怎么活呢？”

"人死了一切都完了。"埃雷克说。

"就算是这样吧，但人总是不断地追求尽善尽美，追求更美好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在世界上很难追求到美好的东西。"

"在那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

"那么人为什么要追求尽善尽美呢？"

雅努什忍不住插嘴了。

"怎么能够阻碍人的发展呢？"他喊道，"照这么说，死亡就是尽善尽美不能超越的界限了？"

小伙子们停住了脚，但并不感到诧异。他们过于激动，以致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举动的不当。那个"智者"说：

"因为你们是以个人的范畴考虑问题。个人完全不是我们关切的目标。我们关切的是集体的幸福，社会的完美。"

"好，"雅努什说，"但是，如果没有道德的基础，那怎么去建立伦理呢？"

于是大家吵了起来，但各人吵的内容不同。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比手划脚。过路行人都看着他们。雅努什第一个清醒过来。

"我们象疯子似的，"他想，"我跟这些不相识的男孩子在这里干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替自己一直不相信的灵魂不死辩护？简直是疯了！"

他连忙让大家安静下来，并跟他们告了别。少年们脸颊发烧，站在人行道上，仍在继续比手划脚。

"在电影院里巧遇佐霞，这就是奇迹！"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面带微笑，心里却在嘲弄自己的信念和希望，这样一直走到诺贝教派的修道院。时间恰好是正午，教堂钟楼响了十二下，然后是一下破钟声音。他知道有这么个传说：当初那个铸钟人

由于钟裂了，绝望地跳了河，现在人们敲这口破钟，就是为了纪念“在维斯瓦河淹死的人”。他倾听了一会儿这发哑的钟声。修道院是一所朴素的、典型的波兰建筑，他向院子里望了一眼。那里长满了青草，角落里还有一棵魁伟的大栗子树。它才刚刚开花。

“在海德尔堡，栗树花都已经凋谢了。”他想。

再过去一点儿就是维斯瓦河。它象一条闪光的白色带子，在喑哑的破钟声中无忧无虑地流淌。

从冈蒂纳街二号佐霞·兹戈热尔斯卡的姑母的住宅里望去，维斯瓦河显得更美，它就在窗下流过，象维斯皮安斯基[①]描写的那样，高贵而纯洁。

他没有遇上佐霞。佐霞的姑母，身材修长，衣着讲究，落落大方，看来昔日是个美人。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天鹅绒围巾，讲话时不会发颤音“r”。她说，刚刚两个星期前，佐霞在戈文比亚街瓦格纳教授那里找到了一个职位，照管孩子，“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玛尔塔姑妈让雅努什坐在一张浅色的桌旁，桌上铺着绣有民间图案的桌布；同时长篇大论地对他谈起佐霞来。雅努什乐得让她讲，因为他对佐霞一点儿也不了解。

“父亲死后，她非常孤单，”这位年长的太太意味深长地说，“非常孤单，我真可怜这姑娘。她身无分文，可我也并不宽裕。”

雅努什不禁望了望粉白的墙壁，墙上挂着几张塔特拉山的风景照片，照片之间还挂着干枯的梅花草。

“她已经开始老了。”

---

① 维斯皮安斯基(1869—1907)，波兰著名的剧作家、诗人。

“佐霞小姐？老？这真可笑……”

“真的，先生，她已经快三十了。快三十了！这还是委婉的说法，其实她在二月份已经满三十了……您明白……”

雅努什什么也不明白。

他甚至没有明白这位太太对她说了什么。反正了解不到佐霞的真实情况！他站起来告辞。

“啊，对不起，”玛尔塔太太说，“我还没有问您贵姓呢！有什么话要我转告佐霞吗？”

“我到瓦格纳教授家里去找佐霞小姐，”雅努什平静地说，“我尽可能找到她。甚至非找到她不可。”

“您是要给她介绍工作吗？”

“正是。”

“哦，先生，是个好工作吗？那可怜的孩子等了这么久才在瓦格纳夫妇那里找到了这个工作。她在那里干得很好。虽然她从来没有带过孩子，暂时要吃点苦，但瓦格纳夫妇是正派人。是不是现在不要去动她，您认为怎样？”

“我跟您想的一样，”雅努什在门厅里说，“我将听从佐霞小姐的明断……”

他乘有轨电车到了戈文比亚大街。

他上楼时心情一点儿也不紧张。戈文比亚街的房子是克拉科夫的老式房子，住宅的入口很特别。上楼之后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明廊，在明廊的尽头的一扇门上钉着一个牌子，写着：“约瑟夫·瓦格纳教授”。雅努什按了一下有点儿生锈的弹簧门铃。一个女仆给他开了门。在光线暗淡、用棕色门帘隔着的长长的门廊里，雅努什首先看到的，是佐霞浅颜色的连衣裙。她正蹲在地上，给坐在满是灰尘的沙发里的一个瘦弱、丑陋的孩子脱掉脚

上的长袜。住宅看起来很旧，很凌乱，塞满了家具和石膏半身像。佐霞连忙站起来，站在雅努什面前，显得十分局促。

“您找我吗？”她问，抬起明亮的眼睛望着雅努什。

“不找您找谁？”雅努什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只要一看见佐霞诚实的目光，他心里就烦躁。

“我刚同孩子们散步回来，”她说。“马上就吃午饭，只等教授回来……”

从满是灰尘的住宅深处，仿佛是从密布的蛛网后边，传出一个刺耳的声音：

“佐菲亚小姐，有人找您吗？”

“是的，太太，”佐霞说，显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教授夫人……”她加上一句。

“您能跟我一起出去吗？”雅努什问。

“我不知道。马上就要开饭了，”她迟疑地低声说。

“我们到城里吃饭吧。”

佐霞对屋子里面说：

“非常对不起，我不吃午饭了，我要出去一下。”

门帘后面走出一个穿紫红色长睡衣的高个子妇女。她向梅申斯基弯了弯腰，同时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遍。

“对不起，太太，”雅努什说，“我有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佐菲亚小姐。”

“您愿意在客厅里跟她谈吗？”教授夫人以一个庄重的手势指着门帘后的门。

“不，不，”雅努什连忙说，“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佐霞说，“在您们吃完午饭之前……”

“悉听尊便，”教授夫人说，牵着那个丑孩子进屋去了，没注

意到在淡活的时候孩子一直光着脚坐在沙发上。

佐霞帽子也没戴，三脚两步到了明廊，然后到楼道上。雅努什好不容易才赶上了她。他们在楼道上站住了，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他们笑着下了楼，一边还取笑教授夫人。到了街上佐霞才发现自己没戴帽子。

“我没有戴帽子，您跟我走在一起觉得难为情吧。”

“可不，很难为情。”雅努什说，同时挽住了她的胳膊。

“我们到哪里去？”佐霞问。

“到古市场去，好吗？”

“好。”

古市场里的人很多、很挤，又暗又冷。摊贩们大声叫卖，有的甚至拉人买东西。红红绿绿的头巾和白色的、褐色的柳条篮子相间地摆在一起。一个货摊上挂着克拉科夫的民间服装。佐霞端详一件漂亮的红天鹅绒蓝花旧式外套，外套前襟和袖口上还缀有红珊瑚和金线的穿珠绣花。

“天啊，这多美！”佐霞说。

“我们买下吧！”雅努什喊道。

“这东西一定很贵。”

“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贵？”女商贩拼命推销，“这么漂亮的外套要多大价钱也不算贵。这比什么式样都好看，这是布罗诺维策的雷德洛娃太太亲手做的……”

雅努什笑了。

“古市场的所有服装都是雷德洛娃太太亲手做的。这件多少钱？”

“三十二兹罗提，”女商贩说，然后又讨好地补上一句，“这是给你们的特价。”

雅努什付了钱，拿起包好的短外套。然后看了看钱包。

“您知道吗？”他说，“我把身边的最后 几个 钱都花掉了。剩下的只够吃一顿午饭，还有十八个兹罗提。”

“那可怎么好呢？”

“今天下午我给老舒什凯维奇发个电报。”

“是买下科莫鲁夫的那个吗？”

“对。他会把钱电汇给我，我还可以向 格兰德 旅馆借点儿钱。”

他们站在古市场门后的过道上，从这里可以看到暗红色的玛丽亚教堂。教堂整个儿沐浴在阳光中，塔的金顶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上面的小窗口打开了，报时警号响了起来。

“您知道，”他说着又挽起了佐霞的胳膊，“这太美了，就象在一个木偶剧院里一样。”

“您说什么？”佐霞说，“这真是美极了。”

“您愿意在哪里结婚？”雅努什 还是 漫不经心地问，“在这里还是在科莫鲁夫？”

佐霞审视着他，但他的目光转向了正在塔上吹警号的号手。似乎对自己说的话并不在意。

“科莫鲁夫的本区 教堂在 布罗霍夫，”她小声说，“萧邦的父母就是在那里结的婚。”

在说“萧邦的父母”这几个字时，她的喉咙好象有什么东西哽住了，吞了一口唾沫后才很费劲地说了出来。

这时，雅努什突然俯下身去，几乎贴到了比自己矮得多的佐霞的脸上，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似有所指，又似有口无心。

“那我们就在布罗霍夫结婚，好吗？”

佐霞没有回答。雅努什觉得，她似乎想哭，便换了一种愉快

的口吻说：

“瓦格纳教授夫人就不用去理会了。现在我们用这最后的十八个兹罗提吃午饭去。”

他们在阳光下穿过古市场的广场，从摆在密茨凯维支铜像前的许多花篮中间穿了过去，朝着弗洛里安城门的方向走了。

十五

从布罗霍夫教堂出来后，他们坐上了雅努什的姐姐馈赠的那辆破旧轿车。在教堂里几乎只有他们两人，结婚证明人是司机和教堂的看门人。比林斯卡和舒什凯维奇夫妇在家里等候新人的到来。前波特洛斯小姐负责安排午饭的菜单和餐具。玛莉亚·比林斯卡带来了自己的银器和画幅，还借来了一个厨师。卡齐奥·斯彼哈瓦正陪同部长参加日内瓦国联会议，不能前来参加雅努什的婚礼。汽车里除了新郎新娘以外还有阿达希·温茨基。他表现得过分谦卑，而且他还装腔作势地讲了一大堆老生常谈的贺词，这使雅努什感到很恼火，现在他坐在司机旁边反复地说，“费利克斯先生，开慢点，开慢点！”费利克斯自己也知道要开慢点，不能在这满是石头的林间道路上把汽车和新郎新娘断送了。汽车没有走公路回去，而是在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中穿行，因为走公路太远，而雅努什和佐霞两个都希望尽快回到科莫鲁夫。这是六月里的一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树上长满了毛茸茸的叶子，在牧场和林间空地上，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正等着看林人去收割。森林里有一股浓郁的松香和草木的气味，芳香的气流从敞开的车窗冲到这辆旧车的乘客身上。佐霞穿一件白底蓝条的漂亮衬衫，相当宽大的灰色裙子，戴

着洁白的帽子和面纱。她和雅努什胸前都别着菲比赫先生为他们准备的一束迷迭香。车快到科莫鲁夫时，雅努什叫费利克斯停下。

“呃，”他对佐霞说，“我们走那条穿过森林和田野的小路吧，就是十年前我第一次到科莫鲁夫时，我们走过的那条路，你记得吗？”

“这还用问！”

小汽车连同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阿达希开走了，他们两个留在树林里。两人走了几十步便到了森林的边缘。

“这就是我曾经想吻你的地方。”雅努什说。

“哦，不，那还在森林里边呢！”

“你记得吗？”

“我记得，当然记得。”

“那时你为什么不让我吻你呢？”

“那时我恨你。”

“为什么？”

“当时我觉得你是个傻头傻脑的贵族，想用几个子儿把农庄和姑娘都买了去。”

“农庄我买下了。”

“也确实没花几个钱。”

“难道真的那么便宜吗？”

“你不是付了钱吗？”

“你瞧，如果不是这块地，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想，我也许就不会结婚了。”

“当然啦。假如你没有买下科莫鲁夫，你就不会认识我，不会认识我父亲……也就不会和我结婚了。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会

结婚的，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一定要结婚的。”

雅努什想起了海德尔堡和哈尼亚·沃尔斯卡，说来也怪，刹那间他竟为那件事感到懊悔。但他马上瞅了佐霞一眼，她站在他前面一两步远的森林边上，背靠着一棵发红的粗松树干。他看到她那在白帽子的蓝色阴影下瘦小的面部侧影，衬衣上的蓝条纹在万里晴空的明亮光线照耀下看起来成了灰色，浓密的树叶在灰色的裙子上投下斑驳的绿影。佐霞手里拿着一大束白丁香、白玫瑰和白马蹄莲，但是每种花白得都各有不同，有象雪一样白的，有象人体一样白的，也有象床单一样白的，整体就象一幅剪纸画贴在蓝天绿野的背景下。一条大松枝悬在佐霞头上，宛如一个黑色手指在指着吓唬她。雅努什默默无言地朝这幅图画看了良久，然后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我的妻。”

佐霞朝他调过头来，白帽子在背光的眼睛上投下了一道阴影。嵌在幽暗的眼睑里的眼珠仿佛由于注视而变大了。脸上的轮廓模糊了，嘴角唇边露出了十分愉快的微笑。

“你为什么现在不吻我呢？”

“我不敢。”雅努什说。

“难道你竟这么胆小？那时呢？”

“那时你对我来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一个我不必去重视的姑娘。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想吻你。一般来说，我不是那种一同妇女单独相处就马上采取攻势的男人。那一次的举动是命运之使然。”

佐霞高兴地笑了起来。

“我觉得并非如此。假如我没有记住那件事，没有在十年后来找你，使你想起了我，你一定把我完全忘了。”

“不，不，你一直在我心里，虽然被许多事情，许多人和许多面孔掩盖住了。那时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为什么？求你帮我找职业，我那时很穷。”

“我在你脑子里留下了个什么印象？”

“我记得你是个傲慢的少爷。但在暖房里，我看到你是个好人。”

“我变了吗？”

“不，你和从前一样，只是在同样的形体中好象有了某种闪光的东西。”

“现在你不担心自己会恨我吗？”

“不，我爱你。”她朴朴实实地说。

在森林与农庄之间，象那时一样长着黑麦，今年的黑麦长得很高，很茂盛。时值六月初旬，黑麦已经抽穗了，有的已经扬花。在他们走的那条小路两旁，长着矢车菊和飞燕草。但是数量不多，因为种子是经过精选的。佐霞抱着那束白花走在前面，雅努什跟在她后边，他觉得花束象是个小孩，他妻子抱着小孩踏着田野小径走在他前面。这情景使他既高兴又不安。

麦穗长得很高，抽着佐霞的脸，她因而举步很谨慎，用空着的那只手推开麦穗，以免它打着自己的脸。但她一松手，麦穗又回到原位，正好打在走在她后边的雅努什的肩上。他的头比麦穗高，他看到有一股捉摸不定的气流把麦穗吹向一边，或者使它掀起层层波浪。

佐霞一直走到路的尽头，走到果园的石界墙那里，等着丈夫。他看见她双手抱着花束，白帽子下的脸在微笑着，全身沐浴在阳光中，显得那样的幸福和可爱。他觉得她很单纯，而且觉得整个未来的生活都会是单纯而平凡的：科莫鲁夫、妻子、孩子，可

能还有诗、鲜花、果树。一瞬间，有个念头从他脑际掠过，“生活一般是不会这么单纯的，一个人将来怎样并不取决于他自己。”但他没有时间进一步琢磨这个想法，他已走到佐霞身边。窈窕、柔弱、孩子气的她，站在石界墙的通道口上，举起了双手，说：

“现在你可以吻我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名望与光荣　　（上册）
作者=（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易丽君　　裴远颖译
页数=582
SS号=10337874
出版日期=1986年03月第1版